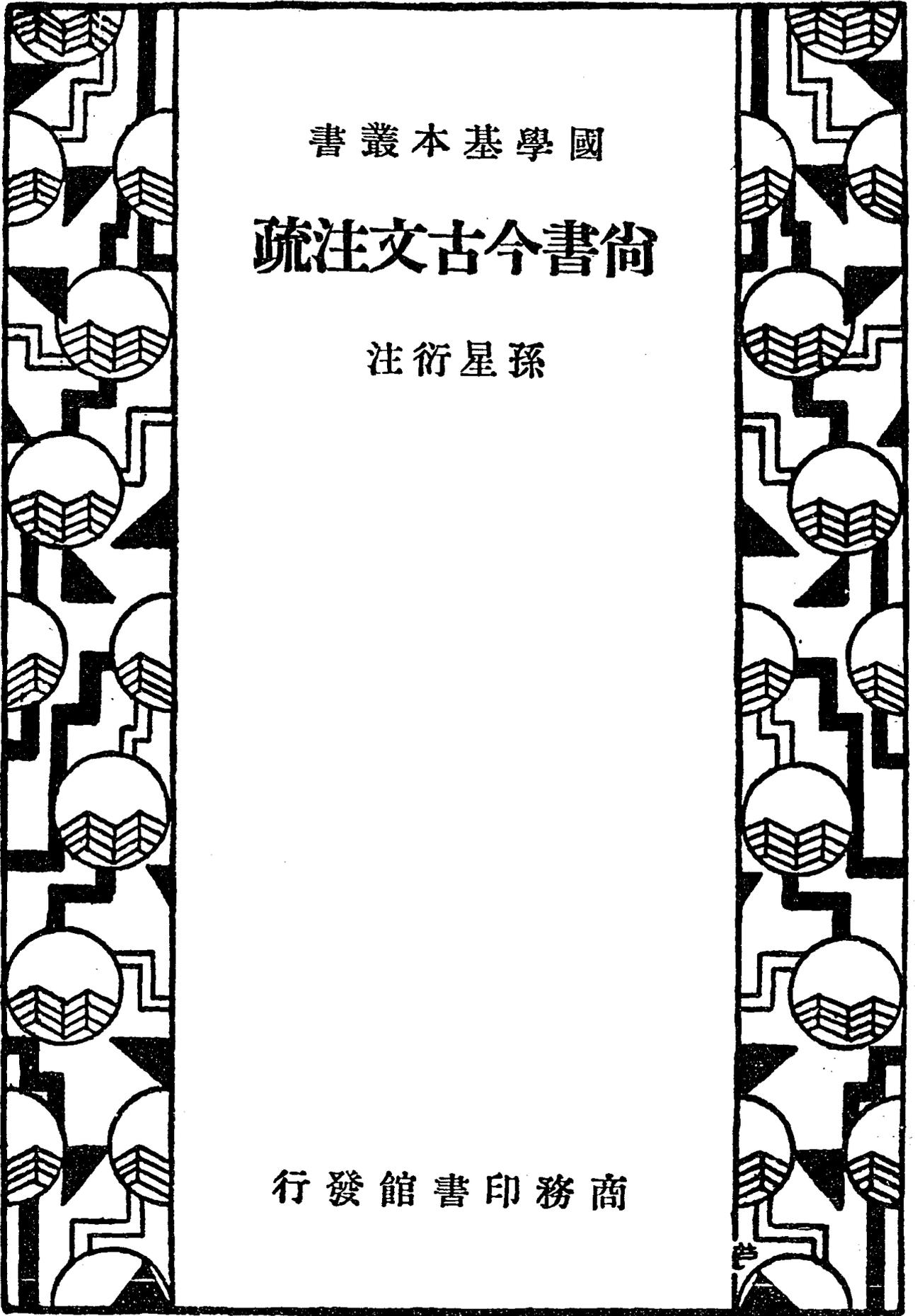


書叢本基學國

疏注文古今書尚

注衍星孫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疏注文古今書尙

注衍星孫

行發館書印務商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四冊每冊  
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一  
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 尚書今古文注疏目錄

## 第一冊

### 卷一

堯典第一上

堯典第一下

### 卷二

皋陶謨第二上

皋陶謨第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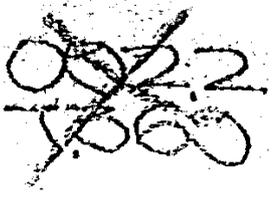
皋陶謨第二下

## 第二冊

### 卷三

尚書今古文注疏

目錄



禹貢第三上

禹貢第三中

禹貢第三下

卷四

甘誓第四

卷五

湯誓第五

卷六

盤庚第六

卷七

高宗彤日第七

卷八

西伯戡黎第八

卷九

微子第九

卷十

泰誓第十

卷十一

牧誓第十一

卷十二

洪範第十二上

## 第三册

卷十二

洪範第十二下

尚書今古文注疏

目錄

卷十三

金縢第十三

卷十四

大誥第十四

卷十五

康誥第十五

卷十六

酒誥第十六

卷十七

梓材第十七

卷十八

召誥第十八

卷十九

洛誥第十九

卷二十

多士第二十

卷二十一

無逸第二十一

卷二十二

君奭第二十二

## 第四册

卷二十三

多方第二十三

卷二十四

尚書今古文注疏

目錄

立政第二十四

卷二十五

顧命第二十五上

顧命第二十五下

卷二十六

費誓第二十六

卷二十七

呂刑第二十七上

呂刑第二十七下

卷二十八

文侯之命第二十八

卷二十九

秦誓第二十九

卷三十

書序第三十上

書序第三十下

## 尙書今古文注疏序

書有孔氏穎達正義。復又作疏者。以孔氏用梅賾書。雜於廿九篇。析亂書序。以冠各篇之首。又作僞傳。而舍古說。欽奉高宗純皇帝鑒定四庫書。採梅鶩閻若璩之議。以梅氏書爲非真古文。則書疏之不能已于復作也。兼疏今古文者。放詩疏之例。毛鄭異義。各如其說。以疏之。史遷所說。則孔安國故書大傳。則夏侯歐陽說。馬鄭注。則本衛宏賈逵孔壁古文說。皆有師法。不可遺也。今古文說之不能合一。猶三家詩及三傳。難以折衷。卽鄭注三禮。亦引今古文異字。及鄭司農杜子春說。至晉已後。乃用李斯別黑白而定一尊之學。獨申已見。自杜預之注左傳。王弼之注易。郭璞之注爾雅。濫觴也。經廿九篇。并序爲卅卷者。伏生出自壁藏。授之鼂錯。教于齊魯。立于學官。大小夏侯歐陽爲之句解。傳述有本。後人疑爲口授經文。說爲略。以其意屬讀者誤也。孔壁所出古文。獻自安國。漢人謂之逸十六篇。後漢衛宏杜林賈逵許氏慎等皆爲其學。未有注釋。而經文并亡于晉永嘉之代。不可復見也。書大傳。孔子謂顏淵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謨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用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凡此七觀之書。皆在廿九篇中。故漢儒以尙書爲備。又以爲法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斗也。又云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尋此諸說。卽非正論。可證漢儒之篤守廿九篇。無

異辭也。廿九篇析爲三十四篇者。伏鄭本分合之。不同大誓後得。然見於史記書大傳。似止上下二篇。至唐已後并失之。其詞見于傳記。猶可徵也。書大傳存本。亦爲後人刪節。馬鄭注至宋散佚。王應麟及近代諸儒。或從書傳輯存之。故可附經而爲之疏也。文有今古之分者。孔壁書科斗文字。安國以今文讀之。蓋秦已來。改篆爲隸。或以今文寫書。安國據以讀古文。其字則異。其辭不異也。司馬氏用安國故。夏侯歐陽用伏生說。馬鄭用衛賈說。其說與文字雖異。而經文不異也。古文篆籀之學。絕于秦漢。聲音訓詁之學。絕于魏晉。典章制度之學。絕于隋唐。尙書爲唐虞三代之文。字蹟奇古。詁訓與後世方言不同。制度或在禮經之先。後人不考時代。率爲之注解。致訓故乖違。句讀舛誤。謂之佶屈聱牙。殊可歎也。孔氏之爲書正義序云。據蔡大寶集。猗費黠。顧彪。劉焯。劉炫等。又云。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是孔氏之疏。不專出於己。今依其例。徧採古人傳記之涉書義者。自漢魏迄于隋唐。不取宋已來諸人注者。以其時文藉散亡。較今代無異聞。又無師傳。恐滋臆說也。又採近代王光祿。鳴盛。江徵君。聲。段大令。玉裁。諸君書說。皆有古書證據。而王氏念孫父子。尤精訓詁。但王光祿用鄭注。兼存僞傳。不載史記大傳異說。江氏篆寫經文。又依說文改字。所注禹貢。僅有古地名。不便學者循誦。段氏撰異一書。亦僅分別今古文字。及惠氏棟。宋氏鑒。唐氏煥。俱能辨證僞傳。莊進士述祖。畢孝廉以田。解經又多有心得。合其所長。亦孔氏云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削煩增簡者也。爲書

始自乾隆五十九年。迄于嘉慶廿年。既有厥逆之疾。不能夕食。恐壽命之不長。亟以數十年中條記書。義。編纂成書。必多疏漏謬誤之處。然人之精神。自有止境。經學淵深。亦非一人所能究極。聊存梗概。以俟後賢。或炳燭餘光。更有所得。尙當改授梓人。不至詒譏來哲也。嘉慶二十年太歲乙亥二月中旬。序于金陵冶城山館。

## 尙書今古文注疏凡例

一此書之作意在網羅放失舊聞。故錄漢魏人佚說爲多。其前哲編纂書義。具有成書。或列在學官。或爲時循誦。不敢勦說雷同。

一尙書古注散佚。今刺取書傳升爲注者。五家三科之說。一司馬氏遷從孔氏安國問故。是古文說。一書大傳伏生所傳。歐陽高。大夏侯勝。小夏侯建。是今文說。一馬氏融。鄭氏康成。雖有異同。多本衛氏宏。賈氏逵。是孔壁古文說。皆疏明出典。其先秦諸子所引古書說。及緯書白虎通等。漢魏諸儒今文說。許氏說文所載孔壁古文。注中存其異文異字。其說則附疏中。大傳于章句之外。別撰大義。故擇取其文。不能全錄。

一經文相傳既久。謹依孔氏穎達正義本。參用唐開成石經。卽今世列學官循誦之本。若改從古文。便恐驚俗。止注明文字同異。疏其出處。惟堯典分出舜典。皋陶謨分益稷。書序一篇。分列各篇之首。前人俱以爲非。不得不改從舊本。以符廿九篇之數。盤庚等三篇爲一。依漢石經。每篇空格。及秦誓用史記。參以書大傳。不敢湊集佚文。說俱見疏中。

一尙書佚文。見于先秦經傳諸子。及漢人所引。有篇名可考者。各附書序。並存原注。其僅稱書曰書云。

者。或不必盡是尙書。或是逸周書。及周書六弢。不便採入。惟孟子所引。似是舜典。趙注不爲注明。亦不敢據增。

一同時諸君之說。有已刻行世之書。亦有未經授梓者。有雜載經義札記者。故須採附經本以諗來學。俱載明姓氏。其不載者。或因引據書傳。爲習見之文。或與拙撰舊稿暗合。是以略之。非敢掠美。

一緯書言三百年斗歷改憲。古時歷法。夏殷周魯已有不同。今旣注經。須用考靈耀。及淮南天文訓。史記歷書。天官書。漢書律歷志等引證。方與先秦歷法符合。六朝唐人。如祖沖之。僧一行異說。或用梅氏書。允征大甲等篇。考證年月。殊不可信。西法雖密。與古不同。亦不足爲經證。

一禹貢地理。俱用古說。見于漢地理志。當時據周地圖。桑欽等書說。後人以臆見移易山川。如以成皋大伾爲在黎陽。以安豐大別爲在漢陽之屬。皆不敢濫從。郡縣應釋以今名。方便學人檢閱。庶補江氏聲所未備。

一引用各書。其爲本書不具。及今世所無之本。俱載明出處。說文用宋本。或載他書。引用異文。惟家語孔叢小爾雅神異經搜神記等。或係僞書。或同小說。不敢取以說經。疑誤後學。

一宋本注疏。注爲雙行小字。明本或以注爲單行。疏爲雙行。汲古閣本始以注爲中字。疏爲雙行小字。行世甚廣。今依其式。如邵氏晉涵之注爾雅。或有可採。以便附入經疏。

一此書初始于乾隆甲寅年。至嘉慶乙亥年。迄功付刊。中間歷官中外。牽于人事。雖手不釋卷。懼有遺忘。多藉同人之助。台州洪明經頤煊。文登畢孝廉以田。上元管秀才。同助其搜討。同里臧上舍鏞堂。從弟星海。助其校讎。應行附錄。

# 尚書今古文注疏

## 卷一

### 堯典第一上 虞夏書一

**大傳說堯者高也。饒也。馬融曰堯諡也。翼善傳聖曰堯。**

**疏**大傳說見風俗通皇霸篇引書大傳以堯為高者。白虎通號篇云堯猶嶷嶷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

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說文云堯高也。從堯在兀上。高遠也。古文作堯。云饒者與高聲相近。廣雅釋詁云益也多也。饒多之義。猶舜之言充。俱美詞。馬注見釋文云堯諡也。翼善傳聖曰堯者。士冠禮云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注云古謂殷。殷士生不為爵。死不為諡。則鄭以此禮為大夫士言之。不謂天子。則古者天子有諡。故馬氏以為諡也。白虎通諡篇云帝者天號也。以為堯猶諡。願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為號耳。所以諡之為堯何。禮諡法曰翼善傳聖諡曰堯。馬氏說本此。高誘注戰國策亦引堯舜諡。張晏注漢書同。今諡法解無文者。後人刪之。裴駟史記集解亦引諡法與馬同也。堯名放勳。又以堯為名者。此名即號。非君前臣名之名。由民稱號之故。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又注禮記云舜之言充也。堯之為高為饒。亦猶舜之言充。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軒轅謂之皇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細虞而號舜曰帝。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何也。帝號尊而諡卑。故四帝後諡也。則漢人謂顓頊嚳與堯皆諡也。蓋云軒轅黃帝。諡在帝之先。帝顓頊等。諡在帝之後耳。此皆上世之以生號為死諡也。典者爾雅釋詁云常也。釋言云經也。楚語申叔時曰教之訓典。章昭注云訓典五帝之書也。是其稱在孔子序書之前。說文典從册在宀上。尊閣之也。一曰典。大典也。莊都說古文作箕。大學篇引作帝典。案堯典一篇。梅賾所上偽孔傳。分慎徽五典已下為舜典。案百篇之書。自有舜典。至後亡逸。不宜以堯典

分篇也。據孟子萬章篇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云云。論衡書虛篇云：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云云。皆在今舜典中。明古合為堯典。淮南秦族訓云：堯治天下七十載，四岳舉舜而薦之。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明慎徵五典，與今堯典。竊于虞文相連也。書疏云：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今并之以復古。題堯典第一者，書疏云：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題虞夏書者，書疏云：馬融鄭元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說文引唐書，棋三百有六句，又引唐書，五品不遜，則古文以堯典為唐書。書大傳亦題曰唐傳，今不題唐書者，從馬鄭本也。書今古文注疏大題在下者，古書體例皆然。儀禮士冠禮在上，儀禮在下，毛詩周南關雎在上，毛詩國風在下，毛詩疏云：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尙書，皆大名在下，馬季長盧植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案史漢三國亦皆如是，故用其例。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史遷說：帝堯者，名放勳。馬融曰：順考古道。放勳堯名。鄭康成曰：稽古

同天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曰一作粵勳，一作勳。經將述堯盛德，先言稽古者，春秋繁露楚莊王第一云：春秋

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太平御覽八十一引考河命云：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詩殷武疏引契握云：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與由七十里起。詩譜引臆維貳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文選揚雄劇秦美新云：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是聖人為政，必先稽古也。堯稱帝，故謂之同天。論語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張載注魯靈光殿賦：粵若稽古帝漢，祖宗云：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案本經臯陶謨云：曰若稽古，不得訓為同天者，白虎通號篇引禮記證法曰：德象天地，稱帝。詩商頌云：古帝命武湯，傳云：古帝，天也。周書武穆解云：曰若稽古，昭天之道。上既云古，下又云天，明古義不得兼天。曲禮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注云：同之天神，五帝德盛，故生時稱帝。至夏殷生稱王，入廟稱帝。史記殷本紀云：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然則自周以來，廟主始不復稱帝也。史公說見五帝本紀。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云放勳堯名者，大戴禮五帝德。宰我問孔子曰：請問帝堯曰放勳。孟子萬章云：放勳乃徂落。注云：放勳，堯名。春秋繁露煖燠執多篇引同。孟子滕文

公篇引放勳曰。勞之來之。白虎通爵篇引中候曰。天子臣放勳。知放勳爲堯名也。馬注見三國魏志云。順考古道。不云同天者。魏志云。買馬皆同。以若爲順者。爾雅釋言文。若如音俱近順。假借字也。稽爲考者。見文選張載注揚雄文。鄭注見魏志及書疏。稽古同天。書疏作稽同古天。後漢書李固傳注引作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以稽爲同者。周禮小宰職云。稽合也。說文云。同合會也。則稽義近同。古爲天者。周書周祝解云。天爲古樂記云。久則天。古猶久也。或鄭亦以帝號同天起義。大誓云。正稽古。召誥云。面稽天若。又云。其稽我古人之德。故鄭推以釋此。鄭注虞舜以舜爲名。則此注亦當云堯名。文不具也。堯亦爲名者。正如白虎通所云。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號耳。此名是時人尊奉之名。若成湯生卽號爲武王。故死後可以爲謚。與姓名之名不同也。放釋文徐云。鄭如字。蓋因僞傳讀爲放依。而明鄭之不從其義也。曰作粵者。李賢注後漢書。李善注文選。多引曰作粵。或今古文異字。然說文粵引周書曰。粵三日丁亥。不引虞書。則此作曰古文也。說文勳。古文作勳。又引勳乃祖。蓋孔壁古文也。欽明文思安安。

**照** 馬融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鄭康成曰。敬事

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思一作塞。安安一作晏晏。**疏** 馬注見釋

文周書謚法解云。威儀悉備曰欽。照臨四方曰明。經緯天地曰文。道德純一曰思。是馬所本也。表疑悉字之誤。鄭注見書疏云。敬事節用謂之欽者。釋詁云。欽敬也。明與馬同。云慮深通敏謂之思者。洪範云。思曰睿。漢五行志集注云。睿古文作睿。河間獻王德傳集注。觀深也。通也。思作塞者。後漢書鄧暉傳云。塞晏之化。論衡恢國篇云。唐之晏晏。舜之烝烝。魏受禪表云。欽明文塞。後漢書馮衍及第五倫陳寵傳注引尚書考靈耀。俱作文塞晏晏。鄧暉傳注引鄭注尚書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蓋思塞聲相近。塞卽憲假借字也。爾雅釋訓云。晏晏柔也。安安通字。左傳安孺子。漢古今人表作晏孺子。思作塞。安安作晏晏。皆今文也。允恭克讓。**疏** 史遷說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鄭康成

曰。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尙善曰讓。讓一作攘。**疏** 允者。釋詁云。信也。克者。釋言云。能也。讓本字作攘。漢書藝文志云。合於

堯之克攘。說文云。攘。推也。以讓爲相責讓。則讓假借字。史公說爲富而

不驕貴而不舒者。中庸篇云：富有四海之內，舒者，釋言云：緩也。大傳五行傳云：視之不明，厥咎荼。舒與荼通，緩義近慢也。鄭注見書疏。云：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者。詩韓奕云：夙夜匪解，虔共爾位，共同恭。鄭用其義，晉語文公曰：讓推賢也。荀子成相篇云：堯讓賢以爲民，讓賢推德，天下治是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鄭康成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于天地，所謂大人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書說云：日照四極，九光，東日日中，南日日永，西日宵中，北日日短，光照

四十四萬六千里。又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又云：地

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春則星辰西遊，夏則星辰北遊，秋則星辰東遊，冬則星辰南遊。地有

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復三萬里，春秋二分，則其中矣。又云天從上臨下八

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光。一作橫，一作廣，格一作假。鄭注見詩噫嘻疏，以光爲光耀者，鄭用考靈耀說，不從

人云云。易乾卦詞也。書說見開元占經引考靈耀，又見周禮大司徒疏及太平御覽三，並博物志云：四極九光者，月令疏引考靈耀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注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赤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

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

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注引春

秋元命苞曰：天左旋，地右動。河圖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

不止，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禮記月令疏引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

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周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圓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回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謂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數也。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者。又見周禮馮相氏疏引。下有云五星。則差在其內。五行大義引白虎通云。日徑千里。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今本白虎通脫文。云四遊升降者。周禮大司徒疏引鄭注云。春分之時。地與星辰復本位。至夏至之日。地與星辰東南遊萬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正。至冬至。地與星辰西北遊。亦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正。進退不過三萬里。故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月令疏又引鄭注考靈耀云。天傍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滿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解同周禮大司徒疏。星辰亦隨地升降。月令疏引鄭注考靈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爲三萬里。月令疏釋之云。計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下去東井三萬里也。云天從上臨下八萬里者。周髀算經云。天離地八萬里。新序制奢篇。許綰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案天離地八萬里。故測以八尺之表。夏至日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故有尺五寸之景。許綰據日景測天。云與地相去萬五千里。皆千里而差一寸也。光被卽橫被。漢書王莽傳云。昔唐堯橫被四表格。說文云。假至也。引虞書此文作假。王逸注招魂。亦引作假。俱今文也。

**克明俊德**

**遷克作能**

**俊作馴**

**鄭康成曰**

**俊德賢才兼人者**

**俊一作峻**

**史公說見五帝本紀**。克爲能者。釋詁文。俊爲馴者。集

解引徐廣曰。馴。古訓字。言堯自明其德。以訓九族。周禮土訓注。鄭司農讀訓爲馴。釋以告道。引爾雅訓道也。是古文說也。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故以其文釋經也。鄭注見書疏。以俊德爲賢才兼人者。春秋繁露爵國篇云。萬人曰英。千人曰俊。百人曰傑。十人曰豪。說文云。俊才千人也。故以俊爲兼人也。鄭意以明爲明揚。俊德爲賢才。蓋言九族中之賢才。如論語所云。汎愛衆而親仁也。大學篇引帝典。俊作峻。釋爲皆自明者。峻與俊通。皆古文自明之義。言自明其德。則同史。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夏侯歐陽等說。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古公也。

尙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馬融鄭康成皆同鄭曰睦親也

**疏**九族今文爲異姓古文爲同姓夏侯歐陽說見書疏引異

義古尙書說見春秋左氏桓六年傳疏云今戴禮尙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尙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云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家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婚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列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據此知許氏從今文鄭氏從古文說也詩葛藟序云周道衰棄其九族傳云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元孫漢書高帝紀七年置宗正官以序九族是漢初具以九族爲同姓夏侯歐陽說爲異姓者蓋因堯德光被自家及外族鄭不然者以經文下云百姓可該異姓也馬鄭注見釋文又見後漢書班固傳注以睦爲親者易釋文引蜀才云睦親也與鄭義同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疏**史遷平作便

鄭康成作辯曰別也章明也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

**疏**史公作便章者鄭注論語云便便辨也經文作平者詩傳云平平辨治也鄭作辨注見後漢書劉愷傳注及史記集解史

記案隱云今文作辨章鄭云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者周語富辰曰百姓兆民注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楚語觀射父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鄭說所本也白虎通姓名篇云尙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音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云辨別者說文采辯別也辨音近采章明者史記伯夷列傳云此其尤大章明校著者也昭者說文曰日明也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疏**史遷協作合邦作國協一作叶變一作蕃一作卞

**疏**史公說協爲合者鄭注周

禮云協合也。下文協時月正日。五帝本紀作合時月。邦作國者。漢書宣帝紀及地理志諸書。多作國。段君玉裁據白虎通。蔡邕石經。有國字。云漢人詩書不諱。不改經字。宋書禮志。禮部太常寺。言漢法。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邦。讀曰滿。本字見於經傳者。未嘗改易。司馬遷史記。先王之制。邦內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而不持。則傾於邦。字盈字皆不改易。此說蓋非無見。是也。後人遇國字。卽疑漢人避諱。因改爲邦耳。萬國者。地理志云。昔黃帝方制萬里。畫壑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故易稱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國。此之謂也。鄭注王制云。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協論衡高世篇。引經言叶和萬國。說文協。或作叶。於變。漢書成帝紀。陽朔元年詔。引作於蕃。注應劭曰。黎衆也。時是也。雍和也。言衆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也。韋昭曰。蕃多也。潛夫論考績篇云。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以養釋蕃。云致時雍。疑又以時爲時代之時。案應氏釋於爲於是。則於讀如字。於變。猶言爰變也。釋詁云。黎衆也。爰於也。時是也。釋訓云。靡靡和也。漢孔宙碑云。於下時雍。卽弁之俗字。變與蕃聲相近。卞音近變。民。漢書注師古一引作萌。

乃命羲和。馬融曰。羲氏掌天官。和氏

掌地官。四子掌四時。鄭康成曰。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司地。堯育重犁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馬鄭皆曰。此命羲和者。

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疏

馬注見釋

文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者。楚語。觀射父對昭王曰。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國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注唐尙書云。火當爲北。書疏引鄭荅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黎爲北正。揚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是鄭所本也。云四子掌四時者。卽下經文。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各主一時是也。鄭注見周禮序及書疏。云高辛氏之世者。重黎當顓頊之時。既爲勾芒祝融之官。其後卽以重黎爲號。故至高辛之世。再居此職。鄭語。史伯對桓公曰。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博。大命曰祝融。是也。

黎如此則重可知。鄭據鄭語爲說。楚語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注云。育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紹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云紀於近。命以民事者。春秋左氏昭十七年傳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謂少昊以前。以雲火龍鳥等紀官。是紀於遠。顓頊以來。若稷與司徒。是以民事命官。故云亦紀於近。云其時官名。蓋稷曰司徒者。以司徒敬敷五教。與周禮地官司徒掌邦教同。章昭注楚語。南正重司天以屬神。云周禮則宗伯掌祭祀。注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云周禮則司徒掌土地民人者也。與鄭義同。案西漢諸儒用今文說。以羲仲等四人。卽是羲和。不以爲六官。與馬鄭異。月令云。乃命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是羲和于周爲太史之職也。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於唐虞羲和。是不以爲六卿。漢書成帝紀。陽朔元年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百官公卿表云。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注。應劭曰。堯命四子。分掌四時之教化也。張晏曰。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食貨志。堯命四子。目。敬授民時。魏相傳云。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論衡是應篇云。堯候四時之中。命曠和。察四星以占時氣。是以仲叔等四子爲羲和。今文說也。

欽若昊天

遷欽若作敬順。今文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秋日旻天。冬曰上天。總曰皇天。古文說天有五號。各

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

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疏

史公欽爲敬者。釋詁文。若爲順者。釋言文。今歐陽說及古文說。見詩黍離疏。及周禮大宗伯疏。許氏謹案尙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鄭氏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浩

昊天。求之博施。尙書所云者。論其義也。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無可怪耳。亦見詩疏引案爾雅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今文及許鄭。春夏互易。說文界。春爲旻天。元氣昇昇。旻。虞書曰。仁閱覆下。則稱旻天。蓋用古文說也。昊天旣爲春天之名。此舉春以統四時耳。歷象日月星辰。史遷歷象作數法。鄭康成以星辰爲一。疏。漢書李尋傳。尋引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

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李尋言俯察地理者蓋謂下宅囑夷宅南交等亦以羲和卽羲仲等四子也史公說曆爲數者釋詁文象爲法者王逸注懷沙云象法也大戴五帝德篇云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曆書云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閔運算轉歷落下閔之法卽所謂歷如周馮相氏所掌今之推步學也唐都之法卽所謂象如周保章氏所掌今之占驗學也白虎通聖人篇云堯歷象日月璇璣玉衡是以星辰爲北極及斗建也鄭說見書疏周禮大宗伯職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注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於子二次則辰當作曜此云星辰爲一是鄭謂中星也魯語展禽曰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法三辰日月星謂能次序三辰以治歷明時教民稼穡以安也亦以星辰爲一

敬授人時大傳說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

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

大傳見書疏又民之緩急下云急則不賦籍不舉力

役見太平御覽十一大傳說本尙書考靈耀史記正義引其文略同五行大義引管子云亦同也所云據昏中星以授民時亦以羲和卽四子與馬鄭義異今文說也

分命羲仲鄭康成曰官名蓋春

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旣分陰陽爲

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掌四時者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

伯乎

鄭注見周禮疏序及聖賢羣輔錄云稷與司徒者謂天地官也陰陽卽謂天地并四時爲六官鄭以堯時有六官不獨據周制定之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

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又云蚩尤爲當時大常爲摩者奢龍爲土師祝融爲司徒大封爲司馬后土爲李是黃帝時卽有六官唐虞承其制也知主方岳之事爲四岳者大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其下有羲伯和伯等樂與陽伯夏伯秋伯冬伯爲六周

禮敘引鄭注云。堯始得羲和。命為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為四嶽。出則為伯。後稍死。鵬殺共工等代之。乃分置八伯。又注大傳儀伯云。儀當為羲。羲仲之後也。羲伯。羲叔之後也。和伯。和仲之後也。不及和叔者。脫文。此鄭摭大傳為說。

宅

嶠夷曰陽谷。史遷宅作居。下同。嶠作郁。陽作湯。馬融曰。嶠。海隅也。夷。萊夷也。陽谷。海隅。夷之地。

名居一作度。嶠一作堦。

宅嶠夷者。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然則經言羲仲掌此東方居民之事也。下宅義仿此。書疏云。使居治東方嶠夷之地。又引王肅云。皆居京師而治之。亦有時述職。俱非也。史公

說宅為居者。釋言文。嶠為郁者。聲之緩急。陽谷為湯谷者。史記索隱云。史記舊本作湯谷。今並依尚書字。則後人改為陽谷也。鄭注周禮。縫人引宅西為度西。知此宅今文皆作度也。方言云。度。居也。義俱相近。嶠夷。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禹鍊。書疏云。夏侯等書為嶠鐵。鐵亦鍊字。嶠當為堦。說文云。堦。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陽說文作嶠。云。嶠山在遼西。一曰嶠夷。陽谷也。案史記夏本紀。嶠夷既略。索隱云。按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禹鐵在遼西。則今文以此禹夷之地在遼西。後漢書東夷傳。說夷有九種。云。昔堯命羲仲宅嶠夷。曰陽谷。蓋日之所出也。亦以為遼海之地。嶠谷。即首陽山谷。今永平府是其地。與馬說青州之嶠夷異也。說文又有巖字。云。日出之赤。依周禮注。味谷作柳穀之義。亦當是今文陽谷異字。馬注見釋文。以嶠為海隅。夷為萊夷者。禹貢。青州嶠夷既略。萊夷作牧。據此為說。爾雅十藪。齊有海隅萊夷。見禹貢疏。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史遷寅賓作敬道。平秩作便程。下同。馬融曰。賓。從

也。萃。使也。鄭康成曰。謂春分朝日作生。平一作辨。秩一作躋。

史公寅為敬者。釋詁文。賓為道者。說文及廣雅釋詁云。僂道也。平秩為便程者。聲俱相近。說文巖

毀聲。讀若詩載載大猷。今作秩是也。平秩。謂使課其事。薛綜注西京賦云。程。謂課其技能也。東作者。趙岐注孟子引此文云。謂治農事也。列子楊朱篇云。宋有田父。暨春東作。漢書集注應劭云。東作。耕也。月令孟春之月。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注云。今尚書分命羲仲宅嶠夷。即謂此也。馬注見釋文。云。賓從者。釋詁云。賓。服也。服義近從。云。萃。使也。萃。聲近押。鄭注見書疏云。謂春分朝日者。周語內史過曰。古者先王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魯語。公父文伯母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

德注云。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鄭謂義仲敬導天子朝日之事。使民習知廣生之事。云作生者。詩天作傳云。作生也。樂記云。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平作辨者。鄭注周禮馮相氏云。辨其序事。引此經。史記索隱云。大傳平爲辨。疏云。據書傳而言。是今文俱作辨也。釋言云。便便。辨也。辨亦訓使。洛誥云。勿辨乃司。民湏于酒。佗來。來示予。漢人引作辨來。來示予是也。風俗通紀典篇。引青史子云。辨秩東作。萬物觸地而出。秩作讎者。說文引經作讎。云爵之次第也。月令天子迎春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疑卽謂此事。蓋依其爵秩次序而賞之也。

**日中** 馬融曰。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古制。刻漏

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鄭康成曰。日

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

日中者。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開。元占經引張衡渾儀注云。春分秋分。日在黃赤二道之交。中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出卯入酉。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一百八十

二度半強。馬注見詩東方未明疏。及書疏。以漏刻分晝夜者。後漢律曆志云。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樂記云。百度得數而有常。注云。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是漏刻本古制也。鄭注見詩東方未明疏。月令疏引鄭注尙書云。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詩疏異者。月令疏云。馬據日出入爲限。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與鄭注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不同者。馬氏又多一刻。屬晝。是漢曆之不同也。

**星鳥**

以殷仲春 史遷仲作中。下同。馬融鄭康成皆曰。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

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舉仲月以統一時。鄭

康成曰。星鳥。鶉火之方。殷中也。春秋言溫涼也。

**經**

經言星鳥者。鳥謂朱雀南方之宿。大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又云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故說經者。知是昏中于南方也。張者。天官

書云。張隤。卽鳥之隤也。高誘注淮南主術訓云。三月昏張。其星中于南方。張。南方朱鳥之宿也。月令季春之月。昏七星中。七星者。天官書云。七星頸。卽鳥之頸。經云。星鳥昏中。爲仲春。月令爲季春。仲春昏弧中者。月令疏云。弧星近井。如鄭康成之意。南方七宿。總爲鳥星。井星卽鳥星之分。故云星鳥。與此同也。按春分之昏。斗指卯。角亢在卯。則井星柳星張正在南方也。馬鄭注見書疏。知正在南方者。以大傳天子南面視四星知之。以星鳥爲七星者。柳七星卽鳥之體。在七星之中。故曰正中。云舉仲月以統一時者。周書周月解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此但舉仲月以統孟季。三月爲一時也。古無歲差之說。故鄭氏以月令舉其月初。尙書總舉一月。是中星不同。鄭氏精于算術。故可信也。案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呂氏春秋古樂篇云。黃帝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此先秦人說。黃帝時。日與周時無差之證。中星亦必同也。鄭注見詩七月疏。及釋文。又見文選陸士衡樂府注。云星鳥鶉火之方者。南方三次鶉首。鶉火。鶉尾。此言其中。云殷中者。釋詁文。春秋言溫涼者。春溫秋涼也。按後人疑仲春之月。星鳥未中。創爲歲差之說。豈知經不言昏。更不以昏幾刻爲限。既舉仲月。鄭又以爲總舉一月。則昏後數刻。鳥星正中。無可疑矣。

**厥民析** 史遷厥爲其下同。

**疏** 析者。高誘注呂覽仲春紀。

引經說之云。散布在野。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如淳云。析分也。言使民分散耕種。史公厥爲其者。釋言文。

**鳥獸孳尾** 史遷孳尾爲字微。

**疏** 孳尾者。列子黃帝篇云。孳尾成羣。張湛注云。孳尾。牝牡相生也。殷敬順釋文云。乳化曰孳。交接曰尾。說文云。孳。汲汲生也。是孳義爲生。史記集解引說文云。尾交接也。今說文但云微也。史公爲字。微者。說文云。字。乳也。尾。微也。字孳聲相近。

傳說堯南撫交趾。史遷宅作居。鄭康成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

**疏** 南交者。書疏引書緯。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

母。疏又云。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言其不統季孟。於此言交。明四時皆然。大傳云中祀大交。注云。中。仲也。古字通。春爲元夏。爲仲。五月南巡狩。仲祭。大交氣於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大傳說堯南撫交趾者。大戴禮少問篇云。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墨子節用篇云。昔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似俱用此經文爲說。史記索隱云。東隅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或

傳說堯南撫交趾。史遷宅作居。鄭康成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

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趾不疑也。鄭注見書疏。以曰明都三字為摩滅者。未詳其義。

**平秩南訛**。史遷訛作譌。平一作辨。

**疏** 史公平秩為平程。見前文。訛俗字。當為譌。周禮馮相氏注

引作譌。釋詁云。訛。動也。說文云。訛。動也。訛。蓋訛之誤。漢書王莽傳云。東巡勸東作。南巡勸南僞。羣經音辨。引書平秩南僞。僞。即為也。淮南天文訓云。禾不為。藪麥不為。與稻昌相對成文。漢書天文志注。孟康曰。為。成也。

**敬致**。致者江氏聲。以為致日。周

禮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敘正矣。春秋左氏。桓十七年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漢律曆志注。蘇林曰。底。致也。底為致者。釋言文。杜注云。平也。失之。

**日永**。馬融曰。日長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鄭康成曰。

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

**疏** 永者。釋詁云。長也。白虎通日月篇云。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

節晝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凡十二時。日見有其八。故極長也。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夏小正五月。時有養日。馬注見書疏云。日長晝漏六十刻者。日長出寅入戌。鄭注考靈耀云。五日增減一刻。計春分至夏至九十二日。當增十刻。春分晝漏五十刻。則夏至六十刻矣。鄭注見書疏。及周禮挈壺氏疏。詩東方未明疏。與馬異者。挈壺氏疏云。鄭與馬義異。以其馬云。春秋分晝夜五十刻。據日見之漏。若兼日未見日沒後五刻。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若夏至。晝六十刻。通日未見日沒後五刻。則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一年通閏。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之間。九日有餘。較一刻為率云。是也。高誘注呂覽云。夏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各不同者。日自長至漸長。日增刻數。各据一月上中下旬言之也。

**星火以正仲夏**

**史遷仲作中**。鄭康成曰。星火。大火之屬。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

**疏** 月令仲夏。昏亢中。仲夏斗指午。杓攜龍角。角亢在午。則氏房心尚在巳。經云。星火與月令不同者。月令疏引鄭荅孫顯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十三度。總為大火。其曰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故不同也。按月令是月朔。登明堂頌。政

之書。故據朔日之昏言之。尙書總舉一月。通朔至晦而言。仲夏之晦。與季夏之朔。僅差一日。火星移已至午矣。後世求其說不得。疑為歲差。不察鄭義。蓋歲氣有差。日躔盈縮使然。天體無差。二十八宿隨斗杓視而可識也。鄭注見詩七月疏。云星火大火之屬者。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傳曰大火者。心也。是星火即大火。亦即鶉火也。云司馬之職治南嶽之事者。司馬夏官。南嶽即霍山。大傳云。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有夏伯羲伯之樂。注云夏伯。夏官司馬也。弄掌之。是南岳即霍山也。云夏至之昏火星中者。夏至火星未中。月令疏引鄭志。總舉一月。則夏至在五月上旬。加十五日。小暑又十五日。大暑角亢西移。火亦正中矣。

**厥民因**

**因** 因者。釋詁云。僕。因也。說文云。漢令解衣耕。謂之囊蓋。謂民相就而助成耕耨之事。

**鳥獸希革**

鄭康成曰。夏時鳥獸毛疏皮見。

**疏**

希即稀省文。說文稀。疏也。希聲。說文無希字。希蓋藩字省文也。漢書晁錯傳云。揚粵之地。鳥獸希毛。其性能暑。鄭注見詩斯干疏。以希為疏。用說文義。革為皮者。說文革。獸皮。

治去其毛。革更之。

**分命和仲宅西**

**西**

史遷分作申。西作西土。鄭康成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

史公分命作申命者。釋詁云。申。重也。是以和仲即羲和之。承乃命云。重命也。西作西土。集解引徐廣曰。一無土字。鄭注見史記集解。徐廣云。今天水之西縣也。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有西縣。兌字。郡國志引作八充。傳寫之誤。

**日昧谷**

**昧**

史遷昧或作柳。夏侯等書同。大傳谷作穀。

**穀**

史公作柳者。集解引徐廣云。一作柳谷。書疏二引夏侯等書。昧谷為柳谷。是言經之昧谷。夏侯等為柳谷也。大傳谷作穀者。虞傳云。秋祀柳穀。注云。

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鄭注周禮縫人云。柳之言聚。諸錦之所聚。書經作柳穀。賈氏疏云。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按說文有穀字。云日出之赤。則穀當是假借字。漢書郊祀志云。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注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谷。日沒於西。故曰墓。墓。冢谷也。

**寅饒納日**

**日**

史遷寅作敬。納作入。馬融曰。饒。滅也。滅猶沒也。鄭康成

曰。謂秋分夕月。

**疏**

史公寅為敬者。釋詁文。納為入者。公羊傳云。納者入辭也。馬注見釋文。饒為滅者。書敘。遂踐奄馬。鄭俱訓為滅。鄭注士虞禮云。古文饒為踐。是饒踐通也。滅為沒者。高誘注淮南亦云。鄭注周禮云。沒入也。鄭注見書疏。

云秋分夕月者魯語云少采夕月注云夕月以秋分少采歸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

**平秩西成**

西成者白虎通情性篇云西方亦金成萬物也

**宵中**

史遷宵作夜鄭

康成曰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

**疏**

史公以宵為夜者釋言文鄭注見周禮挈壺氏疏注意與日中同馬義亦如此惜已缺略鄭注周禮司寤氏云宵定昏也書曰宵中星虛

**星虛**

**以殷仲秋**

史遷殷作正仲作中鄭康成曰虛元武中虛宿也

**疏**

史公殷作正者廣雅釋詁云殷正也鄭注見詩七月疏天官書云北官元

武虛故鄭以為元武中宿也月令疏云仲秋之月昏牽牛中尚書云宵中星虛其仲冬之月云東壁中尚書云日短星昴不同者亦是月令舉其初朔尚書總舉一月之中理亦不異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則別按牽牛亦北宮七宿經文不限初昏宵分則虛亦移而南矣

厥民夷

**疏**

史公夷作易者釋詁文夷讀當如秦晉夷居之夷謚法解云安心好靜曰夷時無農功也

鳥獸毛毳

成曰毳理也毛更生整理

**疏**

鄭注見周禮司裘疏玉篇云毳毛更生也又整理也與鄭注同說文云毳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讀者選與鄭義異買馬諸君孔壁古文說也

申命和叔

宅朔方曰幽都

**疏**

史遷朔作北

**疏**

史公以朔為北者釋詁云朔北方也淮南地形訓云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注幽闔也都聚也元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幽都即幽

州也下文流共工於幽州淮南作幽都

平在朔易

**疏**

史遷作便在伏物平亦作辨

**疏**

經言在者釋詁云察也平者使也史公作便在伏物者大傳文見史記索隱索隱引尸子云北

方者伏方也太平御覽十一引大傳云傳曰天子以三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闔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漢書王莽傳云北巡以勸蓋藏是伏物之義

日短

**疏**

馬融曰日短晝漏四十刻

夜六十刻鄭康成曰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於時最短

**疏**

馬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白虎通日月篇云冬節夜長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凡十二時日見有

其四。故極短也。鄭注見周禮挈壺氏疏。高誘注呂氏春秋。日短至云。冬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漏水上刻五十五。同鄭說也。

星昴以正仲冬。史遷仲作中。鄭康成曰。昴

白虎中宿也。

鄭注見詩七月疏。云昴白虎中宿者。天官書西官咸池。參爲白虎。昴與參連體。說俱見前。

厥民隩。鳥獸氄毛。史遷作其民燠。馬融曰。

隩。煖也。氄。溫柔貌。鄭康成作奧。曰內也。氄一作毳。又作麤。毛一作髦。

漢書蠶錯傳云。胡貉之地。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注師古曰。毳。細毛也。案氄毛即

毳毛也。史公隩作燠者。老子釋文。奧。煖也。隩。奧通字。燠。義同煖。馬注見釋文。云氄。溫柔貌者。集解引徐廣。氄音茸。說文茸。艸茸茸貌。蓋謂艸生之柔細者。與馬義近。鄭注見文選。緒白馬賦注。孔安國注論語云。奧。內也。爾雅釋宮云。西南隅謂之奧。是爲內也。氄。毛作毳。蓋者。說文。毳。盛也。虞書曰。鳥獸毳髦。玉篇云。毳。衆也。氄。同。說文。麤。或作麤。又引虞書曰。鳥獸麤毛者。孔壁古文異字。

帝曰。咨。汝羲暨和。史遷無此文。莽三百有

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史遷作歲三百六十六日。定作正。鄭康成曰。以閏月

推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莽一作棋。

淮南天文訓云。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

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白虎通日月篇云。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四時篇云。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爲一歲也。引此經文。後漢律曆志。引杜預長曆云。書稱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云云。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脩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有畸。日官常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斗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序而不悖。史公定作正者。詩疏引孫炎注爾雅。定正也。鄭

注見公羊隱元年傳疏云。分至啓閉者。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夏至。冬至。啓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是爲八節。推四時以置閏。皆當其節。不失其正。則歲曆成。所謂舉正於中也。考說文作稭。云復其時也。引此經。蓋孔壁古文。

允釐百工。

庶績咸熙。史遷允釐作信飭。工作官。庶績咸熙。作衆功皆興。

史公允爲信者。釋詁文。釐爲飭者。鄭注。易噬嗑云。飭猶理也。詩傳云。釐理也。是

釐飭同義。工爲官者。詩傳文。庶衆績功。咸皆熙興。並釋詁文。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史遷作堯曰。誰可順此事。馬融曰。羲和爲卿官。

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疇一作畷。

史公疇爲誰。咨爲此者。俱釋詁文。說文作畷云。

誰也。若爲順者。釋言文。時與事聲相近。史公當以時爲事也。馬注見書疏。其說或本衛賈諸君子。故鄭注大傳。亦云堯始得羲和。命爲六卿。後稍死。鴈咬共工等代之也。疇。說文作畷云。詞也。虞書曰。疇咨。據孔壁古文說。與史公異。按咨若時登庸。言此順是升川。時是登升。釋詁文。說文庸。用也。經文言此事。卽謂羲和之職。史記正義以下言丹朱。而云將登用之。闕位。非也。

放齊曰。允子朱啓明。史遷允作嗣。朱作丹朱。啟作開。

馬融曰。允嗣也。鄭康成曰。帝堯允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朱一作絳。啟一作開。

史公允爲嗣者。釋詁云。允嗣。繼也。是允與

嗣同義。朱爲丹朱者。史記正義引荆州記云。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啓爲開者。非避諱字。若云啓明。便不詞。後人達經文。國字啓字。便疑漢人諱字。輒加改正者。誤也。馬注見釋文。鄭注見史記正義。云名曰丹朱者。以後文毋若丹朱。傲謂井所封丹水而名之也。朱。說文作絳。云虞書丹朱如此。淮南秦族訓云。雖有天下。而絳勿能統也。注云。絳。堯子也。是古文作絳。

帝曰。吁。嚚訟可乎。史遷作頑凶不用。訟一作庸。

說文云。嚚也。春秋左氏傳二十四年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訟者。說文云。爭也。王逸注楚詞云。嚚。譁爲訟。言其妄言而好爭。可乎。言不可也。史公醫作頑者。左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與醫連文。訟作凶者。釋言云。嚚訟也。說文嚚。或作訥。或作訥。皆同字。而云說也。

說蓋訟之譌。凶即詢省文。訟釋文引馬本作庸庸可言不可也。帝曰疇咨若予采。史遷說為誰可者。馬融曰采官也。史公以疇為誰者。釋詁文若順。

采事也。馬注見釋。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史遷方作劬。鳩作聚。僝作布。馬融曰僝具也。鄭康文采官釋詁文。

成曰共工。水官名。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民也。堯末。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當此之時。

驩兜共工。更相為舉。鳩一作救。又作速。僝一作屏。都者。釋詁云於也。史公說方為劬者。臯陶謨方施象刑。白虎通聖人篇以方為劬。說文云劬溥也。鳩為聚者。釋詁文僝為布者。

僝與撰聲相近。王逸注楚詞云。撰猶博也。博義近布。馬注見釋文。云僝具者。孔安國注論語云。撰具也。僝與撰聲相近。用其義。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周禮疏序云。共工水官名者。周語太子晉曰。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滿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理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注賈侍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衰。共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爭而王也。或云。共工堯時諸侯。為高辛所滅。尚得為堯諸侯。又堯時共工與此異也。按周語共工。賈氏達以為姜氏。左傳說窮奇為少暉氏之不才子。少暉已姓。又非一人。故鄭亦云。其人名氏未聞。以疑之。鳩。說文作遂。云歛聚也。虞書曰。劬遂屏功。又僝具也。讀若汝南僝水。虞書曰。劬救僝功。兼採各家異字。意則同也。僝。漢書楊賜傳引作屏。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史遷靜作善。庸作用。違作僻。象作似。滔作漫。靜一作靖。言一作譖。違一作回。

恭一作龔。史公靜為善者。藝文類聚八十七。引韓詩曰。靖善也。靜與靖同。庸為用者。詩傳文。違為僻者。文選西征賦注。引薛君云。回邪僻也。周語注。違邪也。違與回同。象為似者。漢書集注亦云。滔為漫者。漫與慢同。詩蕩云。天降滔德。傳云。天君滔慢也。蓋謂其貌似恭敬而慢其天性。天者。高誘注淮南云。性也。謂慢天所付五常之性。白虎通壽命篇云。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又文選西京賦云。天命不詔。注滔與滔音義同。靜作靖。恭作龔者。漢書王尊傳作靖。言庸違。象龔滔天。注師古曰。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史遷靜作善。庸作用。違作僻。象作似。滔作漫。靜一作靖。言一作譖。違一作回。

史遷靜作善。庸作用。違作僻。象作似。滔作漫。靜一作靖。言一作譖。違一作回。

史遷靜作善。庸作用。違作僻。象作似。滔作漫。靜一作靖。言一作譖。違一作回。

史遷靜作善。庸作用。違作僻。象作似。滔作漫。靜一作靖。言一作譖。違一作回。

史遷靜作善。庸作用。違作僻。象作似。滔作漫。靜一作靖。言一作譖。違一作回。

史遷靜作善。庸作用。違作僻。象作似。滔作漫。靜一作靖。言一作譖。違一作回。

史遷靜作善。庸作用。違作僻。象作似。滔作漫。靜一作靖。言一作譖。違一作回。

靖治也。庸用也。違辭也。滔漫也。潛夫論明暗篇作靖言庸回言作譖者。吳志陸抗傳抗曰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云靖譖庸回亦是共工也。譖者一切經音義十七引三倉云譖也。又王逸注天問康回懇怒云康回共工名也。案康回疑庸回之誤以爲共工名。帝曰咨四岳。史遷咨作嗟。鄭康成曰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未知出典。

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骸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

知。四岳者漢書百官公廡表云或說四岳爲四方諸侯。此古文說與鄭異也。史公咨爲嗟者說文云譖咨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周禮疏序云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者。堯時稱岳殷周則稱伯。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王制云二百一十國以爲州。

有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二伯。公羊隱五年傳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然則四岳其職堯時四人殷周則二人也。周語太子晉以四岳佐禹爲一王四伯。則唐虞亦稱伯。故鄭又云是爲四岳謂之四伯也。云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者。大傳有陽伯箴伯夏伯箴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人缺文。鄭注以陽伯爲伯夷掌之夏伯箴掌之秋伯箴掌之冬伯垂掌之。餘則羲仲和叔之後。此云驩兜共工放齊骸四人其餘四人無文可知者。鄭以大傳所言在舜卽眞之年。此在堯時當別自有人也。周語云共之從孫四岳佐之。又云胙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鄭不據之爲說。以是佐禹治水者。此時方薦用繇事在前也。繇字作骸者玉篇繇公本切。引世本顯瑣生繇。繇生高密是爲禹也。則世本作骸。集韻又云繇或作骸亦作。骸又云骸細骨蓋骸卽繇之誤。繇亦繇字誤也。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公作

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懷一作襄。洪水者釋詁云洪大也。說文云洪。洚水也。洚水不遵道。方與旁通。說文云。旁。薄也。割者大略天降割於我家。釋文云。割。馬本作害。廣雅釋言云。害。割

也是方割爲薄害也。蕩卽潦假借字。說文云。潦。水潦。蕩也。讀若蕩。懷亦作襄。說文云。襄。俠也。漢地理志作襄。襄者。文選西京賦云。襄岸。夷途。薛綜注云。襄謂高也。陵者釋地云。大阜曰陵。浩者。說文云。澆也。虞書曰。洪水浩浩。滔者。說文云。水漫漫大貌。詩傳亦云。大水貌。呂

氏春秋審爲篇云。昔上古龍門未闢。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史遷咨作憂。俾乂作使治。

又一作變。

史公香爲憂者。廣韻云。嗟。憂聲也。俾爲使。釋詁文。又爲治者。說文作變。云治也。虞書曰。有能俾變。

僉曰於緜哉。

史遷僉作皆。馬融曰。緜。臣名。

禹父鄭康成曰。於者。烏聲。

史公僉爲皆者。釋詁文。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見詩文王疏。云於者。烏聲者。說文。烏。孔子曰。烏。吁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古文烏省作於。

帝曰吁。咈哉。

咈者。說文云。遠也。史公方爲負者。方

方命圯族。

史遷方作負。圯作毀。馬融曰。方。放也。鄭康成曰。方。放。謂放棄教命。

史公方爲負者。方

咈者。說文云。遠也。史公方爲負者。方

負聲之轉。孟子梁惠王。方命虐民。注。方。猶逆也。逆意近負。圯爲毀者。釋詁文。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馬鄭俱以方爲放者。漢書傅喜傳。太后詔曰。放命圯族。注。應劭曰。放。弃教令。毀其族類。又朱博傳曰。今傳憂放命圯族。皆用此經文。是漢時俱讀方爲放也。圯族者。春秋左氏成四年傳云。非我族類。是族類同義。漢書敘傳集注。孟康引此經而說之云。言緜之惡。壞其族類。章昭楚語注云。類善也。是言敗善。

用而已。

異者。說文云。舉也。引此文。已者。釋詁云。輟已也。史公可爲不可者。聲之緩急。俗字增爲叵。即可字也。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勿成。

史遷載作

九載績用勿成。史遷載作

歲績作功。馬融曰。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

用於緜。

欽者。釋詁云。敬也。史公載爲歲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史記正義引孫炎云。歲。取歲星行一次也。載。取萬物始更終也。書疏引孫炎作萬物終而復始。說文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

馬注見書疏云。屈己從人者。後漢書鄭興傳。興上疏曰。堯知緜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

**注** 史遷咨作嗟。巽作踐。馬融曰：朕我也。巽讓也。鄭康成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

我位就治天子之事。**疏** 史公巽為踐者。巽踐聲相近。詩：崧高釋文引韓詩云：踐任也。鄭注曲禮云：履也。馬注見釋文云：朕我者。釋詁文：巽讓者。論語子罕皇疏云：巽恭遜也。遜與讓義相近。鄭注見史記集解以巽為入者。易說卦文。

岳曰：否德忝帝位。**注** 史遷否作鄙。**疏** 忝者釋言云：辱也。史公否為鄙者。論語予所否者。論衡問孔篇作鄙。說為鄙陋。則此言鄙德亦謂德鄙陋也。曰：明明揚

側陋。**注** 史遷說為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揚一作敷。側一作仄。**疏** 史公上明為悉者。釋訓云：明明察也。說文云：悉詳盡也。詳盡之義近察。下明為

貴戚者。周語：尊貴明賢。注云：明顯也。孟子：謂富貴為顯者。故明亦為貴戚。揚為舉者。文王世子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亦舉也。側陋為疏遠隱匿者。高誘注淮南子云：側伏也。釋言云：陋隱也。是側陋為隱匿。疏遠對貴戚言之。揚作敷。側作仄者。李善注文選引作明

明敷。師錫帝曰。**注** 史遷作衆皆言於堯曰。鄭康成曰：師諸侯之師。**疏** 史遷師為衆者。釋詁文：鄭注見書疏。以師為諸侯之師者。鄭注周禮云：師長也。

言諸侯之長。有鰥在下。曰虞舜。**注** 史遷鰥作矜。說下為民間。馬融曰：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為

諱。故變名言謚。鄭康成曰：虞氏舜名。**疏** 史公鰥作矜者。詩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矜。是矜鰥通字。大傳云：孔子對子張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舜父頑母嚚。不見

室家之端。故謂之鰥。大戴禮本命篇云：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故鄭注孝經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又見後漢書光武帝紀注。舜年三十謂之鰥者。唐虞之世已為中古也。馬注見釋文云：舜謚者。此下當如前注。堯謚下有云：仁聖。盛明曰舜。今脫文。白虎通謚篇引禮記謚法曰：仁聖盛明謚曰舜。史記集解引謚法同。今謚法脫其文。云變名言謚者。蓋以舜名為重華也。大戴禮五帝德：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曰重華。鄭注見書疏。篇首以虞為氏者。說文：媯。虞舜居媯汭。因以為姓。蓋媯姓虞氏。然

無文證之。舜為名者。太平御覽七十七引風俗通云。自堯以上王者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謠。舜禹本以白衣美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制謠。不如名著。故因名焉。書疏云。鄭注中侯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為號證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證名也。江氏聲引戰國策。周訪謂魏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以此為證。恐非莊論。

帝曰。兪子聞如何。史遷

俞作然。予作朕。

**疏** 史公兪為然者。釋言文。朕為予者。釋詁云。予朕我也。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疏** 史遷瞽作盲。象作弟。

史公瞽為盲者。說文云。盲目無眸子。瞽目但有睛也。是盲即瞽。象作弟者。趙岐注孟子云。象舜異母弟也。頑者。廣雅釋詁云。愚也。又鈍也。嚚者。說文云。語聲也。蓋多言也。傲者。說文云。倨也。

克諧以孝。烝烝。

克作能。諧作和。

**疏** 克能。釋言文。諧和。釋詁文。列女傳云。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弟曰象。象傲遊於嬖。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用此文也。烝烝者。廣雅釋訓云。孝也。王氏引之云。謂之烝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云。文王烝

哉。韓詩曰。烝美也。香頰泮水云。烝烝皇皇。傳云。烝烝厚也。陸賈新語道基篇曰。虞舜烝烝於父母。光耀於天地。蔡邕九疑山碑云。逮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烝烝。漢魏人多以烝烝屬以孝為義。

又不格。姦。

又作治。格作至。

**疏** 又治格至。皆釋詁文。治謂舜能內治。列女傳云。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史公意當亦然也。偽傳云。使以善自治。是謂舜化其父母及弟。孟子述象日以殺舜為事。父有捐階掩井等事。知治為自治之安也。帝曰。

我其試哉。

**疏** 史遷帝曰作堯曰。我作吾。馬融鄭康成無帝曰。鄭曰。試以為臣之事。

**疏** 大疏云。馬鄭說此經皆無帝曰。

史公有堯曰。吾其試哉。則有者。孔安國古文也。鄭注見書疏云。試以為臣之事。指謂慎徽五典等事。可見古本不分出舜典也。論衡正說篇云。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則鄭義本古說也。偽傳云。試舜行迹。非。

女于時。

觀厥刑于二女。

**疏** 史遷作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于二女。鄭康成曰。不言妻。不告其父。不序。

其正。疏

女者杜預注左傳云以女妻人曰女時者釋詁云是也觀者論衡正說篇云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段氏玉裁云觀爾乃觀示之譌爾形近示又誤爲爾也刑者詩思齊云刑于寡妻傳云法也鄭注見書疏知不告其父者據

孟子文。螯降二女于瀉汭。嬪于虞。史遷作舜飭下二女於瀉汭。馬融曰水所出入曰汭。疏。螯爲

上九螯百工疏降下釋詁文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見列女傳嬪者爾雅釋親云婦也後漢書荀爽傳爽對策曰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史公作舜飭下者言舜能化之也下云如婦禮堯善之馬注見水經河水注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南曰媯水北曰汭水西逕歷山下尚書所謂螯降二女於媯汭也又駁風土記舜葬上虞之說又河水東過大陽縣南注云輪橋東北有虞原原上道東有虞城堯妻舜以嬪於虞者也按河東郡蒲阪縣今山西蒲州府虞今山西虞城縣書疏云世本堯是黃帝元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或者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案禮大傳云四世而總服之窮也又云系之以姓而弗別緘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太平御覽五百四十引外傳同夏殷五世之後則通昏姻然則周已前無同姓百世不通昏之制漢書元后傳云黃帝姓媯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以媯爲姓則舜與堯姓已別矣爲昏何害孟子萬章篇云帝使其子九男二女以事舜於畎畝之中注云堯典曰螯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允嗣之子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

堯典第一下 虞夏書一

帝曰欽哉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史遷徽作和克作能馬融曰徽善也鄭康成曰五典五教

也。蓋試以司徒之職。

**疏**

慎者詩傳云誠也。史公微為和者。微與綏聲相近。馬注見釋文。微善。釋詁文。鄭注見史記集解云。五典五教者。釋詁云。典常也。五常之教。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又引此經云。無

違教也。云司徒之職。見後經文。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疏**

史遷作徧入百官。百官時序。

**疏**

史公納為入者。鄭注周禮職納云。職內主入也。廣雅釋詁云。選入也。

則徧入為徧選也。揆者。釋言云度也。敘作序者。釋詁云。敘緒也。序與敘同。按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云。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說文云。癸冬時。水土可揆度也。大傳云。天子三公。三曰司空。鄭既以慎微五典為試以司徒之職。此試以司空之職。司空總領百事。又兼冢宰也。後漢百官志注。引古史考曰。舜居百揆。總領百事。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冢宰。大戴禮盛德篇云。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不紀。曰亂也。亂則飭冢宰。時者。釋詁云是也。是敘者。左傳又云。無廢事也。王氏引之云。時敘猶承敘也。承敘者。承順也。時詩聲相近。鄭注特牲饋食禮云。詩猶承也。又注內則云。詩之言承也。康誥兩言時敘。願命明時。朕言皆當。訓承敘。傳訓時為是不辭矣。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疏**

史遷說為諸侯遠

方賓客皆敬。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鄭康成曰。賓擯。舜為上擯

以迎諸侯。

**疏**

史公以穆穆為敬者。釋訓文。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四門四方之門者。謂明堂宮垣四方之門也。古者朝諸侯。必于明

堂。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二引明堂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雉門。周書明堂解及禮記明堂位皆云。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是馬氏所謂四門也。云有美德者。釋詁云。穆穆美也。鄭注見書疏。擯者。鄭注儀禮云。擯。卽借字。重文。儀禮聘禮。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周禮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注云。出接賓曰相。準鄭上云。試以司徒之事。則此試以司馬之事也。鄭注大傳云。與宗伯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劉昭注百官志。引明帝詔曰。謁者堯之尊官。所以試舜。下引此經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疏**

史公說大麓為山林川澤者。穀梁僖十四年傳云。林屬於

遷說為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馬融鄭康成曰。麓。山足也。

山爲麓。以烈爲暴者。詩傳云。暴疾也。淮南泰族訓云。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注云。堯使舜入林麓。去遭大風雨不迷也。論衡亂龍篇云。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龍蛇不害。此俱孔氏安國古文說。劉昭注百官志。引新論曰。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尙書官矣。此夏侯歐陽等今文說也。大傳唐傳曰。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注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陞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漢書于定國傳。上報定國曰。萬方之事。大錄于君。論衡正說篇云。尙書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告。若疾風大雨。此以烈風雷雨爲喻詞。亦今文說也。風俗通義云。堯禪舜。納于大麓。故漢魏諸儒。多以大麓爲禪位之處。魏公卿上尊號奏曰。缺唐典之明憲。遵大麓之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大赦天下。改元正始。餘不勝載。鄭注見釋文。麓山足也。詩傳文。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三載。史遷說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馬融曰。底定也。鄭康成曰。三年者。賓四門之後。

三年也。

史公云。召舜者。以格爲來也。以詢爲謀者。釋詁文。言字疑衍文。古文巧似乃。故重出乃言二字。史記文無之。宋本北堂書鈔。歎美部引詢事考言。乃底可績。則古本無乃言二字。底爲至者。釋言云。底致也。周語注。底至也。致卽至也。乃者。鄭

注周禮。乃猶汝也。績者。釋詁云。功也。馬注見釋文。云底定者。釋詁云。底定止也。底義同定。鄭注見史記集解。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史遷陟作登。不嗣作

不擇。一作不怠。

史公陟爲登者。釋詁云。陟登升也。是陟義同登。弗嗣作不擇者。史記自敘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班固典引云。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皆作台。集解引徐廣曰。今文尙書作不怡。怡擇也。釋詁云。怡擇樂也。言德不足以

悅服人也。經文作嗣者。李善注文選典引云。漢書音義。章昭曰。古文台爲嗣。魏公卿上尊號奏云。光被四表。讓德不嗣。裴松之引魏王上書云。猶執謙讓于德不嗣。蓋今文作怡。古文作嗣。嗣者。釋詁云。繼也。

正月上日。馬融

曰。上日。朔日也。鄭康成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

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

**疏**

馬注見史記集解云。上日期日者。太平御覽十四引大傳云。上日元日。蓋鄭注大傳也。鄭注禮記云。朔。初也。唐以十二月為正。當如殷以雞鳴為朔。見大

傳。鄭注見書疏。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者。史記集解引作改正建朔。白虎通三正篇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受之於天。不受之于人。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知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者。宋書禮志引詩推度災云。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二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為正。鄭說本此。以正月上日與月正元日異文者。此言正月。猶是堯之正月。下云月正。明是改月之正。且云元日者。日之始。以別於上日也。

受終于文祖。史遷

說文祖者。堯大祖也。又說受終云。於是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馬融曰。文祖。天也。天為文萬物之祖。

故曰文祖。鄭康成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疏**

史公說文祖為堯大祖者。堯與舜同始祖。故受終于其廟。王制疏引禮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

則黃帝為堯四世祖。此太祖不知何人。舜祖黃帝。則亦同太祖矣。馬注見釋文。以文祖為天者。荀子禮論云。王者天太祖。堯之祖黃帝。亦必以配天。馬說與史公合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文祖五府之大名者。史記索隱引尙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世室。毀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史記正義云。文祖者。赤帝赤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五府之帝。唐時蓋以黃帝配之。明堂既為五府之總稱。又為南向室之尊名也。離火文明。故云文祖。鄭說與史公馬氏俱同義。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史遷說北斗七星。所謂璇璣

玉衡。以齊七政。又說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大傳說。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機。是故璇機謂之北極。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

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又云七政布位。日月時之主。五星時之紀。日月有薄食。五星有錯聚。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故謂之爲政。馬融曰。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衡。其中橫筭。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伐水。謂辰星也。第五曰煞土。謂填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七政也。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審重已之事也。鄭康成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動運爲機。持正爲衡。皆以玉爲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璿璣一作璇。

機。

在者釋詁云。察也。史公說見天官書。又見律書。以北斗七星爲旋璣玉衡者。當本孔安國說。蕭吉五行大義。引尙書說云。璇斗魁四星。玉衡拘橫三星。合七齊。四時五威。五威者五行也。五威在人爲五命。七星在人爲七端。北斗居天之中。當昆命

之上。運轉所背。隨二十四氣。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又州國分野年命。莫不政之。故爲七政。此同史公說也。漢書律歷志云。衡平也。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此專以玉衡爲北斗也。劉昭注續漢天文志。引星經云。璇璣謂北極星也。玉衡謂斗九星也。別以玉衡專屬北斗。而璇璣用大傳之說。見下疏。說苑辨物篇。引此經說之云。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說苑亦以璿璣爲北辰。以其魁杓之所指上。疑脫玉衡謂斗九星也。一句。此古文以北斗爲

玉衡之說也。魏志魏王上書曰。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岳。上觀璿璣。蜀志先主傳。議郎陽泉侯劉豹等上言。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又管寧傳。王基薦寧曰。上正璇璣。協和皇極。是漢魏人多不以璿璣爲渾儀也。以七政爲卽天地二十八宿者。淮南天文訓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是爲東方七宿。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是爲北方七宿。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是爲西方七宿。東井三十三。與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是爲南方七宿。淮南子又云。凡二十八宿也。二十八宿在天。史公云。天地者。兼分野言之。亦見天文訓云。十母十二子者。母爲干。子爲支。天文訓云。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故曰。距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卯。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辰。則清明。故曰。春分。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申。則立秋。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此以十母十二子配二十四氣也。大傳云。璇璣謂之北極者。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公羊疏引孫炎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史記索隱引春秋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案其說。則是太一及後句四星是也。此蓋夏侯歐陽之說。故與史公又殊也。以七政爲四時天地人者。名之爲政。故以人道言之。又云。七政布位。以爲日月五星者。引見玉海天文書。此或歐陽之說。又與夏侯不同。五行大義。引尙書考靈燿七政篇曰。日月者。時之主也。五星者。時之紀也。下引經文與大傳說同。馬注見書疏。及史記索隱。以璿爲美玉。璿爲渾天儀。衡爲橫簡者。簡。書疏引作簫。說本書。初學記引尙書考靈燿云。觀玉儀之旋。昏明主時。鄭注云。以玉爲渾儀。故曰。玉儀。晉書天文志引春秋文耀鉤云。唐堯卽位。羲和立渾儀。隋書天文志引晉劉智云。或問曰。顓頊造渾儀。黃帝爲蓋天。此皆同。馬鄭說也。璿爲美玉者。說文云。璿。赤玉也。衡爲橫簡者。史記正義引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並懸璣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璣徑八尺。圓周二尺五寸而強也。云北斗七星各有所主者。開元占經六十七。引詩含神霧云。七政者。斗上一星。天位。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引石氏曰。北斗第一星主日。第二星主月。第三星主熒惑。第四星

主辰星。第五星主墳星。第六星主歲星。第七星主太白。馬氏所本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宋書天文志。以璿璣玉衡爲渾天儀。亦本緯書。璿璣或作璇璣者。大傳文云。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者。漢書司馬相如傳封禪書云。舜在假典。願省厥遺。注師古曰。在。察也。假。天也。典。則也。言舜察璇璣玉衡。恐已政化有所遺失。不合天心。是鄭所本也。

### 肆類于上帝

類

史遷肆作遂。今尙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

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尙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馬融曰。上帝太乙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鄭康成曰。禮祭上帝於圜丘。肆一作禋。

### 類一作禋

疏

史公肆作遂者。周禮鐘師職。杜子春引呂叔玉國語注云。肆。遂也。釋詁云。肆。故也。鄭注儀禮云。遂。因也。其義亦相近。今尙書歐陽說。見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七引五經異義。古尙書說。見御覽五百二十五王制疏引許氏謹案。周

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尙書說。鄭氏無駁。案非時祭天謂之類者有二。攝位其一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詩文王云。是類是禋。釋天云。師祭也。其二也。馬注見釋文。以上帝爲太乙神者。卽天官書所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禮祭上帝於圜丘者。鄭注禮經。所言周祀天之禮。夏正祀五帝于南郊。冬至祀天子于圜丘。此言圜丘者。所祭卽天皇帝。北極耀魄寶。與馬義合也。遂作禋者。說文引此經文。類作禋者。說文云。禋。以事類祭天也。俱孔壁古文。

### 禋于六

宗。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

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尙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馬融曰。禋。精

意以享也。六宗，天地四時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宗也。鄭康成曰：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於陽也。六宗，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

師畢也。禋，一作煙。

**說文**：禋者，說文云，繫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為禋。今尙書歐陽夏侯說見周禮大宗伯疏，引異義云：上不及天下，不及地云云者，禮記祭法疏引，作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漢書郊祀志引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

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此蓋伏生所傳最古之說也。古尙書說亦見大宗伯疏，方音天宗而及地宗，故鄭駁之。此蓋衛賈孔壁古文之說，故劉昭注後漢志引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河宗、海宗也。儀禮通解續因事之祭，引大傳鄭注云：馬氏以為六宗謂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與釋文引馬注天地四時不同。疑釋文及書疏以大傳為馬注。月令孟冬之月，天子祈來年于天宗。注云：凡屬天子之神，日月星辰皆為天宗也。案此注疑許氏慎說與高誘注呂氏春秋不同。馬注見釋文及書疏，大傳云：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煙于六宗。此之謂也。呂氏春秋十月紀：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高誘注云：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亦同大傳。鄭注見書疏。周禮大宗伯疏引異義：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故祭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尙書同。元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此則許氏從古尙書說，鄭氏駁之。禮大傳作煙，今文

尙書字。鄭注云。煙祭也。字當爲禋。魏公卿上尊號奏曰。煙于六宗。案六宗。史公無說。不知孔安國說。與今文說同否。今文說最古。而近理。月令祈年于天宗。當祈其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六宗爲上下四方之宗。亦不得如許氏所駁。宗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鄭氏據周禮定之。未知唐虞之制同否。要勝于古。尙書說。漢書郊祀志注。孟康曰。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說云。乾坤六子。又一說。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秦山河海。或曰。天地間游神也。其劉歆等以易震巽六子之卦爲六宗。王肅依僞家語。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僞傳從之。自節無取。

**之屬**

望于山川。江氏聲云。穀梁僖卅一年。范寧注。引鄭氏曰。望者。祭山川之名。未知是尙書注否。公羊僖卅一年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秦山河海。史記正義云。山川五嶽四瀆也。史公徧爲辯者。儀禮及禮記。徧多作辯。鄭注鄉飲酒禮

及燕禮云。今文辯皆作徧。是辯爲古字。集解引徐廣云。辯音班者。揚雄太常箴。及後漢祭祀志。引光武封泰山刻石。皆作班于羣神。漢樊毅修華岳廟碑作辯。是班爲今文也。鄭注見詩時邁疏。及般正義云。丘陵墳衍者。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上言山川。則此羣神當爲丘陵墳衍。鄭亦據周禮推之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

**后**

史遷輯作揖。說既月乃日。爲擇吉日。大傳說。故圭冒者。天子所以與諸侯爲瑞也。諸侯執所

受圭以朝天子。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紉以爵。六年。圭不復少。紉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馬融曰。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

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

**疏**

史公輯爲揖者。漢書郊祀志亦作揖。五瑞。輯與揖通。釋詁云。輯合也。既月乃日。爲擇吉日者。曲禮云。先聖王所以使民信時

日注云日所卜筮之吉日也。覲者釋詁云見也。大傳見太平御覽五及禮書五十二云圭冒者大傳又云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說文云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瑁冠古文作瑁經文不言瑁大傳補其義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揖斂也者鄭注權弓云輯斂也云五瑞者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五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云班之者釋言云班賦也書疏引孫炎曰謂布與也馬氏以堯使宰牧斂瑞偽傳以為舜斂者誤也

歲二月東巡

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史遷肆作遂覲作見后作君長馬融曰舜受終

後五年之二月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鄭康成曰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

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者考績燎也望秩於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

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柴一作柴或作禘史公肆為遂者見上疏覲為見后為君釋

詁文馬注見史記集解及釋文知為受終後五年者據下經文五載一巡守而言云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燔之者周禮大宗伯禋祀實柴槩燎注云槩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也鄭注見公羊隱八年傳疏云歲二月為正歲建卯之月者堯正建丑則建卯是三月經于二月上特加歲文明其為正歲之二月故云建卯之月白虎通巡守篇云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劉昭注祭祀志引范寧曰二月建卯故以東巡守也案建卯謂斗柄昏指正東方云巡守者行視所守者公羊隱八年傳注云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緇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為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云岱宗東嶽名者爾雅釋山云河東岱又云泰山為東嶽白虎通巡狩篇云嶽之為言搆也搆功德也東方為岱宗何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云考績燎者禮器注引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後漢書張純傳純奏曰歲二月東

巡狩。至於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云五嶽視三公。云云者。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大傳文略。同。云秩次者。說文有鬻。云爵之次弟也。柴。說文作柴。云燒柴焚燎以祭天神。引此經作柴。云古文作禋。則孔壁古文有作禋者。

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史遷協作合。馬融曰。律法也。鄭康成曰。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

備有失誤。其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巡狩而合正之。同陰律。呂陽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

也。稱上曰衡。協一作叶。

說

史公協為合者。經文協和萬邦。史記作合和萬國。漢書五行志注。應劭云。叶合也。說文云。叶叶即協古字。馬注見釋文云。律法也。釋詁文。鄭注見史記集解及通典吉禮。巡守又見釋文。史記集解

文選六代論注云。月數謂閏月正四時日名。謂甲乙之類也。云備有失誤者。失閏則四時乖誤。云同陰律。呂陽律者。史記集解引作同音律。蓋有脫字。此據釋文。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又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之律。以銅為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注云。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銅為之。是律為陽。同為陰也。漢書律歷志云。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是六同。又名六呂。故云同陰律。呂陽律。云度丈尺者。律歷志云。度者。分寸丈尺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云量斗斛者。律歷志云。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侖。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契。十侖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云衡斤兩者。律歷志云。衡權者。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付為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漢志前又云。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協。白虎通巡狩篇。及漢永和二年詔。引經皆作叶。

修五禮五玉

大傳五玉作五

樂。說為樂正定樂名。并論八音四會。又說箴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二帛

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圖史遷贊作爲摯二字馬融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三帛三孤所執也摯

二生羔雁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五器上五玉鄭康成曰五禮公侯子男朝聘之禮矣五玉瑞節

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

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纁也二生一死贊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

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

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贊之言至所以自致也贊一作藝圖

史公贊作爲摯者贊俗字後人所改當爲摯大傳五玉作五樂見虞

夏傳云樂正定樂名云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舞佺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督陽儀伯之樂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謏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察傲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荅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陽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鄭注云此上下有脫辭其說未聞大傳又說見虞夏傳云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篋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漢書郊祀志五玉亦作五樂是今文有五樂在五禮之下或卽五玉之異文二生者古以鹿一死者雉也白虎通文質篇云臣見君所以有贊何贊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惻愷也公侯以玉爲贊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之德全廂以羔者取其羣不羸大夫以鴈爲贊者取其飛成行列士以雉爲贊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讎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又

云。卿大夫贊。古以麋鹿。今以羔雁。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顧右贊。執鼈。明古以麋鹿。今以羔也。據此知唐虞時。二生是麋鹿。非羔雁也。云左顧右贊。執鼈。今儀禮作左頭如驪。馬注見史記集解。以五禮爲吉凶軍賓嘉者。據周禮大宗伯以說之也。云三帛三孤所執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周官則備矣。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六卿三孤爲九卿。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然則天子之孤。卿亦執帛也。漢書王莽傳云。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故云。眡小國之君也。云擊二生羔雁。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者。周禮大宗伯職。以禽作六擊。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侯時而行。雉取其守令而死。不失其節是也。鄭注見公羊隱八年傳疏。及史記正義。以五禮爲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者。因唐虞時未有五禮。蓋五等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云執之曰瑞。陳列曰玉者。以五玉卽五瑞也。云三帛所以薦玉。并言高陽氏之後。用赤繒云云者。曲禮疏引禮舍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宋均注云。其殷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通典五十五。引尙書中侯云。高陽氏尙赤。薦玉以赤繒。高辛氏尙黑。薦玉以黑繒。陶唐氏尙白。薦玉以白繒。堯建丑。其餘諸侯奉堯正朔。故皆用白繒矣。云周禮改爲纁者。典瑞云。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注云。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就成也。一匝爲一就。是周禮改帛用纁也。云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者。釋詁云。如。往也。云授擊之器有五者。二生一死。禽止三種。而器有五。蓋上中下士有三等。器各異飾。并羔雁之器爲五也。云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去器者。儀禮士相見禮云。擊冬用雉。夏用鶡。左頭奉之。下大夫相見以雁。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驪。執之。是不用器也。丁度集韻。如乃個切。若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鄭康成讀。江氏聲以如。鄭讀爲笈。段氏玉裁以下有五器。如不可訓笈。云贊之言。至所以自致者。見白虎通文。質篇。鄭以三帛爲薦玉之帛。五器爲授物之器。馬則無玉者。執帛。五器卽五玉。以此不同。生封禪書作牲。贊亦从女。說文云。贊。至也。一曰虞書雉鬻。蓋孔壁古文。

卒乃復。馬融曰。五器上五玉。

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也。鄭康成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

文祖矣。

**疏** 馬注見史記集解云三帛已下不還者謂三帛及禽擊云終則還之以經文卒為終復為還玉也釋詁云卒終也鄭注見公羊隱八年傳疏云卒已者釋詁文復者釋言云返也返即歸也鄭以卒乃復為巡守還歸也

五月

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疏** 史遷說南嶽衡山也。大傳說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

也。

**疏** 史公說見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用之或孔安國說地理志長沙國湘南縣衡山在東南今在湖南衡州府西大傳說見白虎通巡狩篇云南方為霍山何霍之為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霍山為南嶽在廬江潑

縣西南案潑今安徽潛山縣論衡書虛篇云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以為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此以霍山為南嶽皆今文說爾雅釋山說五嶽云江南衡用孔安國古文說也又云霍山為南嶽用今文說也郭璞注云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議緯皆以霍山為南嶽故移其神於此案緯書皆本今文漢武案古圖書復南嶽之舊非以霍山為南嶽始自漢武也通典引三禮義宗云唐虞以衡山為南岳周氏以霍山為南嶽蓋傳寫互誤非崔靈恩之失也周禮以衡山為南嶽唐虞五嶽即是霍山也竊疑經文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則舜都平陽日行五十里計一月可至霍山若至衡山遼遠且又踰江不便以觀南方諸侯故歐陽夏侯等說為霍山蓋本之伏生是以大傳又有中祀霍山及奠南方霍山之文也但安徽霍邱縣自有霍山而水經所說以潑山縣天柱山當之未知孰是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疏** 史遷說為西嶽華山也。

**疏** 此又五年

之八月也。下放此。史公說見封禪書云華山者釋山云河南華又云華山為西嶽今在陝西華陰縣南白虎通巡狩篇云華之言獲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獲也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

西禮。如西禮。史遷作皆如初。上文至於西岳下無初字。馬融鄭康成皆作如初。鄭康成曰五月不

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

**疏**

史公如西禮作皆如初者兼上至于西岳言之無上如初二字馬作如初者見釋文至于北岳如西禮下注云

姚方輿本同。馬本作如初。鄭注見公羊隱八年傳疏。云八月十一月皆言初。則鄭與馬本同。朔者釋訓云。北方也。釋山云。河  
北恒。又云。恒山爲北嶽。今在直隸曲陽縣西北。白虎通巡狩篇云。北方爲恒山者。何。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歸格

于藝祖。祖。藝祖一作祖。禰用特。祖。史遷格作至。藝祖作祖。禰廟。特作用特牛禮。馬融曰。藝。禰也。

鄭康成曰。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每歸用特者。明祭一岳卽歸也。如尙書王制之文。所以不一岳之後

而云歸者。因明四岳禮同。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守之後。乃始云歸耳。疏。史公格作至者。釋詁文。藝祖爲祖。禰  
廟者。白虎通巡守篇云。王者出必告

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尙書曰。歸假于祖。禰。又三軍篇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尙書曰。歸  
假于藝祖。通典引云。獨言禰者。辭特先從禰。後至祖。案經文藝在祖先。藝卽禰也。藝與禰聲相近。故史公與班氏同義也。白虎通巡守  
篇。作祖。禰。疑今古文之異。以特爲特牛者。鄭注王制云。特。特牛也。馬注見釋文。云。藝。禰者。古無禰字。說文繫傳云。禰。秋。畋也。玉篇。禰與  
禰同。秋。田祭也。則知禰卽禰俗字。蓋借爲呢也。鄭注見詩我將疏。及通典巡守云。藝祖文祖者。藝文同義。云。猶周之明堂者。孝經云。宗  
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三引周書明堂云。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  
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太廟。左爲左介。  
右爲右介。藝文類聚三十八引云。禰高三尺。門方十六尺。初學記十三引。中央曰太廟。亦曰太室。白虎通辟雍篇云。明堂上圓下方。八  
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  
十二闔。法七十二風。應邵注漢書帝紀云。有虞曰總章。是有虞明堂。與周同制。但異其名也。云。明祭一嶽卽歸者。五帝巡守。一嶽卽歸。  
又五年再巡。一嶽也。云。尙書王制之文。不一岳之後。而言歸者。王制亦有五月南巡守。至十有一月北巡守之文。亦以歸格于祖。禰之  
文在後。故云終巡守  
之後。乃始云歸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祖。史遷載作歲。馬融曰。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康成

曰四朝四年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是也。

**疏**

史公載為歲者，經文本或作歲，後人泥唐虞曰載之說，改之。白虎巡狩篇云：「所以不歲巡狩，何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疏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馬注見釋文，以四面朝于方岳之下者，言諸侯因天子巡守，四面來見于方

岳之下，不復來朝京師也。鄭注見釋文，史記集解及王制疏云：「四年朝京師者，詩韓奕疏引說周禮，賈逵以為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觀秋，或宗夏，或過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王制諸侯酌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公羊桓元年傳注云：「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引此經文疏。」又引虞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魯語曹翬曰：「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也。」注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此與鄭義同也。」鄭以上經文有肆覲之事，故云巡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云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者，謂四方諸侯分為四部，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朝春，明年南方朝夏，又明年西方朝秋，又明年北方朝冬，又明年則天子巡守矣。歲徧者，言凡四歲而徧，非一歲也。」

**庸**

史遷敷奏作徧告，敷一作傳。

**疏**

史公敷為徧者，詩傳云：「敷猶徧也。」奏為告者，書大傳注云：「奏猶白，白之義。」與告相近，言使諸侯徧以治術奏告也。漢書宣帝紀云：「傳奏其言，考試功能。」注應邵云：「傳

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說文云：「試用也。」虞書曰：「明試以功，白虎通考績篇云：「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朱戶，納陸虎賁，鈇鉞，弓矢，短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肇十

有二州

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

為營州，於是為十二州也。鄭康成曰：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為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為并州，燕以

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爲十二州也。封十有二山。濬川。史遷無封十有二山。濬作決。大傳

說。惟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鄭康成曰。更爲之定界。濬水

害也。

**疏** 史公濬作決者。說文云。濬。深通川也。或作濬。古文作濬。周語云。爲川者決之使導。經文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大傳虞傳以爲巡守時事。二句互相前後。肇作兆。蓋今文說也。鄭注大傳。不與注此經同。云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

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有二州之分星也。壇。沈封兆。皆因所宜爲之。云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者。周禮職方氏。九州皆有山鎮。揚州會稽。荊州衡山。豫州華山。青州沂山。兗州岱山。雍州嶽山。幽州醫無閭。冀州霍山。并州昭餘那。凡九山。唐虞十有二州。則山鎮當十有二。無文可知。云兆域者。說文作兆。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詩商頌云。肇城彼四海。鄭箋云。肇當作兆。則此肇亦當爲兆也。云爲營域以祭。十有二州之分星者。淮南天文訓星部地名云。角亢鄭氏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昂畢魏贅鶴參趙東井與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又鄭注周禮。引堪輿十二次星紀。屬吳越等星經。以五星主九州。又有斗九星主九州。卽此所謂分星也。鄭蓋兼用今文說。而未以之注經。經文作肇者。釋詁云。始也。漢書谷永傳。永奏曰。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言肇者。自此始分之。馬注見史記集解。云舜分十二州。不云堯者。堯時分絕。爲十二州。如鄭云。舜更爲之定界也。云禹置九州者。禹貢之九州。冀。青。徐。揚。荆。豫。梁。雍也。爾雅則有幽。營。無青。梁。諸儒以爲殷制。周禮則有幽。并。無徐。梁。此三代之制各不同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爾雅釋地釋文。與馬義略同。鄭注大傳。用今文說。注此經。殆用衛賈孔壁古文之說。故與馬同也。

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

**疏** 象者。畫象。典者。釋詁云。常也。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詔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周禮司圜疏。引學辨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蒙赭衣。雜履。中罪赭衣。雜履。下罪雜履。而已。荀子正義篇云。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漢書刑法志云。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是明唐虞無肉刑。鄭注周禮司圜云。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知鄭氏亦信象刑之說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以典爲常。故云

象以典刑。馬融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

皋陶制五常之刑。實則此時皋陶未制刑也。疑是皋陶謨方施象刑之注。裴氏誤附于此。云五常之刑。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注鄭司農云。任。謂朋友。是此八刑之五。因五常而設。疑卽馬義也。白虎通五刑篇云。五刑者。五常之鞭策也。云但有其象無其人者。言無犯之。惟有畫衣冠之象耳。

流宥五刑。馬融曰。流放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老。三曰蠢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鄭康成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朴贖刑。此之謂

九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

**疏**

五刑者。少昊時九黎之君苗民所作。呂刑謂之五虐之刑。劓剕椽黥等是也。堯時則不純。楊倞注引慎子。其詞未全。太平御覽六百四十五引慎子云。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非履當剕。以艾釋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肢體。鑿人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當世用刑。而民不從。此象刑之大略。慎子及文選漢武賢良策。注引墨子亦言之。晉書刑法志云。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知禁。則書所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也。然則犯黔者。梟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贖者。墨其體。犯官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弃之。此唐已前經說也。馬注見史記集解釋文引宥寬也。作三宥也。云流放者。鄭注王制同。宥寬。詩傳文。云。三宥。一曰幼少。云云者。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馬氏所云以三赦爲三宥。亦見司

刺職。廣雅釋言云。宥。赦也。是可通。云墨劓剕宮大辟者。周禮司刑注引書傳云。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男女不以義處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畔賊劫略。弄攘矯虔者。其刑死。此則五刑之條目。亦飾其象以待犯者而已。又以流放及三宥之法宥之。故大傳又稱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也。知此五刑爲畫象者。經文列于鞭朴之前。見其輕于傷體膚也。鄭注見周禮司刑疏。鄭說九刑以流宥爲一。與鞭朴贖刑而四。則五刑爲九。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云。在九刑不忘是也。案昭六年傳反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不應以說唐虞象刑之制。鄭氏失之。

鞭作官刑。

**注**

馬融曰。爲辨治官事者爲刑。

**疏** 馬注見史記集解云爲辨治官事者爲刑者魯語云薄刑用鞭朴注鞭官刑案庶人在官有祿者過則加之鞭笞也 **朴作教刑** 鄭康成曰朴檟楚也朴爲教官爲刑

**者** **疏** 鄭注見史記集解云朴檟楚者學記云檟楚二物收其威也注云檟檟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朴撻犯禮者案犯禮是不率教故云爲教官爲刑也 **金作贖刑** 馬融曰金黃金也意

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 **疏** 金以贖罪古用銅赤金也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案金可用以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是金可鑄兵非黃金矣馬注見史記集解云黃金者本漢法說經也書疏引鄭氏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鎰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云意善功惡者功謂事也如過失殺人之類然贖罪則死刑亦可贖固不止如馬所說

**皆災肆赦** **疏** 史遷災作裁肆作過鄭康成曰皆災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 **疏** 皆災者春秋左氏莊廿五年傳云非日月之眚不鼓注皆猶災也是日月之食謂之眚乾象通鑑七引尚書緯曰當赦不赦月爲之食是今文有說此皆災爲月食者開元占經引石氏曰若月行疾則君刑

緩行遲則君刑急故人君月有變則省刑書曰皆災肆赦穀梁莊二十二年經肆大眚傳云肆失也皆災也注云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皆災肆赦經稱肆大眚皆放赦罪人如其說則肆當讀如肆大眚之肆釋文本作佚謂縱佚之也又杜氏注左傳云肆緩也緩即寬宥之意漢魏諸儒堅持赦非善政之說并此經義刪落之然經之言赦不一而足平法之代自可不赦若遇淫刑之時賴有赦以補救天災人怨未可執偏見也史公災爲裁者說文云裁繒文作災肆作過者古文異字鄭注見史記集解以皆災爲作患害者康誥云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皆災時乃不可殺鄭用此義以皆爲患災爲害也云過失雖有害則赦之鄭本肆亦作過故隨文解之也

**怙終賊刑** **疏** 鄭康成曰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終一作衆 **疏** 怙者釋言云恃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以終爲終身賊爲殘賊周禮大司寇疏引孝經援神契五刑章云刑者側也過出罪施者下側爲著也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是以尚書

尚書今古文注疏 一 卷一 堯典第一下 虞夏書一 四十一

云。魯災肆赦。怙終賊刑。案賊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殺也。經云。怙終賊刑。言有所恃而終不改過者。如賊殺人之刑。不赦之也。鄭以賊字屬怙終解。疑非。此有虞氏之施刑。雖不赦。亦衣之畫象而已。終。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衆。則言恃衆作亂也。

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

史遷說。恤作靜。恤一作謚。

再言欽哉者。敬之又敬。恤者。鄭注周禮云。謂災危相憂。孫炎注釋詁云。救之憂也。漢書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

魯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是古文作恤也。史公恤為靜者。詩周頌云。假以溢我。春秋傳引作何以恤我。釋詁云。溢。慎也。又詩閟宮云。閟宮有恤。傳云。恤。靜也。故恤亦靜也。恤作謚者。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今文作謚。爾雅曰。謚。靜也。釋詁作謚。

流共

工于幽洲。

史遷洲作陵。云以變北狄。馬融曰。北裔也。洲一作州。一作都。

史公云以變北狄。集解引徐曰。變一作變。蓋放流之

欲其變和。北狄之風俗。不為困苦其身也。何休注公羊云。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也。馬注見史記集解。洲。俗字。孟子作州。史記正義曰。尙書及大戴禮皆作幽州。莊子在宥篇作幽都。釋文云。尙書作幽州。則此洲後人所改。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壘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

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放驩兜于崇山。

史遷云。以變南蠻。馬融曰。南裔也。

馬注見史記集解。太平御覽四十九引盛宏之。荆州

記曰。書云。放驩兜于崇山。崇山在遼陽縣南七十五里。

竄三苗于三危。

史遷竄作遷。云以變西戎。馬融曰。西裔也。三苗國名也。

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蓋饗饗也。竄一作窳。

史公竄為遷者。竄遷聲相近。故亦為遷。周語云。自竄於戎狄之間。馬注見史記集解及釋文。云縉雲氏之後者。高誘注淮南修務訓云。三苗。蓋謂帝

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饗饗。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一名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此與馬鄭說獨以縉雲氏之後為三苗者異。未知其審。後漢書西羌傳云。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是也。注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曰三危也。案章懷注與漢書本文不相應。河關之西。即鄭注所云三危。在岷山之西南。非沙州之三危也。竄一作窳者。說文云。塞也。讀若虞書曰。窳三苗于三危。孟子又作殺者。鑿字之省。

殛鯀于羽山。

史遷

云以變東夷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

**釋** 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殛誅者釋言文說文誅作殊蓋誤字誅者實遣之非殺也漢書鮑宣傳云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是殛即放也祭法疏引鄭志

荅趙商云。縣非誅死。縣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與之。若以為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縣則殛死。禹乃嗣與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慙德。為說父不肖其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案舜之殛縣。方將使之變和東夷。必非置之死地。箕子云。殛死。亦謂殛之遠方。而至死不反。故楚辭天問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言久遏絕之。不施舍也。不必謂滿武王之意而言。云羽山東裔者。地理志東海。祝其禹貢。羽山在南。縣所殛山。在今山東鄒城縣東北七十里。江

南贛榆縣界

**四罪而天下咸服**

**釋** 史遷罪作臯。鄭康成曰。左傳。帝鴻氏不才子。謂之渾敦。少嗥氏不才

子。謂之窮奇。顓頊氏不才子。謂之檮杌。緡雲氏不才子。謂之饕餮。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為渾敦也。共工為窮奇也。鯀為檮杌也。而三苗為饕餮。可知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為堯臣。不

忍刑之

**釋**

史公罪為臯者。說文云。臯。犯法也。秦以臯似皇字。改為罪。鄭注見書疏云。鄭氏具引左傳之文。鄭以驩兜為渾敦云云。者。春秋左氏文十八年疏云。堯典。帝言共工之行。云靖言庸違。傳說窮奇之惡。云靖譖庸回。二文正同。知窮奇是共工

也。堯典帝求賢人。驩兜舉共工。應帝是與共工相比。傳說渾敦之惡。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堯典帝言鯀行云。弗敢方命圯族。傳說檮杌之罪云。告頑舍歸。傲很明德。即是弗戾圯族之狀。且鯀是顓頊之後。知檮杌是鯀也。尚書無三苗罪狀。既甄去三凶。自然饕餮是三苗矣。先儒盡然。蓋無異說是與鄭義同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

**音**

史遷說為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

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帝。一作放勛。遏。一作闕。

二十唐石經作廿字。帝當爲放勛二字。或梅氏作。僞傳既

不以放勛爲堯名。則并改此文爲帝。孟子引堯典作放勛。春秋繁露煖煖孰多。第五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五經通義。皆作放勛。說文。殂往死也。虞書曰。勛乃殂。漢書王莽傳引書曰。遏密之義。注師古曰。虞書放勛乃殂云云。是唐已前本尙有作放勛者。則知放勛作帝字。自孔氏穎達正義本用之也。徂落者。釋詁云。死也。百姓羣臣也。江氏聲云。四海乃謂民間。則百姓自是羣臣矣。喪者。白虎通崩堯篇云。不直言死稱喪者。孝子之心不忍言也。釋親云。父爲考。母爲妣。三載當爲三年。孟子春秋繁露等。皆引作年。僞孔因爾雅唐虞曰。載之文改之也。遏者。釋詁云。止也。密者。釋詁云。靜也。春秋繁露遏作闕。八音者。白虎通禮樂篇云。樂記曰。土曰埴。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案埴作于。周時唐虞八音。蓋鼓。兼皮土二音。周禮。簡章。掌土鼓。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又周語單穆公言八音以瓦易土。知白虎通所說八音。非古也。史公云。堯立七十年得舜者。據經。朕在位七十年。載之文云。二十年而老。又八年而崩。故集解引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也。史記正義引皇甫謐云。堯卽位九十八年。通舜攝二十八年也。凡年百一十七歲。案皇甫謐之言。不足爲據。堯本紀集解。又引謐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卽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僞傳云。堯年十六卽位。皆造言也。論衡氣壽篇云。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百有餘歲矣。案漢人不知堯之年歲。至晉何由知之。皇甫謐不足信明甚。以考妣爲父母者。曲禮云。生曰父。死曰考。曰妣是也。史記集解引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今山東濮州有堯冢。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史遷格作至。

月正者。舜改建子之月爲正也。元者。釋詁云。始也。說見上。正月上日。鄭注云。文祖者。明堂祭法云。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注云。祭五

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平御覽五百卅三引孝經授神契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案此知舜畢堯喪。至于文祖。是宗祀堯于明堂。以赤帝配也。史記正義云。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史公格爲至者。釋詁文。江氏聲云。下文命官授職。是明堂之事。

詢于四岳。闕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史遷詢作謀。闕作

辟。又說為明通四方耳目。鄭康成曰：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

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云：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史公詢為謀。

者。釋詁文：以明目達聰為明通耳目。四為四方者，亦謂明堂之四門也。明堂宮垣有四門，闢之所以明通視聽。鄭注見詩緇衣疏。

咨十有二牧。史遷咨作命。

十二牧者，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

之國曰牧。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也。自虎通封公侯篇云：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唐虞謂之牧者，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

漢書薛宣朱博傳：何武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

曰食哉。

食者，方言云：勸也。廣雅釋詁同。爾雅釋詁云：食，僞也。案僞，即為也。言勸使有為。魏志華陀傳云：陀恃能厭食，事言厭。

為事也。惟時柔遠，能邇。鄭曰：能恣也。

時者，釋詁云：是也。柔遠能邇，說苑君道篇云：十二牧方之人，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釋詁云：柔，安也。邇，近也。

也能讀當為而而如也。言安遠國如其近者。漢督郵班碑：作柔遠而邇，而如通字。說苑以親訓能。趙岐注：孟子親愛也。漢書注師古曰：能，善也。義相近。鄭注見詩民勞。釋文云：恣者，民勞詩柔遠能邇箋云：能猶側也。安遠方之國，順側其近者，側即如字。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恣從也。則此恣當謂順從其意。

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史遷說為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

史公說為

論帝德者已下，皆述堯之德，信賢遠佞，不以為己之美事也。云行厚德者，惇厚。釋詁文：允者，釋詁云：信也。元者，文言云：善之長也。史公以難為遠，任為佞者，釋詁云：阻難也。阻有遠意。又云：任，佞也。蠻夷率服，率者，釋詁云：循也。案舜時即位于明堂，四方諸侯及蠻夷皆來朝，與助祭。故史公又云：於是四門闢，言毋凶人也。天子耳目不能周徧四方，故勉十二牧以助聰明，厚德信善，屏遠凶人，則蠻夷循服，皆明堂布政之訓。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

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史遷熙作美載作事宅百揆作居官亮采作相事馬融曰奮明庸

功也鄭康成曰載行也史公熙為美者經文庶績成熙漢書律歷志作衆功皆美載為事者周書謚法解文宅為居者釋言文百揆為官者經文納于百揆史公百揆亦作百官亮為相者釋詁云亮相導也是亮相同義

采為事者釋詁文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奮明者明勉也謂奮勉云庸功釋詁云庸勞也勞即功鄭注見書疏云載行者周語韋昭注亦云案經云奮庸者廣雅釋詁云奮進也言進用經云惠疇者釋言云惠順也易九家注云類也言居官相事順其疇類上言厚德信善拒佞人皆堯之美行故思得賢以繼之也詩魯頌闕宮疏云謂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天官冢宰六卿之長事無不統舜本由百揆進而居攝今即位命官使禹宅百揆欲其由冬官居此職也僉曰伯禹作司空

**史遷作皆曰又作為司空說為可美帝功今尙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

**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為山川鄭康成曰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

**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為共**

**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經稱伯禹者蓋是時禹已襲鯀爵為伯矣史公僉為皆者釋詁文作訓為者釋言文說為可美帝功者蒙上文今尙書夏侯歐陽說見北堂書鈔五十引

五經異義云在天為山川當是在天為星辰在地為山川脫文大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溝瀆雍遏水為民害則貴之司空注云與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又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況於實以徵見著鄭注見周禮疏序云初堯冬官為共工者鄭上文注云共工水官名是即冬官也云堯改命司空以寵異禹者經文司空之名始見于此北堂書鈔五十引尙書刑德放曰益為司馬禹為司徒禹為司空淮南齊俗訓及說苑君

道篇皆云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是也云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者周禮司空主事故共工屬司空若山虞澤虞皆屬司徒鄭以虞與共工並言者以禹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則禹實兼虞而益佐之也案馬氏注前幾典俱以為謚引謚法文則此常有云禹謚也受禪成功曰禹蓋脫文今本謚法亦為後人刪落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史遷俞作然咨作勉馬融曰懋美也史公俞為然者釋言文咨為嗟者釋詁文懋為勉者釋詁云茂勉也懋音近茂馬注見釋文云懋美者詩傳云茂美也

于稷契暨皋陶史遷暨作與鄭康成曰稷棄也初堯天官為稷禹登用之年舉棄為之時天

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暨一作臬稽者說文作譜云下首也鄭注周禮云稽首拜頭至地也讓為

讓假借字說文云推也史公暨為與者釋詁文說文作臬云衆詞與也鄭注見周禮疏序詩生民疏書疏云初堯天官為稷者詩閟宮箋云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疏引尚書刑德放云稷為司馬案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別名記云司徒與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是司馬亦名天官也云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者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疏云尚書契數五教此云舉八元使布五教以此故知契在八元中也

史遷俞作然鄭康成曰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史公俞為然者見前疏鄭注見史記集解帝曰棄黎

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史遷祖作始馬融曰祖始也鄭康成曰阻讀曰俎阻厄也時讀

曰蒔始者洪水時衆民斃于飢汝居稷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阻一作祖黎者釋詁云衆也后者漢書百官表注應劭曰后主也為此稷

官之主也。播者，詩箋云：猶種也。時者是也。史公說祖為始者，集解引徐廣曰：今文尙書作祖，祖始也。馬注見詩釋文。鄭注見詩思文疏。云：阻，厄者。釋詁云：阻，難也。廣雅釋邱云：阻，險也。險難是為厄也。云：時讀為蒔者，說文：蒔，更別種。漢書食貨志：阻作祖。蓋今文字。詩闕宮疏云：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契任五教為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為秩官，即春官也。咎繇為士，即秋官也。垂為共工，即冬官也。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褒述其為稷之功，不言命而為官，明是稷為司馬，為夏官也。案此以周禮說虞官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史遷遜作馴

一重五教二字。馬融曰：五品之教。鄭康成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契一作倕。一作禹。遜一作遜。一作遜。一作訓。  
契，說文作倕。云：高辛氏之子。魏司徒殷之先。又云：禹讀與倕同。古文作。漢書百官表作禹。親者，一切經音義九引倉頡篇云：愛也。遜者，詩箋云：順也。史公遜作馴者，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漢書霍光傳云：五品以順。注師古曰：順，理也。重五教二字。見史記殷本紀。此五帝本紀不重者，蓋古人重字，輒于字下加二。後人誤刪之。後漢書鄧禹傳策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順帝紀：章懷太子賢注及詩商頌譜引書，皆重五教二字。唐石經五教下疊二字，尙可辨。是近本始脫之也。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同。云：五品，父母兄弟子者。鄭語：史伯曰：商契能合和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注云：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遜，說文作遜。順也。引唐書此文。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

姦宄史遷宄作軌鄭康成曰猾夏侵亂中國也強取為寇殺人為賊由內為姦起外為軌皋陶一作咎繇猾一作滑宄一作軌

史公宄作軌者，魯語里革曰：毀則為賊，竊寶者為軌。用軌之財者為姦。注：亂在內為軌，後漢書李固傳注引經亦作軌。是軌為宄借字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周禮司刑疏，以猾為侵亂。夏為中國者，猾，大傳作滑。滑，夫論志氏姓篇亦引作滑。章昭注周語云：滑，亂也。猾，从允，蓋借僮字。後人譌从犬。夏者，說文云：中國之人也。云：強取為寇者，鄭注費誓云：寇，劫取也。義同。云：殺人為賊者，呂氏春秋過理云：沮讞見之，不忍賊。注云：賊，殺也。云：由內為姦，起外為

軌者說文云。究。姦也。外爲盜。內爲究。究古文作姦。晉語。長魚矯曰。亂在內爲軌。在外爲姦。鄭注蓋互誤。引之者舛也。臯陶爲咎繇。見漢書百官志。

**女作士**

馬融曰。獄官之長。鄭康成曰。

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

**疏**

大傳云。蠻夷滑夏。寇賊奸究。則責之司馬。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文。故云馬也。則臯陶爲司馬三公之職。故鄭釋士爲察。不以爲

士師之士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獄官之長。與漢書百官表應劭注同。周禮。士師在小司寇之下。而云獄官之長者。唐虞三公無司寇之名。其刑官名士。卽當周之司寇。故今文以爲司馬主兵。說苑修文篇云。臯陶爲大理。明士非士師也。鄭注見書疏。云士察者。釋詁文。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馬融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

適甸師氏。既伏五刑。當就三處。鄭康成曰。三就。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

**疏**

五刑有服者。服謂畫衣冠。五者見上。三就者。就當讀如纆藉五

就之就。鄭注云。成也。大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犯。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纆。下刑墨。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於禮。所謂五刑之服。有上中下三等。故云三就。法言云。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古說無以五刑爲肉辟者。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見書疏。魯語臧文仲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注次處也。三處。野。朝。市也。案馬鄭注。三就皆用此文。而以市朝爲一。增出甸師氏。蓋以周法言之。不如章注之當也。漢書刑法志說。臯陶謨五刑五用亦同。魯語。太平御覽七百六十四引大傳云。古者中刑用鑽鑿。而脫其全文。是今文有以五刑爲肉辟者。江氏聲云。蠻夷滑夏。寇賊姦究。豈象刑足以威之乎。則五刑自當有甲兵斧鉞矣。至於刀鋸鑽笮。有苗制。是刑唐虞有是象。其時民之重恥。其畏象刑。尤甚于畏肉刑。罕有犯者。然則制固不可廢也。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史遷宅俱作度。馬融曰。謂在八議。君不忍

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二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鄭康成曰。宅讀曰咤。懲

刑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拳三。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

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

**疏** 史公宅俱為度者。王制云。度地以居民。五流者。謂流宥五刑。王制。司徒命鄉簡不

遂。不變。屏之遠方。又云。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帥循也。不循教。謂傲狠不孝。弟者。遠方。九州之外。棘當變。變云。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為其太遠。案王制。殷禮所本古矣。疑可以說此五宅三居。又王制云。公家不畜刑人。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放生也。鄭注引此經。五流有宅。似謂左右鄉。一郊。二遂。三遠方。東西二。為五也。三居者。郊遂遠方也。晉書刑法志云。舜命皋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古。事既參陪。則謂五刑有服。即象以典刑。五流有宅。即流宥五刑。增出三就。三居。故云。參陪前古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在八議者。周禮小司寇職。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賢。之八辟。以周法推虞制。云四裔者。若四罪九州之外者。萬里之外。中國之外者。五千里之外也。鄭注見史記集解。王制疏及書疏。云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者。廣雅釋詁云。懲。愆也。宅。與度通。愆。即度字。俗加心。是宅為懲刈之義。咤。即叱字。云桎一。梏二。拳三者。江氏聲云。為數不符。案周禮掌囚云。上罪桎。中罪桎。下罪桎。王之同族。羣有爵者。桎。鄭言五種。其此之謂與。云若周之夷。蕃鎮者。見周禮職。方氏九服之辨。鄭注大行人職。亦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

惟明克允。

**疏** 史遷作維明能信。馬融曰。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鄭康成曰。此三

官是堯時事。禹舜因讓。述其成功。

**疏**

史公克作能。允作信者。見上疏。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見周禮疏序。云三官者。稷契皋陶也。云堯時事者。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云。舜臣堯。舉八愷。舉八元。則此三

人皆堯時舉用者。

帝曰。疇若予工。

**疏**

史遷疇作誰。若作馴。馬融曰。謂主百工之官也。

言云。若。順也。馬注見史記集解。

僉曰。垂哉。

**疏**

史遷僉作皆。帝曰。僉咨垂汝共工。

**疏**

馬融曰。為司空。共理百工之

事。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共理百工之事者漢書百官表應劭注略同冬官共百工之事禹爲之既升宅百揆此官又當求賢也垂拜稽首讓于爰新暨伯與帝曰俞

往哉汝諧。圖爰一作朱伯與一作柏譽疏爰作朱伯與作柏譽者見漢書古今人表或說諧者借也俞則然其讓矣仍使借往治事帝曰疇若予上

下草木鳥獸。圖史遷若作馴馬融曰上謂原下謂隰草一作少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上謂原下謂隰者公羊昭元年傳云上平日原下平日隰

禹曰益一作蘇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疏史公僉爲皆者釋詁文馬鄭作禹曰見書疏漢書百官表益作朕虞注應劭曰虞掌山澤禽獸官名也羽獵賦云昔者禹任益虞亦以僉

爲禹益作蘇者見漢書百官表說文云豎籀文作蘇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疏朱虎熊羆四臣名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有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古今人表作柏虎仲熊叔豹

季熊熊當爲熊字師古曰帝曰俞往哉汝諧。圖史遷說遂以朱虎熊羆爲佐疏史公說以朱虎熊羆爲佐則知諧字當訓作借審矣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圖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鄭康成曰天事地事人

事之禮也。疏典與敷同說文云敷主也鄭注周禮云典主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是也鄭說見史記集解僉曰伯夷帝

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圖史遷僉作皆俞作嗟咨伯作伯夷鄭康成曰主次秩尊卑疏經文咨伯者白虎通王者

尙書今古文注疏 一 卷一 堯典第一下 虞夏書一 五十一

不臣篇云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尙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此蓋今文說史公則作嗟伯夷是古文有夷字鄭注見史記集解

夙夜惟寅直哉

惟清

史遷寅作敬清作靜潔

夙早寅敬釋詁文史公清作靜潔者說文滌無垢穢也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

欽哉

史遷兪作然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史遷胄作穉馬融曰胄長也教長天下

之子弟鄭康成曰國子也胄一作育

疏

經言胄子者詩崧高疏引說文云胄尤也禮謂適子爲胄子今本說文脫下七字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注引經文云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

學尙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王制又云王太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是胄子爲適子也漢書禮樂志云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云云史公作穉者詩谷風疏引爾雅釋言育稚也今爾雅育作鞠鷓鴣釋文引郭璞音義曰鞠一作毓說文作育子云養子使作善也詩豳風鸛子之閔斯傳云鸛子稚子也是胄子適子爲古文說稗子育子今文說也馬注見釋文以教胄爲教長用今文說鄭注見史記集解以胄子爲國子用古文說也王氏引之云凡未冠者通謂之稗子稗子即育子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周書大子晉解云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亦謂未冠者爲胄子也孔氏穎達誤以爲適長子而史記之教稗子更莫有通其義者矣案此亦今古文說不同王氏合而一之亦非也

直而溫寬而栗

疏

馬融曰正直而色溫和寬大而敬謹戰栗也

疏

直者東方之行

洪範云木曰曲直是也溫者詩傳云和柔貌性行直者勝之以柔寬者西方之行漢書翼奉傳云四方之情喜行寬大栗者聘義云嶽密以栗注堅貌性行寬大者勝之以堅栗溫和爲春生堅栗爲秋成此言仁義所本也馬注見史記集解表記云寬而有辯注云辯別也猶寬猶而也是言寬而有分別詩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則鄭以栗爲分析與辯別義相近也梗直者加以溫和寬厚者加以明辨性以相反者相成也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疏

傲一作

**敖** 虐者高誘注淮南云害也簡者詩傳云大也傲者說文云倨也乾剛坤簡古教學必先治性情法天地四時于虞書為四德皇陶謨為九德洪範為三德此大學之道也傲漢志作敖 **詩言志歌永言**

**史遷志作意永作長馬融曰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歌一作哥永一作詠** 教國子以和平性情乃可與言樂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

心為志發言為詩樂記云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歌一作哥永說文云詠或作咏漢書藝文志作詠引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哥者說文云聲也古文以為詔字禮樂志作歌

咏言聲依咏史公志為意者鄭注檀弓云志意也永為長者釋詁文馬注見史記集解 **聲依永律和聲** 鄭康成曰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

為和也 **聲** 高誘注淮南子時則則云絲竹金石之聲也律者陽聲六為律陰聲六為呂陽統陰故言律以該呂也賈子傳職篇云號呼謂諸音聲不中律燕樂雅訟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說文云蘇調也讀與和同鄭注見史記集解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史遷克作能鄭康成曰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諧**

**一作諧** 音者詩序云聲成文謂之音箋云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鄭注樂記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音不同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以皇陶謨文說神人也祖考為神羣后為人諧說文

作諧云樂和諧也引此經文又云命理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鄭康成曰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

**也率舞言音和也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焉** 於釋文曰如字或音烏而絕句者非也史記正義云於音烏不可從石者說文云擊樂石也拊者說文云搯也周禮太師職云令奏擊拊注鄭司農

云樂或當擊或當拊率者釋詁云循也鄭注見公羊哀十四年傳疏及史記集解云百獸服不氏所養者周禮夏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授之注云服不服之獸者猛獸虎豹熊羆之屬云音聲之道與政通焉樂記文 **帝曰龍朕**

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史遷聖作畏忌行作偽震作振師作衆馬融曰殄絕也絕君子之

行鄭康成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衆臣使之疑惑。 聖者說文引此經文云疾惡也史公云畏忌義相近讒說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云齊說殄

行振驚衆五帝本紀生而徇齊索隱引尙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云齊疾也蓋謂有口辨即讒說也史公行爲偽者偽亦爲也漢

景君碑云殘傷易心殘殄聲相近疑即用此文言其說齊給而行貪殘也震動師衆皆釋詁文史公作振者廣雅釋詁云動也馬注見

吳志注云殄絕者詩傳文鄭注見史記集解云色取仁而行違者論語顏淵篇文讒說是巧言令色也殄行是行違也違者邪也史記正義云言畏惡利口讒說之人兼殄絕姦僞人黨恐其驚動我衆是以殄僞對聖讒說爲文

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史遷納作入允作信鄭康成曰納言如今尙書管王喉舌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

哉惟時亮天功。 史遷咨作嗟欽作敬亮作相功作事馬融曰稷契臯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

述而美之無所復敕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枚四嶽凡二十二人鄭康成曰自咨十有

二枚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所敕命也。 二十唐石經作廿史公欽爲敬者釋詁文亮爲相者釋詁云亮

相道也詩釋文引韓詩云亮彼武王亮相也功爲事者釋詁云

績事也績功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稷契臯陶皆居官久者稷爲后稷契作司徒臯陶作士皆在堯時上文鄭注亦云此三官是堯時

事也鄭注見書疏云鄭以爲二十二人數及斯伯與朱虎熊鰥不數四岳與馬異案此說是鄭亦以朱虎熊鰥爲二臣也云格于文祖

所敕命者謂敕命於明堂盛德  
篇云明堂天法也故云亮天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史遷說為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

史公以三考黜陟為

句者白虎通考黜篇云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又云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漢書李尋傳尋對災異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此皆如史公斷句孔安國古文說也春秋繁露考功名云考績之法考其所績也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白虎通又云尚書曰三考黜陟先削地後黜爵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先削其土地也公羊隱八年疏引書傳云三年一使三公黜陟

**幽明庶績咸熙** **史遷幽明為遠近庶作衆績作功熙**

**作興**

史公幽明為遠近讀與庶績咸熙為句大傳云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

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是以幽明上屬為句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亦以幽明上屬為句今文說也

**分北三苗** **鄭康成曰流四凶者卿**

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諸侯猶為惡乃復分析流之謂分北西裔之

**三苗也北猶別也**

北三苗似非窳三危者韓詩外傳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案其事

見淮南子鹽鐵論說苑諸書堯時三苗已窳三危此有苗不服在楚荊州之地是舜時三苗非堯時所窳也故呂氏春秋召類篇云舜却有苗更易其俗淮南兵略訓云舜伐有苗修務訓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注云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檀弓云舜葬於蒼梧之野鄭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為郡分北者即呂氏春秋所為却也說文云分也从重八鄭注見史記集解書疏及吳志注云卿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者孟子萬章篇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

伯則癯爲伯子大夫爲男是降其位也云分析流之書疏引析作北當從史記集解作析攬弓疏引張逸荅焦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江氏聲云蓋三苗爲西裔諸侯其君一人其族類當復不少其在西裔猶相聚爲惡故復分析流之分析即分別也故云北猶別也北蓋重八之八段君玉裁云說文云公从八八猶背也古北背通用章昭注吳語云北古之背字許君云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又云八猶背也是北亦可訓背不必分字

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

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史遷說爲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

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

鄭康成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

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

史公云年三十堯舉之此生三十而徵用也年五十攝行天子事此徵庸二十而在位也年五十八堯崩此所謂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也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此三年

過密之後乃踐帝位也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此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大戴禮五帝德云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論衡氣壽篇云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及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云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段君玉裁云論衡舜徵三十歲在位及徵用三十兩三十字誤當作二十史記集解徐廣引皇甫謐云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崩太平御覽八十一引帝王世紀曰舜年八十卽真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此甲子不足信僞傳云舜壽百一十二歲增多一十二歲與史記論衡不同誤計之也陟方者史公說爲巡守案巡狩至五岳而止此至蒼梧者蓋此行分北三苗且行九歲之大考也高誘注淮南云書曰舜陟方乃死舜死蒼梧葬於九疑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史記集解引皇覽云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案馮乘在今廣西賀縣北一

百廿里。地理志零陵郡營道。九疑山在南。營道縣在今湖南道州西。九疑山在寧遠縣南六十里。

### 卷二

## 臯陶謨第二上 虞夏書二

**史遷說帝舜朝禹伯夷臯陶相與語帝前。臯陶述其謀。**

**疏**

臯陶。顏師古注漢書。李賢注後漢書。李善注文選。俱引作咎繇。是唐以前本。知此臯陶字。後人所改。

謨者。釋詁云。謀也。說文云。議謀也。古文作暮。梅氏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已下。為益稷。據書疏云。馬鄭王合此篇於臯陶謨。謂其別有稷稷之篇。又云。益稷合於臯陶謨。伏生合之。是今文古文皆為一篇。後漢與服志。永初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即謂日月星辰至締繡之文。是今益稷本。為臯陶謨之證。詩譜疏引臯陶謨。弼成五服。至於五千。不云益稷者。依馬鄭本也。今仍為一篇。此夏書題虞夏書者。書疏云。馬融鄭元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史公云。禹伯夷。臯陶相與語帝前。經文無伯夷者。大戴禮誥志篇。子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以解幽明庶績成熙。是伯夷為虞史官。史遷以臯陶方祗厥敘。及夔曰。重擊鳴球。至庶尹允諧。為史臣敘事之文。則即伯夷所述語也。

**曰若稽古。**

**疏**

白虎通聖人篇云。何以言臯陶聖人也。以自篇曰若稽古。稽古者。泰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本經云。予欲觀古人之象。作稽古不稱聖人。堯之同天。以帝號稱之。臯陶聖臣。稽古不必同天。召諧言稽我古人之德。下云稽謀。

自天。周書武穆解云。曰若稽古。曰昭天之道。熙帝之載。上云稽古。下又云昭天。知單言稽古。非即同天也。詩譜疏引摛雅武云。曰若稽古。周公旦。周公以有聖德。亦云稽古。故班氏知臯陶亦聖人也。

臯陶曰。鄭康成以

臯陶下屬為句。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疏**

史遷作信其道德。謀明輔和。

**疏**

鄭注見書疏。史公舉陶曰。為臯陶述其謀。曰。是與鄭氏同。

以皋陶下屬爲句也。允者釋詁云信也。迪者釋詁云迪。繇道也。釋名云道導也。繇卽由道亦導德者。淮南齊俗訓云得其天性謂之德。天性謂五常之性。明者釋詁云成也。言信由其德則謀成而輔和矣。史公以允迪厥德爲信其道德者。釋詁云迪道也。易繫詞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樂記云君子樂得其道。鄭注云道謂仁義也。管子心術篇云德者道之舍。舍謂得於心也。允信謀謀。彌備諧和。俱釋詁文。厥其釋言文。

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闕** 史遷俞作然。都作於厥。作其永作長。惇敘

作敦序。庶作衆。勵作厲。爲高邇作近。茲作已。鄭康成曰。惇厚也。庶衆也。厲作也。敘序也。次序九族而親

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闕** 慎者釋詁云誠也。靜也。修者鄭注中庸云治也。漢書本紀永光四年詔曰慎身修永。注師古曰永上有職字。如慎厥身爲句。修思永

晉修其職業。思可永也。職與思斯聲相近。皆語詞。惇者釋詁云厚也。九族謂自高祖至元孫。如馬鄭注堯典。漢書本紀元始五年詔曰帝王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舜惇敘之。庶明謂衆貴戚。堯典明明。史公說上明爲悉。下明爲貴戚。厲翼謂輔助。文選西都賦注引薛君章句云。厲附也。鄭注文王世子云。翼助也。勵當爲厲。皋陶爲禹言。謹身睦族。貴近附助。則道德可以自近及遠也。史公說俞爲然。都爲於。皆釋言文。厥爲其永爲長。皆釋詁文。惇作敦者。疑訓爲勉。叙與序通。章昭注魯語云。序次也。庶爲衆。釋詁文明。或如說堯典爲貴戚也。以厲爲高者。高誘注淮南修務訓云。厲高也。邇近。釋詁文。茲爲已者。釋詁云。茲已此也。疑今文茲本作已。鄭注見後漢書班固傳注及蜀志注。史記集解以惇爲厚。厲爲作者。皆釋詁文。衆明。書疏引鄭注作衆賢。明明得爲賢明者。周語云。尊貴明賢是也。翼爲羽翼。用本。禹拜昌言曰。兪**闕** 史遷昌作美。俞作然。昌一作讜。**闕** 昌者釋詁云當也。郭注云書曰禹拜昌言。史公說昌爲美者。說文云昌美言也。昌或爲黨聲相近。孟子公孫丑篇云禹聞善言則拜。趙注云尚書禹拜讜言。讜字說文所無。周書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張平子碑黨言允諧。皆止作黨。知讜卽黨字。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闕** 史遷

都作於疏

民謂衆民。人謂官人也。詩假樂云。宜民宜人。傳云。宜安民。宜安人也。疏云。民人散。雖義通對。宜有別。引此經文。漢書薛

以修身睦族告禹。又云此者。宗族貴戚。人才不一。務在知而器使之。民衆在下。在徧安之。其政乃可及遠也。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

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史遷咸作皆。時作是。哲作智。安民作能安民。

言皆若是。堯猶難之者。左氏文十八年傳。魯太

史克言十六族四凶。幾不能舉。不能去。論語云。博施濟衆。幾舜其猶病諸。上古言質直。故謂幾猶難之。哲。漢書五行傳作愬。說文哲。或作愬。惠。懷思。皆釋詁文。言知人。則能器使。安民。則衆民思歸之也。史公說成爲皆。時爲是。皆釋詁文。哲爲智。釋言文。

能

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作善。壬作佞。鄭康成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

言能聖且仁。則不仁者遠。淮南秦族訓。引作能哲且惠。則經文作而。可讀如本字。孔者。釋言云。甚也。言甚佞。江氏聲說。巧言即靜言。

令色即象恭。巧言令色。孔壬。謂共工。史公說。哲爲知者。知同智。釋言云。哲。智也。而爲能者。呂覽士容篇。柔能堅。虛能實。高誘注云。能而也。令爲善。壬爲佞。皆釋詁文。鄭注見史記集解。云。禹爲父隱者。白虎通五行篇云。父爲子隱。何法。法水之藏火也。子爲父隱。何法。法水

逃金也。聖人法天。則爲父隱者。天道非私也。四凶爲三。故云不及鯀也。

臯陶曰。都。

史遷都作然於。

亦

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亦行。舊說

爲掖行。玉篇云。亦。臂也。今作掖。書云。亦行有九德。顧野王晉人。或引舊說也。行者。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鄭注云。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行謂寬柔。忍亂擾直。簡剛彊之行。九德謂栗立恭敬殺溫廉塞義之德。所以扶掖九行。始事之者。言始試之以事。故下云。九德成事。

論衡蒼佞篇云。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史公說載為始者。釋詁云。哉。始也。載。同哉。采為事。亦釋詁文。亦言其有德。一無人字者。唐石經同。史記後人芻增人字。

禹曰。何臯

陶曰。史遷無此文。史公無禹曰何及皋陶曰者。或是今文本。無或史公節省經文未詳也。後不更出。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

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史遷恭作共。亂作治。擾一作柔。塞作實。鄭康成

曰。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

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

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寬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

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

其德。塞一作憲。廉一作辨。寬綽近緩而能堅栗。柔順近弱而能對立。愿慤無文而能謙恭。治事多能而能敬慎。剛擾可狎。而能果毅。梗直不撓而能溫克。簡大似放而能廉約。剛者內往而能充實。發彊有為而能良善。

此似相反而實相成。五行生克之用。聖人法陰陽以治性情之學也。栗為堅栗者。聘義。縝密以栗。鄭注云。堅貌。鄭箋詩。生民實栗。云栗成就也。義與寬似相反。立為對立者。說文。對立也。義與柔似相反。愿為慤愿者。禮器云。不然則已慤。鄭注云。慤。愿貌。恭為謙恭者。韋昭注。魯語云。恭為謙。義似相反。簡為簡大者。釋詁云。簡。大也。廉為廉約者。釋名云。廉。斂也。說文。廉。仄也。俱義似相反。彊而義者。王氏引之。案詩傳。義。善也。謂性發彊而又良善也。餘如鄭義。凡而字當讀為能。呂覽士容篇云。柔而堅。虛而實。淮南原道篇云。行柔而剛。用弱能

強高誘注云。而能也。史公恭作共者。後漢書楊震傳注。引經文作龔。共省文。俱與恭通。詩巧言匪其止共。韓詩作恭。經典多通用。說亂為治者。釋詁文。擾一作柔者。集解引徐廣注。經文已有柔。則當為一作揉也。詩崧高。揉此萬邦。鄭云。揉順也。是與擾同義。釋文本亦作柔。說塞為實者。塞與憲通。說文。憲。實也。引此文。鄭注見書疏。以寬柔擾為洪範柔克者。柔為地道。漢書翼奉傳云。四方之情。喜行寬大。四方坤兌屬陰為地道。擾字从牛。說文。牛柔謹也。寬擾與柔俱地道。故三者為洪範柔克也。云。亂亂直為洪範正直者。論語云。侗而不怨。鄭注云。怨善也。善為人性。淮南主術訓。能多者無不治也。高誘注云。治作也。亂治人所作為。論語云。人之生也直。慝亂與直俱人道。故三者為洪範正直也。簡剛強為洪範剛克者。簡大剛健。自彊不息。皆天道。故三者為洪範剛克也。云。器量凝簡。蓋謂器量凝成而簡大耳。云。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者。洪範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人道在天地之前。此則先地道而後天道。擾為地道。又次在入道之中。故云九德之次。惟擾而殺。在亂亂之下也。此注或疑非鄭注。案孔氏書疏。既引此文云。鄭連言之。又孔義俱釋偽傳。義與傳文多不同。故定為鄭注云。性有上下者。上謂寬。至彊之屬文。在下。謂栗。至義之屬文。在下。非謂性之智愚為上下也。鄭所見本。廉又作辨。注中庸云。簡而文。溫而理。猶簡而辨。直而溫也。

彰厥有常吉哉。

史遷彰作章。厥作其。鄭康成曰。人能明其德行。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

章一說為顯。章顯有德之人。與之祿秩。盤庚云。用德彰厥善。洪

範云。俊民用章。章彰同義。後漢書鄭均傳。元和元年詔云。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注云。章明也。吉善也。言為天子。當明其有常德者。優其廩餼。則政之善也。疑今文之義。釋詁云。秩。常也。鄭注見書疏。以彰為明者。高誘注呂覽懷寵篇云。彰明也。云。所行使有常者。易象上傳云。君子以常德行。以吉為善者。說文云。吉善也。從士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史遷夙作蚤。浚作翊。馬融曰。浚

大也。鄭康成曰。三德六德者。皆亂而敬已下之文。

宣者。釋言云。徇也。周語劉康公曰。宣所以教施也。浚者。方言云。敬也。明者。釋詁云。成也。或明與孟通。故孟諸。即明都。釋詁云。孟

勉也。言早夜旬宣三德。以敬勉有家之人。家謂有采地之臣。鄭注周禮春官家宗人云。家謂大夫所食采邑。史公以夙為蚤者。釋詁云。夙。早也。浚為翊者。華嚴音義引書大傳云。翊輔也。翊與翼同。亦敬也。言敬勉。馬注見釋文。以浚為大者。釋詁云。駿。大也。浚與駿同。大明

謂大勉也。鄭注見書疏云亂而敬已下之文是以三者爲簡剛彊三德。

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史遷祇作振邦作國馬融讀嚴爲

儼曰亮信采事也

嚴者說文云教令急也祇者釋詁云敬也祇敬重文者無逸云嚴恭寅畏亦皆敬不嫌重文此六德鄭意以爲亂而敬至彊而殺之文亮者釋詁云左右亮助皆轉相訓詩傳云涼佐也上言敬成有家謂卿大夫之佐

事者此言助事有邦謂有土者之臣史公以祇爲振者周語震動恪恭振同震說文肅持事振敬也祇振又通內則祇見孺子鄭注云祇或作振馬作儼見釋文引馬魚檢反詩傳云儼矜莊貌注見書疏亮信采事皆釋詁文

翕受敷施

九德咸事

史遷敷作普

翕者釋詁云合也敷者詩傳云徧也施者莊子釋文同馬注云用也言合受三六德之人徧用之咸事者皆任職說文云事職也漢書王尊傳三公典五常九德是謂下文俊乂也

史公說敷爲普者趙氏注孟子萬章云普徧也普與敷音義同

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史遷說百僚二句爲百吏肅謹

馬融鄭康成曰才得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又一作艾

俊與駿同釋詁云大也乂漢書谷永傳引作艾釋詁云艾長也歷也郭注云艾長者多叟歷俊乂言大臣耆老

也漢書孔光傳詔曰誦愬大臣令俊乂者久失其位又云今年耆有疾俊乂大臣惟國之重是俊爲大艾爲老也周語耆艾修之章昭注云師傳也師師相師法也見漢書敘傳高平師師注引鄧展說西京賦薛綜注荀子致仕篇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謂師法俊艾也工義或爲功或爲官時者詩傳云善也鹽鐵論刺復篇引此經說之云言宜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治其位公卿總要執凡公卿謂俊乂大夫謂百僚士謂百工也史公說百僚百工俱爲百吏者詩傳云工官也師師爲肅者釋詁云肅肅敬也師師聲相近時爲謹者王逸注楚辭云謹善也時亦訓善義同馬鄭注見書疏以俊爲才德過千人者春秋繁露爵國篇云萬人曰英千人曰俊百人曰傑十人曰豪馬鄭以才爲才德者望文生義也百人爲乂之文未見出典

撫于五

辰庶績其凝

馬融曰凝定也鄭康成曰凝成也

撫者王逸注楚詞云循也辰者詩傳云時也禮運云播五行於四時故五時謂之五辰白虎通五行篇云土王

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爲一時。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有五時衣各一襲是也。凝者高誘注淮南兵略訓云正也。言循四時以正。庶事即明堂月令之政也。馬注見釋文以凝爲定者。廣雅釋詁文同義。鄭注見書疏以爲成者。中庸篇至道不凝焉。鄭注云成也。無

教佚欲。史遷說爲毋教邪淫奇謀。教一作敖。佚欲一作逸遊。佚欲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無教佚遊教敖形聲俱相近。漢

書章賢傳諫詩曰邦事是廢逸遊是娛。袁宏漢紀陳蕃上書作無敢遊佚。後漢書陳蕃傳作無教逸遊。太平御覽諫諍部引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故皋陶戒帝無敢遊周公戒成王無般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俱今文並以逸游爲田遊。據史記文欲當爲

猷。史遷說佚爲邪淫者。方言云佚淫也。故云邪淫欲爲奇謀者。知古欲或作猷。禮器注引詩匪章其猷。詩文王有聲。猶作慾。猶與欲聲形亦相近。釋詁云猷謀也。故云奇謀欲又作游。與猷通。周禮師氏貴遊子弟注杜子春云遊當爲猷。

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馬融曰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幾一作機。言有國者毋教以佚游當戒其危。日日事有萬端也。釋詁云兢兢戒也。業

業危也。發漢書王嘉傳作機。易繫詞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本或作吉凶之先見。馬注見書疏。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史遷說爲非其人。居其

官是謂亂天事。工一作功。曠者曲禮詳車曠左。鄭注云空神位也。工漢書律歷志引作功。說云天兼地人則天。後漢劉元

之曰言王者代天官人也。王符貴忠篇云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論衡藝增篇云。尚書曰無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實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此皆古義。故備載之。實非其人。尚謂之曠。臣之有作福威

而私授者。必受違天之咎矣。故經以爲戒。史公以工爲事者。工與功通。周禮肆師凡師不工。注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

融有作五下同。敍者釋詁云順敍也。郭注云謂次序。典者釋詁云常也。是五典即五常。勅同敕。說文云誠也。云我五典者。詩

烝民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人各有此五常之性也。白虎通性情篇云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中庸

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馬

尚書今古文注疏 一 卷二 臯陶謨第二上 虞夏書二 六十三

篇云。天命之謂性。鄭注云。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信疑互舛。停者。釋詁云。厚也。馬注見釋文。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鄭康成曰。

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

秩者。釋詁云。常也。說文作𠄎。云爵之次第也。自與循轉相訓。庸者。常也。俱見釋詁。云自我者。禮書云。聖人緣人情而制禮。又云。禮由人起。

五典。據堯典。惟言典。朕三禮。則當為五等之禮。鄭注見書疏。以五禮為自天子至庶人者。曲禮云。天子穆穆。諸侯皞皞。大夫濟濟。士賄賄。庶人僬僬。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王制。殯葬廟祭之禮。皆自天子達於庶人。江氏聲以禮不下庶人。疑鄭說之無本。非也。

同寅協恭和衷哉。

鄭康成曰。并上典禮。共有此事。

禮主敬而用貴和。行之始得其中和也。釋詁。寅恭。俱敬也。協合也。堯典。協和萬邦。史記作合和。和衷為中和者。周語云。其君齋明衷正。章昭注云。衷中也。鄭注見書疏。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大傳說。天子衣服。其文華

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鄭康成

曰。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

今文說五服為五章。鄭氏說有五等。蓋秦滅禮。學郊祀之服。易以芻元。伏生猶見先秦制度。傳授其義。似較可信。至漢與服志。稱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

周官禮記尚書臯陶謨篇。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鄭氏據此為說。則漢時章服。亦不能證明古義矣。大傳引此經文而說之。以自天子至士。皆有山龍者。釋言云。袞。黻也。周禮司服。袞。冕注。鄭司農云。袞。卷襲也。袞。自天子至士。總名之服。故爾雅單

舉之。廣雅云。山龍。彰也。亦舉山龍以該五章。則今文家謂自天子至士。皆有之說也。論衡語增篇云。五服。五采之服也。服五采。晝日月星辰。王充以此釋弼成五服。蓋誤。大傳亦不云。晝日月星辰也。鄭注見周禮大宗伯疏。以十二章為五服者。謂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宗彝七藻。火九粉米十黼十一黻十二。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則此十二章。為五等之服也。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班固說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

朝大傳說同用或作庸

**疏** 古文以五刑為象刑見下文象刑惟明疏討者說文云治也說文有斂字云葉也周書以為討疑周字作虞周禮大司馬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是五刑兼有甲兵當如今文說用後漢書梁統傳

統對尚書引作庸班氏刑法志引此經而說之云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是本今文說也太平御覽七百六十四引大傳云古者中刑用鑽鑿今脫其全文故以班氏補其說五刑始於有苗制自夏代唐虞所無古文說是也**政事懋**

哉懋哉

**疏** 政者章昭注晉語云職也懋同茂釋詁云勉也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云茂哉茂哉張勉之謂也郭注爾雅引書茂哉茂哉釋文云茂又作懋亦作悉同注茂哉或作茂才是今文為

茂才古文為懋哉也說文懋作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

**疏** 聰明謂親聽孟子萬章篇引泰誓曰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也明或言賞罰呂刑云德畏惟威德明惟明是也明者周語尊貴明賢章昭注云明顯也自者釋詁云從自也自亦為從又周禮鄉大夫職注引此文疏云自用也疑自即古賈字說文賈用也讀若庸民者人也統貴賤言之孝經云民之行也釋文云本作人坊記鄭注云先民謂上古之君也春秋左氏成十三年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疏云民謂人也莊廿三年傳所以整

民疏民謂氓庶貴賤者皆是也民對天言之自當為人周禮鄉大夫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言為政以順民為本也引此經文畏作威詩烝民注鄭引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本疏云引書曰者泰誓文也彼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

所善惡與民同此蓋今文泰誓注也漢書李尋傳云書曰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云云孔光傳云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則古說不謂聰明為有德者鄭

有注王氏鳴盛以為此經之注反言疏誤非也今泰誓缺佚矣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疏** 達通轉相訓見說文上謂天下謂民言視聽賞罰不可欺

天有土即謂上有邦者重言以為戒

阜陶曰

**疏** 史公省文者以前文俱阜陶之言不必再舉史公惟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之文無天命有德已下諸說者以禽受敷施九德成事諸文已言官人之義可以略

之故單舉討罪疑非今古文之異也

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

史遷說為吾言底可行乎是無惠

字又作禹言女言致可績

說績為績行者春秋左氏哀元年傳復禹之績釋文云本亦作迹績迹通楚詞王逸注云迹行

惠者釋詁云順也底者釋言云致也績與迹同亦謂行也史公以朕為吾者釋詁朕吾俱我也

也文選顏延年詩注引春秋合誠圖宋注云迹行迹謂功績也是績行猶云履而行之也

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史遷說為余未有

知思贊道哉馬融曰襄因也鄭康成曰贊明也襄之言揚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

而已謙也

思曰日字史記所無或當為日思爰曰轉訓見釋詁洪範土爰稼穡史記作土曰是爰日字通也贊贊爾雅廣雅釋

訓俱無釋書正義引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肅義不足取史公以贊為道者周語內史贊之章昭注云贊道也道謂

導之張守節正義云贊於古道非也馬注見釋文以襄為因者釋詁云儀因也諡法解因事有功曰襄鄭注見書疏以贊為明者明即勉贊贊猶明明明即勉勉也故云贊明帝德謂贊勉之云揚我忠言者襄揚聲相近得為揚今本揚作暢誤字云忠言者疑以日為也言也

臯陶謨第二中 虞夏書二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史遷都作於孜孜作孳孳

**汲** 思猶斯也。詩：泮水思樂泮水。禮器疏作斯。又我行其野，言歸思復。唐石經作斯。復知思，語詞也。孜孜，古文。孳孳，今文也。說文云：孜孜，汲汲也。引周書曰：孳孳無怠。又云：孳汲汲生也。是與孜同。彼秦誓文：史記亦作孜孜。與說文異。說文所載：壁經也。廣雅釋訓云：孜孜，劇也。劇，蓋勳字。言勞劇。古文。說也。禹謩予此日汲汲不遑耳。

阜陶曰：吁如何。史遷說為阜陶難。禹曰：洪水滔

天浩浩，懷山襄陵。史遷洪作鴻。下民昏墊。史遷說為下民皆服於水。鄭康成曰：昏，沒

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溺之害。懷山襄陵，說見堯典疏。昏字依史記，疑當為皆。形相近。史公所據本，蓋亦

伏事云：伏與服，古字通。是伏於水，謂陷於水也。鄭注見書疏。以昏為沒者，釋詁云：混，盡也。詩疏引李巡云：沒之盡也。昏與滑聲相近。墊

為陷者，方言云：墊，下也。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云：墊，陷下也。是墊陷俱為下濕之義。說文有滔字，泥水滔滔也。義同。禹言所以汲汲者，以洪水漫天，包駕山谷，下民有没陷之患。予乘四載。史遷說為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楫，又以舟為船。

乘橇為蹈毳，乘楫為即橋。四載者，一車，二舟，三楫，四輶。據說文本字考之，橇者，說文云：山行所乘者。夏本紀作楫，河渠書

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章昭曰：楫，木器，如今與牀人舉以行也。書疏又引應劭云：楫，或作楫，為人所牽引也。說文橇未說其義，而有

是云：直轅車，輶也。又注：輶字云：車衡三束也。直轅，輶縛，是輶即輶假音，以革縛輶，行以上山，合之徐廣說為直轅車，應劭說以為人牽

引者是也。如淳因志云：則楫，史記云：即橋，故說為輶。疑望文生義。橋則輶假音字。輶者，說文云：澤行乘輶。夏本紀作泥行乘橇，又作毳。溝洫志同泥，即澤也。史記集解徐廣曰：他書亦作輶。漢書注孟康曰：輶形如箕，適行泥上。如淳曰：毳音茅，蕝之蕝，謂以板置泥上，以通

行路也。書疏又引慎子云：為輶者，患塗之泥也。是與說文車約輶之義不同。豈輶實為行泥之板。說文假輶字者，出自古文。與史記集解引尸子：山行乘橇，行塗以楫，行險以楫，行沙以軌，書疏又引尸子：山行乘橇，泥行乘輶。呂覽慎勢篇云：水用舟，陸用車，塗用楫，沙用

鳩山用榑。皆異字。可依聲近推詳其義。此四載之文。河渠書溝洫志。俱引爲夏書。說文引爲虞書。今經文所無。或今文本有之。史遷說兩見夏本紀。乘作蹈。又作即。見河渠書者。既云蹈。云即。疑是所履之物。故如淳注漢書以爲履也。隨山刊木。

**隨山刊木**。刊者。說文云。柔。榑。識也。夏書曰。隨山刊木。讀若刊。篆文作柔。是經作刊。爲後人省改也。春秋左氏襄五年傳云。井堙木刊。服虔注云。刊。削也。管子形勢解。禹斬高橋下。以致民

利。斬高。卽刊木也。文選東京賦。山無榑。榑。薛綜注云。斜斫曰榑。邪斫者。表記之。史記說。禹貢爲表。木。史公隨爲行者。廣雅釋詁云。隨行也。許氏引篆文者。以古文別于今文。卽云篆文。蓋孔壁書也。暨益奏庶鮮食。隨史

遷說爲與益予衆庶稻鮮食。又說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濕。馬融曰。鮮生也。鄭康成曰。授以水之衆。鱉

食。謂魚鼈也。隨史記夏本紀。兩說此經。俱有稻字。馬鄭用孔壁古文說無之。疑史公據今文說也。或古文稱鮮少之食。卽謂稻。與未決川距海之前地卑濕。故種稻。稻北方所少。謂之鮮食。或說鮮者。釋詁云。善也。曲禮云。稻曰嘉蔬。嘉猶善

也。史公說暨爲與者。釋詁文。奏爲予者。鄭注云。奏爲授。授卽予也。稻者。說文云。稌也。沛國謂稻曰稌。稌不黏者。秔。稻屬。是稻有此諸種也。云稻鮮食。一云稻可種卑濕。無鮮食字。下又以鮮食爲食少也。馬注見釋文。說鮮爲生者。周禮庖人。凡其死生鱉鼈之物。注鄭司

農云。鮮謂生肉。蓋兼六畜六獸六禽言之。馬意以益焚山澤。禽獸逃匿。可以爲民食也。鄭注見詩思文疏。以鱉爲魚鼈者。說文。鱉。新魚精也。从三魚。不變。與鮮音相近。故爲魚之屬也。予決九川距四海。隨史

遷予作以距作致。隨決者。說文云。行水也。九川者。五帝本紀云。通九澤。決九河。夏本紀及溝洫志云。通九道。陂九澤。既有九澤。又有九河。知此九川。謂九州之川也。通九道。亦謂通九州水道。距四海。謂至于海。漢書食貨志。注孟康云。

距。至也。廣雅釋詁同。四海者。禹貢青州。濰淄其道。海濱廣斥。此爲東海。在今登州。禹貢云。導河。北播爲九河。入于海。此卽北海。漢爲勃海郡。爲今滄州天津之境。禹貢云。北江入于海。中江入于海。此爲揚州之海。疑亦可爲南海。左傳楚子云。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孟子云。孫叔敖舉于海。似楚之南海。卽謂揚州之海也。史記正義云。按南海卽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禹貢不言西海。史記張儀傳。張儀曰。利盡西海。索隱曰。西海。謂蜀川也。又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海內西經云。河水出東

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是山海經有西海亦名渤海漢時謂之蒲昌海說文云湖澤在昆侖虛下即蒲昌海也亦謂之西海弱水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此是也漢于此設西海郡今爲甘肅塞外之地坤鑿度注引萬形經云坎北方無海謂其地但有瀚海也此云決九州至于海當言水道所歸

故不得以海晦之義解之史公說距爲致者至致聲相近與孟康張揖同義

濬者釋言云深也說文作濬云深通川也

致之川鄭康成曰畎澮田間溝也澮所以通水於川也濬一作容畎澮一作くく

虞書曰容畎澮距川古文作濬又作濬又云く水小流也周禮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くく古文作畎篆文作畎又云く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爲く廣二尋深二仞又云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くく距川言深くく之水會爲川也許氏兩引經文作濬くく者孔壁古文也作濬畎澮者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也管子桓公問篇云水之出于他水溝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史遷作濬者假音字公羊莊九年傳云濬之者何深之也亦以濬爲濬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文選長笛賦注以畎澮爲田間溝者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澮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途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三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水各載其名俱是在田間通水於川也

稷播奏庶艱食

史遷說爲與稷子衆庶難得之食馬融艱作根曰根生之食謂百穀鄭康成曰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扈之食

播者鄭語周棄能播殖百穀注云播布也史記不言布疑今文無此字決水致之川則有平土可以布穀不耕之土得食爲難故曰艱食也史公云難得之食者說文云艱土難治也難得之食即謂百穀馬注見釋文艱作根者釋名艱根也如物根也艱根聲形俱相近鄭注見詩思文疏云復與者以上已與益奏鮮食此復奏艱食云澤物者周禮司徒川澤其植物宜膏物注云膏當爲藁蓮茨之屬有藁藁是澤物爲蓮茨之屬也云菜蔬者魯語云柱能播殖百穀百蔬周棄繼之注云草實曰蔬是蔬與穀俱稷所植爾雅釋天蔬不熟爲饑郭氏云凡草菜爲食者通名爲蔬是菜蔬亦兼草也云艱扈之食者周禮遺人賜萬民之糶扈注云糶扈即饑乏也說文作餓云飢也

鮮食懋遷有無化居。史遷說為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懋一作貿又作楸。鮮者與寡轉訓見釋言說文又有豎

字云是少也據史公說此鮮食與上不同懋遷者貿易遷徙漢書食貨志作楸注應劭曰楸勉也蓋非漢書敘傳作茂懋茂楸俱貿假音字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引此作貿疑今文也釋言云貿買也說文云貿易財也遷者孟子離婁篇遷於負夏史記說遷為就時是此遷亦就時也化即古貨字古布以化為貨居者積貯之名晉語叔向曰假貸居賄章昭注云居蓄也史記呂不韋傳云此奇貨可居漢書食貨志廢居居邑注如淳曰居賤物于邑中以待貴也史公說懋為調者廣雅釋詁云調賈也調為糴義同貿也云有餘不足者據經文有為有餘無為不足也遷為徙者釋詁文居史公讀為著食貨志子贛廢著糴財於曹魯之間集解徐廣曰著讀如貯著字漢書作居知此亦常讀為著也 黍民乃粒萬邦作乂 史遷說

衆民乃定萬國為治又說為相給以均諸侯鄭康成曰粒米也乂養也衆民乃復粒米萬國作相養之

禮乂一作艾。王氏引之說立定也周頌思文作立衆民粒食萬國始治之言乍乍者始也作與乃相對成文言懋遷有無萬國足食也史公說蒸為衆者釋詁文立為定者詩思文作立說文立住也住即定高誘注呂覽孝行篇

云定安也作乂云為治者作為釋言文乂治釋詁文史公夏本紀說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諸侯謂萬邦也周禮大司徒之職大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廩人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居就穀蓋仿此也鄭注見詩思文疏以粒為米者一切音義七引通俗文云穀曰粒云粒食者王制云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墨子非儒篇藜藿不糗說文糗粒也云乂養也釋詁文乂作艾與乂同 皋陶曰兪師汝昌言 史遷說為此而美也

師者法也高誘注淮南修務訓云師所以取法則史遷說師為此者段君玉裁云師或作斯故有是說汝為而者中庸篇抑而強與鄭注云而之言汝也皋陶既問禹以何謂孳孳禹答以洪水為災下民沒陷乘四載行山濠川與益稷播種奏鮮少艱得之物食少則資貿易儲蓄衆民乃定萬國始治故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 史遷都作於無皋陶稱之為此真汝之美言也

下帝曰命禹曰五字汝作爾鄭康成曰安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

**疏**

慎者釋詁云靜也大學篇云靜而後能安故以靜乃在位為戒史公

無帝曰已下五字者疑省文非必今文汝為爾者孟子盡心云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爾汝聲之轉詩雄雉百爾君子箋云爾汝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安所止者止即位也大學篇在止于至善注云止猶自處也論語云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云動則擾民者呂覽任數篇云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勿躬篇云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史記蕭相國世家云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又云慎勿擾也禹既戒帝以慎靜在位帝然之故又陳安其所止毋妄動擾民也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

**疏**

史遷弼直作輔惠說惟動不應為天下大應

**疏** 釋詁云惟思也幾殆也康

安也弼輔也不大也直當為應壞字說文應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言君能思危以圖其安其輔臣用有德者雖動則天下大應之言無妄動動必依德也

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

休疏史遷說為清意以昭待上帝命申作重鄭康成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

**疏** 後者釋詁云待也志字說

文所無疑當為意後志謂如管子九守篇云虛心平意以待須也昭者馬氏注文侯之命云明也上帝下史記有命字疑此脫祭義曰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釋詁云申重也休美也史公以後為待者釋詁文無受字以志為清意者周語有不祭則修意章昭注云志意也是志與意同說文精意以享為禋初學記引作絜意本周語北堂書抄九十引白虎通云齋者言己之意念專一精明也是清意亦潔澗其意則此言禋祀上帝天當重命以美應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美應謂符瑞者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也

帝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疏**

史遷帝曰下有吁字二句作臣哉臣哉鄭康成曰

臣哉汝當為我鄰哉鄰哉汝當為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

**疏**

臣謂禹鄰謂下四鄰禹宅百揆故欲其兼助四輔之事下文翼為明聽是諸臣

之事。弼違無面從。是四鄰之事。三國魏志三少帝紀。何晏奏曰。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是言四輔為近臣。史遷說鄰為臣。故下欽四鄰。為欽四輔臣。然此單言臣。似亦謂禹。鄭注見書疏云。欲其志心入禹者。欲四輔之與禹一德一心也。

禹曰。

兪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圖]**史遷無禹曰。兪帝曰。鄭康成曰。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圖]**鄭注見書疏。文不備。

也。當云皆由臣助之也。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圖]**史遷翼作輔。馬融曰。我欲左右助我民。汝當翼成我也。**[圖]**左

者。釋詁云。導也。又與助轉訓。易泰象曰。以左右民。鄭注云。左右助也。有者。撫也。釋詁有撫轉相訓。又作撫同。文王世子云。君王其終撫諸。亦言終有其國也。史遷說翼為輔之者。文王世子。慎其身有輔翼之。是輔翼通訓。馬注見史記集解。以有為助者。說文云。十手也。又手也。右手口相助也。有右聲相近。詩大明傳云。右助也。知馬又為右。以右釋有。予欲宣力四方。汝為。**[圖]**史遷省此文。**[圖]**宣力言用力。杜注左傳云。宣用也。江氏聲說以周禮司助治功曰力為者。詩箋云。助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

繡。**[圖]**大傳說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躁火赤也。又說自天子至士。皆有山龍。天子

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史遷說為日月星辰文繡。又說絺如本字。馬融曰。上句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

尊卑次之。土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為四章。宗彝虎也。鄭康成曰。會讀為繪。宗彝謂宗廟之鬱

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雉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爲蒹蒹。紵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裘。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

**疏**

古人謂黃帝象者。易象也。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後漢輿服志云。乾有文。故上衣元。下裳黃也。周已前冕服之制不

可考。其見於經者。禮器云。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鄭注云。朱綠似夏殷之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據鄭氏此注。則龍袞已下之制。亦夏殷禮也。書疏云。夏殷衣有日月星辰山龍。此云龍袞者。舉多文爲首耳。日月之文。不及龍也。崔云。然也。但此經上文云。禮有以文爲貴者。疑是卑者讓尊者之等差。非定制也。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鄭注以爲韍。又云。韍或作黻。則是蔽前之市。非黼黻衣裳也。故與此經俱不合。大戴禮五帝德云。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帝嚳帝堯。黃黼黻衣。大帶黼裳。太平御覽八十引尸子曰。君天下者。黼衣九種。而纁大布九種。卽是九章。不數日月星辰爲十二。此先秦說是黼黻亦爲衣。不必如鄭注專以爲裳。其餘旂常服色。見於儀禮禮記左傳者。多周制。不足證經。惟大傳說之頗詳。疑伏生見先秦周末之制。而傳其說也。又有衛宏古文官書說。略見說文滂部云。絲。繡文如聚網米文。黼。白與黑相次也。黻。黑與青相次文。史記說此亦甚略。今依各家之說證明之。大傳說山龍青者。龍東方之色。故青。云華蟲黃者。爾雅釋言云。皇。華也。皇。黃聲相近。說文引作黼。周禮內司服鞠衣注。鄭司農云。黃衣也。云作繪黑者。衣元質。合四色爲五。故說文繪爲會五采。元與黑同也。說文黼沃黑色。玉篇沃作淺。說文又有繪。云女黑色也。是繪音義當爲黑。云宗彝白者。馬氏以宗彝爲虎。疑與青龍相對。西方金色白也。說文彝字从糸。糸。養也。養蒼艾色。艾爲白。蒲亦白也。云璫火赤者。火南方之行。赤色。今文家以經文上有五服五章。下有五采五色。故爲此說以釋之。必有所本。大戴禮五帝德。帝嚳帝堯。俱服黃。黼黻衣合之。大傳天子獨服華蟲。是天子服黃也。今文不言日月星辰者。司馬法云。章。夏后氏以日月。尙明也。則日月星辰畫于旂旒。亦夏制也。漢東平王南北郊服議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旒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是古說以日月爲旂章也。云自天子至士。皆有山龍。天

子服五。至士服一者。謂山龍差其等級。天子備有五色之飾。說見經文。五服五章下。今文不言粉米黼黻絺繡者。意以黼黻粉米爲刺繡之文。衣裳並用之。惟衣有山龍已下五章。裳則粉米黼黻絺繡而已。知衣亦絺繡。爲今文說者。白虎通衣裳篇云。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爲絺繡。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云絺繡蔽形者。上古始制衣服。以繡蔽形。亦如市之蔽前。後人因以爲飾。云表德勸善別尊卑者。卽謂山龍等五章。以別尊卑也。淮南主術訓云。人主好黼黻文章。絺繡綺縠。注云。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絺繡。葛也。精曰絺。縠曰綌。五彩具曰繡也。是西漢人說絺繡爲絺縠之有文繡也。五帝本紀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孟子盡心篇。舜被袞衣。趙氏注云。袞。畫也。被畫衣。黼黻絺繡也。袞衣卽絺衣。知以絺爲之。說文。袞。元服。以元衣加繪繡。故大戴禮五帝德。稱帝堯純衣。言衣之質則爲純。言衣有華蟲則爲黃也。皆衣裳並用。絺繡之明證矣。今文云。士服一。亦有山龍者。周禮節服氏。袞冕六人。是士服山龍也。史遷說有日月星辰。自山龍至藻火則謂之文。自粉米已下。則謂之繡者。說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卽是畫績。說文說春秋傳。馮馬爲畫馬。是文卽畫。謂畫此山龍已下。至藻火之文也。粉米黼黻之屬。旣刺於絺。皆謂之繡。故以繡該之。義與今文同也。史遷說絺如本字者。與淮南子說同。五帝本紀。堯賜舜絺衣。卽孟子袞衣。趙氏所謂畫衣也。說文。絺。細葛也。刺繡必于絺。漢書賈誼傳云。薄紈之裏是也。史公以袞衣爲絺衣。卽謂畫繡之衣。不必破字爲帶也。說文云。繪。會五采繡。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言元衣會青黃白赤四色。爲五章也。云彘。从糸。糸。紫也者。詩出其東門傳云。紫巾。蒼艾色。艾爲白。縞。紫爲織文。宗爲尊。言繡文取於尊文。荀子楊倞注云。騏。文如博棊是也。云瑑。玉飾如水藻之文者。言瑑。火象冠玉之藻文。謂之瑑。火亦當如大傳云。瑑。火赤也。黼。云袞衣。山龍華蟲。黼畫粉者。周禮司几筵。粉純注。鄭司農。紛讀爲黼。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論語云。繪事後素。蓋以粉分畫界域。繡以成文也。云絺。繡形如聚細米者。說文。米本作絺。漢書黃霸傳云。米鹽靡密。注米鹽細靡也。蓋謂繡文靡細。云黼。白與黑相次文。黻。黑與青相次文。繡。五采備者。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繡。兼赤黃二色。合黼黻白黑青三色。亦成五采。故謂之繡。裳。繡爲五采備之名也。爾雅釋器云。斧謂之繡。書正義引孫炎注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此謂斧形。白虎通緇冕篇。佚文見禮書卷二。引之云。黻。譬君臣可否相濟。見善改惡。此黻文爲兩已相戾。其字作市。一名釋。所以蔽前。與此黻不同。與許異義也。許氏之義。以宗彘已下皆爲繡文。是衛宏古文說。故附證于此。馬氏注見書疏及釋文。以上旬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衣在上云云者。書疏云。蓋以衣在上爲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衆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

是下不得僭上也。云宗彝虎者。周禮司尊彝。有雞彝鳥彝。黃彝虎彝。雞彝。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雞彝。殷以黃目。則鳥彝與雞同類。爲夏物。學是殷。黃目是周。推知虎彝是虞之彝器。雖爲虎類。故以虎說之。鄭注見書疏。會讀爲繪者。說文引虞書本作繪。是古文義也。考上記畫績之爲。以績爲繪。假音字。鄭注周禮司服。引經文又作績。說文績。章績也。績聲近績。周禮巾車勒面。績注云。績文也。鄭注觀禮云。袞衣者。裨之上也。績之績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知繪而又績也。云虞夏已上取虎彝雞彝者。見上馬氏以宗彝爲虎下疏。云粉米白米者。說文粉。傅面者也。粉白色。故爲白米。僞傳分粉米爲二章。誤也。云綺讀爲帶者。鄭注司服。引經文作希。云希或爲綺。或作帶字之誤也。蓋言帶誤作綺。希說文所無。卽帶字省也。鄭以綺爲帶者。釋言云。帶。紩也。說文帶。箠也。所紩衣。紩縫也。云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者。春秋左氏哀七年傳。子服景伯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鄭注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鄭氏蓋據下文云。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論衡語增篇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莫知篇云。繡之未刺。恆絲庸帛。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炫燿。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御覽七十六。引春秋合誠圖曰。大帝冠五彩。衣青衣。黑下裳。抱日月。日在上。月在下。黃色。正方居日間。名曰五光。是言日月畫在衣者。鄭氏之前。鄭說有本也。鄭又注王制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是鄭氏以日月星辰爲有虞十二章之說也。知袞衣象天。亦有日月矣。鄭云衣用繪。裳用繡者。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經文在作繪之上。當爲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經文在帶繡之上。當爲裳。上衣下裳。適配天數十二。又黃帝制衣裳。象乾坤。乾坤各六爻。此正配之也。鄭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等在衣不在裳者。論衡佚文篇。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與鄭說同。知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者。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禮四望山川則鷩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注鄭司農云。袞。卷龍衣也。鷩。裨衣也。毳。屬衣也。鄭氏謂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于旂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繪。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畫畫以維。謂華蟲也。毳畫虎雉。宗謂鷩也。可證此經之注。云三辰爲旂旗者。春秋左氏桓二年傳。臧哀伯之言也。又昭二十五年傳。九文杜氏注云。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己相戾。以華蟲爲二。與鄭說不同。僞孔傳及疏引顧氏。取先儒等說同之。蓋不可從。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鄭

康成曰。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作服者。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

**疏**

五采。謂絲所以繡。月令。命婦官染采。論衡量知篇云。染練布帛。名之曰采。是知采是絲色。五色。

考工記。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玄出于黑。故六者有黃。無元為五也。禮運云。五色六章十二衣。疏云。六章者。兼天玄也。以玄黑為同色。則五。中通玄績以對五方。則為六色。為六章也。彰者。釋言云。黼黻也。鄭注大傳。引經作章。章明也。施者。高誘注淮南修務訓云。用也。如今文說。山龍已下五章。先以五色畫之。又以五采絲刺繡也。日月星為衣飾。疑服。兼旂章。周禮都宗人。正都禮與其服注云。謂衣服及宮室車旗是也。明者。明其等差。或訓為成也。鄭注見書疏及月令疏。云。性曰采。未用謂之采者。性之言質。書疏云。以本性施于繡帛是也。云。公自龍山而下云云者。周禮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注上文衮冕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注鷩冕云。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注毳冕云。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注希冕云。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注玄冕云。玄者。衣無文。裳刺繡而已。是以謂玄為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是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疏**史遷在治忽作來始滑。一作采政忽。一作七始詠。鄭康成

曰。六律六呂。言六律者。舉陰。陽從可知也。忽者。臣見君所乘。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納政教於

五官。忽一作忽。**疏**

六律者。漢書律歷志云。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仲呂。其

傳曰。黃帝之所作也。五音者。白虎通禮樂篇引此經說之云。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引月令說之。八音者。白虎通禮樂篇引樂記曰。土曰埙。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敔。法易八卦也。樂記曰。攣坎音也。管。良音也。

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祝敢乾音也。笙者，太蔟之氣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說笙，槐鼓籥琴，埙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祝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籥在東南方，琴在南方，埙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北方，聲五音八何，聲爲本，出于五行，音爲末，氣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是也。又周語單穆公曰：金爲羽，石爲角，瓦絲尙宮，匏竹尙義，革木一聲，則以瓦易土爲八音也。案周禮籥章掌土鼓，籥簫，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是古八音，鼓爲土，埙則周時所爲，非唐虞八音之土也。在治忽，忽當爲息，說文水流也。从川，甘聲。廣雅釋詁注：臆疾，故曰通忽。息音近滑，在近采，治近始，故史記作來始滑，始與政義又相近，滑忽音相近。古字在作才，與七形相近，息味形又相近，故今文爲七始詠。息，圖形聲又相近，故鄭注爲智也。一作來始滑者，當爲采治滑，猶言采治亂也。堯典：暨夷猾夏，鄭注云：猾，亂也。潛夫論引作滑，滑與息，汨俱通。華嚴音義下引書大傳云：汨亂也。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史公作來始滑者，來始蓋采治之誤，故索隱云：來始滑，義無所通。依今文爲采政忽三字，政治義相通也。史公之意，亦以爲采治亂。索隱引劉伯莊云：聽諸侯能爲政及忽怠者，意亦似是。其以忽爲忽怠，非也。一作七始詠者，見漢書律歷志，引此文作七始詠，云：予者舜也，言以律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始者，天地人之始也。大傳云：聖王巡十有二州，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箸其素族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獄之事也。又云：七始，天統也。鄭注云：七始謂黃鍾、太蔟、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是班氏今文說也。禮樂志：高祖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倡蕭和聲。注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敘傳：八音七始，五聲六律。注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方人之始也。楚語：觀射父曰：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又曰：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又韋昭注云：周語：七律云：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爲音器。用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也。可證今文之有本也。鄭注見書疏及史記集解，以忽爲智者，裴氏集解云：駟案尙書滑字作智，說文：圖出氣詞也。稽文作囙，一曰佩也。經文滑字或作崑，與囙相似。鄭據古文說之，云：智者，臣見君所乘，君亦有焉者。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本竹，象可也。又天子摯，珽方正於天下也。鄭注云：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無所屈也。或謂大夫圭，云：書思對命者。玉藻：將適君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注云：思，所思。念所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于笏，爲不忘。

以出納五言汝聽。史遷內爲入。

**疏**

律歷志說云。順以歌詠五帝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五言者。五聲之言。律歷志云。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帝爲仁。五事爲親。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言合于五行。則聲爲律矣。管子地員篇云。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窟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樂記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故云汝聽。王制云。御瞽幾聲之上下。注云。察其哀樂是也。史遷說納爲入者。公羊莊九年傳。納者何。入也。釋名。入內也。內使遷也。鄭氏以言爲政教。云出納政教于五官者。周語有不祀則修言。注云。言號令也。是言卽政教。周禮有六官。虞時五者無明文。鄭注堯典云。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屬。此不數天官。故六官爲五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言**

史遷說爲予卽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

**疏**

違者。說文章相背也。違與章通。弼者。大戴禮保傅篇云。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從史公讀爲懲。謂獎勵也。帝既

告禹以助成四輔之事。又告以拂君之過。是臣又兼鄰之職任。爲將冕之于天。史公說違爲辟者。漢書王尊傳。注云。違。僻也。以弼爲拂者。說文。弼。古文作弼。與拂同音。以從爲諛者。漢書汲黯傳。從諛承意。從諛卽慝。慝。方言云。勸也。章昭注楚語云。聳獎也。是從與諛義相近。謗者。說文云。辨謗也。譏。誹也。

**欽四鄰**

**疏**

史遷說爲敬四輔臣。大傳說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

右曰弼。鄭康成曰。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丞。

**疏**

大傳說爲前疑後丞。左輔右弼者。蓋貴禹以兼助四弼之事。拂君過也。文王世子注引大傳又云。天子有問。無以對貴之。疑可志而

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貴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大戴禮保傅篇。明堂之位。謂之前道左充右弼。後丞。周公太公召公史佚爲之用古制也。虞之四弼。不知何臣。或卽稷契等兼之。無文可證。

庶頑諛說。

若不在時。侯以明之。

**疏**

史遷庶頑作諸衆。讒說作讒嬖。臣說。侯爲君。明爲清。云君德誠。施皆清。

矣

**疏** 庶者釋詁云衆也。頑者廣雅釋詁云愚也。說者章昭注楚語云媚也。諛說謂諛媚之人在察時是見上疏。侯者釋詁云君也。言如不能察是諛媚之人故設有土之君以明察之。謂下記識其過之事。史遷說庶爲衆者。鄭注周禮夏官庶子云諸子注

曲禮諸母云庶母是諸即庶也。頑皆衆者。鄭語云非親即頑。謂非親戚即衆人也。頑以元爲聲。元元即衆民也。說爲嬖者。章昭注鄭語云以邪嬖所愛曰嬖。周語厲王說榮夷公謂嬖之。緇衣引葉公之願命曰母以嬖御士。廢莊士大夫卿士。史公云臣君德誠。施皆清矣。集解引徐廣曰臣一作吾。誤也。索隱云諸衆譏嬖臣爲一句。君字宜屬下文。臣君猶言君臣。儀禮喪服傳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故臣亦君也。云君德誠施皆清矣者。清猶明也。施德謂施有德之人。即下舉賢之事。論語子夏說舜有天下。選于衆。舉舉陶不仁者遠矣。**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疏** 撻者說文云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古文作撻。引周書撻以記之。是此經文。周書疑當爲虞書也。周禮閭胥各掌其閭之政令。凡事

掌其比。饋撻罰之事。注饋撻者失禮之罰也。饋用酒。其爵兕角。爲之撻扑也。春秋繁露制度篇說誰敢弗讓之義云。朝廷有位。鄉黨有序。朝廷有位。謂侯以明之。鄉黨有序。謂鄉飲酒罰不敬也。記之者。謂記其過。書者。刑書呂刑云。明啓刑書。胥占。周禮司救。凡民之有眚惡者。三讓而罰之。罰而士加明刑。注云。罰。知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其裘惡之狀。著之背也。可證此經之義。過小則記之。大則識其罪。欲並生者。鄭注周禮云。生猶養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

**則承之庸之。****疏**

工官。時是皆見上疏。納言者。下云敷納以言。颺者。文王世子。或以君揚。颺同揚。堯典揚側陋。史公說揚爲舉。格來。承同。烝進也。皆釋詁文。庸者。詩傳云周也。言舉于官者。來則進用之。文王世子云。必取賢斂才焉。

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否則威之。****疏** 否者。廣雅釋詁云隔也。易否彖上傳。崔憬注。否。不通也。經言蔽賢則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等。可證此經之義。加之罰也。後漢紀。魯丕對策云。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潛夫論考績篇云。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尙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士俱舉。附下而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已上言舉賢則諛媚自遠。故史公云。君德誠。施皆

禹曰。兪哉。史遷說兪爲然。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疏** 光者。釋言云。充也。孫作光。海隅者。釋地云。齊有海隅。高

誘注呂覽有始篇云。隅崖也。蒼者蒼天。釋天云。蒼為蒼天。生者生民。詩烝民云。天生烝民。是也。又文選史岑出師頌。蒼生更始。李善注云。蒼生。黔首也。說文云。黔。黎也。秦謂民為黔首。周謂之黎民。是蒼生猶言黎民。黔首見禮記。亦不始自秦。

萬邦黎

獻。共惟帝臣。圖共一作具。圖

黎者。釋詁云。衆也。獻者。釋言云。聖也。大語云。民獻有十夫。張衡東京賦。具惟帝臣。薛綜注。具之言俱也。李善引經文作具。漢碑以黎獻為黎儀。疑亦今文。

惟帝

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圖敷一作傳。亦作賦。車一作輿。庶一作試。圖

時舉猶是舉。漢書敘

傳。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注。李奇曰。時是也。鴻嘉二年詔曰。古之選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師古曰。傳讀曰敷。敷陳也。春秋左氏傳二十七年傳引夏書作賦云。君其試之。杜氏注。賦猶取也。取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榮。報其勞也。庸者。釋詁云。勞也。

漢書章元成傳注。孟康引此文云。庸。功也。但此謂舉賢。與堯典考績不同。說文。試用也。引此經。敷者。詩傳云。徧也。車服者。謂車馬衣服。庸即用也。車服以庸。謂命為士。大傳云。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輪。又或作不得朱軒。注云。飛輪。如今窗車也。軒輿也。士以朱飾之。其文

見文選注。疑是此傳。御覽六百卅七引韓詩傳。古者必有命。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敢飾車駟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乘車皆有罰。是故其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與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凌弱。衆不暴寡。

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潛夫論。浮侈篇云。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皆說此經之義也。車作輿。見下引春秋繁露。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圖春秋篇。露制度篇。云。貴賤有等。衣服

有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輿服有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潛夫論。考績篇云。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

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据王符說。則讓為推賢尚善。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圖史遷說為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圖時敷者是

分也。禹貢馬注云。敷。分也。奏者。說文云。進也。罔者。釋言云。無也。言帝不以是分別善惡者。同日進用。則無功狀。謂諛說之人。與黎獻同日進用。無治績也。史公說敷為布者。詩小旻傳云。敷。布也。說同日為同善惡者。上云是而颺之。否則威之。當分明善惡也。

臯陶謨第二下 虞夏書二

無若丹朱傲史遷此上有帝曰無作毋傲一作稟一作敖

無若丹朱傲上古文今文俱有帝曰二字。偽傳脫之也。史公有之。蓋孔安國故如此。漢書楚元

王傳劉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論衡遺告篇云。帝戒禹曰。毋若丹朱放。毋者。禁之也。案放當作敖。又問孔篇云。尚書毋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謂帝勅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之。後漢書梁冀傳。袁箸上書曰。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敖。漢人所用今文亦皆有帝曰。偽傳傳之既久。自唐時列于學官。不敢擅增。存之于注。以俟後之定石經者。朱稱丹朱者。漢書律歷志云。堯使子朱。處于丹淵為諸侯。史記正義引荆州記云。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朱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丹朱故為縣。傲說文作稟。云。媯也。虞書曰。若丹朱稟。讀若傲。說文又有數字。云。出遊也。管子宙合篇云。若傲之在堯也。亦作傲。

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史遷惟作

維慢作媯慢者說文云惰也。傲者廣雅釋言云。倨也。虐與譎聲相近。釋詁云。戲譎也。作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為也。史公惟作維者。今文及熹平石經。惟多作維。釋詁云。伊維也。維為網維。惟為思惟。俱假借字也。慢作媯者。說文云。侮易也。

罔晝夜頡頏一作鄂鄂。罔水行舟。史遷作毋水。鄭康成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

已治。猶居舟中。頡頏使人推行之罔者釋言云無也。頡頏者說文有刑字。云船行不安也。讀若兀。罔晝夜謂日夜不息。罔水言洪水已退。行舟謂丹朱乘舟行水。非有治水之役。惟好慢遊。史公罔水作毋

水者。趙岐注孟子。引書丹朱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罔作毋。鄭注見書疏。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者。夏本紀云。禹水行乘舟。治洪水也。云今水已退。猶居舟中者。洪水退。釋罔水也。居舟中。是舟行以為戲也。云頡頏使人推行之者。水淺舟滯。使人人推舉行之。此所謂

慢遊也。或以爲陸地行舟。謬矣。潛夫論斷訟篇云。晝夜鄂鄂。慢遊是好。則今文額又作鄂也。

**朋淫于家**。鄭康成曰。朋淫。淫門內。朋一作朋。也。說文引虞

也。說文引虞

書。朋淫于家。蓋壁中古文。借朋字。後漢書樂成靖王傳。安帝詔曰。風淫于家。風放。聲相近也。淫者。王逸注楚詞云。游也。鄭注見書疏云。朋淫淫門內者。白虎通三綱篇引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故以朋爲門內。經言于家。對行舟而言。朋者。詩傳云。比也。鄭意言丹朱比游于門內。亦謂慢遊也。或以淫爲姪。亂非也。丹朱隱惡。舜不應斥言于朝。

**用殄厥世**。史遷殄作絕。厥作其。

殄者。釋詁云。絕也。厥者。釋言云。其也。世者。章昭注周語云。父子相繼曰世。

**予創若時**。史遷爲舜言。說爲予不能順。是一作禹言。

創者。說文云。傷也。若者。釋言云。順也。時者。釋詁云。是也。言予以順是爲傷。故不順之。史公說不能順。

是者。趙岐注孟子云。順。愛也。義亦同。一作禹言者。論衡問孔篇云。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肯子也。則以此句屬下文讀。疑今文也。以創爲娶。無文證之。蓋創同剉。廣雅釋詁云。始也。述始娶若時。則時如字。不訓爲是也。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史遷說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

生啓。弗作不。鄭康成曰。登用之年。始娶於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治水。塗一作命。

辛壬癸甲者。日干紀日之名。史公娶于塗山上

有禹曰。古文故也。王充論衡。則禹曰。在予創若時之上。僞傳脫之。云予辛壬娶塗山者。蓋塗山道遠。娶之行二日。癸甲生啓者。在家二宿也。廣雅釋詁云。腹生也。言二日而娠啓。卽往治水。列女傳母儀篇云。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禹去而治水。似說辛壬癸甲。爲生啓後四日。亦或可釋爲生啓以辛壬癸甲之四日也。楚辭天問云。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桑。王逸注云。言禹治水道。娶塗山之女。而通大婦之道。于台桑之地。又云。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吳越春秋云。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嬀。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嬀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夜呱呱啼泣。說文云。翕會稽山也。一曰九江當翕也。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虞書曰。予娶翕山。作予娶翕山者。予字通上文言之。塗俗字。當爲涂。或依說文作翕。塗山有二說。一在會稽者。春秋左氏哀

七年傳云。禹會諸侯于塗山。魯語作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是塗山即會稽山也。越絕外傳記地傳云。塗山者。禹所娶之山也。去縣十五里。是亦以塗山在會稽。許氏又以爲九江山者。呂氏春秋音初篇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高誘注云。塗山在九迴。近當塗也。地理志九江當塗侯國。注應劭云。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虛。是同許說。許氏云。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者。言民見禹辛日娶妻。至甲日嫁子。故以此四日爲娶婦生子之吉辰。相沿成俗也。水經注云。淮水自黃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壬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禹墟在淮南。即其地也。瓠者。說文云。瓠。小兒曉聲。子者。列子楊朱篇云。惟荒度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鄭注樂記子諫云。子讀如不子之子。蓋讀如字。鄭注見書。惟荒度土功。史遷作以故能成水土功。鄭康成曰。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荒與芒通。荀子富國疏。

惟荒度土功。史遷作以故能成水土功。鄭康成曰。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荒與芒通。荀子富國疏。篇云。芒。輒。倭。倭。楊倬注云。芒。或讀爲荒。漢書高帝紀注。蘇林曰。芒。音忙。遲之忙。是荒亦忙。遲也。度者。釋詁云。謀也。土功。謂分土之功。史公以爲能成者。廣雅釋詁云。度。就也。就。亦成也。鄭注見詩殷武疏。以荒爲奄者。釋言文。釋詁云。奄。亦大也。詩傳云。荒。大也。彌。

成五服至于五千。史遷說弼爲輔。五千爲五千里。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文

尙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馬融曰。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鄭康成曰。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

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甸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甸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甸。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

五百里爲荒服。當鎮服。其甸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甸一作邨。

邨者釋詁云輔也。服者釋詁云

采服事也。反覆相訓。卽采地之名。鄭注職方氏云。服。服事天子也。詩云。侯服于周。韋昭注周語云。服。服其職業也。五服者。禹貢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至于五千里者。甸服在千里之內。侯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在五千里之內。史遷之說。禹貢亦與今文同。中國方五千里。亦有萬國者。五五二十五。爲方千里者二十五。除王圻千里。則方千里者二十四也。八州每州方千里者三。依鄭注建國之法。差之一州方七十里之國二百。方五十里之國四百。方三十里之國八百。餘方百里者三十。不在數內。州共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八州共九千六百國。四百國在圻內。適得爲萬國也。鹽鐵論結和篇。伯翳之始封秦地爲七十里。書殷武疏引中候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旣受命。與由七十里起。孟子亦云。湯以七十里。知虞夏封大不過七十里也。史公以弼爲輔者。釋詁文。知五千爲方五千里者。舜本紀云。禹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下云至于荒服。今尙書古尙書說。見王制疏。引異義說。中國方五千里者。以五服四面相距爲五千里。甸服千里。侯綏要荒。各五百里也。史記說禹貢五服亦同。云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故詩殷武正義云。司馬遷說。以爲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案禹貢甸服之外。有百里賦納總之屬。是謂小數。史公不爲正數也。鹽鐵論地廣篇云。古者天子之立于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說苑修文篇云。禹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漢書賈捐之傳云。以三

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案三聖謂堯舜禹。此西漢人之說。論衡別通篇。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俱同今文也。王制疏又引許氏。謹案以漢地考之。百里外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尙書說。馬注見釋文。鄭注見詩殷武疏。書疏王制疏。云廣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各五千里者。鄭注禹貢云。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于五千也。云禹所受地記書者。河圖括地象也。周禮職方氏疏及曲禮疏皆引括地象文。與此同。以崑崙山在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史記孟子列傳引騶衍之說云。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有九州。禹之序九州也。說文丘。从北。从一。地也。中邦之居。在昆侖東南。是神州在崑崙東南。云神者。釋詁云。治也。蓋言神農至禹所治之地。云禹弼五服之殘數之內。故有萬里之界也。云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云者。周禮夏官職方氏云。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是周之九服。爲方萬里。其中方千里爲王畿。堯之五服。甸侯綏要荒。各五百里。爲方五千里。禹輔成之。至于面各五千里。則亦爲方萬里。而其中方千里爲甸服。是甸服當周之王畿。甸服之弼。當周之侯服。由是以推。則侯服當周之甸服。其弼當其男服。綏服當其采服。其弼當其衛服也。要服于周爲蠻服。鄭言與周要服相當者。周禮大行人職。于衛服之下。言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注云。要服。蠻服也。是周之蠻服。亦爲要服也。云是九州之內者。大行人職云。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于要服下。特言九州之外。明要服在九州之內也。玉篇云。三千五百里曰華夏。據一面言之。顧野王同鄭說也。周禮蠻服之外。爲夷鎮藩三服。故鄭云。要服之弼。當其夷服。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藩服也。周書立政云。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旁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是周之幅員。與禹弼成九服同。故鄭從古尙書說。爲廣輔至于萬里也。

**建五長**。大傳說。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

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土以上。不朋。鄭康成曰。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

更方七十里。七七四十九得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師長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舉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百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薄一作敷。

**疏**

州謂九州。其一爲王畿。餘有八也。每州設師十有二者。八州當有九十六人。薄者。廣雅釋

詁云。至也。薄或作敷。詩箋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引此文。釋文云。諸本作外敷。四海。敷。薄聲相近。四海者。曲禮正義引爾雅李巡注。四海遠于四荒。晦冥無形。不可教誨。故云四海也。海者。晦也。言其晦冥無知。咸建五長者。王制云。千里之內。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八州三百三十六長。此要服內之長。外至四海亦建焉。曲禮。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左傳稱驪戎男。是四海之外。大曰子。小曰男也。大傳說十都爲師者。鄭注云。州凡四十三萬三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廣雅釋地文。與大傳同。云州十有二師。則三萬六千家。有一師也。周禮司徒之屬。鄉大夫。注。鄭司農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州長。注。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爲州。與此不同。故鄭氏知爲虞夏之數也。鄭注見書疏及釋文。又見詩蓼蕭疏。云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十里者。

周之九服與禹輔成五服相等。故以周禮推之。知要服之內有九州也。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則爲方七千里矣。方七千里者。以七乘七。則四十九。故云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云其一以爲畿內者。詩殷頌曰。邦畿千里。唐虞稱服。夏或稱縣。王制云。天子之縣內。注云。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云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者。六八四十八。故八分之各有六也。引春秋傳者。哀七年左傳文。傳言禹會諸侯于塗山。此云會稽。兼用魯語文。云執玉帛。則九州之內諸侯者。大行人職云。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是九州之外。諸侯不執玉帛也。云其制特置牧者。鄭注王制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蓋據堯典有十二州。又云咨十有二牧。是州長曰牧也。云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者。師之言長。爲諸侯之長。以佐牧者也。云百國一師者。州千二百國。當設十二師也。云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云云者。鄭意以一州有方千里者六。封三等之國。各以方千里者二。計方千里爲百里者百。千里之方二。則封方百里之國二百也。計方百里爲方十里百。以封方七十里之國。七七四十九。得方百里者四十九。兩之則九十八。是方百里者。截長補短。可封方七十里者二。國猶餘方十里者二也。故方千里者二。以封方七十里之國。可四百有奇。止言四百者。約舉其準數耳。計方五十里者四。當四百里之方一。故方千里者二。可封方五十里之國八百也。總此三等。凡有一千里四百國。云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者。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此據州十有二師。則當千二百國。故計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也。州有千二百國。以八乘千。則八千。以八乘二百。則千有六百。故八州凡九千六百國。計滿萬國之數。當更益以四百國。故云其餘四百國在圻內。鄭志荅趙商云。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是鄭以采地在四百國之數也。王制疏引異義。古春秋左氏說。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間田。其說略與鄭同。云百里者三。封國七有奇者。王制疏云。所以百里三封國七者。以百里之方一。爲公侯之國一。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伯七十里之國二。又以百里之方一。爲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是百里之方三。封國七也。言有奇者。謂百里之方。封七十里之國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二。故云有奇。以此計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公侯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三。爲子男之國八百。總爲一千四百國。鄭又云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鄭以要服之內。既有師有牧。此立長當在四海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鄭獨言四海外者。以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

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功。

帝其念哉。史遷迪作道，弗作不。帝曰：迪朕德，時

迪者釋詁云作也。即者詩傳云就也。不就功言各作有功。惟苗頑弗就功。史公說迪為道者釋詁文。

乃功惟敘。史遷說為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是也。敘者釋詁與順轉訓。言禹功順成之。史公說為序之者。

序同敘。魯語夕序其業。章昭注云序次也。

皋陶方祗厥敘。史遷說為皋陶于是敬禹之德。鄭康成曰：歸美于二臣。此

虞史伯夷所述，非舜言也。史公說伯夷語帝前，即此至庶尹允諧經文。史公以祗為敬者，釋詁文。敘為德者，釋詁云。業，敘也。業，猶德也。鄭注見書疏云：歸美于二臣者。大傳云：昔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即謂此也。

方施象刑。

史遷說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大傳說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唐虞

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襍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于禮。馬融曰：言咎繇制五常之

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方一作旁。惟明。史遷說為舜德大明。白虎通聖人篇云：何以言皋

陶聖人也。皋陶聖人而能為

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方作旁者，說文旁溥也。新序節士篇云：書曰象刑旁施，惟明及禹不能。漢書本紀元光元年詔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楊子先知篇云：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刑三千，俱以象刑為畫象也。大傳說赭衣不純云者，鄭注云：純，綠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履履也。幪，巾也。使不得冠飾以恥之也。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幪音蒙。荀子正義篇云：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髡鬻，共艾畢，非對履，殺赭衣而不純。楊倞注引慎子：髡嬰作草纒，是墨刑黥，俱刑在面，故以草為冠飾也。共艾畢，楊倞云：共未詳。案共當為宮。宮刑別異其蔽前之飾，故以艾色為鞞也。非對履，楊倞云：對或為劓。案非當為荆。言荆刑劓履也。楊倞注引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屨當劓，以履樹當劓，以艾畢當宮。御覽刑法部

引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蒙巾當墨。以草屨當劓。以非履當則。以艾釋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中世用刑。而民不從。周禮司圜疏引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蒙墨。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是象刑之說。自古傳之。鄭注周禮司圜云。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知鄭氏亦同古說也。史公說方施爲令。民皆則禹云云者。詩傳云。方則也。是說方爲則。說象刑以不言刑從之者。言設此畫象以示民。告以不從教。則當加刑。而民無犯者。故云舜德大明也。白虎通五行篇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贖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行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贖者以墨蒙其贖。而畫之。犯宮者。履雜屨。犯大辟者。布衣無領。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已上文多脫落。多見北堂書鈔初學記。後漢書注太平御覽所引五刑大義。引周書曰。因五行相剋。而作五刑。墨劓。荆宮。大辟是也。火能變金色。故墨以變其肉。金能剋木。故荆以去其骨節。木能剋土。故劓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宮以斷其淫洗。水能滅火。故大辟以絕其生命。又引尙書刑德攷云。太辟象天刑。贖之數三千。應天地人。此是周書所說。非象刑也。蓋後又用其意。而制肉刑。然大辟可贖。則肉刑亦可贖矣。此今文以象刑爲象天道。而作刑也。馬注見史記集解。引在象以典刑之下。案其文當是象刑惟明。注故移于此。云五常之刑。史公所謂令民皆則禹。先教以五常。不如言而施之刑也。云無犯之。亦謂舜德明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

**瑟以詠。**

史遷說爲於是夔行樂。大傳說。古者聖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

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鍾鼓竿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又說。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徽。弦鳴者。貴玉聲也。馬融曰。戛。櫟也。鄭康成曰。戛。櫟也。戛。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櫟。擊此四器也。鳴球卽

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稊，所以節樂。云以詠者，謂歌

詩也。夏擊，一作桔隔。

**疏**

史公說爲於是變行樂者，以夔曰至鳳皇來儀爲虞史之言，故說曰爲於是。釋詁云，爰，曰也。洪範土爰

五祀，則舜薦禹攝位之後，作樂于明堂也。鄭氏大司樂注引下，夔曰爲夔，又曰，則鄭氏亦以爲夔言，與史公異也。夏擊，文選楊雄長揚賦作桔隔，注引韋昭曰，古文隔爲擊，疑章本作擊，後人譌爲擊，說文鱉虎聲也。讀若隔，故既象其形，又象其聲。明堂位拊搏玉磬，拊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鄭注云，拊擊，謂祝敵，案拊音俱近，白虎通禮樂篇云，祝敵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祝，始也。敵，終也。祝敵在堂下，而合樂以爲終始之節，故先特言夏祝擊敵，而堂上之聲應之也。鳴球，卽明堂位之玉磬，亦先言之者，白虎通鄭氏俱以爲玉磬清，故以合堂上之樂，故商頌那亦以鼓管之聲，依我磬聲也。拊搏，卽明堂位之器，亦名拊鼓，亦名相。周禮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注云，謂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稊，樂記會守拊鼓，注云，言衆皆待擊鼓，乃作樂，記又云，治亂以相，注云，相，卽拊也。拊搏擊在樂之先，故大戴禮三本篇云，縣一磬而尙拊搏，又史記禮書作拊隔，一作搏，隔，搏拊在堂上，亦先及之。琴瑟，卽明堂位之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記，授瑟皆在工升西墻之後，是瑟在堂上，琴亦從之也。以詠者，謂工歌，周禮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郊特牲，歌者在堂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大傳說爲升歌清廟之樂，升歌者，謂工升堂上歌詩，清廟者，明堂，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下云升歌清廟也。云大琴練弦達越云云者，說文琴，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絃，周加二絃，瑟，庖犧所作，弦樂也。廣雅釋樂云，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曰商宮角徵羽，通典引楊雄清音云，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廣雅釋樂又云，伏羲氏瑟長七尺二寸，上有二十七絃，呂覽古樂篇云，瞽叟乃拊以五絃之瑟，作以爲十五絃之瑟，舜乃拊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之瑟，御覽引白虎通云，大瑟謂之灑，長八尺一寸，諸家說各不同，練者華嚴音義引珠叢云，煮絲令熱曰練，越者，韋昭注周禮云，謂爲之孔也，云以韋爲鼓者，周禮正義云，白虎通引大傳云，拊革著以稊，今見白虎通禮樂篇引云，拊搏鼓振以乘，多三字，并下云云，今本脫之也，釋名云，搏，拊也，以韋盛稊，形如鼓，以手拊拍之也，蓋一手振乘，一手拊拍之，云不以鍾鼓竽瑟之聲亂人聲者，謂不以堂下之樂亂工歌也，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及周禮大司樂疏，俱在夏爲際者，漢書楊雄

賦注章昭曰。桔。櫟也。服虔注漢書。棘音勞。櫟也。廣雅釋詁云。櫟。擊也。从木从手者。誤。櫟。卽。斝也。爾雅釋樂。所以鼓。敵。謂之。斝。郭注云。以木長一尺。櫟之。斝者其名。鄭云。夏。擊。鳴。球。者。三。謂。祝。敵。斝。三。器。云。擿。下。者。櫟。擊。此。四。器。者。玉。斝。搏。拊。琴。瑟。共。四。器。夏。擊。總。舉。櫟。擊。之。名。漢書注師古曰。拊。隔。擊。考也。一曰。彈。鼓。也。是。斝。與。拊。鼓。琴。瑟。皆。得。謂。之。擊。經。文。四。者。單。舉。其。器。名。故。知。夏。擊。總。舉。之。云。鳴。球。玉。斝。者。說。文。球。玉。斝。也。或。作。璆。晉。語。蕭。陸。蒙。璆。章。昭。注。云。璆。玉。斝。球。璆。一。物。同。字。云。斝。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云。云。者。鄉。飲。酒。禮。云。笙。人。堂。下。磬。南。北。面。立。又。記。云。磬。階。間。縮。鼗。北。面。鼓。之。又。大。射。儀。云。樂。人。樂。縣。于。阼。階。南。笙。磬。西。面。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是。磬。縣。在。堂。下。商。那。云。依。我。磬。聲。鄭。箋。云。磬。玉。斝。也。玉。斝。尊。故。異。言。之。郊。特。牲。曰。擊。玉。斝。諸。侯。之。僭。禮。也。是。知。玉。斝。尊。異。也。云。搏。拊。以。節。樂。者。釋。樂。云。和。樂。謂。之。節。亦。卽。拊。也。云。以。詠。謂。歌。詩。者。周。語。云。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卽。工。歌。

### 祖考來格

史遷說爲祖考至。大傳說舜入唐郊。丹朱爲尸。馬融曰。

此是舜除瞽叟之喪。祭宗廟之樂。鄭康成曰。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格。一作假。

祖考。顓頊。考者。堯也。

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堯。此蓋宗祀明堂之祭。史公以格爲至者。釋詁文。大傳云。維有十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注云。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子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止郊。而以丹朱爲王者後。欲天下昭然知之。然後爲之。故稱王也。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大傳說。郊有尸者。詩君子偕老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箋云。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乎。詩鳧鷖云。公尸來。燕來寧。箋云。喻祭天地之尸也。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祭天有尸。許氏引魯郊祝。廷帝尸。從左氏之說也。曲禮疏引石渠論云。周公祭天。太公爲尸。案天既有尸。配天亦有尸。晉語云。晉祀夏郊。董伯爲尸。注云。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則董伯其奴姓乎。祭統云。孫爲王父尸。注云。必取同姓之嫡。曲禮云。爲人子者。不爲尸。然則尸取同姓無父之嫡子。此是周禮。未知唐虞之禮何如。疑丹朱爲顓頊尸也。其天尸及帝。磬。堯。尸。無文可知。馬注見書疏。云。舜除喪祭宗廟者。以經文稱考。是爲瞽叟已卒之稱。王制疏引禮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是馬氏以爲舜親廟之祭。鄭注見周禮大司樂疏。云。神來至者。周禮大司樂。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古文以感神及致鳳凰舞百獸爲樂之效也。格。大傳引作假。今文引經格字俱作假。

虞賓在位

大

傳說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尙攷大室之儀唐為虞賓鄭康成曰云虞賓在位者謂舜以

為賓卽二王後丹朱也羣后德讓注史遷說為羣后相讓鄭康成曰云羣后德讓者謂諸助祭者

以德讓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疏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尙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丹朱時來助祭春秋繁露王道篇云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

地所有先以入宗廟故羣后亦在焉德讓猶言陟讓德陟聲相近說文德升也周禮大卜注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覆人之德德登亦音之轉故公羊傳以得來為登來此德讓依今文義則是迎尸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曾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讓之諸侯亦讓之大傳說舜賓客至唐為虞賓者注云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于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也尙攷猶言古攷謂往時也大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為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為舜賓也漢禮樂志九疑寶夔龍舞注如淳曰言以舜為賓客也夔典樂龍管納言皆隨舜而來舞以樂神史記于此篇帝拜曰然往欽哉下云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擊樂為山川神主帝舜薦禹于天為嗣十七年集解云劉熙曰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與下文篇韶九成史公說為禹乃與九招之樂則是以此經為舜薦禹于天與馬氏說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云云異也大傳有云維十有四祀帝乃雍而歌者重篇鍾石磬筦變聲樂未罷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乃見于鍾石筦管乎下又云乃遷虞而事夏也亦同史公說而脫文甚多不可考矣鄭注見周禮大司樂疏云卽二王後丹朱謂存二代之後者郊特性云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史記堯本紀云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詩振鷺疏引鄭駁異義云昔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是丹朱稱賓得郊天又以天子禮祭其先舜存二王後更有高辛氏後當是帝擊子孫封于唐者云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者鄭以德為讓之義德魯語曹劇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章昭注云助祭受政命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注鄭康成曰云下管鼗鼓已下謂舜廟堂下之樂故

言下云合止祝敵者。合樂用祝敵。祝狀如漆笛。中有椎。搖之以節樂。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敵狀

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櫟之。所以止樂。鼗一作鞀。

**疏**

下謂堂下。周禮大師下管注。特言管者。貴人氣也。鄭司農云。下管。吹管者在堂下。管爲竹樂之總名。白虎通禮樂篇引樂記云。竹曰

管。高誘注淮南原道訓云。管。簫也。孟子梁惠王。聞王管籥之音。趙氏注。管。笙。說文云。籥。音律。管。壎之樂也。饒。管音也。是管兼笙。鐘。壎。篪也。或說管者。說文云。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又作瑄。云古者玉瑄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瑄。前零陵文學。姓奚於伶道。舜祠下。得笙玉瑄。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皇來儀也。宋書樂志引月令章句云。管形長尺圓寸。有六孔。無底。鄭氏注。周禮小師云。管如篪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鼗。說文作鞀。又作鞀。王制疏引漢禮樂器制度云。鞀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拊之。使自擊。詩那傳云。鞀。鼓樂之成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五月紀云。鞀。鞀所以節樂也。釋名云。鞀。導也。所以導作樂也。鼓者。古以瓦爲質。杜子春注周禮籥師土鼓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面。考工記鞀人爲鞀。陶亦瓦器之名。周禮單穆公說。八音有瓦。無土。下云節之。鼓。是以鼓兼革土二音也。經文有八音無。恐有疑其缺土音者。故及之。止者。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郭注云。其椎祝敵者。一名。櫟。揚樂記。聖人作爲。櫟。揚。櫟。詩傳云。祝。木。控也。圍。揚也。說文云。櫟。祝樂也。祝樂。木空也。所以止音。爲節敵樂器。控。揚也。形如木虎。云。控。揚者。連祝命之。廣雅釋樂云。祝。象桶。方三尺五寸。深尺八寸。四角有陞鼠。釋樂云。所以鼓敵。謂之。郭注云。敵如伏虎。背上有三十七。鉏。刻以木。長尺。櫟之。篪。其名。白虎通禮樂篇云。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尙德而下功。書曰。下管鞀鼓。笙。鑠以間。是今文以爲舞也。明堂位升歌清廟之下。卽云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樂記。聖人作爲。鞀。鼓。控。揚。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論語。樂則。韶。舞。詩。簡兮。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鄭箋云。籥。舞。韓詩外傳云。韶用干戚。是知下管卽有舞。鄭注見周禮大司樂疏及詩有。警。疏。云。合樂用祝敵者。書疏引漢初以來。學者相傳。皆云樂之初。擊祝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敵以止之。故謂之合祝敵之狀。與諸家說同。惟釋名云。祝敵如伏虎。如見祝。祝然也。故訓爲始以作樂也。敵。衛也。衛。止也。所以止樂也。與。鄭注正相反。疑劉熙誤也。

笙鏞以間

**疏**

鄭康成曰。云笙庸以間者。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

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間者

堂上堂下間代而作庸。卽大射頌一也。鋪一作庸。

釋樂云。大鐘謂之鋪。郭注云。書曰笙鋪以間。亦名鑄。然周禮既暇。擊凡樂事。播鼗。擊頌。擊笙。擊磬。故鄭以笙爲東方之樂。庸爲西方之樂。皆

樂縣也。間者。釋詁云。代也。間代謂如樂記云。鐘磬竽瑟以和之。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鄭注見周禮大司樂疏。云。東方之樂謂之笙。西方之樂謂之庸。不以爲樂器。笙鋪二物者。大射禮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鑄。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擊在其東南鼓。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大射禮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擊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籥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注云。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磬鍾謂之庸。古文頌爲庸。義與此同。鄭以經言笙庸而東西階樂器畢舉。兼有磬鑄諸器縣也。宮縣之制。大傳云。六律者何。黃鍾蕤賓無射大蕤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鍾皆應。注云。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十二名。一鍾。天子宮縣黃鍾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面。又云。黃鍾在陽。陽氣動。西五鍾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以動告靜。靜者皆和也。蕤賓在陰。東五鍾在陽。君入故靜告動。動則亦皆知之也。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注云。樂縣謂鍾磬之屬。縣于筓處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經又云。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注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十八枚。而在一處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西縣鍾。東縣磬。此樂縣之大概。見于經者。鋪。周禮既暇。注引作庸。

**鳥獸踳踳**

史遷說踳踳爲翔舞。馬融曰。鳥獸笱簾也。鄭康成曰。鳥獸踳踳者。謂飛鳥

走獸。踳踳然而舞也。踳亦作踳。

鳥獸。今文以爲感樂而馴舞。古文以爲象樂形聲也。踳。周禮大司樂注引作踳。說文云。踳。鳥獸來食聲也。引經文玉篇。引作食穀聲。此古文說。以踳踳爲樂聲。如鳥獸之來食

穀。不以爲眞鳥獸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顛頊效八風之音。淒淒鏘鏘。是踳爲樂聲。史公云。翔舞者。與鄭義同。大傳云。奏鍾石。論人聲。及鳥獸成舞于前。是今文同史公說也。鳥爲翔獸爲舞。說文云。舞。回飛也。馬注見釋文。以鳥獸爲笱簾。考工記。梓人爲笱簾。天下之大

獸五。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簞。小蟲之屬，以爲雕琢。擊其所懸，而由其處鳴。明堂位：夏后之龍箛，虞注云：箛，虞也。所以懸鐘磬也。橫曰箛，飾之以鱗屬。植曰虞，飾之以羸屬。羽屬，篋以大版爲之，謂之業。說文云：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書之，象其鉏銛相承也。虞鍾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从虎，異象其下足，或作鏞。篆文作虞，是筍一名業，爲橫版。虞爲樂縣之柎，飾爲猛獸，擊之由其處鳴，故馬氏以爲鳥獸跕跕卽此也。鄭注見周禮大司樂疏。

###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疏** 史遷說：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鄭康成曰：簫韶，舜所制

樂。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共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者，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來儀。乘匹，謂致得。雄曰鳳，雌曰皇。來儀，止巢而乘匹。簫，一作箛。

**疏**

簫說文作箛。云虞舜樂曰箛，韶他書或通作簫，則簫非箛管。此則謂

韶樂也。風俗通音聲篇：謹案尚書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其形參差，象鳳之翼，十管，長一尺，直以爲鳳皇象樂之儀形，與馬氏以爲鳥獸爲箛。虞許氏以樂象鳥獸來食聲同，疑古文說也。鳳皇，今文說爲瑞應，論衡引大傳云：鳳凰在列樹。漢書元康元年，鳳凰集泰山，引此經文。史公說爲禹興九招者，謂此大室之祭，是薦禹于天，禹爲主人，故云禹作九招也。義見前。說苑修文篇云：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也。亦同。史公說鄭注見公羊哀十四年疏及書疏周禮大鄭樂疏，以簫韶爲舜所制樂者。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帝學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乃令實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昭帝德。樂記云：紹繼也。鄭注云：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漢禮樂志云：舜作招，又云紹繼堯也。史記樂書作韶。左傳云：舞韶，周禮大司樂九磬之舞，是知舜紹堯作樂名韶，以有九成，謂之九韶。以其肅敬，謂之簫韶。此不以簫爲樂器之說也。云名舜樂者，其秉簫者，言以簫名舜樂，或竟以作樂持簫而言之。如應劭說也。大戴禮變作樂，歌籥舞，和以鍾鼓，則鄭云乘簫亦謂樂舞。如詩簡兮，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說文簫作箛，云以竿擊人也。虞舜樂曰箛，韶禮

樂志。天門十一。飾玉楸以舞體。招搖若永望。師古曰。楸。竿也。舞者所持。玉楸。以玉飾之也。音所交反。云樂備作謂之成者。周禮樂師。凡樂成則告備。注云。成謂所奏一竟。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者。周禮大司樂文云。來儀。乘匹者。釋詁云。儀。匹也。乘匹。謂升合之雌雄成匹。釋鳥云。鸛。鳳皇。其雌皇。鄭說。鳳皇為應樂聲來者。列子黃帝篇云。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鳳皇來儀。籥韶九成。此以擊致禽獸者也。此鄭說之所本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史遷無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之文。籥韶九成。鳳皇來儀。下云百獸率舞。百官信諧。

鄭康成曰。夔說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

聲之道。與政通焉。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得其諧和。

**疏** 夔曰。鄭注周禮大司樂引作夔。又曰。知古文有此二

夔曰。蒙上文。故云又也。史記井此。夔曰。俱無者。或史公節其文。或今文無之。擊石拊石。俱擊也。周禮大師大祭祀奏樂拊注。鄭司農云。樂或作擊。或當拊。論語有擊磬。夔楚詞揚拊兮拊鼓。王逸注云。拊。擊也。百獸率舞。猶云順舞。釋詁云。率。循也。說文云。循。行順也。春秋繁露王道篇云。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言順也。大傳奏鐘石。論人聲。及乃鳥獸咸變于前。呂氏春秋古樂篇云。質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象。高誘注。質。當為夔。庶尹允諧。言樂和神人。周禮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史公無夔曰者。以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時本無夔。此文又已見堯典。不應重出也。說庶為百者。庶衆。故為百。尹為官者。廣雅釋詁文。用此義。允。信也。諧。和也。俱釋詁文。鄭注見周禮大司樂疏。公羊哀四年疏云。磬有大小者。以經文有二石字知之。釋器云。大磬謂之馨。郭注云。馨。形似犁鍤。以玉石為之。云百獸為服不氏所掌者。周禮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注云。猛獸。虎豹熊羆之屬。鄭以舜作樂廟堂。不應有野獸率舞。故以為服不氏之獸也。庶衆。尹。正。釋詁文。

庸作歌。日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史遷說庸為用。勅為陟。又說時為維。是鄭康

段氏曰。句絕目下文。

成曰戒臣。

**疏**

敕天之命。一作陟天。釋詁。假陟陞也。陟假同義。謂薦禹于天而告之。經文作敕同勅。敕者。釋詁云。勤勞也。又云。勞勤也。廣雅釋言云。敕。謹也。樂書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惟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知史公

用今文作陟。反引古文義作相敕。義兩通也。惟幾者。釋詁云。惟。思也。幾。危也。說文云。幾。微也。殆也。荀子解蔽篇。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知之。以釋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史公又說。惟時惟幾。為維是幾安者。時是。釋詁文。以幾為危。以康為安。安即下庶事康哉之義。鄭注見書疏。云戒臣。臣謂禹皋陶之屬。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大傳說**。元首

君也。股肱。臣也。

**疏**

漢書魏相丙吉傳贊曰。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股肱者。經文云。臣作朕股肱。元者。釋詁云。首也。易象云。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廣雅釋詁云。元首。君也。喜。康樂也。興起也。熙。興也。俱釋詁文。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疏**

史遷颺作揚。鄭康成曰。使羣臣念帝之戒。

詁云。揚。續也。郭氏云。未詳。揚與颺同。鄭注見史記集解。敕。令念百工興。即率作興事也。

率作興事。慎乃憲。屢省乃成。欽哉。

**疏**

史遷作率為欽作

敬。

率。循也。慎。誠也。憲。法也。省。察也。俱釋詁文。作。為也。興。起也。屢。本本作婁。婁也。俱釋言文。漢書谷永傳。婁省。無怠注。師古曰。婁。古屢字也。此言百工之事。信守常法而數察之。乃不敗壞也。屢。蓋屢省文。當為婁。

乃賡載歌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疏**

史遷說。乃更為歌。鄭康成曰。載始。

公自葛載注云。一說言當作再字。言續帝歌。再為歌也。明者。大戴禮禮志篇云。明。孟也。釋詁云。孟。勉也。明。孟聲相近。明即勉也。良者。詩鴉奔傳云。善也。康者。釋詁云。安也。史公以賡為更者。晉語。性利相更。注云。更。續也。以載說為者。釋詁云。載。偽也。偽與為通。鄭注周禮大宗伯云。載。為也。鄭注見書疏。以載為始者。詩載見傳文。始歌。謂帝所作歌。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

**疏**

史遷為舜又歌曰。馬融曰。叢。總也。脞。小也。

鄭康成曰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

**疏**

脞當从說文爲脞說文叢聚也脞目小也說文又有𪔐字云𪔐疾也疑脞亦作𪔐廣雅釋詁叢湊連也說文奏古文作𪔐疑脞卽𪔐字叢猶言急

違今本廣雅脫湊字以七侯反音叢蓋誤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以叢爲總聚脞爲小者說文義鄭云小小者徐仙民瞿音瑣釋訓云瑣瑣小也易旅瑣瑣鄭注云猶小小瑣聲相近

股肱脞哉萬事墮哉

脞脞一作墮墮一作隳

**疏**

隋者說文云不敬也史記樂書曰萬事墮壞墮說文作隳方言隳壞也說文隳篆文作隳敗城阜曰隳是亦爲敗也中論審大臣篇引隳作隳隳作隳

帝拜曰兪

往欽哉 **注** 史遷說兪爲然又說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

**疏**

拜者揖也周禮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

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士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又司士孤卿特揖說文引楊雄說拜从兩手下是君子臣亦拜也云往欽哉舜踐帝位二十二年而薦禹攝位又十七年而崩見堯本紀

# 尚書今古文注疏

## 卷二

### 禹貢第三上 虞夏書二

**疏**

貢者廣雅釋詁云上也。稅也。釋言云獻也。楚語觀射父曰天子之田九畝。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注云經常也。常入征稅也。詩甫田傳云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據此則黃帝制井田當有稅夫之法即貢也。史記五帝本紀云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索隱云謂征諸侯之不朝享者本或作享案考工記注鄭司農云奠讀為享則享即奠顧命所謂一二臣衛敢執壤奠鄭注以為享禮亦貢也。古有稅民之法及諸侯貢法堯時遭洪水不能修其制至禹始更作之夏本紀云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詩韓奕云維禹甸之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孟子滕文公篇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注云良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古以貢當稅即經所言賦凡貢之物不在賦外故孟子云夏貢什一也。

**禹敷土**

**史遷敷作傅**

**馬融曰敷分也**

**鄭康成曰敷布也**

**布治九州之水土**

**敷一作溥**

**史公敷作**

**傅者夏本**

紀云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傅土傅與敷音相近蓋釋傅為治也。孟子滕文公篇云舉舜而敷治焉。注引經云是言治其土也。廣雅釋言云傅敷也。治水土非一人之力故奉帝命與人徒。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分者言分為九州。漢書地理志注

云數分也。書序云禹別九州。馬義所本。鄭注見周禮大司樂疏。云數布者。山海經海內經云。帝乃令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布土即敷土。詩傳云敷布也。說文云專布也。數敷也。書傳以數為專音相近。假借字。又鄭注周禮大司樂云。禹治水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商頌長發云。禹敷下土方。箋云。禹敷下土。正四方。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鄭意又以數為大者。詩傳云。溥大。詩釋文引韓詩數敷淮濱。云數大也。荀子成相篇作溥。隨山刊木。史遷隨作行。刊作

表。鄭康成曰。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刊一作榮。亦

**作榮**

**疏** 史公說隨為行者。廣雅釋詁云。隨。行也。淮南修務訓。隨山乘木。高誘注。隨。循也。循義近行。刊為表者。周語云。道無列樹。注云。古者列樹以表道。刊蓋削而識之。鄭注見書疏。以刊為除者。春秋左氏襄廿五年傳云。井堙木刊。注云。刊。除也。刊說文

作榮。云。棧。識也。引此文讀若刊。篆又作榮。又云。棧。委斫也。魯語云。山不棧斲。注云。棧。斫也。棧。識者。斫木為識。即表道也。管子形勢解云。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為民利。蓋古說以刊木為斬高木以橋下。隲也。奠高山大川。史

遷說奠為定。大傳說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馬融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疏** 史公說奠為定者。周禮司

奠。讀為定。杜子春云。奠當為定。是奠與定通也。大傳說高山大川為五嶽四瀆者。見史記集解。今大傳脫文。大傳云。五嶽。謂岱山。靈山。華山。恆山。嵩山也。江淮河濟為四瀆。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見白虎通。巡守篇。五嶽以南嶽為霍山。今文家說也。見藝典疏。馬氏注見史記集解。書疏及王制疏。引鄭注大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幣。棧盛饗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足證馬義也。冀州既載。**疏** 史遷說為禹行自冀州始。冀州

既載。馬融曰。載。載于書也。鄭康成曰。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載之言事。事

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疏** 說文云。冀。北方州也。淮南子地形訓云。正中冀州曰中土。

注云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注云。東至清河。西至西河。書疏引李巡云。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釋名云。冀州。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彊。荒則冀豐也。按鄭注。舜肇十有二州。云舜於舊九州外。分青州爲營州。冀州爲并州。幽州。至夏仍合爲九。則禹貢冀州。兼幽并二州之地。故說文以爲北方州。字从北也。史公說爲自冀州始者。詩傳云。載始也。則史記下云。冀州既載。說爲冀州既始耳。馬注見釋文。云載於書者。春秋左氏僖六年傳云。載在盟府。注云。載。載書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又見公羊傳莊十年疏。及書疏。云兩河間曰冀州者。用釋地文。云不書其界者。據下兗州。有云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已下諸州。皆書其界。則此亦當以山河爲界。而不書之。使若廣大也。云時帝都之者。春秋左氏哀六年傳。引夏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注云。唐虞及夏。同都冀州。疏云。堯治平陽。在冀州也。地理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又平陽。應邵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郡國志太原郡晉陽。本唐國。注云。毛詩譜曰。堯始都於此。後遷河東平陽。平陽故城。在今山西臨汾縣西南。云使若廣大者。高誘注淮南云。冀大也。義與鄭同。云載之言事者。周書謚法云。載。事也。漢書載其清靜。卽事其清靜。云作徒役者。因夏本紀有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徒以傅土。故云然也。

### 壺口治梁及岐

馬融曰。壺口山名。鄭康成曰。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

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

**疏**馬注見釋文。鄭注見史記集解。又見詩周南召南譜疏。及書疏。引地理志者。漢志云。河東郡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鄭

于北屈下脫東南。或省文。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同。案北屈在今山西吉州。西山在州西南七十里。又漢志馮翊夏陽。禹貢梁山在西北。鄭脫西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在夏陽縣西北河上。案夏陽縣在今陝西韓城縣西南。山在縣西北九十里。漢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案美陽在今陝西扶風縣。北山在陝西岐山縣東北十里。水經汾水注云。汾水南與平水合。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尙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此山在今山西汾陽縣西南。與地理志說異。云治水從下起者。書疏云。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向西言之也。按梁岐是雍州山。而見于冀州。故云從下起。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注**鄭康成曰。岳陽縣太岳之南。于地理

志太原今以為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莒東名霍太山

**疏**

修者廣雅釋詁云治也陽者說文云山南曰陽鄭注見詩唐風譜疏云太原今以為郡名者地理志及郡國志

云太原郡在晉陽屬并州杜氏春秋釋例云晉大鹵太原大夏參虛晉陽一地六名案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也云太岳在河東故縣莒者漢志河東郡莒霍太山在東冀州山案莒縣在今山西霍州西山在州東南三十里

覃懷底績

至于衡漳

**疏**

史遷說底績為致功馬融曰衡漳水名鄭康成曰懷縣屬河內地理志云漳水出上

黨沾縣大要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

**疏**

覃懷者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經云覃懷

者史記索隱云蓋覃懷二字或當時共為一地之名按懷縣故城在今河南武陟縣西即覃懷也史公說底為致者釋言文績為功者釋詁文也馬注見釋文鄭注見史記集解又見周禮職方氏疏及書疏引地理志云云者漢志上黨長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沾縣大要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城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與鄭所引略同而鄭不引濁漳以其入清漳略之也案沾縣今山西樂平縣阜城字或譌為邑城今屬直隸河間府云衡漳漳水橫流入河者經典衡多與橫通水經濁漳水又東北過斥章縣南注云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漳津故濱水斷舊溪東北出涓流滯注而已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於衡漳者也又北逕平恩故城西按斥章故城在今直隸曲周縣東平恩故城在今山東邱縣西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衡漳水在瀛州東北百二十里平舒縣界也平舒漢之東平舒今直隸大城縣清漳水過郡五者上黨魏郡廣平鉅鹿信都也

厥土惟白壤

**疏**

史遷厥皆作其馬融曰壤天性和美

也

**疏**

史公厥皆為其下不更出馬注見釋文以壤為天性和美者說文云壤柔也鄭注周禮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然則鄭于此雖缺注義亦與馬同也

厥賦惟

上上錯

**疏**

馬融曰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鄭康成曰此州入穀不貢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

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

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

**疏**

賦者廣雅釋詁云。稅也。錯者詩傳云。雜也。馬注見釋文云。通率第一者九州之中爲第一也。僞傳云。雜出第二。非。馬義鄭注見

書疏。及王制疏云。此州入穀不貢者。王制云。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注云。謂此州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周禮閭師疏引鄭志云。田稅如今租矣。王制又云。千里之內曰甸。注云。服治田出穀稅。千里之外曰采。注云。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據此知冀州畿內惟入穀稅也。詩甫田疏引鄭志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疏云。諸侯國內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則禹貢所云厥篚厥賁之類是也。據此知餘州雖有厥賁之文。不入穀。準其賦之額。賈土物以貢。此州不言厥賁。以帝都所需。令有司市買。不煩諸侯貢篚。故入穀不貢也。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者。江氏聲云。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又云。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又云。惟助爲有公田。是則夏制什一稅夫田。不畫井。鄭注周禮匠人。備引孟子文。而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是鄭氏亦謂夏時無井田也。此以井計者。以九夫爲井。差爲九等。甚便。故假以言之爾。王制疏云。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三等。故以井田計之是也。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者。一井之中九夫。各以所收之什一爲稅。上中出八夫稅者。謂通九夫。共出八夫所收之什一爲稅。以下至出一夫稅。皆謂九夫通出其什一也。詩甫田疏節引此注。而以爲鄭欲品其多少。無所比況。遂以九井擬之。以示稅之多少。非其實稅之也。是以其賦之輕重懸殊。而疑其非實稅。案左氏襄二十五年傳云。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疏引賈逵注。以爲賦稅差品。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也。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也。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夫曰九度而當一井。非即一井出一夫稅乎。其九等之差。正與此九等之稅同。何見而疑此非實稅耶。雖此是田賦。與左傳通計山林等九者不同。然周禮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則田之肥磽。固有相懸數倍者。且如左傳所云。九等之地。九州皆有。苟是

州沃衍之地多。則統一州而計通率。一井可得八九夫稅。設是州山林蔽澤之地多。則統一州而計通率。出一二夫稅。況其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殊。則一井稅五夫者。有九夫稅。有一夫稅。合之共十夫。均分之。則各五夫。其八夫通二夫。七夫通三夫。六夫通四夫。均之則皆然。率一井稅五夫也。周禮授民田。不易者百畝。一易者倍之。再易者三之。通率三家而受六夫。其野則六家而受十三夫。其賦則惟計見耕之田而稅之。通而計之。則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故管子幼官篇云。田租百取五。卽此制也。地力肥饒。古今如一。推之夏制田賦之法。當亦一夫惟稅五十畝。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什一也。熊安生禮疏云。夏政實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是也。

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田。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

備也。

**疏** 田者。說文云。陳也。樹穀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爾雅釋文引李注云。田。陳也。謂陳列種穀之處。馬注見釋文。云土地有高下者。據地勢言之。不論肥瘠也。鄭注見書疏。云地著高下之等者。田之九等。以地形高下分之。不與賦同。漢書敘傳

云。坤作墜。執高下九則。注引劉德曰。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是鄭本舊說。且田之九等。上者非肥。下者非磽。溝洫志。賈讓奏言。若有壅澗。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詩信南山疏。引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田之高下。各有宜種之物。故鄭云。當爲水害備也。江氏聲云。崑崙高一千里。九州在崑崙東南。故西北高。東南下。雍州在西北。田上上。揚州在東南。田下下。推之餘州。知以高爲上。卑爲下也。王肅等云。土地各有肥瘠。不應冀州中之田。反出上上之賦。雍州田上上。反出中下之賦。其說非是。云地當陰陽之中者。五行木火爲陽。王子春夏。金水爲陰。王子秋冬。土位中央。王子四者之間。是當陰陽之中也。云吐生萬物者。白虎通五行篇云。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云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者。釋名云。田。填也。五稼填滿其中也。已耕者曰田。周書多方云。畋爾田是也。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注**

史遷恆作常。說既作曰既爲。鄭康成曰。地理志。恆水

出恆山。衛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北。爾雅釋地。八藪晉有大陸。

**疏**

史公恆作常。地理志亦稱恆山爲常山郡。鄭注見史記集解及通典。又見周禮大司

徒疏引地里志者。漢志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北谷。在西北并州。山禹貢恆水所出。東入潞。靈壽縣。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庫池。水經云。潞水東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恆水從西來南注之。注云。自下潞水。兼納恆川之通稱焉。即禹貢所謂恆衛既從也。案上曲陽。今直隸曲陽縣。恆山在西北。恆水合潞水。在縣東北。靈壽。今屬直隸真定府。衛水在縣東北。又南流逕縣東。入庫池。鄭以大陸為鉅鹿者。地里志。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案古澤在今直隸鉅鹿縣北。今則在新河寧晉二縣之交。此班氏及鄭氏義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晉之大陸。注云。魏獻子所居。又云。趙之距鹿。注云。廣阿澤也。是則秦時說大陸鉅鹿為二處。春秋左氏定元年傳。魏獻子田于大陸。還卒于寧。注云。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寧。今修武。近吳澤。書疏引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為汲郡修武縣吳澤也。淮南地形訓。亦分大陸鉅鹿為二。然則爾雅既云。晉有大陸。注以為趙之鉅鹿。廣河澤。非也。禹貢大陸。亦當以晉之吳澤為是。在今河南修武縣。水經淇水注。引晉書地道記曰。朝歌城。本沫邑也。紂都在禹貢冀州大陸之野。即此矣。水經濁漳水注云。自寧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為大陸。則合大陸鉅鹿為一。酈氏為調停之說。疑非也。古說當從修武之大陸。

**島夷皮服**

**史遷島作鳥馬融曰鳥夷國鄭氏曰鳥夷東北之民賦**

食鳥獸者

**疏**史公鳥作鳥者。鳥當為鳥。集韻三十二皓云。疊古作鳥。馬注見釋文。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皆作鳥。疏引東北作東方。賦作搏。

**夾右碣石入于河** **史遷河作**

海。鄭康成曰。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禹由碣

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高下。

**疏**漢書武帝紀詔

曰。東巡海上。至碣石。注文類曰。在遼西紫縣。紫縣今罷。屬臨渝。此石著海旁。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碣石山在遼西臨榆縣南水。中注云。大禹鑿其石。夾右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為苞其山。故云海。中矣。水經河水注。又云。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又云。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東郡。更注勃海。是以漢司空王橫言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揖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案臨渝。今奉天府西境地。

史公河作海者。集解徐廣曰。海一作河。酈道元既云夾右而納河。則入河亦是也。鄭注見書疏。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云者。地里志常山九門。無碣石山。郡國志常山國九門。劉昭注有碣石山。引戰國策云。在縣界。今戰國策無此文。案九門今直隸薊城縣。無山可指。故鄭云。今驗九門無此山也。地里志。漁陽驪成大揭石山。在縣西南。案驪成。今直隸撫寧縣。屬永平府。蓋近臨渝。然則九門既無山可證。鄭云別有碣石。或以禹貢碣石在臨渝。今注脫文耳。

濟河惟兗州。圖史遷竟

作沈。鄭康成曰。言沈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濟一作涉。竟一作沿。

圖

兗即沈字。橫水在上。隸之變也。經文下作沈。濟本字作涉。說文涉。沈也。東入于海。經

作濟。假音字。此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名石濟。今在直隸。爾雅釋地云。濟河間曰沅州。注云。自河東至濟。公羊疏引李巡云。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釋名云。兗州。取兗水以爲名也。晉書地理志。引春秋元命包云。兗。端也。信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河濟之間。爲兗州衛也。注云。河出其北。濟經其南。沈。作沿者。說文云。沈。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沈名焉。古文作沿。又作磨。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在此兩水之間者。亦如高誘注。河出其北。濟經其南也。

九河既道。圖馬融曰。九

河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鈎盤。鬲津。鄭康成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

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鈎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

同爲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

圖

九河之名見爾雅。云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曰徒駭。書疏引李巡云。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

起。故曰徒駭。孫炎云。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郭注云。今在成平縣。漢地理志。勃海成平。盧池河。民曰徒駭河。太平寰宇記云。滄州清池縣。本漢浮陽縣。徒駭河。九河之一。與清池相接。案成平。在今直隸獻縣東南也。曰太史。書疏引李巡云。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詩疏引孫炎云。太史者。徒衆。故依名云。釋文引或云。太史者。史官記事之處。元子欽齊乘云。太史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又云。當在清滄二州之間。明一統志云。太史河在南皮縣北。曰馬頰。爾雅釋文引李巡孫炎云。河勢上高下狹。狀如

馬頰也。通典云：馬頰在平原郡界。元和郡縣志云：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又云：平昌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安德縣今山東德州也。曰覆釜。詩疏引李巡云：覆釜者水多清，其渚往往而處，狀如覆釜。釋文引孫炎云：水中多渚，往往而有可居之地，狀如覆釜之形。通典云：覆釜在平原郡界。齊乘云：在東光之北。明一統志云：舊志所載有覆釜枯河，自慶雲經海豐縣南入海。曰胡蘇。詩疏引李巡云：胡蘇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孫炎云：胡蘇者，水流多散，胡蘇然。地理志：勃海東光有胡蘇亭。水經淇水注云：清河東至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通典：滄州東光縣，漢舊縣。古胡蘇河在此。齊乘云：滄州之南有大連灣，西踰東光，東至海是也。今在直隸滄州。曰簡。詩疏引李巡云：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書疏引孫炎云：簡者，水通易也。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歷亭，今山東恩縣。屬東昌府也。曰潔。書疏引李巡云：潔，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潔，潔，苦也。釋文引孫炎云：水多約潔，與地廣地云。簡潔在臨津。金史地理志：滄州南皮有潔河。南皮，今直隸縣。曰鈎盤。書疏引李巡云：鈎盤，言河水曲如鈎，屈折如盤也。釋文云：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鈎，折如人股，故曰鈎股。詩疏引孫炎云：水曲如鈎，盤桓不前也。釋文引郭氏音義云：鬲般，今皆爲縣，屬平原郡。後漢書袁紹傳云：公孫瓚還屯槃河。注云：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平縣界，入滄州樂陵縣。今名枯槃河。通典云：鈎盤在景城郡，水經河水注云：大河故濱，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故渠川派東入般縣爲般河，亦九河之一道也。元和郡縣志云：棣州陽信縣鈎盤河，經縣北四十里。太平寰宇記：滄州樂陵縣鈎盤河，在縣東南五十里。案樂陵，今山東縣，屬武定府也。曰鬲津。詩疏引李巡云：鬲津者，河水狹小，可隔曰津。故曰鬲津。孫炎云：鬲津者，水多阻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也。地理志：平原鬲縣，平當以爲鬲津。元和郡縣志：德州安德縣本漢舊縣鬲津，枯河在縣南七十里。案鬲縣故城在今山東德州北。詩疏云：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太史馬頰鈎盤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潔覆釜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成平之南，鬲縣之北也。邵氏晉通云：按九河次第，詩疏以鈎盤列第四，覆釜列第八，陸氏釋文以覆釜列第四，鈎盤列第八，所見本異也。漢書溝洫志云：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水經漳水注云：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迹故稱，往往時存。故鬲餘列於東北，徒駭濱滸漳絳，同逆之狀，麤分，隙障之會，猶存。是古說九河遺迹也。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見詩般疏。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者。公羊疏引尚書中候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書疏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墳，遏八流以自廣。是鄭說所本也。

雷夏既澤，灘沮會同。鄭康成

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

**疏** 雷夏既澤謂雷澤五帝本紀云舜耕歷山漁雷澤集解引鄭氏云雷夏兗州澤

今屬濟陰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注云甄子河故瀆自句陽縣西又東逕雷澤北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按句陽故城在今山東荷澤縣北雍沮水名爾雅釋水云水自河出為澠許氏說文云河澠水在宋濮州南則宋地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澠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也按其水故道在今山東濮州河漫變為平陸矣鄭注見史記集解引地理志與漢志同

**桑土既蠶**

鄭康成曰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有桑間者

**疏** 蠶者說文云任絲也任同妊鄭注見詩譜疏云今濮水之上有桑間者樂記桑間

濮上之音注云桑間在濮陽郡國志東郡濮陽劉昭注引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

是降丘宅土

**注**

史遷作於是民得下丘居士鄭康成曰此州寡

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士以其免於戾尤喜故記之

**疏**

史公降作下者爾雅釋詁降下同訓落降亦下也宅作居者釋言文也風俗通山澤篇引宅作度說之云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集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義與鄭同而云丘从二人與說文从北不合鄭注見書疏云夾川兩大流之間者謂河濟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絲

**注**

馬融曰墳有膏肥也絲抽也草一作小

絲一作蘇

**疏** 馬注見釋文云墳有膏肥者鄭注周禮草人云墳壤潤解義相近墳聲之轉故漢地理志壤墳應邵讀墳為肥太平御覽引倉頡解詁云臙臙多澤也墳音近臙云絲抽也者絲聲近粵說文粵木生條也玉篇作草木生條也蓋後

人因說文引商書顛木專柝之詞剔其草字生條即抽也草漢地理志作艸說文云艸艸木初生也讀若微漢書借為艸字也絲一作蘇見說文引此經云草盛貌

厥木惟條

**注**

條者詩傳云長也漢書集注云分也暢也

厥田

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史遷載作年。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

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鄭康成曰。貞正也。治此州

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中下。乃一作迺。史公載爲年者。經文本作年。後人泥唐

云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者。史記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今云治水三年八州平。蓋并繇九年

數之爲十二年。與鄭異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貞正也者。子夏易傳云。貞正也。云治此州正作不休者。讀厥賦貞作爲句。以作爲耕作

也。應劭注漢書云。東作耕也。蓋兗州被水害最深。故成賦最後。十三年乃有賦也。江氏聲改鄭注中下爲下下。云九州

之賦。當有九等。參八州八等。獨無下下。此州當下下也。則史記集解所引。或誤作中中也。乃一作迺。見漢書地理志。

### 厥貢漆

絲。厥篚織文。鄭康成曰。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允征

云。篚厥元黃。昭我周王。篚一作棐。漆當爲漆。此假漆水字爲之。說文。棐木汁可以藥物。周禮載師。漆林之證。注鄭司農

志。引此作棐。假音字。說文。匪。器似竹篚。篚。車笮也。鄭注儀禮云。篚。竹器如笮者。織文者。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注云。織染。絲織之也。說文

云。錦。襄邑織文也。按襄邑。陳留縣。水經淮水注。引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渙水。故傳曰。唯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尚書所

謂厥篚織文者。詩甫田疏。引鄭志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是夏時以賦爲貢。非貢外別有賦也。鄭注

冀州特言此州入穀不貢。明餘州有貢。皆無穀稅也。鄭注見書疏。云貢者百物之府云云者。周禮貨賄入于大府。王府內府之等。嬖婦

允征也。云周王者。鄭注禮記云。忠信為周。猶云平王寧王。非三代之周也。

**浮土濟潔達于河**。史遷達作通。鄭康成曰。地理志云。潔水出東郡

**東武陽濟**。一作沛。潔。一作濕。

**疏**

濟字當為沛。說文沛。沈也。沈水出河東垣王屋山。東為沛。潔當為濕。說文。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桑欽云。出平原高唐。地理志云。平原郡高唐。桑欽言潔水所出。東郡東武陽。禹

治潔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百里。濕作潔者。假音字。案東武陽。今為山東朝城縣。高唐。今為山東高唐州。漢志言禹所治者。史記河渠書云。禹斯二渠以引其河。孟康云。二渠。其出貝丘。西南南折者。即河之經流也。其一則濕川也。河自王莽時空。惟用濕耳。故班氏以為禹所治也。經云達于河者。河之通濟在成皋。水經。河水東過成懷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注。河水東經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是也。案懷。今河南武陟縣。潔之通河。在高唐。水經。河水過高唐縣東。注。河水於縣。潔水注之。高唐故城。在今山東禹城縣西。潔水通河故道也。今大清河。即故濕。小清河。即故沛。過郡三。當為五。五者。東郡。清河。平原。濟陰。千乘也。史公達為通者。與廣雅釋詁同。鄭注見史記集解。鄭引地理志。潔水出東武陽。不引平原高唐。桑欽言潔水所出者。水經河水注云。按穆天子傳。天子自五鹿東征。釣於濕水。尋其沿歷。遲遲。不得近出高唐也。桑氏所言。蓋津流所出。次於是間也。故鄭略之。水經注。又引地理風俗記曰。濕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注。水耗則微涓絕流。書浮于濟。潔亦是水者也。按千乘。今山東高苑縣地也。

**海岱惟青**

**州**。鄭康成曰。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

**疏**

海者。東海。春秋左氏傳四年傳云。管仲曰。召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岱者。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岱山為東嶽。在泰山博縣東。

北。詩疏引風俗通云。泰山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青州者。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東方為青州。齊也。釋地云。齊曰營州。公羊疏引李巡云。齊其氣清舒。受性平均。故曰營。營平也。今為青州。又引孫氏云。自岱東至海。詩疏引孫炎云。此蓋殷制。釋文云。爾雅營州為禹貢之青州。矣。鄭注見史記集解。

**嶠夷既略**。馬融曰。嶠夷。地名。用功少曰略。嶠。一作禺。又作堦。夷。一作鐵。

**疏**。嶠夷。索隱引今文尙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云在遼西。鐵古夷字也。說文鐵。古文从夷。蓋緩讀之。即為夷聲矣。說文又云。嶠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尙書曰。宅嶠夷。以嶠為封嶠。山字則古文嶠本。从土。唐虞青州既兼營州。則當越海而至遼東。與冀州連界。故許

氏云在冀州也。略者說文云。經略土地也。廣雅釋詁云。略治也。經言略者。義當爲治。馬注見史記集解。以略爲云用功少者。漢書集注略簡也。高誘注淮南子云。略約要也。簡約是用功少之義。以在海外治之不多用功也。漚淄其道。

史遷其作既。鄭康成曰。漚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漚水出瑯邪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淄一作

**留**

留俗字。漢志作留。周禮作留。說文無留字。俗加水也。史公其作既者。經典通字。鄭注見史記集解。及詩譜疏。引地理志者。漢志

漚淄其道。案箕縣故城在今山東莒州。東屋山在州西北。過郡三者。瑯邪。高密。北海也。都昌。今山東昌邑縣。云淄水出泰山萊蕪者。地理志。泰山萊蕪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海。萊蕪。今山東縣。屬泰安府。博昌。今山東博興縣。地理志言入海。鄭不引者。漢志言入海。水經云。東過利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按水經注留水經瑯槐故城南。又東北逕馬井城北。與時繩之水互受通稱。又東北至皮丘沈入于海。是留水下流異名。且非禹貢及漢時故道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史遷斥作瀉。一作澤。下又云。厥田斥鹵。鄭康成曰。斥謂地鹹鹵。濱一作瀕。

**瀕** 濱俗字。當爲瀕。漢書地理志作瀕。說文瀕。水厓也。史公斥作瀉。

徐廣曰。一作澤。又作斥。地理志亦作瀉。瀉當爲鳥。史記河渠書云。溉澤鹵之地。案隱曰。澤一作鳥。本或作斥。文選海賦云。襄陵廣鳥。注云。斥爲鳥。古今字也。周禮草人。鹹鳥用粗。注云。瀉鹵也。是澤斥鳥三字通。俗加水作瀉。鄭注見史記集解。云斥謂地鹹鹵者。說文云。鹵。鹹地。東方謂之。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錯** 鄭康成曰。海物。海魚也。魚種

類尤雜。**鹽** 此州貢鹽者。爾雅釋地云。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春秋左氏昭廿一年傳云。海之鹽。屋。祈望守之。管子地員篇云。齊有渠展之鹽。又云。煮濟水爲鹽。史記貨殖傳云。太公望封于齊。其地瀉鹵。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絺者。詩葛覃傳云。

精曰絺。繻曰綌。說文云。絺。細葛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以海物爲海魚者。爾雅岱岳生魚鹽。周禮職方。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利蒲魚。故據以爲說也。岱畎絲臬。鉛松怪石。

**畎** 畎一作畎。**畎**

說文賦作云水小流也。古文作𡗗。篆文作𡗗。釋文引徐本作𡗗。言𡗗作𡗗。𡗗即谷也。蓋徐本作𡗗。釋之為谷。釋名云山下根之受。番處曰𡗗。𡗗也。𡗗得山之肥潤也。泉者釋草云麻也。馬氏注喪服傳云麻之有實者。鉛者說文云青金也。怪石。顏師古注漢書云石之次玉。美。好者也。

**萊夷作牧**

**史遷云為牧**

地理志東萊黃縣有萊山。春秋宣九年齊侯伐萊。服虔注東萊黃縣是。春秋左氏定十年傳齊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丘曰裔夷之俘。亂之。注云萊人齊所滅。

萊夷也。云東萊黃縣是者。案黃縣今屬山東萊州府。作牧者當以鳥獸為貢。周禮太宰職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據徐州淮夷玼珠暨魚。鄭注云獸珠與魚。知此亦當貢其所牧也。

**厥篚檿絲** **史遷壓作**

**會**

壓者爾雅釋木云。檿桑山桑。注云似桑材。中作弓及車轅。漢書注師古云。食檿之蠶絲可以絃琴瑟。史公作會者與地理志同。假音字。

**浮于汶達于濟** **鄭康成曰地理志**

汶水出泰山萊蕪原山西南入濟。濟一作沛。鄭注見史記集解。引地理志者。漢志泰山萊蕪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汶水桑欽所言萊蕪今山東縣云西南入濟者。水經汶水出泰山

萊蕪縣原山。又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案安民亭在今山東東平州安山鎮。汶達于濟。故道在此。

**海岱及淮惟徐州** **鄭康成曰徐州界又**

南至淮水。釋地云。濟東曰徐州。書疏引李巡云。淮海間其氣寬舒。稟姓安徐。故曰徐。徐舒也。釋名云。徐州徐舒也。土氣舒緩也。釋文引太康地記以為取徐丘為名。周合其地於青州。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泗上為徐州魯也。鄭注見公羊莊十年

傳云。南至淮水。不言海岱者。蒙上青州之注。徐州直青州之南。故云又南。

**淮沂其乂**

**史遷注作治** **鄭康成曰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今**

太山蓋縣。史公又為治者。說文。變治也。又省文。鄭注見周禮職方氏疏。水經注引鄭注云。出沂山。引地理志者。漢志泰山蓋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今沂山及蓋故城俱在山東沂水縣西北。過郡五當為四。泰山成陽琅邪東海

也。**蒙羽其藝** **鄭康成曰蒙羽二山名藝一作藝** **地理志泰山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東海祝其禹貢羽山在南。縣所殛。案蒙陰今山東縣屬沂州府。故城在新泰縣**

東南祝其。今江南海州。藝者。廣雅釋詁云。治也。僞傳云。種藝非也。漢地理志作藝。此加云。俗字。鄭注見史記集解。

大野既豬。史遷豬作都。鄭康成曰。大野在山陽鉅

野北名鉅野澤。野一作壘。地理志。山陽鉅野。大野澤在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在東北。野作壘。見漢地理志。史公

山東縣屬。曹州府。東原底平。鄭康成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東平郡。即東原者。史記

之東原也。釋地云。廣平曰原。說文云。遼。廣平之野人所登。史記正義云。徐州在東。故曰東原。水已去。致平。復言可耕種也。厥土赤埴墳。鄭康成埴作戩。曰戩讀曰熾。熾赤

也。埴者。史記集解徐廣云。黏土也。考工記注同。鄭注見釋文。云徐鄭王皆讀曰熾。章昭音試。云熾赤也。見李善注。蜀都賦。廣韻。戩作戩。云赤土也。加土俗字。釋言云。熾盛也。說文熾盛也。古文作戩。火盛色赤。故戩為赤也。草木漸包。

注馬融曰。漸包。相包裹也。漸一作包。薪一作苞。漸者。釋文云。本作薪。說文薪。草相薪苞也。引此文。或作蘘。包者。詩傳云。裹也。釋詁云。苞。豐也。馬注見釋文。云相包裹者。文選蜀都賦

云。柯葉漸苞。劉淵林注云。漸苞。相苞裹而同長也。玉篇云。薪。草相薪包裹也。疑用說文。今說文薪包也。包下當脫裹字。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

鄭康成曰。土五色者。所以為大社之封。鄭注見史記集解。云所以為大社之封者。周書作維解云。諸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纒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

壘取其方一面之土。以為土封。又見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又云。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釋名云。徐州貢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史記正義引太康地記云。城陽姑幕有五色土。封諸侯。錫之茅土。用為社。此土即禹貢徐州土也。今屬密州莒縣也。案

姑幕。今山東莒州。羽畎夏翟。鄭康成曰。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畎一作畎。翟一作狄。夏翟者。周禮天官有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

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又染人秋染夏。注云：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為飾。禹貢曰：羽剛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翟、曰：搖、曰：鬪、曰：留、曰：希、曰：躡。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為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焉。按其注見爾雅釋鳥，文字小異。賦：翟染人

注：引作狄。狄，詩：衛風，右手秉翟。韓詩作狄。地理志：嶧陽孤桐。鄭康成曰：地理志：嶧山在下邳。今下邳西葛嶧山也。引此亦作狄。鄭注見詩節南山疏及周禮天官疏。

**山也。** 鄭注見史記集解及太平御覽。引地理志者：漢志：東海下邳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為嶧陽。班氏以嶧陽為山名，與鄭異也。說文：嶧，葛嶧山，在東海下邳。引此文，不以嶧陽為山名。鄭義本此。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嶧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

引鄒山記：今猶多桐樹。此是鄒縣嶧山。在兗州，非邳州之葛嶧山也。案下邳，今江南邳州地。孤桐，桐特生者。周禮大司樂云：孤竹之管。注云：孤竹，竹特生者是也。泗濱浮磬。鄭康成曰：泗水出濟陰乘氏者。地理志：濟陰乘氏，泗水東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一千一

陰乘氏也。濱一作瀕。鄭注見史記集解云：泗水出濟陰乘氏者。地理志：濟陰乘氏，泗水東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一千一百一十里。水經注：泗水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石磬。按乘氏，今山東鉅野縣地。泗水至此，分為二：一入荷水，一入淮。其源實出泗水縣泉林。鄭據分流處言之也。過郡六者：濟陰、山陽、沛、楚、東海、臨淮也。呂梁，洪今在江南徐州東南也。濱作瀕，見地理志。即說文類

字異。淮夷蠙珠暨魚。史遷暨作鼠。馬融曰：淮夷二水出蠙珠與魚。鄭康成曰：蠙珠，珠名。淮夷，淮水之上夷民。獻此蠙珠與美魚也。蠙一作玼。中出玼珠。玼，珠之有聲。史記索隱云：蠙一作玼。地理志：顏注同。大戴禮

保傳篇云：玼珠以納其間。盧氏注云：玼亦作蠙。書釋文：玼，引章昭薄迷反。蚌也。段氏玉裁云：說文：玼，珠之有聲。當作蚌之有聲者。脫蚌字。引山海經：蠙鮪之魚，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以證之。史公暨作鼠者，地理志亦作鼠。說文云：鼠與也。詩：泮水疏：引此又作洎。皆古文也。周禮：遷人朝事之簋，有鮑魚鱸。注云：鮑者，於榻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鱸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馬注見釋文云：二水未詳。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云：淮水上夷民者，費誓云：淮夷徐戎，則徐州實有夷民在淮水之上。與詩

傳異也。云美魚者。禮器云。三牲魚臘。四海九州之美味也。

**厥篚元纈縞**。鄭康成曰。纈細也。祭服之材尚細。

**疏** 元者。詩傳云。黑而有赤也。縞者。廣雅釋器云。練也。說

文云。練。凍繒也。然則縞是凍繒。即凍帛也。司馬彪注子虛賦云。縞。細繒。猶鄭氏云。纈細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纈細者。說文訓也。云。祭服之材者。周禮齋服有元端。又有素端。是祭服有元縞也。鄭注問傳云。黑經白緯曰縞。不注此者。禮之變服。非祭服之材也。

**浮**

于淮泗。達于河。史遷達作通。河一作荷。

**疏**

說文云。荷水在山陽湖陸南。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地里志。山陽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通于荷水。在南。注應劭曰。尚書荷水一名湖

水。經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注云。南爲荷水。北爲濟瀆。經又云。其一水東南流者。過乘氏縣南。注云。荷水分濟于定陶東北。東南流。右合黃溝。枝流又東北。于乘氏縣西而北。注荷水。水經又云。濟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注云。澤水所鍾也。尚書曰。浮于淮泗。達于荷是也。又水經泗水。南過方與縣東。荷水從西來注之。又屈東南流。過湖陸縣南。又云。泗水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淮。注云。泗水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於淮。案乘氏縣。今山東荷澤縣。湖陸縣。今山東魚臺縣角城。故城在今江南清河縣西。然則徐州之貢。浮淮入泗。故道在今清河縣。達于荷。故道在今魚臺縣也。荷字今誤作河。史記夏本紀。亦誤作河。應從說文等書更正。

### 禹貢第三中 虞夏書二

淮海惟揚州。鄭康成曰。揚州界自淮而至海以東也。

**疏**

釋地云。江南曰揚州。公羊疏引李巡云。江南其氣慘勁。厥性輕揚。故曰揚州。又引孫氏曰。自江南至

海也。釋名云。揚州州界多水。水波揚也。釋文引太康地記云。以揚州漸大。陽位。天氣奮揚。履正含文明。故取名焉。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東南爲揚州。越也。鄭注見公羊莊十年傳疏。云。自淮而南至海以東者。此經下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海。皆東海也。故云。至海以東

也。僞傳云南距海則遠至國廣非經義。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史遷豬作都攸作所。鄭康成曰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

南方謂都為豬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攸一作道。

**疏** 史公豬為都者義見鄭注攸為所者爾雅釋言文鄭注見史記集解及索隱又見詩匏有苦葉疏云彭蠡澤在

豫章彭澤西者地理志云豫章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在西北案彭澤故城在今江西都昌縣北澤即鄱陽湖在縣西云陽鳥鴻雁之屬者論衡書虛篇云會稽衆鳥所居引此文王充言衆鳥故鄭以鴻雁之屬統之云隨陽氣南北者淮南時則訓仲秋之月候雁來注云時候雁從北漢中來過周維南至彭蠡也又季秋之月候雁來注云是月時候之雁從北漢中來南之彭蠡蓋以為八月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蓋其子也羽翼雅弱故在後耳又見高誘注呂氏春秋則漢時有此說鄭用之也攸作道見

**地理志** 三江既入。鄭康成曰三江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

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三江分子彭蠡為三孔東入海。**疏** 鄭注見初學記地部及書疏云左合漢為

北江者水經江水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注云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旁者也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又水經云沔水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於江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注云丹徒縣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也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於江即北江也地理志云會稽毗陵江在北東入海案今江南丹徒鎮即是也云會彭蠡爲南江者地理志會稽吳縣南江在南東入海水經注云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東逕石城縣北又東與貴長池水合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涇水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安吳縣江之北即宛陵縣界也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尚書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地理志丹陽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過郡二者丹陽會稽也石城今安徽池州府西境餘姚今浙江縣吳國今江南吳縣此鄭所云南江也云岷江居其中則爲

中江者地理志丹陽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陽羨今江南宜興縣建康志云中江舊逕溧陽縣今永陽江即其遺跡景福三年作五堰是時中江置堰江流亦既狹矣其後東壩既成中江遂不復東惟永陽江水入荆湯此鄭所云中江今不復至陽羨也

**震澤底定**

**史遷底作致** 震一作振

震澤亦名具區地理志會稽吳縣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在吳縣南五十里鄭注周禮職方氏云具區在吳南則

此注亦同也震史記索隱云一作振

**篠簜既敷**

**史遷篠簜作竹箭敷作布** 鄭康成曰篠箭簜大竹也篠一作筱

史公篠簜

作竹箭今文異字也說文檣引書曰竹箭如檣言夏書竹箭謂箭如檣也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注故書箭為晉杜子春云晉當為箭書亦或為箭是檣與箭聲相近敷為布者經典多通用鄭注見儀禮大射疏及竹譜注云篠箭者爾雅釋草云篠竹箭說文作筱云箭屬小竹也引此文云簜大竹者爾雅釋草文書疏引孫炎云竹闊節者曰簜又引李巡云竹節相去一丈曰簜

**厥草惟夭**

**馬融曰天長也**

馬注見釋文云天長者詩桃夭傳云天其少

壯也鄭注大學云天天美盛貌壯盛與長義相近

**厥木惟喬**

喬者詩傳云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

**厥土惟塗泥**

馬融曰漸洳也

塗當為涂俗加土論語陽

貨遇諸塗釋文塗本作涂考工記引爾雅堂涂謂之陳今爾雅作塗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漸洳者詩汾沮洳傳云其漸洳者說文滹漸溼也漢書東方朔傳云塗者漸洳徑也馬義所本

**厥田惟下下**

厥賦下上

**上錯**

江氏聲云上錯謂雜出上等蓋時或出中下之賦也九等之賦下上為第七中下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

鄭康成曰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疏**

鄭注見書疏及詩泮水疏云銅三色者詩疏云梁州貢鏐鐵銀鐻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為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鉛銀獨無銅故知金即銅也春秋左氏傳十八年傳曰鄭

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考工記云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是謂銅為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案楚賜鄭伯金是荆州之銅揚州亦出銅史記貨殖傳吳有章山之銅是也禮器疏云荆揚二州貢金三品

者禹貢文鄭注以為金銀銅三品者三色也。與書及詩疏所引鄭注不同疑體器疏誤。

**瑤琨篠簜** 史遷篠簜作竹箭琨一作瓊

瑤者詩傳云美玉說文云瑤玉之美者琨作瓊

者釋文云馬本作瓊說文琨石之美者虞書曰揚州貢瑤琨或作瓊地理志亦作瓊史公篠簜作竹箭者與上篠簜既布同非詁字蓋今文也。

**齒革羽毛惟木**

齒革羽毛四者周禮地官司徒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

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天官冢宰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是也史記夏本記及漢志全引此經俱無惟木二字江氏聲曰衍文。

**島夷卉服** 鄭康成

曰此州下溼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貢一作鳥

島夷漢志作鳥夷顏師古注云東南之夷善搏鳥者後漢書度尙傳云深林遠藪推髻鳥語之人置

於縣下注云鳥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鳥夷卉服則唐時尙作鳥夷鄭注見書疏云下濕衣草服者說文衰草雨衣秦謂之草越語云譬如衰笠時雨旣至必求之云貢其服給天子之官者郊特性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是卉服共給官用也爾雅釋草云卉草

**厥篚織貝** 鄭康成曰貝錦名也詩云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

絲織之即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

鄭注見史記集解及詩疏以貝為貝錦者為實篚之物且與織連文知非水貝詩巷伯傳云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蜺之貝文也云士不衣織者玉藻文

**厥包橘柚**

包者詩木瓜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引此文橘者說文云果出江南又云柚條也似橙而酢夏書曰厥包橘柚釋木云柚條列子湯問篇云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櫛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

厥之疾櫛與柚同

**錫貢**

鄭康成曰此州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

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云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

不貢者江氏聲云此既是貢而不予厥篚之上言之退之在下別出貢文故知非常貢也云錫所以柔金者呂氏春秋物類篇云金柔錫柔合而柔則為剛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又云金有六齊或錫居一或金錫半是也

沿于江

海達于淮泗泗史遷沿作均馬融作均曰均平一作松鄭康成曰松讀曰沿沿順水行也沿

沿釋文云

鄭本作松蓋古文又云馬本作均與史公同蓋今文也地理志亦作均經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者水經淮水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之注云淮泗之會即角城也經又云淮水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案角城故城在今江南清河縣西南淮浦縣在今沐陽縣東南蓋其故道由江岸海濱入淮達泗禹時尙未溝通江淮也又地理志丹陽郡陵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入大江此則今五溪河逕安徽青陽縣西北南入江者疑非此淮水史公沿作均者均蓋衍字一切經音義三引三倉云循古文作均則謂循于江海也馬注見釋文云均平者未詳顏師古注漢志云均平也通淮泗而入江海故云平鄭注見史記集解字誤爲均據釋文當爲松云松讀爲沿者以松字古文似沿讀其字爲沿云順水行者吳語云率師沿海派淮注云沿順也論語先進篇云浴乎沂唐人讀爲沿蓋言傍水陸行不謂順流而下故經文變言沿不言浮自暴秦元季始有海運之事古昔盛時所必無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泗鄭康成曰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

之南

疏

釋地云漢南曰荆州書疏引李巡云荆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釋名云荆州取名於荆山也必取荆爲名者荆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彊常警備之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南方爲荆州楚也荆即荆山地理

志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案臨沮今湖北南漳縣山在縣西鄭注見公羊莊十年傳疏說文云山南曰陽經云衡陽故云在衡山之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泗鄭康成曰江水漢水

其流濇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

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疏

朝說文作淖云水朝宗于海御覽引說文淖朝也疑古文有作淖者說文云淖小水入大水也疑宗之本字論衡書虛篇云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

脈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出入也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其發海之時滌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虞翻注易習坎有孚曰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如月行天則是謂朝宗爲潮水此蓋今文家說鄭

注見書疏。云江水漢水合為一者。謂沔左合。漢水分。三江俱入海也。云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者。詩沔水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傳云。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箋云。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眷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毛鄭義同也。云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云云者。呂氏春秋召類篇云。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淮南子兵略訓云。舜伐有苗。修務訓云。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韓詩外傳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故鄭以說此經也。公羊傳四年傳云。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與鄭義同。蓋本古說。

陽南皆東合為大江。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 **疏** 九江者。地理志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豫

章郡鄱陽縣鄱水西入湖。漢餘汗縣。餘水在北。至鄖陽入湖。漢艾縣修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行六百六十里。贛縣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南城縣。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建成縣。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宜春縣。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雲都縣。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湖。行千九百八十里。南壘縣。彭水東入湖。漢史記河渠書云。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書釋文引地記云。九江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澤也。凡此八水。并湖漢水為九。俱入江。史公說孔為甚。殷為中者。俱釋言文。言九江甚中者。九江之水。在豫章郡。非荊州水。而水經云。沔至江夏沙羨縣。北入于江。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是九江入此澤而合大江。故云甚中。鄭注見書疏。引地理志見前文。云殷猶多者。詩傳云。殷衆也。衆多同義。云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甚多者。即謂地理志入湖漢諸水。史記索隱。又引尋陽記。烏江等九江。非古義也。

沱潛既道。 **疏** 史遷潛作涔。既作已。馬融曰。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鄭康成曰。爾雅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別為涔。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

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潛一作潛。 **疏** 史公潛為涔者。地理志。漢中安陽。發谷水出西南。北入漢水。經作涔水。云出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于

沔注云。卽黃水也。案卽今陝西西鄉縣洋河。鄭氏以其入漢。非出于漢。故云未聞象類。又見下疏。馬注見釋文。鄭注見吳志注及書疏。云枝江有沱水者。地理志。南郡枝江。江沱出西南。東入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荆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今在湖北枝江縣。云首不於江出。謂與釋水義不合也。云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者。地理志。南郡華容。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卽今湖北沔陽州。南長夏水也。鄭又云。蓋此所謂沱者。無實證。以其出江入沔。疑爲沱耳。云潛則未聞象類者。荆州境內。漢水爲潛。無首出漢之水。以應之也。

**雲土夢作又** **史遷作雲夢** 土爲治 夢一作菅 **疏**

雲夢作雲土夢者。楚語王孫圉曰。有蔽曰雲。連徒洲。注云。楚有雲夢。徒其名也。案徒土音相近。地理志。南郡華

容。雲夢澤。在南荆州。案華容故城。在今湖北荆州東。澤卽洞庭湖。在今岳州府西南。王逸注。楚詞云。夢。澤中也。楚中名澤中。謂夢中。是雲爲澤名。夢非二澤也。史公雲土夢作雲夢土者。亦見地理志。作曰爲。又曰治者。見前疏。王氏引之云。作者詩傳云。始也。古字爲乍。言乍治。較舊說爲長。夢一作菅者。史記索隱文。

**厥土惟塗泥** **厥田惟下中** **厥賦上下** **厥貢羽毛齒革** **史遷毛作**

**旄** **惟金三品** **杫幹栝柏** **馬融曰** 栝白栝也。鄭康成曰。杫幹栝柏四木名。幹。栝幹。栝葉。松身曰

**栝** **疏** 杫者。說文云。木也。夏書曰。杫幹栝柏。或作杫。鄭注考工記引此。亦作杫。杫者。郭璞注中山經云。杫木似樗樹。材中車轅。吳人呼杫音輶車。或曰輶車。郭注爾雅。引俗語曰。杫杫漆相似如一。圖經本草云。杫木。杫形幹大。抵相類。但杫木實而葉香可噉。

杫木疏而氣臭。北人呼杫爲山樗。是本草以杫爲樗也。幹字當依說文引經作幹。釋文本作幹。馬注見考工記疏。及詩竹竿疏。云。杫幹杫者。詩皇矣云。其杫其栝。考工記云。荆之杫。材之美者。弓人云。取杫之道。七栝爲上。云。柏葉松身曰栝者。釋木云。柏葉松身。栝者。釋木云。栝。松身。栝者。釋木云。栝。說文字作鞠也。

**礪砥砮丹** **鄭康成曰** 礪磨刀石也。精者曰砥。礪一作厲 **疏**

礪俗字。地理志作厲。說文。厲。旱石也。或作礪。旱石當爲悍

石。章昭注。語悍強也。史記集解引應劭注云。礪。砥石也。說文云。砥。柔石也。或作砥。砮石可以爲矢鏃。丹。巴越之赤石也。鄭注見書疏。云。磨刀石。精者曰砥者。史記集解引應劭注云。厲。砥石也。郭璞注西山經云。砥礪。磨石也。精爲砥。粗爲礪也。與鄭義同。厲有粗義者。詩傳

云屬惡也言粗惡之石

惟箇箛楛三邦底貢厥名注史遷作三國致貢其名馬融曰言箇箛楛三國所致

貢其名善也楛木名可以為箭鄭康成曰箇箛聆風也楛木類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箇箛是兩種竹也肅慎氏貢楛矢卽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之國致此

貢也箛一作箛楛一作枯注箇箛者說文云箇箇箛也古文作箛引此文又枯夏書曰唯箇箛枯木名也箇者呂氏春秋本

草云箭也是與楛三者皆箭材也史公作三國致貢其名者以厥名上屬為句與鄭說異也集解徐廣曰一作箭足杆箭足以訓箇箛杆當从干杆音近枯也馬注見史記集解及釋文鄭注見史記集解又見考工記疏及書疏云聆風者史記集解聆从竹俗字茲依書疏馬融長笛賦有聆風是竹別名云肅慎氏貢楛矢者考工記疏作周之始肅慎氏貢楛矢石磐魯語云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磐其長尺有咫是也

包匭菁茅注鄭康成曰厥名包匭匭纏結也菁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注書疏云鄭元以厥

氏義異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匭纏結者說文蓋古文作匭黍稷方器也江氏聲云鄭讀匭為糾匭從九得聲與糾音近劉達注吳都賦云匭猶結也引此文云生桂陽可以縮酒給宗廟異物也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之一曰匭桺也蓋用鄭義而云一曰桺也又泥匭字之詁云菁茅有毛刺者管子輕重丁篇云江淮之間一茹三脊名曰菁茅云給宗廟縮酒者見春秋左氏傳四年傳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注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菁菁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杜子春讀為蕭蕭香蒿也元謂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涉酒也醴齊縮酌說文禮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為苴象神飲之也一曰苴楛上塞也先鄭與許說宗廟縮酒雖異皆用茅也劉達注吳都賦云茅生桂陽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

十里有包茅山。武陽記云：山際出苞茅，有刺而三脊，因名茅苞山。僞傳以包爲包橘，柚菁爲菁菹，與管子名菁茅，左傳稱包茅之義不合，失之矣。

**厥篚元纁璣組**。馬融曰：組文也。元

以

爲衣，纁以爲裳，組以佩玉，系冠。周禮：染人夏纁，元注云：元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詩傳云：元黑而有赤色也。說文：纁，淺絳也。廣雅釋器云：纁，赤也。鄭注：士冠禮云：纁裳，淺絳裳。此注雖不具，鄭義當與注禮同也。璣，組元纁，同爲篚實，當非珠璣與組二物，證以徐州贛珠，雍州琅玕，皆不入篚。疑組文似璣，故曰璣組，猶織貝之爲錦文也。少儀：車不雖幾，注云：幾，附纁爲沂鄂也。璣，聲近幾，璣或璣字。周書王會云：王元繅，璧綦十二孔，晁注云：元繅，謂以黑組組之，綦，玉名，有十二也。說文：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纁，應劭注：漢書本紀云：組者，今綬紛條是也。馬注見釋文。云：組文者，當云璣組文也。今本脫字耳。

**九江納錫大龜**。史遷納錫爲入賜，馬融曰：納入也。

史公納作入者，納入，經典通字，錫者

釋詁云：賜也。大龜者，元龜，白虎通著龜篇，引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馬注見釋文。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史遷潛

漢作沔於漢，潛一作潛，逾一作踰。

**疏**

經以浮于江沱潛漢爲九江納龜之道，則此江沱潛漢當在九江已東，故鄭注不取蜀郡江沱及巴郡潛水之說，欲以夏水爲江沱，而云未聞潛水也。經云逾于洛者，江

漢與洛不通流，故云逾。詩傳云：踰，越也。逾與踰同。史公作潛于漢者，讀浮于江沱潛爲句，又云于漢，釋文云：本或作潛于漢，非是。唐人不善讀史記文，反非之也。段氏玉裁云：無逸篇云：無淫于觀，于游于田，以淫領四于字，此以淫領二于字，句法正同。陸氏誤絕其句，故非之。南河者，顏師古注地理志云：在冀州南，潛作潛，見地理志。

**荆河惟豫州**。鄭康成曰：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於河。

釋地云：河南曰豫州，書疏引李

巡云：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公羊疏引孫氏云：自東河至西河之南曰豫州，釋文引春秋元命包云：豫之言序也。言陽氣分布，各得其處，故其氣平靜多序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注云：河在北，漢在南，故曰之間。鄭注見詩王風譜，及公羊莊十年疏，云自荆山而北至于河者，荆山注在經文至于荆山下，云北至于河者，即高誘所云河在北也。

**伊洛漣澗**，既入于河。洛一作維。

地理志云：宏農郡盧氏伊水出

東北入雒行四百五十里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三行千七百里豫州川河南郡穀城禹貢瀘水出晉寧北東入雒宏農郡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案澗字當作廛淮南本經訓云導廛澗不從水水經河水過鞏縣北洛水從縣西北注之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南入于洛瀘水東過偃師縣又東入於洛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鞏縣洛陽偃師新安皆今河南縣蓋伊澗澗會洛入河也伊出盧氏今河南縣洛出上洛今陝西商州過郡二者宏農河南也澗出穀成在今河南洛陽縣西北洛一作雒見地理志

**滎波既豬** **滎**史遷波作播一作潘豬一作都馬融曰滎播澤名鄭康成曰沈水溢出河為澤也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播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於滎澤此其地也

**也** **滎**史公波作播者書疏云馬鄭皆作滎播史記索隱曰今文是今文與馬鄭書及史記合也說文云潘水名在河南滎陽亦即此水豬作都者周禮職方氏其浸波澆注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都水經云濟水南當鞏縣北南入於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

臯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礫谿南東出過滎澤北注引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鬪南決出為滎注又云濟水又東逕滎澤北故滎水所都晉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于卷縣北南去新鄭百里蓋滎播河濟往復徑通矣滎陽今為河南滎澤河陰二縣地馬注見釋文云滎播澤名者水經注引闕翻說同又引呂忱曰播水在滎陽則滎播是一澤偽傳以為滎澤波水已成過豬似二水名失之鄭注見詩竹竿疏云沈水溢出河為澤即下入于河溢為滎是也云今塞為平地者水經濟水注云出河之濟即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故世亦或謂其故道為十字溝自于岑造八激隄於河陰水脈經斷故濱難尋又南會于滎澤然水既斷民謂其處為滎澤春秋衛侯及晉人戰于滎澤而屠懿公宏演報命納肝處也與鄭義合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楚潘黨逐晉魏錡及滎澤亦此地

**導荷澤被孟豬** **滎**史遷導作道孟豬一作明都一作盟豬 **滎**地理志濟陰郡禹貢荷澤在澤在東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俱同水經濟水注云尙書曰導荷澤被孟豬孟豬在睢陽縣之東北闕翻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荷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定陶城東今名龍池亦名九卿陂案

定陶今山東縣屬曹州府睢陽今河南商邱縣自河決徙流孟諸故迹不可考矣史公導作道者周語爲川者決之使導注云導通也法言聞道篇云道也者通也是導與道俱爲通也孟豬作明都者經典豬都通字周禮職方作望諸釋地云宋有孟諸地理志作盟豬孟明盟望豬都諸俱聲相近古假借用之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馬融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豫州地青鄭康成曰壚疏也馬注見史記集解及太平御覽地部云地青者青即黑也鄭注禮器或素或青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

**黑剛土也**釋名云土黑曰壚壚然解散也鄭注周禮草人云墳壚黏疏者以黏訓壚疏訓壚也疏者溝洫志云地形下而土疏惡詩箋云疏麤也

**泉絺紵厥篚織纊** 史遷泉作絲纊作絮紵者說文云縑屬細者爲絺粗者爲紵纊者說文云絮也一切經音義一引說文縑絲也絮之細者曰纊故此云織纊也史公泉作

**錫貢磬錯** 磬玉磬錯爲厝借字說文云厝厲石也詩鶴鳴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傳云錯石也可以琢玉顏師古注地理志云亦待錫命而貢案玉磬惟天子得用之郊特性云擊玉磬諸侯之僭禮也詩邶箋云玉磬尊故異言之則治磬之石必待錫命而貢示諸侯不敢有治玉磬之器也

**浮于洛達于河** 唐石經作華陽黑釋地無梁州呂氏春秋有始覽九州亦無梁蓋殷周雍州兼有梁州之地與夏時異也經云黑

**水惟梁州** 鄭康成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於黑水也釋地無梁州呂氏春秋有始覽九州亦無梁蓋殷周雍州兼有梁州之地與夏時異也經云黑

水者水經河水東過南鄭縣南注云漢水又東黑水注之水出北山南流入漢庚仲雍曰黑水去高橋三十里諸葛亮賡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西五十里即是水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梁州城固縣西北太山以注華陽黑水蓋本古說案城固今陝西縣也鄭注見公羊十年傳疏云至于黑水者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或以爲即鄭氏所云黑水然疑其太遠夏時荒服之地禹迹不至也滇池今雲南晉寧州地

**岷嶓既藝** 史遷岷作汶

鄭康成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蟠冢山在漢陽西。藝一作藝。

**疏** 岷史公作汶。漢志作蟠。史記索隱云汶一作岷。又作蛟。蛟即汶俗字。藝史記漢

志皆作藝。加云俗字。藝者廣雅釋詁云治也。或云種藝。失之。鄭注見史記集解。引地理志者。漢志蜀郡湔氐道。禹貢蟠山在西徼外。隴西郡西。縣有禹貢蟠冢山。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蟠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郡國志漢陽西有蟠冢山。鄭說蟠冢山在漢陽西者。據後漢時天。水郡縣名也。

**沱潛既道**

**注** 史遷潛作涪。一作潛。鄭康成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

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原有郪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蟠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漢別為潛。其穴

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漢疏通。即為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

**疏**

潛者說文云。一曰漢水為潛。史記作涪。漢志作

潛。水經沱水條。言潛水注沱。正作潛水。地理志安陽。鷲水又作鷲。鄭注見書疏及水經。潛水注云。二水亦自江漢出者。因荊州潛沱注。引爾雅言之。云蜀郡郫縣。江沱者。地理志蜀郡郫縣。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案郫縣之沱。今名郫江。自四川灌縣西南。分江至瀘州。復合者。自李冰鑿離碓穿江以後。已變禹迹矣。地理志蜀郡汶江。江沱在西南。東入海。水經江水注云。江水逕汶江道。又有瀟水入焉。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之所鑿也。渡江有笮橋。鄭所云江沱。疑郫縣汶江二縣之江沱。但汶江縣江沱。今無水。或以為四川保縣玉輪江也。云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者。地理志漢中郡南鄭旱山。池水所出。東北入漢。安陽。鷲谷水出西南。北入漢。案南鄭今陝西縣。屬漢中府。後漢書注。故城在今縣東北。安陽。今陝西洋縣東北地。太平寰宇記。洋州真符縣。本安陽地。是也。云其尾入江漢者。水經沱水東過南鄭縣南。注云。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俗謂之獠子水。又水經沱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潛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是沱水潛水尾俱入沱。沱即漢也。入沱之處。當在今陝西

洋縣二水皆出旱山首不從江出與爾雅不合故鄭云首不於此出也云江原有鄠江首出江云云者地理志江原鄠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太平寰宇記云鄠江一名阜里水自青城縣南流逕溫江縣入江原界今日南江也案地理志犍爲郡有武陽縣故城在今四川眉州彭城縣東十里鄭以其首受江疑爲沱也又云潛蓋漢西出蟠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者漢水卽漾水見下蟠冢道漾疏地理志巴郡宕渠潛水西南入江水經云潛水出巴郡宕渠縣注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爲古之潛水引鄭氏此注劉逵注蜀都賦云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縣入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今名復水舊說云禹貢潛水也書疏引郭氏音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潛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潛水一名復水源出利州縣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元和郡縣志云緜谷縣潛水出東北龍門山書曰沱潛既道是也案宕渠縣故城在今四川渠縣界渠江在縣東卽此水也然則鄭注所云潛卽漢西出蟠冢者是也

**蔡蒙旅平**

**鄭康成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

**疏** 鄭注見史記集解引地理志者漢志蜀郡青衣有禹貢蒙山鄭云在漢嘉者青衣應

劭注漢志云順帝更名漢嘉也案青衣今四川雅州府名山縣地鄭以蔡蒙爲一山僞傳誤云二山疏云蔡山不知所在蓋本無此山也旅當讀如論語旅於泰山之旅漢書班固述贊曰大夫臚俗史記六國表曰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故釋文引章音虛也

**夷底績** **馬融曰和夷地名也鄭康成曰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志曰桓水出蜀**

**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 **疏** 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見水經桓水注云和讀爲桓者如淳注漢書云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是也引地志者漢地理志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或云桓水卽大金河江

入蕃地 **厥土青黎** **史遷黎爲驪馬曰黎小疏也** **疏** 史公黎爲驪者詩傳云純黑曰驪馬注見釋文云小疏者蓋南海似黎草色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鄭康成曰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下之賦者少耳**

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疏**鄭注見書疏。江氏聲云。經言三錯。是正賦之外。雜出三等。而正賦下中之下。止有下

等。并正賦爲三等。鄭以他州言錯者。皆是正賦之外。別出一等。此言三錯。明是正賦之外。別爲三等矣。若并正賦爲三等。則當言再錯。不言三錯。傳說非也。云差復益少者。正賦下中間有出下者。但少耳。又或有出上下者。亦少差而上之。又有出中下者。復益少也。書疏作益小。當爲益少。古小小通字。**厥貢璆鐵銀鏤砮磬****注**馬融作鏹。鄭康成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鏹。鏹。剛鐵。可以

刻鏤也。**疏**野文璆一作鏹。馬同。釋器云。黃金謂之鏹。其美者謂之鏹。注云。鏹。卽紫磨金鐵者。說文云。黑金也。銀者。釋器云。白金謂之銀。鏹者。說文云。剛鐵可以刻鏹。夏書曰。梁州貢鏹砮者。說文云。石可以爲矢鏹。夏書曰。梁州貢砮丹。丹當爲磬也。華

陽國志云。臺登縣山有磐石。火燒成鉄。剛利。禹貢厥賦砮是也。**熊羆狐狸****疏**熊者。釋獸云。虎醜。說文云。獸似豕。山居冬蟄。羆者。釋獸云。如熊。黃白文。說文同。古文作。狐狸者。釋獸云。狸。狐。獠。其足躡。其跡也。說文云。狐。妖獸也。鬼所

乘之。狸。伏獸似羆。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共熊。侯。詩云。熊羆是裘。又云。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注**馬融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

無他道也。鄭康成曰。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州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常由

此州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阪曲爲盤也。地理志。西傾山

在隴西臨洮來。一作徠。**疏**織皮者。縑之屬。釋言云。縑。屬也。釋文引李巡本。縑作裘。周書。正西昆侖狗國等。請令以丹青白旄。紕。屬龍角神龜爲獻。說文。縑。西胡裘布也。紕。氏人縑也。鄭注周禮巾車云。樊與縑。皆以五色屬飾

之。漢書高帝紀。八年。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禁賈人衣。又飾樊縑。是以賈之。或以爲賤者之服。非也。經文是爲氏之假音字。見下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因桓水是來者。地理志。蜀郡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水經同。注引經文。及馬注云。余按據書

岷山西傾。俱有桓水。桓水出四傾山。更無別流。所導者。惟斯水爾。浮於潛漢而達江河。故晉書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西抵黑水。東限扞關。今漢中巴郡汶山蜀郡漢嘉江陽朱提涪陵陰平廣漢新都梓潼犍爲武都上庸魏興新城皆古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爲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然所可當者。惟斯水與江耳。桓水蓋二水之別名。爲兩川之通稱矣。則酈道元與班氏馬氏。以因桓。爲桓水來無他道之說同也。鄭注見水經桓水注。及史記集解。酈氏既引其說。又駁之云。斯乃元之別致。恐非尙書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渭之文。案鄭不從班氏說。因桓爲桓水者。以桓水入南海道。不通漢也。云桓是隴阪名者。讀是爲氏。說文云。氏。巴蜀名山。岸脅之旁。箸欲落墻者。曰氏。楊雄賦。響若氏隕。段氏玉裁讀鄭注是阪。以爲今其下民謂坂爲是。曲爲桓也。鄭引地理志者。漢志隴西郡臨洮。禹貢西傾山在縣西。臨洮。今甘肅洮州。衛山在北。來作倅。見地理志。

### 浮于潛。逾于沔。史遷逾作踰。鄭康成曰。或謂漢爲沔。

經云。浮于潛。此潛水。卽郭氏音義所云一名沔水者。

水經漾水注。引劉澄之說同。又引庾仲嶷言。漢水自武途川南入蔓葛谷。越野半逕至關城。合西漢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水。至葭萌入漢。注又云。漢水有二源。始源曰沔。又云。東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沔水注云。沔水一名沮水。庾仲雅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此方人謂漢水爲沔水。案地理志。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因道水。一名沔。志所云。因道水。卽漾水也。志于沮水。云至河南入江。不云沔。然江卽沔也。故說文以沮水爲沔水。葭萌。今四川昭化縣。郭氏庾氏所云。潛水通西漢者。在是。卽經所謂浮潛入沔之水也。或以水經云。漾水至葭萌縣東北。與羌水合。謂羌水出臨洮。一名白水。卽指爲桓水。水道則通。但與班氏所說桓水。鄭氏所說桓水之義。俱不合。鄭注見史記集解。水經桓水注云。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卽鄭元之所謂潛水者也。自西漢逕流而屆於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地邇而接漢。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說見前疏。

### 入于渭。亂于河。

渭不通渭。故經文言逾。水經桓水注云。沔歷漢川至南鄭縣。屬於褒水。邇褒暨於嶺之南。谿水枝灌於斜川。

屆於武功。而北達於渭水。此乃水陸之相關。川流之所經。復不乖禹貢入渭之字。實符尙書亂河之義也。是酈氏以斜水入渭。褒水入沔。謂沔相通。恐未必是禹迹也。亂者。釋水云。正絕流也。水經渭水又東。過華陰縣北。東入於河。注云。春秋之渭。訥也。案華陰。今陝西縣。黑水西河。惟雍州。鄭康成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

釋地云。河西曰雍州。書疏引李巡云。河西其氣蔽雍。受性急凶。故云。

雍。雍壅也。釋名云。雍州在四山之內。雍。翳也。釋文引太康地記云。雍州饒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雍闕。故取名焉。呂氏春秋有始覽云。西方為雍州。秦也。黑水或以為瀘江。或以為滇池。皆失之。書疏引水經云。黑水出張掖雞山。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今水經缺此文。此云南海及海。皆即居延海之屬。在張掖之南者。案張掖郡治饒得縣。今甘肅甘州府城是也。鄭注見公羊莊十年疏。及史記索隱引地說云。三危山。黑水出其南者。似非張掖之黑水。

**弱水既西**。鄭元

曰。衆水皆東。此獨西流。故記其西下也。弱一作溺。

**疏**

地理志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為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說文作溺水。云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桑

欽所說。又云岷山溺水所出。此岷山即雞山。刪丹。今甘肅山丹縣。

**涇屬渭汭**

馬融曰。屬入也。鄭康成曰。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

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并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

里入渭。

**疏** 渭汭者。說文云。汭。水相入也。鄭注召誥云。汭。隈曲中也。此渭汭。即今陝西高陵縣地。馬注見釋文。云屬入者。鄭注士冠禮云。屬。注也。注即入也。鄭注見詩谷風疏。及史記集解。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者。地理志隴西郡首陽。渭水所

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遼過郡四者。隴西。天水。右扶風。左馮翊也。地理志安定郡涇陽。并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雍州川過郡三者。安定。右扶風。左馮翊也。案涇陽縣。在今甘肅平涼府城西。陽陵故城。在今陝西高陵縣西南。涇水在縣東入渭。鄭云屬於渭。而入于河者。渭水至船司空入河。在今陝西華陰縣東北。

**漆沮既從**

**疏** 漆沮。即澧水也。說文澧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水經地理志俱作沮。水經云。東過馮翊。設禱縣。北。東入

洛。地理志北地郡直路沮水。出西。東入洛。左馮翊懷德洛水。東南入渭。案漢直路縣。在今陝西中部。縣西北二百里。懷德縣。在今陝西富平縣西。水經云。渭水又東過華陰縣北。注云。洛水入焉。闕駟以為漆沮之水也。水經沮水注云。沮水東注鄭渠濁水。與沮水合。俗謂之漆水。又謂之為漆沮。水絕白渠。逕萬年縣。故城北。其水又南。風更名石川水。又西南與白渠枝渠合。又南入於渭水也。案今石川河。至富平縣南入渭。即此水。是漆沮澧水洛水一也。說文又有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即地理志在漆縣西之漆水。

詩經所云自土沮漆者，但經文于涇屬渭汭下，云漆沮既從，似以澮水從洛入渭爲是。若此漆入渭，又在上流，水經云漆水出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渭水注云渭水又東逕雍縣南，雍水注之，雍水東南流，與橫水合，水出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之漆谿，謂之漆渠。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者也。詩  
 滄云，猗與漆沮，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案此漆水在今陝西岐山縣。 **澧水攸同** **灇** 灇一作豐，攸一作道。 **灇** 地理志右

扶風鄠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作鄠水經，渭水東過槐里縣東，豐水從南來注之，注云豐水出豐谿西北流，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爲枝津，一水北逕靈臺西，又北至石墩，注於渭，地說云渭水又東與豐水會於短陰山，內水會，無他高山異樹，惟有原阜石激而已。案今豐水在陝西咸陽縣東南入渭。  
**荆岐既旅** **灇** 地理志左馮翊襄德，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疆梁原，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案襄德縣今陝西富平縣，美陽今扶風縣也。 **終**

**南惇物至于鳥鼠** **灇** 鄭康成曰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 **灇** 地理志右扶風武功太豎山，古文以爲終南岳山，古文以爲敦物，案武功今陝西郿縣，太豎山今名太白山，在縣東南，岳山今名武功山，在縣東南，俗呼敷山，敷岳聲之轉，今本地地理志岳或誤作垂，鳥鼠見後疏，鄭注見史記集解。

康成曰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野一作埜。 **灇** 釋地云下溼曰隰，廣平曰原，又曰可食者曰原，下者曰隰，鄭注見書疏及史記集解，云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者，見詩公劉篇，當是幽地，今陝西郿州及三水縣是其處也。鄭又引地理志者，漢志武威縣，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埜澤，野作埜，卽埜省文，武威縣今甘肅鎮番縣地。

**三危既宅** **灇** 史遷宅作度，鄭康成曰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當岷山則在積石之東南。 **灇** 三危者，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在燉煌縣南，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在沙州燉煌縣西南四十里，春秋左氏昭九年傳云允姓之姦。

居于瓜州。注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地理志燉煌郡引杜林以為古瓜州地。則是燉煌有三危山。據古說也。燉煌今甘肅燉煌縣。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引地說者。書疏作地記。書三危既不見于地理志。故鄭別引地說也。太平御覽地部引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即鄭所據也。郡國志隴西郡首陽縣注。地道記曰。有三危。三苗所處。案首陽為今甘肅渭源縣。則此三危與燉煌之三危非一山也。鄭又云當岷山。則在積石之東南。蓋班氏不記。後世失其名也。水經江水又東過江陽縣南。雒水從三危山東道。廣魏雒縣南。東南注之。注云。山海經不言雒水所導。經曰三危山所。未詳。案此即地說所云與岷山相連者。雒縣今四川漢州也。三危山疑在此近地。

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史遷球作璆。琳一作玲。鄭康成曰。

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史遷球作璆者。說文。球。玉磬也。或作璆。琳。釋文云。字亦作玲。說文云。玲。鹽石之次玉者。故鄭以為美石也。琅玕。釋文云。似珠者。禹貢雒州。球。琳。琅玕。古文作璆。鄭注見詩韓奕。

疏。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積石山。今名小積石山。在河州。

樞。棗縣西七里。案河關及樞。皆在今甘肅河州山。在河州西北七十里也。地理志馮翊夏陽龍門山在北。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李奇云。禹鑿河水處。廣八十里。案夏陽今陝西韓城縣。山在縣東北八十里。西河者。史記正義案河在冀州西。故云西河。

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敘。馬融曰。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鄭康成曰。

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搜一作叟。

俗字當為昆侖。析支。史記索隱引大戴禮。鮮支。後漢書西南夷傳。作賜支。皆音相近。渠搜。五帝本紀云。西戎析支渠搜。庾氏羌。搜作庾。俗字。地理志作叟是也。西戎即序。漢書西域傳贊。引此云。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就者。詩箋云。即也。馬注見釋文。云崑崙在臨

羌西者。戰國趙策蘇秦上書云。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注後志金城臨羌有崑山。地理志。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石釜。有弱水崑侖山祠。案臨羌在今甘肅西寧府西。云析支在河關西者。應劭注漢武紀云。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馬義同此。鄭注見書疏。云衣皮之民。以其織皮爲衣。以崑崙析支渠搜爲三山者。太平御覽地部。引崔鴻十六國春秋云。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侖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在此山也。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鑲飾。煥若神宮。是鄭意與馬說同。析支亦爲山者。後漢書西羌傳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乃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縣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水經。河水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注。引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是言析支爲河曲之地。其地多山。亦爲山名也。渠搜爲山者。水經。河水風南。過五原。西安縣南。注云。河水南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此舉北對南。禹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案渠搜縣。在今陝西懷遠縣北番界中。或因山名縣也。云別有崑侖之山。非河所出者。爾雅釋水云。河出崑崙墟。西山經云。東望泐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泡泡渾渾。又云。敦薨之水。注于泐澤。出于崑崙之西北。隅實惟河源。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陳說文丘。从北。一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崑侖東南。虛大丘也。崑侖丘。謂之崑侖。虛。是則崑崙山河所出者。在中國之西北。而此崑侖在正西。卽周書王會解云。正西崑侖等九國。孔氏晁注云。九者。西戎之別名。故鄭不以爲河出之山。高誘注淮南云。鍾山崑崙也。是鍾山亦有崑崙之名。今陝西塞外陰山也。後人于河源所出。卽名曰崑崙。又不與河潛行南出之說合。故不引爲經證。

## 禹貢第三下 虞夏書二

導岍及岐。史遷作道九山。岍及岐。鄭康成曰。地理志。岍在右扶風也。疏也。字與導通。岍及岐。上有九山。

二字蓋孔安國古文也。今文亦有之。故漢人有三條之說。馬鄭本或無。峴俗字。當從史公為汧。釋水云。汧出不流。又云水決之澤為汧。蓋山以水得名。後人譌作峴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引地理志者。漢志右扶風汧縣。吳山。古文以為汧山。雍州山。案汧縣。今陝西隴州山。在州南。至于荆山。馬融曰。三條導汧。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康成曰。四列。導汧為陰列。西傾。七十里。

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荆山即前云荆岐既旅之山。在漢懷德縣。故城在今陝西富平。馬鄭注見書疏。地理志云。懷德。禹貢北條荆山。馬義所本也。逾于

河。史遷逾作踰。壺口雷首。地理志河東郡蒲反雷首山在南。案蒲。反即今山西蒲州府雷首山在府南。至于太岳。史遷岳作嶽。

河東翼縣霍太山。稱太岳者。因帝都冀州于此。確功德也。白虎通云。嶽之言嶽也。嶽功德也。詩疏引鄭志集問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為四岳。據此。知西周以華岳為中岳。不數嵩高也。左氏昭四年傳。司馬侯云。四岳三塗。陽城太室。名嵩高為太室。別於四岳之外。是周時不以嵩高為中岳。知虞夏時亦然。故當以霍太山為太岳也。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碣于石。入于海。砥柱山名。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砥柱山在河東太陽縣東河中。地理志云。河東郡濩澤。禹貢析城山在西南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案濩澤縣。在今山西陽城山。在縣西南。垣縣。今山西垣曲山。在今河南濟源縣西。連麓至山西垣曲也。太行山名。地理志河內郡山陽東。太行山在西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在野王縣西北。案山陽。今河南修武縣。山在縣西北。野王。今河南懷慶府。志云。東太行山者。錢氏站云。山陽縣在野王之東也。恆山。地理志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貢恆水所出。東入潞。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恆山為北岳。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案上曲陽。今直隸曲陽縣。山在縣西北。祠內多有漢碑也。古恆岳在此。碣石在今奉天臨渝縣。故城疑在今昌黎縣界。見前冀州疏。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地理志天水郡冀縣。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案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

鄭康成曰。地理志云。朱圉在漢陽南。太華山在宏農華陰南。

京兆郡華陰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案冀縣。今甘肅伏羌縣。朱國山在縣西南。首陽今甘肅涇源縣。鳥鼠山在縣西華陰縣。今屬陝西西安府華山在縣南。鄭注見史記集解。云朱國在漢陽者。天水郡明帝改漢陽。云太華山在宏農華陰者。續志云。宏農郡華陰。故屬京兆。鄭俱據後漢志言之。

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史遷陪作負。鄭康成曰。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山。桐栢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

**疏** 地理志宏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潁川郡密高縣。武帝置

以奉太室山。是為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為外方山也。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栢太復山在東南。淮水出江夏郡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案盧氏今屬河南陝州。熊耳山在東南。密高。今登封縣中岳。即外方山。在縣北。平氏。今河南唐縣。桐栢山。在桐栢縣西南。安陸。今湖北德安府。陪尾山在府治東北。史公陪作負者。史記索隱云。負音陪。鄭注見史記集解。

導嶓冢至于荆山。鄭康成曰。地理志荆山在南郡。臨沮。地理志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案臨沮今湖北遠安縣。荆山在今南漳縣西。鄭注見史記集解。

內方至于大別。鄭康成曰。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疏** 地理志江夏郡。竟陵章山在東。古文以為內方山。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案竟陵故城在今湖北鍾祥縣南。章山在今湖北荊門州南。安豐故城在今安徽霍

山縣。大別山在今霍邱縣西南。元和郡縣志云。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此蓋水經注所云。古翼際山也。唐人謂之大別。誤矣。鄭注見史記集解。以章山為立章山者。續志江夏郡竟陵。有立章山。本內方。鄭據當時山名也。又以大別在廬江安豐者。續漢志。安豐改屬廬江。書疏云。地理志無大別。檢之不密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史遷岷作汶。地理志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荆南衡山縣西北。通典引三禮義宗云。唐虞以衡山為南岳。周氏以霍山為南嶽。案崔靈恩說。未是也。蓋古文尚書以衡山為南岳。今文以霍山為南岳耳。唐虞周氏恐互誤。見堯典疏。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敷一作傅。淺一作滅。

**疏**地理志豫章郡歷陵傳易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為傅淺原。案歷陵今江西德安縣。傳易山在今縣南。敷一作傅。見史記及漢志。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淺一作滅。疑傳易當為傅易。與滅聲相近。導

弱水

**注**鄭康成曰：弱水出張掖。弱一作溺。至于合黎。馬融曰：合黎地名。鄭康成曰：山名。地說

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說文**：峴山也。或曰弱水之所出。案即張掖雞山。地理志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西北。案刪丹今甘肅山

丹縣。弱水今名山。山丹河西北流。與張掖河合。亦曰羌谷水也。會水縣在今甘肅高臺縣西北。鄭注弱水云：見史記集解。說本地理志及說文也。馬注合黎地名。見史記集解。鄭注山名。見書疏。引地說見史記索隱。地理志酒泉會水不載合黎山。故馬以為地名。鄭別引地說也。地說者即下地記。

桑氏欽許氏懷之說所本。餘波入于流沙。馬融曰：流沙地名。鄭康成曰：地理志流沙居延縣西北名

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

**疏**馬注見史記集解。王逸注楚詞云：流沙沙流如水也。故馬以為地名。鄭注見史記集解。引

地理志者。漢志張掖郡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案居延縣在今甘肅甘州府治東北一千五百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龍門山一名合黎。一名窮石山。在甘州刪丹縣西南七里。淮南子云：弱水源出窮石山。又云合黎一名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張掖河。南自吐谷渾界。流入甘州張掖縣。今案合黎水出臨路松山東而北流。歷張掖故城下。又北流經張掖縣三十三里。又北流逕合黎山。折而北流。逕流砂磧之西。入居延海。行千五百里。合黎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也。云通于南海者。淮南地形訓云：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鄭康成曰：地理志益南至南海。謂流沙迤南之澤。即括地志之居延海也。

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

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今中國無也。

**疏**

黑水書疏引酈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太平覽御地部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元圃。有娥氏女

簡狄浴于元丘之水。即黑水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吳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十里而絕。三危山在河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案地理志有張掖郡。又有張掖縣。屬武威。水經所云張掖及張掖記。皆指郡境也。即今甘州府治。說文岷山。謂水所出。即雞山。黑水亦出于此。山丹縣西南窮石山。即岷山也。三危山在燉煌。即今甘肅敦煌縣。黑水經此。入南海。經云南海者。即居延海之屬。史記大宛傳。索隱引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故地理志羌谷水。亦云北至武威入海。不謂大海也。孔氏書疏以為越河入海。張守節以南海為揚州東大海。謂黑水合從黃河而行。河得入于南海。俱失之矣。鄭氏亦謂中國無此河泥。地說三危在鳥鼠西南。不用燉煌有三危之說也。考地理志。張掖郡。得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其水逕甘州府城東北。與山丹河合。又西北逕高臺縣東北。又東北流一千五百餘里入流沙。匯為二澤。東北為居延澤。疑羌谷水。即水經注張掖記之所稱黑水也。括地志所云伊吾縣。今為哈密。出美瓜。左傳所謂瓜州允姓之戎所居。正三苗所竄之三危。故楚詞天問云。黑水元趾。三危安在。設詞以問天。非竟不知其處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又見通典州郡篇。及書疏。云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者。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鄭求黑水之入南海。故及之。又以三危在鳥鼠之西南者。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岷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陔引此經。是與鄭說同也。云疑中國無此水者。甘肅之黑水。亦在塞外。此黑水。鄭亦知絕遠。不足當雍梁黑水矣。

**導河積石**

馬融曰。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

江漢。

**疏**

釋水云。河出崑崙虛。經言積石者。據禹所導言之。且河自蒲昌海。潛行地下。至是始出。不溯其源。聖人闕所不見也。漢書西域傳云。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

為中國河云。案鹽澤在今鎮西府蘭展巡檢司西南。地理志云。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案河關在今甘肅河州西北。山在州西北七十里。河水過郡十六者。金城。天水。武威。定安。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東郡。平原。千乘。共十九郡也。後漢書段熲傳云。羌寇隴西金城塞。熲追之。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此積石之見于史者。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積石山在隴西河關縣南。亦同史說。惟水經河水條云。河水南

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蔥嶺山。酈氏道元注云。河自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經文在此。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唐人疑積石有二。以大積石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在河州。謂即禹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者。見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恐誤認。段熲傳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之言。指一山以當積石。猶後人尋得河源。即指一山以當昆侖。非古說也。段熲傳云。出塞二千餘里。蓋言追羌至積石。又出塞二千餘里。非積石在塞外二千餘里也。馬氏注見黃庶書說二卷。道水亦知道山分三條也。 至于

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 鄭康成曰。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闕流。今世所謂砥

柱者。蓋乃闕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 水經山水澤地所在云。砥柱在河東太陽縣東河中。薛綜注東京賦云。砥柱山名也。在河東縣東南。向居河中。猶柱然也。案太陽縣在今山西平陸

縣東北。砥柱一名三門。在河南陝縣東北五十里。鄭注見水經。河水注以地說貫砥柱。當在西河者。地理志河東郡大陽。不載砥柱。故疑其在西河也。水經河水東過大陽縣南。又東過砥柱間。注引酈氏說。而云非是。酈氏以三門為砥柱。五戶灘為闕流。恐非西漢已前之說也。 又東至于孟津。 孟津亦作盟津。孟津亦作盟津者。孟盟聲相近。水經云。河水東過平縣北。注云。河南有鈞陳壘。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又曰富平津。又謂之為陶河。薛綜注東都賦

云。孟津四瀆之長。引尙書作盟津。云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案平縣在今河南孟津縣西北。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史遷作伾。一作坯。鄭康成

曰。山一成曰伾。地喉也。沈出伾際矣。然則大伾在河南修武武德之界。濟沈之水。與滎播水出入自此。

洛汭。在今河南鞏縣。水經云。河水又東。過鞏縣北。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注云。洛水於鞏縣東逕洛汭。北對瓊邪。渚入于河。謂之洛口矣。案鞏故城在今河南鞏縣西南三十里。伾。史公作邳。書釋文云。一作伾。或作伾者。伾俗字。伾即邳之譌字也。說文作坯。云丘再成。再當作一。水經。河水又東。過成臯縣北。注云。河水又東。逕成臯大伾山下。爾雅曰。山一成謂之伾。許慎呂忱等。並以爲丘一成也。孔安國以為再成曰伾。亦或以爲地名非也。又云成臯縣之故城在伾上。案成臯故城。今在河南汜水縣西一里。大伾山上。則虎牢

連麓大伾也。漢書集注臣瓚云：今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縣山，又不一成也。今黎陽縣山臨河，豈是與？案大伾在河南，薛瓚求之河，北修武武德之界，故無此山。一成之山最卑，瓚又疑爲高山，故以成臯山不一成，指黎陽大山當之。云豈是，尙是疑詞。隋地理志：黎陽有大伾山，遂承薛氏之誤。案即今河南滑縣東南二里，黎陽山甚高，不止一成。唐洪經綸刻石，名爲大伾，俱不足據。鄭注見溝洫志，注及水經河水注，云山一成曰伾者，見前疏。云地喉者，後文引地說：大陸爲地腹，此爲地喉，知亦本地說也。云沈出伾際者，水經云：濟水當鞏縣北，南入於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臯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礫谿南，東出過滎澤北。注云：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鬪，南洑爲滎澤。故鄭云：沈出伾際，下又云：濟沈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也。云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者，謂在修武之西，武德之東，以北岸山言之。云在成臯南岸也。修武河南縣，今屬懷慶府武德縣，故城在今河南武陟縣東。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史遷說爲北載之高地，過降

水，至于大陸。鄭康成曰：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地理志曰：大陸在鉅鹿，絳水

在安平，信都南。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

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

讀當如邲，降於齊師之降，聲轉爲共。蓋周時國有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耳。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

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疏 降水，鄭以爲共水。大陸，班氏固以爲鉅鹿，疑俱非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晉之大陸，注云：魏獻子所居。又云：趙之鉅鹿，注云：廣阿澤也。則周秦已前人皆不以大陸爲鉅鹿。左氏定元年傳：魏獻子

田于大陸，焚焉，還卒於寧。注云：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水經淇水注：引晉書地道記曰：朝歌城，本沫邑也。殷王武丁始遷居之，爲殷都也。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卽此矣。則此大陸，卽魏獻子所田之處。案修武今河南縣，與成臯接界。

是大陸在河南懷慶府境內。去直隸之鉅鹿絕遠。水經濁漳水注為調停其說云。自寧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為大陸。案釋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尋大陸當是高平之土。不合以鉅鹿澤當之。河渠志云。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是史公以高地釋大陸。亦不得以為鉅鹿澤也。且據鄭氏以屯氏河為大河故道。屯氏河不經鉅鹿澤也。自大河屢徙故道。不可復考。姑存古說之在班氏前者。以為經證。史公說見上疏。鄭注見水經濁漳水注。鄭注云云者。據地說駁班氏。以絳水為禹貢降水之失也。云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者。地理志鉅鹿郡鉅鹿。禹貢大鹿澤在北。信都國信都縣。故章河故庫池。皆在東北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案鉅鹿縣在今直隸平鄉境。信都縣在今直隸冀州東北。相去四百餘里。不得如地說之言有千里。故云不容此數也。云河內北共山淇水出者。地理志河內郡共縣。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說文淇水出河南共北山。東入河。或曰出隆慮西。案黎陽今濬縣淇水故道。在此入河。漢志無共水。疑即淇水。以出共山。亦名共水也。云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者。地理志魏郡鄆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館陶縣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水經河水注云。河之故瀆。自沙丘堰南分。屯氏河出焉。又云一水分大河故瀆。北出為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東北出。案館陶今山東縣。屬東昌府。衛河所經。即隋之永濟渠。漢之屯氏河也。溝洫志云。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又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逕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是班氏以河故道在鄆東。謂屯氏以為塞宣房後別出之河。鄭則以屯氏為禹河故迹。與班說亦異也。河至天津入海。即漢章武地。今濬縣。滑縣。開州。內黃。清豐。南樂。大名。元城。冠縣。館陶。堂邑。清平。清河。博平。高唐。平原。德州。青縣。靜海。天津。皆大河故瀆所經。蓋自周時河徙。至漢王莽時絕。則今山東海豐入海之河。俗稱老黃河。衛河在其東北入海。故鄭氏以為禹河故瀆。

北播為九河。鄭康成曰。播散也。同為逆河入于海。鄭康成曰。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

逆受也。又北者。水經。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注云。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通濮濟黃溝。又云。故瀆東逕白馬縣之涼城北。又東南逕濮陽縣。散入濮水。又云。河水又東北。為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漢書溝洫志曰。河之為中國害尤甚。故導河自

積石。歷龍門。醜二渠以引。一則濕川。即今所流。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為王莽河也。故瀆東北逕戚城西。又逕繁陽縣故城。東北逕陰安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又東北逕平邑郭西。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堰者障水也。尙書

禹貢曰北過降水。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潰。至於大陸。北播爲九河。風俗通曰。河播也。昔禹治洪水。播爲九河。自此始也。案禹河最不可考。在沙丘堰已南之地。故備載水經注。以諗後人。涼城。今河南滑縣。戚城。今直隸開州。繁陽。今河南內黃。陰安。今直隸清豐。昌樂。平邑。皆今直隸南樂縣。元城。今直隸大名府。沙丘。在府治北。舊說河自此分爲九河也。水經注引經北過絳水云。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潰。則是古文書說。亦有不以降水爲水名者。與班鄭俱異也。逆一作迎者。河渠書溝洫志。皆作同爲迎河。入于勃海。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初學記云。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徐堅初唐人疑亦引鄭說也。以不明言鄭注。故不附于經。入海者。地理志金城郡。言河至章武入海。魏郡屯氏河。亦言章武入海。章武屬勃海郡。今直隸滄州。薛瓚則云。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三年。河徙從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水經注云。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鄭注見詩般正義。及史記集解。云播散者。淮南要略篇云。禹別河以道九岐。注云。九岐河水。播岐爲九以入海也。說文云。播布也。案播聲相近。布猶布散也。云下尾合名曰逆河者。勃海郡及南皮。王莽皆有迎河之名。是本古說。則鄭以禹河入海在勃海。勃海距碣石五百餘里。鄭不以迎河在碣石也。

嶧冢導漾。東流爲漢。史遷漾作澆。

鄭康成曰。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漾一作養。

史公漾作澆者。地理志作養。說文漾古文作澆。養蓋

省文。鄭注見史記集解。引地理志者。漢志隴西氐道。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西縣。禹貢嶧冢山。在西。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南郡華容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常璩漢中志云。漢源有二。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西源出隴西嶧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案氐道在今甘肅上邽下辨北。西縣在今甘肅秦州西。華容在今湖北荊州府治東南。云至武都爲漢。過江夏謂之夏水者。地理志。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注云。沔水一名沮水。又云。沔水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所謂沔漢者也。引此文。又云。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又云。漾水至漢中爲漢水。案沮縣在今陝西略陽縣東南。又水經夏水。云夏水出江津於江陵縣東南。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注云。應劭十三州記曰。江別入沔爲夏水源。夫夏之爲名。始於分江東竭夏流。故納厥稱。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合于江。謂之夏沔也。案雲杜縣。今在湖北天門縣西北。水經注云。漾水至漢

中爲漢水。則潑水至陝西略陽爲漢。至湖北天門縣爲夏水也。

又東爲滄浪之水。

**疏**鄭康成曰：滄浪之水，言今謂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卽漢河之別流也。漁父謂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是此水也。

**疏**鄭注見水經夏水注。史記集解引馬融說，同以滄浪爲夏水者。水經夏水注引劉澄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水。漁父所歌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庾仲雍漢水記云：武當縣西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也。地記云：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水。案武當今湖北縣。

過三澁至

于大別。**疏**馬融曰：三澁，水名也。鄭康成同曰：三澁，在江夏竟陵之界。

**疏**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三澁地，在南郡鄖縣之北。沱，說文：澁，埤

增水邊，土人所止者。夏書曰：過三澁。水經注云：服虔或謂之邑，或又謂之地。京相璠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惟鄭元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鄖縣北沱，然沱流多矣，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鄖縣故城，在今湖北宜城縣東北。竟陵，今天門縣。據說文爲水邊，土人所止也。非地名，不必求其所在也。馬注見水經山水澤地所在注。鄭注見史記集解。史記素隱云：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澁水。參音去聲。大別，鄖于導山以爲在安豐。此不注者，亦必以在安豐。漢志續漢志同。京相璠亦曰：大別，漢東名山，在安豐縣南。杜預鄖道元皆不信其說，又不能言其所在。然鄖氏于水經決水出廬江，零婁縣南大別山。注云：俗名爲檀山峴，蓋大別之異名也。案零婁在安豐縣南，不信漢所至之大別。在安豐何也？自元和郡縣志始以漢陽江側之魯山當之。唐已前無是說也。鄖氏河水注按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南與江合，則與尙書杜預相符。但今不知所在矣。據此知鄖氏亦不以魯山爲大別，或言漢水觸大別之阪，阪者山脈之靡迤不盡者耳，非直至山下也。

南入于江。

**疏**水經沔水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

沙羨縣在今湖北嘉魚縣東北。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疏**鄭康成曰：匯，回也。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矣。

**疏**鄭注見水經沔水注。云：匯，回者，一切經音義三引蒼頡云：匯，水回也。廣雅釋詁云：匯，大也。足以增足鄭義成澤之說。彭蠡見前經。云：東爲北江者，水經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

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注云經所謂石城縣者卽宣城郡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於石城東北城五百許里安得逕牛渚而方屆石城也蓋經之謬誤也北江入海見前三江疏 岷山導江東別爲

沱圖史遷岷作汶一作鼈一作嶧圖地理志成都郫滿氏道禹貢嶧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說文云鼈岳在蜀滿氏西徼外江水出蜀滿氏徼外嶧山入

海則嶧岷卽鼈省字也楚詞作汶地理志汶江縣亦作汶借字也案滿氏道今四川茂州東北地山在今龍安府松潘同知城北邊外

江水出山之羊臍嶺有二源過郡七者蜀郡犍爲巴郡長沙江夏廣陵也東別爲沱者地理志成都郫縣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

汶江縣江沱在西東入海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案郫今四川縣屬

成都府沱即郫江自四川灌縣西南分江至瀘州復合者汶江縣今爲茂州驗無此水保縣東南有玉輪江疑是沱故瀆水經江水注云江水歷氏道縣北又逕汶江道又東別爲沱開明之所鑿也開明七國時人當

因禹迹鑿深之酈氏以此爲江沱然不自江出故鄭欲以酈水當之也詳見前疏 又東至于澧圖史遷澧作醴馬融

曰澧水名鄭康成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其以陵爲名乎此經自導弱水已下其過言

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圖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水名者水經澧水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

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案澧水注湘由湘達江在今洞庭湖北故馬氏以爲水名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云大阜曰

陵者爾雅釋地文云長沙有醴陵縣者郡國志長沙郡有醴陵蓋後漢分地理志臨湘縣之南境所置臨湘今湖南長沙府治下雋今

在湖北通 過九江至于東陵圖地理志廬江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東陵在廬江金蘭縣西

城縣西北水經注江水又西北逕下雋縣江水又東右得蘭溪水口又東左得青林口江水左

傍青林湖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尙書云江水過九江至於東陵者也西南流水積爲湖湖上有青杜山

南。東迤北會于匯。馬融曰：迤，靡也。鄭康成曰：東迤者，為南江。迤，一作迪。說文云：迪，彘行也。引此文。馬注見釋文云：迤，靡者，鄭

司農注考工記：迤，讀為倚。移從風之移。文選甘泉賦注云：迤靡，相連貌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東迤者，為南江者。地理志：丹陽郡石城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會稽郡吳縣，南江在南東入海。水經：河水注，河水東至石城縣，分為二，其一東北流。注云：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江水自石城東入為貴口。東逕石城縣北，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逕安吳縣，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障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為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據此則鄭以會于匯為入于具區也。迤，一作迪。見地理志及

說文。東為中江，入于海。中江水，今絕流。已見前三江疏。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史遷溢為

洸。鄭康成曰：地理志：沅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洸為滎。濟一作洸，溢一作軼。

史公溢為洸者，鄭注周禮引經亦作洸。漢志作軼，說文云：溢，器滿也。廣雅釋詁云：出也。義相同。洸者，說文云：水所蕩洸也。莊子釋文：洸本或作溢，是溢洸本通。字作軼者，文選西都賦注引三蒼云：從後出前也。亦滿出之義。鄭注見史記集解引地理志者，漢志河東東垣縣，王屋山在東北，沅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水經云：沅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為沅水，又東至溫縣西北為濟水，又云：又南當鞏縣北入於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臯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樂谿南，東出過滎澤北。注云：釋名曰：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關，南洸為滎澤。見上疏。東出于陶丘北。鄭康成曰：地理志：陶丘在濟

陰定陶西北，出一作至。說文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于陶丘，引出字作至。鄭注見史記集解引地理志者，漢志：濟陰郡定陶，禹貢陶丘在西南。水經云：濟水過定陶縣南，又屈從縣北流。注云：南濟也。又東北

合荷水，水上承濟水於濟陽縣東，世謂之五丈溝。又東逕陶丘北，墨子為釜丘也。尙書所謂道荷水自陶丘北，謂此也。案陶丘在今山東定陶縣。又東至于荷。水經：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其一水東南流，一水從縣東

北流。入鉅野澤。又云其一水東南流者。過乘氏縣南。又東過方與縣北。爲荷水。案乘氏縣。今山東曹州府治。方與縣。今山東魚臺縣。又東北會于汶。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東北過

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來注之。注云。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注。濟或謂清即濟也。禹貢濟東北會於汶。今枯渠注鉅野澤。則清口清水與汶會也。桑欽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是也。案壽張故城。在今山東東平州西

南。去縣五十里。有安山鎮。即安民亭。又北東入于海。史遷北東作東北。合汶之濟入河。一水東南流。合荷之濟入淮。此云入海。謂入汶之濟也。水經云。濟水又東過甲下邑入於河。注

云。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瓊槐縣故城北。山海經曰。濟水絕鉅野。注勃海。入齊瓊槐東北者也。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爲大河非也。斯乃河水注濟。非濟入河。又東北入海。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濟水仍流不絕。經言入河。二說並失。

然河水於濟濕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濕水耳。郭或以爲濟注之即實非也。尋經脈水。不如山經之爲密矣。案濟水。即今小清河也。北運山東利津縣城東。又東北入于海。地理志。過郡九者。濟水從武德已下。過河內。河南。陳留。濟陰。山陽。太山。濟南。齊。千乘也。其

入淮之流。或在溝。通江淮之後。非禹迹與。導淮自桐柏。鄭康成曰。凡言導者。發源于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于上未

成流。地理志。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浦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注云。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爲醴。東流爲淮。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大

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也。元帝元延二年。置在桐柏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也。案平氏故城。在今河南桐柏縣西北。鄭注見書疏。云言自者。發源於上未成流。蓋以淮伏流地下。道而通之也。東會于泗沂。水經。淮水

又東。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注云。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所謂泗口也。案角城故城。在今江南清河縣西南。水經。沂水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於泗。案下邳。今江南邳州。沂水入泗而達河。在今清河縣也。東

入于海。水經。淮水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於海。地理志。臨淮郡淮浦游水。北入海。水經。淮水注云。淮水於縣分北爲游水。游水東北。逕紀障故城南。杜預曰。紀鄆。二地名。東海贛榆縣東北。有故紀城。即此城也。游水東北入海。案贛榆。今江南

縣屬海州。淮浦故城在安東縣西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鄭康成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

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餘，似鷄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

地理志：隴西郡

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浸，水經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注云：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縣北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南出鳥鼠山渭水谷，尙書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穴之間，既言其過，明非一山也。案首陽今甘肅渭源縣山，在縣西二十里。鄭注見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注，鄭亦以鳥鼠之山與同穴之山爲二者。鄭信地說見上疏，說文云：渭水出隴西首陽渭谷亭南谷東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鄭氏尙書本于杜林，杜氏單名鳥鼠，是析同穴而別言之。云鳥名爲餘者，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餘，其鼠爲餘。書疏引李巡云：餘，隸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也。郭氏璞注與鄭略同，云穴入地三四尺。宋書云：沙州甘谷嶺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皆足增足。鄭義：鄭云似鷄者，釋鳥云：鷄，鳩寇雉，一切經音義引爾雅注云：今鷄大如鷓，亦言如鷓，似雌雉，鼠脚無後指，歧尾爲鳥，恐急羣飛，出北方漠沙地，肉美，俗名突厥雀。生蒿菜之間，較郭注文多，疑孫李舊注也。

**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經云：東會于澧云云，見前。雍州涇屬渭汭。

及漆沮既從，澧水攸同，疏不復出。

**入于河。**

渭水在今陝西華陰縣北入河，地理志言過郡四者，隴西、天水、右扶風、左馮翊也。船司空在今陝西華陰縣東北。

**導洛自熊耳。**洛一作

**雒。**地理志：宏農郡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百里。豫州川熊耳，獲輿山在東北，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謹舉山注引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謹舉之山，洛水出焉。案上雒縣，今陝西商州，水出商州洛南縣西，冢領山

東南流，逕盧氏縣南，謹舉，即獲輿之異名也。聲相近，上洛熊耳，即盧氏山也。  
**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水經云：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於洛，澗水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

案水經洛水不言合于澗。澗惟云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者。周時開渠。失禹故迹也。

又東北入于河。

水經云洛水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案鞏縣故城在今河南鞏縣西南二十里。地理志云過郡二者。安農

河南九州攸同。攸一作適。

禮運云是謂大同。注云同猶和也。平也。攸作適見地理志。

四隩既宅。

史遷隩作奧。一作塊。說文云塊

四方土可居也。文選西都賦注引說文居作定居宅者釋言云居也。周語云宅居九隩。注云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也。

九山刊旅。刊一作棗。

周語云封崇九山。注云言九者皆謂九州之中。山川藪澤

刊作棗見地理志。

九川滌源。

河渠書云九川既疏。滌滌同條。周禮條狼氏注。杜子春云條當為滌。漢書集注云條達也。滌源者謂疏達其水原也。史公云疏者說文云滌洒也。洒與灑聲相近。河渠書云乃斷二渠以引其河。索隱曰

斷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章昭云疏決為灑。是灑與洒皆疏決也。川者鄭注周禮川衡云流水也。引此文源俗字。說文作灑。經典或作原。周語云汨越九原。

九澤既陂。

九澤謂九州之澤。周語陂障九澤。注云障防也。河渠書云

九澤既灑。灑義見上疏。澤者鄭注周禮澤虞云水所鍾也。引此文陂者說文云阪也。阪一曰澤障。

四海會同。

周語云合通四海。注云使之同軌也。

六府孔修。

史遷孔作甚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修者高誘注淮南子云治也。史公孔作甚者爾雅釋言文。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史遷庶作衆。底作致。鄭康成

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

鄭注見史記集解。 咸則

三壤成賦。鄭康成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

則者釋詁云法也。鄭注見史記集解。

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

不距朕行。

史遷邦作國。鄭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

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

**疏**

史遷邦作國者非避諱字後人遇國字率改爲邦誤矣鄭注見史記集解云中卽九州者周禮大行人職云九州之外謂之蕃服是

中邦在九州之內也云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云云者春秋左氏隱八年傳衆仲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白虎通姓名篇引刑德放曰堯知命表稷契賜姓子姬皐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似氏祖昌意以葦苴生殷姓子氏祖以元鳥子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以祗台爲敬悅者釋詁云祗敬也怡樂也台與怡聲相近悅卽樂也云距違者廣雅釋言云距困也周語注云距去也故鄭以距爲距違也

**五百里甸服**

**史遷說爲**

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

**疏**

里者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三百步爲里韓詩外傳云廣三步長三百步爲一里王制云天子之甸方千里注云象日月之大亦取畧同也又云千里之內曰甸服注云服

治田出穀稅也周語云夫先王之制五百里甸服注云甸王田也服其職業也白虎通京師篇云法日月之徑千里然則云五百里者去王城外各五百里也故史公說爲令天子之國以外國者鄭注曲禮云城中也

**百里賦納總**

二百里納銓二百里納結服

**疏**

馬融曰結去其穎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鄭康成曰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躬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銓銓斷去藁也

三百里結結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是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

從之耳

**疏**

史公云令天子之國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者是以百里爲去王城百里下二百里至五百里皆爲去王城之數也

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尙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太平御覽六百廿六引孫武曰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焉能盡專其利是以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矣歐陽及孫子說

皆同。史公是用秦已前書。古文說也。鄭注見詩甫田疏。云禹弼其外者。鄭以禹廣輔畿之五服。百里是甸服之外。百里去王城六百里。下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去五百里甸服之數。與史公及古說異也。云賦入總謂入刈禾者。禮器疏引作謂所刈禾。說文。總。聚束也。史記索隱。引說文作聚束草。誤多一字。總是聚禾束。則并稟結納之。云銓斷去藁者。禮器疏引作謂刈穗也。說文。銓。穫禾短鎌也。藁。稈也。故知經言銓。是斷藁之名。去稈留穗。故云刈穗也。云積又去穎者。禮器疏引作禾去其實。惟藁積也。說文。云。積。禾藁去其皮。玉篇。作。鞣。云。積同上。則結是積俗字。云去穎者。說文。云。穎。禾末也。案禾去其穎。所輕無幾。鄭說蓋用詩傳。云。穎。垂穎也。言斷去其藁。惟留穎于穗納之。許君以銓為穫禾連藁者。積為禾藁去皮者。鄭氏以禾連藁則為總。與納總無差。以銓為去藁。惟留其莖。又以積為去莖。惟留其穗也。入粟入米。遠彌輕者。論衡量知篇。云。穀米舂烝曰粟。說文。云。粟。嘉穀實也。米。粟實也。米質比粟更輕也。云甸服之制本是納總者。鄭以甸服之彌在五百里外。猶使百里納總。則甸服之內。自皆納總矣。

**五百里侯服** 史

遷說為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 馬融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二百里男邦。 史 遷男邦

作任國。二百里諸侯。 馬注見史記集解。云采事者釋詁文。史公男作任者。大戴禮本命篇云。男者任也。男子者任天地之道。案男任聲相近。經典多通。 **五百里綏服** 史

遷說為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二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者釋詁云安也。揆者釋言云度也。衛者周之衛服。義取藩衛。鄭云綏服

于周為采服。其 **五百里要服** 史 遷說為綏服外五百里要服。 周書王會云。方千里之外為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為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為荒服。注云。此

服名因於殷。非周制也。史公說要服去甸服一千五百里。荒服去 **二百里夷** 馬融曰夷易也。二百里蔡

甸服五百里。要服在方三千里之內。荒服在方五千里之內也。 **馬融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鄭康成曰。蔡之言殺。滅殺其賦。** 馬注。夷易也。見釋文。史記五帝本紀。以堯典厥民夷。作其民夷。易是夷即易也。馬注。

蔡法也云云見史記集解云蔡法者漢書宣帝紀云骨肉之親祭而不殊北堂書抄親戚封部引作祭然不殊如淳曰祭或作散殊或作誅也祭卽蔡左傳所云蔡蔡叔也言置之于法不令殊死顏氏師古以祭爲明非也馬義同此謂在中國之外但奉王法不共賦役也鄭注見書疏以蔡爲殺者周禮廩人詔王殺邦用注云殺猶滅也廣雅釋詁云殺滅也蔡聲近殺春秋左氏昭十年傳蔡蔡叔釋文引說文作彘故爲滅殺也周禮大行人職侯服以至要服各有朝貢之歲是夷服之貢滅殺于中國貢所以當賦故云滅殺其賦也

**五百里荒服** 史遷說爲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馬融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

馬注見史記集解章昭注

周語戎狄荒服云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義與馬同

**三百里蠻** **二百里流**

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尙

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馬融曰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流行無城郭常居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銓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里至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康成曰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緝也每言五百里一服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於五千也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

五服。土廣萬里。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

綏服於周爲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

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

**疏**

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及古尙書說見王制疏引五經異義御覽六百廿六引孫武曰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焉能盡專其利是以分建諸侯

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役其人民之賦故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矣此與今文書說同也漢書王莽傳注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十里夏殷方三千里漢地南北萬三千里也馬注見史記集解又見詩殷武疏及書疏云蠻慢者王制疏引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義與馬同云流行無城郭常居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鄭注云流謂夷狄流移或貢或不引此經爲證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者馬氏以百里納總至二百里三百里俱在甸服之外與史公說又異史公則以爲在王城之外甸服之內餘服又與史公說同故馬以爲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也云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遷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者馬義皆同史公書疏云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是也賈馬鄭說以甸服之內自皆納總不當有納銍納稻之差故不從史公之說亦或本之歐陽夏侯也鄭注見書疏又見詩殷武及天作疏齊諸疏云蠻之言縉者鄭注周禮大司馬職云蠻者縉也縉縉皆聲近蠻也云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是禹所弼之殘數者謂此百里納總至五百里米之殘數不在甸服正數之內是禹所輔廣幾封五服皆然則幾之五千里至禹廣爲萬里矣鄭云土廣萬里者同古尙書說詩殷武疏辨王肅之非鄭云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玉帛者惟中國耳若要服之內唯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正容六千餘國況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土纔容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其辨甚當案禹貢山川皆在漢時郡縣之內漢地廣萬里則知禹時五服亦然不得謂鄭說異于今文之非也云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云云者文見周禮夏官職方氏詳載臯陶謨弼成五服疏此不復出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圖**

鄭康成曰朔北方也南

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暨一作泉

**疏**

漸者漢書集注云入也。被者廣雅釋詁云加也。暨者說文作𡗗云與也。漢地理志作𡗗。爾雅釋詁云暨與也。訖者說文云止也。爾雅釋詁云迄止也。藝文志引經作迄迄俗字。

漢書賈捐之傳云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漢紀引作北盡朔裔南暨聲教欲豫聲教者則治之不欲豫者不彊治也是亦訓暨爲與也與讀爲豫四海者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云朔北方者釋訓文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注**

史遷說爲帝乃錫禹元圭告成功于天下

**疏**

禹錫言禹受賜圭者說文云瑞玉也上圜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以封諸侯。从重土古文作珪雜記又云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史公以爲帝錫禹者言舜賜禹元圭以酬庸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尙書旋機鈐曰禹開龍門道積石山元圭出刻曰延喜王受德天錫佩漢武梁祠堂石刻祥瑞圖云元圭水泉疏通四海會同則至則以元圭爲天錫瑞應此今文說也

### 卷四

#### 甘誓第四 虞夏書四

**疏**

書序云啓作甘誓史記夏本紀云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俱以爲啓伐有扈墨子明鬼篇作禹誓引此文莊子內篇人間世云禹攻有扈國爲虛厲呂氏春秋先已篇云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案相當爲柏字又召類篇云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則所云柏者謂伯禹也楚詞天問云伯禹腹鯀說苑正理篇云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凡此諸書或與孔子同時皆未見書序而以甘誓爲禹事當必本古文書說也莊子既云國爲虛厲

則有扈滅於禹時。不應啓復伐之。惟淮南齊俗訓云。昔有扈氏爲義而亡。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不知高誘所據何書。又與禹伐有扈遠異。至書序以爲啓作者。因此篇序在禹貢後。故定爲啓事耳。亦不必以書序廢古說也。

**大戰于甘**。大傳說戰者。憚警之也。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甘水名。今在鄂縣西。鄭康成曰。天

子之兵。故曰大。大傳說見白虎通誅伐篇。云戰者何謂也。尙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夏本紀云。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

文。云甘。有扈南郊地名。又云水名者。呂氏春秋先己篇云。戰于甘澤。水經注云。渭水東逕槐里縣。故城南渭水。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

甘谷北。逕秦文王菴陽宮西。又北逕五柞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鄂縣。昔夏啓伐有扈。作誓於是亭。甘水又東得澇水口。澇水北

注甘水。而亂流入於渭。卽上林故地也。與馬注合。在今陝西鄂縣。鄭

注見書疏。云天子之兵。故曰大者。白虎通三軍篇說。爲天子自出也。乃召六卿。史遷說乃召六卿申之。鄭康成

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墨子明鬼篇云。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史公說爲

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六軍吏士多。必皆六卿使申令也。鄭注周禮大司馬云。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賈誼新書云。紂將與

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是天子親征。王爲中軍。六卿左右之也。鄭注見詩械機疏。及曲禮疏云。六卿六軍之將者。詩小雅瞻彼洛

矣。以作六師。傳云。天子六軍。疏云。一卿將一軍。周禮司馬政官之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

一軍。軍將皆命卿。注云。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卿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魯語云。天子作師。公帥之

以征不德。注云。師。謂六軍之衆也。公。謂諸侯爲王卿士者也。周禮。將軍皆命卿。曲禮疏。又引鄭注大傳

夏書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鄭云。三代同者。夏時六卿。卽謂六卿后稷等也。王曰。嗟。六事之人。

鄭康成曰。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已下及士卒也。嗟。當爲釐。此省文。釋詁云。嗟。咨嗟也。疑亦俗字。鄭注見書疏。云言軍吏下及士卒者。周禮司馬

政官之屬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此周制。或夏殷已然也。**予誓告汝。****史遷**

汝作女。馬融曰。軍旅曰誓。會同曰誥。鄭康成曰。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禮**誓者。曲禮云。約信曰誓。注云。誓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謂

此誓及湯誓。大誓。牧誓。誓秦誓也。馬注見釋文。云。軍旅曰誓者。軍旅者。周禮小司徒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注云。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誓如湯誓。大誓等也。云會同曰誓者。會同諸侯以伐國。若大誥等事也。大誓。諸侯成會。武王乃作大誓。告於衆庶。不言誥者。不期而會。非武王誥諸侯以伐商也。鄭注見書疏。**有扈氏。****馬融曰。**妘姓之國。為無道者。鄭康

成曰。有扈與夏同姓。**地理志。**右扶風郿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說文。郿。右扶風縣名。扈。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郿。有扈谷甘亭。古文作。史記正義引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又引地理志。扈谷

亭作戶亭。馬注見釋文。云。妘姓之國者。周語。帝嘉禹德。賜姓曰妘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注云。堯賜禹姓曰妘。妘猶社也。楚語。觀射父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觀及有扈。皆夏同姓。高誘注。呂氏春秋先己篇云。有扈夏同姓。諸侯鄭注見書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大傳說。**正色三而復者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王者一質一

文。據天地之道。馬融曰。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鄭康成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

正。天地人之正道。**威者。**老子民不畏威。注云。害也。後漢杜詩傳。威侮。二垂。注云。威。虐也。侮。慢也。五行者。史記歷書云。黃帝建

立五行。起消息。洪範九疇。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文子微明篇。引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人有五位。五行大義第五。引詩緯等說云。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又引毛公傳。及京房等說。皆以土為信。水為智。五常配五行。虐慢五行。則是無五常也。威侮。謂虐用而輕視之。怠者。釋言云。懈怠也。怠亦為懈。棄者。釋言云。忘

也。三正在夏殷周已前。則公羊疏引鄭注堯典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宋均注禮含文嘉云。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宋書禮志云。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以前檢後。謂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又通典引尙書中候。亦有其事。據此則夏以前有三正。懈廢之。謂不奉正朔也。大傳說見白虎通三正篇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尙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尙黑。書微子疏引大傳云。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略說云。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已上注引大傳及此。引略說。據孔氏廣林集大傳本。案以平旦爲朔者。平旦。值寅時。雞鳴。值丑時。夜半。值子時。然則夏殷周分日各異。不皆以子時分日也。馬注見釋文。亦同。大傳說。鄭注見史記集解。以爲天地人之正道者。據繫辭陰陽柔剛亡義爲說。以夏已前三正。經無明文。故不從大傳也。

**天用勦絕其命**。勦一作剝。說文云。勞也。勞與天聲相近。淮南地形訓云。食穀者。智慧而天。千金方引黃帝問伯高對曰。食穀者。則有智而勞神。是勞卽天也。白虎通壽命篇云。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忘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勦。說文作剝。云。絕也。引此文。廣雅釋言云。剝。天也。言其廢捐五常人道。天用天絕其命。說文用剝。則孔壁古文也。漢書外戚傳云。命穰絕而不長。假音字。高誘注淮南云。搔勞也。穰卽搔字之俗音相近。

今予惟恭行天之罪。史遷惟作維。墨翟書作有曰日中。今

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史遷恭爲其。

一作襲。

**疏**

史公惟作維者。凡尙書惟多作維。熹平石經同。墨翟書見明鬼篇。引禹誓云。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云。三十字。墨子所見古文書。與今本異。或脫簡。或孔子所刪也。云。日中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者。與傳記所載義異。呂

氏春秋先己篇云。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說苑亦云。修教一年而有扈請

服則不當如墨子所引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也。云田野葆士者葆同保。鄭注月令云小城曰保。俗作堡。言不食其土地人民共作恭。與史記同。高誘注呂氏春秋作與。漢書文選多引作與。說文譚慤也。與給也。此恭行天罰。當作與。慤謹也。言謹行天罰。白虎通三軍篇云。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有扈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政。

汝不恭命。史遷恭命俱作共命。正作政。鄭康成曰。左車左。右車右。汝一作若。

攻者釋詁云善也。恭命恭與與擊相近說。

文云。與給也。給亦具也。義與共通。史公作共者。釋詁云。共具也。正作政者。墨子亦云。御非爾馬之政。詩出車箋云。御夫則茲益懽懽。憂其馬之政。亦用此文。是古文作政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左車左。右車右者。此左右三人共乘一車。謂士卒之車。魯頌閟宮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是也。汝墨子作者。鄭注考工記云。若猶女也。莊子齊物論注云。若而皆汝也。俱假音字。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

汝。史遷弗作不。戮作孥。孥作帑。一作奴。

墨子明鬼篇引此文說云。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懲于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又云。賞于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懲于社者何也。告

聽之中也。祖者廟主。社者社主。太平御覽三百六引擊虞決疑要注曰。古者帝王出征伐。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故尙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秦漢及魏行不載主也。路史疏仡紀有虞引尙書大傳云。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遂奉以載于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說本曾子問。社主亦在軍者。周禮大司馬之職。涖豐主及軍器。注云。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視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然則出載主與豐主。是古禮也。奴者。漢書注李奇曰。男女徒隸名爲奴。戮者。廣雅釋詁云。辱也。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注鄭司農云。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漢書季布樂布傳贊云。奴僇苟活。是亦以奴僇爲奴辱也。鄭注周禮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案三代已前。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至秦始有連坐收幣之法。以此說夏書更不合。周禮司厲。又云。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不爲奴。此先王寬政。七十與未齒。俱不與服戎。有爵者蓋別有罰。

故此言奴戮以誓衆也。僞孔既以爲辱及汝子。其于湯誓。又云權以脅之。使勿犯。皆失之。史公戮爲修者。與墨子文同。表記云。則刑戮之民也。釋文戮本作修。廣雅釋詁云。戮。辱也。是戮修通字。修蓋書古文也。孽俗字。當爲奴。鄭司農所引。蓋今文也。漢書王莽傳。引此文。亦作奴。詩常棣樂爾妻孥。疏引此文作帑。亦假借字。說文以帑爲金幣所藏字。

## 卷五

### 湯誓第五 商書一

**疏** 鄭康成曰。契始封商。遂以商爲天下之號。商國在太華之陽。

**疏**

湯誓者。皆民伐桀之詞。百篇之書。湯誓前有帝告盤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等

共七篇。僞傳誤以汝鳩汝方一篇爲二。失之。今唯湯征篇存于殷本紀。餘篇俱亡。則湯誓爲商書第一篇也。鄭注見書疏。云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鄭元之說亦然。又見殷本紀集解。引鄭元云。商國在太華之陽。殷本紀云。殷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賜姓子氏。此鄭所據。云商國在太華之陽者。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禹所封也。然則契始封在今陝西商州。左傳襄九年。疏引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天下號。與鄭異者。案春秋左氏襄九年傳。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則商丘是閼伯所居。非契所封之商。殷本紀云。自契至成湯。八遷。蓋自相土遷居於此。此商丘在今河南歸德府。爲縣名。左傳疏引釋例云。宋商商丘。二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或以爲漳水之南。故殷虛爲商丘。非也。據此則與鄭所稱商國在太華之陽者。相去甚遠。服說失之。湯既以商爲有天下之號。後又稱殷者。商頌譜疏云。成湯之初。以商爲號。及盤庚遷于殷以後。或呼爲殷。故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爲殷。元鳥云。殷受命成宜。殷武云。撻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改商。

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先後二號而雙言之。不全改也。襄九年疏。又云如鄭元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土而遷于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爲一代大號。說此注最明。湯名履。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圍立。曹圍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任立。主任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集解引張晏曰。禹湯皆字也。二王去唐虞之文。從高陽之質。故夏殷之王。皆以名爲號。謹法曰。除虐去殘曰湯。索隱云。稱天乙者。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從契至湯十四代。故國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代。與元王契也。湯都有二說。一在今河南偃師。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一在今山東曹縣。詩元鳥疏。引漢書音義曰。臣瓚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薄今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疏又引皇甫謐。以穀熟爲南亳。卽湯都也。蒙爲北亳。卽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卽盤庚所徙者也。與班氏及鄭說不合。謚言不足爲據也。

**王曰**

**疏** 此將伐桀而稱王者。殷本紀載此誓。下云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詩長發云。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傳云。武王湯也。是湯改號在伐桀之前。

格爾衆庶。悉聽朕言。**疏** 史遷

格作來。爾作女。**疏**

史記殷本紀載此文云。湯曰。格女衆庶。來。女悉聽朕言。比經文多出來女二字者。蓋以訓格爾也。格來。釋言文。悉者。釋詁云。盡也。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疏**

史遷非作匪。稱作舉。馬融曰。台我也。**疏**

台者。釋詁云。我也。稱者。釋言云。僭舉也。說文。再舉也。稱與僭聲相近。故史公以稱爲舉。馬氏以台爲我也。馬注見史記集解。

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疏** 史遷有夏多罪下。作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

命殛之。**疏**

經文予維聞女衆言。已下四句。在舍我稽事而割政夏之後。今夏多罪一句。經文所無。史公次在此。與經文異者。或古文如是。殛者。釋言云。誅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

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疏**

史遷爾作女后作君穡作嗇正作政無夏字

**疏**

后者釋詁云君也我后謂桀也恤者

釋詁云憂也舍者釋詁云廢舍也穡者詩傳云斂之曰穡割者廣雅釋言云害割也正與政通言舍我穡事而為害民之政者桀時重斂民無蓋藏也下文言率割夏邑史記割作奪多方言桀劓割夏邑是言其害政也史公后為君用釋詁文穡為嗇說文嗇愛濇也田夫謂之嗇夫古文作嗇方言云嗇積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寫嗇于房注云嗇者農力之成功政言政令無夏字者段氏玉裁云偽傳云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疏云為割剝之政于夏邑增此三字以暢經意耳今文古文皆無夏字後人據疏妄增之

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疏**

史遷惟作維自予維至不正在今夏

多罪天命殛之之前

**疏**

云夏氏者周語稱禹有平水之功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則夏雖為有天下之號實即氏也言女衆俱言夏氏有罪天聽自我民聽子畏天不敢不正夏之罪上帝天也段氏玉裁云

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政共廿二字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共廿二字適與尙書先後倒易以漢書考之尙書每簡或廿二字或廿五字此則伏生壁藏之簡甲乙互異之故也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得此逸禮逸書目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湯誓正間編之一證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疏**

史公夏罪

為有罪者今文異字如台為奈何者薛綜注東京賦云如奈也台何音之轉一切經音義八引蒼頡篇云奚何也台聲近奚故為何班固典引云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獨闕也謂如何而不封禪偽傳以台為我失之

夏王率遏衆

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

**疏**

史遷遏作止割作奪協作和馬融曰遏止也衆民相率怠愒

不和同

**疏**

此三率字借為聿聿者文選江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辭也聿蓋飲假借字馬氏以率怠之率為相率亦失之夏邑者白虎通京師篇云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尙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怠者釋言云懈怠也民不得收斂

則念於耕作弗協者言多怨言史公過爲止者釋詁文止衆力卽上文舍稽事也割爲  
奪者今文異字言奪其收斂協爲和者釋詁文說文協衆之同和也馬注見史記集解

日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釋** 史遷時作是曷喪作何時喪及作與鄭康成曰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亡

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

**疏**

史公時爲是者釋言文曷爲何者詩傳文及爲與者釋詁文鄭注見書疏云桀自比于日云云者尙書大傳云伊尹入告于桀曰大

命之亡有日矣桀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鄭注云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比于日言去復來也又見新序  
刺奢篇及韓詩外傳今本大傳脫日有亡哉一句據史記集解增之孟子梁惠王篇引湯誓曷爲害說之云民欲與之偕亡注云時是  
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  
桀當大喪亡我與汝俱往亡之與鄭說異者鄭用大傳今文說孟子蓋古文說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

予一人致天之罰

**釋**

史遷輔作及 **疏** 茲者釋詁云此也輔者釋詁云備也又云弼輔也予一人者白虎通號篇云尙書曰或稱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論語曰百

姓有過在予一人史公輔作及者今古文異字非詁也

予其大賚汝

**疏**

史遷賚作理鄭康成曰賚賜也 **疏** 史公賚爲理者理與盪通玉篇引蒼頡盪賜也書序帝盪下土

方馬注云盪賜也理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賚賜者釋詁文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疏**

食者釋詁云僞也

爾不從誓言

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釋**

史遷爾作女孥作帑戮作僇罔作無鄭康成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

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稟

**疏**

孥俗字當從史記作帑戮者廣雅釋詁云辱也鄭司農說周禮司厲甚是見甘誓疏漢書季布樂布傳贊云奴

僂苟活謂奴隸僂辱之也。說文云：男有鼻曰奴，奴曰童也；女曰妾，古無從坐之法。漢法因暴秦之舊，未能盡除。鄭用漢法說經，失之。罔有攸赦者，軍法無赦令，非常法也。常刑則有赦。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於是急法久者不赦，是不赦者，亦秦法也。史公學爲帑者，說文無孥字，有帑，云金幣所藏。左傳秦人歸其帑，詩樂爾妻帑，皆作帑。戮爲僂者，僂假借字。表記云：則刑戮之民也。釋文亦作僂，罔爲無者，釋言文。鄭注見書疏，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者，蓋謂叛軍之法。故云大罪，然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史記商君傳：孝公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索隱云：收錄其妻子，沒爲官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然則鄭云奴戮其子孫，又注周禮司厲以爲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皆暴秦商君之法，至漢除之未盡，不足爲經證也。

## 卷六

### 盤庚第六 商書二

**疏** 史遷說：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馬融曰：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徒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鄭康成曰：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爲湯元孫七世也。又加祖乙。

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

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下篇盤庚為君時事

**疏**

盤庚為第六者百篇之書湯誓後皆為亡篇惟盤庚在伏生二十九篇中堯典疏云鄭元則於伏生二十

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三篇則知今文盤庚為一篇也今仍為一篇史公說見殷本紀云此盤庚三篇是小辛時百姓所作者言小辛時民思盤庚道紀盤庚遷居申戒羣臣之事此孔安國故與馬鄭異也魏志董卓傳注引華嶠漢書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則謂盤庚自作也馬注見釋文云不言盤庚語何者春秋左氏哀十一年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語經不言語直以盤庚名篇者書疏云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實未罷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馬以為取其徙而立功是也鄭注俱見書疏云盤庚為湯十世孫者考殷本紀湯太子太丁未立而卒太丁弟外丙外丙弟仲壬太丁子太甲太甲子沃丁沃丁弟太庚太庚子小甲小甲弟雍已雍已弟太戊太戊子仲丁仲丁弟外壬外壬弟河亶甲河亶甲子祖乙祖乙子祖辛祖辛弟沃甲沃甲子祖丁沃甲子南庚祖丁子陽甲陽甲弟盤庚相繼立者凡十八世不數兄弟相及之外丙中壬太庚雍己小甲太戊外壬河亶甲沃甲南庚則盤庚上數湯為十世孫也云篇次祖乙者書序之次盤庚在祖乙後祖乙為湯七世孫亦不數兄弟相及盤庚則祖乙曾孫也故云復其祖父者為其祖之父也祖乙居耿者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有耿鄉正義曰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案漢書地理志河東皮氏耿鄉故耿國在今山西河津縣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云云者後漢書文苑傳杜篤奏論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書疏引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圮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亳殷與鄭說不合汲冢書未可據也云徙湯舊都者殷本紀云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案即偃師也云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者篇中有云我王來又云盤庚敷于民又云王若曰是為臣時所稱也

盤庚遷于殷

**疏**

盤一作般

**疏**

盤烹平石經作般漢書楊雄傳般庚所遷亦作般遷者廣雅釋詁云徙也言將徙於殷

民不適有居

**疏**

適者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悅

也言民不悅新邑

率籲衆感出矢言感一作戚

率者借爲聿辭也。本字作歆。說文云。詮詞也。籲者。說文云。呼也。引此經感作戚。蓋謂貴戚近臣。矢者。釋詁云。陳也。言呼衆近臣聽其陳言。

又矢言或是正言。廣雅釋詁云。矢。正也。史記殷本紀云。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鄭注周禮云。盤庚將遷于殷。詰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是知衆戚爲貴戚近臣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

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我王謂祖乙爰者。釋詁云。於也。宅于茲。謂居于耿。重我民者。言以重遠民情。劉者。釋詁云。殺也。言我民若

爲水所害是我殺之所謂思天下有溺由己溺之毋令其盡扈于水也胥者釋詁云相也匡者杜氏注左傳匡救其災云匡亦救也稽者廣雅釋言云考也考卜者周禮太卜國大遷則貞龜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

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馬融曰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鄭康成曰湯自商

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

釋詁云服事也恪敬也寧安也邑邦者說文皆云國也言先王有事敬謹順天此猶不敢常安其邑往來遷居凡有五國殷本紀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正義引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

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又云帝仲丁遷于囂案隱云囂亦作囂並音放字正義曰括地志云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放地也書疏引李願云囂在陳留儀浚縣則在今開封府西北殷本紀又云河亶甲居相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卽河亶甲所築都之故名殷城也又云祖乙遷于邢正義曰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亳在今河南偃師縣囂在今河南滎陽縣相在今河南內黃縣耿在今山西河津縣并湯前所都商丘今河南商丘縣共爲五邦也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

承者詩傳云繼也天之斷命言天命絕于此邑將永其命于新邑當繼古人遷都之事

矧曰其

克從先王之烈

矧俗字當爲朕釋言云矧况也克能也釋詁云烈業也

若顛木之有由蘖

馬融曰顛木而肆生曰枿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顯者廣雅釋言云。倒也。由說文作𣎵。云木生條也。引此經作𣎵。云古文言由

枿。說文作𣎵。伐木餘也。引此經或作𣎵。云古文作不。枿亦古文𣎵。釋詁云。永。長也。紹。繼也。底。待也。綏。安也。言我遷于殷。如仆木之更生。枝條是天將引長我命于此邑。繼復先王之大業。待安四方。馬注見釋文。云肄生者。詩傳云。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枿者。釋詁云。餘也。方言云。枿。餘也。陳鄭之間曰枿。秦晉之間曰肄。

般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馬融曰。箴。諫也。鄭康成曰。奢侈之俗。小民

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敕以無伏之。王命衆。悉至于廷。

敷者。說文云。覺悟也。在位謂有位。諸臣由在位以曉諭衆

民。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是也。以者。說文云。用也。舊服。謂故事法度。法則也。說文云。度。法制也。正。謂修正之。史公說見殷本紀。云。殷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即約此文。伏者。廣雅釋詁云。藏也。悉者。釋詁云。盡也。延者。朝中也。命衆至于廷。則民箴無敢伏矣。馬注見釋文。云。箴。諫者。周語。召公諫厲王云。師箴。百工諫。庶人傳語。注云。箴。刺王闕。鄭注見書疏。云。屬民而詢者。周禮鄉大夫職云。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之朝。小司寇職云。二曰詢國。遷是遷國必詢庶衆也。故云屬民而詢也。屬。聚詢。謀也。云。敕以無伏之者。說文云。敕。誡也。

汝

格者。釋言云。來也。予告汝當斷句。

訓汝獻

釋詁云。訓。道也。道。即導。又云。獻。道也。訓汝獻者。言導汝以道也。

黜乃心。無傲從康。

廣雅釋詁云。黜。去也。傲。慢傷也。康者。釋詁

云。安也。言去汝傲慢從安之心。下文云。汝克黜乃心。知黜乃心爲句。

古我先后。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圖者。釋詁云。謀也。任者。廣雅釋詁云。使也。舊人。久于其位者。

王播

告之匿播一作謠說

播者廣雅釋詁云布也說文作謠云敷也商書曰王謠告之則當斷句

修不匿厥指說

修者王逸注楚辭云遠也匿者廣雅釋詁云隱也指者釋言云示也說文

有惰字云意也惰亦同旨言王爲敷告之言行之甚遠無隱其意旨者

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不變說

欽者釋詁云敬也逸者釋言云過也變讀如論語齊一變魯一變之變廣

雅釋詁云移變敷也變即移易言王敬其令無有過言民從其令用是變化二不字詞也

今汝聒聒說

馬融曰聒聒拒善自用之意鄭康成曰聒讀如聒

耳之聒聒說難告之貌說

聒說文作𦉳云善自用之意也引此經重文作𦉳云古文从耳此聒字即鑄省也善疑當作拒善說文脫一字馬注見書疏云拒善自用者孟子云苟不好善則將曰詭詭予既已知之矣詭詭之

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是拒善之意鄭注見書疏云讀如聒耳之聒者一切經音義廿一引蒼頡篇云聒擾亂耳孔也杜預注左傳云聒謹語也爲謹語以拒人言故云難告

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起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與也險者廣雅釋詁云衰也說文有儉云破也險聲近儉膚者廣雅釋詁云傳也訟者說文云爭也言羣臣謹言拒善而與信邪險膚傳之語或膚浮也即下浮言我不知其所爭辨何事

非予自荒

茲德惟汝含德說史遷說舍而弗勉何以成德說

荒者賈誼新書道術篇云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爲荒詩箋云荒廢亂也言非我廢前人之德汝自舍其德而弗勉也史

公約此文云舍而弗勉則當爲舍德

不惕予一人說惕一作施說

惕者爾雅郭注引韓詩云惕惕悅也言汝不悅從我也白虎通號篇云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即引

此文也詩釋文六引韓詩曰施善也施蓋惕之緩讀善義亦近悅也釋言云夷悅也惕與施皆聲近夷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說拙一作拙說

解讀當爲燭周

禮司燭注云燭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鄭以此觀火爲燭火也說文云燭火光也商書曰予亦拙謀讓者巧拙之拙類篇引說文作火不光也今本說文脫一字言我如燭火之不用其光謂無赫赫之威也謀作乃逸逸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安也

作者釋言云爲也。言謀爲汝安居耳。說文謀字屬上句。莊氏述祖云。當讀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說文云。維紘繩也。詩械樸云。綱紀四方。箋云。以綱罔喻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疏引說文云。綱。網紘也。約詞。紊者。說文云。亂也。引此經說文云。農耕也。反治也。服與良通。齋者。詩傳云。斂之曰齋。言汝當從我教令。若網之有綱。綱舉而紀不亂。若農之治田。用力穡事。乃有秋收。漢書成帝紀詔云。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注應劭曰。農夫服田。厲其膂力。乃有秋收也。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

言汝有積德。○ 克者。釋言云。能也。言汝能去其傲慢從康之心。施實惠于衆民。至于婚姻僚友。乃可大言汝有積德。時諸臣之不欲遷居者。方自謂有積德于民。于婚友皆虛言也。乃不畏戎毒

于遠邇。○ 戎者。釋言云。相也。毒者。廣雅釋詁云。惡也。言其不畏虛言。取相惡于遠近。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

稷。○ 鄭康成曰。昏讀爲散。散勉也。○ 惰者。廣雅釋詁云。懈也。昏者。釋詁云。強也。服者。說文云。良治也。服與良通。畝。說文云六尺爲步。步步百爲畝。越者。釋詁云。粵於也。越聲近粵。釋文云。越本一作粵。罔者

釋言云。無也。黍者。說文云。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黍之屬稌也。稌也。稷者。說文云。齊也。齊或作粢。漢人謂之嘉穀。亦謂之粟。卽今俗云小米也。言汝畏遷居。如惰農之圖安。不強力作爲勞苦之事。田畝不治。無有收穫也。鄭注見魏志注及書疏云。昏讀爲

散者。說文有散字。云。疆也。以散爲冒。此借字。云。散勉者。薛綜注西京賦云。昏勉也。玉篇云。散勉也。是散散字之正俗。女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

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旣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身一作命。○ 和者。釋詁云。諧和也。吉者

說文云。善也。毒者。說文云。餓毒也。或作嫉。是嫉爲毒也。敗者。方言云。露敗也。敗亦爲姦。姦究者。魯語里革曰。竊寶者爲軌。用軌之財者爲姦。言以致敗禍。發露其姦究之行。災者。釋詁云。裁危也。裁同災。奉者。說文云。承也。恫者。釋言云。痛也。言汝不以善言和諭百官。惟汝

自生嫉惡以致敗露姦究之行危及其身既導民以惡乃自承其禍痛悔之無及矣熹平石經身作命

相時儉民。馬融曰相視也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也儉一

作懋一作穀

說

釋詁云相視也時是也儉說文云破也儉利於上佞人也說文又作懋云疾利口也引此經熹平石經儉作穀案說文儉與懋義相近蓋古文作儉孔壁古文作懋今文作散也馬注見釋文云儉利小小見事之人者廣雅

釋詁云儉利也方言云纖小也儉音與籤纖相近故馬氏以利及小釋之

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言視此利口少

少見事之人尙猶相顧于箴刺之來恐發言有口過況我制汝短長之命令而可輕發乎命者鄭注禮記云謂政令也是命即令也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

說

曷者釋言云蓋也廣雅釋詁云何也沈者莊子釋文引司馬注云深也說文枕讀若告言不正曰枕疑告言不正是沈字書說惟君制令汝不稟承而相動以虛言恐衆惑之深左傳引下文有云惡之易也恐惡衆易字形相似或古文作惡之易三字未敢定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嚮一作鄉

春秋左氏隱六年傳云君子曰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

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注云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嚮近言不可撲滅莊十二年傳引云商書所謂惡之易也亦作嚮字案今經本無惡之易也嚮作嚮俗字當爲嚮燎者說文云放火也

則惟汝衆自

作弗靖馬融曰靖安也

靖者藝文類聚八十七引韓詩曰靖善也堯典靜言史記五帝本紀作善言漢書王莽傳作靖言是靖與善同義言汝自作不善即上文所云先惡于民也馬注見釋文云靖安者

靖與靜通故廣雅釋詁云安靜也義與安通

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馬融曰遲任古老成人鄭康成曰遲任古之賢史

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人惟求舊一無求字下求一作救

言人惟求舊者明上文言先王

圖任舊人。用器舊則更新。喻國邑圯毀。當遷新邑也。人惟求舊。烹平石經。作人惟舊。器非救舊。求作救者。周禮大司徒之職云。正日景以求地中。注云。故書求為救。杜子春云。當為求。堯典。旁求。說文引為旁救。是求救通也。

古我先王暨

乃祖乃父。胥及逸勤。非敢動用非罰。敢一作不敢。

釋詁云。暨及與也。勤勞也。先王謂湯。殷本紀云。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我高后成湯。

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即約此文。言相與共勞逸。我不敢輒用非罰也。非罰。謂罰之不當者。敢。詩文王疏。引五經異義。作不敢。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

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大傳說。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

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

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與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鄭康成曰。大

享。謂烝嘗也。掩一作絕。又作弁。

選者。漢書注孟康云。數也。勞者。周禮司勳職云。事功曰勞。不絕其善者。即大傳所云。諸侯子孫采地不黜也。大享。謂禘祭于明堂。曲禮云。大饗不問卜。注云。祭五帝於明堂。禮

器云。大饗。腥。注云。大饗。禘祭先王也。疏引鄭注論語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禮器又云。大饗其王事。與下言諸侯之貢。諸侯之賓。是大饗。即禘祭也。商頌長發。大禘之詩云。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龐。惟禘有諸侯助祭。公羊文二年傳。何休注云。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案經云。大享。即禮記大饗也。云爾祖其從與享之。知為禘也。大傳說見路史國名紀四。鄭注見周禮司勳疏云。大享。謂烝嘗者。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以禘為殷祭。祭統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云。謂夏殷時禮也。祭統又云。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案此則大享當是禘嘗。而鄭以為烝嘗者。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

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注云。生則壽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祠也。盤庚告于卿大夫曰。茲子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書疏之釋鄭注云。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以周禮此文。嘗是烝之類。故以嘗配之。又云。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又釋大享云。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禘祫爲小。是鄭注雖舉烝嘗爲大享。亦未嘗不祭禘祫也。爾雅。禘爲大祭。凡祭之大於餘祭者。皆得爲禘。故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夏至祭感生帝于南郊。及宗廟五年一祭。皆爲禘。左傳云。烝嘗禘于廟。是烝嘗亦得名禘也。掩詩文王疏引五經異義。用此文作絕。釋文云。掩又作弇。

亦不敢動用非罰。此言不敢動用非德者。祭統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非德。謂發爵賜服之不當者。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鄭康成

曰。我告汝于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已心

度之。可施于彼。然後出之。志字古作識。論語子張篇。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熹平石經作志。是古文識。今文作

注云。志猶擬也。書云。若射之有志。是志者擬也。廣雅釋詁云。志。識也。春秋左氏定八年傳云。顏息射人。中眉。退曰。吾志其目也。言爲政之難。不可輕發。鄭注見書疏云。張弓屬矢者。屬緩讀則爲注。杜注左傳云。注。傳矢也。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鄭康成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一作翁。弱一作流。侮者。廣雅釋詁云。傷也。老

人無弱孤有幼。鄭康成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一作翁。弱一作流。侮者。廣雅釋詁云。傷也。老

據唐開成石經更正。鄭注見書疏。以老弱爲輕忽之意者。漢書趙充國傳云。上老之。臧氏鑄曰。左傳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杜注云。弱。侵易之易。老弱爲輕侮之詞。熹平石經老作翁。今文也。翁。侮。猶言狎侮。假音字。石經又以流爲弱。鄭注鄉飲酒義云。流。猶失禮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勉出其力。從予之謀。段氏玉裁云。猷。已也。以作猷爲作止。

謂或作或輟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章厥善

伐者廣雅釋詁云擊也章同彰廣雅釋詁云明也言遠則諸侯近則臣工一體伐死章善無偏說

邦之

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臧者釋詁云善也佚同逸釋言云過也周語內史過云在殷臧者釋詁云善也佚同逸釋言云過也周語內史過云在殷

臧善也國俗之善則惟汝衆歸功于下也逸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惟予一人是我有過也言其罪當在我也經文國爲邦者後人疑國爲漢人避諱字改之實當爲國佚經作逸義通

凡爾衆其惟致告白

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口度一作渡 恭與共通釋詁云共具也齊者廣雅釋言云整也度說文作𠂔云閉也此省文熹平石經恭作共乃口作爾口度釋文云字亦作渡言自今至于異日各供具爾事齊一其位杜塞其口不然者罰及其身悔之已遲也此爲

上篇段氏玉裁云熹平石經中篇建乃家之下下篇盤庚遷之上空一字則上篇中篇交接處石本亦必空一字今用其例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鄭康成曰作渡

河之具 涉者廣雅釋詁云渡也耿在河北殷在河南鄭注見書疏作謂造作舟楫也鄭以經云惟涉河則上云作必渡河之具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 馬融

作單曰話告也言也單誠也其有衆咸造 馬融曰造爲也

居者而善言告之以誠其有衆咸爲渡河之具也馬注俱見釋文話告者詩抑云告之話言釋詁云話言也造爲也馬云造爲也當即鄭注所言作渡河之具詩文王云造舟爲梁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釋水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說文云古文造从舟字

勿褻在王廷盤庚乃登進厥民 升進民于中廷而詢之也鄭云作渡河之具則以此登爲登舟

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荒者詩傳云虛也失江氏聲讀爲佚說文云佚一日忽也

嗚呼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

后胥感感一作高鮮以不浮于天時

承者文選注廿五引薛章句曰受也保者說文云任保也蓋言任使下文承汝俾汝俾使也洛誥云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是承保讀

當絕句承保猶易言容保民也后胥感者說文云憾憂也謂后亦與民共憂患鮮者釋詁云罕也浮當讀爲孚言君民親附罕有不孚于天時者孟子云天時地利不如人和熹平石經感作高江氏聲云胥高謂相度高山鮮者詩云度其鮮原下篇所謂適于山也鮮字屬上讀如江氏說以不浮于天時浮者高誘注淮南云猶罰也

殷降大虐鄭康成曰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先王不懷厥攸

云殷降大虐者謂先王時天降大災也時未遷殷而稱殷者如鄭說先正其號名先王不懷厥攸作者言先王不安其所

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始居之地視利于民則遷之懷者釋詁云安也作者詩傳云始也言汝何不念我古后之舊聞乎鄭注見書疏云先示其號名者述降虐之時尙未遷殷而即以此爲號名是先正之也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

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承俾即上文承保也承汝即受汝俾汝者釋詁云使也喜

樂康安共具並釋詁文若順懷來並釋言文不詞也言我之遷徙者受汝使汝惟喜安居以供爾事非因汝有過比于放流之罰也予順呼汝來此新邑亦惟承保汝之故汝當從其志勿違之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

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汝遷一作爾遷邦一作國汝不作今汝不乃感大不宣

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試者說文云用也成者釋詁云皆也宣讀爲和王氏引之云周禮太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令于邦國都鄙即小司寇職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也擅

弓曹桓公卒於會鄭注云曹伯廬謚宣言桓擊之誤也是宣聲近桓禹貢和夷底績鄭注讀和爲桓則宣乃心謂和乃心也欽者釋詁云敬也忱者詩傳云信也言我用遷居汝者將令安定于新邑汝大不和衷敬思以誠信感動我也

爾惟自

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鞠同鞠釋言云窮也即說文窮字省濟者釋言云渡也臭讀當爲殞說文云腐氣也又云朽腐也或作朽廣雅釋器云朽臭也言爾徒自窮苦時如登舟

不渡坐待其朽敗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馬融曰屬獨也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

乃災汝誕勸憂

稽一作迪怒一作怨誕一作永

屬者鄭注士昏禮云注也沈者廣雅釋詁云沒也稽者說文云留止也瘳者說文云疾病愈也誕者釋詁云大

也勤者廣雅釋詁云助也言乘舟弗濟汝誠不專注之故既朽敗其載當相與有沉溺之患其或留止不進自恚怒何能愈乎汝無遠謀以思災患大足助憂耳江氏聲說以左傳兆憂杜注云開憂兆熹平石經稽作迪怒作怨誕作永釋詁云迪進也言汝不肯進自怨何益徒長助我憂馬注見釋文未詳王氏鳴盛云當云不獨也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穢當作穢漢書武帝紀注晉灼云穢古穢字說文有穢無穢穢者考工記云敗穢臭同穢倚同倚說文倚

偏引也詩小弁云伐木掄矣傳云伐木者掄其顛疏云掄者倚也迂者說文云避也又云避回也言今予令汝一其心志無以敗蔑之物以自臭喻浮言之不可鄉邇也恐人之掄引汝身迂回汝心言牽掣誘引之使不得自由也

予迂續乃

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迂一作御

釋詁云訝迎也續繼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奉助也鄭氏注易云畜養也言天將永我命于茲新邑我爲汝迎而續之

非以威脅汝遷也用助養汝衆民而已顏師古匡謬正俗引經文迂作御云詩鵲巢云百兩御之訓解皆爲迎徐仙民並音訝案說文無迂字當爲訝或爲御初唐人引書作御則迂是衛包所改矣

予念我先神后之

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罔丕一作不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不乃崇降罪疾。

**罔崇** 一作知。曰曷虐朕民。 **罔**

神后高后皆謂成湯也。神者配天之稱。說文天神曰神。克者釋言云能也。羞進懷安皆釋詁文。陳者釋詁云延也。聲又近塵。釋詁云塵久也。崇者釋詁云重也。言我念先后成

湯之與汝祖共勞。我今不克進爾于樂土。以安爾身。然則是我失于政令。而延久于此。我高后在天之靈。將重降罪疾于我。曰何為而虐我民。熹平石經崇作知。江氏云。今文為知者。言高后毋乃知之。

汝萬民乃不生生。

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罔**

生者詩傳云財業也。生生者莊子大宗師

云生生者不生。釋文引崔云。常營其生為生生。猷謀比備。皆釋詁文也。幼孫。盤庚自謂。陽甲為長。故曰幼也。言汝萬民乃不知自營其生。與我同心共謀遷徙之事。先后將降與汝罪疾。曰何不與我幼孫為輔。下篇云。不肩好貨。敢共生生。又云。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敕戒君臣。不可營生生之事。此責萬民不生者。春秋左氏文七年傳云。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文六年傳云。時以作事。事以厚生。孟子云。孳孳為利。小人之事。王者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責之以不生生。下文又云。往哉生生。謂去舊都奢侈之俗。適新邑以營生。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罔** 故者釋詁云。今也。爽者。釋言云。差也。忒也。自上言先后在天之靈。迪作不永也。言汝今有差忒之行。先后自上其罰汝。汝無能自久長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

**心** 戕 一作近。 **罔**

作者釋詁云。為也。畜音近好。祭統云。順于禮。不逆于倫。是之謂畜。注云。畜謂順于道教。戕者。鄭注易云。傷也。在者。釋詁云。察也。言我先王既勞汝之祖父。汝共為我順于道教之民。有傷及汝。則乃祖乃父當察知

之。下文云。救乃死是也。熹平石經戕作近。云有近則在乃心者。釋詁云。則法也。蓋言汝當近法乃祖父。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

乃死。𠄎 綬者釋詁云安也。斷者說文云絕斷絲也。斷亦為絕。棄者說文云捐也。言我先王遷居以安汝祖父。今汝不從令。汝祖父將絕棄汝。不救其死。何止有傷乎。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

貝玉。𠄎 釋詁云共具也。說文云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管子國畜篇云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距周七千八百里。先王為其途之遠。至之難。故託用于其重。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是

貝玉古以代刀布。言有亂政之臣在位。惟知共貝貨幣。以致民俗奢侈。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𠄎 乃父一作先父。我高后一作乃祖。乃

父。𠄎 乃父。唐開成石經作先父。我高后。釋文云本又作乃祖。乃父。段氏玉。曰。作不刑于朕孫。𠄎 孫一作子孫。𠄎 裁云當讀乃祖。乃父。丕乃告絕句。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絕句。

唐石經。孫上有子字。迪高后。不乃崇降弗祥。𠄎 崇一作與。弗祥一作丕永。𠄎 崇降弗祥。熹平石經作與降丕永。丕不

云道也。道猶導也。崇者釋詁云重也。言汝祖父惡子孫之貪婪。乃告高后。以為罰于我子孫。導我高后。重降殃禍于汝。漢石經崇作與者。馬注君爽云崇充也。詩天保箋云興盛也。充盛義相近。故今文云興降也。丕永者。不永。言不長也。祥以羊為聲。義濼俱長也。今文作

不永。知弗祥。亦言弗長也。嗚呼。今予告汝不易。𠄎 嗚呼一作於戲。鄭康成曰。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

𠄎 鄭注見書疏。嗚呼。熹平石經作於戲。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𠄎 分一作

比。設一作翁。𠄎 恤者釋詁云憂也。分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猶異也。論語集解引孔氏注云。民有異心。曰分。言遇大憂。當長敬。其上無相絕遠。汝之異謀。當思從順。以各設中。正于汝心。諭令同心。遷徙無疑貳也。熹平石經分作比。設作翁。

詩傳云擇善而從曰比。廣雅釋詁云猷。順也。翁者釋詁云合也。言汝當比順。思以相從。各合于中道。此今文義。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

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吉者。說文云。善。迪者。釋詁云。道也。顛與僣通。廣雅釋詁云。狂也。越者。漢書集注文穎云。踰也。恭與孽聲相近。說文云。慤也。暫遇王氏

引之云。暫讀曰漸。漸詐也。遇讀偶。隨智故謂之偶人。不正謂之遇。荀子正論篇云。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呂刑曰。民與胥漸。大傳云。苗民用刑而民與犯。漸俱謂詐也。淮南原道篇云。偶隨智。故曲巧偽詐。是以偶為姦邪之稱也。說文云。齟齬不正也。遇音近齟。義亦為不正。姦究者。說文云。究。姦也。外為盜。內為究。古文作爰。爰。劇者。說文劇之或字。廣雅釋詁云。劇。斷也。殄者。釋詁云。絕也。育者。釋詁云。長也。易者。魯語云。譬之如疾。余恐易焉。醫書有陰易陽易。言病相延染。俾者。釋詁云。使也。言有不善不道。顛狂踰法。不慤慤者。及詐邪姦究之行。我則斷絕之。無使滋長。其類于新邑。春秋左氏哀十一年傳。子胥引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注云。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史記伍子胥傳。引此經略同。比左傳文多。吳世家集解。引服虔曰。顛。殞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建者。廣雅釋詁云。立也。言汝往營生生于新邑。今我將用以汝

徙。長立汝家。熹平石經建乃家下空一字。段氏玉裁云。此歐陽尚書舊式也。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鄭康成曰。徙主于民。故

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

鄭注見書疏。以奠為定者。見禹貢疏。云。徙主于民者。王制云。司空執度。地居民。周禮地官小司徒云。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云云是也。云正宗廟朝廷之位者。鄭注天官辨方正位。引召語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與此解正厥位略同。

綏爰有衆。鄭康成曰。爰于也。安隱于其衆也。

鄭注見魏志武帝紀。注以綏為安。爰為于。皆釋詁文。隱亦為安者。廣雅釋詁文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鄭康成曰。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

令常行之。無戲怠。一作女罔台民。懋。一作勛。

戲者。釋詁云。戲。禮也。怠者。釋言云。懈怠也。鄭注見書疏。以懋為勛。釋詁文。建為立。廣雅釋詁同。命為教令者。釋詁。命令同為告也。鄭注禮記云。

命謂政令也。無戲意。熹平石經為女罔台民。作助建大命。以罔代無者。釋言文。台者。方言云。失也。宋魯之間曰台。懋為助者。釋訓云。懋懋勉也。與助同義。言汝無失民。勉立大命也。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

爾百姓于朕志。夏侯等書。說心腹腎腸。為優賢揚歷。敷同募。說文云。布也。志者。廣雅釋詁云。意也。心腹

脾也。六腑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然則心腎屬藏。腸屬腑。釋名云。腹。複也。富也。腸胃之屬。以自裏盛。復於外。覆之。其

中多品。似富者也。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鄭伯云。敢布腹心。用此經文也。夏侯等書。為優賢揚歷者。見書卷二疏。云夏侯等書。心腹腎

腸。曰憂腎腸。疏文舛誤。當為優賢揚三字。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張載注云。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魏志管寧

傳。陶丘一等。薦寧曰。優賢揚歷。裴氏注曰。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未知此云歷。試也。及謂揚其所歷。試。是鄭注否。不敢

妄載為注。案心腹二字。似優賢字似腎腸字似揚歷字上屬。則下告百姓于朕。志為句。漢成陽令唐扶頌。優賢屬歷國三老。袁良碑。優賢之寵。皆用今文尚書。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

予一人。協比者。詩正月云。洽比其鄰。傳云。洽者。春秋左氏傳廿二年傳。引作協。比。與此同義。言我不罪及汝眾民。汝無共相恚怒。合附為讒言。謗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

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嘉一作緩。先王謂湯。釋詁云。將。大也。適。往也。降者。釋言云。下也。說文

始居焉。其後屢遷而不安。湯大前人之功。以為多。故又往。毫從先王居。鄭注立政于毫云。東成阜。南輶轅。西降谷。故云適于山也。降下

凶德者。依山地高水下。則無河堤之患。以致墊陷為凶德也。或德者。說文云。升也。用降我凶為句。下云。升嘉績于朕邦。熹平石經嘉作

緩。釋詁云。緩。安也。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爾一作今爾。謂

一作惠。震一作祗。蕩者。說文云。洸。水所蕩洸也。析者。廣雅釋詁云。分也。極。至。震動。皆釋詁文。言我民為水蕩洸離析。不安其

居。無有定至之處。汝方怪朕之動民遷居。言不得已。熹平石經爾作今爾。謂作惠。震作祗。惠者。釋詁。惠。順

也。曷盍也。祗敬也。今文之意。言汝順我。盍敬動萬民。徙居避患之爲得也。祗聲震之轉。堯典震敬。史記作振敬。內則祗見孺子。鄭注祗或作振。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釋詁云。肆。今也。亂。治也。越。同粵。釋詁云。于也。及者。公羊隱元年傳云。猶汲汲也。篤。厚也。恭。敬也。皆釋詁文。承同拊。謂拯也。永者。釋詁

云。長也。言今天將興復我高祖之德。治于我家。我汲汲。敬恭以折民于溺。以順天命。用久長其地于此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

宏茲賁。冲者。後漢書冲帝紀。引證法曰。幼少在位曰冲。弔者。釋詁云。至也。說文作逆。解同。釋詁云。由從。皆自也。是由亦從也。靈者。廣雅釋詁云。善也。龜曰。卜。宏與洪同。釋詁云。大也。賁者。廣雅釋詁云。美也。言今我幼少之人。非不用衆謀。但謀

之來至。當從其善者。汝衆各不違。卜用大此美績。美績卽上嘉。續江氏聲以靈爲龜。以下云。卜知之。易頤初九云。舍爾靈龜。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

予共懋簡相爾。念敬我衆。隱一作乘。懋一作勛。邦伯。州伯也。師。連帥。長。屬長也。王制云。千里之內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

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注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百執事。謂在朝之臣。金縢云。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遷都時。畿外諸侯。各率其屬以衛從王。故邦伯師長與百執事之人。並在而呼告之也。隱者。釋言云。占也。郭注云。隱度。上

曹非敢違。卜。故此言尙皆占哉。論語云。不占而已矣。懋同茂。釋詁云。勉也。簡者。虞翻注易云。閱也。相者。說文云。視也。我其勉閱視汝。其思敬我衆民也。烹平石經。隱作乘。懋作勛。乘者。周禮稟人乘其事。鄭司農云。乘計也。宰夫乘其財用之出入。鄭注云。乘猶計也。言當計

度之。亦猶云隱度也。懋。作勛者。釋詁云。勉也。朕不肩好貨。敢共生生。釋詁云。肩。作也。共。具也。言我不作好貨之事。敢具生生之財。此明己之去奢卽儉。非爲己也。江氏聲云。生生。猶生息也。周禮泉府云。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爲之息。注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元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廬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鞠人謀人之保居。

敘欽。鄭康成曰：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敘而敬之。

鹽鐵論本義篇云：盤庚萃居，疑卽此保居也。萃者聚也。保居，謂相保守。鄭

注見書疏。以鞠爲養，保爲安，皆詩傳文也。敘爲次序者，說文云：敘次第也。欽爲敬，釋詁文。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若者，釋言云：願也。言我既告汝

以意于汝心順否。我無不敬而告之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總者，說文云：聚束也。庸者，廣雅釋詁云：用也。戒諸臣無聚于貨寶，生殖以自用者。上自言不作好貨，下敕其臣以生生爲萬民之事，不可

與之爭利。式敷明德，永肩一心。

式者，釋言云：用也。敷者，說文云：敝也。肩者，釋詁云：克也。戒之以用施明德，長能一心，不貳其志也。

### 卷七

#### 高宗彤日 商書三

史遷說：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

史公說此爲祖庚時祖已作。古文義也。既稱高宗，則是立廟後追記其事。武丁稱高宗者，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主也。繼世卽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也。宗者，不

毀廟之稱也。彤者，祭名也。釋天云：釋，又祭也。周曰釋，商曰彤，夏曰復，胙。詩疏引孫炎云：彤者，亦相尋不絕之意。何休注公羊云：殷曰彤，周曰釋。釋者，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彤者，彤彤不絕。據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詩：晝暨箋云：祭天地社稷山川

五祀皆有釋祭禘禘與四時之祭。明日亦皆爲彤祭。此是祭成湯。其何時之祭。無文可知。案彤卽彤字。从舟隸省。說文云。彤。船行也。玉篇。彤。余弓切。祭也。又丑林切。舟行也。是知彤字从舟。與从舟之彤異。

### 高宗彤日。越有响雉。

**疏** 彤日。祭成湯之明日。史記殷本紀云。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雉祭鼎耳而响。响。漢書郊祀志。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雉其頸。論衡指瑞篇引尚書大傳云。有雉升鼎耳而鳴。知雉卽鳴也。說文云。雉有十四種。見爾雅釋鳥。文。越同粵。釋詁云。于也。有者。說文云。不宜有也。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雉。雉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劉歆以爲羽蟲之孽。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案通典五十一引賀循議曰。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疑賀循所議。出古文書說。或卽馬鄭等典祀無豐于昵之注。如其言。是雉雉之祥。爲廟祀不序陽甲也。陽甲爲祖丁長子。劉歆說鼎宗廟之器。主器者長子。雉聞雷則雉。震爲雷。亦爲長子。是缺長子之祀。故有此異也。劉向說以離爲雉。雉南方。近火祥。火爲禮。是爲宗廟失禮之應。歆又說野鳥自外來。入繼嗣將易。後不驗者。高宗修德與廢。則天災消弭也。

**祖己曰。****疏** 史遷說爲祖己告王。鄭康成曰。祖己謂其黨。**疏** 經文祖己曰之下。又有訓於王曰。案大傳云。武丁問諸祖己。五行志云。武丁恐駭。謀於忠賢。故史公以爲先告王勿憂。乃陳其訓也。不如鄭說者。人臣無退有後言之義。鄭注見書疏。云謂其黨者。王逸注楚詞云。黨。朋也。祖己將訓王。先告其朋僚。知者。大傳記高宗之訓。桑穀生朝。武丁召問其相。次問祖己。則知祖己之黨。尙有相也。惟先

**格王正厥事。****疏** 史遷說爲王勿憂。先修政事。格一作假。**疏** 漢書成帝紀。詔引經云。羣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逮。是以格王爲正王也。孔光傳。光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引此經云。言事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格。漢書多引作假。今文也。孟子格君心之非。趙氏注云。正也。事當讀如春秋傳有事於太廟。李賢後漢書注。有事謂祭也。漢書杜周傳云。高宗遵雉維之戒。飭己正事。飭己亦以釋告王也。史公云。王勿憂者。疑釋假王爲寬暇。王心。詩長發云。昭假遲遲。箋云。假。暇。又以爲寬暇。王桀登樓賦云。聊暇日以銷憂。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引孫子兵法曰。優游暇譽。是假與暇通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

**厥義**

**疏** 訓道監視皆釋詁文典者鄭注周禮云主也義者詩傳云善也淮南齊俗訓云義者循理而行宜也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史遷作非天天民中絕其命鄭康成曰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惕焉故引以諫王也**

**疏** 降者釋言云下也永者釋詁云長也

天者釋名云少壯而死曰夭如取物中夭折也史公作非天天民中絕其命。中絕上無民字。是言非天天民而中道絕其命。江氏聲云經文衍民字是也。鄭注見書疏云蠢愚之人尤惕者疑上有脫文。若聖賢正德以順天命等詞不當專以蠢愚之人擬王也。蠢愚見周禮司刑云三赦曰蠢愚。注云生而癡騃童昏者也。惕者釋詁云貪也。案殷自陽甲已來兄弟相及皆不永年。竹書紀年陽甲四年小辛三年小乙十年惟盤庚二十八年則此云降年有永有不永者似指兄弟相及不敢斥言前王故泛推天命人事也。

**有不若德不聽罪**

**疏** 若者荀氏易注云順也聽者廣雅釋詁云從也言民命之天有不順天德不從引咎者由自取也

天既孚命正厥德

**作付**

**疏** 孚漢熹平石經作付與史記合是今古文皆作付也漢書孔光傳引經亦作付說為正德以順天也封禪書云高宗懼祖已曰修德漢書五行傳云武丁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釋此文也付者說文云與也德者說文云惠外得於人內得於己

德同惠祖已以為天命雖有修短之殊既付於我當修德以待之殷之先王兄弟相及皆不永年有不修德者亦有修德者未可以不永年而謂其失德缺其常祀禮記祭法疏引孝經援神契云命以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惡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案受命保慶即付命正德之謂

乃曰其如台

**疏** 史遷說如台為奈何祖已陳訓已畢又言王當奈何亟勉王以正德也正德者當敬

民以修常祀史公如台作奈何者據湯誓及西伯戡黎皆有其如台之文史記俱作奈何薛綜注東京賦云如奈也台何聲之轉一切經音義八引蒼頡篇云奚何也皇氏用以疏論語奚其為為政鄭注檀弓云奚若何如也台音近奚故可釋為何偽傳以台為我失之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

**疏** 史遷司作嗣允作繼王司者言王嗣位也民者對天之稱謂先王坊記注云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言嗣位當敬先王以順天允

者釋詁云繼也。天允猶言天之子。言陽甲已來。先王有不永年者。既嗣天位。即爲天允。王當修敬也。殷本紀云。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帝陽甲崩。弟盤庚立。則自陽甲已來。有兄弟爭立廢適之事。或不爲嫡立廟。未失禮也。陽甲嫡長嗣位。盤庚不爲立廟。是爲棄其常道。故明之曰罔非天允。史公司作來者。詩傳云。司主也。鍾鼎多司嗣通。允作繼者。釋詁云。允嗣繼也。是允訓同嗣。

常祀無禮于棄道。馬融曰。昵考也。謂禰廟也。○說文云。禰。說文云。禰。日近也。或作昵。玉篇云。昵。親近也。案四親廟最近爲父廟。

故稱之爲昵。史公作常祀無禮于棄道者。言盤庚尊禰廟而廢嫡長前王之祀。高宗以子繼父。亦不改其道。是爲棄道。豐字形近禮。或亦當爲豐也。穀梁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傳云。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何氏注云。高宗殷之賢主。猶祭豐于禰。以致雉雊之變。然後率修常禮。故史公以豐于昵爲棄道也。馬注見釋文。以昵爲考。云禰廟者。禰從示。說文所無。繫傳新附有禰字。云秋畋也。則古或借禰爲之。玉篇作祿。云秋田祭也。與禰同。馬氏釋昵爲禰。或漢時隸書已有禰字。或借禰爲之。不可知也。通典引賀循議。以盤庚不序陽甲之廟。是陽甲無廟祀。詩彫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疏云。其不修者。蓋小辛小乙耳。案史記殷本紀。祖乙子陽甲。陽甲弟盤庚。盤庚弟小辛。小辛弟小乙。小乙子武丁。又云。帝小辛立。殷復衰。是殷自祖丁之後。陽甲致小乙。皆兄弟相及。盤庚既不爲陽甲立廟。小辛繼世。又值殷衰。未能修復廟祀。高宗繼父小乙居喪盡禮。其于父廟。祀亦必豐。而世父之廟不序。猶承盤庚之失。故于祭成湯廟之明日。有雉雊之祥。既感祖己之言。乃修建寢廟。喪服四制。云禮廢而復起。尙書大傳云。武丁思先王之政。繼絕世。是殷時至高宗。始有興廢之事。如殷武詩所言寢成孔安也。知寢即廟者。周禮。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禰無寢。殷武疏云。經止有寢耳。箋言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明亦修廟是也。殷之廟制。據詩烈祖疏引禮稽命徵云。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何氏休注。公羊云。禮天子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于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禮器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兄弟無相後之道。則高宗時。陽甲廟猶在不毀之列。祖己所以言常祀應修。毋得猶豐于近也。然則立陽甲之廟。禮當如何。何氏注。公羊云。弟無後兄之禮。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通典引賀循議曰。若兄弟相代。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禮之常例也。又曰。殷人六廟。只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

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按成湯已下，至于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今十二代，而正代惟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代王也。以此言之，明不數兄爲正代。案此諸議，則高宗當爲陽甲立廟，而以盤庚小辛小乙共爲四室。至祫祭時，兄弟不分昭穆，昭則同爲昭，穆則同爲穆也。通典引華恆議，以爲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爲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是知陽甲之廟當一廟四室，共爲一代也。高宗修寢廟之禮，雖無文可知，大率宜以父祔陽甲矣。尙書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雝。武丁問諸祖，已。祖已曰：野鳥也，不能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報之疾也。其說無補經文，故附及之。

## 卷八

### 西伯戡黎第八 商書四

**疏** 此戡黎，史公用孔安國，故以爲在文王被囚釋歸之後，受命之四年。周本紀于散宜生等獻寶而赦西伯之後，斷虞芮之訟，云：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是戡黎爲文王五年事。其被囚以聞脯鄂侯而歎，不因三伐皆勝也。大傳則以被囚在伐于伐密須伐吠夷之後，五年獻寶得免，出而伐耆，與史記不同。又云：西伯既戡黎，紂囚之牖里。又于散宜生等獻寶之後，紂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是戡黎又在被囚之前。大傳又云：六年伐崇，乃稱王。又與史記斷虞芮之訟後，受命之說異。此又夏侯歐陽說之不同者。案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云：紂囚文王七年，則必在斷虞芮之前。古文說也。戰國趙策魯仲連云：拘之牖里之庫百日，則可爲四年被囚。五年獻寶得免事，但魯仲連說被囚亦以聞脯鄂侯而歎，與古文同，不以爲三伐皆勝，紂始惡之也。又見書序疏。

西伯既戡黎。鄭康成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爲雍州伯也。兩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

戡黎入紂圻內。戡一作斃。黎一作鷲。又作者。又作飢。既。

西伯者，周本紀云：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是也。得戡黎者，紂救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

征伐也。黎，說文作鷲。云：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者。鷲，說文作斃。云：殺也。蓋黎侯無道，殺之而不取其國，故云斃。不云滅也。鄭注見書疏及詩周南召南譜疏。云：時國于岐者，周本紀：古公賈父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卒，子昌立，說文云：郊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岐作郊，或从山，因岐山以名之也。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在今陝西扶風縣西北岐山。云：封爲雍州伯者，王制曰：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鄭注云：殷之州長曰伯。此言雍州伯，則是八州八伯之一矣。王制又云：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周禮：大宗伯職云：八命作牧。注：鄭司農云：一州之牧，又云九命作伯。注云：上有功德者，功命爲二伯。公羊：莊元年疏引含文：嘉云：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桓楹。文王賜弓矢鈇鉞，是八命之牧，非九命之伯，故鄭不以爲二伯也。云：南兼梁荆者，周書大匡解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是文王雖爲雍州伯，實兼牧三州也。知三州是兼梁荆者，詩序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荆州之地也。梁在荆西，雍南兼之可知也。云：戡黎入紂畿內者，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注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黎亭今在山西長治縣西南，距紂都在千里之內，故云入圻內也。若呂氏春秋：武王封帝堯之後於黎，其後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邯鄲式徵序云：黎侯寓于衛。水經黎陽縣注云：式徵黎侯寓于衛，是也。黎陽爲漢魏郡屬縣，有黎陽山，故城在今河南濬縣西南。此則堯後之黎，非戡黎之黎。恐後人誤以爲一，故附及之。黎作者，周本紀云：敗耆國。集解：徐廣曰：飢一作肌，又作耆。案：飢不成字，卽肌誤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說紂之臣祖伊。

怒者，釋詁云：懼也。奔者，說文云：走也。訖，同迄。釋詁云：止也。祖伊懼而走告王，不俟駕也。止我殷命，謂天命終也。史公說見周本紀。殷高宗時有祖已，則知祖姓是殷世臣也。

格人元龜。

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史遷格作假罔作無惟作維戲作

虐馬融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元一作卜人一作尔

方格者方言云正也後漢書傅燮傳云朝廷重其方格注方正也格猶標準也罔者釋言云無也相者釋詁云勳

也說文勳助也是相即助也淫者王逸注楚詞云游也戲者說文云譖戲也言正人大龜無敢知吉非先王之不助後人也惟王游戲自絕于天史公格爲假惟爲維者凡尙書格字皆作假惟作維罔爲無者釋言文戲爲虐者古文也或譖字省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元龜大龜長尺二寸者詩泮水元龜象齒傳云元龜尺二寸白虎通蒼龜篇引禮三正詔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史記元龜集解徐廣曰一作卜格人作格尔者潛夫論卜列篇引尙書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爾形近人蓋今文作尔也曲禮云假爾黍龜有常蓋命龜之詞論衡卜筮篇云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案以賢者訓格人則古文尙書自作人與今文異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

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史遷棄作弃康作安虞下有知字鄭康成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

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狠明德不修教法者

說文云棄捐也康者釋詁云安也江氏聲云爲天所棄不得安食鄭氏言民不得安食似不合虞者釋言云度也天性謂天命之性

仁義禮智信也迪者漢書揚雄傳集注云由也率者孟子盡心篇云變其數率陸注云法也廣雅釋言云律率也律率訓同俱爲法也典者釋詁云常也不有康食謂將不能安食天祿不虞天性謂不度善性不迪率典謂不由法常也史公棄爲弃者說文云棄古文作弃康爲安者釋詁文虞爲虞知者言度知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暴虐於民使不有安食則謂民之安食暴疾殘虐以使之如微子云用义稱斂多瘠罔詔也云逆亂陰陽者易繫詞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棄其仁義之性是逆天也云不修教法迪从由亦與道形相近多方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馬融作攸說文攷長也修亦同攸故迪可訓爲修中庸篇云率性之謂道修道之爲教率爲率教釋詁典法俱常故典亦法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

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𠄎**史遷弗作不。不摯作胡不至。如台作奈何。摯一作藝。**𠄎**

釋言云。罔無也。曷盍也。摯者。釋詁云。臻也。注云。臻至也。論衡藏增篇云。罔無也。言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是說此文也。天曷不降威。大命不至。民之望天降威。與大命之至。急欲革命去暴主也。史公弗作不者。今文尚書字。不摯為胡不摯。唐開成石經。于命不二字之間。旁添胡字。如台為奈何。見前疏。摯說文引周書大命不摯。云讀若摯。周當為商。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𠄎**史遷天下有乎。**𠄎**言有命在天。民無能為也。

墨子非命中篇。引太誓之言云。紂曰。我民有命。毋侮其務。言紂恃天命不去。不勦力其事也。祖伊反。**𠄎**反一作返。**𠄎**反說文作返。云還也。引商書曰。祖甲返。即此文。甲當為伊。曰。嗚呼。乃

罪多。參在上。**𠄎**馬融曰。參字累在上。乃能責命于天。**𠄎**參者。論語衛靈公篇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皇氏疏云。參猶森也。文選思元賦。舊注云。森衆貌也。責者。廣雅釋詁云。讓責也。言紂罪衆多。森列在天。豈能責讓天之降罰乎。馬注見釋文。云參字累在上者。似謂參字从叒。說文。叒云。叒。土為牆壁。參增也。參則從晶。馬義未詳。豈以隸體言之與。玉篇。叒力捶切。累壘為牆壁也。尚書以為參字。疑尚書本作叒。馬氏云。叒字累在上也。段氏玉裁亦云。汗簡古文四聲韻。皆云叒字。見石經。尚書戲黎籍。字作叒。云。事也。言殷之就于喪亡。是紂事所致。我將被刑戮于此邦也。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𠄎**指者。釋言云。示也。示與視通。釋名云。是也。功者。釋詁

事所致。我將被刑戮于此邦也。

卷九

微子第九 商書五

**微子** 史遷說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又說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又說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鄭康成曰：微與箕俱在圻內，箕子紂之諸父，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為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

**史公說**見宋微子世家及殷本紀周本紀云：啟母賤，不得嗣云云者，呂氏春秋仲冬紀當務篇云：紂之同母弟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

紂說在史遷之前，當有古書所本也。鄭注見書疏及論語微子篇皇侃疏云：微在圻內者，禮記王制疏引鄭志云：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荅云：微子箕子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論語集解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水經注：濟水又北，逕須句城西，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鄆，京相璠曰：公羊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此在今山東東平州境，疑采地亦在是。郡國志：薄故屬山陽，湯所都，注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微子冢。元和郡縣志：沛縣微山上有微子冢，去縣六十有五里。蒙縣西薄城湯冢，當在今山東曹縣南，沛今江南縣，古宋地，魯宋相鄰，皆在殷千里畿內，未知孰是。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注**史遷父師作太師。說微子數諫紂。不聽。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

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馬融曰。箕子紂之諸父。鄭康成曰。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者

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死也。**疏**史公父師少師作太師少師者。以爲紂時樂師。說見微子世家。漢書儒林傳云。司

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微子篇多古文說。則此卽安國故也。太師少師者。鄭注

儀禮大射儀云。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論語微子篇云。大師擊適齊。少師陽入于海。漢書古今人表。在伯夷叔齊之下一格。是亦以爲紂時樂師也。擊卽疵。陽卽強。聲皆相近。淮南汜論訓云。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期年而紂乃亡。向聲近陽。藝字形近擊。漢書禮樂志云。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酒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擊抱其器而舞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董仲舒傳對云。殷紂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亡。逃入河海。古今人表。又有向擊。又有太師疵。蓋班氏書兼采尙書論語說。史公不言是箕子比干者。是時比干死。箕子囚。故微子世家云。紂殺王子比干。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是時不得有比干箕子也。馬注見書疏。以箕子爲紂之諸父者。史記索隱云。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馬融王肅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是以父師爲箕子也。鄭注見皇侃論語疏。云以父師爲三公。箕子爲之者。漢書五行志。禹治洪水。賜籙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是也。又云。少師太師之佐。孤卿比干爲之者。大傳云。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周禮掌次。孤卿有邦事。注云。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師爲三公。少師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鄭不從史公者。以論語微子篇云。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其文似以微子去。在囚箕子殺比干之前。馬氏注亦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是以與史公異說也。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注**史遷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

**疏**史公或作有者。高誘注淮南子云。或有也。說文以或同域。韓詩商頌。奄有九域。毛詩作九有。亂作治者。釋詁文。正作政者。廣雅釋詁云。政。正也。是政與正通。四方者。詩傳云。中國也。史公四方上。又有不治二字者。言殷其不有治政。是不治四方也。我

祖底遂陳于上。祖史遷無底字。馬融曰：我祖湯也。

底者釋言云致也。遂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成也。陳者漢書注李斐曰道也。言我祖致成道于上也。馬注見史

記集解云我祖為湯者以史記下文敗厥德作敗湯德知之。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祖史遷作紂沈湎於酒。婦人是

用。敗湯德於下。馬融曰：下下世也。

經文言我不斥言紂者為尊親諱。用亂上不言婦人亦諱也。酗當為酌。說文云酌。醉也。書疏引說文作酌。俗字。史公說為紂沈湎于酒。婦人是用者。大戴禮少間篇云

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列女孽嬖。傳云。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於紂。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舉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積糟為丘。流酒為池。懸肉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妲己好之。是其事也。漢書敘傳。班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蓋今文酗作湎。鄭注酒誥云。飲酒齊色曰湎。初學記廿六引韓詩云。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文選注六引沈作流。似鄭注誤以沈為湎。皆謂醉之甚也。亂者。大戴禮本命篇云。亂家子不取。盧辨注云。亂淫亂也。史公以沈酗為湎者。說文云。湎沉於酒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下為下世者。下世猶言後世。則前文云上。亦當謂上世也。案大誓云。紂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以說婦人。則史公言婦人是用。敗湯德於下。正謂弃其先祖之樂為淫聲。大師將抱樂器。韓周故先言此也。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小大者。無逸云。至于小大。鄭氏注云。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草竊者。廣雅釋為莠。害苗為草竊。引呂氏春秋辨土篇。凡耕之道。無與三盜。又云。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姦宄者。晉語長魚矯曰。亂在內為軌。在外為姦。晉語里革曰。竊寶者為軌。用軌之財者為姦。宄與軌聲相近。

凡有罪辜。乃罔恆獲。祖史遷凡作皆。乃罔恆獲。作乃無維獲。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為姦宄。卿士

已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鄭康成曰：凡猶皆也。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祖史遷

說凡

為皆者。廣雅釋詁云。凡皆也。罔為無者。釋言文。恆獲作維獲。廣雅釋詁云。唯。獨也。維。唯同義。言此有罪之人。不必獨能得之。則所獲者。無恆。馬注見史記集解。以師師為師效者。漢書敘傳高平師師注。鄧展云。師師相師法也。薛綜注。東京賦百僚師師亦同。非度。言非法度者。說文云。度。法制也。詩瞻卬云。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也。案此師師。上師言衆。下師言長。或如梓材云。我有師師。謂卿士師長。不必如馬氏所云也。鄭注見書疏及史記集解。云獲得也者。公羊傳云。生得曰獲。云羣臣皆有是罪者。言羣臣皆有草竊。姦宄不法之罪。云爵祿又無常得之者。鄭以獲為得爵祿。言罰罪既不當。則爵人亦可以無常得之也。案此經義。蓋如牧誓所云。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此言有罪逋逃者。紂為之主。不能即獲。致使民交相仇怨也。

**小民方興。相為敵讎。**史遷方興作乃並興。鄭康成曰。言屢相攻奪。

方者。漢書敘傳注。晉灼云。並也。興者。釋言云。起也。罪

人不得。則民將並起為讎怨矣。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云。難相與為仇讎。夫過殺傷人。猶須和難以辟之。今殷民有罪不獲。則怨家將起而為難矣。鄭注見史記集解。

**今殷其淪喪。**

**史遷淪作典。**

史公淪作典者。集解云。駟謂典國典也。鄭注曲禮典司六典云。典。法也。喪者。詩傳云。亡也。禮記月令云。乃命太史守典奉法。注云。典。六典。法。八法也。周語云。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注云。典。禮也。圖。象也。蓋謂圖法。呂

氏春秋先議篇云。殷內史向擊。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此必古文尚書典喪之義。春秋傳亦云。舊章不可亡也。前云致成道於上。亦即此圖法。

**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涉者。釋水云。由

膝以上為涉。津者。鄭注論語云。濟渡處也。涯者。釋水云。滸水涯。說文無涯有厓。云山邊也。則涯當為厓。段氏玉裁云。經文當無涯字。故偽傳以涯際釋津也。又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尚書曰。涉水無津。今本譌為池水無涯。集解引徐廣曰。一作陟水無舟航。音危也。蓋史記異字。涉作陟者。陟與涉聲相近。字之假借。津涯作舟航者。方言云。自關而東。舟或謂之航。高誘注淮南汜論訓云。舟相連謂航也。說文無航有航。云方舟也。又有濇字。云小津也。一曰以船渡也。言國之有典。猶水之有涯。渡之有舟航也。典喪則國從而亡。錢少詹大昕則以典喪為殄喪。云考工記注。鄭司農讀典為殄。

**殷遂喪。越至于今。**馬融曰。越於也。於是至矣。於是到矣。

越者。釋詁云。粵於也。越音同粵。馬注見史

記集 曰父師少師。馬融曰：重呼告之。我其發出狂。史遷狂作往。鄭康成曰：發起也。紂禍

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發者詩傳云行也。鄭注大學云起也。史公狂作往者當為僇。說文云僇遠行也。言我當出行遠去。今書作狂者楚詞抽思云狂顧南行。王逸注云狂猶遽也。僇傳云發疾生狂失之。 吾

家耄遜于荒。史遷耄遜於荒作保于喪。一作於是家保。馬融曰：卿大夫稱家。鄭康成曰：耄昏亂

也。耄一作施。史公耄遜于荒作係于喪。集解引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者吾今文作於是耄與保喪與荒俱聲相近。遜疑衍字。保者鄭注周禮云守也。大戴記保傅注云謂安守之言。殷之圖法將喪我若出往則吾家可以保于喪亡。微

子志存宗祀故欲去而告太師以抱器歸周也管子宙合篇云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卿大夫稱家者周禮家宗人家司馬謂大夫采地馬意以微子之去欲自保其家故老耄而遜于荒野鄭注見書疏以耄爲昏亂者曲禮八十曰耄注耄悖忘也昏亂亦悖忘也謂我年耄將遁于荒遠以終老微子欲去而問父師也耄釋文云字又作施 今爾無指告予顛。齊若之何其。

史遷爾作女指作故。齊作躋若作如。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于非義。當如之何也。鄭康成曰：其語助

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記曰何居。指者廣雅釋詁云指意也。指與指同。顛者詩傳云仆也。躋當爲躋。說文云躋登也。商書曰予顛躋。春秋昭十三年傳知躋于溝壑矣。注云躋隊也。躋躋與躋俱聲相近。顛躋言

顛仆不得升也。史記宋微子世家云微子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故欲太師以己意告之言若不意告我將仆墜于地。史公指作故者高誘注淮南子章昭注國語俱云故意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躋猶墜者躋登又爲墜如亂之訓治徂之訓存也。云恐顛墜于非義者言恐去之非義則當死之。鄭注見史記集解引禮記曰何居者。禮弓篇禮弓曰何居注云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 父師若曰。鄭康成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

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

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注**

史遷毒作篤降作下荒作亡邦作國罔作無咈其耆長為不用老長

**疏**

王子謂微子帝乙之子也毒者說文厚也降者釋詁云下也荒

者詩傳云虛也揚子太元經云荒家及國音與亡相近畏畏當為畏威禮記表記引甫刑曰德威惟威鄭注云德所威則人皆畏之是以威為畏鄭注考工記又云故書畏作威咈者說文云遠也引此文作周書蓋商書之誤耆者詩傳云老也釋詁云耆壽也詩疏引孫炎曰耆面凍梨色如浮垢江氏聲云史記無方與沈酗于酒六字疑衍文是也史公毒作篤者釋詁云篤厚也降作下云云俱見上疏云不用老長者釋咈字之意無舊有位人蓋即指老長然此所云咈其耆長似謂不聽比干之諫比干紂之諸父故云老耆舊有位人似指箕子時比干死而箕子囚矣故史公以為太師向擊之言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注** 史遷

作乃陋淫神祇之祀馬融曰因來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鄭康成曰犧純毛牲牲體完具

**疏**

史公攘竊作陋淫者言祀牲不豐有司攘竊其經費陋者隱也說苑臣道篇云晏子隱君之賜淫者文選演連珠云時累不能淫注淫侵也言有隱匿侵沒其賞者故史記集解引徐廣說曰一云殷民侵神犧又一云陋淫侵神祇也馬注見釋文及史記集解

云因來而取曰攘者論語其父攘羊周生烈曰有因而盜孟子攘鷄趙岐注取自來之物也又以竊為往盜者說文云盜自中出為竊此對因來而攘則竊是往盜矣天神地祇者說文云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案曲禮疏云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地神有二歲有二祭此周禮可推之殷也鄭注見周禮犬人疏以犧為純毛牲為牲體完具者詩傳云犧純也鄭注周禮云犧牲毛羽完具也周禮牧人注鄭司農云純也元謂體完具者春秋左氏桓六年傳吾牲牲體完具注云純色完全也此以為體完具者郭注山海經云牲謂體全具也鄭以上犧既言其純色下牲則當言驗完周禮用牲物釋文云牲本作全是也以容者容隱也將食無災言盜大祀神御物罪至重且相容隱則民將食之亦不懼神禍墨子天志中篇引泰誓云紂越厥夷居不宥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

命是其事也。紀乃曰。吾有命是其事也。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馬融曰。稠數也。

斂賦斂也。鄭康成曰。斂謂賦斂也。監者釋言云。視也。又者釋詁云。治也。釋言云。徵召也。懈怠也。合說文云。讀若集瘠者。漢書食貨志注。孟康云。肉腐曰瘠。詔當為紹。禮記禮器注。詔或為紹。是詔即紹俗字。

鄭注周禮云。詔告也。言下視殷人所用治國者。惟以聚斂為事。以此致怨。難不有懈怠。罪將集于一身。多致死亡者。無所告。馬鄭注俱見釋文。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敗一作退。

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臣僕一作僕。詔王子出迪。敗說文作退。引周書此文。云。斂也。蓋商書之誤出者。高誘注。呂覽云。去也。迪者。行也。字从

由。行也。馬氏注。多方。迪作攸。說文云。攸。行水也。言商其有災患。我與國同休戚。當起而受其禍。敗。惟以商之典法將亡。無用我為臣僕矣。禮運云。仕於公家曰臣。仕於私家曰僕。一說我無徒為罪人。無救于國也。西伯戡黎。祖伊曰。不無戮于爾邦。意與此同。詩傳云。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園土。以為臣僕。臣僕。釋文云。一本無臣字。詩傳云。僕。附也。言我無所附。段氏玉裁云。說文云。僕。古文作僕。書古本作隳。析為二字。淪亦如上文作典。宋世家云。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釋我興受其敗。又云。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釋商其淪喪。至詔王子出迪也。

我舊云。刻子。王子不出。我乃顛隳。馬融曰。云言也。刻。侵刻也。我舊云上。一有微

子若曰。刻一作孩。馬氏注見釋文。以云為言者。詩傳文云。刻。侵刻者。莊子釋文。引司馬注。刻。削也。義同。侵刻。大傳云。弱而受刑。謂之剋。剋與刻音相近。即說文剋字。云。尤極也。馬氏以為太師言我舊時。曾言剋當刻害于子。而王子

比于終。不肖出。是使我亦顛墜也。一有微子曰。及刻一作孩。見論衡本性篇。云。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則今文多微子若曰四字。以此為微子之言。刻作孩者。聲義皆相近。云。性惡不出。衆者。釋名云。出。推也。推而前也。言其資質。不能在衆庶之前。荀子勸學篇云。其出人不遠矣。是也。人性皆善。而情或有不善。樂記云。哀樂喜怒敬愛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動。又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則是性無不善。性欲亂之。荀子王充合言性

情故有惡也。充時猶見古尚書章句。當本歐陽夏侯之義。非臆說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馬融靖作清。曰潔也。

**疏** 靖者廣雅

釋詁云。安也。周語云。安靖神人。獻者。詩傳云。享獻也。獻亦為享。國語注云。獻。致饗也。顧者。鄭注顧命云。回首曰顧。遯者。釋言云。遯。遯也。孫炎注云。遁。逃去也。微子告太師。言居者安靖神人。以修享獻。我則不能返顧而行。遯也。宋微子世家云。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即其事也。春秋左氏傳六年傳。蔡穆公將許僖公。以見楚子。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微子世家云。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恢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則微子之去。為抱器以存宗祀。後世不信史記。肉袒牽羊之事。又不察其出于左傳逢伯之言。所見蓋陋甚。不可與論世矣。案微子抱祭器奔周。太師少師則抱樂器奔周。而殷本紀云。太師少師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云。太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而奔周。蓋祭樂器。即祭時奏樂之器。不謂祭器。呂氏春秋又云。圖法。是太師少師樂器之外。尚有圖法。經言我祖底遂陳于上。及商其典喪者是也。馬注見釋文。云。清潔也者。字亦作清。即滯之省。說文云。滯。無垢穢也。故云潔。釋詁云。靖。治也。言自治者。義亦為潔也。

# 卷十

## 泰誓第十 周書一

**疏** 泰誓當為大誓。漢書律歷志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是泰誓為大也。摺史記。還師歸已上。為太公作。十一年已下。為武王作。此篇在伏生二十九篇中。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俱云伏生壁藏書。得二十九篇。大誓之文。見于尚書。

大傳及史記周本紀齊世家。襄敬董仲舒終軍等皆引之。則不似武帝末始得于民間者。書序疏引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又引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正說篇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矣。書疏又云。史漢書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案王充既稱宣帝時得泰誓三篇。則合二十八篇。不止二十九。而云二十九篇始定。蓋今文以三篇連屬爲一篇。每篇空一字。如熹平石經盤庚之式也。藝文志云。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明今文家以泰誓爲一篇。不獨今文如是。鄭本亦爲一篇。鄭注曲禮云。誓之辭。尙書見有六篇。謂泰誓及甘誓湯誓。牧誓。發誓。秦誓也。史記以還師已上爲與太公作此泰誓。十一年師畢。渡盟津。已下爲武王作泰誓。告于衆庶。則似史公所見。僅有上下二篇。其中篇告諸侯之詞。史記約其文云。殷有重罪。似其時已不見全文。故書傳所引太誓。不在太誓中也。史公所載。蓋從孔安國問故得之者。既非伏生所藏。亦非武帝末壁內所得。或後得之泰誓文與之適合耳。今以史記合之大傳及唐時所稱今文泰誓。又有較多之文。蓋史公用經文。略有刪定。故杖鉞把旄。及蒼兕之語。互見于齊世家。不復載于周本紀也。今并唐人所見本亡之。近時諸儒。刺取書傳。連綴其文。以附于經。未可徵信。今用史記所載。其後人所引詞。可連屬者。升爲經文。餘則附見于書序。存闕疑慎言之義。至百篇之書。未失時。泰誓自合有三篇。馬氏所疑書傳所引泰誓不在泰誓者甚多。蓋所失中篇之文。不足爲怪。恐書疏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亦未見中篇意度之詞。今唐人所引今文泰誓。較史記多出之詞亦少。又不與傳記所引同。則中篇之亡已久。宣帝時所得三篇。或強分之。非本書也。故仍爲一篇。

### 唯九年四月

疏

此據周本紀云九年無四月二字。大傳引書曰唯四月。無九年二字。九年者。文王受命之九年。武王遵父業。不改元也。周本紀云。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又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又于虞芮決獄。皆讓而去。下云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是以芮虞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年也。大傳亦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周本紀下云。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邢。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則是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周本紀又云。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

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則此十年當爲七年之誤。大傳正作七年而崩。漢書藝文傳。敬曰。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律歷志引三統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與史公異。周書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鄆召太子發。似是文王九年猶存之證。案文王賜弓矢。得征伐。在虞芮質成之前。或以此爲受命之年數之。七年可以爲九也。律歷志又云。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案之史記七年而崩。則此九年觀兵。爲文王再期也。文王崩不知何月。鄭注大傳云。四月者。周四月也。周四月爲夏二月。以再期言之。則是文王崩在七年之二月。此史公古文義也。淮南齊俗訓云。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太平御覽三百卅九。引桓譚新論曰。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此武王已畢三年之喪。欲卒父業。然則西漢諸儒。皆以武王大祥伐紂。東漢始有畢喪之說也。

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史遷作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於盟津。說云。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馬融曰。畢。文王墓

地名也。鄭康成曰。盟津地名。

此據大傳引書曰。孟子離婁篇。趙氏注引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是知經文稱太子發。史公改稱武王。且說爲東觀兵也。齊太公世家云。東伐以觀諸侯集否。亦說其

意。史公下云。武王自稱太子發。則知爲文王木主。至不敢自專。是釋經之詞。故不以爲經文。稱太子發者。白虎通爵篇云。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也。詩文王疏引我應云。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但稱太子發。河洛復皆。遵朕稱王。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引尚書中候云。予稱太子發。明憶父以名卒考。注予我也。父死曰考。文王命武王我終之後。恆稱太子者。明順文王之命也。君存稱世子。薨稱太子。未葬稱太子。已葬稱公。今踰年猶稱太子發。若父業有不成者。而將軍此武王之稱太子發。遵父命之事也。祭于畢者。孟子離婁篇云。文王卒于畢。注引此經云。畢。文王墓。近豐鎬之地。是趙氏岐亦以祭畢爲祭文王也。史記伯夷列傳。夷齊諫武王云。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是時文王未葬者。武王亦以紂尚存。示文王有未卒之業。白虎通崩葬篇云。稽命徵曰。天子舟車殯。蓋畢是文王之殯所。主未入廟。故武王祭之。而載主東征也。曾子問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禮卒哭而耐。耐而作主。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文王未葬而作主。皆變禮也。盟津在今河南孟津縣。水經注

云。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又曰富平津。書疏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經云。上祭又云。下至者。尊文王。故言上祭。史公為東觀兵者。說其至津盟之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文王墓地名者。與趙氏注孟子義同。史記周本紀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正義引括地志云。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是也。今在陝西咸寧縣南。或誤以為在咸陽畢陌。則秦文王所葬。書傳辨誤者多。不復引也。後漢書蘇竟傳。竟曰。畢為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案天官書。畢曰。畢車。亦可謂之天網。但主戈獵。以為網羅無道之君。不知其說何本。故知馬義為長。鄭注見詩思文疏。乃告司馬司

空司徒諸節。馬融曰。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

此據周本紀文。吳中本大傳司徒在司馬前。誤也。藝文類聚十六。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引尚書皆作司馬司徒司空同。

周本紀。詩大明疏。引秦誓。司馬在前。即謂此文。月令疏。引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領三卿。可見唐本大傳。亦司馬在司徒前也。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為天地入之職。故八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又云。司馬主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為。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為度。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徒人者。徒。眾也。重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諸節者。說文云。口瑞信也。口。今字作節。周禮有掌節之官。春秋左氏文八年傳云。司馬握節而死。韋昭注周語云。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以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案節為軍中所執瑞信。故以諸節名其官。謂卿大夫已下百執事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以諸節為諸受符節有司者。孟子離婁篇云。若合符節。注云。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鄭注周禮掌節云。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釋名云。符。付也。書所救命于上。付使傳行之也。亦言赴也。執以赴君命也。節者。號令賞罰之節也。皆有司之所受也。齊栗允哉。史遷

允作信。大傳引書作允才。

此據周本紀文。大傳無齊栗。史公信哉。蓋允字之詰。經文當為允。大傳今本作允者。形近允之誤也。才與哉通。齊者。詩傳云。敬也。栗者。韋昭注魯語云。栗取敬栗。是亦敬也。孟子萬章篇引書

曰。夔夔齊栗。注云。敬慎戰懼貌。此戒六師之詞。呂氏春秋貴信篇。引周書允哉允哉。又說之云。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注云。周書逸書也。滿猶成。疑用此文。而高氏偶未及照。

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

德之臣。左右予小子。予受先公。史遷作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一作予小子受先公。

**功**。此据大傳引書文。史記節之。先祖先父者。中庸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豈戎衣而有天下。先祖謂太王王季。先父謂文王。不稱考者。亦以未卒父業也。有德之臣。謂祖父所遺有德行之臣。如太公周公諸臣也。左右釋詁云。道也。郭注云。謂教導之。

稱予小子者。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予受先公者。釋詁云。公事也。史公無先父及左右者。省文。魏志三少帝紀詔曰。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蓋用此經文。故知史記省之也。史記受先功。集解引徐廣曰。一云予小子受先公功。其義同。

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史遷必力為畢立。厥為其必。一作戮力。一作協。

此据大傳引書文。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引大傳。必力作戮力。于作明于二字。與吳中本不同。今從之。白虎通諫諍篇引尚書同。必力者。管子七臣七主篇云。賞罰必。則下服度。詩箋云。力猶勤也。白虎通諫諍篇云。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引尚書此文以證定者。高誘注淮南云。成也。明與孟聲相近。釋詁云。勉也。先祖之遺。謂先人之緒。史公必為畢者。聲相近。畢者。釋詁云。盡也。說文作戮。畢力。御覽引大傳作戮力。戮者。勤字假借。說文云。戮併力也。說苑正理篇。引作畢協。鄭注禮運云。協合也。抱朴子用刑篇云。盟津之令。畢立賞罰。又以立為力。義俱相近。厥為其者。釋言文。史公無明于先祖之遺句。省文也。

誓號曰。蒼兕。蒼兕。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鄭康成曰。師尚父。文王于磻谿所得聖人呂尚。

立以為太師。號曰尚父。尊之。號令之。軍法重者。兕。一作雉。自師尚父至蒼兕。大傳無文。周本紀但作師尚父號。曰。此据齊太公世家。索隱云。此文上下。並今文泰誓。

周禮伊耆氏疏引今文泰誓此文。以誓號曰作誓曰。云師尚父者。太公望呂尚也。孫子兵法云。呂牙。詩大明云。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傳云。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稱也。周本紀云。武王即位。太公望

爲師。周公且爲輔。論衡是應篇云。師尙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先。倉先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先害汝。又云。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尙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杖者。說文云。持也。黃鉞者。薛綜注東京賦云。黃鉞。以黃金飾之。說文引司馬法曰。周左杖黃戍。把者。說文云。握也。白旄者。牧誓釋文引馬注云。旄。牛尾。明堂位云。夏后氏之綬。注云。綬。爲旄。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號者。樂記云。鏗以立號。注云。號。號令。所以警衆也。蒼兕。見論衡王充說。未知何本。史記索隱云。本或作蒼雉。馬注見史記集解。以蒼兕爲主舟楫官名者。以下文有與爾舟楫之文知之。未知何本。鄭注見詩大明疏。云。文王於磻谿得聖人呂望者。齊太公世家云。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大傳云。周文王至磻谿。見呂望釣。文王拜之。磻谿者。水經注渭水條云。汧水逕郁夷縣平陽故城南。又東流注于渭。渭水之右。磻谿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谿中。有泉謂之茲泉。卽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云號令之軍法重者。以下文有後至者斬。故云軍法之重。

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

此据周本記及齊世家。索隱曰。此文。今文泰誓。

大傳脫之。楫者。詩傳云。所以權舟也。斬者。軍法春秋傳謂之輶。古不以爲常刑也。

太子發升于舟

此据大傳引書文。周本紀作武王渡河。改說其文也。白虎通爵篇引尙書曰。太子發升于舟。又見藝文類聚十六引尙書。

中流白魚入于舟中。王跪取出。涘以燎。馬融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

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鄭康成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

曰。以殷予武王。當待亡助。今尙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

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

疏

此据大傳引書。又据藝文類聚十六引尙書作王跪取出涘以燎。增王字。漢書董仲舒傳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周本紀作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升者。登也。大傳又云。

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壘惡將舟惡宗廟惡鄭注云惡讀爲亞次也周禮肆師注引此以證宗廟之爲遷主此皆王出征所隨行疑亦經文以無所據不敢增入白魚入于舟中者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此蓋受命之符也終軍傳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又曰白魚登舟順也詩思文疏云太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候合符后云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之下有一百二十餘字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後漢書光武紀引中候合符后云武王伐紂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長三尺赤文有字皆以伐紂之意王跪取者太子至是稱王所謂河洛復告遵朕稱王見前疏說文云跪拜也渙者說文云水厓也引周書曰王出渙大傳跪取上無王字案說文約爲王出渙則藝文類聚所引尙書有王字是也董仲舒傳舟中作王舟是時未得魚瑞疑非經本字燎說文作寮云柴祭天也公羊僖卅一年傳何休注云燎者取俎上匕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于柴上燒之今取魚以燎告天示受命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以魚爲兵象者洪範五行傳云聽之不聰時則有魚孽劉歆說爲介蟲孽介爲甲故以爲兵象也鄭注見詩思文疏以魚無手足者儀禮有司徹疏引尙書中候云魚者水精隨流出入得申朕意鄭彼注引春秋璇璣樞曰魚無足翼紂如魚乃討之是也紂雖有臣無益于股肱魚雖有翼不能飛亦與此意同也以仁人在位未可伐者太平御覽百四十六引尙書中候曰太子發以紂存三仁附即父位不稱王注云三仁箕子比干微子稱仁者論語云殷有三仁是也論衡初稟篇云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鳥儒者論之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鳥則武王受命故鄭以爲得瑞稱王應天定號也釋丘云渙爲厓說文無涯字當爲厓云變禮者祭天禮用特性此以魚爲瑞燎以告祭非禮所常有也終軍傳注張晏曰周木德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魚躍登舟象諸侯順舟以討畀武王也亦與鄭說相似

羣公咸曰

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

疏

此据大傳及楚詞注周本紀無文出大傳渙以燎下有羣公咸曰休哉王逸注天問云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大傳無周公曰周本紀亦省其詞漢

書宣帝紀云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不忘顏師古誤以其文爲呂刑之詞案當是今文太誓其祇事不忘一語或亦經文周公之言或爲漢人釋勿休之意未敢定之王氏江氏之集太誓俱無王逸所引周公語休者釋詁云美也

既渡

疏

周本紀

至于五日

疏 此据詩思文疏引太誓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云云周本紀省此五字

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

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大傳作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鳥。三足鳥。一作鵙。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鵙。鷩鳥也。明武王能伐紂。鄭康成曰。五日。燎後數日。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雕。當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記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尙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鳥一作雕。

此經有火自上復于王屋。至其聲魄。據周本紀文。較大傳詳。恐大傳有脫字也。五至以穀俱來。據詩思文疏。引太誓在其聲魄之下。周本紀及大傳俱無此語。五日者。燎祭後既渡。越五日也。漢書董仲舒傳。引有火復于王屋。注。師古云。復。歸也。火本在下。今自上而下。故云歸也。王屋者。屋與幄通。詩抑云。尙不愧于屋漏。箋云。屋。小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注云。王出宮。則有是事。四合象宮室。曰幄。流者。詩傳云。下也。烏者。史記索隱云。今文泰誓流爲雕。雕者。說文云。鷩也。堯典疏。引賈逵奏尙書云。流爲烏。周本紀等書作烏。蓋古文作烏也。魄者。白虎通情性篇云。魄。猶迫然著人也。五至以穀俱來者。思文疏云。泰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爲一日五來。爲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云。尙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卽謂大傳也。大傳烏下有。三足二字。周本紀及思文疏。引太誓俱無。不敢從大傳增入。經文存于注中。馬注見史記集解及索隱。以王屋爲居屋者。說文云。屋。居也。流行。廣雅釋詁文云。雕。鷩鳥者。夏小正云。六月。鷹始鷩。雕亦鷹屬。能擊殺鳥獸。故以爲能伐紂之象。云魄然安定者。釋詁魄與虛無同訓爲間。鄭注禮運云。莫。虛無也。詩皇矣。釋文引韓詩云。莫。定也。魄與莫聲相近。故以爲安定意也。鄭注見詩思文疏。以王屋爲所在之舍。上者。周禮虎賁氏舍則守王閑。注云。舍。王所止宿處。云雕當爲鷩者。說文云。雅。楚

鳥也。鄭意以今文與古文無異義也。書說者，尚書璇璣鈴文云：鳥有孝名者，論衡指瑞篇云：魚水精，白者殷之色也。鳥者，孝鳥，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鳥，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講瑞篇云：武王之時，火流為鳥，其色赤，赤非鳥之色，故言其色赤，與鄭說同也。云天意者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知者，以穀五至，每一至為一年之期，必五年然後可伐也。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鄭注云：夏之言暇，天觀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七年，至十一年，數亦適合。鄭據古文，以為文王九年崩，十一年觀兵，與史記異說也。引詩者，思文云：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引作釐麩，趙氏注孟子云：麩麥，大麥也。

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

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疏**

此據大傳引書文，春秋繁露同類相勸篇，亦引尚書傳，言周之將興，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

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引書曰：周公曰：復哉復哉。注師古曰：亦見今文泰誓，已上周本紀，省文。茂者，釋詁云：勉也。漢書作復哉復哉，復與茂聲相近。顏師古云：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恐者，釋詁云：懼也。恃者，河上公老子章句云：待也。言天之見此，正以為勸勉我君臣，當恐懼以待天命。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

**疏** 此據周禮太祝疏，引今文太誓，周本紀省其文，大傳亦無檀弓

疏，引尚書太誓，火流為鳥，王動色變。上附者，洪君頤煊以為四鄰之疏附，周初官名也。周公書即上茂哉云云也。誥者，釋詁云：告也。動色變者，鄭氏以為振動之拜。周禮太祝辨九擗，四曰振動。注元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漢書劉輔傳云：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享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是說此經也。

遂至盟津。

**疏** 此據齊太公世家，有此四字。周本紀省其文，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故知當有此四字。

八百諸侯不召自

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

**疏**

此據書疏引馬氏書序，所稱太誓史記周

本紀齊太公世家，俱以不期而會省其文。經文不如是，故用馬本漢書。敬傳敬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李善注文選任彥升表，引周書，又曰：武王伐紂，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澹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于武王郊下者，八百諸

侯。又注于令升晉紀總論。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而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據此則經文當有郊祀下三字。或即申燎白魚之意。不敢妄增。春秋繁露王道篇云。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越絕書云。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水經河水注云。河南有鈞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尙書所謂不期同時也。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論衡云。武王伐紂。陽侯波起。疾風逆流。武王操黃鉞而麾之。風波畢除。中流白魚入於王舟。橋以告天。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照。尙書所謂不謀同辭也。皆曰。帝紂可伐矣。紂一作受。此據周本紀。又文選幽通賦舊注。引周書曰。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多帝字。紂詩。闕宮疏引作受。

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此據周本紀詩闕宮疏。引太誓說。十一年。觀兵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

未知天意未可伐。案云。十一年。觀兵者。用鄭義也。越絕書云。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尙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鄭注樂記云。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疏云。並出今文太誓。後漢書鄭興傳注云。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公孫述傳云。昔武王伐紂。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俱說此經也。案史記伯夷列傳云。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知天命未可伐。不獨爲三仁之存。必因夷齊之諫也。聖人以人心知天命。義士非之。故知未可伐也。已上太誓上篇也。惟丙午。王逮師。史遷說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此據大傳及漢書

歷志堯典疏。引云。劉歆作三統歷。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還師。詩闕宮疏。引漢歷律志。作逮師。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四。引尙書大傳曰。惟丙午。王逮師。還。與建皆逮字之誤。逮者。釋言云。及也。諸侯之師。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先發。而武王以周正月初三日。癸巳始發。

故至十六日丙午及之也。漢書律歷志引三統云。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遠師。戊午。度於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竈之首。荀子儒效篇云。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息。漢書翼奉傳云。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故王者忌子卯也。春秋左氏昭九年傳云。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然則戊子日。是兵家所忌也。史公說即周本紀文。殷本紀云。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以死爭。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方持其樂器奔周。即此事也。云武王徧告諸侯云云者。後漢書袁術傳云。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吳志孫策傳注引張紘云。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用此文也。違者。釋詁云。循也。循文王之緒以伐紂。不敢自尊也。戎車者。兵車。周禮戎僕。掌凡戎車之儀。注云。凡戎車。衆之兵車也。兩者。詩鵲巢疏引風俗通。以為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甲士者。帶甲之士也。四萬五千人。書傳無文。

前師乃鼓鼗。師乃愔。前

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

**鼗**當為拊。愔一作拊。格一作假。

**隨**

此据大傳及詩大明疏。大傳無格於上天下地。大明疏引太誓曰。師乃鼓。前歌後

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說文引周書曰。師乃拊。已上。周本紀無文。鼓。鼗。譯者。周禮大司馬職。鼓皆駢。車徒皆譯。注云。吏士鼓。譯。象攻敵克勝而喜也。譯。謹也。引此經。字書無鼗字。當為拊。文選馬季長長笛賦云。拊。譯。踴躍。即用此文。拊者。拊手。字同撫。釋名云。撫。敷也。敷手以拍之也。王逸注天問云。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載驅載馳。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鼗。譯。譯。奮擊其翼。鼗。譯。譯。呼。一云。如鳥。梟。呼。梟。梟。亦拊。假借字也。諸侯先發。武王後至。故曰。前師。前師。聞武王至。若已勝敵。皆駢鼓。躍。呼。而喜也。師乃愔者。鄭注大傳云。拊。喜也。衆士喜。許氏作拊。引周書此文。云。拊者。抽刀以習擊刺也。詩曰。左旋右拊。案詩。清人作左旋。右抽。箋云。左謂御者。右車右也。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刀。是拊為抽刀。與鄭注大傳異也。莊氏述祖云。前師是諸侯之師。此師則從王之虎賁三千人。革車三百兩。車右即虎賁。主擊刺。故云。師乃拊。車有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六百人。故稱師也。前歌後舞者。白虎通禮樂篇云。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之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書曰。前歌後舞。假於上下。凡

尙書格字。書傳引俱作假。蓋今文也。上天下地。作上下省文。

十一年十二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孳。一

作攷。

**疏** 此据周本紀文。詩大明疏。引太誓云。咸曰。攷攷無怠。在格於上。天下地之後。無十一年。已下云云。或省文。故從史記十一年。殷十二月。周正月。漢書歷律志。引三統說。戊午度於孟津。蓋二十八日。去丙午。遣師十有二日也。孳孳。大明疏及詩譜

序。俱引太誓作攷攷。說文攷。引周書曰。攷攷無怠。史記作孳孳者。古文白虎通二綱六紀篇云。孳孳無已也。漢書谷永傳云。夙夜孳孳。屢省無怠。作攷攷者。今文也。說文云。攷攷。汲也。漢書成帝紀云。羣公攷攷。蓋勤勉之意。怠者。韋昭注周語云。緩也。詩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疏云。伐紂之事。本出武王之心。詩人反言衆人之勸。武王見其勸戰之甚。引此經爲證。則此爲諸侯勸戰之詞也。

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鄭康成

曰。言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

**疏** 此据詩譜序疏。引太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攷攷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知攷攷無怠。下有

天將有立云云。周本紀省之。詩鴻雁箋。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疏云。今太誓文。鄭注亦見此疏。疏又申之云。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有安居。立者。高誘注淮南云。置也。漢書谷永傳云。天生烝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父母者。謂天子也。洪範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政者。孔氏注論語云。謂法教也。居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安也。言此者。以見紂時國無善政。民無安居也。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

**疏** 此据周本紀文。莊氏述祖曰。經文當

爲王曰。告爾衆庶。案前云。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是徧告諸侯之詞。疑是太誓中篇。既佚其文。故史公約其旨。爲殷有重罪也。其佚文。卽書傳所引太誓。然則太誓中篇之闕久矣。此下篇。武王以紂罪告於衆庶也。

今殷王紂。乃用

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二正。○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離遏其王父母弟。○

鄭康成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

**疏** 此据周本紀文。婦人謂妲己。殷本紀。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

繼妣已妣已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妣已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乃重刑辟為炮烙之刑妣已乃笑是用其婦人之言也漢書谷永傳引此經注師古曰言紂用妣已之言自取殄滅非天滅之也毀者說文云缺也壞者說文云敗也三正謂天地人之常祀此篇經文與牧誓同即牧誓所云昏棄厥肆祀弗答也離者高誘注淮南云去也退者釋詁云遠也王父母弟者釋親云父之考為王父公羊隱七年傳云母弟曰弟謂紂之同祖昆弟至親者皆遠去而不用即牧誓云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動逆天地人者甘誓云怠棄三正鄭注云天地人之正道馬義與之同也鄭注見史記集解

### 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宗是長是信是使

**疏** 此据漢書谷永

傳引書曰適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宗是長是信是使注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知與自絕於天連屬有此經文周本紀書之者因其文見牧誓也漢書五行志谷永引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逃逋多罪是信是使注師古曰周書太誓也逋逃者說文云亡也春秋左氏文三年傳云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宗者白虎通宗族篇云尊也牧誓作崇釋詁云高也長者周語云古之長民者注云長猶君也信者高誘注呂覽云從也使者說文云伶也言四方有罪逋逃之人紂反尊重而信用之微子云凡有罪辜乃罔恆獲是也呂覽先識篇云武王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於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注云箕子忠臣而疎遠之姑息之臣而與近之

### 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

### 變亂正聲怡悅婦人

**疏** 此据周本紀文漢書禮樂志云書序殷紂斷弃先祖之樂乃變淫聲用亂變正聲以悅婦人注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斷者廣雅釋詁云絕斷也弃

者說文云棄捐也古文作弃先祖之樂謂大濩周禮大司樂注云大濩湯樂也淫聲者鄭注周禮云淫放濫也大司樂云禁其淫聲注云淫聲若鄭衛也正聲謂雅樂殷本紀云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於是使師涓作新淫之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即所謂淫聲變正聲也怡者釋詁云樂也集解引徐廣曰怡一作辭說文辭古文作辭怡與辭形聲相近

### 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

### 夫子

**疏** 此据周本紀共同恭釋詁云敬也甘誓云恭行天之罰勉經文當為勗史公以勗詰代之今亦不復更正

不可再不可三者史記孫子列傳有三令五申軍法也言勉從誓令不可待三令五申漢書文三王傳引誓曰至於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注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夫子為丈夫者說文云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御覽三百八十二引說文作一象簪冠而既簪人二十而冠成人也故成人曰丈夫今本說文脫之鄭注郊特性云夫之言丈夫也

卷十一

牧誓第十一 周書二

**灋**史遷說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

**疏**

史公說見魯周公世家祭統疏引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

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案此是甲子前夕至牧野事

時甲子昧爽**灋**史遷作二月甲子馬融曰昧未旦也鄭康成曰詩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灋**

時甲子史

記周本紀為二月甲子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是今文有二月漢書律歷志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目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成劉商王紂但史公以此二月為十一年二月甲子律歷志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是以為十三年二月蓋今文古文各從文王受命數年之異也史公以虞芮質成之年為文王受命則文王

七年崩。若以賜斧鉞爲受命。則又在虞芮質成之前矣。其云二月甲子。或不異也。味爽者。說文云。旦明也。蓋以味爲闇。爽爲明也。馬注見釋文。以味爲未旦者。內則云。味爽而朝。日出而退。是味爽爲日未出也。說文又云。味闇也。荀子儒效篇云。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朝食於威。暮宿於百泉。厭且於牧之野。楊倞注云。厭。掩也。夜掩於且。謂未明已前。此與馬說合。馬蓋以下。有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下云朝。則此是未明已前矣。鄭注見詩大明疏。引詩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者。箋云。肆。故也。會。合也。以天期已至。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引此經。王作武王。疏云。引牧誓證清明之時。是味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以明其事同也。味爽者。爽明也。言其味之而初明。晚則塵昏。且則清。故謂朝且爲清明。

### 王朝至于

商郊牧野。乃誓。史遷王作武王。鄭康成曰。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牧一作毋野。

### 一作壘

史公王作武王者。詩大明。鄭箋引此經。亦作武王。閻宮疏亦同。疑偽傳刪武字也。史臣追加之文。如湯誓稱王。後人不省耳。鄭注見書疏。云郊外曰野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詩駉傳云。郊外曰野。周禮載師注。杜

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紂都朝歌。牧在朝歌南七十里。是遠郊之內。近郊之外。經言至于商郊牧野。故鄭云。郊外曰野。水經清水注云。清水東與倉水合。水出西北方山。山在衛縣西。俗謂之雹水。東南歷毋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掘泉跨澤。悉毋野矣。詩所謂毋野洋洋。檀車煌煌者也。案朝歌在今河南濬縣西南。牧作毋者。說文云。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于毋野。此孔壁古文。詩大明疏。引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毋野。古字耳。毋又作毋。字迹小異。據此則知禮記及詩舊本皆作毋野。故水經注引詩亦作毋野。今本爲後人改從近字也。野作壘者。見漢書律歷志。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馬融曰。白旄。旄牛尾。杖一作

### 仗鉞。一作戊。旄。一作髦。

杖者。說文云。持也。鉞。說文作戊。云大斧也。司馬法曰。夏執元戊。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戊。右秉白髦。乘者。釋詁云。執也。麾。說文作麾。云旌旗所以指麾也。今省文。馬注見釋文。云旄旄牛尾者。說文作

鬣。云鬣牛尾也。古字通。杖。章昭注周語。引作仗鉞。釋文云。本又作戊。旄。說文引司馬法作髦。亦古字通。

曰。逃矣。西土之人。史遷逃作遠。逃一作邊。

史公逃作遠者。

釋詁云。湯。遠也。郭注引此經作。湯。說文云。逃。遠也。古文作湯。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史遷友邦作有國。馬融曰。冢。大也。

嗟者。釋詁云。咨。疑也。

說文作饗。此省文。周禮大宗伯職云。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友邦。史公作有國者。今文不作友字。說也。馬注見史記集解。冢。大釋詁文。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史遷無御事。

御事謂治事。鄭箋思齊詩云。御治也。引書越乃御事。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大誓與大公所作告于衆。則司馬在前。此述御事之臣。仍循司徒在前之常。白虎通封公侯篇。引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

空主地。司馬順天。案司徒司馬司空。為天子三公。坐而論道。無所職司。今在軍中。不無所治。且司馬主兵。乃其專責也。故以御事總目司徒以下也。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鄭康成

曰。師帥旅帥也。

亞者。釋言云。次也。旅者。釋詁云。衆也。春秋左氏文十五年傳。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請承命于亞旅。注云。亞旅。上大夫也。疏引牧誓為證。又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注云。亞旅。大夫也。疏

云。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卿。故魯賜以三命之服。亞旅大夫。故受一命之服。周禮大夫再命。此一命者。春秋時事。異于周禮。據此則亞旅為大夫。甚明。師氏者。周禮地官序官云。師氏中大夫一人。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注云。舉猶行也。又云。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云。內則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是師氏亦大夫。從王在軍中。守內列者。鄭注見書疏。周禮夏官序官云。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故鄭以千夫長為師帥。百夫長為旅帥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史遷盧作繡。馬融曰。武王所

率。將來伐紂也。

及者。春秋左氏宣七年傳云。凡師出。與謀曰及。庸者。見文十六年傳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又云。楚師滅庸。杜注云。今上庸縣。屬楚。小國。百濮夷也。蜀者。華陽國志云。蜀之為國。肇於人皇。與巴同。至黃帝。為其子昌

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封其支庶于蜀。世為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其地東接於巴。南接於越。北與秦分。西奄岷嶓。羌者。說文云。西戎牧羊人也。詩殷武。自彼氐羌。箋云。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髳者。後漢書西羌傳。武王克商。羌髳率師會牧野。

字亦與髦通。詩角弓云：如蠻如髦。傳云：髦，夷髦也。箋云：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虛者，春秋左氏桓十三年傳云：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杜注云：盧戎，南蠻。濮者，周書王會解：正南之國有百濮。左傳云：巴濮，吾南土也。鄭語：史伯曰：叔逃難于濮，而蠻又楚蚡冒始啓。濮注云：濮，南陽之國。爾雅：南至于濮，杜預釋例云：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微又見立政云：夷微盧烝微彭不見傳記。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號州竹山縣及金州古盧國也。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隴右岷洮叢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蠻國之地。戎府之南古微盧彭三國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鬻州。微濮州瀘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諸州伐紂也。馬注見史記集解。

### 爾矛予其誓

稱者釋言云：稱，舉也。郭注引書曰：爾爾戈，稱借字。說文又作稱，云：井舉也。戈者，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注云：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比者，說文云：相次比也。干者，

釋言云：扞也。說文作戣，云：盾也。盾所以扞身蔽目。矛者，說文云：酋矛也。建于兵車，長二丈。古文作戣。鄭注考工記云：酋發聲，直爲矛。

### 爲驗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牝者，詩傳云：飛曰雄，雌走曰牝。牡亦爲飛者，通稱。說文云：雞知時畜也。史記律書云：雞三號卒明，晨當爲晨。說文云：早味爽也。索者，

釋名云：素，素也。案素之義爲空也。漢書外戚傳：僖仔賦云：悲晨婦之作戒。注張晏曰：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鄭注見詩蕩疏。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史遷作殷王紂。

婦，謂姐已也。姐字已姓。見晉語及列女傳。用其音爲炮烙之刑。見秦晉疏。史公受作紂者，漢書五行志亦作紂。凡今文俱作紂。古文或作受也。

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作其王

父母弟不用。鄭康成曰：肆，祭名。答，問也。王一作任。昏者，王氏引之云：蔑也。讀曰泯。春秋左氏昭廿九年傳云：若泯棄之，泯棄猶蔑棄也。周語曰：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泯蔑聲之轉。史公棄

作奔。說文云：古文也。肆祀為先祖祀者。周禮大祝：凡大禋祀，肆享。注云：肆享，祭宗廟也。又典瑞以肆先王。注云：元謂肆，解牲體以祭，因為名。是肆為祭先祖也。云遺為家國道，與經文異者。今文多二字，斷句。荅者，鄭注鄉射禮云：對也。當讀如對越在天之對。郭注釋言云：倉者，應也。義亦或為不應。迪為用者。詩桑柔云：維此良人，弗求弗迪。是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肆，祭名者。即注典瑞所云。肆，解牲體以祭，因為名也。詩離云：相予肆祀。箋以肆為陳，與此不同也。云荅問者，未詳。王父母弟，烹平石經。王作任，未詳。乃惟

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

宄于商邑。史遷無是以為大夫卿士，宄作軌，邑作國，惟一作維。春秋左氏昭七年傳云：紂為天下逋

崇也。漢書谷永傳引大誓作宗。鄭注檀弓云：宗，尊也。大夫卿士，不云卿大夫士，蓋以此士卿之屬也。姦，兇見前。大誓疏：史公宄為軌者，聲相近，借車軌字為宄。邑為國者，說文云：邑，國也。惟作維，見熹平石經。今予發，惟恭行天

之罰。史遷恭作共，罰作罪，共一作龔。恭者，釋詁云：敬也。史公恭為共者，漢書禮方進傳：兩言共行天罰。與史記

行天罰，說文作驛。云懲也，蓋借字。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史遷愆作過，鄭康成曰：好整好

暇，用兵之術，不愆一作弗魯，下同。愆者，釋言作魯，云過也。說文以魯為辯文。史公愆為過，用其義。鄭注見詩大明疏：春

云：軍以紓為主，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不踰列，是以不亂。是其義也。不愆，藝文類聚五十九引尙書此文作弗魯，蓋正義已前本。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

伐，乃止齊焉。史遷勛作勉，愆作過，鄭康成曰：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敵，六步七

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

**疏** 勛勉釋詁文。伐者。說文云。擊也。樂記。孔子云。天子夾振之而駟伐。注云。駟

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鄭注見詩惟清疏。及曲禮疏。云擊刺者。擊用戈。刺用矛也。江氏聲云。樂記注引此經。云不過四伐五伐。曲禮疏樂記疏。引此經。皆無六伐七伐字。此注云多者五伐。疑鄭本古文。尚書無六伐七伐。但史記及石經。皆有此四字。

勛哉夫子。**疏** 史遷勛作勉。尚桓桓。**疏** 鄭康成曰。威武貌。桓一作桓。**疏** 鄭注見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疏** 史遷貔作羆。熊作財。羆作離。歐陽尚書說。螭。猛獸

也。離一作螭。鄭康成曰。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名曰豹。虎類也。

**疏** 貔者。釋獸云。白狐其子。穀。郭注云。一名執夷。虎豹屬。詩韓奕疏。引陸

機疏云。貔似虎。一名白狐。說文云。貔豹屬。出貉國。或作豨。熊者。說文獸似豕。山居冬蟄。熊者。釋獸云。如熊。黃白文。郭注云。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怒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緞。熊者。說文云。古文作豨。史公。貔為罷者。即罷字。熊為財者。即豺字。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引杜林云。豹似狗。白色。杜林說古文尚書。則知古文尚書財作豺也。罷為離者。集解徐廣曰。離與螭同。皆離字假借字。說文。豨。歐陽喬說。豨。猛獸也。喬當為高。案漢書儒林傳。歐陽和伯曾孫。名高。為博士。由是尚書有歐陽氏學。今文蓋作豨。文選西都賦注。引作螭。非本字也。鄭注見曲禮疏。云豹虎類者。說文云。豹似虎。圍文。貌。豹屬。

于商郊。**疏** 于者。釋詁云。往也。上言商郊牧野。乃是遠郊近郊之間。此言往商郊。謂近郊也。弗迓克奔。以役西土。**疏** 史遷

弗迓作不禦。奔作奔。馬融曰。禦。禁也。役。為也。鄭康成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虐殺紂師之奔走者。以為周之役也。迓。一作御。又作禦。**疏** 迓者。說文云。訝。相迎也。或作迓。克者。釋詁云。殺克也。公羊隱元年傳云。克之者。何。殺之也。役者。廣雅釋詁云。助也。言弗迎殺其師之來奔者。謂不殺

降。可以其人爲周之助。史公迺爲禦者。釋言云。禦。禁也。言不禁殺其降者。馬注見釋文。云。禦。禁者。釋言文。役爲助者。廣雅釋詁文。周語云。以役上令。注同。鄭注見史記集解。以禦爲疆禦者。詩蕩傳云。疆禦。疆梁禦善也。禦善是疆暴矣。克殺。釋詁文云。奔走者。說文。奔走也。爲周之役者。周國在西土。役者。謂使爲兵。周禮小宰注。鄭司農云。役。謂發兵起徒役也。吳語云。家人率不曠吳國之役。注云。役。兵也。役同。迺。一作御者。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此經作御。釋文云。馬本作禦。勛哉夫子。爾所不

勛。其于爾躬有戮。史遷勛作勉。弗勛作不勉。躬作身。鄭康成曰。所言且也。戮者。釋詁云。殺也。史公躬爲身者。釋詁文。

鄭注見史記集解。

卷十二

洪範第十二 周書三

**疏** 洪範者。釋詁云。大也。法也。禹得洛書。傳于箕子。爲武王陳之也。史記宋微子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爲淫佚。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爲奴。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殷本紀云。箕子佯狂爲奴。紂又囚之。周武王伐紂。釋箕子之囚。案訪洪範時。十有三祀。

古文說在克殷釋囚之後。二年。箕子既告武王以洪範。乃封于朝鮮。故史公宋世家述洪範畢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漢書五行志云。劉歆以爲禹治洪水。賜維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寶。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案此俱以武王訪問洪範。爲在箕子釋囚。未封朝鮮之前故也。書疏引孔安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

此今文說也。書序亦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書疏云。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得其實也。案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又考周本紀。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師渡孟津。二月朝至於商郊牧野。是十二年也。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乃罷兵西歸。封諸侯。箕子之去朝鮮。因而封之。疑在此時。又云。武王徵九牧之君。箕子宜亦以此時來朝。故在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是十三年也。大傳所說。校之周本紀。未可非。故今文與古文並存可也。孔氏穎達所駁。未盡然。左傳說文引此經。皆云。商書經文。亦稱歲爲祀。或武王命箕子陳言。示不臣之義。或此篇舊次在微子之前。如漢書儒林傳云。堯典禹貢微子金縢諸篇。不可知矣。偽傳以箕子稱祀。不忘本。書疏云。必是箕子自爲之。經傳亦無明文。

惟十有二祀。王訪于箕子。**疏**馬融曰。箕國名也。子爵也。箕子紂之諸父。**疏**經稱十有三祀者。周本紀云。克殷後二年也。稱

祀者。釋天云。載歲也。商曰祀。釋名云。祀已也。新氣升。故氣已也。書疏引孫炎云。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訪者。釋詁云。謀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箕國名。子爵者。王制疏引鄭志。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蒼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水經。汲水注云。汲水又東。逕大蒙城北。所謂景亳爲北亳矣。關駟曰。湯都也。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案蒙縣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城北。湯都在偃師。是畿內地也。云。箕子紂之諸父者。史記索隱云。馬融以箕子爲紂之諸父者。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又引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案莊子注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

知其彝倫攸斂。**疏**史遷惟作維。隲作定。協作和。厥作其。彝作常。攸作所。馬融曰。陰覆也。隲升也。

升猶舉也。舉猶生也。攸一作迨。**疏**呂氏春秋君守篇云。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注云。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呂覽引鴻範者。先秦人書說也。云。陰之所

以發之者。隲為升。其義為舉發也。注以陰為陰陽者。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云。陰者。陽之助也。賈子六術云。陰陽。天地之助也。故注兼陰陽言之。隲。陞。釋詁文。言天覆生下民者。釋名云。陰。蔭也。蔭義近覆。云王者助天舉發者。釋詁云。相助也。相與助同訓。經云。相。故云王者助天。云明之以仁義。言當居仁由義。所謂協厥居也。漢書五行志注。應劭曰。陰。覆也。隲。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義亦相同。史公惟作維者。今文經字俱作維。以陰隲為陰定者。釋詁隲格同。詁格者。趙岐注。孟子云。正也。齊語云。正卒伍。漢書刑法志作定卒伍。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作正四時。論語云。就有道而正焉。正。定通字。故隲為定也。言天陰覆下民而定其居。視其合于善惡以定之。史公故明白于高誘馬應諸人也。協為和。繫為常。釋詁文。厥為其。攸為所。釋言文。馬注見釋文。云陰覆隲升。升猶舉。義亦同。呂覽也。攸。五行志俱作道。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史遷洪作

鴻。陞一作壘。汨一作曰。五行志引此文。注應劭曰。陞。塞也。汨。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陞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陞。說文作壘。云塞也。引此經古文作壘。或作陞。汨為亂者。江氏聲引司馬相如上林

賦云。汨乎混流。又云。說文汨。治水也。反其義則為亂。汨與滑聲相近。故為亂。鯀平石經陞為伊者。陞伊聲之轉。石經洪為鴻。聲相近。汨為曰。省文。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

斁。史遷畀作從。洪作鴻。疇作等。彝作常。鄭康成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

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斁一作燬。一作釋。畀者。釋詁云。賜也。史公畀為從者。今文尚書字也。釋詁云。俾。從也。俾與畀聲相近。疇為等者。漢書宣帝紀。張晏注。亦云。彝為常。

見上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帝天者。以下文又云天錫知之也。洪大範法。皆釋詁文。疇為類者。九家易注。斁為敗者。詩箋亦云。說文作燬。云敗也。商書曰。彝倫攸燬。斁。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釋。案說文。斁。解也。與釋義相近。鯀則殛死。禹

乃嗣興。鄭康成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與禹殛。一作極。釋文云。本又作極。裴松之注。魏志云。詩曰。致天之屆。鄭元云。

屈極也。鴻範曰：縣則極死。段氏玉裁云：裴據古文尙書也。釋言云：屈，極也。案言極之遠方，至死不反，嗣與者釋詁云：嗣，繼也。釋言云：興，起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引春秋傳者。左氏僖三十三年文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彝倫攸敘。史遷說同上。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二引尙書中候云：堯率羣臣，東沉於洛，退候至於下稷，赤光起，元龜負書，中背有赤文朱字，宋均曰：稷，讀曰側，此即禹所受洛書云。

率羣臣，禹時預焉。鄭注大傳云：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漢書五行志云：此武王問縱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又于初一日五行，至畏用六極云：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酒錫禹大法九章常事。

所次者也。初一日五行。馬融曰：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鄭康成曰：行者順天行氣。馬注見釋文，以五行已下至六極為洛書文，與劉歆說同。鄭注見永樂大典鑿字部云：順天行氣者，白虎通五行篇云：五行者，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次二曰敬用五事。敬一作羞。馬融

敬用者，詩小旻箋云：欲王敬用五事，俱古文尙書字也。漢書五行志及孔光傳藝文志，敬俱作羞。藝文志云：言敬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羞蓋焉字。次三曰農用八政。馬融

曰：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鄭康成曰：農，讀為釀。馬注見釋文五行志注，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為八政首，故以酒也。廣雅釋詁云：釀，厚也。後漢書馬援傳，朱勃上書曰：明主釀於用賞，約於用刑，皆與鄭義同也。次四曰協用五紀。協一作叶。五行志，協為叶，注應劭曰：叶，合也。合成五行，為之條紀也。

說文，叶叶俱。次五曰建用皇極。五行志，注應劭曰：皇，大極中也。漢書孔光傳，對日蝕引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

用王極。鄭注云：王極，或皆為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乂一作艾。五行志，注應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熹平石經亦作艾。

書大傳，鴻範五行傳，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鄭注云：王極，或皆為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乂一作艾。五行志，注應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熹平石經亦作艾。

次七。書大傳，鴻範五行傳，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鄭注云：王極，或皆為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乂一作艾。五行志，注應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熹平石經亦作艾。

曰明用稽疑。疏 五行志注應劭曰：疑事明考之於著。次八曰念用庶徵。鄭康成曰：庶衆也。徵驗也。

謂衆行得失之驗。疏 鄭注見禮器疏云：庶衆釋詁文。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史遷威作畏。

說爲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

五福，畏用六極。馬融曰：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疏 五行志注應劭曰：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極，史公威作畏者，釋名云：威畏也，可畏懼也。六十五字作四十三。疏 案經俗字當爲饗，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

爲天下王三德相連，則今文皆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可。疏 史公無一字，古今。

鄭康成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疏 白虎通五行篇云：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在養萬物，水之爲。

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

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

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者，陰陽謂天地，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月令疏引鄭注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陽无耦陰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改其次如此，若四時之次，則春德在水，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五音之次，則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皆與此次不同，故鄭明之。

水曰潤下。

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潤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土爰稼穡。史遷

爰作曰。疏。白虎通五行篇云：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為萬物母，引此經文，又云：五行所以二陽二陰，何土尊

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潤者廣雅釋詁云：濕也，炎者說文云：火光上也，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曲直者言木可揉曲，亦可從繩正直，從革者言金可從順，又可變革，稼穡者詩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史公爰為曰者，釋詁云：爰，曰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金之

性從人而更者，說文金從革不違，西方之行，亦以從革為從人而更，但曲直似有二義，則從與革亦當分訓。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

穡作甘。疏。白虎通五行篇云：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

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引此經文。一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

四曰聽，五曰思。疏。史遷無二字，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

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鄭康成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

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疏。史公無二字者，說苑修文篇云：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

人之所以姣好，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鑿折，拱則抱鼓，五事上亦無二字，與史公同，今古文說見月令疏引異義云：許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五行大義引孝經授神契云：肝仁，故目視，肺義，故鼻候，心禮，故耳司，腎智，故竅寫，脾信，故口誨，案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是肝為木，肺為金，心為火，腎為水，脾為土，同今文說，白虎通性情篇云：五藏，肝

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古文以心爲土者。鄭注大傳云。心明曰聖。又云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者。包貌言視聽。是土之位也。心爲思。則脾爲貌。肺爲視。肝爲言。腎爲聽也。鄭注見書疏。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者。江氏聲云。人相見則先見其貌。既見則必有言。因其言則可以知其所視所聽。且可以知其所思。是人相見之次也。引五行傳者。五行傳伏生所作。劉向又作五行傳論。俱見漢書五行志。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睿通也。鄭康成曰。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

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刺也。睿通於政事。五行傳。思爲思心。睿爲容。疏。春秋繁露五行五

恭。恭者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漢書五行志云。言之不從。從順也。春秋左氏文十四年傳。宣子曰。其詞順。禮記冠義云。順詞令。是言取其順。自我言之也。馬注見史記集解及釋文。云發言當使可從。自人從言之。云睿通者。說文云。睿深通川也。鄭注見書疏。及詩凱風疏。江氏聲云。馬鄭皆解從爲聽從。則從是就人說。與恭明聰睿就己身說者不同。鄭欲明其不異。故反復以決之云。此恭明聰睿行之于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似與上下違者。此特設難詞也。乃後解之云。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刺也。竊以爲費詞。解爲從順。則差勝也。今用江說。云睿通于政事者。韋昭注楚語云。睿明也。書曰。睿作聖。馬鄭皆用古文尙書說。孔壁本亦作睿。而今文尙書作思。曰容。尙書大傳云。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高誘注戰國策。引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五曰思。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說苑君道篇。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宜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寬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宣王曰。善。可見先秦古書。俱如今文說也。漢書五行志曰。經曰五事。五事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寬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此容字。今本誤作睿。注應劭曰。睿通也。古文作睿。言古文尙書與此異也。詩小旻鄭箋云。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艾。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又鄭注大傳云。容當

爲睿。睿通也。心明日聖。孔子說休徵曰。聖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裁之。以思心者。通以持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此鄭引古文尙書。不從今文說也。

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

聰作謀。睿作聖。

史遷

又作治。哲作智。馬融曰。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上聰則下進其謀。鄭康

成曰。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

睿。則臣賢智。又一作艾。睿一作容。

春秋

繁露五行五事篇云。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又。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

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史公又作治者。說文。治也。此省文。漢書五行志云。又治也。哲爲智者。說文。哲。知也。或作慈。古文作嘉。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見書疏。及詩小旻疏。云皆謂政所致者。謂君致其臣。鄭注大傳五行傳云。又治也。君言不從。則不能治其事也。君臣不治。則僭差矣。哲。視也。君視不明。則不能瞭其事也。茶。緩也。君臣不瞭。則茶緩矣。君聽不聰。則不能謀其事也。君臣不謀。則急矣。容。當爲睿。睿通也。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霧。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霧冒矣。此鄭以肅又哲謀聖。不專屬之君爲說也。又五行傳作艾。睿一作容者。今文家說見上疏。

三八政。一曰食。二

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史遷

八政上無三

字。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司寇主誅寇害。鄭康成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

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

官。若司馬也。

**疏**

漢書食貨志云。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郊祀志云。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此西漢人書說也。

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見書疏。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者。江氏聲云。大傳云。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八政先食是也。貨所以通有無。利民用。故次之。聖王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祀又次之。王制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故司徒在司徒之後。德立刑行。遠方賓服。故次之以賓。其有暴虐無道。不率化者。則出六師以征之。故又次以師。是其職先後之次也。云食謂掌民之官。若后稷者。案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又云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則稷是官名。堯典曰。女后稷。播時百穀。是掌民食之官也。云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者。周禮秋官有掌貨賄之官。職闕無考。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蓋自古食貨皆掌於天官。天官有太府等職。皆其屬也。云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云司空掌居民之官者。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是也。云司徒教民之官者。王制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繼惡是也。云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者。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周禮司寇爲刑官。小宰職云。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是也。云賓掌諸侯朝覲之官者。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是也。云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者。周禮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與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是司馬掌軍旅也。

四五紀 一曰

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史遷五紀上無四字。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

月之所會也。鄭康成曰。星五星也。

**疏**

紀者。廣雅釋詁云。識也。歲者。白虎通四時云。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爲一歲也。說文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漢書天文志。

注晉灼云。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其歲陽。歲名見爾雅。釋天。月者。釋天有月。陽月名。書疏云。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是也。日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從甲至癸也。淮南天文訓云。禹以爲朝晝昏夜。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又案大傳云。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然則三代分日夜。各從其正。書疏云。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一日。非古義也。星辰者。星謂二十八宿。辰當爲審。謂十二鑿。說文。日月合宿爲鑿。周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含十有二辰。終而復始。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士文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也。歷數者。歷如五帝本紀。歷日月而迎送之。釋詁云。歷。相也。相與象通。數如算經云。黃帝爲法。數有十等。漢書律歷志云。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舉終日定晦朔。分至躔離弦望。注臣瓚曰。案離歷也。日月之所歷也。志又云。方士唐都分天部。而落下閔運算轉歷。則知歷象日月。爲天部占驗之法。數爲算法也。馬鄭注俱見史記集解。云星五星者。謂金木水火土五緯也。案周禮大宗伯疏。謂鄭子堯典。洪範。皆星辰合釋。與此注異。

尚書今古文注疏

卷十二

洪範第十二下 周書三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史遷無五字。

漢書五行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是皇極為君道之中。皇

建有極為君立其中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史遷敷作傳，厥作其。馬融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予

衆民。

釋詁云：斂，聚也。時，是也。五福，謂五者皆備。下文鄭注云：福之言備也。史公敷作傳者，廣雅釋言云：傳，敷也。厥為其者，釋言文。馬注見史記集解以敷為布者，說文：布也。錫為予者，釋詁云：錫，予也。庶為衆者，釋詁文。

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史遷惟作維，厥作其。馬融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衆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

馬注見史記集解以於為取者，詩傳文。

錫汝保極。鄭康成曰：又賜汝以守中之道。

錫者，詩傳云：錫，予也。是錫與同義。言君與汝守中之道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以保為守

者，詩崧高云：南土是保。箋云：守也。安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

淫者，王逸注楚詞云：遊也。大傳引九共云：使民無敖，敖亦游也。

人無有比德。比者，說文云：密也。反從為

比論語為政篇云君子周而不比。集解引孔注云阿黨為比。

惟皇作極。史遷惟作維。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馬融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

馬注見史記集解以猷為謀者釋詁文云行有所趣舍者有謀有為是有

所趣有守則不為不義是有所舍也。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史遷罹作離。

史公罹為離者罹俗字當為離詩兔爰云維罹於羅釋文云罹本又

作離文選思元賦循法度而離殃注離罹也漢書集注云罹遭也言臣民之行有不合於中亦不至獲咎於汝為君者當寬容以受之。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史遷康作安攸作所惟作維。

而者鄭注中庸云而之言汝也史公康為安者釋詁文言當和顏以告臣民示之好德乃錫之福是

人當以此得大中也。

無虐癸獨而畏高明。史遷作毋侮鰥寡馬融亦作毋侮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史公作毋侮鰥寡者今文尙書與古文異也因學記聞引尙書大傳云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列女傳楚野辯女引周書毋侮鰥寡而畏高明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詔曰經曰毋侮鰥寡釋文云馬本作毋侮皆今文也癸獨者詩正月云哀此惓獨傳云獨單

也釋文云惓本又作癸王逸注楚詞云癸孤也癸蓋惓假借字馬注見史記集解以高明為顯寵者楊雄解嘲云高明之家鬼嘲其室是謂顯寵之家也不枉法畏之言不曲法以縱之案此言臣有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者及下有能有為之人皆當進用。

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史遷邦作國。

能者鄭注周禮云多才藝者羞者釋詁云進也潛夫論思賢篇引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

乃其昌說云是故先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循修古字多通。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辜

正人謂在位之正長。富謂重其祿。殺者。詩傳云。善也。中庸云。重祿所以待士。好于而家。謂善于國家。詩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箋云。好猶善也。言凡其正長。當重其祿。使之作善。汝不能使賢者善於國家。是人以此為其罪也。

于

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史遷無作毋。無德字。鄭康成曰。無好于汝家之人。

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為汝用惡。謂為天子結怨于民。

史公無德字者。好與咎為韻。鄭本亦無。是後人妄增德字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亦無德字。云無好于汝家之人。

言不為國家作善也。福為爵祿者。周禮太宰職云。祿以馭其富。作為動作。咎為惡者。釋言云。作為也。為即動作。廣雅釋詁云。咎。惡也。云為天子結怨于民者。言非善人。雖厚其祿。猶賸民以為汝斂怨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道。

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史遷無俱作毋。陂作頗。馬融曰。好私好

也。有一作或。好一作致。

史公陂為頗者。經文本作頗。釋文云。舊本作頗。熹平石經亦作頗。唐元宗改為陂。今本承其誤。荀子修身篇。引此文說之云。此言以公義勝私欲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好私好者。謂好惡之私。非

大中之道。呂氏春秋貴公篇。引陂作頗。二有字作或。注云。義法也。或有也。好私好。陂公平于曲惠也。惡。擅作威也。韓非亦引有作或。說文致。引此經。蓋孔壁古文。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

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史遷無皆作毋。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鄭康成

曰。黨朋黨。平平。一作便便。

呂氏春秋貴公篇。引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注云。蕩蕩。平易也。詩云。魯道有蕩。平平者。詩采菽云。平平。左右。傳云。平平。辯治也。釋文云。平平。韓詩作便便。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作王

道便便。徐廣曰。便。一作辯。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反。反道。側。傾側者。詩何人斯。以極反側。傳云。反側。不正直也。鄭注周禮云。反側。猶違背法度也。與馬義相近。鄭注見史記集解云。黨朋黨者。說文作攏。云。朋。羣也。孔安國注論語。以黨為相助。匪。又以為助私。

會

其有極。鄭康成曰：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為臣也。歸其有極。鄭康成曰：謂臣也。當就

有中之君而事之。鄭注俱見。史記集解。曰：皇極之敷言。史遷皇作王，敷作傳。馬融曰：王者當極行之，使

臣下布陳其言。史公此皇極作王者，蓋以為大中之敷言，傳同敷。見上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以極為盡也。以下極之敷言，屬庶民言之，故變其義。高誘注淮南云：極盡也。是彝是訓，于帝其

訓。史遷彝作夷，訓作順。馬融曰：是大中之道，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於天為順也。史公彝為夷者，詩傳云：夷

常也。訓為順者，聲相近。馬注見史記集解。云于天為順者，易曰：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凡厥庶民，極之敷言。史遷敷作傳。馬融曰：亦盡極敷陳其

言於上也。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史遷訓作順。周禮詢萬民，詩詢芻蕘，周語邵公曰：庶人傳語，故古者庶民得近天子也。曰：天

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大傳說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

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此之謂也。

王者，呂氏春秋下賢篇云：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六三德。史遷無六字。一曰正直。鄭康成曰：中平之人。二曰剛克。三

曰柔克。鄭康成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此言人有三德，當自治其性也。漢書匡衡傳，衡上疏曰：傳

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又云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餘。而彊其所不足。又云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經言三德者。說文云。惠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似如皋陶謨言九德。據德行言之。不及政治。偽傳所說未是。馬鄭亦未為得之。此三德謂天地人之道。正直者。論語云。人之生也直。人道也。剛克。天道。柔克。地道。克者。釋詁云。勝也。皋陶謨疏以九德配三德。云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是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中平之人者。言不剛不柔。中正和平之人。詩羔裘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又云三英。樂兮。傳云。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謂剛克。柔克。正直也。疏引鄭注申之云。剛則彊。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史公三德上無六字。熹平石經同。蓋今文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

友柔克。史遷弗作。不燮。作內。鄭康成曰。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

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

之人治之。差正之。

此又申言三德之性行。正直者平康。是得其中正。不須克制也。彊弗友者。廣雅釋詁云。友。親也。言其性彊。殺不可親。剛克之人。有是性。愛友者。釋詁云。變和也。言柔克之人。有此性。二者君德之偏。故下言自克之。

道。史公變作內者。內與變聲相近。假借字。鄭注見書疏。以此三德。為人臣各有一德。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者。上文云。父用三德。馬鄭皆以父為政治也。安平之國。謂其國平康。無事紛更。使中平守一之人。循其舊職可矣。云不順孝敬之行者。爾雅云。善兄弟為友。彊弗友。是不順孝敬之行。當使剛能之人治之。云中和之行者。釋詁訓變為和。和而友。當使柔能之人治之。馬鄭俱以下文有惟辟作福。作威之言。故為此說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史遷

潛作漸。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子。亦

以德懷也。

經言三德。蓋謂君德有中正者。有偏于剛柔者。須先自治其德。至於中和。乃可作福作威。故云父用三德。父言自治也。春秋左氏文五年傳。寧羸之說。陽處父曰。以剛商書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豈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

時況在人乎。杜注云：沈潛猶潛弱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周人引書，即言治性，不言治人。蓋書古文說，杜氏所云亦不同。馬鄭之說，意以沈潛地道近弱，當以剛勝之；高明天道近剛，當以柔勝之，乃成德也。此言君德之明證。谷永傳：永說王音曰：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此亦用洪範沈潛剛克。班氏谷永皆用今文書說，亦不與馬鄭同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沈陰潛伏者，月令云：天多沈陰，詩潛雖伏矣，故沈陰潛伏同義。云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者，易文言傳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馬說本此。云君親無將，將而誅者，公羊莊三十二年傳文。案如馬鄭所云：君無自治之德，亦必不能用人，專作威福，似非洪範垂教之道。此衛賈諸君孔壁古文之說，未必合古經義也。惟

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史遷惟皆作維。馬融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

也。鄭康成曰：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慶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疏 此言為君者自治其性，行至於中和，則喜

怒中節，可以專威福也。辟者，釋詁云：君也。玉食，猶言好食。史記封禪書：案隱引三輔決錄云：杜陵有玉氏音蕭，說文以為從玉，音畜牧之畜。案玉讀為畜，畜好聲之緩急。孟子梁惠王篇云：畜君者，好君也。高誘注呂賢云：畜好，凡經言玉女玉色，義皆為好。後人忽之，并剛說文音讀。馬注見史記集解云：辟君者，釋詁文云：不言王者，關諸侯者，謂諸侯於其國亦君也。得專威福者，王制云：次國三甸，二甸命於天子，一甸命於其君，小國二君皆命於其君，是諸侯得爵命大夫也。康誥是周公諱康叔之書，而云敬明乃罰，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獻於公，是諸侯得專刑罰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性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是諸侯亦得備美食也。鄭注見公羊傳成元年疏及史記集解案齊策高誘注引書曰：無有作威作福。後漢書荀爽傳引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皆先威後福。段氏玉裁云：今文尚書如是。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鄭康成曰：害于汝家，福去室，凶于汝國，亂下民，一作而凶于而國。疏 熹平石經凶上有而字。人用側

頗僻。民用僭忒。史遷馬遷僻作辟。馬融曰：忒，惡也。

疏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

側頗僻，民用僭惡。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是說此經之義也。亦先威後福。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引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及後漢書張衡傳所引，皆先威後福。蓋今文尚書，惟漢書武五子傳，策曰：書曰：臣不作福，臣不作威。師古注引洪範云：臣無有作威作福，似唐初所據古文尚書，亦有先威後福者。王嘉以側為傾仄者，馬注無反，無側亦云傾側也。以頗僻為不正者，文選思元賦注云：邪佞也。鄭注見公羊傳，成元年疏：馬注見釋文云：忒，惡者。詩傳云：慝，惡也。馬以慝訓忒。江氏聲不以為然。詩傳云：僭，差也。忒，疑也。疑是疑貳，即王嘉傳所云不壹。此優於馬說。權歸于臣，則吏民諂附有貳心也。

七稽疑。史遷無七字。擇建立卜筮人。

鄭康成曰：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

疏鄭注見書疏，以稽為攷者，廣雅釋言亦云：建者，鄭注周禮云：立也。經言建，復言立，故云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白虎

通著龜篇云：龜曰卜，著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也。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

五占用二衍忒。

史遷霽為濟。曰蒙，曰驛。作曰涕。曰霧。占用二，作占之用。忒為貢。馬融曰：占筮也。

鄭康成曰：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圖霧，克也。二衍貢，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兆卦而分別之。兆卦

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

也。圖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蒸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稜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

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賁。悔一作解。

**疏** 史公釋為濟者。釋天云。濟謂之霽。曰霽為日涕。在曰蒙上者。史記集解及書疏等。引鄭注。皆先圍後蒙也。

釋為涕者。詩載驅。齊子豈弟。鄭箋云。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團。團明也。疏引古文作悌。悌弟即涕。今文尚書字也。蒙為霧者。蒙霧聲之轉。說文。霽。籀文作蒙。周禮太卜注。引書作曰。蓋字之假借也。占用二。為占之用者。謂兩濟蒙。蒙克。卜之兆象。有此五者。為占者之用也。江氏聲云。鄭本與史記同。偽孔脫之字。非也。忒為賁者。詩傳云。忒變也。緇衣。其儀不忒。釋文云。忒本作貳。易豫釋文云。貳。京本作貸。皆即賁字。馬注見釋文。云占筮者。是以占屬貞。悔則占之用二。為句與鄭異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雨霽團霧克者。書疏引作謂雨霽蒙。蒙克也。云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周禮太卜疏。引作兆之體如雨氣。云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太卜疏。引作兆之光明。如雨之雲氣在上。云團者。色澤而光明者也。案說文。團。回行也。引尚書此文。云團。升雲中有牛無。讀若駱。鄭不用其說。而於載驅詩箋云。團明也。又注周禮占人云。凡卜象吉。色。善。壘。大。圻。明。則。達。吉。此言色澤而光明。則是吉兆矣。許氏云。升雲中有牛無。雲氣在上。亦開明之義。云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書疏引作氣澤鬱鬱冥冥也。說文云。霧。地氣發。天不應也。則霧是氣不揚越。兆氣如之。故云氣不釋。云克者。如股氣之色相犯也。書疏引作如雨氣色相侵入。周禮既。掌十輝之法。一曰。祿。注。鄭司農云。祿。陰陽氣相侵也。兆名為克。如彼陰陽之氣相侵犯也。云內卦曰貞。外卦曰悔者。易蠱卦。巽下坤上。巽為風。艮為山。春秋左氏傳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卦以下為內。上為外也。說文作。云易卦之上體也。引此經云。尚書貞正者。子夏易傳文云。卦象多變。故言衍賁者。書疏引賁俱作忒。易繫辭云。爻者。言乎變者也。說卦云。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是卦象多變也。繫辭又云。大衍之數五十也。鄭注云。衍。演也。王虞蜀才皆云。衍。廣也。賁與忒通。詩傳云。變也。

立時人作卜筮。鄭康成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為卜筮人。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康成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從其多者。善龜之道。

幽微難明。慎之深。

**疏** 白虎通著龜篇云。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見史記集解。又見士喪禮疏。從其多者已下。亦見史記集解。云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者。士喪

禮筮宅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注云。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卜葬日。占者三人。注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然則此言卜筮各三人。亦謂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也。周禮云。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鑿罅。是用名之焉。杜子春以玉瓦原三兆爲帝顓頊堯周之兆。又云。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云。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是鄭說三兆三易。既用子春說矣。易贊乃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周禮注違者。鄭志趙商據子春三兆三易之法。而問云。子春何由知之。鄭答之曰。此數者。非有明文。說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以近師皆以爲夏殷周。然則三兆三易。其說難定。鄭氏不敢專從。兩存可也。云從其多者。春秋左氏成六年。傳云。變武子曰。善鈞從衆。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

人謀及卜筮。史遷乃作汝。鄭康成曰。卿士六卿掌事者。人一作民。疏。白虎通著龜篇云。所以先謀及

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汝則有疑。謂武王也。鄭注見書疏。人作民。見熹平石經。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

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史遷身作而身。子孫作而子孫。馬融曰。逢。

大也。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

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鄭康成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汝則從。龜

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鄭康成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

外則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鄭康成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

以舉事。疏 馬注見釋文，云逢大者，鄭注儒行逢掖之衣，云逢猶大也，鄭注俱見史記集解。入庶徵。史遷無八字。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史遷賜作陽，燠作與，鄭康成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

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史公暘為陽者，祭義

云：殷人祭其陽。注云：陽讀為日，雨曰暘之暘，燠作與者，五行志何休注公羊，皆作與，堯典厥民與，馬氏云：煖也，是陽與暘，燠與與通。鄭注見書疏，以雨暘等配五行者，大傳五行傳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恆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恆暘，視之不明，是謂不聰，厥罰恆燠，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恆寒，思之不容，是謂不聖，厥罰恆風，鄭據此為說也。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繁庶。疏 後漢書李雲傳：雲上書曰：得其人則五氏

來備。注引史記五者來備，荀爽傳：爽對策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建咸備，各以其敘矣。注云：建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聖。五者來備，各以其敘也。經作時者，釋詁云：是也。繁庶，說文作絲，絲云：豐也。引商書此文，釋詁云：蕪，豐也。晉語云：黍不為黍，不能蕃庶。注云：蕃，滋也。庶，豐也。蕃為絲，無為蕪，皆假借字。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史遷無作亡。疏 江氏聲曰：極備，即所謂恆也。五者之中，一者極

備，或一者極無，皆凶。史公無作亡者。詩谷風：何有何亡，以亡為無也。曰休徵。疏 漢書五行志引此文注：孟康曰：善行之驗也。曰肅，時雨若曰乂。史遷又作治。時

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疏 大傳鄭注云：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所謂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

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史遷恆皆作常。鄭康成曰：狂，倨慢；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

氣而順之。

史公恆皆為常者，訓詁改字也。鄭注見書疏及詩正月疏云：狂，倨慢者。漢書五行志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禮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鄭據之為說。

曰僭恆暘若。

漢書五行志云：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書曰：僭恆陽若。注：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

則常陽順之也。

曰豫恆燠若。史遷燠作奧。鄭康成豫作舒。曰舉遲也。若，順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燠

之咎。氣來順之。舒，一作茶。

鄭注見書疏及公羊成元年傳疏。漢書五行志云：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曷以養物，政弛

緩，故其罰常奧也。言舒緩，即鄭舉遲之義。舒，尚書大傳作茶。

曰急恆寒若。鄭康成曰：急促自用也。言由君急促太酷，致恆寒之氣來

應之。

鄭注見書疏及詩正月疏。漢書五行志云：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正促迫，故其罰常寒也。苟悅高帝紀云：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論

衡寒溫篇引經文云：若順燠溫恆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又云：且雨氣溫，且暘氣寒。夫兩者陰暘者陽也。

曰蒙恆風若。史遷蒙作霧。鄭康成曰：蒙見冒

亂也。蒙，一作霧。

史公蒙作霧者，即說文霧。大傳作霧，亦變之籀文也。鄭注見書疏。漢書五行志作霧，云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目心為主，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雨旱寒奧，亦以風為本。四氣皆

亂，故其罰常風也。鄭云冒亂者，鄭注大傳五行傳云：蒙，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

曰王省惟歲。史遷省作眚。惟皆作維。馬融曰：言王者所眚職。

如歲兼四時也。

史公省為省者古省貫通字公羊春秋莊二十二年肆大省左氏穀梁春秋皆作省康誥人有小罪非省潛夫論引作省是省亦省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省職者如魯語夕省其典刑之省云歲兼四時者謂一歲有

春夏

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

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違家用不寧

又作治俊作峻鄭康成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

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

史公惟皆為維者匡謬正俗云古文尚書

作惟今文尚書作維也然尚書多有思惟之字亦不盡作維俊為峻者李善注文選陸韓卿詩俊民引尚書峻民用康云峻與俊同太甲說命釋文皆云俊本亦作峻北堂書鈔引書俱作峻是峻古字俊為唐已後改字也鄭注見書疏云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者王肅惟歲云云言君之統臣如歲之統月日是陳君臣之象也歲月日時無易承王肅云云而言則是喻君臣位正成皇極之事也日月歲時既易則所謂王之不極是謂不建也王極配五事為六故承庶徵而言之也案馬義以王所省職如歲兼四時則卿士惟月當謂統於王如月統於歲師尹統於卿士如日統於月師者釋詁云衆也尹者釋言云正也易者賈子道術篇云綜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俊者說文云俊材過千人章者鄭注考工記云明也徵者釋詁云隱也寧者詩傳云安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史遷惟作維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鄭康成曰風土也為木妃雨木也為金妃故星好焉中央土氣為風東方木氣為雨箕屬東方木木克土土為妃尚妃之所好故箕

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陰，克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尙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是土十爲木八妻，木八爲金九妻，故月離于箕風揚沙，月離于畢俾滂沱，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

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

**疏**

馬注見史記集解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者，詩漸漸之石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周禮大宗伯注：鄭司農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馬說所本。鄭注見

詩漸漸之石疏。月令疏：周禮大宗伯司徒疏：書疏云：風，土也，爲木妃，雨，水也，爲金妃，故星好焉。云云者，五行大義說干支各象，天地自相配合，有夫婦之道，干合者，已爲甲妻，故甲與已合，辛爲丙妻，故丙與辛合，癸爲戊妻，故癸與戊合，乙爲庚妻，故乙與庚合，丁爲壬妻，故壬與丁合。季氏陰陽說曰：木八，畏庚九，故以妹乙妻庚，火七，畏壬六，故以妹丁妻壬，金九，畏丙七，故以妹辛妻丙，土五，畏甲八，故以妹己妻甲。春秋左氏昭九年傳云：火，水妃也。又十七年傳云：水，火之牡也。是五行以受克者爲妃也。云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者，五行以所克者爲好，可類推也。經言庶民所好無常，當示之以大中之道。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鄭康成曰：四時之間，合于黃道

也。

**疏** 開元占經六十引黃帝占曰：兩角之間，三光之道也。南三度大陽道，北三度大陰道，日月五星出入中道，天下太平，出陽多旱，出陰多雨。漢書天文志云：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南極，暑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暑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

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荀悅高后紀引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段氏玉裁疑今文尙書多此四字。漢書天文志云：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後漢律歷志云：晦明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日行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案此言日月不當亂行也。太平御覽三十四引春秋運斗樞云：日失行，則當燠反寒。鄭注見月令正義云：四時之間，合于黃道者，廣雅月行九道，云四季之月，還從黃道。漢志紀月之行，止言其四時，從青赤白黑之間，而不及黃道，故鄭補其未備。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鄭康成曰：

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疏**

漢書天文志云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及巽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兩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

多雨。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漢書云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赤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然一決之於房中道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爲風畢星爲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天官書云月行中道安寧和平論衡明零篇云月之行大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開元占經十三引河圖帝覽嬉云月行中道是謂安寧天下和平又占經十一引石氏云明王在上用行依道若主不明臣執勢則月行失道則月行乍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權則或進退臆胸皆君臣刑德不正之咎也。鄭注見書疏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者即天文志所云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所以知日在星分者注云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訛營而斗建寅之辰也然則欲知日行以月行與日會于十二次測之欲知會于何次以斗建知之日光盛則星微而不見也。

九

五福一曰壽

**疏**史遷無九字一曰壽一作一曰富

**疏**說苑建本篇云河間獻王曰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尙書五福以富

爲始據此則今文尙書爲一曰富也一曰富則當云二曰壽矣江王段三君均未及指出

一曰富

**疏**富一作壽

二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 **疏**鄭曰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

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 **疏**漢書五行志云視之不明其極疾順之其福曰壽聽

之不總其極貧。順之其福曰富。言之不從其極憂。順之其福曰康寧。貌之不恭其極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思心之不容其極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此蓋劉向今文說也。與鄭氏異。壽者。詩傳云考也。廣雅釋詁云久也。鄭注大傳云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於人爲疾。案反疾爲壽者。夏氣得遂其長也。富者。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鄭注曲禮云富之言備也。富無所不備。故今文以爲五福之始。中庸言舜富有四海之內。孟子謂豐年謂富歲。鄭注大傳云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於人爲貧。案反貧爲富者。冬主固藏。藏富於民。則用不竭也。康者。釋詁云樂也。寧者。詩傳云安也。說文云木至西方戰慄。釋言云慄感也。鄭注大傳云言曰金。金主秋。案大傳云秋者愁也。秋氣主愁。愁者憂也。反憂爲康寧。鄭云秋氣殺。殺氣失。故於人爲憂。似非也。故易之攸者。釋言云所也。所好德。言好善。鄭注大傳云貌屬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故於人則爲惡。案東方德。西方刑。失其氣則惡。順之則好德也。考者。說文云老也。終命。謂終其正命。鄭注大傳云思心曰土。土主四時。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內。雨暘寒燠之徵。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者也。殖氣失。則於人爲凶。短折。案反凶短折爲考終命者。五行大義云土其時季夏。季老也。萬物於此成就方老。王于四時之季。故曰老也。萬物老而成就。是考終命也。詩傳云考成也。檀弓子張曰君子曰終。注云事卒爲終。鄭注見書疏。及詩既醉疏。云緣人意輕重爲次者。以不循五行五事之次也。云終性命。謂皆生攸好以至老者。鄭以考終命與惡反對。故爲此說也。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謂不爲五刑所傷。鄭說生攸好以至老。謂此矣。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

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馬融曰凶終也。鄭康成曰未齒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

愚懦不壯毅曰弱。凶短折皆是天枉之名。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

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遠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

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

**疏**

六極之極。詩苑柳後予極焉。箋云。極。誅也。釋詁作殛。誅也。言不順天降之罪。罰。漢書五行志云。思心

之不睿。是謂不聖。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籍無識。故其咎瘳也。雨旱寒與。亦曰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弟曰凶。父喪子曰折。此今文說也。今文以爲君行失中。則有人物夭折之咎。故以禽獸草木及兄喪弟父喪子爲說。言其咎延於民物也。志又云。視之不明。言上不明。則不能知善惡。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與也。與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其極疾也。又云。言之不從。言上號令不順。故其咎僭也。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早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又云。聽之不聰。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目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又云。貌之不恭。人君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又云。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大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眩悖。故其咎眩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此皆今文說。不以爲注者。以是向歆之言。今之大傳。佚其文也。後漢書鄭崇傳。崇諫曰。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亦書說也。馬注見釋文。云凶終者。謂凶短折。不以天年終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云未訛曰凶者。說文云。訛。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訛。女七月生齒。七歲而訛。則未訛。謂七歲以下。喪服傳所謂無服之傷也。中古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娶。未冠曰短。謂不及二十。未昏曰折。謂不及三十也。以思不睿。則凶短折。爲壽之反。與五行志爲考

終命之反異義者。鄭既以凶短折爲未醜未冠未昏之屬。不以爲凶終。及人物夭折。故反之。則爲壽也。以聽不聽。則貧爲富之反。與五行說同。云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卽五行志所謂偏聽不聰。下情隔塞也。以視不明則疾。爲康寧之反。與五行志言不從則疾。爲憂之反。異義及以貌不恭則惡。爲考終命之反。與五行志思心不容。則凶短折。爲考終命之反。異義似鄭說。俱遜于今文說也。以不能爲大。中所以弱。與五行志同。

## 卷十三

### 金縢第十三 周書四

**疏** 書序云。周公作金縢。史記魯周公世家載其文。又云周公奉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又云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是以周公居東二年。爲伐叛。非避居也。又云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之命。作嘉禾。下云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案金縢篇中。有公乃爲詩以貽王。命之曰鴟鴞等詞。是金縢作于大誥歸禾嘉禾之後。今篇次在前者。以禱疾事在二年也。史記又載成王病。周公祝神藏策。成王用事。周公被譖奔楚。成王發府見禱書。反周公。是非因天變開金縢。又載周公卒後。乃有暴風雷雨。命魯郊祭之事。是經文秋大熟已下。必非金縢之文。孔子見百篇之書。而序稱周公作金縢。周公不應自言死後之事。此篇經文當止於王翼日乃瘳。或史臣附記其事。亦止于王亦未敢誚公也。其秋大熟已下。考之書序。有成王告周公作薄姑。則是其逸文。後人見其詞。有以啓金縢之書。乃以屬于金縢耳。說詳後疏。但馬鄭曾見孔壁古文。不爲別白者。馬鄭所守衛宏賈逵古文說。又與史公之間。故孔氏安國者不同。經文傳之既久。不可改易。仍爲一篇。分行以別之。通經碩儒。以爲然否。

既克商二年

**疏**二年者。史記周本紀云。十一年伐紂。則此為武王十三年。詩豳譜疏引鄭注云。武王於文王崩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則此為武王之十五年也。史記集解引皇甫謐曰。武王元年歲在乙酉。則此年歲在丙戌也。蓋

帝王世紀之說尤不足信。

王有疾弗豫。史遷弗作不豫。一作念。

**疏**曲禮疏引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今本白虎通脫文。史公為不豫者。書序武王有疾。釋文云。馬本作有疾不

豫。論衡死偽篇。後漢禮儀志。皆引作不豫。與史公同也。豫說文作念。云喜也。引此經釋文云。豫本又作忤。案忤非古字。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

我先王。史遷說。太公召公乃繆卜。穆一作睦。鄭康成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佈我

先王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下。

**疏**

穆者。釋詁云。穆。穆敬也。單言亦為敬。一切經音義引作睦。並引孔傳云。睦。敬也。睦音近穆。蓋正義已前本。說文。睦。一曰。敬和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曼曼睦睦。漢書作穆穆。史公穆作繆者。集解引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云。二公欲就

文王廟卜者。尚書多士云。乃穆考文王。周家世次。文王為穆。武王為昭也。戚為憂者。詩傳云。戚憂也。怖者。說文。怖。惶也。或作怖。言未可憂怖我先王者。入廟當行吉禮。未可以疾病請禱於壇也。云周公既內知文王有九齡之命云云者。見文王世子載其事。云今必瘳。不以此終者。書疏引鄭志云。弟子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鄭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歎歎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為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義。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之志也。案周公欲自禱請代。故止二公之下。疑戚為近。未可以戚我先王。謂此大事。未可僅禱於考廟。當并禱太王。王季於壇耳。不應如鄭說也。

公乃自以為功。史遷功作質。為三壇。

同壇。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馬融曰。壇。土堂。鄭康成曰。時為壇。壇於豐。壇。壇之處。

猶存焉。

**疏** 功者釋詁云功質成也功與質同訓壇者說文云祭場也壇者詩傳云除地町町者蓋既除地為壇又加三壇其上鄭注祭法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壇引此文史公功為質者晉語云沈璧以質注云質信也沈璧以自誓為信自以為質者

以身為質也馬注見釋文云壇土堂者公羊莊十三年傳莊公升壇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鄭注見書疏云時為壇壇於豐地理志豐水出縣東南今為陝西長安縣地

**植璧秉珪** **史遷植作戴珪**

作圭鄭康成曰植古置字

**疏**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云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珪是也秉者釋詁云執也言植璧於神前秉珪於手史公植作戴者戴亦植也鄭注喪大記云戴之

言植植與值通易林需之无妄又作載月令釋文戴本作載是戴亦通載圭為珪者說文圭古文作珪鄭注見書疏云植為古置字者熹平石經論語置其杖而芸今作植說文植重文作橙故知橙置為古字

乃告太王王季

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史遷册作策某作王發遘厲虐疾作勤**

勞阻疾阻一作淹鄭康成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諱之者由成王諱之也

**疏** 史佚也洛誥云作册逸誥逸即史佚册說文有晉字云告也疑孔壁古文册作晉與下納册之册異祝者說文云祭主贊詞者武王於太王為曾孫此稱元孫者猶召誥云元子邁者易彖傳云遇也厲者釋名云疾氣也中人如磨厲傷物也虐者廣雅釋詁

云惡也言遇厲氣致惡疾史公册作策者策與册經典通字聘禮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云名書文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疏云簡者未編之稱策是衆簡相連之名案說文云册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籀知册即策也某為王發

者發武王名禮臨文不諱又父前子名古文本作王發與鄭康成所見本異也云勤勞阻疾者遘厲為勤勞蓋古今文之異非史公諱訓言武王勤勞以致險疾也說文云阻險也集解引徐廣曰阻一作淹淹與險聲相近疑經文本作淹疾史公易為阻也淹久也見廣雅釋詁鄭注見史

記集解及書疏 若爾二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 **史遷不作負馬讀如字鄭康成曰不讀曰**

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

**疏** 史公不作負者曲禮

疏引白虎通曰諸侯疾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後漢書隗囂傳囂告州牧部監等曰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職蓋謂民安其所乃無背棄子民之咎以負為背也段氏玉裁云此文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言武王有背棄子民之咎而將死也馬融讀如字見釋文云不普悲反馬同馬氏蓋訓不為大與史公鄭康成俱異義者言天與三王以大慈愛其子孫之責任也鄭注見書疏不讀曰不樂記云易直子諒之心注云子讀如不子之子用此經文史記索隱引作讀曰負恐誤也云愛子孫曰子者中庸子庶民注云

子猶愛也以旦代某之身**史遷某作王發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史遷予仁**

若考能作且功能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史遷元孫作王發若作如**

史公某及元孫皆作王發者古文如是予作且考能作功能知考字當為巧仁若考能言仁順功能也不若不能兩不字當讀為不語詞中庸引詩曰不顯惟德鄭注云不顯言顯也則此言我多材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武王豈不多材藝能事鬼神乎事鬼神者謂生而主其祀事非謂死而事之偽傳孔疏說皆非也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

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  
帝庭者詩文王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云帝天是也敷者詩傳云布也佑同祐說文祐助也馬注見史記集解

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史遷爾作汝祇作敬寶作葆鄭康**

成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祇**  
祇者釋詁云敬也墜當為隊說文云從高隊也詩禮釋文俱云墜本作隊國語注墜失也史公寶作葆者易繫辭聖人之大寶

曰位。釋文引孟喜本作保。留侯世家集解引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是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寶猶神也者。後漢皇甫嵩傳注云。寶器猶神器也。故云寶猶神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馬融曰。元

龜大龜也。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馬融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爾

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史遷珪俱作圭。

即者釋詁云。就也。命謂命龜已下。至屏璧與珪。皆命龜詞也。馬注俱見史記集解。云元龜大龜者。馬注西伯戡黎云。長尺二寸。

白虎通書龜篇引禮三正記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許者。廣雅釋詁云。聽也。俟者。釋詁云。待也。屏同屏。廣雅釋詁云。藏也。詩傳云。屏蔽也。義亦近藏。藏之者。禮記曾子問云。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皆於神明。奉以出。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兩階之間。是藏幣玉之事。曲禮正義云。金勝告太王。季文王云。爾之許我。乃卜三龜。一襲吉。是能傳神命也。又云。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誓。有常。爾謂指著龜也。是爾之許我已下。為命龜之詞。

乃卜三龜。一習吉。

啓籒見書。乃并是吉。史遷說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

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籒。乃見書遇吉。馬融曰。籒藏卜兆書管。鄭康成曰。籒開藏

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啓。一作開。

三龜者。史公以為即三王而卜。是太王。王季文王。前各置一龜。以占祖考

之意也。習者。易象上傳云。習坎重險也。是習為重籒者。說文云。書僮竹筮也。又云。穎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為筮。廣雅釋器云。籒。籒也。一切經音義引纂文云。關西以書籒為書籒。然則籒者竹觚。非管籒也。說文所用古文書義也。并者。漢書集注云。合也。史公云。發書視之。信吉。又云。開籒。乃見書遇吉。則亦以籒為管籒也。云遇吉者。論衡卜筮篇云。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逢者。釋詁云。遇也。故史公作遇。逢之與井。亦聲相轉也。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云籒卜兆書管者。周禮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

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與。又地官。司門掌管鍵以啓閉國門。注。鄭司農云。管謂籥。鍵謂牝。說文。闕。闕下牝也。据先後鄭以籥爲管。鍵爲牝者。方言云。戶鑰自闕而東謂之鍵。自闕而西謂之鑰。文選注引鄭氏易注云。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蓋籥與鑰同。鍵亦通稱。內有牡鍵。公曰。體王其罔害。史遷無體字。說爲入賀武王曰。罔作無。體謂龜之四體。中庸云。以牝管開之也。

注云。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周禮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體。兆象也。引此文。罔作無云。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玉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彼注云。視兆所得也。引周公曰。體王其無害。亦作無。是與史記同也。予少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史遷以此爲賀

武王之詞。予小子作日。新命作新受命。永作長。茲攸俟作茲道。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康成曰。茲。此也。

**疏** 予小子。周公自稱。新命者。繫新以受三王之命。即周本紀所云。祓齋自爲質也。釋詁云。永。長也。圖。謀也。茲。此也。攸者。釋言云。所也。念者。方言云。常思也。予一人。謂武王也。言我小子。繫新以受命於三王。惟長終是謀。此所俟者。祖宗能念武王耳。周公自稱予小子。則予一人。必謂武王。白虎通號篇云。尚書曰。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言已材能。當一人耳。臣下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史公攸作道者。攸與猷聲相近。方言云。猷。道也。故說爲道。馬鄭注。俱見史記集解。公

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史遷翼作明。納作藏。鄭康成曰。縢。束也。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翼。一作翌。滕者。詩傳云。繩也。又約也。匱者。王逸注。楚詞云。匣也。周禮占人。凡卜筮。既事

繫之於龜也。元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繫于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引此經。王與大夫盡弁之文。云是命龜者。據此是納册爲卜筮之常事。非公欲爲此。以待後日之發視也。翼者。釋言云。明也。郭注引此作翌。唐顏師古。李善等注書。引此俱作翌。說文

作昱云明日也。翼蓋假借字。廖者詩傳云愈也。史公納册作藏策者。漢書集注云納藏也。鄭康成注見書疏云金縢其表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縢束篋也。魯語云得之金縢注云縢匱也。金以金帶其外也。帶其外即鄭所謂縢其表。

武王既

喪。史遷作其後武王既崩。鄭康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

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

疏

喪者白虎通崩葬篇云。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

可復得見也。不直言死稱喪者何。為孝子之心不忍言也。尚書曰。武王既喪。鄭注見詩幽譜疏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崩時九十三矣。據文王世子之文。鄭以既喪為免喪。釋詁云卒既也。既喪謂終三年喪之後。見下疏。

管叔及其羣

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史遷孺子作成王。鄭康成曰。管國名。叔字。周公兄。

武王弟。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

子之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

疏

管叔名鮮。史記周本紀云。封弟叔鮮于管。管蔡世家云。文王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

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是管叔為周公兄。武王弟。周書作洛解云。武王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臣。是羣弟即謂蔡叔。霍叔也。管蔡世家云。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王。不言霍叔。霍叔既與蔡叔同監殷。則羣弟兼及霍叔矣。流言者。荀子致仕篇云。凡流言流說。楊倞注云。流者無根源之謂。呂覽知度篇云。不好淫學流說。高誘注云。邪說謂之流說。詩破斧疏引。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商奄畔。此即流言之事也。孺子者。說文云。孔子也。史記魯周公世家云。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此史公從孔安國問故而為之說。是武王崩時。成王在

葆抱中。文選魏都賦注。襁負引博物志。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上。是成王年止一二齡也。淮南要略篇云。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蒙恬列傳。恬曰。昔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是亦以成王在襁褓。恬親見百篇。未毀之書。當可信也。琴操云。武王崩。太子誦年七歲。周易集解引干寶云。武王之崩。年九十三矣。而成王八歲。古尙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說俱乖異。古尙書說。蓋衛賈所說。孔壁古文。又與史公所問之故異也。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案周公踐阼時。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則非強葆中矣。故鄭不從史公說也。鄭注見詩譜疏云。周公免喪居攝者。鄭注詩鴟鴞。亦云。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是以周公爲免喪居攝。則以既喪爲終喪也。既與終。語之轉。詩伐木曰。終和且平。卽擗曰既和且平。與史公說異。檀弓云。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春秋定四年傳云。周公爲太宰。據此則太宰禮當攝政。至免喪猶攝政。故管蔡疑之也。周

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史公說爲周公告

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於是卒相成王。管蔡武庚

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又云。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

定。馬融曰。辟。謂辟居東都。鄭康成曰。我今不辟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以

告于先王。言媿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辟者。說文作𡗗。云法也。周書曰。我之不𡗗。今本

謂我不以法治管蔡。則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字與史公異。而意同。蓋古文說也。史公以居東爲與師東伐。以二年爲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者。周書作維解云。武王克殷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鑄碑于岐周。二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

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子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是亦以居東爲東伐也。詩幽譜疏引書傳，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是歐陽夏侯等，亦不以居東爲辟居也。馬注見釋文，鄭往見幽譜疏，馬鄭俱讀辟爲避者。墨子耕柱篇云：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蓋卽奄也。越絕書云：周公傅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論衡感類篇云：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大雷以悟成王，皆與鄭合。周頌離疏引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禫，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禫，是鄭以周公居東，在成王禫後也。此說與史公說又異，蓋今文說如此，王氏充以爲古文者，今文亦古說也。則罪人斯

得。史遷說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

蔡叔，鄭康成曰：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一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

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

**疏** 罪人，史公以爲管蔡，白虎通誅罰篇云：尙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又云：尙書曰：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此古文家說。詩鴟鴞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傳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

周室。詩幽譜疏云：二子謂管蔡，然則毛解金縢之文，其意皆異於鄭。又云：毛以罪人斯得，爲得管蔡。周公居東，爲東征也。是毛公與史公同以罪人爲管蔡，蓋古文說也。鄭注見詩鴟鴞疏，以罪人爲周公之屬黨者，鄭以詩鴟鴞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箋云：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位，奪其土地，是鄭釋詩之言而爲此說。周易集解蒙初六，用說桎梏，干寶云：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將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則與鄭說同也。鄭以成王迎周公歸攝政後，東伐四國，則居東之時，所言罪人，非管蔡也。

于後。鄭康成曰：于二年後也。公乃爲

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史遷名作命，鄭康成貽作怡，曰：怡悅也。周公傷其黨屬無罪將死，恐

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鷓鴣之詩。以貽王。今豳風鷓鴣也。鬻子斥成王。

**疏** 貽當為詒。詩國風自詒伊阻。詒我彤

管。釋文皆作詒。云本又作詒。貽俗字。豳風鷓鴣詩序云。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詒作遺者。爾雅釋言云。詒。遺也。鷓鴣者。釋鳥云。鷓鴣。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鷓鴣。詩疏引陸機疏云。鷓鴣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窠。幽州人謂之鷓鴣。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鄭注見詩豳譜疏。及鷓鴣疏。云。怡悅者。釋詁云。怡。樂也。內則注。怡。悅也。樂。即悅。云。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者。因詩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而釋其意。鷓鴣疏云。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鄭意以屬臣雖為王得罪。猶未加刑焉。馬昭之言。非鄭旨也。云鬻子斥成王。亦見鷓鴣疏。云。經解喻尊。猶言昊天斥王也。王亦未敢誚公。

**史** 遷謂作訓。鄭康成曰。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

**疏** 謂者。方言云讓也。說

文。謂云古文譌。从言肖。周書曰。王亦未敢誚公。史公作訓者。廣雅釋詁云。訓。順也。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宋徵子世家皆作順。蓋言王意亦不從周公之言也。段氏玉裁以訓為詠。字从立心。古文信字。言王亦未敢信公也。詠見玉篇。云信古文作詠。蓋今文尚書誚作信。亦或然也。經文自武王既喪至此。蓋史臣所記。以終周公作金縢之事。其秋大熟已下。今文以為周公死後之事。史記亦云周公卒後。秋大熟。考是毫姑逸文。故別行以別之。

秋大熟未穫。史遷說為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

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云云。鄭康成曰。秋謂周公出

二年之後。明年秋也。**疏** 此秋大熟已下有脫簡。不知何年秋也。獲者。說文云。刈穀也。史公說為周公卒後。秋未穫。並言周公在豐病將沒。欲葬成周之事。合之書序。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毫姑。則

此是毫姑逸文。成王所作。與周公所作金縢。別是一篇。毫姑篇今亡。猶可以此考見。其云皆周公者。蓋以天變祝告改葬之。則所云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謂惟我小子。其逆於國家。應有之禮。亦宜有此天變也。必後人因其文。有以金啓縢之詞。誤合于金縢耳。又案大傳云。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及周公薨。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卽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于畢。畢此文王之墓地。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國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周公封於魯。身未嘗居魯也。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已上大傳據孔氏廣林集本。又史記魯世家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且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又徵之蒙恬傳。恬曰。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且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且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且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且走而奔於楚。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且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且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且。恬時百篇之書未焚。當親見之。而爲此說。史公用其言。以作魯世家。是周公尙有爲成王禱疾之事。避居後。成王發府。得書。迎周公。其暴風雷雨之事。在周公卒後也。琴操云。周金縢者。周公作也。書曰。武王薨。太子誦襲武王之業。年七歲。不能統理海內。周公爲攝政。是時周公囚誅管蔡之後。有謗公於王者。言公專國大權。詐謀將危社稷。成王聞之。欲囚周公。周公乃奔于魯而死。成王以公禮葬之。天乃大暴風疾。雨禾稼皆偃。木折傷。成王懼而發金縢之書。見周公所爲武王禱命以身贖之書。成王執書而泣曰。誰言周公欲危社稷者。取所譏公者而誅之。天乃反風霽雨。禾稼復起。此言周公視譖奔魯。在誅管蔡之後。與史記同。而不言爲成王禱疾。易林需之无妄云。載璧乘珪。請命于河。周公剋敏。沖人瘳愈。亦言爲成王請命。蓋古文書說。然則墨子亦見百篇之文。以爲非管叔東處於商。蓋者。或周公辟居兩。次。或諸子誤以誅管蔡後。避居爲東征與。

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史

遷說大雷電以風爲暴風雷雨。斯爲盡弁爲朝服。古尙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

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鄭康成曰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時年十五于禮已冠而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也以啓金縢之書

康成曰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史遷一作簡

疏

大雷電以風電當為雨偃者孔氏安國注論語云仆也史公為暴風雷雨者漢書周舉傳注應劭引洪範五行傳作大雷雨論衡感類篇亦作雷雨則電為誤字斯為盡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斯猶盡也弁為朝服者周禮

司服云視朝皮弁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故史公以朝服釋弁也古尚書說見公羊傳隱元年疏許君謹案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若十四而已冠是喪冠也不從古尚書說云成王年十四者譙周五經然否論引此異義云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蓋不以秋大熟為二年後與鄭異也鄭注見書疏詩芄蘭疏云弁爵弁者穀梁文十二年傳疏云爵弁者儀禮士冠禮三加爵弁注云爵弁尊江氏聲云此以爵弁為降服者爵弁非天子之服蔡邕獨斷云冕冠周用爵弁又云以三十升布為毅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色前小後大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是同鄭說鄭以不加爵冕故曰降服也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者左傳襄九年晉侯問公年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淮南汎論訓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鄭說本此云成王年十五於禮已冠者穀梁傳文十二年注引譙周曰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亦與鄭說同也鄭注見書疏又云開金縢書省察變異所由故事者金縢之匱藏先王舊章必有可以考驗災異所由者即可知消伏之術成王不知有周公代武王之簡亦在內也說史公作簡者徐廣曰說一作簡或今文字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

史與百執事鄭康成曰問者問審然否也對曰信懿史遷懿作有馬融曰懿猶億也

史公懿作有者言信有之魯世家藏其策金滕匱中上有云誠守者勿敢言故云信有也馬注見釋文云懿猶億者詩大雅懿厥哲婦箋云懿者有所傷痛之辭也疏引此經爲說易億喪貝釋文云本作噫干寶注億歎辭也又大雅抑篇楚語作懿章昭云懿讀曰抑

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注鄭康成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曰其勿穆

卜注史遷作自今後其無穆卜乎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注史遷冲作幼今

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注史遷無新馬融新作親鄭康成曰新迎改

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注史遷冲作幼者漢書翟義傳注冲稚也稚亦幼也迎之義亦爲逆禹貢同爲逆河河渠書溝洫志皆爲迎河史公無新字則惟

朕小子其迎言有逆禮致天變也馬注見釋文新作親者言成王親迎周公毛詩東山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詩九覲我覲之子袞衣繡裳傳云所以見周公也箋云王見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是毛氏亦同馬說也越絕書三云周公辭位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又云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亦與此說同鄭注見詩東山疏云自新者成王悔不知周公之過

我國家禮亦宜之注白虎通喪葬篇云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祚

理政與天同志展與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尙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今文說皆如是則上云惟朕小子其逆者言遭天變有逆禮之處逆非迎周公也又見後疏王

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注馬融曰反風還反也鄭康成曰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

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注郊者郊祭也因郊祭而止天變遂賜魯以郊魯世家云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白虎通喪葬篇亦云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後漢書和帝紀詔曰成

王出郊而反風。注云：王乃出郊祭天，事見尚書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注言子孫不能奉行與之。禮器云：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禎宮。注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注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公羊僖卅一年傳曰：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何氏注云：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據此諸文，是魯郊明矣。王氏充以出郊爲王出郊觀變，論衡感類篇云：開匱得書，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馬注見史記集解云：風還反者，若風從東來，還反從西。鄭注見書疏引易傳者，後漢書耶顛傳云：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注云：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朞，并引鄭注云：陽者，天子爲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爲善，爲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爲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爲善，爲惡一時，天立應以惡，大夫爲善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爲善，爲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一說不旋日立應之，不旋時三辰間，不過期，從今日至明日也。陽，即指天子也。又周舉傳舉對策引易傳同，注以爲易稽覽圖文，與此注同也。

一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史遷邦作國，馬融曰：築，拾也。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鄭

康成曰：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祚，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

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卽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

終明年生也。

**圖**

築者釋言云。拾也。釋文云。築本亦作筑。馬注見釋文及史記集解書疏。引作鄭注。鄭注見詩圖諸疏。明堂位疏。云鄭用衛宏之說。漢書律歷志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

六矣。後七歲而崩。故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凡武王卽位十一年。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殷歷以爲六年戊午。距湯公七十六歲。入孟統二十九章首也。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胙。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胙。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成王元年正月乙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此據三統歷所推。與鄭說大同小異。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儒林傳谷永上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後漢書周舉傳詔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注尙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乃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張奐傳。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注尙書大傳。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卽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漢紀張奐上書曰。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禾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改葬。天乃立反風。樹木盡起。論衡感類篇。金縢曰。秋大熱。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又曰。開匱得書。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路史及張奐傳。注引尙書大傳。見前疏。何休注公羊曰。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按此諸說。皆今文尙書。則知秋大熱已上。自有脫文。鄭氏王充所見本。已在金縢篇。孔子作書序時。自是毫姑文也。

# 卷十四

## 大誥第十四 周書五

**灋**

史遷說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又說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

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

**灋**

史公說見周本紀又見魯周公世家古文以周公東征為征管蔡非辟居東土又以周公奔楚在七年還政之後故此大誥為周公作也鄭氏以周公避流言而居東成王迎歸乃伐管

蔡詩東山箋云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畔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與史公所問孔安國故不同

王若曰

**灋**

鄭康成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

**灋**

鄭注見書疏云王謂攝者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

而立注云天子周公也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史記魯周公世家云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闕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周公既踐天子之位則稱王作誥鄭以王為周公是也若謂是周公逸王命以誥則當如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或如多士先言周公告乃復言王若曰今此文不然則是王即周公矣云命大事則權代王者見周公不欲終為王權者公羊桓十一年傳云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漢書翟方進傳莽依周書作大誥作攝皇帝若曰是劉歆等所為多用今文說亦以王為攝也

猷大誥爾多方越爾御事

**灋**

猷一作繇在大誥下釋文云馬本作大誥繇爾多方書疏云鄭本猷在誥下漢書翟方進傳云大誥道諸

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注應劭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已下也。御事，主事也。案釋詁云：繇，道也。方言云：猷，道也。是繇與猷通。越漢書作於越，聲近粵。釋詁云：粵，于日也。是越可爲于。御者，詩箋云：治也。引此經以證。弗弔，天降

割于我家不少延。馬融割作害。鄭康成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用者，鄭注費誓無敢不弔云：弔，至也。至猶善也。則用善也。漢書五行

志引左傳：旻天不弔。注應劭曰：旻，天不善於魯家。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云：若之何不弔。卽雜記云：如何不淑。襄十三年：君子以吳爲不祥。越語云：助天爲虐者不祥。弗弔，天當連誡。言此不祥善之天，降害於我家也。降者，釋詁云：下也。割者，廣雅釋詁云：害也。降害于我家，謂武王既喪，不少延，謂遭喪後，又值三監之畔，故云延。釋詁云：延，長也。僞傳訓弔爲至。顏師古注：程義傳云：不弔，不爲天所弔。閔，皆于文義不協。割，馬本作害。見釋文。鄭注見書疏，以割爲害者，與馬同。

無疆大歷服。歷，一作鬲。洪與鴻聲相近。釋詁云：鴻，代也。鄭氏注康誥：乃洪大誥治。云周公代成王誥，則此亦代成王之詞。漢書作洪，惟我幼沖孺子。注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沖，稚也。僞傳以洪字屬上句。

非嗣無疆大歷服。漢書作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嗣者，釋詁云：繼也。疆者，詩傳云：竟也。歷者，釋詁云：數也。郭注云：歷，歷數也。服事也。周公言代我沖人，繼無竟歷數之事。歷，魏三體石經作鬲。說文：鬲，或作臤，臤，屨形。近歷也。

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漢書作予未遭其明愍，能道民于安。況其能往知天命。注師古曰：言不遭遇明智之人，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道讀曰導。案造爲遭者，呂刑兩造，具備。史記造作遭。哲者，釋言云：智也。釋詁云：迪，道也。康，安也。矧，況也。格，至也。格爲至，故可爲來，亦爲往。漢書作往也。言不能前知天命。釋詁云：迪，進也。康，安也。格，陞也。陞之義爲上，言弗遭哲進民安者，不過賢人進用，使民安樂，況能上知天命乎。下文云：亦惟茲十人，迪知上帝命。漢書以迪下屬爲道民於安，或今文說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漢書作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渡奔走以已爲熙聲相近。惟爲念，攸爲所。濟爲渡，賁爲奔走。案已者，釋詁云：咨已也。咨，疑也。是已與咨同訓。惟者，釋詁云：思也。與念同義。攸爲所者，釋言文。濟者，釋言云：渡也。敷，疑衍文。賁者，風俗通云：虎賁，猶言虎之奔，是賁與奔同。言我思小子如涉深水，我惟往求所渡之人，任

爲熙聲相近。惟爲念，攸爲所。濟爲渡，賁爲奔走。案已者，釋詁云：咨已也。咨，疑也。是已與咨同訓。惟者，釋詁云：思也。與念同義。攸爲所者，釋言文。濟者，釋言云：渡也。敷，疑衍文。賁者，風俗通云：虎賁，猶言虎之奔，是賁與奔同。言我思小子如涉深水，我惟往求所渡之人，任

爲熙聲相近。惟爲念，攸爲所。濟爲渡，賁爲奔走。案已者，釋詁云：咨已也。咨，疑也。是已與咨同訓。惟者，釋詁云：思也。與念同義。攸爲所者，釋言文。濟者，釋言云：渡也。敷，疑衍文。賁者，風俗通云：虎賁，猶言虎之奔，是賁與奔同。言我思小子如涉深水，我惟往求所渡之人，任

奔走之事。漢書武帝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用此文也。江氏聲說數為傳，以為疏附奔走之臣。

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

漢書數為傳，近奉承，閉為比云。

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數為傳者，廣雅釋言云：傳，敷也。又云：近者，鄭注考工記云：傳，近也。又以為奉承者，漢語求其通俗，重疊訓釋之比，與閉聲相近，言我依附祖考，受此天命，不忘大功，豈敢比於前人乎？此今文說經作閉者，韋昭注晉語云：閉，壅也。若君爽云：遇伏前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鄭康成曰：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

人

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寶一作僦。于者，釋詁云：粵，于也。天降威用，寧王，漢書作天降威明，用寧帝室，注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威也。案釋詁云：威，則也。則者，法也。言天降明法於龜，以寧王

室前漢人用今文之義如此。紹天明，漢書作迺紹天明意。注師古曰：紹，承也。案下又云：詔予，詔即紹字。鄭注禮器云：詔或為紹。釋詁云：紹，導也。命者，大命。漢書作即命，居攝踐祚，則此言周公攝王，以即太命也。鄭注見書疏云：受命曰寧王者，君爽云：惟寧王德。鄭注云：寧王者，文王也。又注洛誥云：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云承平曰平王者，詩何彼穠矣，平王之孫，傳云：平，正也。文王孫，是與漢書說異也。寶，魏石經作僦。曰有大艱于西土，西

土人亦不靜，越茲蠢。鄭康成曰：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曰一作粵，蠢一作載。

曰者，漢書作反，虜擅與師動衆，曰則有大艱云云，即指管蔡流言也。靜，漢書作靖。越茲蠢，漢書作於是動艱者，釋詁云：難也。靖者，說文云：亭安也。越，同粵。釋詁云：於也。蠢者，釋詁云：動也。說文云：蠢，動也。古文作載。周書曰：我有載於西節，用此文也。載既為孔壁古文，故魏石經用之。曰作粵，亦魏石經也。鄭注見書疏云：周民亦不定其心者，以靜為寧。釋詁云：寧，靜也。殷小腆，馬融曰：腆，至也。鄭康成曰：腆，謂小國也。

馬注見釋文。段氏玉裁云：至也。當為主也。說文云：載，主也。鄭注見書疏云：小國者，方言云：腆，厚也。說文云：腆，多也。左傳謙詞多言不腆，小腆，猶不腆，故云小國。誕敢紀其緒。

漢書作誕敢犯祖亂宗之序，注師古曰：誕，大也。紀，蓋今文作犯，形相

近緒與序通古文作紀者廣雅釋言云統紀也漢書注如淳云統繼也則紀言繼也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灑馬融曰疵瑕也鄭康成曰知

我國有疵病之瑕灑

漢書作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國有皆災使民不安注師古曰皆病也案疵病康安釋詁文依漢書當言天下法則以命龜先告我以國有疵病使民不安即上文所云遺我寶龜下文云卜并吉得吉卜也馬注

見釋文鄭注見書疏

曰予復反鄙我周邦灑

漢書作是天反復右我注師古曰右讀曰祐則今文當言天命反復助我復反猶云反復也古文爲鄙與圖字形近釋詁云猷圖也或今文作猷聲近祐故漢書

作灑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灑大傳獻作儀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灑

今蠢今翼日漢書作粵其聞日注孟

康曰反書上聞日也則此言今武庚蠢動之日及明日也翼說文作昱云明日也民獻漢書作民獻儀注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獻者釋詁云聖也儀者廣雅釋言云賢也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漢書作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翼爲敬武爲繼圖爲謀皆釋詁文此今文說也經作于者詩箋云往也救者釋詁云撫也言予敬以之往撫寧民心以繼所謀功績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灑鄭康成曰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灑大事者戎事也周禮太宰云作大事則戒百官休者釋詁云美也鄭注見書疏云三龜皆從者古人卜用三龜而以玉兆瓦兆原兆三兆各占一龜也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

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灑

肆漢書作故釋詁文尹氏者書疏云即顧命云百尹氏也尹正

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于者詩箋云往也逋者說文云亡也播者李登聲類云散也殷亡散臣謂祿父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灑艱一作

艱民不靜灑鄭康成曰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亦

惟在王宮邦君室

漢書罔作無艱作難注師古曰言爾等國君或有亦曰禍難既大衆庶不安鄭注見書疏艱魏石經作難說文艱或作難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

征王害不違卜

漢書作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注師古曰於孺子爲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則此言三監於小子爲父行當敬之不可討也王何不違卜乎廣雅釋詁云害曷何也

肆予冲人

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

漢書作故予爲冲人長思厥難肆故永長艱難皆釋詁文允蠢鯨寡漢書作所犯誠動鯨寡注師古曰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允誠蠢動釋詁文此

言故予爲幼君長思其難三監之叛誠擾動鯨寡可哀之甚

予造天役遺

馬融曰造遺也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

自恤

漢書作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爲孺子不身自卹注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故我征伐以爲孺子除亂非自憂已身也造者遣也見上疏役者廣雅釋詁云使也遺者釋言云貽遺也投者說文云擲也漢書作解

疑投本說字說文稅解稅也艱難朕我叩我恤憂皆釋詁文馬注見釋文云遺也疑遺也之誤恤魏石經作卹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

于恤恤一作卹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義爾漢書作義彼釋詁云儀善也綏安也愆慎也恤憂也圖謀也言善爾國君子爾羣臣安我曰慎無困于憂不可不成

就武王之謀績恤說文引作卹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替一作替

僭擬也擬一曰相疑是僭爲疑不信也作僭者今文替古文也釋言云替廢也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

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天休于寧王漢書作天休於安帝室矧作況寧王惟卜用無寧王二字注師古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吉卜能安受此命又曰言天道當思助人況更卜用可知矣是今

文寧王惟卜用。止作惟卜用。天休。鳴呼。天明畏。彌我不丕基。漢書作烏戾。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注師古曰。因此難。更以彊大畏威。廣雅釋言文。彌輔。見說文。

丕大基始。釋詁文。今文基訓。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漢書惟作思。不作。不注師古曰。言爾為始。古文基。或為基業也。

當思久舊之人。爾不能遠省。識古事。惟思。釋詁文。丕為不。經典多通用。天閱愆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漢書作勞。注。孟康曰。天愆勞。

我國家成功之所在。寧。漢書作安。注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之業。安帝。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

忱辭。一作懃。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曷。一作害。漢書化誘。作告。棐忱。

作輔誠。其考我民。作天其累我以民。曷作害。寧作安。攸作所。注師古曰。言有至誠之辭。則為天所輔。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我曷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害。讀曰曷。下皆類此。案肆。予之肆。當為今。釋詁文。漢書注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告之。非也。大化誘。猶云大化道。馬融。願命云。誘道也。詩傳云。屬道也。疏云。屬與誘。古字通用。漢書孔光傳。光引書曰。天棐誠辭。說之云。言有誠道。天輔之也。釋

詁云。棐。備也。謹誠也。其考我民。今文作天其累我以民。古文作其考者。釋名云。考。成也。亦言槁也。案槁為槁勞之古字。下文云。天亦惟用勤。愆我民。孟康亦釋愆為勞。考勞聲相近。又與累聲相轉。則考我民。謂勞我以民也。曷作害者。廣雅釋

詁云。害。曷。何也。寧人。漢書多作安人。是今文以寧王寧人為安王。室安民。不如鄭說以寧王為文武也。天亦惟用勤。愆

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漢書勤愆作勞。無用字。曷作害。前寧人作祖宗。攸作所。畢作輔。注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衆。衆若有疾。苦。

我曷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愆與祕同。故為勞。見上疏。古文休畢。今文作休輔。畢與弼聲相近。同在韻書四質。疑古文本作弼。經作畢者。據上文云。圖功攸終。則此言畢者。廣雅釋詁云。終也。王曰。若昔朕其逝。

朕言艱日思

**疏** 昔者夜也。列子周穆王篇云。昔昔夢為國君。張湛注云。夜夜也。若者言如前夕。逝者釋詁云往也。言我前夕東征。所言作室。苗田之不易。當日思之。卽下若考云云也。又案墨子。越絕論。衡俱以爲周公避居東土。

馬鄭義同。蓋今文說。則此云若昔朕其逝。謂昔時往居東也。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宥堂。矧宥構。**疏** 宥。一作克。矧宥構。

一作矧弗宥構。厥考翼其宥曰。予有後。弗棄基。**疏** 鄭康成曰。其父敬職之人。其宥曰我有後。

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予一作我。**疏** 漢書云。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在若考作室之上。則此周公以勉成王也。卽所謂朕言艱矣。釋詁云。底定。止也。宥。可也。構者。說文云。蓋也。杜林以爲椽。

稍字。言如父作室。既底定于法矣。其子弗宥爲堂基。況宥蓋屋乎。言不宥也。後漢書肅宗紀云。不克堂桓。注引尚書乃不宥堂。矧宥桓。疑桓是桓楹。今文構作桓也。陳壽三國志用克構字。則今文宥爲克也。矧宥構。一作矧弗宥構者。書疏引定本云。鄭注見詩文王有聲。疏。予。鄭箋引書作我。翼爲敬釋詁文。

厥父苗。厥子乃弗宥播。矧宥穫。**疏** 一作矧弗宥穫。厥考翼其宥曰。予有後。弗棄基。**疏** 漢書作予思者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注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堂而構。棼椽以成之。漢書又云。厥父苗。厥子播而穫之。反土爲苗。一曰。田一歲曰苗。案苗者。郭注爾雅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苗。詩采芑疏。

引孫炎云。苗。始災殺其草木也。說文云。苗。不耕田也。不當爲才字之誤也。說文云。播種也。穫。刈穀也。一作矧弗宥穫。見書疏引定本云。

肆予曷敢不越邛。敕寧王大命。**疏** 漢書作若祖宗。迺有

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曷作害。越作於。卽作身。敕作撫。俱見上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名養其勸弗救。**疏** 漢書作若祖。宗迺有

其勸弗救。注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正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案漢書用今文說。而云效湯武伐厥子。則湯武周公自比。厥子謂武庚也。若兄考。考者父也。泛譬之父。兄有弗宥成父業之

子。顏氏以民養爲長養彼心，非也。民長，蓋長民者，勸弗教，謂相戒弗教其子。民長，指謂國君羣臣，言當從王討殷勿救之。伐者，白虎通誅伐篇云，擊也。疑今文義如此。故漢書依仿之。段氏玉裁云，友作效者，友與爻形相近。今文友蓋作爻，誤。今文家或云，爻者，效也。效，湯武也。故漢書用其說。案養爲長者，夏小正云，執養宮事，傳曰，養，長也。段君又云考成也，謂若兄有成業，而有同志之友，忽伐其子，叔父其長也。其可相戒勿救乎？兄者，周公謂武王也。厥子，成王也。伐其子，謂武庚等民之長。如周公及國君羣臣，其可相勸勿救乎？江氏聲說亦略同。但此篇既依今文解經，漢書有效湯武之言，則伐厥子，不得謂武庚之伐成王矣。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

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漢書嗚呼作烏虜，爽邦由哲作其勉助國道明，肆者，釋詁云，力也。爽者，方言及廣雅釋詁，皆云，猛也。猛與孟聲相近。釋詁孟，勉也。說文云，爽，明也。明都即孟，諸明孟通字，是明亦勉也。哲者，釋言云，智也。智，即明也。故漢書以爽爲勉助，以哲爲明也。迪者，釋詁云，進也。十人，即論語子有亂臣十人，書僞蔡督疏引先儒鄭元等，皆以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括也。言爾邦君羣臣，各出爾力哉。勉于邦事者，由明智之人，亦惟茲十人進用，則知天命所在也。漢書讀爲迪，知上帝命，則如前文迪民。

康以迪爲道。今文說也。漢書注師古曰：迪，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

降戾于周邦。

漢書作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注師古曰：粵，辭也。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子之定命。漢書又云：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案越爲粵，聲相近。棐，備忱誠，俱見上疏。時者，釋言云是也。法字古作企，與定相似。故今文爲

定。矧況，釋詁文，戾定，釋詁皆訓爲止。詩傳云：戾，定也。言天方輔我之忱，汝是無敢易法，况我周邦有定命乎。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

不易。

言此大發難之人，大近相伐于其家，謂三監之近伐王家，不顧同室也。天命不易，即上文所云降定于周邦。詩傳云：鄰，近也。漢書作惟大艱人，大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注師古曰：言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爲艱難，以干國紀

是自相謀誅伐其室也。艱，古艱字。案鄰聲近邊，說文：邊，行難也。或作隣，故誕鄰即大難。漢書以大逆訓之，今文義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

**畝** 漢書稽作嗇。曷作害。朕畝作予晦。注師古曰。嗇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晦之事。案稽作嗇者。說文云。嗇。愛嗇也。從來。從面。來者。回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古文作嗇。又解稽云。穀可收曰稽。二字假借通用。

曷作害。朕作予。見上疏。畝作晦。說文晦或作畝。此言我長念曰。天思喪殷矣。我如嗇夫主藏穀之事。當終治我田畝。方有收穫。以順天心也。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

**弗于從** 漢書作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于從。注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卜。法敢不往從。言必從也。案此言天亦思美于祖父安人之業。我何為究極之于卜事哉。卜之以安衆心。何敢不往從。征于往。見上疏。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漢書

指作旨。矧作況。肆作故。誕作大。天命不僭。作命不僭。差卜作兆。茲作此。注師古曰。言循祖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并吉也。言不可不從也。案率者。釋詁云。循也。指書疏三。云。旨意皆作旨。知經文之指。是後人所改。說文云。旨。美也。矧。況。肆。故。誕。大。皆見上疏。僭者。廣雅釋詁云。差也。詩箋云。僭。不信也。卜作兆者。說文。兆。灼龜坼也。卜。灼剝龜也。象爻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從橫也。茲。此。釋詁文。白虎通。誅罰篇云。誅不避親戚。尚書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又云。征。猶正也。尚書曰。誕以爾東征。誅祿父也。

卷十五

康誥第十五 周書六

**馬融**曰。康。圻內國名。鄭康成曰。康。諡號。 馬法見書疏。以康為國名者。史記衛康叔世家。索隱云。康。畿內國名。宋忠曰。康叔。從康徒封衛。畿內之康。不知所在。案司馬氏。引宋忠之言。是康

之爲國。出世本也。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曰。系本康伯。名髡。宋忠曰。卽王孫卒也。事周康王爲大夫。案康叔子又稱康伯。則康非謚甚明。舊說以爲國名是也。路史國名紀云。姓書。康叔故城在潁川。宋衷以爲畿內。姓書蓋何氏姓苑。今亡。云在潁川者。說文。潁川縣。漢書地理志。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郟。集韻。郟縣名。在潁川。又有郟同音地名。則卽康也。元始二年。復古稱郟。今河南汝州是。鄭注見書疏。以康爲謚號者。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曰。譙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不宜父子俱謚康。故因其名云牟伯也。則譙周亦以康爲謚也。書疏云。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元以康爲謚號。故知當有此。馬鄭注。諸家脫之。諡者。周公所作。以告康叔。春秋左氏定四年傳。子魚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康叔以大路。少帛。備旆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鑿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聘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杜注云。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衛世家云。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周公且以成王命。與師伐殷。殺武庚。祿父。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且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故謂之康誥。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地理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鄆目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目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目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於洛邑。

惟三月哉生魄。

**釋**

馬融曰。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朏。名魄。一作霸。

**疏**

大傳云。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則三月爲四年之三月也。哉者。

釋詁云。始也。魄。說文作霸。云。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引此經。古文作霸。鄉飲酒義云。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日月篇云。月之爲言。闇也。有霸有闇也。所以有闇何。歸功于日也。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二八十六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而成魄。詩天保疏云。日月在朔交會。俱有行于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從此漸虧。至二十三。

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漸虧至晦而盡諸家皆言三日為魄以二日有時不見也蓋前月有三十日則是月合朔早二日初昏月去日差遠已有微明見於西方前月二十九日小盡則是月合朔晚二日初昏月去日未遠未可得見必三月初昏始見西方也漢書律歷志三統云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又云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注孟康曰魄月質也月二日目往月魄死故言死魄與劉歆三統說同蓋以霸為月質無光之處生則無光之處漸長故云望未知其何以與禮記白虎通說文異說馬注見釋文說文云魄月未盛之明从月出律歷志引古文月采曰三日曰魄召詒疏引作周書月令云三日粵魄法言五百篇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宋咸曰載魄當作魄其實魄即魄也云三日始生兆魄名曰魄與說文二日三日異者馬據其見於西方言之二日有時不見也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大傳說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

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鄭康成曰此時未作新邑基謀岐鎬之域處五嶽之外周公為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間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効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也隆平已至新大

邑一作新邑

**疏**

大傳說作禮樂者大傳云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然後營洛書曰作新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是此經之傳也云各攻位於其庭則今文以基為基址與鄭說異矣鄭注見書疏及周禮大司徒疏詩

采芣疏基謀釋詁文云岐鎬之域處五嶽之外者白虎通巡狩篇云嶽之言桷也桷功德也故尚書大傳曰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嵩山也堯典曰羣后四朝王者巡狩所至諸侯四面朝於方嶽之下岐鎬西土遠在雍州故云五嶽之外也云為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者漢書婁敬傳敬曰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維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呂氏春秋長利篇南宮括曰君獨

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可以證恭敬之言，是周公作洛之意。於政不均，爲道里不均，且不欲阻險虐民也。云四方民同心來會，卽功作者。釋姑云：協和也。會合也。說文云：協，衆之和也。協，同心之和是也。云居攝四年者，據大傳言四年建侯衛也。云隆平已至者，言致太平也。詩維天之命，序云：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年制禮作樂是也。新大邑，大傳引作新邑，無大字。

侯甸男邦采衛。鄭康成曰：不見要服者，以遠于役事而恆闕焉。

**疏** 侯甸男邦采衛，九服之五也。見周禮職方氏，其外則蠻服夷服鎮服。

藩服也。蠻服已內，謂之中國。蠻服亦謂之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周語云：侯衛蠻服。注云：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衛是也。案職方氏之九服，於大司馬爲九畿。韋氏注國語：畿爲圻，古字通也。周禮注云：故書又爲近。鄭注見書疏云：不見要服者，周禮九服，經舉其五要服，卽蠻服也。云遠于役事者，大傳云：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是作洛爲役事，不宜勞民於中國以外也。

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疏** 工者，釋詁云：官也。播者，說文云：布也。見者，天官書以星見爲效。正義曰：效，見也。士者，詩傳云：事也。言百官布列，民皆

和悅，效事於周。謂攻位也。周公成勤。釋詁云：咸皆也。勤，勞也。效，事於周者，周公皆勞之。

乃洪大誥治。鄭康成曰：洪代，言周公代成王誥。

王若曰。鄭康成曰：總告諸侯。鄭注見書疏云：洪代者，釋詁文，爾雅作鴻，古字通也。云周公代成王誥者，下稱王若曰，居攝則稱王，然仍是周公之言，故又曰朕其弟也。

孟侯。

大傳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上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鄭康成曰：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

**王**

稱孟侯者古文說謂康叔漢書地理志云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目夾輔周室注師古曰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依史記言成王在襁褓周公攝政則非年十八不得稱孟侯且迎諸侯於郊故古文以為稱康叔也大傳說蓋今文也且略說以為太子

之稱者鄭注云孟迎也太子稱侯者袁宏後漢紀云靈帝皇子辯養於史道家故號為史侯皇子協養於董太后宮號為董侯俱用尚書說稱之也釋詁云侯君也故太子稱孟侯猶云長君也鄭注見書疏鄭雖為古文學兼用今文說此類是也

**弟小子封**

朕者釋詁云我也封康叔名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曰冉季載是康叔為周公同母弟故曰朕其弟稱小子者猶云少子以下文述文王故謂之小子也

**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大傳說子夏曰昔

者三王愨然欲錯刑遂罰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

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

釋詁云丕大也顯光也克者釋言云能也明聲近孟故明都即孟諸釋詁云孟勉也大學引此經說之云皆自明也亦謂自勉大傳引作克明

俊德楚語申公巫臣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荀子正論篇引經克明明德說之以主道宣明不當以元而難知者使人疑此非經本旨也慎者釋詁云靜也幾典所謂惟刑之讎言文王尚德緩刑也大傳說引子夏之言蓋今文夏侯引前賢之義以解經也鄭注云錯處也遂行也此解慎為謹慎說文慎謹也古文作存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侮者說文云傷也傷輕也春秋左氏成八年傳韓厥引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釋訓云庸庸勞也釋詁云祇敬也廣雅釋訓云祇祇畏畏

敬也威與畏經典通用春秋左氏宣十五年傳云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杜注云用可用敬可敬案杜義本古書說則威威當為畏可畏也顯者職詁云見也酒誥云厥命罔顯於民則此顯民言顯於民也言文王不侮傷鰥寡既勞且敬以見我民肇者釋詁云始也夏

**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

者說文云夏中國之人也。區夏者薛綜注東京賦云區區域也。越同粵釋詁云於也。修者鄭注中庸云始也。西土謂岐鎬言文王始造我區域於中夏於我一二友邦以修治我西土王氏引之以此絕句云猶言修和我有夏是也。徐幹中論法象篇云文王祗畏造區夏

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

**疏**惟時怙冒王氏引之云當為句怙與結聲相近釋詁云結厚也賈子容經云結大福也冒懋勉也君爽云乃惟文王迪見冒馬本作勗云勉也盤庚懋建相爾懋建大命

漢石經俱作勗惟時怙冒言惟是大懋勉也怙冒與不冒同意君爽又云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又云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皆為懋勉也周書祭公解云昭王之之所勗勗與冒通傳釋冒為覆冒失之且斷句不詞王氏引之云趙岐注孟子論衡初稟篇並引康誥曰冒聞於上帝疑今文如此讀說文云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是冒有上進之義論衡初稟篇引而說之云言文王行道上天聞於天乃大命之也則惟時怙上屬言西土惟是侍也釋詁云怙恃也休者釋言云慶也易繫詞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乃大命文王**天**大傳說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

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

**疏**大傳云云者論衡初稟篇云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

矣是今文義同大傳也

殪戎殷誕受天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

**疏**殪者說文云死也古文作靈戎者釋詁云大也春秋左氏宣六年傳中行桓子引周書曰

殪戎殷杜注云殪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中庸云壹戎衣鄭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壹戎殷者一用伐殷也誕者釋詁云大也時者詩傳云善也敘者釋詁云豫敘也敘亦為豫言武王承文王之志殺伐大殷大受天命于其國其民惟善而悅豫也

乃寡兄勗

**疏**詩文王刑於寡妻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書曰乃寡兄勗言殪殷受命承文王之志者是乃寡有之兄武王勉為之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

嗚呼封女念哉今民將在祗遘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疏**馬融曰遘述也今也祗敬也

通述也。紹繼也。聞謂舊聞。衣同依。學記不學博依。依或爲衣。言今之人將在敬述文王繼其舊聞。依其德言。馬注見釋文。通述釋詁文。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

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史遷說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

務愛民。敷者鄭箋詩賚篇云。徧也。敷求徧求也。詩抑篇云。罔敷求於先王。箋訓敷求爲廣索。是其義也。釋詁云。保。安也。乂。治也。惟。思也。耆。壽也。不遠。猶言不遠。宅。與度通訓者。釋詁云。道也。言徧求殷先哲王。用安治民之道。並求商之遺老賢人。亦

不遠汝心度量。可以知道矣。謂東土本商邑。故告以求商先王善政賢人也。史公說見衛世家云。賢人君子。謂成人長者。謂耆。云務愛民。謂保乂民。云問其先所以興亡。即上所云紹聞依德言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

鄭康成曰。古先哲王。虞夏也。用康保民。別古與辨通。周禮小宰注云。故書別作辨。辨又通徧。鄉飲酒禮注。今文辨皆作徧。則別求。猶上文敷求也。由者。詩箋云。於也。言既徧求殷

先王保民之道。又徧求古先哲王致民安樂之道。康樂保安。俱釋詁文。鄭注見書疏。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宏一作宏覆。于一作

乎。宏者。釋詁云。大也。若者。釋詁云。順也。裕者。廣雅釋詁云。寬也。荀子富國篇云。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楊倞注云。宏覆如天。又順於德。乃所以寬裕汝身。言百姓足。君孰不足也。宋本荀子。裕乃身下。有不廢在王庭五字。元刻近刻皆脫之。案此則言

康樂安保民之君。宏大如天。而順于德。安民即所以裕身。若是則不廢王命矣。宏下有覆。於作乎。見荀子。經脫覆字。王曰。嗚呼。小子。封。惇。瘝。乃身。鄭康成曰。刑罰

及已爲痛病。後漢書和帝紀詔曰。朕寤寐惇矜。注引尙書曰。惇矜乃身。惇者。釋言云。痛也。瘝者。釋詁云。病也。言民之痛病。如在汝身。戒其慎刑罰。經文瘝當爲矜。或爲瘝。瘝俗字。鄭注見書疏。敬哉。天畏棗

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雖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畏一作威。通棗者

訓文云輔也。忱者釋詁云誠也。皋陶謨云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釋詁云保康安也。豫樂也。又治也。廣雅釋詁云佚樂也。言敬之哉。天威之明。惟誠是輔。驗之民情。大可見矣。小民不易安也。汝往盡心。毋苟安而好佚樂。乃治民之道。漢書武五子傳云。毋桐好逸。注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輕窳之貌也。史記作恫。褚先生釋以馳騁弋獵淫康。疑用今文書義。則康或作桐。聲之轉也。畏。郭注釋詁引作威。忱文選幽通賦云。實槩譖而相訓。李善注引尙書曰。天威槩忱。譖與忱。古字通也。我聞曰。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晉語知伯國曰。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怨。注云。或大而不爲怨。禍難或起小怨。春秋左氏昭八年傳。子旗曰。周

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惠者。釋言云順也。懋者。說文作忝。云勉也。釋詁云。茂勉也。此申小人難保之義。言民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恆起不意。當順擾其不順者。懋勉其不勉者。已。汝惟小子。乃服惟

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服同良。說文云。治也。宏者。釋詁云大也。乃服惟宏。卽左傳子旗所云服宏大也。言其所治宏大。段氏玉裁據以絕句。

應者。韋昭注周語云。受也。王氏引之云。應保猶云受保。士冠禮字辭曰。永受保之。應與容承俱聲相近。易臨象傳曰。容保民無疆。容亦受也。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承亦受也。宅通作度。大學曰。康誥曰。作新民。言惟王受殷民而安之。王方受保殷民。汝亦當思助王圖度天命。與殷民更始也。衛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嗚呼。一。作於戲。明。一。作民。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云。武王之母弟

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冉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衛世家云。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司寇。今此告以司寇之事。在攝政之時者。蓋周公知康叔仁厚。可爲司寇。故先教以慎刑。後乃命以官也。嗚呼。潛夫論述教篇。引作於戲。今文俱如是。敬明。乃罰。緇衣引經明。人有小罪。非眚。非。一作匪。眚。一作省。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式。一作戒。有厥

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眚災。一。作省哉。適爾。既道極厥辜。

時乃不可殺。疏

潛夫論述教篇云。尚書康誥。王曰。於戲。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為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為之者也。大罪匪終。乃惟告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此終身為惡。乃過誤耳。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是說此經之義也。皆作省者。洪範。王省惟歲。史記亦作魯典者。釋詁云。典。法常也。式者。釋言云。用也。言其自用。有意為之也。潛夫論。嘗哉。當為嘗。裁適者。詩傳云。過也。既道極厥辜。言既以正道盡其罪。又當原情。不可殺之也。嗚呼。作於戲。非作匪。式作戒。事作罪。皆潛夫論異字。蓋今文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勅。一作力。若。一作而。疏

有順。是用刑者。乃大明服。言君大明而民服也。時字讀當上屬。荀子富國篇云。誠乎上。則下應如響。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楊倞注云。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為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經作勅者。釋詁云。勤也。又云。速疾也。若如而。俱聲相近。經作若。亦順也。見釋言。

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若。一作如。惟民其康乂。疏

若保赤子。釋之云。赤子。匍匐將入。非赤子之罪也。注云。以赤子無知。故救之。此言用刑。則謂保民如保赤子。毋令無知。陷于罪。如入

也。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劓人。無或劓人。鄭康成

曰。劓。臣從君坐之刑。疏

刑人之刑。說文作刑。云。剕也。字與刑不同。劓。說文作劓。云。刑鼻也。或作劓。劓者。說文云。斲耳也。言刑殺之刑者。春秋左氏傳。二十八年。衛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為坐。衛侯不勝。則鍼莊子。是臣從君坐之刑。但彼用劓。鄭以解劓。未詳也。古者刑不上大夫。春秋時淫刑。似未可為經證。鄭氏律學。據漢法。故以沒官從坐解經。非三代仁厚之政。學者審之。

王曰。

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江氏聲云。聽獄之事也。聽獄在外朝。故云外士。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癯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鄭注地官。羣人云。外朝。司寇聽獄蔽訟之朝也。臬者。廣雅釋詁云。法也。師者。釋詁云。衆也。倫。同命。說文云。理也。殷罰者。荀子正名篇云。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注云。後之王者。有數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言殷刑之允當也。則此言外朝聽獄之事。汝陳列是法。以司察其衆。此商家刑罰。有倫理可從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

于旬時不蔽要囚。

又曰。書疏引顧氏云。周公重言之也。要者。要辭。周禮鄉士云。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注云。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服同伏。易繫詞釋文引孟京云。伏服也。旬十日。時一時。謂三月也。不者。釋詁云。大也。蔽者。鄭注周禮云。斷也。春秋左氏昭十年傳云。叔魚蔽罪邢侯。至於旬時者。周禮小司寇云。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蔽之。鄉士云。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縣士三旬而職聽于朝。皆司寇聽之。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言斷獄者。據囚要辭。以論罪恐不詳慎。而誤入人於刑。當伏而思念五六日。或十日。至三月。乃大斷之。爲求其生可以出之。且恐囚虛承其罪。容其自反覆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故君子盡心焉。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荀子宥坐篇云。孔子曰。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致仕篇引書同。予作汝。楊氏注云。言

周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其喜怒也。惟刑殺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案釋詁云。時是也。彝法常也。義者。中庸云。宜也。詩傳云。庸用也。卽就也。詩箋云。遜順也。時善也。釋詁云。敘緒也。惟思也。言汝既陳是臬事。罰斷用殷法矣。當用其刑殺之合義者。勿用以就汝之意。乃汝盡其順道。言當以善敘之。又自思曰。未有順事。以先教民也。下車泣罪。得情勿喜。古人責躬。不以罪當其罰。而惡于民也。經文次。荀子爲卽者。卽次聲之緩急。義皆得爲就也。次汝封。猶言恣汝封焉。

謂順如其心。鄭注堯典柔遠能邇云。能恣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恣從也。鄭箋詩柔遠能邇云。能猶仰也。又云順仰。則此言順如其心也。下文云。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若亦順也。

己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

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若者釋言云。順也。咨汝惟文考之少子。用茲義刑。義殺。勿以順汝之心。我心我德。亦惟汝知之。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

宄。殺越人于貨。敵不畏死。罔勿慙。一作閔。弗慙。一作不讞。

荀子君子篇云。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為姦。

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注云。人之自得其罪。不致隱也。孟子萬章篇云。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趙注云。越于者。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讞。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案敵者。說文云。冒也。周書曰。敵不畏死。慙者。說文云。怨也。周書曰。凡民罔不慙。言民有自罹于罪者。寇攘攘奪。內為姦。外為宄。殺于人。取于貨。強冒不畏死。無不怨之者。當順民怨以行罰。則罪人亦自服其罪也。孟子敵作閔者。聲相近。慙作敵。敵非古字。云殺。未詳也。趙氏注云。遭人得討之。若今律登時殺死。勿論矣。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祇弗服厥

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

亂。曰。乃其速由。

元者釋詁云。首也。謂惡人之魁首。大慙者。大為怨于人。矧說文作攷。云詞也。祇者釋詁云。敬也。服同。且說文云。治也。字者愛也。疾與誅同義。廣雅釋詁云。憎。誅也。顯者釋詁云。代也。天顯。謂兄於天。倫有代父

之道。釋詁云。恭。敬也。鞠。生也。弔。用者。鄭注費誓云。善也。泯。說文作泯。周禮小宗伯注云。杜子春讀為泯。釋詁云。盡也。詩傳云。滅也。速者。釋言云。徵也。徵。義同。召。由。同。說。廣雅釋詁云。舉也。言此首惡。為民大怨者。其惟不孝不友之人。父子兄弟。不相和睦。不可謂之同惡。惟其

中有善者。此不當爲我政人所連坐。政人爲政之人。卽下文惟厥正人。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晉白季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又昭二十年傳。後漢書肅宗本紀。元和元年。詔潛夫論論榮篇。俱引經文。同曰。季卽用此義。罪不相及。卽不于我政人得罪也。或以爲書之佚句。失之。天惟與我民。彘大混亂。曰。乃其速由者。言此父子兄弟不睦之人。滅亂天常。乃其自召罪戾。不可旁及親屬。酒誥曰。惟民自速辜。多方云。乃惟爾自速辜。語意正同。或以乃其速由。下屬文王作罰爲句。案之後漢書王符傳。不然也。

作罰刑茲無赦

後漢書王符傳云。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風俗通皇霸篇。潛夫論述赦篇。引同。後漢書則知乃其速由。不相屬也。

不率大戛矧

惟外庶子訓人

鄭康成曰。訓人師長。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

說造爲造獄。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

率者釋詁云。循也。憂者釋詁云。常也。攷者說文云。詞也。外庶子。燕義

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鄭氏注周禮敘官云。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是也。訓人者。若天官太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注云。師諸侯師氏。儒諸侯保氏是也。正人者。釋詁云。正長也。卽上文政人。小臣諸節。謂小臣之受符節者。播者。說文云。布也。敷者。說文云。敝也。瘵當爲繹。釋詁云。病也。言不循用常法。其惟在外之庶子及師長。不能行其教令。致使長民之官。與小臣之受節治民者。乃別布施造獄之條。于民有大譽之人。弗宥念而用之。於病其君之人。是引爲同惡。惟我其怨之。鄭注見書疏。歐陽說見漢書王尊傳。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注晉灼曰。歐陽尙書有此造獄事也。造獄者。不循常法。遇非常之事。不得已而用之。今或別爲傳播。以陷有名之人。同惡相引。是可誅也。歐陽造獄。別無可附。疑今文說。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已同咨。歎詞。言此諸臣爲汝召。就當循其義。刑誅罰之。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

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能者。漢書注。師古曰。善也。言又惟國君及長民者。有不以善化導其家人者。于

其小臣外正。惟為威虐于民。放棄王命。乃非德教可治。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鄭康成

曰。敬忌。祇祇威威是也。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一無予字。懌。釋詁云。典法常也。由

裕者。由同猷。廣雅釋

詁云。猷。順也。裕。容也。惟者。釋言云。思也。敬忌者。謂上明德敬也。慎罰忌也。釋詁云。則法也。懌。樂也。詩傳云。懌。悅也。荀子君道篇曰。明主急得其人。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者。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書曰。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懌。此之謂也。案荀子以為用賢之義。則所謂敬忌者。謂祇祇威威。用賢。謂庸庸也。懌。非古字。段氏玉裁云。懌。即懌也。上文所謂身佚而國治也。敬忌。上文所謂急得其人也。此秦以前古文。書說說苑君道篇。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又說為虞芮自平。則正謂平獄之事。但以敬慎恭己化導之。此與荀子異者。今文說也。言當思文王之敬忌。以容民曰。我思及之。而法則之也。經云云者。言汝亦無不能敬法。乃以道導民。思文王之敬德忌刑。乃道民曰。我思逮及法。則文王天子當悅懌汝矣。詩板釋文云。釋本作懌。又靜女釋文云。說懌當作說釋。則懌非古字。與擇音相近。亦可通。故荀子為擇也。鄭注見書疏。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鄭康成曰。迪。下讀。我時其

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爽者大。諧爽邦

由哲。漢書翟義傳。以爽為勉。爽為明明。亦勉也。見前疏。惟者。思也。迪者。釋詁云。道也。吉者。詩傳云。善也。康者。釋詁云。安也。時者。釋詁云。是也。哲者。釋言云。智也。乂者。釋詁云。治也。作者。釋言云。為也。求者。詩箋云。終也。矧者。釋詁云。況也。適者。廣雅釋言云。善也。在者。釋詁云。存也。言汝勉思道民于善。以安之。我是以思殷先哲王之德。以安治民。為終成殷先王之道。況今民無道之者。則不能向善。不有以道民。則無政以存其國矣。鄭注見書疏。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

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

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疏**釋詁曰監視也戾止也屨者釋言云屨也郭注云亟太數也爽者說文云明明

亦勉也見上疏惟者釋詁云思也屨者釋言云誅也尙者鄭氏書贊云上也又告之曰我思不可不視法文王故告汝以明德之說慎罰之行今惟殷民不安靜未定止其心道之以道屨未和同勉思天其罰誅我我其不敢怨天怨民祇自思惟其罪罪無在大亦無在多不可不責躬也況曰其上也明達於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彛蔽時忱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願乃德復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疏**蔽者文選辨命論引鄭注論語云塞也忱者說文云誠也敏德周禮師氏職以三德教國子二

曰敏德以爲行本注云敏德仁順時者也猷裕者方言云道也瑕者詩傳云遠也殄者釋詁云絕也言汝其敬之哉無作怨於民勿用非道之謀非典之法以蔽是誠心則法敏德以安汝心願省汝謀遠慮乃道乃以安民則國祚不以汝世遠而殄絕也言當世享僞傳以猷字絕句裕字下屬則不詞矣上文云乃猷裕民君爽云告君乃猷裕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

**疏**大學篇引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說之云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范文子引周書說之曰有德之謂襄二十三年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引書皆同

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

享者說文云獻也凡封諸侯必命之祭其封內之山川社稷所謂命祀春秋左氏僖二十一年傳衛遷於帝邱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寧武子曰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服命謂服七章之服命七命也周禮典命云

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又大行人職云諸侯之禮冕服七章高乃聽者廣雅釋詁云高敬也言敬聽我訓則安治民之道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誥汝乃以殷民世享

**疏**釋詁云替廢也典常言往就國勿替其敬常聽我誥則汝用是殷民世享其國矣典字下屬爲句酒誥典聽朕教又云汝典聽朕恣正與此同誥今作告從唐石經作誥

# 卷十六

## 酒誥第十六 周書七

**酒** 史遷說周公旦懼康叔齒少告以紂之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

故謂之酒誥以命之 **疏** 史公說見衛世家云告以紂之所以亡者以淫於酒者書疏引鄭注云妹邦者紂之都所處也其民尤化紂嗜酒是也周公作此篇在東征之後周本紀云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

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次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

王若曰 **酒** 王一作成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馬融曰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為成王骨節

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諡衛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

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為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鄭康成曰成王

言成道之王 **疏** 三家者歐陽大小夏侯也引見書疏摭釋文引馬注則衛賈亦有成字呂氏春秋下賢篇云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是秦已前書說亦同或說少成二聖之功也馬注見釋文

云慎酒成就人之道者。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云後錄書者加之者。江氏聲云。馬言是也。蓋此篇之語。成王親之。史氏從後加。成字以別異於康誥之周公代誥也。段氏玉裁云。魯世家曰。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武王蚤終。成王少。誠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又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詳玩此等皆實。生稱成王。如湯生稱武王之比。三家之說。固可信也。僞孔刪去成字。大非。馬氏云。後錄書者加之。亦非也。顧命云。成王崩。馬注曰。安民立政曰成。蓋謂死證。非生稱。不知初崩未有證。春秋之例曰。公薨。至葬而後曰。葬我君某公。

明大命于妹邦。馬融曰。妹邦。即牧養之地。鄭康成曰。妹邦。紂

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言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

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

疏

馬注見釋文云。妹邦。即牧養之地者。段氏玉裁云。謂妹邦。即牧野也。以妹同餽。鄭注見詩桑中疏。及衛風譜疏云。妹邦。紂之都所處者。水經注。淇水又南合泉源水。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

東南流。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晉書地道記曰。本沫邑也。殷王武丁始居之。爲殷都也。紂都在禹貢冀州大陸之野。即此矣。有糟丘酒池之事焉。有新聲靡樂。號邑朝歌是也。云于詩國屬鄘者。春秋左氏定四年傳。子魚曰。康叔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閭與鄘聲近。書。毋若火始庸庸。一作醜醜。是有閭即鄘國也。說文。邶。故商邑。在河內朝歌以北。則沫北爲邶也。對北則妹鄉爲鄘。在南。妹東爲衛矣。故鄭言妹之北。妹之東朝歌也。云化紂嗜酒者。紂都有糟丘酒池。民染其習以爲俗。云康叔爲連屬之監者。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是連屬皆諸侯之長。兼統數國者也。鄭詩譜云。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又言更于此二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稱并彼二國。是鄘以康叔未有邶。邶。妹既屬鄘。非康叔之邑。而明大命于其處。故說其得統之由。以爲其連屬之監故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疏

穆考者。周語太子晉曰。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注云。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踰。公。非

高圉。亞圉。公叔。祖。頹。太王。王季。文王。案。自始祖后稷計之。文王次當穆。詩載見云。率見昭考。傳云。昭考武王也。武王爲昭。是文王爲穆考也。肇者。釋詁云。始也。國在西土。謂豐邑。詩文王有聲云。作邑于豐。今陝西咸寧縣地。

厥誥毖庶邦。

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祀茲酒

**疏** 慈同必廣雅釋詁云必救也王氏念孫云此慈當釋為救語庶邦者文王為雍州伯南綏梁荆故得總告衆國也庶士者士之言事總謂朝臣

少正者正人之副鄭有少正公孫僑魯有少正卯周書有大正正刑書御事凡朝臣皆御治事者論衡語增篇云酒誥之篇朝夕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祀茲酒謂文王不飲而敬祭此酒曲禮云祭食祭所先進注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公食大夫禮云祭飲酒于上豆之間是古有祭飲酒之禮文王但祭之不崇飲也或為誥勅衆邦羣臣朝夕戒之言惟祭祀可用此酒耳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疏** 惟者釋詁云惟也命者廣雅釋詁云名也釋詁云肇元始也言思天降下酒名之始我民當思祀其始作酒者書疏引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或此云惟天下教命始命我民知作酒者惟為大祀元大也天降威我民用大

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疏** 辜者釋詁云辜也言天降威罰者我民以大亂喪其德惟無非以酒

亂行也於小大之國所以喪亡者亦無非以酒為辜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疏** 正一作政 彝者釋詁云常也小子謂康叔韓非子說林紹

續味對宋君曰康誥曰無彝酒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鄭注周禮萍氏引此文正作政疏云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彝常也不得常飲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傳說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

也已而與族人飲也又說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

復義之至也

**疏** 將者廣雅釋言云扶也大傳宗室已下見儀禮特牲注引尚書傳詩湛露疏引書傳略同有脫字鄭注云事謂祭祀大宗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之家也言衆邦惟祀事侍于天子或飲于大宗得飲又當以德相扶持不

至子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陶  
迪者方言云正也土物者土所生之物謂黍稷洪範云土

爰稼穡禮器云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注地不養謂非此地所生臧者釋詁云善也言非祀無敢遊飲惟欲正我民汝封當愛惜土地所生之物以善其心聰聽祖考之常訓謂酒以糜穀當愛惜也  
越小大德小子

惟一陶言大德不踰閑小德亦無出入思其純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陶  
嗣者韋昭注魯語云世也

純者買達注晉語云專也藝當爲執見說文黍者說文云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稷者說文云齊也五穀之長齊或作黍稷之黏者或作朮案漢人謂稷爲粟米今俗謂之小米越絕書云甲貨之戶曰黍爲上物乙貨之戶曰黍爲中物古者貴黍稷喪

大記疏云案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是稻粱卑於黍稷故舉五穀以黍稷言之也言妹土之人世爲爾股肱當專務種其黍稷奔走事其父兄也  
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

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陶馬融曰洗盡也陶  
肇者釋言云敏也注引此廣雅釋詁云肇亟也服者釋詁云事也慶者詩傳云善也洗者韋注周語云灑也洗

音近酒說文洗滌也腆者說文云設膳腆腆多也古文作𦉰白虎通商賈篇云商之言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言固固有其物以待民來以求利也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王氏鳴盛云據商賈之義本不同今以牽車遠行之商謂之賈者欲見留養父母之義也經言亟牽車牛遠爲商賈之事以孝

養父母及父母善慶自滌器設膳致用此酒馬注見釋文云洗盡者盡蓋湯字之誤說文云邊滌器也  
庶士有正越庶

伯君子其爾典德朕教陶  
庶士見上有正庶伯正伯皆長也君子者釋詁云君大也子者馬氏注論語云男子通稱也典者釋詁云常也欲令衆士正長大德之人常聽朕教爾大克

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陶大傳說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已下非烝社不敢遊飲六

十已上遊飲也。疏 釋詁云克能也。羞進也。考者方言云老也。飲食鄭注周禮云燕饗也。周禮酒正凡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注云要以酌為度。古者天子諸侯皆有養老之禮。言爾大以賢能進為耆老。惟君使爾飲食醉飽。大傳

說見大戴禮立事篇。注云六十已上遊飲者。王制云六十養於國。又云六十不與服戎。六十不親學。故可遊飲也。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疏 不辭也。稽者鄭

云合也。鄭注樂記云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言爾能久觀看省察於事。理將於爾所為稽合於中道。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注云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爾尚克羞饋祀。鄭

康成曰饋祀助祭于君。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

不忘在王家。疏 尚者釋曹云庶幾尚也。饋者文選祭顏光祿文。注引蒼頡云祭名也。高誘注國策云吳謂食為饋。祭鬼亦為饋。古文通用。讀與餽同。鄭注經人云饋食。薦孰也。介者釋詁云右也。逸者薛綜注東京賦云樂也。若者釋言

云順也。元者章昭注晉語云善之長也。言爾庶幾以賢能進與於饋食祭祀之列。爾乃自右助用為燕樂之賓。此乃信惟王有政有事之臣。此亦惟天順善德。長不遺忘爾在王家矣。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

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疏 釋詁云棐。備也。徂。存也。腆者廣

雅釋詁云美也。言汝封當念我西土輔臣。惟在邦君治事。爾小子庶幾能用文王之教。不美於酒。故我至今能受殷大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

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疏 易說書之帝乙六世王。先儒皆以

為紂父。疏 在者釋詁云察也。哲者說文云知也。迪同攸。見上疏。顯者廣雅釋詁云明也。經德者孟子盡心云經德不回。注云經行也。秉者釋詁云執也。哲者說文作慤。云敬也。咸者釋詁云皆也。王告康叔以察昔殷先賢。知王所畏天明命。下及小民

惟行其德。執其敬。自成湯至於帝乙。咸成就王道。敬長輔相也。周語叔向曰。詩曰。成王不敢康。注云。謂修己自勸。以成其王功。亦以成王爲成王功。易說見乾鑿度。鄭注檀弓云。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考殷本紀。湯子太丁。太丁子太甲。太甲子沃丁。沃丁弟子小甲。小甲弟子仲丁。仲丁弟子帝祖乙。帝祖乙立。殷復興。不數兄弟相及。則祖乙爲湯已後六世孫也。先儒注見檀弓疏云。先儒皆以酒誥帝乙紂父者。此先儒卽是賈馬。鄭與易說異。殷本紀。湯至帝乙十六世。帝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則帝乙非令主。故易說以爲祖乙也。——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

曰其敢崇飲。○暇者釋詁云。僇。暇也。逸者詩箋云。豫也。矧者釋詁云。況也。說文正作矧。崇者薛綜注東京賦云。與也。言殷先王時於治事之臣。其輔臣皆有恭敬。不敢寬暇。逸。豫。況復與飲酒之事。越在外服。

侯甸男衛邦伯。○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注云。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自商以前。井畿內爲五服。邦外。邦畿之外也。方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服。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據此是衛上有采。康誥曰。侯甸男衛。經文蓋省采字。邦伯者。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注云。伯帥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云。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二伯。此邦伯未必是二伯。蓋卽方伯也。白虎通爵篇云。尙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今文尙書男作任。邦作國。又多作字。越在內服。百

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釋詁云。僚。官也。師。衆也。釋言云。尹。正也。亞。次也。服。事也。惟亞。謂正官之倅。惟服。謂任事者。其士與宗工。謂宗人百姓。里居。謂百官致仕者。居者。居也。罔敢湏于酒。○鄭康成曰。飲酒齊色曰湏。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

人祗辟。○酒者說文。沈於酒也。引此文。沈與醜聲相近。說文醜。樂酒也。釋詁云。祗。敬也。辟。法也。言內外諸侯臣工。皆無敢嬉樂於酒。不惟不敢。亦有正事無暇及飲。惟助君成就王德。使之顯著。至於正人敬法。無敢慢者。鄭注見詩蕩疏云。飲酒

齊色者詩蕩云天不湏爾以酒箋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齊同義相近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

後嗣王謂紂也。酣者說文云酒樂也。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七引作樂酒也。

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

保者釋詁云安也不易不改也言紂之命令無可顯著為民所敬如先王之德顯使尹人祗辟徒安於怨不改其所為祗字屬上句讀偽傳云所敬

所安不詞也論衡禮告篇云紂為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是說此經不易之意也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

畫傷心

淫者王逸注楚詞云游也泆者同佚廣雅釋詁云樂也燕者詩傳云安也威者釋言云則也畫者說文云傷痛也引此文殷本紀云紂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故言大惟其縱遊佚於

非法用安樂喪其威儀民無不痛傷心者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

國滅無罹

荒者詩傳云大也腆者廣雅釋詁云美也息者詩傳云止也逸者釋言云過也疾者詩箋云疾害很者說文云很整也罹即離俗字易九家注云離附也鄭注月令云離讀如儺偶之儺言紂惟大美於酒不思自止其過其

心疾害乖戾恃有命在天不能畏死罪在商邑於殷邦喪滅無附麗之者白虎通京師篇云京大師衆也天子所居故大衆言之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在商邑謂殷也是說此經之義

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

惟民自速辜

馨者說文云香之遠聞也庶者釋詁云衆也逸者釋言云過也速者詩傳云召也周語云國之將與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國之將亡其政腥臊馨香不登注云馨香芳馨之升聞者也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馨不

上聞於天神不變也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正同此義也言無德馨升聞於天大惟民怨及衆羣臣用酒臭達於上故天下喪亡之禍於殷而勿愛之惟紂之過天非暴虐惟人自召罪耳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

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

時。監者釋詁云：視也。墜俗字，當爲隊。說文云：隊，從高隊也。撫者，鄭注曲禮云：猶據也。時者，釋詁云：是也。告康叔言：我不徒如此。多誥欲其有所法式，引古人言：視水不如視民也。史記殷本紀引湯征湯曰：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否。又皆以今惟殷隕喪。

其大命，我其可不據。此以大爲鑿戒乎。予惟曰：汝劫恣殷獻臣。劫者，說文云：慎也。引此文讀若單，恣同必。廣雅釋詁云：必，敕也。獻者，釋詁云：聖也。侯甸男衛矧。

太史友內史友。鄭康成曰：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

采。鄭康成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太史友內史友，友俱讀爲右。覲禮：太史是右。注云：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廣雅釋詁云：右，比也。言左右史，尤比近於

王。故曰友。宗工，謂尊官。詩傳云：宗，尊也。工，官也。事者，詩傳云：士，事也。鄭注太史內史云云：見王制疏云：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者，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疏引熊安期疏云：太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太史爲左史也。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爲右史。鄭注服休服采云云：見書疏云：服休，燕息之臣者。說文：休，息止也。服采爲朝祭之臣者。魯語云：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注云：虞說曰：大采，衮職也。少采，黻衣也。蓋掌朝祭之服。矧惟若疇，圻父。

鄭康成曰：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主封畿之事。疇，一作曷。鄭注見詩祈父疏云：若順者，釋言文云：圻父，主封畿之事者。詩傳云：圻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疇，聲近壽，圻音近畿。

春秋穀梁隱元年傳云：天子畿內，釋文云：畿本作圻，故鄭曰：圻爲封畿。詩祈父箋引此文，疇作曷，釋文云：曷，此古疇字，或作壽。薄違農父。

馬融曰：違行也。馬注見釋文云：違行者，謂邪行也。違與回聲相近。薄者，方言云：勉也。秦晉或曰薄，故其鄙語曰：薄勞猶勉勞也。言勉去其邪行，謂司徒之職。

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於酒。保者，詩傳云：安也。宏父，疑卽司空。釋詁云：宏，大也。詩傳云：

空大也。宏與空俱訓大。故宏即空也。辟者說文云法也。剛者廣雅釋詁云強也。制者鄭注王制云斷也。言汝慎勅殷之賢聖。臣在侯甸男衛之服者。其惟太史內史於賢聖臣百尊官。其惟爾之士有事休息采服之臣。其惟順壽衆民之司馬。勉行衆民之司徒。順保衆民之司空。俱有定法。汝其剛斷於酒。矧詞也。偽傳俱說爲況非。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 **罔** 拘。一作 **罔** 拘。 佚與失聲相近。說文失縱也。殺同戮。方言云散殺也。後漢書樊儼傳注引左傳曰周公繫管叔而殺蔡叔。杜注云殺放也。拘作柯者。說文云柯搗也。周書曰盡執柯繫。傳作柯獻多一字。言其告者云有羣飲者汝勿縱舍。盡執而指搗之以歸於周。予其放

散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罔** 鄭康成曰

斯析也。 **罔** 迪者釋詁云進也。詩傳云工官也。庸用也。姑且也。鄭注見詩墓門釋文。以斯爲析者。詩傳文享者。易隨云享于西山。釋文引陸注云祭也。言告者雖欲誅羣飲者。又當思惟殷進用之臣工俱沈于酒。民俗染之。我勿用爲罪。且先教之。又分

析其羣飲之故。或由享祀則勿罪原之。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罔** 恤者說文云收也。蠲者詩傳云潔也。

言汝不用我教令。我不能收恤汝。汝又弗潔乃政事。是同於放殺之罪。王曰封。汝典聽朕。恣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罔** 典者釋詁云常也。恣同必。廣雅釋詁云敕

也。辯者廣雅釋詁云使也。諫康叔言當常聽我敕。勿使汝司民之人沈於酒也。楊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困學記聞引載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之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謂俄空即脫簡之謂。而大傳引酒誥

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即此等句。

卷十七

梓材第十七 周書八

**注**史遷說周公旦懼康叔齒少為梓材示康叔可法則

**疏**梓者梓人史記正義曰若梓人為材君子觀為法則也梓匠人也大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

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楸二三子往觀之見楸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楸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杼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杼實晉晉然而循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杼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仰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事亦見說苑建本篇論衡謹告篇大傳所云即史公說示康叔可法則者與經義絕不同或今古文異說附存之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注**鄭康成曰于邑言達大家

于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

**疏**暨者釋詁云與也達者說文云通也家者鄭注周禮載師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又注周禮家司馬敘官云家卿大夫采地蓋大夫稱家卿稱都對文

則然散文則可總言家大家如孟子離婁言巨室也鄭注見書疏云于邑言達大家者大家皆有采邑故曰于邑謂國中之邑也云于國言達王與邦君者王與邦君各君其國故云于國是通他國言也云王謂二王之後者以王與邦君並言則王非謂天子故以為二王後江毛聲云惟邦君惟當為暨康叔所治當有卿大大采地又其所職乃當州之牧故得統領二王之後與列邦之君通達者言當通達上下之情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

司空尹旅 **疏**

若者釋言云順也恆者釋詁云常也越同粵釋詁云於也師師者上師釋詁云衆也下師鄭注周禮云猶長也尹正旅衆俱釋詁文言汝當順常於以告其衆長三卿大夫士江氏聲云尹謂大夫旅謂衆士也鄭注內則云

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案兼職者。王制疏引崔燧恩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所告謂下無虐殺人及先敬勞之言。曰。予罔

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屬者。周書諡法解云。殺戮無辜曰厲。肆。今徂。徂。皆釋詁文。言當告其臣。以予無敢虐殺人。亦當自其君先之。以敬勞民。今汝往其敬

勞之。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馬融云。戕。殘也。戕敗人宥。一作

疆人有。歷者。廣雅釋詁云。過也。見猶效也。史記天官書。以效為見。曲禮效馬。效。羊注云。效。猶呈見。言汝今往。有姦宄及殺人者。其所過歷之人。不當同罪。汝今亦效其君敬勞之事。殘壞人不至死者。不當坐以殺人之罪。俱原情寬宥之。若律容止

逃亡。罪止徒。知情藏匿罪人。減罪人罪一等。漢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也。墨子尚同篇引泰誓云。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鈞也。蓋紂法見姦。不言事發同罪。故周公以姦宄殺人。歷人宥。語康叔。革紂法也。馬注見釋文。周禮大司馬疏引作鄭注云。戕

者。詩十月之交箋同。戕。敗人宥。論衡效力篇引梓材曰。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蓋今文也。義見下疏。王啓監。厥亂為民。一作王開賢。厥率化民。啓者。說文云。教

也。亂者。釋詁云。治也。監者。周禮太宰立其監。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引此文。言王教諸侯。使監視其治。皆為民也。啓。作開。監作賢。亂。作率。為。作化者。論衡效力篇云。梓材曰。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說之云。此言賢人亦壯疆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

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此今文說。以戕為疆。宥為有者。說文云。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疆壯稱能傑也。是知疆人為疆壯。人謂賢傑也。中庸子路問強。又云。發強剛毅。足以有執。是強為美德也。開者。韋昭注。晉語云。通率義同。帥。王

開賢。厥率化民者。言疆能者。有為王所通達之賢。任其督帥化民之事。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曰。往。曰。無胥戕。無胥

悉乃心。和裕開賢。用此經文。和裕當為宏裕。和與從弓。從之。字形相近。用康詒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也。曰。無胥戕。無胥

虐。鄭康成曰。無胥戕。無相殘賊。無胥虐。無相暴虐。鄭注見周禮大司馬疏。胥為相。釋詁文。戕為殘。與詩十月之交箋同也。至于敬寡。至

于屬婦。大傳說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屬一作媪。敬寡即矜寡。呂刑哀敬折獄。大傳作哀矜。漢書于定國傳作哀矜。是敬矜鰥音。

相近義俱通也。屬與媪聲之緩急。假借字。又說文有媪云弱也。一曰下妻也。屬媪聲亦相近。疑亦弱也。大傳說即杼材條。下文又有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推經義言之也。云老而無妻者。鄭注孝經云。六十無妻曰鰥。鰥亦作矜。王制。老而無妻謂之矜。大戴禮云。上古男子五十而娶。故六十曰鰥也。屬說文作媪。云婦人妊身也。文選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於媪媪。媪即寡也。此孔壁古文。合。

由以容。合者。鄭注周禮云同也。由者。詩傳云用也。容者。廣雅釋詁云寬也。言窮民無告有罪寬之。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

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效者。廣雅釋言云考也。以者。詩傳云用也。引者。釋詁云長也。恬者。說文云安也。辟者。說文云法也。言王之課邦君子治事之人。其命何用哉。惟長養民。長安民。自古王如此。監視其

國無所任刑辟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惟者。釋詁云思也。稽者。鄭注周禮云計也。菑者。說文云才耕田也。或作苗。釋地云田

一歲曰苗。注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田苗。陳者。詩信南山。維禹甸之。周禮耜人注。引作穰。云甸治。是陳亦治也。疆者。說文云界也。畎。說文作。以此為篆文。云六畎為一畝。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為溝洫。相廣五寸。二相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倍。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又云方百里為。廣二尋。深二仞。讀若滄同。蓋用考工記文。言為國如計田。既勤力以布耕其土。當思修治其疆界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

茨。馬融曰。卑曰垣。高曰墉。墍。塗俗字。當為塗。墍者。說文云仰塗也。漢書揚雄傳云。墍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注服虔曰。墍。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汚茨者。

說文云。以茅葦蓋屋也。言如作室家。既勤力為牆。當思塗塞孔穴。又蓋之以茅葦也。喻政事修舉乃有成。馬注見釋文。云卑曰垣者。吳語云。君有短垣而自踰之。短即卑也。詩良耜云。其崇如墉。崇即高也。說文云。垣。牆也。釋宮云。牆謂之墉。是皆牆也。墍為墍色者。說文云。

墨白塗也。釋宮云：牆謂之墨。考工記：匠人爲世室，用白盛。注：盛之言成，以蜃灰塗牆，所以飾宮室。然則古塗牆以蜃灰，今以石灰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臚。馬

融曰：梓，古作杼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樸，未成器也。臚，善丹也。鄭康成曰：山海經云：

青丘之山，多有青臚。塗一作敷。

梓者，釋木云：椅梓，章昭注：楚語云：杞梓，良材也。說文云：樸，木素也。斲，斫也。塗，作敷。見臚字解云：善丹也。引周書曰：惟其敷丹臚。讀若雀。敷，閉也。集韻云：敷同都切。塗也。周書曰：

敷丹臚。羣經音辨云：敷音徒。書惟其敷。臚，則古文本又作敷也。敷亦敷之假音字。音如作梓材。既勤力治其素質，當思加以采色。喻國既治理，更須修明制度典章，使燦然可觀也。馬注見釋文云：梓，古作杼字。說文以杼爲李字之古文。馬以爲梓字，蓋本大傳古字。以子爲聲。云：治木器曰梓者，考工記有梓人，爲筍，爲飲器，爲侯，因梓材美以名工也。陶人治氏，俱見考工記。云：樸，未成器者，釋木云：樸，枹者，樸亦同。朴，說文：木皮也。云：臚，善丹者，說文：丹，巴越之赤石也。臚，解與馬同。鄭注見書疏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其陰多青臚是也。古者櫛尊以木爲之，飾以青黃。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

用明德。

懷者，釋詁云：來也。夾者，一切經音義十二引倉頡云：輔也。享者，釋詁云：獻也。作者，詩傳云：始也。享，作猶言作享。方者，鄭注儀禮云：猶併也。言今王爰思先王勤勞，用明德之臣，來爲夾輔，是以衆邦始來享。兄弟之國，並來賓服，亦已奉

用明德矣。

后式典集庶邦不享。

后者，說文云：攬體君也。式者，釋言云：用也。典者，釋詁云：常也。言繼體之君，當用先王之常法安集之。衆邦乃來享也。不語詞也。

皇天既付中

國民。付馬融作附。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

命。

付馬作附者，見釋文。高宗彤日，天既付命，正厥德。史記作附。是付附通。說文云：付，與也。肆者，釋詁云：今也。懌者，釋詁云：服也。先後，江氏聲說爲教道之引。詩：縣傳云：相道前後曰先後。迷者，釋言云：惑也。懌，俗字。當爲懌。說文云：懌，終也。言天既付中國

民與其疆土于先王。今王思用德和服。先道此迷惑之民。用終先王所受大命。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已者釋詁云吝已。此也是已猶吝也。監者說文云臨下也。言如此臨民。惟子孫長保斯民矣。王氏鳴盛曰。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已下周公因酷康叔而并戒成王之嗣。通上康誥酒誥三篇。總結之也。

# 卷十八

## 召誥第十八 周書九

**召** 史遷說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

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大傳說周

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

**疏**

史公說見周本紀。以營洛邑作召誥。為在七年反政之時者。據經文云。王朝步自周。下文云。周公朝至於洛。周公至是不稱王。經文又云。錫周公曰。又有且曰。故知在反政之

後也。此蓋孔安國古文說。周書作維解。亦云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漢書律歷志亦云。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云云。見下丙午牘疏。大傳以為在攝政五年者。今文異說也。鄭氏從大傳。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注**

史遷說成王七年二月乙未。鄭康成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

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

**疏**望假借字說文作望云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从月从臣从壬壬朝廷

也古文作望釋名云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越者漢書注文穎云踰也既望是十六日踰六日則二十一日也史公說見魯世家云二月乙未者不破經文二字爲一與鄭異也書疏云是月朔是乙亥望是己丑既望是庚寅鄭注見周禮大司徒疏及詩文王疏云是時周公攝政五年者據大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也與史記魯世家以爲在七年歸政之時不同云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者謂此經當爲一月既望下文爲二月丙午朏也江氏聲云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鄭知然者以洛誥戊辰烝是居攝七年十二月日此是居攝五年事計五年三月至七年十二月凡三十四月其間餘分積至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六有奇以九百四十分之日法除之則三十日有餘矣則五年六年之終必置一閏則五年三月朔至七年十一月晦已匝三十四月若三月丙午朏則甲辰朔也推之五月當癸卯朔七月當壬寅朔率兩月而退一日則七年十二月應丁亥朔不得有戊辰若此二月爲一月下文丙午朏是二月則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戊辰乃其十二日鄭說誠是也云不言正月云云者鄭自解已注當爲一月不言當爲正月之意也武王初有天下以建子月爲年首而稱一月不云正月武成篇一月壬辰是也時未遠制禮故改月而不稱正周公攝政非正爲王遵而不改至六年周禮成而洛誥當七年時猶詔王稱殷禮明必待七年反政之明年爲成王元年乃稱正月故云待治定制禮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疏**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

卽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康成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卽

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父恭也於此從鎬京行至於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武王可知

**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

周鎬京者周自后稷居郿公劉遷豳太王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說文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鎬言鎬京者詩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也白虎通號篇引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云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據此則文王已稱周京故武王遷鎬亦曰京也

云豐文王廟所在者說文作鄧云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史記索隱云豐文王所作邑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廟按豐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也云告武王廟者考親於祖既告祖廟必及禰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詩王風譜疏曲禮疏父恭曲禮疏作文恭云步行者說文義也云堂下謂之步者釋宮文云告父廟則武王可知與馬義同也

惟太保光周公相宅

史遷說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

鄭康成曰相視也

史公相宅作相土者相度其土地可以作宅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相視釋詁文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越同粵釋詁云於也若者鄭注周禮

云而讀爲若聲之誤也則若與而聲相近來者釋詁云至也越若來言於是而至三月也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粵若來三月周書世俘解越若來三月義並同朏者說文云月未盛之明引此文月三日也漢書律歷志云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

卜則經營史遷說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維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

越三日戊申者三月丙午朏又踰三日則戊申月五日也丁未

至戊申自豐至洛行十四日吉行日五十里豐至洛七百里也周官太卜云國大遷則貞龜故須得卜言得吉兆也經營者詩靈臺云經之營之傳云經度之也箋云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

以庶殷攻位于洛水鄭康成曰水隈曲中也

庚戌月七日庶者釋詁云衆也攻者詩傳云作也位者鄭注周禮天官辨方正位謂定官位周書作雒解云乃作大

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鄂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郊山以爲天下之大濶又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注云五宮宮府寺也大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案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則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則當云方千七百二十八丈周書云千七百二十丈略其餘數也言庶殷者謂衆殷民洛水在洛入河之處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曰自洛水延于伊水說文云水相入也鄭注見書疏以水爲隈曲中者說文云隈水曲

隩也。杜氏注左傳云。水曲流爲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鄭康成曰**。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

甲寅月十一日。翼同。晷說文云。明日也。達者。鄭注樂記云。具也。達觀。言具觀之。營。謂營城。鄭注周禮云。兆爲壇之營域是也。鄭注見

**書**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一豕一。

越三日說文粵於也。審慎之詞。周書曰。粵三日丁亥。案卽此文。亥當爲巳。自甲寅翼日數之。月十四日也。郊者。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據上云

三月正夏。正建寅之月。王郊。是正祭當以上旬行禮于鎬京。此因始立郊兆而特祭天。配以后稷也。周書作雒解云。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用牲。牛二者。帝牛一。稷牛一也。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貴誠也。郊惟用特牛。禮以少爲貴。無羊豕也。公羊宣三年傳云。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取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惟具是視。郊特牲亦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兆事天神與人鬼也。又云于郊。故謂之郊牲。用駢。尙赤也。用犢。貴誠也。案洛誥云。駢牛。此不言其色者。時尙稱殷禮。用白牡也。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戊午月十五日。社者。立社祭后土。以句龍配。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

是社祭爲土神也。春秋左氏昭二十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謂句龍生爲后土之官。死則配食于社。故鄭注周禮云。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于社是也。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白虎通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尙書曰。乃社于新邑。又云。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尙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案稷爲封稷而祭。以后稷配。經不言稷。舉社以該之也。云牛一。羊一。豕一者。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鄭注周禮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案句龍配社。后稷配稷。蓋以人鬼配土穀之神。猶郊之以稷配天也。僞孔云。句龍后稷。祀爲社稷。與王肅謬說同。又以社稷共牢。皆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旣命庶庶。庶殷丕作。

**疏**

甲子月二十日朝用書者春秋左氏昭三十三年傳云土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廣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條糧以令役于諸侯蓋周公以此等書于冊以命于侯甸男之邦伯也不者釋詁云大也作者釋言云為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 **釋** 鄭康成曰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

大弓此時所賜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

出取幣使戒成王立于位以其命賜周公 **疏** 以同與鄉飲酒禮云主人與賓三揖鄉射禮作主人以賓三揖是也錫者

云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魯有此璋及寶玉大弓也定四年左傳云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

封父之繁弱則璋與寶玉大弓非封魯公之分器知是此時所賜于周公者傳無正文故言蓋以疑之云以皮者周禮小行人合六幣

璋以皮是璋必薦以皮也案公羊傳璋即寶玉鄭以璋與寶玉大弓殊言之者何氏注公羊云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圭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也 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 **疏** 旅者釋詁云陳也言旅王若公則王在矣洛誥云公既定宅俾來視予卜休恆吉則相宅時王留西都未來當于使來告卜之後來洛也故上文鄭注云不書王往王于相宅無事也 誥告庶

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釋** 鄭康成曰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子之子天子

子為之首耳 **疏** 鄭注見書疏以元為首釋詁文 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

曷其奈何勿敬 **疏** 曷者詩傳云竟也釋詁云休慶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

曷者詩傳云竟也釋詁云休慶也 恤憂也曷者廣雅釋詁云何也

在天疏

選俗字當為假釋詁云假已也哲者釋言云智也言天既以終殷之大命此殷之先哲王猶多在天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疏

服者詩傳云服政事也後王謂紂也

厥終智藏瘵在疏鄭康成曰瘵病也瘵一作鰥疏

藏俗字當為臧易繫詞知以藏往釋文云臧劉作臧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藏潛也瘵俗字當為鰥釋詁云鰥病也其終謂

後王之終即紂時也紂政不善智者知幾而藏匿在者困于行役詩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箋云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書堯典疏引書傳孔子對子張曰詩云何草不元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尚謂之鰥此書傳即大傳是鰥為離家行役之人偽傳以瘵在為在位之臣或又以為病民者在位俱非也瘵郭氏注爾雅引此文作鰥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疏

夫者鄭注

曲禮若夫云丈夫知者釋詁云匹也保同緜說文云小兒衣也籲者說文云呼也徂者釋詁云在也執者廣雅釋言云脅也言丈夫之有匹偶者攜其妻屬以哀號呼天在者喪亡出被道脅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疏

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疏

眷者說文云顧也懋者釋訓云懋懋勉也疾者釋詁云速疾也言天亦哀此四方窮民其眷顧大命用勉于敬德者以為民主王其速敬德以答天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疏鄭康成曰面猶回向也今時既墜厥命

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疏

相者釋詁云視也迪與攸通見前疏子當讀如字亦見上疏釋詁云格陞也保安也面者鄭注

周禮云猶鄉也稽者鄭注周禮云猶考也若者釋言云順也墜俗字當為隊說文云從高隊也格者釋言云來也言視古先人有夏天所從字愛保安之夏王亦鄉考天心而順之今時既殞其大命矣今視有殷天所陞保殷王亦鄉考天心而順之今時既殞其大命矣謂後王不能承天受命也鄭注見書疏云面猶回向者漢書項籍傳云馬童面之注面謂背之不向也鄭云回向回猶背也言背而向之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疏壽者亦曰耆老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冲子謂成王也。考者釋詁云。耆老壽也。言今冲幼繼位則無遺棄耆老者。謂其能考我古人之德。以其或

能考謀以從天。即上所云面稽天若也。漢書孔光傳云。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目闕焉。引書文作無遺耆者。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於小

民。

元者釋詁云首也。不語詞。誠者說文云和也。引此文不作不言王雖幼冲亦天之首子。其能利于小民也。

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碧。

休者釋詁云美也。顧謂眷

顧。碧者說文云。碧碧也。引周書曰。畏于民碧。讀與巖同。民巖猶民險也。康誥曰。小人難保。言今之美。王不敢後。用天之眷顧。下畏于民情之險。江氏聲云。說文引此文。不連顧字。漢儒以顧字屬上讀是也。王應麟困學記聞。載文志考。皆以說文。碧多言也。為此碧字。段氏玉裁駁之。案。說文讀與碧同。緩讀則同碧。許氏訓以為多言。或即碧字本義。亦未可定。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碧。鄭康成曰。自用。

紹者釋詁云繼也。自者詩

傳云用也。服同反。說文云治也。土中。謂王城于天下為中也。論衡難歲篇云。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為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維則土之中也。水經河水注。引孝經。授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為中。謂之洛邑。周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白虎通京師篇云。尚書王者必即土中。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此說自服土中之義也。

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稱且者。曲禮云。君前臣名。召公述周公之言曰。其作大邑。其從是配天。慎祀于上下神祇。其從是致治于中土。王其有天之成命。治

民。今獲休慶。釋詁云。從自也。時是也。愆慎也。又同慶。說文云。治也。休者。釋言云。慶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介一本作爾。節

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此召公自述已意節性者呂氏春秋重已篇云節乎性也注云節猶和也性者天命五常之性說文云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所者一

切經音義二引三蒼云處也邁者釋音云行也晉王先治殷治事之臣及比近于我周治事之臣節和其性思日行之甚速勉之以疾敬德也王之治羣臣以敬自處不可不敬德介日本入山井鼎云足利古本作途偽孔傳釋為比近則亦作途字介文與余相似故後又增為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

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

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

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歷者釋詁云艾歷也詩傳云艾久也是歷亦為久也釋詁云延長也嗣繼也惟思也言夏殷歷年修短我皆不敢知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失天命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思此二國命

之所以墜以為監戒而繼其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嗚呼一作於戲

生者鄭注周禮云猶養也說文云育養子

使作善也論衡率性篇云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于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于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案云十五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白虎通辟雍篇云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為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為太子入學之年故王氏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教之初生謂情欲初生也王乃初服論衡作今王初服厥命者疑井上今王嗣受厥命變其詞非經文異字嗚呼作于戲者今文皆如是

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

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貽俗字釋文貽多云本作詩詩箋云貽猶傳也肆者釋詁

云故也祈者說文云求福也永者釋詁云長也言王初服如教子之初自傳之以明哲之命今天其命明哲命吉命凶與命年歲之永短均未可知所可知者今我王初服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言王其敬德以祈求天命之永長用以也屬祈天求命讀爲句僞孔以用字斷句上屬非知或語詞說文云知詞也案說文朕亦詞也俗矧字與知字形相近或當爲矧今我初服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

父民若有功

淫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過也釋詁云殄法常也殄盡也戮者廣雅釋詁云罪也父者釋詁云治也若者釋言云順也言王勿以小民有過爲非法者因敢盡罪以治民惟順敘則有功也

其惟

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釋詁云元首也刑法也顯光也言王位居天德之首小民乃法之以用于天下于王光顯矣

上

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

命

恤者說文云憂也不嗣也釋言云式用也替廢也言君臣相與勤勞憂恤共期于有夏歷年之久用勿廢有殷歷年之久欲王以小民受天長命也潛夫論正列篇云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故書曰王以小

民受天永命蓋勤恤卽安民安民乃命永是說此經之義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

鄭康成曰拜手

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百君子王之諸臣與羣吏越友民保

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離與稠聲相近文選補亡詩注引蒼頡云稠衆也廣雅釋詁云離輩也鄭注禮記云君子謂大夫以上友同有白虎通三綱篇云友

有也。保者釋詁云安也。末者孔晁注周書云終也。召公拜手稽首。謙稱予小臣。敢以王之衆民及百官之有民者。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則王終有成命。王亦光顯矣。鄭注見書疏云。百君子王之諸臣。與羣吏者。君者釋詁云大也。子者男子之美稱。統云百者。故為諸臣與羣吏也。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疏** 勤者說文云勞。周書克殷解。王入即位于社。召公與贊采供者。孔晁注周書醴法云。奉也。言我非有勤勞于國。徒敬供贊采之職而已。用奉王能祈天永命。重勉之以敬德也。

### 卷十九

### 洛誥第十九 周書十

**疏** 史公說作召誥洛誥。在七年反政之後。見召誥注。案周本紀云。營洛邑。如武王之意者。此經亦云。仲來恣殷。乃命寧是。武王命周公作洛居九鼎也。周書作維解云。我維顯服者。釋詁云。顯代也。是命周公代事也。下云。乃今我兄弟相後。又云。今用建庶建叔。是

武王欲周公作洛。并命傳位也。下云。且恐泣涕共手。周公不敢承武王之命也。武王既崩。周公乃營洛邑。如武王之志。居攝反政。不從武王兄弟相後之命。仁之至。義之盡也。

**周公拜手稽首。** **疏** 白虎通姓名篇云。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段氏玉裁云。白虎通此條殘闕。名當作各。當云。殷所以先稽首後拜手。周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其文質也。殷之禮拜。

先稽首後拜。其喪拜。則拜手而後稽首。周之禮拜。先拜手後稽首。其喪拜。則稽顙而後拜手。文質之異也。

**曰。朕復子明辟。** **疏** 復者。釋言云。返也。辟者。釋詁云。君也。漢書元后傳云。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祚階。延登。

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後漢書桓帝紀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注云：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如者，服虔注左傳云而也。基者，釋詁云始也。允者，馬注堯典云嗣也。保者，詩傳云安也。允保，即保允也。相者，釋詁云視也。江氏聲云：詩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又下武序云：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是文王為基命，武王為定命也。言王而弗敢自比文王基命，武王定命，予乃保安，允嗣大相視洛邑。王其始作民明君矣。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鄭康成曰：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灋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先卜河北黎水者，近于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

師者，釋詁云衆也。河朔者，河北也。黎水未詳。水經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注云：黎侯國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案黎陽故城在今河南濬縣東北，但有黎山，無黎水也。澗水者，水經云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於洛。注云：東北流，歷函谷東，阪東謂之八特阪，今在河南西四十里。周書所謂我卜澗水東者是也。又云：又按河南有離山水，謂之為澗水。水西北出離山東南流，歷郊山於穀城東，而南流注於穀。舊與穀水亂流，南入於洛。或以是水為周公之所相卜也。灋水者，水經云：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注云：周書曰：我卜灋水西，謂斯水也。灋水又東南流注於穀。案穀城縣，魏省入河南，亦今河南縣地。灋俗字，當為廩。見禹貢疏。洛食，據漢書元后傳云：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仿此文。洪範云：惟辟玉食，則知食為玉食，此土也。顏師古注：玉為玉兆，非是。鄭注見詩王風譜疏及書疏疏。

尚書今古文注疏 三 卷十九 洛誥第十九 周書十 七十七

引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云云。用鄭康成之說。故定為鄭注。云觀召公所卜處者。鄭召公先至洛。既得卜經營。乃後周公至洛。具觀新邑之營域。未嘗改卜。則經雖云我乃卜。實即召公所卜處也。云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者。解經惟洛食之義。偽孔以為龜兆食墨。非也。食墨不必盡吉。且周禮占人云。凡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此卜作洛。是王之事宜占體。不宜占墨也。云瀘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者。地理志河南郡雒陽縣。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水經河水注云。穀水又逕河南王城北。所謂成周矣。公羊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案雒陽故城。在今河南府城東北二十里。云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者。地理志河南郡河南縣。故郊鄆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馬氏注周禮大司徒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與鄭同也。案河南故城。在今河南府城西北二十里。漢雒陽縣。在洛水之北。河南縣在伊水之北。洛水之南。近洛水。故經云洛食也。云先卜河朔黎水。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者。言遷殷民也。江氏聲云。河朔黎水及瀘水東。乃周公所卜。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營。則召誥所云厥既得卜。止卜王城。未卜成周。鄭注以瀘水東。與召公所卜處分言之。則亦以瀘水東為召公所未卜。故知瀘水東是周公所卜也。河朔黎水。與瀘水東。皆為遷殷民而卜。以河朔黎水不吉。故更卜瀘水東也。

**俾來以圖及獻卜**

**疏** 俾俗字。釋詁云。俾使也。釋文云。俾字又作俾。漢書劉向傳。引此經。注孟康曰。俾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案了即瞭假音字也。

**王拜手**

**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疏** 匹者詩傳云配也。休者釋詁云美也。王拜手稽首答周公者。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

答拜。又曰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曲禮。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是君於臣有拜手也。春秋左氏哀公十七年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尚不稽首。王稽首者。周公為太師。盡敬。非常禮也。云作周匹休者。詩文王有聲云。築城伊瀘。作豐伊匹。傳云。匹配也。箋云。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城偶。則此云周匹。言作王城。與鎬京之城匹偶。于時為美也。或作周為作立。周邦以配天休命。故曰匹休。

**公既定宅俾來來**

**疏** 鄭康成曰。俾來來者。使二人也。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

**疏** 鄭注見書疏。云使二人者。一人為召公。至洛得卜所使。一人則周公。

後至卜吉成。周乃更遣使史臣。因以來來誓之也。視同示。曲禮云。幼子常視毋誑。注云。視今之示字。馬注見釋文云。貞當者。易師彖傳云。貞正也。說文云。正是也。是直者。直是相當之義。言公既定宅。兩使來示。予卜吉之美。我二人共當之。

公其以

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首稽首。誨言。

疏

億同意。說文云。十萬曰億。詩伐檀傳云。萬萬曰億。箋云。十萬曰億。王氏鳴盛云。知古億十萬者。亦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萬畝。而

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故彼注云。億十萬也。韋昭注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始皇以萬萬為億。誨者。說文云。曉教也。言公以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拜手稽首。受公教誨之言。此自述前拜手稽首。非有二拜也。

周公曰。王

肇稱殷禮。

疏

鄭康成曰。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伐紂已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

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

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

疏

肇者。釋詁云。始也。稱者。釋言云。舉也。白虎通禮樂篇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為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

太平去殷禮。鄭注見書疏。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者。本白虎通。蓋今文說云。周公制禮既成者。大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若然。則此時即致政矣。而鄭又云。欲待明年即政者。此篇末云。王在新邑。烝。漢書歷律志引其文。以為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反政。是周公反政在是年年終。則成王即政在明年歲首。故云明年即政也。

祀于新邑。成秩無文。

疏

成猶徧。釋詁云。成。皆也。皆。亦徧也。江氏聲云。春秋左氏莊十年傳云。小惠未徧。魯語作小賜不

成。風俗通山澤篇引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為差。尚書成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則成秩謂徧序其尊卑。無文謂禮質無文。何氏注公羊。鄭注王制。皆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是周尚文。殷尚質。此言無文者。用殷禮祀之。漢書方進傳云。定五時廟祧。成秩亡文。注孟康曰。諸廢祀無文籍。成祭之。與應氏不同者。或古文說也。

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

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疏曰一作日疏

工者詩傳云官也周者謂成周庶者庶幾釋言云尙也。有事者春秋左氏僖九年傳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昭十五年傳曰

有事于武宮皆謂祀事也。記者王制云太史執簡記注云簡記冊書也。則記爲書也。宗者自虎通宗族篇云尊也。元者詩傳云大也。言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成周予徒以尙有祀事。今王就大命書識其功尊異之。令以功助大祀。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是功臣有配食之禮也。曰記功宗者釋詁云爰曰也。言爰記功宗釋文曰音越音入實反則古本作日記也。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視

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大傳教作學云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

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

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

侯之功也疏篤者釋詁云厚也弼者說文云輔也丕者漢書郊祀志集注云奉也載者詩傳云載春秋左氏僖二十六年傳云載

之書乃汝其盡自效功也。工與功通。大傳悉爲盡者。釋詁云悉盡也。教作學者。廣雅釋詁云教學。效也是學教同義。云序祭祀謂成秩。易犧牲謂下文駢牛也。僞傳王肅俱以汝爲告成王失之。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其往疏鄭康成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疏後漢書爰延傳延上封事云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香德政也故

其往易損注云朋黨也朋謂朋從之臣鄭注見書疏以孺子爲幼少者說文孺孔子也戒成王于朋從之人慎其往也。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敝弗其絕疏燄一作

庸。一作炎。燄者，說文云，火行微，燄然也。灼者，廣雅釋詁云，蒸也。敘者，釋詁云，緒也。言無使者火初然，燄雖微，其所蒸端緒至不可絕。漢書梅福傳，福上書云，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是說此經之義。杜氏注左傳引此文，燄作炎，釋文炎音豔。謂所與朋輩當慎其始，防其微也。

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即有僚。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撫者，王逸注楚詞云，循也。以者，說文云，用也。嚮俗字，易隨嚮晦，釋文云，嚮本作向，有與友通，即者，詩傳云，就也。明與孟聲相近，釋詁云，勉也。裕者，方

言云道也，辭與詞通。周禮大行人注，鄭司農云，辭當為詞，釋名云，詞，嗣也。令擇善言相嗣續也。此告成王欲其順常法及循故事，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官，往治新邑，使之向就僚友，勉為有功，厚大成道，則汝長有嗣世之慶矣。上文戒成王慎所與，此欲成王不改其政，與其臣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

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鄭康成曰，朝聘之禮至

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已同咨，見上疏，識者，鄭注周禮云，記也，釋詁云，辟，君也，享，獻也。

役者，韋昭注鄭語云，營也，爽者，詩傳云，差也，侮者，說文云，欺侮也，廣雅釋詁云，傷也，言汝今沖幼，當思其終，汝其敬，識百國諸侯朝聘之享，獻享以多儀文為敬，其儀文不及貢物者，猶不享耳，當思不營心於貢獻，凡民徒以汝不重儀文，則將任其過差侮易之矣。孟子告子篇，引享多儀四句云，為其不成享也。注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鄭注見書疏云，朝聘之禮者，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此所謂貢篚也。與趙氏注孟子，以物為事異。周公恐成王營心於貢篚，不重禮法，故戒之。漢書郊祀志，谷永引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注師古曰，言祭享之道，惟以繫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為神所享也，以享為祭

享或今文說也。乃惟孺子頌。頌一作攷。朕不暇聽。馬融曰：頌猶也。鄭康成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

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也。頌者，鄭注祭禮云：頌之言分也。說文頌作攷，云分也。引周書曰：乃惟孺子攷，亦讀與彬同。攷蓋

一字，鄭注見書疏，云誘掖者，詩衡門序云：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箋云：誘進也，掖扶持也。朕教汝于棊民彛，汝乃者不獲。鄭康成曰：獲勉也。乃

時惟不永哉。隩。隩者，釋詁云：隩，即隩字，省文。隩，疾而終，即寤疾也。是獲即寤也。徐氏說文引唐韻：隩七在切，釋文隩引徐武剛反，不同者，韻書陽蒸多有通字。詩傳云：寐寤也。寐寤聲之轉，亦

得為獲。周禮：雉氏，春始生而萌之。注云：故書萌作薨。杜子春云：薨當為萌。薨與萌聲相近，則獲亦或為薨。聲近明，明即勉也。言我教汝于輔民之常法，女不勉于是，是非久長之道。鄭注見書疏，釋文作馬注云：鄭亦訓勉，勉與明孟通字。釋詁云：孟，勉也。

敍乃正父，罔不著予，不敢廢乃命。篤者，釋詁云：厚也。敍者，釋詁云：順也。敍亦為順。正者，政人，父者，說文云：家長率教者，是父為長也。詩傳云：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

夫，皆曰父。僞孔以正父為武王，不通古義，此戒成王以厚順。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大傳說：大夫士七

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又說：餘子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

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畢入，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明者，勉也。見下疏。農者，釋文云：耕也。繡文

作耕人也。裕者，廣雅釋詁云：容也。戾者，釋詁云：來戾至也。言汝往新邑，敬之哉。予其致仕歸，勉耕人哉。彼能容我民，無遠勿至矣。大傳說見略說云：大夫士七十致仕云云者，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俱由父師少師教勉之也。鄭注云：

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此大學小學造士之法。周公致仕，則爲上老稱父師，故欲明農，明與孟聲相近。釋詁云：孟，勉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不顯德，以予

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大傳烈作德烈，答作對，四方作萬邦四方。○

明者

王氏念孫云：釋訓云：塵塵勉也。鄭注禮器云：塵塵猶勉勉也。詩江漢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塵塵文王，令聞不已也。保者，詩傳云：安也。稱者，說文云：揚也。不顯，猶不顯，不皆語詞也。烈者，釋詁云：烈，業也。答與對聲之緩急。詩箋云：對配也。恆者，詩傳云：徧和恆，猶恆和也。此謂周公以文武配天子明堂也。言公勉安于幼子，公稱前人之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之業，奉配天命，徧和四方之民。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鄭注祭法：章注魯語，皆云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章氏注：又云周公初時，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大傳云：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馨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依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又云：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于洛誥，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烈作烈德，答作對，四方作萬邦四方，皆今文。居

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師者，釋詁云：衆也。蓋謂洛師，猶京師也。惇，厚。宗，尊。見前疏。將者，釋詁云：大也。此謂公相宅，令王稱殷禮，秩祀無文也。言公之來洛，師厚尊大禮

教，予舉敘大祀，徧祀無文，即述上肇稱殷禮，咸秩無文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勿作穆穆，迓衡不迷。○鄭康

成讀迓爲御，曰稱，上曰衡，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忠祀。○

旁者，說文云：溥也。穆穆，釋訓云：美也。四方，詩傳云：諸夏也。衡者，漢書律歷志云：平也。所以

在權而均物，平輕重也。迓，俗字。左傳釋文：迓，本作訝。鄭注士昏禮云：御當爲訝，是與御通也。釋詁云：迷，惑也。愆，慎也。言周公之德，光于天地，施于四方，溥爲穆穆之美化，操御平天下之衡，不有迷錯，以文武之光烈，教予於冲幼之時，早夜慎修祀典，大傳孔子曰：吾于洛

諧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範也。魏志文帝紀。裴注引延康元年詔曰。今王纘承前序。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以御衡不迷為句。偽傳以不迷屬下讀。非也。鄭注見文選六代論注。及廣絕交論注。以逆為御者。詩傳云。御迎也。公羊成二年傳。使跛者訝跛者。穀梁傳。逆作御。

王曰。公功。裴迪篤罔不若時。

**罔** 樂備。迪道。篤厚。時是。皆釋詁文。言公之功。輔道。我甚厚。無不如我之是。言謂上所稱公德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罔** 辟者。釋詁云。君也。後謂立後于魯。言我小子其退。就王位于新邑。為公立後。欲留公輔我王室也。下云。惟告周公其後。又云。王命周公後。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罔** 鄭康成曰。救安也。**罔** 釋詁云。迪進。亂治也。救者。說文云。撫也。周書曰。亦未克救公功。讀若弭。言四方雖進於治。猶未定尊禮功臣之事。亦未能撫循公之功績。鄭注見周禮小祝疏云。救安者。廣雅釋詁云。休安也。休見說文。即救或字。王氏引之云。當以四方迪亂未定為句。于宗禮亦未克救為句。公功迪將其後為句。方言云。迪。正也。四方迪亂。猶云亂正四方也。于。越也。言四方正治。未定越宗。禮亦未克安也。公功迪將其後者。上文云。公功。裴迪篤。下文云。公功。肅將。祗歡。與此並以公功發句。畢氏以田云。二迪字當為乃。說文有迪字。讀如攸。義與乃同。上言四方乃治。尚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安也。公功乃助其後。以監官而保民也。案說文則引亦未克救公功為句。今從之。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罔** 迪者。道見上。將者。詩箋云。猶扶進也。監者。釋文六。引韓詩云。領也。士者。說文云。事也。師者。釋詁云。衆也。工者。詩傳云。官也。言公功以道扶助其後。監領我執事衆官。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後謂後日也。為四輔。**罔** 四輔者。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疏引尚書大傳云。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疑。可志而不志。責丞。可正而不正。責輔。可揚而不揚。責弼。大戴保傳篇云。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絮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

為四輔。**罔** 四輔者。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疏引尚書大傳云。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疑。可志而不志。責丞。可正而不正。責輔。可揚而不揚。責弼。大戴保傳篇云。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絮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

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成王中立聽四聖維之是以虛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注師古曰輔弼疑丞引洛誥此文

王曰公定予往

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

定者釋詁云止也往者論語云往者不可諫謂往日已同以用也肅者釋詁云進也將者詩箋云奉也祇者釋詁云敬也

昔公其留止我往日以公功進奉而敬說之公無困哉哉字誤漢書元后傳上報鳳曰書不云乎公無困我杜欽傳欽說王鳳曰周公雖者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無困我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東觀書曰章帝賜東平憲王蒼書曰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皆作我字周書祭公解

云公無困我哉哉與我形相近字之誤也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也斃者釋文云解也康者釋詁云

安也替者釋言云廢也刑者釋詁云法也言我惟以無懈倦其安事公勿廢以公儀法于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詩箋云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遜遁避此成公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為太師

周公拜手稽首

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康成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

文祖也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

此周公述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五天帝曰祖後又祀武王配五人帝曰宗云王命予者歸美成

王也曲禮疏云明堂總享五帝以文王武王配之故孝經說文后稷為天地之才文王為五帝之宗是也周人祭明堂時又兼以武王配之故祭法云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也言王命我來承安乃文祖受命之民于乃有光之烈考武王亦祀于明堂宏我恭敬宏者釋詁云大也莊氏寶琛曰朕當作訓說文佚古文以為訓字蓋尙書本作侯後改為朕案大傳有云以揚武王之大訓莊氏說是也段氏玉裁云偽孔釋恭為奉則恭本作共字鄭注見詩維天之命疏又見離疏云文祖周曰明堂者史記堯本紀云舜受終於文王文祖者堯大祖也集解引鄭注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正義引尙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垂象也五府者黃曰神斗注云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正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赤燁怒之

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曰文祖。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斗。周曰大室。顯紀者。白帝招拒之府。名顯紀。紀法也。金精斷割萬物。故謂之顯紀。周曰總章。元矩者。黑帝光紀之府。名曰元矩。矩法也。水精元味。能權輕重。故謂之元矩。周曰元堂。靈府者。蒼帝靈威仰之府。名曰靈府。周曰青陽。案司馬貞所引。兼鄭注五德運代。皆取相生。周木殷水。夏金。虞土。唐火。故堯稱文祖。其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名異而制同。故云文祖。周明堂也。云文王。德稱文祖者。下文乃單文祖德。直謂明堂為文祖。此言文祖。又與武王並稱。則以文王有文德。合於火精。故即以文祖稱之也。云烈威者。詩離云。既右烈考。亦謂武王。箋用釋詁。訓烈為光。此云威者。釋訓云。烈烈威也。孺子來相宅。其大惇。

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圖

作周者。詩文王序云。受命作周。言孺子來洛邑相宅。其大厚典法。及殷之賢聖臣治事。為四方新君。作立周邦。以恭敬為率。先率其用。是宅中出治。萬邦皆慶。惟王有成功矣。曰同歌。說文云。陰詞也。

予日以多子越御

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圖

多乘。子男子之美稱。謂衆卿大夫。釋詁云。烈。業也。師。衆也。孚。信也。言我以衆君子治事之臣。厚先王之成業。以答衆庶。作立周邦。以信為先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圖 馬融曰。單。信也。鄭康成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

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大皞之屬。為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圖

考者。釋詁云。成也。昭

者。說文云。日明也。刑者。釋詁云。法也。單者。詩箋云。盡也。言成明子之法度。乃盡明堂之盛德。昭子謂成王。詩維天之命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箋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引此文。馬注見釋文。以單為信者。詩天保。俾爾單厚。釋詁某氏注。作單。毛傳云。單。信也。鄭注見詩維天之命疏。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以考為成。昭為明。刑為法也。云乃盡明堂之德者。以單為盡。文祖為明堂。見上注。大戴盛德篇云。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

備服。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于天。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月令。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皆言盛德所在。天子順四時五行之德。以出治。是明堂之德也。云祀五帝者。月令。春帝太皞。夏帝炎帝。中央帝黃帝。秋帝少昊。冬帝顓頊。是也。大皞之屬。五人帝配明堂五色之帝。卽黃神斗。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靈威仰之神。鄭以此文云刑。卽是法度。故但舉太皞等人帝。不及天帝也。郊特牲疏云。五帝稱上帝。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下卽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大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據此是知賈馬。唯言明堂有人帝。鄭于此雖言人帝。尙有天帝也。云周公制六典云云者。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盛德篇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欲好惡。以順天法也。冢宰以成道。司徒以成德。宗伯以成仁。司馬以成聖。司寇以成義。司空以成禮。六官六政以御天地人事。據大傳。居攝六年制禮。而小雅斯千疏。引鄭志。答趙商張逸二條。皆謂周公于洛邑建明堂。是制禮用明堂法也。云就其法度。謂就大皞等五帝之法度。損益之者。馬氏注論語所損益云。謂文質三統是也。

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

**闕**

併當爲杵。見上疏。慈同秘。廣雅釋詁云。勞也。又見大誥。言使我來勞慰殷民。乃以寧王之命。書疏引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

命。以安民也。鄭注見詩何彼穠矣疏。以寧爲寧王。謂兼文武者。周公謂文王爲寧王。大誥君奭。皆有其文。云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于尙書無其文。而鄭言此者。周書度邑解云。武王曰。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不願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周本紀云。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納延于伊納。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顧瞻有河。粵詹維伊。無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營洛乃武王之意。此慈殷乃受命于武王也。

予

以秬鬯一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闕**鄭康成曰。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

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

**闕**

秬。說文作鬯。以秬爲或作字。云黑黍也。一桴二米以釀也。鬯。說文云。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詩江漢云。秬鬯一卣。傳云。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

香條鬯也。疏云：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周禮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云：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養之，鑊中，停于祭前，鬱為草若蘭。說文同。又云：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卣者，釋器云：中尊也。禋者，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云：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氣之臭聞也。休者，釋言云：休，慶也。享者，釋詁云：獻也。秬鬯二卣者，明堂祭五天帝，以文王配，祭五人帝，以武王配，各一卣也。鄭注見周禮大宗伯疏。及書疏云：禋，芬芳之祭，謂以秬黍釀鬱草，有芬芳也。云：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是明禋以明堂得名。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禋是祀天地之名。五人帝配五方天帝，并昊天上帝為六天，故知禋是祭五帝也。文武亦配食於明堂，下文又祭其廟者，洛邑新廟成，復告祭之。此鄭義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鄭康成曰：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

邑。宿者，詩傳云：一宿曰宿，言不敢宿，謂即以文王配天帝，武王配人帝，而祭于明堂。上文云：秬鬯二卣，一祭天帝，文王，一祭人帝，武王也。云：禋者，配天之名，僞傳以上明禋，與此禋文，明為一事，或用古說也。鄭注見書疏。以上明禋為既告明堂，云：復禋于文

武之廟者，周書作雒解，有大廟宗宮考宮。注云：大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据此是洛有文王武王廟。詩清廟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是其事也。不及后稷者，大事格于祖禰，經義皆然，示成先志。惠篤敘

無有遘自疾。惠者，廣雅釋詁云：仁也。遘者，釋詁云：遇也。疾者，詩思齊云：肆戎疾不殄，傳云：故今大。萬年厭于乃

德。馬融曰：厭，飫也。殷乃引考。釋詁云：引，長也。考，成也。言殷之士民，萬年飽厭于汝德，則殷其延長有成也。王

倅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使殷民承順其敘，將自是萬年，其長觀法我周家子孫，而懷其德矣。戊辰，王在新邑。

烝。馬融曰：王在新邑絕句。鄭康成讀王在新邑烝。漢書律歷志三統云：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語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江氏聲云：戊辰為十

二月日也。十二月于周爲季冬。於夏正爲首時。此十二月正當烝。以爲晦日。則非也。大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則召誥是攝政五年事。洛誥乃七年時事。劉歆以召誥與此篇爲一年內事。而據其三月丙午。臚以推此戊辰爲十二月晦。以聲推之。戊辰蓋十二月之十二日。鄭以經文二月既望爲一月。下文丙午。臚是二月。則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戊辰。乃其十二日。此鄭說也。烝者。周禮大宗伯云。以烝祭冬。享先王。釋天云。冬祭曰烝。馬鄭讀見釋文。釋文烝下無祭字。書疏云。鄭以烝祭上屬。江氏聲云。烝下不必言祭。舉春秋文爲證。云釋文是也。今從之。

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鄭康成曰。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禘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

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是非時而特格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冊一作

策。祭歲者。謂歲朝朝享也。詩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駢。即說文臚字。周禮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騂牲赤色。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騂。即大傳所云易犧牲也。前文不言牲色。蓋釋殷

禮。則用白牡矣。爲周公立後。必于廟者。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下文云。王入大室祿。則此當在明堂。明堂亦云文王廟。即謂文祖也。大戴明堂篇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告嗣位畢。即可封周公後。蓋一日之事。俱即在明堂。詩維清疏。引洛誥此文。及鄭注。而云。彼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位同日事也。此言以朝享之禮。彼言禘祭文武者。此言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彼祭文武謂告封周公。此二禮必不得同也。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明是二者各自設祭。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以告已嗣位于祭之末。即勅戒諸侯。專訖。乃更以禮禘祭文武于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案詩疏以徧祭羣廟告嗣位。乃更禘祭文王廟。失之。鄭注見詩維清疏。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者。上文烝是冬祭。于烝下言祭歲。明是冬後改歲。有事而祭。此時周公既反政。則成王即政。及封公後二事。皆常於歲首行之。故知是元年正月朔日也。云朝享者。鄭注周禮司尊彝云。朝享。謂朝受政於廟。云禘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者。此禘非謂三年一禘之祭。止取義於禘之言。合文武異廟而合祭。自當遷卑就尊。故知

于文王廟也。云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者。逸與佚通。史其官。借周公太公召公。俱為成王四輔者也。云告神以周公宜為後者。以言祝冊。故知是告神。謂文武之神也。云謂封伯禽者。伯禽周公子魯公也。公羊文十三年傳云。封魯公以為周公主。是周公其後。謂封伯禽也。偽傳以烝祭歲為句。合為一事。失之。鄭云。禘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似即明堂也。冊。律歷志作策。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大室禩。馬融曰。大室。廟中之

夾室。王賓。謂助祭諸侯。郊特性云。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烈文詩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殺者。謂殺牲。禋者。堯典禋於六宗。大傳

作煙。注云。煙祭也。字當為禋。魏受禫表亦作煙。山堂考索引三禮義宗云。禋。煙也。潔也。精也。釋詁云。咸。皆也。格。至也。大室者。明堂中央室。亦曰大廟。詩斯干疏。載鄭志。答張逸引洛誥。王入大室一條。言周公于洛邑建明堂宗廟王寢。皆為天子制。禩者。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注云。禩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周禮小宰之職。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禩將之事。注云。禩。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禩。禩之言灌也。明不為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禩。天地大神至尊不禩。莫稱焉。禮器云。禩用鬱鬯。明堂位云。禩用玉瓚大圭。案此云入大室禩。大室。明堂也。上云王賓助祭諸侯也。明堂之祭。以祖宗配享天神。而有禩禮。則鄭云。天地大神不禩。未詳也。馬注見釋文。以大室為廟中之夾室。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祭統說爵賞之施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筆

者。大室在明堂中央。左青陽。右總章。夾之也。命之。注一獻。一酌尸也。此是諸侯命其臣之禮。與此少異。王命封伯禽為周公後。作為冊書。王南嚮。周公北面。伯禽後之亦北面。史逸由王右。執冊誥之。皆降拜冊受冊。公羊文十三年傳云。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詩魯頌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蓋其誥詞。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馬融曰。惟七年。周公攝政。天下太平。鄭康成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攝政。不敢

過其數也。經言在十有二月。則周公居攝。周七年也。此上文言祭歲。則是成王歲朝即政而祭也。故此于篇終記公居攝之年。數必言十有二月者。明終是歲。乃而七年也。誕者。釋詁云。大也。保者。詩傳云。安也。馬注見釋文。鄭注見詩文王序疏。

周禮天官序官疏云。文王得赤雀者。尚書中候云。周文王爲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王再拜稽首受。最曰。姬昌。蒼帝子。亡殺者。紂也。注云。稽首。頭至地也。最要者也。已上中候。見詩文王疏。及周禮大祝疏。文王世子疏。等書。云。武王取白魚者。見大誓。文王九年崩。見周本紀。管子小問篇。云。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云。周公攝政七年者。周書明堂解。韓非說難二篇。淮南齊俗訓。皆言周公居攝七年。與鄭合也。鄭氏用衛宏說。武王崩。成王年十歲。武王喪畢。時年十二。周公辟居東都。時年十三。遭雷風之變。時年十四。明年迎周公。年十五。封康叔。時年十八。反政。時年二十一。明年卽政。年二十二也。若史公以武王崩時。成王在襁褓。則與鄭說又異。賈誼新書修政語。下云。周成王年二十歲。卽位享國。親以其身見于粥子之家而問焉。與卽政時年二十二之說又異。蓋古文說。無周公辟居二年也。

## 卷二十

### 多士第二十 周書十一

**史**遷說成王既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疏**

史公說見周本紀。史記魯周公世家云。及七年後。歸政成王。北面就臣位。鞠躬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

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且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是此篇作於周公被譖奔楚。成王迎歸之後也。蒙恬傳云。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且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且走而奔於楚。成王親於詔府。得周公且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且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且。亦與魯世家說同。蒙恬見百篇之書。未可以爲謬誤。然則周公避管蔡居東之後。又有被

謂奔楚之事。在作此多士之前。召誥之後矣。所云賊臣。即奄君也。故經文有云昔朕來自奄。琴操云。周公囚誅管蔡之後。有謗公子王者。言公專國大權。詐策謀。將危社稷。不可置之。成王聞之。勃然大怒。欲囚周公。周公乃奔于魯而死。云周公被誅。在誅管蔡之後。與史記說同。云奔魯而死。又異說也。或誤傳耳。若然。則經云惟三月。又非成王元年三月。鄭說與古文異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鄭康成曰。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

周之邑。用成王命。告商王之衆士。以撫安之。

鄭注見書疏。云成王元年三月者。不從史公說。為周公被誅歸也。云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者。地理志云。河南郡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

河南。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案雒陽故城。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二十里。河南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二十里。漢河南縣。在伊水之北。洛水之南。雒陽縣。在洛水之北也。云用成王命而告商王士者。以下王若曰知之。

王若曰。爾

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馬融曰。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

爾

弔者善也。漢書五行志。載哀十六年左傳。旻天不弔。注應劭曰。旻天不善于魯。王氏引之曰。大誥曰。弗弔天。及此弗弔旻天。俱當連讀。言此不詳善之旻天也。詩節南山云。不弔昊天。亂靡有定。箋云。弔至也。至猶善也。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云。君子以吳為不

弔。言伐人之喪不詳。即越語云。助天為虐者。不詳是也。僞傳以不弔絕句。解為不至固不安。顏師古注。翟義傳云。不為天所弔。憫亦于文義不協。馬注見釋文云。秋曰旻天者。釋天文云。秋氣殺者。月令孟秋云。天地始肅。仲冬云。殺氣浸盛。是秋氣殺也。云方言降喪。故稱旻天者。馬意以上文言周之三月。是建寅之月。而舉秋時天號。取義于肅殺也。鄭駁異義云。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爾。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

勅殷命。終于帝。爾

佑者釋詁作右。云勸也。勸即助也。將者鄭注聘禮云。猶奉也。勅同飭。詩傳云。正也。言我周佑助天命。奉天明威。致王者之罰。以敎正殷命。以終于上帝之事。

肆爾多士。非

我小國敢弋殷命。馬融弋作翼。曰取也。鄭康成曰：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

肆者釋詁云今也。弋一作翼。翼猶掩也。掩亦取也。釋鳥云：以翼右掩左。雌是翼義為掩。詩生民：鳥覆翼之。謂以翼覆之。覆亦掩蓋之義。詩韓奕云：奄受北國。傳云：奄，撫也。鄭注文王世子以撫為有，則奄亦有也。說文云：掩，自關而東謂取曰揜，一曰覆也。則翼掩覆取皆通義也。馬注見釋文云：翼取者以翼同弋。易小過云：公弋取彼在穴。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弋，獵也。其義俱為取。鄭注見書疏云：翼猶驅者。詩騶虞云：壹發五豝。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此即驅字義也。弋，鄭本亦作翼。見釋文。

惟天不

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畀者釋詁云予也。允者釋言云佞也。罔者論語云罔之生也幸而免。何氏注云：罔，誣罔也。固者孔氏安國注論語云：蔽也。亂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惑也。弼者說文云輔也。言惟天所不與者，佞罔蔽惑之人，故輔佐我，我其敢求天位乎。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帝亦天也。秉者釋詁云執也。畏同威。廣雅釋言云：畏，威也。言惟天不畀，無形可見，當驗之于我下民所執所爲，即是天降明威矣。皋陶謨云：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我聞曰：上帝引逸。

逸一作佚。論衡語增篇云：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又自然篇云：天無爲至德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佚，謂舜禹也。下同。是以上帝爲古帝也。引者釋詁云：長也。逸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不勞也。

有夏不適逸。

有夏，謂桀也。適者廣雅釋言云：悟也。則者釋詁云：法也。降者釋言云：下也。格同假。釋詁云：升也。嚮俗字，當爲向。時者釋詁云：是也。言夏桀不悟長保之道，惟天以禍福升降善惡，向于是翼其省改。漢書董仲舒傳對策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

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疏**

庸者詩傳云用也淫者廣雅釋言云游也洸者一切經音義五引蒼頡云蕩也二十三云佚古文洸同辭者說文云訟也有辭言有罪狀呂刑釋寡

有辭於苗春秋左氏襄二十三年傳云臧孫曰無辭言已罪無可指斥也元者詩傳云大也革者說文云更也俊者馬鄭注皋陶謨云才德過千人為俊甸者詩傳云治也言天心向夏夏弗能用桀大游蕩有罪狀聞于天惟時天亦不念聞而佑之其惟廢大命降致誅罰乃命爾祖成湯改更夏命用賢才治四方也江氏聲以引逸為不進遺佚之賢以不適為大傳一不適謂之過言不貢士義亦可通或王氏充所說今文也馬注見釋文洸作屑者多方言紂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與此文相似則洸即屑字聲相近之異文也說文云屑動作切切也方言云屑勞也又云迹迹屑屑不安也正與引逸之義相反去過者仍用逸義為訓釋言云逸過也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疏**史遷說為

無不率祀明德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疏**

帝乙湯後第六世孫

祖乙見易乾鑿度先儒以為武乙紂父據殷本紀武乙為偶人射天震死不合謂之明德恤祀帝乙當為祖乙也見酒誥疏明勉也恤者高誘注秦策云願也丕者釋詁云大也建者說文云立保者詩傳云安也乂者釋詁云治也澤者趙岐注孟子云祿也詩文王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傳云帝乙以上也箋云紂父以前未有喪天下皆能配天而行是鄭以此帝乙為紂父疑非也經言自湯至于祖乙共有七世無不勉德願祀者亦惟天大建立之以安治有殷殷王亦無敢失天意無不配天以終其祿史公說見魯世家言無不率祀明德者率者釋詁云循也明德如左傳云明德以薦其馨香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德念于先王勤家誕

淫厥洸罔固于天顯民祗

**疏**

史遷作不顧天及民之從也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

念于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洸一作佚

**疏**

言在今嗣王紂大無顯德于天況其有能從念先王勤家之訓大淫游佚豫無顧于天之顯道及民之敬順史記魯世家云多士稱曰自湯至於帝

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敬之也。下又云。其民皆可誅。是民之從。言民之不順也。徐廣從作敬者。釋詁云。祗敬也。別本史記。詁祗爲敬。又云。民可誅者。則謂其民化紂。亦不敬順。此古文說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以誕爲大。釋詁文。云淫樂者。王逸注楚詞云。淫游也。言游樂。云無所顧念於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則祗謂紂之不敬。以民字上屬天。顯爲義也。洪史記魯世家作佚。一切經音義二十三云。佚。古文洪同。

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大小邦喪。罔非有辭于罰。言惟時天不保

佑。下如此大喪亡之災。惟天不與。不勉其德者。非惟紂也。凡四方小大國喪亡。無非有罪狀。而天誅罰之。周書世俘解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愁國九十有九國。孟子滕文公篇云。周公相武王。誅討伐奄。三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

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不者。釋詁云。大也。靈者。詩箋云。善也。割者。高誘注。齊策云。

取湯誓。率割夏邑。史記作奪。勅同飭。詩傳云。正也。此告多士。言今惟我周王。大善承奉天事。天有命。奪取殷國。告成勅正之事於天。禮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是也。

王家我適。貳者。釋詁云。疑也。適者。鄭注。雜記云。讀爲匹敵之敵。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云。鄭本作敵。是適敵通也。言我之事。不欲疑殷與之爲敵。惟汝王武庚。與我爲敵而畔也。予其曰。惟爾洪

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洪者。釋詁云。大也。我其言。惟汝大無法度。我不汝先動。動自汝邑。言由武庚發難。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

不正。卽者。詩傳云。就也。釋詁云。肆。故也。戾。罪也。正者。鄭注。周禮大司馬云。正之者。執而治其罪。言我亦念天之就殷降大罪戾。非汝多士之由。故不正其罪。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

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猷同繇。釋詁云。繇。於也。道也。遷。徙也。寧。康。安也。時是也。奉德。多方云。秉德。奉猶秉也。王曰於者。

歎詞言予惟是其遷居汝於成周非我一人秉德不安靜是惟順天意也成周在紂城朝歌之西南故云西無違一作維天命元朕不敢有後無我怨違

詩傳云去也言汝無違去此遷所我不敢復有後命亦無我怨平石經作維天命元朕不敢有未詳唐石經初刻後下有誅字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迪者釋詁云進也簡者詩箋云擇也釋詁云服事也察官也僚與寮同言惟汝知殷先人有典册記識革夏命之事今汝

又曰夏進用在王庭者有殷之衆士治事在百官怨周之不用殷士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鄭康成曰言天邑

商者亦本天之所建聽者廣雅釋詁云從也孔晁注周書云順天邑者白虎通京師篇云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言我不敢與多士言為遜詞鄭注見書疏云天邑商亦本天之所建者詩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又云帝立子生商是也予惟率肆矜爾肆矜一作夷憐非予罪時

惟天命一作維惟一作維率者同吹說文云吹詮詞也詩曰吹求厥寧今詩作適蓋語詞肆者杜氏注左傳云緩也彼疏

憐者論衡雷虛篇云人君子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案此今文書說也以夷為誅者易雜卦傳云明夷誅也憐為矜者引論語哀憐亦哀矜異文憐矜聲相近惟一作維見熹平石經

王曰多士多士上一有告爾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經言昔朕來自奄者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

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遷其君子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作多方書疏引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

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謂編在多士無逸君爽之後也案周本紀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踐奄亦在多士無

邈之後，與上文周公奉成王命，伐武庚，誅管叔，放蔡叔，不同時。誅管蔡，在攝政時。踐奄在七年歸政後。蓋史公所用孔安國古文說，管蔡流言，周公不避居，而以成王命伐誅武庚及三監，及七年反政，有譖公者，成王疑之，公乃奔楚，成王開金縢，悟，迎周公歸，乃作多士毋逸。故此篇述朕昔來自奄也。管蔡流言時，奄君亦與知。尙書大傳載其事，其時未及誅奄君也。及反政後，又有譖公者，當即奄君。故蒙恬云：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當謂成王踐奄也。其周公在豐病沒，葬畢，有暴風雷雨之事，又在其後，因命魯郊。此史公說書之次。與諸子所載雖有異詞，然皆古說也。若大傳則云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則踐奄者，周公與書序所言成王征及成王歸自奄不合。此今文異說，不可附合古文。且大傳有揜語，在君爽之後，百篇之序所無。疑揜即奄也。王氏應麟以爲即成王征，案奄既滅於攝政三年，此時又何語，俱不可解。宜以史公所序爲是。奄者，說文作鄗，云周公所誅鄗國，在魯郡國志魯國奄國。劉昭注引皇覽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內祥舍中。民傳言魯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兗州府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也。案曲阜今山東兗州府屬縣。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北。又與說文皇覽不同。實則淮夷北境，即魯七百里之境也。經言予大降爾四國民命，疑即大傳揜語。云四國者，詩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是毛氏說。伐管蔡時，即踐奄，亦同大傳。與史記異也。王曰多士，纂平石經。王曰告爾多國。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

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釋詁云：時是也。申重也。言今我不忍誅汝，惟是重申前命以告汝。前命謂大降爾四國民之命也。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

予惟四方罔攸賓。

馬融云：賓，却也。洛一作維。惟一作維。賓一作責。

賓，釋文云：徐音殲，則與罔同。注見釋文。云：賓却者，戰國趙策

云：六國從親以損秦。史記蘇秦傳作賓秦。又六國表云：秦小，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是賓義爲擯却也。洛作維，惟作維，賓作責，皆纂平石經字。漢石經洛俱作維。惟多作維。段氏玉裁云：漢人，不以避諱改經字。多士篇，維字兩見，可以知伏生經文作維，非以火行忌水也。遜同遜。說文云：順也。言今遷汝於洛邑，遠汝故土，附近臣事我宗周，庶其多遜順矣。

之故。擅改經文也。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爾克

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雷一作翅。予亦致天之罰於爾

躬。疏

幹俗字。當爲榦。楚詞招魂云。去君之恆幹。注云。體也。則寧幹謂安其身體。又賡雅釋詁云。幹。事也。似卽此注。則寧幹當爲安汝之事。音者。但無逸篇云。不啻不敢含怒。鄭注作不但不敢含怒。此節義易明。不復釋之。音作翅。見釋文引徐本翅與音

聲相近。假借字。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雷洛一作維。爾小子乃興

從爾遷。疏

居者。江氏聲云。繼爾所居之業也。宅爾邑。既謂安其居處。則繼爾居。不得復謂居處。易文言傳云。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詩蟋蟀云。職思其居。亦謂所爲之事爲居也。興者。詩箋云。盛也。言汝惟是宅於洛邑。繼其所居之業。汝其有

事有年於此土。汝子孫其興盛。從汝遷居基之矣。洛一作維。見熹平石經。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疏

或者。鄭注論語云。有也。江氏聲云。王曰。下有脫文。段氏玉裁云。唐石經或言之。

間多一字。諦視是誨字。與僞傳教誨之言合。此言今時乃有言告汝。汝其安所居哉。

卷二十一

無逸第二十一 周書十二

**史遷說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泆乃作多士作毋逸無一作亡逸一作佚一作劾**  
史公說見魯世家云周公

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作此及多士無作毋者困學記聞引尚書大傳同熹平石經存乃劾及毋劾于遊田字亦作毋周本紀作無疑後人改亂之今文尚書作毋也漢書梅福傳云留意亡逸之戒又作亡顏師古注漢書翼奉鄭崇杜欽谷永傳引書皆作亡逸士昏禮夙夜毋違命注云古文毋作無是毋可通無毋者說文云止之也从女有奸之者大禹謨疏引作毋止之也其字从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者禁止令勿姦也古人言毋今人言莫又見禮記釋文引說文略同則今本說文有脫文也逸大傳作佚周禮庾人注杜子春云佚當為逸是佚與逸通也熹平石經乃逸作乃劾則此毋逸亦作劬劬字說文所無逸者章昭注吳語云樂也佚者廣雅釋詁云樂也是逸佚同義劬者廣雅釋詁云戲也釋言云劬豫也此正今文尚書舊說史記魯世家云恐成王有所淫佚乃作多士則經文本作佚可知蓋孔氏古文作佚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鄭康成曰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

**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  
嗚呼者說文烏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君子者白虎通號篇云君之為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所者廣

雅釋詁云處所居也鄭注見書疏云君子謂有官長者鄭注禮器云君子謂大夫以上與此同義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論衡儒增篇引此文說之云人之筋骨非木非

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為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  
**則知小人之依**  
依同衣白虎通衣裳篇云衣者隱也說文云衣依也謂知小人

文王以為常用雜記孔子論蜡之詞文王作文武稽熹平石經作齋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  
不念鞠子哀言不念稚子之隱也說文憊痛聲也孝經曰哭不愆今孝經作億

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逸一作劫。諺一作憲。既誕。誕一作延。否則侮厥

父母。否一作不。曰昔之人無聞知。史記魯世家云。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釋此節之義也。相者。釋詁云。視也。諺者。論語先進

篇云。由也。嗛。集解引鄭注云。子路之行。失于嗛。嗛也。皇侃疏引王弼云。嗛。剛強也。案劉達注。魏都賦云。叛換。猶恣睢也。則嗛。嗛為恣睢。強悍之義。嗛。即諺俗字。誕者。廣雅釋言云。誕也。則者。釋詁云。法也。言視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不知稼穡之艱難。乃自逸豫。又辟

諺誕。詘不循法。則謂古昔之人。無所聞知。否則當為不則。句上屬。熹平石經作乃劫。乃憲。既延。不則侮厥下。闕諺作憲者。詩板傳云。憲憲。猶欣欣也。則憲亦自喜之意。誕作延。否作不。皆文。周公曰。嗚呼。我聞曰。

昔在殷王中宗。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鄭康成曰。中宗。謂大戊也。嚴恭寅

畏。史遷寅作敬。馬融嚴作儼。鄭康成曰。恭在貌。敬在心。天命自度。度一作亮。治民祇懼。

史遷祇作震。治一作目。不敢荒寧。馬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肆中宗之享

國。史遷肆作故。享作饗。七十有五年。中宗者。詩烈祖序云。祀中宗也。箋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是也。殷本紀云。

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已立。帝雍已崩。弟大戊立。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為湯元孫太庚之子也。嚴同儼。詩傳云。矜莊貌。恭同。說文云。懲也。懲。謹也。寅者。釋詁云。敬也。度者。詩傳云。法度也。祇者。釋詁云。敬也。荒者。周書謚法云。好樂怠政曰荒。寧者。釋詁云。安也。肆者。釋詁云。故也。言中宗自持敬畏。以天命為法度。治民敬懼。不敢怠荒。安寧。故中宗享國久也。古文尚書說。見詩烈祖疏。引五經異義云。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賈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

毀非爲德之義。鄭從而不敢。史公寅作敬者。釋詁文。祗作震者。鄭注內則云。祗或作振。皋陶謨。祗敬六德。夏本紀作振敬。振與震同。肆作故。釋詁文。享作饗者。熹平石經。亦俱作饗。馬作饗。見釋文。知民之勞苦云云。見史記集解。鄭注見詩商頌譜疏。及書疏。云恭在貌。敬在心者。以恭寅並舉。寅爲敬。故以在心與貌別之。熹平石經。度作亮者。釋詁云。亮信也。言以天命自信亮。即說文亮字異文。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時一作寔。爰暨

小人。史遷舊作久。爰暨作爲與。馬融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康成曰。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于暨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

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勞也。暨一作洎。高宗者。殷本紀云。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

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維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時舊勞于外。中論天壽篇。引時作寔。釋詁云。時是也。公羊桓六年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則時寔是同義。史公舊作久者。說文云。龜舊也。白虎通著龜篇云。龜之爲言久也。是舊久同義。爰暨作爲與者。爰與爲形相近。古文或作爲字。暨爲與。釋詁文。馬鄭注俱見史記集解。鄭注又見詩商頌譜疏。云爰於者。釋詁文。洎與者。說文作臭洎。又假音字。詩譜引此經亦作洎。云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者。殷本紀云。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是殷自中丁已下。九世衰亂。至盤庚遷居。殷道復興。小辛小乙。又以弟繼兄。殷道或又衰。故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也。殷本紀亦云。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也。云爲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者。易既濟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詩殷武云。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果入其阻。是皆高宗師役。以爲太子時事。則未聞。

作其卽位。乃或亮陰。史遷或作有亮。一作涼。一作涼。陰一作闇。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又說

不言國事。馬融曰：亮信也。陰默也。為聽于冢宰。信默而不言。鄭康成曰：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

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

**疏** 作者詩傳云始也。古文多以乍為作。乍亦始也。史公或作有者。今文也。下文亦

罔或克壽。論衡作亦罔有。大傳見殷傳云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注云：闇讀如鶴。鶴謂廬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云云。又大傳云：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為天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而知天下無背叛之心。是三年不言。為不言國事也。檀弓云：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政于冢宰三年。是有國事。則冢宰代王出令也。馬注見春秋左氏隱元年疏云：亮信陰默者。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同。馬氏不以為凶廬也。晉書二十杜預議：皇太子喪服。引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為聽于冢宰。信默而不言。即論語孔注。鄭注見詩商頌譜疏云：作起者。以上文有舊勞于外。故訓作為起。鄭注考工記云：作猶起也。云諒闇轉作梁闇者。用大傳義。云楣謂之梁者。釋宮文：喪服傳云：居倚廬。寢苦枕塊。既虞。翦屏柱楣。注云：柱楣所謂梁闇。禮記大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塊。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既練。居聖室。白虎通喪服篇云：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面。是倚廬為始遭喪時所居。柱楣謂既葬後所居也。云不言政事者。三年聽于冢宰。王不自言也。

其惟不言言乃雍

**疏** 史遷雍作謹。鄭康成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

史公雍作謹者。與檀弓坊記同。集解引鄭元曰：謹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與書疏所引鄭注不同者。是檀弓注。又鄭注坊記云：讓當為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或今文作歡。古文作雍。史記魯世家用今文集解所引。或檀弓注。或為大傳鄭注也。鄭注見書疏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者。謂冢宰攝政出號令。代王言也。羣臣知君能盡孝。故和悅從之。詩傳云：雍和也。諒一作涼。見漢書五行志。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疏** 史遷嘉

作密。邦作國。馬融曰：甯安也。

**疏**

嘉者。釋詁云善也。史公嘉作密者。東觀漢記序曰：密靜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亦以嘉為密。今文尚書也。詩傳云：密安也。說文云：宥安也。蓋密與宥通。靖者。詩傳云和也。馬

注見史記集解云寧安者釋詁文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鄭康成曰：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大小皆無怨。

王也。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史遷享作饗，九年作五年，五十有九年一作百年。疏：小大

者詩泮水云：無小無大，箋云：臣無尊卑，是小為卑，大為尊也。時者釋詁云是也。鄭注見書疏，以小大為萬人及羣臣者，義同。詩箋：傷傳以為小大之政失之。史公作五十五年者，異文。五十九年一作百年者，熹平石經所寫今文也。漢書五行志云：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傳亦云百年。論衡氣壽篇云：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歲矣。又無形篇異虛篇皆云：高宗享福百年，皆用今文尚書也。其在祖甲。鄭康成曰：祖甲武丁

子，帝甲也。不義惟王，舊為小人。史遷舊為久，小人下多於外。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

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

死，祖甲立。鄭康成曰：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

疏：祖甲者，殷本紀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周語：衛彪偃曰：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與帝甲亂之，七世而隕。注云：帝甲湯後五世也。亂湯之法，至紂七世而亡也。是帝甲非令主，然或以能讓，且知小民之艱難，故見稱於書。古人不求備之道也。史公舊作久，見上疏。小人下有於外二字。馬注見史記集解云：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不知出典。惟呂氏春秋必已篇云：孝已疑。注云：孝已，殷王高宗子也。後漢書郵擘傳云：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是高宗所廢為孝已。祖甲以為不義而逃之。書傳長誤作祖庚，或孝已祖庚俱廢，未可知也。鄭注見書疏。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

庶民闕史遷惠作施庶作小不敢侮鰥寡闕

史公惠作施者章昭注晉語云施惠也庶作小者異文

肆祖甲之享國卅有

三年闕史遷肆作故享作饗闕

卅見開成石經說文云卅三十并也今正義本作三十史記亦作三十疑後人所改按秦刻石廿及卅載在史記皆爲二十三則句增一字與文體不合是知後人改之

自時厥後闕此句一在高宗之饗國百年下無其在祖甲已下一節闕

蔡平石經或怨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時厥後下闕洪氏慈釋載其

文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案漢書韋元成傳王舜劉歆議曰於殷太甲曰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書疏引王肅云祖甲湯孫太甲也殷本紀太甲稱太宗以爲祖者祖宗爲不毀廟之通稱孝經稱宗祀文王於明堂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則太甲雖太宗亦可稱祖甲蔡平石經既以高宗享國百年經文接連自時厥後則今文其在祖甲一節必在殷王中宗之前今文與古文簡冊之異但王肅既見今文以祖甲爲太甲又從古文祖甲在高宗之後爲之說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史記索隱云按紀年太甲唯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也以駁王肅案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云太甲一名祖甲享國三十三年二百歲皇甫謐說多同王肅肅亂經之人言誠不足取然與皇甫謐俱以祖甲爲太甲似見今文當不以人廢言故取其說於此他與僞傳說同多不用之

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闕耽一作湛之從一作是從或一作有闕

耽同說釋

詰云樂也詩傳云耽樂也說文作媻本字耽與樂同義並舉者詩常棣釋文引韓詩云湛樂之甚也中庸引詩湛作耽是耽湛通也論衡語增篇引此篇說之云長夜之飲糟丘酒池不含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困毒而死雖未死宜羸臞矣耽論衡引作湛之從漢書鄭崇傳及論衡中論皆作是從亦罔或克壽鄭崇傳論衡引作時亦罔有克壽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闕四三年一作

三四年。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引經曰。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中論引作三四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段氏玉裁云。尚書大傳云。書曰。厥兆天子爵。系之無逸。白

虎通爵篇云。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蓋古文尚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尚書如此。云兆天子爵者。即兆基王迹之謂。案兆亦字形相近。惟我周不應是天子爵之誤。願君廣圻以爲脫天子爵三字。惟我周三字。下屬大王王季爲句也。大王王

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馬融卑作俾。曰。使也。抑者。詩傳云。抑抑慎密也。廣雅釋言云。抑治也。釋詁云。服事也。安康

也。言其惟我周先王。能自慎畏。文王就卑賤之事。安居之功。田作之功。說文有康字云。屋康寗也。是康同康。爲居屋也。馬注見釋文。卑作俾。云使者。釋詁文。言文王使就治康功田功。蓋勤稼穡之事也。徽柔懿恭。懷保小

民。惠鮮鰥寡。鰥。一作人。鰥。一作矜。鮮。一作于。徽者。釋詁云。善也。柔者。章昭注音語云。仁也。懿者。釋詁云。美也。恭者。釋詁云。敬也。詩傳云。懷和也。保安也。釋詁云。惠愛也。

鮮。善也。墨子兼愛篇云。文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說。此經之義也。民作人。鮮作于者。漢書谷永傳所引。亦見熹平石經。是今文也。石經鰥作矜。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遑。一作皇。文王不敢盤

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正。一作政。供。一作恭。楚語。右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說之云。文王不敢驕。注云。日

昃。曰。昃。易曰。日中則昃。案說文作廂。云。日在西方時側也。易離九三。日昃之離。荀爽云。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經言日中。及昃。欲見其勤也。釋文云。本又作仄者。省文。邇者。釋言云。暇也。盤者。釋詁云。樂也。楚語無以庶邦三字。謂文王敬恭於政事。邇俗字。當從楚語爲皇。正作政。供作恭。皆楚語所引也。西京賦。李善注。引田作暇。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鄭康成曰。受命。受殷王嗣

尙書今古文注疏 三 卷二十一 無逸第二十一 周書十二 一百五

位之命。中身謂中年。

**疏**

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以為受嗣位之命是也。鄭注見書疏云。受殷王者。周禮典瑞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嗣。樹子不易也。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

王。王立戲。注云。以為太子。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是諸侯世子嗣位為君。必受命天子。殷制亦然。考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國也。箋云。受天命而王天下。又文王有聲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則又是受商王錫弓矢。專征伐之命。鄭恐人疑此受命。如彼二文所言。故特言受殷王嗣位之命也。知者。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此言中身。則是中年。其後享國五十年。非彼二文之受命明矣。呂氏春秋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地動。改行重善。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韓詩外傳說。亦與此同。經云。五十年。舉成數也。

于觀。鄭康成曰。淫放恣也。淫者。浸淫不止。嗚呼。一作烏虜。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

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無淫于觀。至惟正之供。一作毋淫于酒。毋劫于游田。維政之共。皇一

作兄。

**疏**

鄭注見書疏云。淫放恣者。春秋左氏成二年傳云。淫縱其欲。縱欲。故為放恣也。云。侵淫不止者。說文淫。浸淫也。無淫于觀。至惟正之供。漢書谷永傳。引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供。說之曰。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

熹平石經。有酒毋劫于遊田。維七字亦同。漢書蓋今文也。石經皇作兄。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是皇與況通。詩常棣。況也。永嘆釋文云。或作兄。章昭注國語曰。況益也。然則無兄曰。為毋益曰也。經作皇者。古文釋詁云。暇也。嗚呼。顏師古注漢書翼奉傳。引作烏虜。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疏** 無一作毋。酗一作配。

**疏**

訓者。說文云。訓。說教也。釋言云。若。順也。迷。惑也。酗。當為醕。說文云。醕。管也。不。語詞。愆者。釋言作咎。云。過也。言無自寬暇。曰。今日湛樂。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有愆尤。毋若殷紂之以惑

亂酌酒為德也。論衡證告篇云：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漢書翼奉傳注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曰：周公曰：烏虜，以若殷王紂之迷亂，配于酒德哉。酌，作配者。說文云：配，酒色也。酒色，謂顏色。齊同曰：酒，見上疏。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為幻。

馬本譴作轉。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為幻。

譴一作併，上無胥字。

說文云：譴，誦也。讀若臠。周書曰：無或譴張為幻。及云：幻相詐惑也。引周書同。釋詁云：併，張誑也。郭氏注引書曰：無或併張為幻，俱無胥字。言古人相訓告相安順，相教誨，民無有誑為詐惑者。馬本作轉，見釋文。後漢書皇后紀亦作轉。張、楊、雄、國三老箴，又作侏、張、聲之假借。

胥者，釋詁云：相也。說文云：譴，誦也。讀若臠。周書曰：無或譴張為幻。及云：幻相詐惑也。引周書同。釋詁云：併，張誑也。郭氏注引書曰：無或併張為幻，俱無胥字。言古人相訓告相安順，相教誨，民無有誑為詐惑者。馬本作轉，見釋文。後漢書皇后紀亦作轉。張、楊、雄、國三老箴，又作侏、張、聲之假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先王。聽者，鄭注祭義云：謂順教令也。廣雅釋詁云：從也。刑者，釋詁云：法也。詛祝者，詩蕩云：侯作候祝，傳云：作祝，詛也。箋云：祝，詛求其凶咎無極也。言此其不從人之訓，乃至變亂先王之法度。至於小大，臣民不則，違戾怨恨其上，不則詛祝其上也。聽作聖者，熹平石經文。管子四時篇云：聽信之謂聖。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是聖與聽義相通也。訓下無之字。變亂下無先王，俱見石經今文也。之字疑衍。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鄭康成曰：皇謂暇，言寬暇自敬。皇自，一作兄曰。詈者，詈也。鄭注見書疏。以皇為暇者，釋詁云：遠，暇也。皇自，熹平石經作兄曰。章氏注國語云：兄，益也。皇曰敬德，即益曰敬德也。

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鄭康成曰：不但

尚書今古文注疏 三 卷二十一 無逸第二十一 周書十二 一百七

不敢含怒。乃欲屢用之。以知已政得失之源也。

**疏**

釋詁云。允。信也。時。是也。說文云。音。語時。不音也。鄭注見書疏。以音為但者。聲之轉。云。知已政得失者。周語曰。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

乎。與春秋左氏襄卅傳。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是亦欲聞小人之言。以考已政得失也。

此厥不

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

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疏**

辟者。釋詁云。法也。綽者。釋言云。寬綽也。綽亦為寬。叢者。說文云。聚也。言人誑汝。以民怨詈汝。即信之。則如是不長念

其法。不寬裕其心。妄行殺罰。民心同怨。實叢集于其身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疏**

嗚呼。一作於戲。一無其字。

**疏**

言當視此致怨之由

以為戒。熹平石經。嗚呼作於戲。無其字。今文也。匡謬正俗云。古文尙書皆作嗚呼。今文尙書皆作於戲。案古文尙書作烏摩。見前。

卷二十二

君爽第二十二 周書十三

**疏**

史遷說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爽。君爽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

云云。於是召公乃說。疏史公說見燕世家云召公疑之。又云君奭不說周公者。漢書孫寶傳云。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王莽傳。羣臣奏引書曰。我嗣事子孫云云。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

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皆用此經之義也。後漢書申屠剛傳。注云。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為相。故不說也。案史公以召公不說。在周公踐祚之時。太子賢以為在還政之後。或今古文異說也。編篇在多士之後。疑非踐阼時矣。

周公若曰。君奭。疏君者。釋詁云大也。君是后辟尊稱。奭者。說文云。此燕召公名。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召公文王子。詩甘棠疏。引皇甫謐云。文王庶子。案史記但云與周同姓。穀梁莊十三年傳云。燕周之分子也。注云。分子。謂

周之別子孫也。禮大傳云。別子為祖。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是文王之從子。傳載文王之子無名奭者。史記集解云。譙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是也。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

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

於不祥。疏馬融終作崇。曰充也。鄭康成曰。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以為戒。崇一作道。疏弔者。鄭注費誓

云。善也。鑿常依說文為隊。俱見前疏。釋詁云。基始也。孚付。古字通。釋言云。休。慶也。若。順也。釋詁云。棐。輔也。誼。誠也。忱。同。誼。祥。善也。言不善之天降喪亡之禍于殷。殷卒墜失其命。我周受之。我不知殷之始長付畀以慶者。順天輔誠也。亦不敢知其終出於不永也。祥與蒸俱以羊為聲。祥亦永也。盤庚丕乃崇降不祥。熹平石經作不永。馬注見釋文。終作崇者。詩傳云。崇。終也。云充者。釋詁文。樂記云。復綴以崇。注云。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注上六成云。成。奏也。每奏一終為一成。是充即終也。鄭注見書疏。云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為戒者。謂此我不敢知。云指殷之興亡言也。始孚于休。嗚呼。君已曰時。我亦不敢寧於上帝命。弗永與也。終出于不祥亡也。崇。熹平石經作道。今文也。

遠念天威。疏

時者釋詁云是也。言君既云是我，我亦不敢安于天命，弗永遠念天之威罰，述召公委任于已，已不敢不遠慮而遠辭委任也。

越我民罔尤遠，惟人在。疏

尤同郵，釋言云過也。說文作就，言于我民無過失，無背違，惟恃有人在化導之。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

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疏

恭一作共，佚一作失，天難諶一作天應棐諶，其墜作亡隊。疏

漢書

王莽傳：羣臣奏曰：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攝而居攝，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隊失天命。書曰：我嗣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注師古曰：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亡失其命也。案漢書釋後嗣子孫，為成王大弗克恭上下，為共事天地，白虎通以大誓上天下地，為上下是也。釋遏佚前人光，為修文武之烈，前人謂文武烈者。詩傳云：光也，遏，止也，佚，同失，釋在家為不居攝，言退老也，一作皆，今文即上王莽傳所引經，以天應棐諶為天難諶者。釋諶，信也。詩大明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傳云：忱，信也。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是。天命不易，為不可改易，師古注：不易為難，非也。經言在家不知天命，有不易之道，委之以天難信，乃其隊失大命也。

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

我冲子。疏

經者，釋詁云常也。歷者，釋詁云艾，歷也。歷亦為艾。詩傳云：艾，久也。嗣者，釋詁云繼也。恭，同驛。說文云：慤也。迪也。釋詁云：道也。施者，詩箋云：延也。言弗能常久繼前王恭慤顯明之德，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以正人也。惟道揚前人光美。

延于我幼君而已。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疏

人又云：周公稱人之言也，言寧王者，即文王也。疏

天不可信，即謂上天難諶。我道惟文王德延，道即上迪，施即延，釋者說文云：捨釋也。言天難信，我惟道揚文王之德，使之延長，天不

用捨其所受之命。鄭注見書疏。云鄭以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言天命靡常不可信也。云寧王即文王見上疏。

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

伊尹格于皇天。史遷格作假。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鄭康成曰皇天北極大帝也。

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以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

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阿衡保衡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史公格作假者今文格皆爲假格者

釋詁云陞也謂湯得伊尹輔佐成功

升配于天也下文云陞配天陞亦陞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詩蕩疏書疏云伊尹名摯者出孫子用間篇云湯以爲阿衡詩長發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傳云阿衡伊尹也箋云阿倚衡平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云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者說文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釋言云尹正也云至太甲改曰保衡者伊尹相太甲有師保之任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謂之保衡兼其官稱之也云皇天北極大帝者周禮太宗伯云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皇天大帝在北極者鄭注月令云皇天北辰耀魄寶也商人祖契而宗湯則湯配五帝於明堂也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有伏羲女子得嬰兒其母居伊水之上故命之曰伊尹則伊爲水名因以爲氏知鄭所云依倚者釋阿衡非伊字詁也

在太戊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史遷格作假馬融曰格至也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鄭

康成曰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伊陟伊尹之子。殷本紀太戊湯五世孫其間兄弟相及有外丙仲士沃丁小甲雍

已等則湯至太戊除太丁未爲君凡九君矣史記三代世表未詳

其年竹書紀年湯爲天子至太戊元年凡八十四年恐不足據也臣扈在湯時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不得至太戊時尙在或別一人也言湯則曰格于皇天太戊則曰格于上帝太戊中宗廟不毀配食五帝於明堂故云格于上帝馬注

見史記集解云格至者釋詁文云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者太微五帝迭相休王以成四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奉天時者順其氣以出令若月令所紀是也中宗蓋配食之鄭注見史記集解及詩蕩疏云太微中者何休注公羊傳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鄭注月令祈穀于上帝云上帝太微之帝也疏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文太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蒼曰鐘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郊天各祭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秋冬仿此云太微中其所統者是指太微所統之五帝也

**巫咸又王家** 史遷又作治 後漢書張衡傳云咎單巫咸實守王家用此經也

**在祖乙時則**

**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史遷盤作般 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

今人表甘盤與傳說並列史公作般省文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 率同聿文選注引薛章句云聿辭也陳者漢書哀帝紀注李斐云道也言惟此有道之臣安治有殷 **故殷禮陟**

**配天多歷年所** 殷禮謂殷之祀禮陟配天者祭法云殷人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多歷年所春秋

左氏宣三年傳云商載祀六百也 **天惟純佑命則** 釋詁云純大也右勳也佑俗字當為右勳即助也則 **商實百姓王人罔**

**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 實者釋詁云是也百姓者詩傳云百官族姓也王人江氏聲云王氏族人同姓之臣也恤者漢書韋元成傳注師古曰安也當

是舊注小臣舉其臣之微者屏侯甸侯甸之為屏藩者矧者說文作眚云詞也咸者釋詁云皆也奔走者詩緜云予曰有奔走言是商之異姓百官及王族無不奉德明安者至小臣外而屏藩侯甸其皆效奔走服從王事 **惟茲惟德稱**

**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 故一作迪事一作使若卜筮罔不是孚 父同艾釋詁云艾相

也。辟君也。孚信也。言惟此羣臣各稱其德用相其君。故天子有事于四方如卜筮無不見信于神人也。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引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者卜筮。或今文作迪作使。漢人用之。事使篆文相近。李善注引此亦作迪。一人有事四方。又引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今偽傳。公曰君爽天壽平格。鄭康成曰。格謂至于天也。專言臣事。保又有殷有殷嗣。無此話。

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釋者廣雅釋詁云。久也。平與杼通。釋詁云。使也。釋詁云。格。陛也。嗣繼也。威者釋言云。則也。則亦

為威。固者。韋昭注晉語云。定也。亂者。釋詁云。治也。公告召公言。天久使假天之臣。安治有殷。有殷繼天之王。至紂滅棄威則。今汝長念此天威。則當有定命。命其治以光明我新造之國矣。鄭注見書疏云。格謂至于天者。釋詁云。格。至也。至于天。謂格于皇天。格于上帝是也。故云專言臣事。

公曰君爽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割申勸甯王。一作周田觀文王。其集

大命於厥躬。緇衣引君爽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言蓋也。案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謂使之王天下也。割為蓋者。釋言云。蓋割裂也。二字同訓。割申勸與周田觀字形相近。古割字作害也。此文異字。博士讀割申為厥亂。亦今文謂夏侯歐陽尚書也。

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大傳說

文王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五年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者又說文王以閔天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為四友鄭康成曰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

括散宜生為四友鄭康成曰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

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自比焉。

**疏** 有夏謂殷都中夏。修和謂修和於紂也。大傳說見春秋左氏襄卅一年疏。又說見玉海官制周本紀云。西

伯曰。文王禮下賢者。太顛闕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醜西伯於殷紂曰。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乃囚西伯於羑里。闕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駒。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即其事也。亦見大傳及淮南道應訓。互有詳略。今以史記正史。故載其說。饒叔者。春秋左氏僖五年傳云。饒叔。饒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晉語云。文王在傅。弗勤。處師。弗煩。敬友。二饒。其即位也。咨于二饒。度于闕天。謀于南宮。考地理志。右扶風有饒縣。此西饒也。是饒叔所封。河南滎陽縣。注應劭曰。故饒國。今饒亭。是此東饒也。是饒仲所封。此經饒叔為西饒。其後為晉獻公所滅者也。鄭注見詩縣疏。及書疏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者。詩縣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走。武臣折衝曰禦侮。云。呂望太師者。詩大明云。維師尚父。傳云。師太師也。可尚可父。大傳云。散宜生。闕天。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又云。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此獨不及太公。故鄭言周公謙不敢以太師自比也。

又曰。無能往來。無一作亡。

**疏** 漢書朱雲傳。雲疏言丞相韋元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注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却。案前却謂進退也。

是無能往來。為無能進賢退不肖。

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鄭康成曰。蔑小也。

**疏** 釋詁云。迪。道也。彝。常也。蔑。緩讀為敷。說文云。敷。眇也。

眇。即妙字。蔑德。言妙德也。敷與敷通。亦美也。周書祭公解云。追學于文武之蔑言。無能進退。為文王道。此常教。故文王美德。不能下于國人。周公謙也。鄭注見書疏。以蔑為小者。廣雅釋詁云。儻小也。又云。緒。機末也。言無能以文王緒餘之小德。教國人明大德。非國人所及也。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馬融曰。勗勉也。

冒一作勗。惟時受有殷命哉。

**疏** 迪者。釋詁云。進也。昭同詔。釋詁云。勗也。又云。相勗也。迪見之迪用也。見牧誓疏。見猶顯也。冒與懋音相近。義得為勉。言惟大助奉德之人。進知天之威命。乃惟是相

文王用顯，懋勉發聞于天，惟是受有殷之大命也。馬注見釋文，云勛勉者。釋詁文，崔瑗侍中箴曰：昔在周文，創德四鄰，勛聞上帝，賴茲四臣，亦作勛。武則惟茲四人，尙迪有祿。鄭康成

曰：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疏：迪從由得聲，亦或同，猶言至武王時，惟此四人，尙猶有祿也。鄭注見書疏，云號叔等有死者，周書克殷解，有泰顛闕天，又有南宮忽，南宮伯達，無散宜生，

忽與括聲相近，蓋一人也。史記周本紀，武王克紂，祭社時，散宜生、太顛、闕天皆執劍以衛，又言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又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此展九鼎之南宮括，周書謂之南宮伯達，則惟號叔未有見，故鄭疑其死也。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

人，馬氏注數闕天散宜生太顛。南宮括皆列其中，亦無號叔。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疏：暨者，釋詁云與也，威者，廣雅釋詁云力也，咸與滅通，廣雅釋詁云殺滅也，釋詁云劉

克也，殺也，說文云鑿殺也，劉卽鑿字。周書世俘篇，漢書律歷志，皆引武成篇云：咸劉商王紂，或解咸爲皆，失之。春秋左氏文十七年傳云：克滅侯宣多，昭二十六年傳云：則有晉鄭，成黜不端，疏云：成謂本或作滅，此言四人，後與武王大將天力，殺克其敵也。惟

茲四人，昭武王惟冒，冒一作唱，不單稱德。疏：昭與詔通，釋詁云詔亮，相道也，冒與懋聲相近，又通勛勉也，釋詁云丕大也，詩箋云單盡，周書祭公解云：昭王之所勛，詩涼彼武王，此云昭武王惟冒，言相道武王，惟懋勉也，不單稱德，言大盡稱其德也，冒說文作冒，云低目視也，周書曰：武王惟

冒，蓋孔壁古文，冒作昭，古文假借字，許氏以低目視釋昭，此字詁，非經義也，亦如堯典肆類作鑿類，皋陶謨朋淫作期淫，或以釋經文，失之。遠矣。今在予小子日，若遊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

罔勛不及。疏：游者，詩傳云行也，濟者，釋言云渡也，收者，章昭注吳語云：還也，言今我行大川，我先往與汝其渡，我冲子雖

及爲句，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疏：鳥一作鳳，矧曰其有能格。疏：馬融曰：鳴鳥，謂鳳皇

失之。疏：即政，與未，在王位同，大無責，我還國，但無人勉我，以不及前人耳，謂不及四人之功也，僞傳以收字屬罔勛不

及爲句，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疏：鳥一作鳳，矧曰其有能格。疏：馬融曰：鳴鳥，謂鳳皇

失之。疏：即政，與未，在王位同，大無責，我還國，但無人勉我，以不及前人耳，謂不及四人之功也，僞傳以收字屬罔勛不

及爲句，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疏：鳥一作鳳，矧曰其有能格。疏：馬融曰：鳴鳥，謂鳳皇

也。鄭康成曰：考老也。造成也。詩曰：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乃

曰：有能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

疏 考者釋詁云：老壽也。造者，鄭注王制云：成也。周語云：周之興也，鸞鷟鳴於岐山。注云：三君云：鸞鷟，鸞鳳之別名也。後漢書賈逵傳云：武王終父

之業，鸞鷟在岐，言天不降下老成德之人，我則猶望鳴鳳之不可聞也。況其有德能陞于天平，馬注見釋文云：鳳皇者，釋鳥云：鸞鳳，其鳴皇。鄭注見魏志管寧傳注云：考老，釋詁文。造成，與注王制造士同。云不降志與我並在位者，論語云：不降其志，言不事王侯，高尙其志也。鳥作鳳者，釋文云：鳴鳥一本作鳴鳳者，非。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無大惟艱。

疏 釋詁云：肆，今也。監者，視也。言君今其視於此，我國家受命無竟，惟休，慶亦大惟艱，謂命不于常也。

疏 鄭康成曰：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也。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疏 猷者，釋詁云：謀也。廣雅釋詁云：裕，容也。迷，誤也。言告君乃謀容人之道，我之心迹，不與後人疑誤也。鄭注見書疏。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

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勛，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不承無疆之恤。

疏 敷者，詩傳云：敷，布也。汝，汝也。民，民也。極，極也。極者，詩傳云中也。偶者，廣雅釋詁云：耦，侑也。偶與耦通。亶者，釋詁云：誠也。乘者，詩傳云：升也。顏氏家訓音辭篇引也。悉者，釋詁云：盡也。極者，詩傳云中也。偶者，廣雅釋詁云：耦，侑也。偶與耦通。亶者，釋詁云：誠也。乘者，詩傳云：升也。顏氏家訓音辭篇引也。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言前人布乃心，甚盡命汝立民之中，謂曰：汝其以明德勉侑王，惟在誠心。江氏聲云：周公召公，蓋並受武王之德，是承受任大貴重，無竟之憂也。江氏聲以不承上屬爲句，是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

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疏 允者，釋詁云：誠也。保，召公官。文王世子云：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克能，以與俱見前疏。否，讀如易卦之否。肆者，詩傳云：長也。威力

願命，命輔成王，四輔偶俱以侑王，故曰偶王。又言承此大命，惟文王之德，是承受任大貴重，無竟之憂也。江氏聲以不承上屬爲句，是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

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疏 允者，釋詁云：誠也。保，召公官。文王世子云：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克能，以與俱見前疏。否，讀如易卦之否。肆者，詩傳云：長也。威力

見上疏。周公稱召公宜而告之。言汝能敬與予。鑒視殷之喪亡。大否既長。念我受命之由天力。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

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不

時。 **闕** 襄者。杜注左傳云成也。襄我絕句。二人者。王制云。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二伯合者。釋詁云。對也。茲與滋通。說文云。益也。戢與堪通。釋詁云。勝也。明者。堯典明明。史記上明。爲悉。俊者。說文云。才干人也。不者。漢書注師

古云。奉也。周公言予不誠。而惟若此相告乎。言以誠告也。予方思曰。汝當成我之美。今之二伯。惟我與汝二人合對哉。言者曰。在是二人。致天休美益至。惟是二人弗敢勝。當其汝能敬德。明揚才俊之民。則我亦可以巽讓後來之人。予以奉是天休矣。周公謙言已不致

任太平瑞應。欲召公。 **闕** 鳴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闕** 釋詁云。篤。厚也。棐。輔也。式者。釋言云。用別舉賢以相輔助。也。言此時厚輔王業者。惟是我二人。我

用能至於今日。有此休慶。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莫不率俾。 **闕** 鄭康成曰。率。循也。俾。使

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闕** 咸者。釋詁云。皆也。不。大冒與懋聲相近。不冒當絕句。俾者。釋言云。職也。言我與汝皆成文王之功于不怠。而大懋勉之。使我所治東海之隅。日

出之所。莫不循職。漢書武帝紀云。莫不率俾。注師古曰。言皆循其職。貢而可使也。周公召公分陝爲二伯。公羊隱五年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使東海率職。是周公之任也。推本文王功者。文王亦州伯也。鄭注見魏志武帝紀注。云率循俾使。

皆釋詁文。以海隅爲四海之隅。出日爲日出所照。是分海隅日出爲二義。言疆界之廣也。 **闕**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闕** 與

蘇通。江氏聲云。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注蘇林云。心不慧。周公謙也。穀梁僖二年傳云。達心則言略。達心。卽慧也。閔者。詩箋云。悼傷也。越與粵通。釋詁云。於也。言我不智慧。故如此煩言多誥。我惟用悲閔于天命民心之不易保。若篇首所云。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

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遠惟人在之義。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罔不能厥初。惟其終。鄭康成曰。召公是時

意說。周公恐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疏**

呼召公言汝亦知民之行。無不能其初。惟其終之難乎。言我當終成其業。不容去國也。鄭注見書疏。以此為恐召公意說。而復

有不說。故託言民德以切告之。云剴切之者。詩兩無正箋云。以事類諷切。剴微之言。疏云。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音也。

祇若茲。往敬用治。

**疏** 祇者。馬氏注。易復卦云。詞也。往者。謂述職治。自

陝以西也。言我所告。祇如此而已。君其往敬。以為治哉。白虎通。巡。狂篇云。周公入為三公。出為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蒞。言邵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棠之下也。偽傳以此經二人為文王武王。失之。鄭注以海隅為四海之隅。不據陝東言之。亦未為得也。

# 尚書今古文注疏

## 卷二十三

### 多方第二十三 周書十四

**關** 此篇書序列在無逸君爽之後。前尙有成王征將薄姑二侯篇。史記周本紀召諸洛諸多士無佚及此多方。俱在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之後。與伐誅管蔡非一時事。大傳則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于成王。則此是攝政三年事。當在召諸洛諸篇之前。故書序疏引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案古今文說。書本不同。史公問故孔安國。又與書序編篇之次相合。未可非也。又考大傳云。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時此不言誅奄君。周本紀亦止云誅武庚管叔。放蔡叔。蒙恬傳。則云成王能治國。有言賊臣周公且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且走而奔於楚。又云殺言之者。而反周公且。此賊臣流言。在成王能治國之後。是反政後。謂周公與管蔡流言。俱非一時事。蓋卽奄君也。奄君先導管蔡流言。或未聞於朝。故爲誅戮所不及。此時見周公反政。又進讒言。成王悟而誅之。疑卽此時踐奄也。蒙恬親見百篇之書。說當不謬。伏生亦見全書。而大傳則夏侯歐陽所記。或不必出自伏生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關** 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

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

**疏**此五月史公以為在七年反政之後大傳以為在反政三年不能推其甲子也王來自奄據多士云昔朕來自奄此篇應與多士相連在前故鄭疑其編篇於此也

宗周者詩正月云赫赫宗周傳云宗周鎮京也周之東遷無復西都亦名東都王城為宗周此時宗周實鎮京也周官序云遷歸在豐成王是時常居豐去鎮京二十五里然則至鎮諸庶邦後仍歸豐也鄭注見詩幽譜疏云奄國在淮夷之旁者奄在魯見上多士疏云周公居攝之時亦叛者用大傳說詩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云管蔡商奄也亦以伐奄為攝政時事與史記不同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疏**王氏鳴盛引善疏王

肅曰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據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王肅以多方作在歸政後則偽傳謂再叛再征與王肅合或皇甫謐依仿肅注為之然再叛之事無據惟此周公曰王若曰之文蓋大誥王若曰鄭謂王即周公今此以周公冠成王之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謂周公在軍中故假王自重此凱還作誥當稱王命而其詞實出周公故書法如此案王肅雖亂經之人此說多方在周公反政後實本于史記未為無據王氏所言在軍中及凱旋書法不同之說亦未必然也猷與繇通釋言云道也猷告猶言告道大誥云猷大誥爾多邦馬氏作大誥繇爾多邦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疏**釋言云殷中也尹正也降下也命者詩箋云猶

教令也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即謂此我惟大降爾命也言汝中夏諸侯之正治民者我惟大下汝教令汝應無不知之矣偽傳以大降爾命謂誅紂失之違矣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

于祀

**疏**洪惟當知大誥洪惟蓋洪亦為代也上文言周公曰王若曰是代王出誥實者釋詁云教也圖天命謂圖度天命弗永念于祀即下文不克永于多享及不集于享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也

惟帝降格

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疏**迪馬融

作攸曰所也

**疏**降下見上疏格與假通釋詁云陞也言惟帝陞降於中夏之人即洪範云陰陽下民也逸者釋言云過也又與快通廣雅釋詁云勅戲也釋言云勅豫也惑者詩傳云憂也迪者與筮聲相近說文云筮長也言有夏大其逸

豫不肯有憂感之言及于民。乃大淫泆昏亂。不能有一日勤勉于帝之長言。如不終日也。馬注見釋文。迪作攸者。字從由聲與攸相近。云所者釋言文。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

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厥者釋言云其也。其謂夏桀也。麗者麗於獄也。周禮小司寇職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注。杜子春讀麗為羅。疏云羅則入羅網。當在刑書。呂刑云越茲麗刑。又

云苗民匪察于獄之麗是也。崇者詩傳云終也。言有夏淫昏之事。乃汝所聞。其君桀圖度帝命。不知天之愛民。不能開釋于民之麗於羅網者。乃大下誅罰。終亂夏邑。僞傳以麗為施。云施政教失之。

因甲于內亂。罔鄭康

成曰。習為鳥獸之行。于內為內亂。不克靈承于旅。

甲者釋言云狎也。內亂者桀壁有施氏女妹喜。靈者詩箋云善也。承者詩傳云正也。旅者釋言云衆也。言桀因習於

好內以亂政。不能以善正治此衆民。鄭注見書疏。云鄭王皆以甲為狎。故鄭釋甲為習也。說文云狎犬可習也。云鳥獸行者。周禮大司馬云。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注引王霸記曰。恃人倫外內。無有異于禽獸是也。

罔不惟進之

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邑。

罔不者釋言云罔無也。不與不通。進者史記呂不韋

傳云。進用不饒。索隱引小顏云。財也。漢書高帝紀云。蕭何主進。注師古曰。進字本作費。恭與共通。釋言云。具也。舒者。困學記聞曰。古文作茶。此宋次道家古文。考工記注云。茶。古文舒。叨。說文作饗。云食也。重文作叨。又。魯。忿戾也。引周書此文云。讀與學同。欽與飲通。釋言云。與也。割與害通。夏邑者。夏之京邑。見前疏。言桀食無不以財進奉共職。大為茶毒於民。亦惟夏民貪戾日興。謂上有好者。下必甚也。殘害夏邑。如湯誓所云。率割夏邑。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是也。

天惟時

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

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

大不克開

顯者釋詁云代也。刑者說文云罰舉也。殄者釋詁云絕也。昇者詩傳云與也。純者方言云好也。樊殺修華嶽碑云天惟醇佑萬國純與醇聲相近謂天不與以美報也。義民者江氏聲云猶民儀謂賢者大諳民獻大傳作民

儼是也。恭同共明勉保安見上疏。胥者釋詁云皆也。言天惟是求民之主乃大下代受美命于成湯。罰絕夏桀惟天不與夏以美報矣。乃惟以汝多方之賢民不克長享祿位惟夏之共職多士大不能勉安其享此當絕句。又言桀于民乃皆惟暴虐于民至于所為百事大不能開釋于麗罪者言桀不能用賢慎罰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

勸

簡同間釋詁代也言惟成湯能以汝多方代夏為民之主慎其麗於罪者乃所以勸勉其民刑罰其有罪者亦用勸勉其民也。經既云簡又云代疑後人增代字或簡訓大也。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

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明德慎罰要囚俱見康誥疏勸

者廣雅釋詁云教也帝乙謂七世王之王祖乙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言至于汝君紂不能以多方享大命也。

烏呼王

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

天之命屑有辭

釋者章昭注晉語云舍也淫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過也屑有辭多士作洪有辭馬氏云屑過也玉篇云屑碎也楊倞注荀子云屑雜碎衆多之貌辭者說文云訟也言王今告汝多方非天之捨夏殷也乃

惟汝君以汝多方大過圖度天命謂我生不有命在天有罪狀衆多以致滅亡。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

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

集者詩傳云就也問者釋

馬融曰蠲明也蒸升也

天惟降時喪

詰云代也。獨者詩傳云繫也。烝者廣雅釋詁云美也。言惟夏王圖度其政不就在于享天下是喪亡之咎使有國諸侯代之又惟汝後王紂過其佚豫謀其政不繫不美天惟下是喪亡之咎馬注見釋文云獨明者釋言文烝升者章昭注周語同也言無明德升聞於天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中論法象篇云墜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下引此文大傳云貌之不恭是謂不省厥咎狂又云思之不容是謂不聖鄭注云君貌不恭則是不

能敬其事也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又云容當為容容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言惟通明者無念則慢倨矣慢倨者能念則通明矣天

惟五年須暇之子孫鄭康成曰夏之言假天凱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

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假一作夏之子孫一作湯之子孫

須者釋詁云待也說文作頤假與夏通大傳云夏者假也釋名云寬假萬物使生長也又

與暇通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暇蘇釋成陽靈臺碑日稷不夏即日昃不暇也詩武疏引此經作天維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多湯字思文疏引鄭注大誓云禮說曰天意者曰須紂五年乃可誅之詩皇矣疏引我應云作靈臺綴倭假紂此云五年當從文王七年數至武王十一年伐紂也鄭注見詩皇矣疏文王八年詩武疏引鄭注作文王受命八年云夏之言假鄭用大傳義是鄭本作夏也自八年數至十三年是匝五年鄭用十三年伐紂之說與史記十一年異也 誕作

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

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鄭康成曰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

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衆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

典同敷說文云敷主也言天須假紂而紂大為民主無可為天念聽者天惟求汝衆

國大勳明威以啓其爲天顧念者衆國無堪之者惟我周王善受衆民能勝用德以主神天之祀鄭注見詩譜序疏以勳威爲災異者金滕云今天動威謂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禾盡偃也墨子非攻篇云還至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土于亳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此紂時災異之見於傳記者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昇殷命尹爾多方式者釋言云用也簡者釋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

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爾曷一作害不一作弗 忱者詩傳云信也裕者方言云道也夾者

廣雅釋詁云近也介者釋詁云善也乂與芝通釋詁云相也言今我何敢多誥我惟大下汝四方民之教令汝何不以誠道之于衆國汝何不近善相我周王共享天命曷作害不作弗見匡謬正俗引書文段氏玉裁云王莽依大誥多作害是今文皆作害也

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畋一作田 畋者說文云平田也惠者釋言云順也熙者周語晉叔向云廣也言

今爾猶居爾居治爾田爾何不順王廣天之命乎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

乃自作不典圖忱於正迪者釋詁云作也屢俗字當爲婁釋言云亟也詩箋云數也亟卽數也康誥云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愛者說文云惠也釋言云惠順也宅當讀爲度屑者方言云猶也典

者釋詁云典法常也忱誠見上疏正者釋詁云長也迪屢猶言屢迪汝數作不靜汝心無愛順之意乃不大圖度天命乃以狡獪播散天命乃自爲不法謀取信於正長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

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殛一作極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要囚。見康誥疏。要者為其罪法之要辭也。殛者釋言云。誅也。速者鄭注鄉飲酒禮云。召也。言我惟是教告汝。我惟是其俘。

囚汝。至於再三。有不用我所下之命。我其大罰誅汝。非我周奉德不安靜。乃惟汝自召罪也。殛。釋文云。本又作極。春秋左氏昭七年傳云。昔堯殛鯀於羽山。釋文云。殛本又作極。詩苑柳疏引釋言。作極誅。是殛字古多作極。

王曰。嗚呼。猷。

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傳說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

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猷與繇同。釋言云。道也。猷。猶言告道。監。謂三監。五祀。五年也。釋天云。商曰祀。周曰年。告。殷民故稱祀。江氏聲云。武王命三叔監殷。殷民皆臣服於茲十年矣。言五祀者。

本其未叛時言也。鄭注大射禮云。胥。宰官之胥。伯者。州伯。內則云。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詩伯兮疏云。彼州伯對閭史閭府。亦謂州里之伯。是伯為州里之伯也。鄭注周禮地官序官云。正師胥皆長也。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言于惟有宰官之吏。及州伯小大多正。長。俱謂監已下官長。言告道汝有方多士與殷多士。今計汝奔走臣服我三監。曾歷五祀。于惟有史胥州伯小大多正。長。汝無不能奉法也。大傳。惟作維。伯作賦。正作政者。今文也。胥者。周禮天官敘官云。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此民給繇役者。是給繇役者有胥名。賦者。周禮大司馬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是繇役亦賦也。故漢書景帝紀詔曰。省繇賦。後漢書第五倫傳云。倫後為鄉澮夫。平繇賦。皆繇賦。連言。即此胥賦也。今文言於惟有繇賦之事。小大多得中之政令也。云什一而稅者。公羊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什一而稅。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貊小貊。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與大傳說同。

爾罔不克臬。馬本臬作剽。

臬者。廣雅釋詁云。法也。言汝無不能奉法。謂奉正長供繇賦也。馬作剽。見釋文。剽。亦臬之借字。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

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凶德爾尙一作上忌

一作甚爾

睦者說文云敬和也明與孟聲相近釋詁云勉也尙與上通言汝自作不和今惟和哉汝室有不和者亦惟和之汝邑中有能勉者汝惟能勤勤乃事則汝長上不思嫉汝昔時之惡行矣說文云誓忌也周書曰上不誓於凶德今本上作

爾尙按玉篇廣韻集韻引說文皆止作上字上與尙雖通當從古文說文忌作誓孔壁古文也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於乃邑謀介爾乃自時

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廷尙爾事

有服在大僚爾

穆穆者釋詁云敬也閱與說通詩傳云服也釋詁云介善也畀賚予也迪進也柬擇也服事也寮官也簡與柬通僚即寮俗字言上既不汝忌汝亦則以敬在位能服於乃邑謀善汝從遷之洛邑汝庶幾能永遠

用力治汝田天惟予汝矜汝我周惟其大善錫予汝進擇汝在王之廷加汝所事有事在大官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

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

言汝不能勸勉信我之教令汝亦惟不能享天命汝之民亦不能享天命也江氏聲說以曲禮云五官致貢曰享注云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于王謂之獻故云致功曰享則謂

汝不共王事凡民亦教汝不共也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

離逖爾土爾鄭康成曰分離奪汝土也爾

逸者漢書注臣瓚云放也頗者廣雅釋詁云突也釋詁云探取也逖遠也逖同過言汝乃惟放蕩頗邪大不近王命則惟汝多方取天威罰我

則致天討離遠汝土謂放流之鄭注見書疏言分離奪汝土者論語云奪伯氏駢邑三百既放而離逖之則故土非其所有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

時惟爾初不克敬於和則無我怨

**疏**釋詁云。祗敬也。初始也。言我不徒多語。我惟敬告汝。以天命又言是惟始不能敬和。故令遷居。則無怨我也。

### 卷二十四

### 立政第二十四 周書十五

**疏**史遷說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

**疏**史公說見魯世家。云以便百姓者。便

猶辨也。百姓百官也。見堯典疏。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疏**史記周本紀云。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魯世家云。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

臨朝。又云北面就臣位。鞠躬如畏。然是說此經拜手稽首之義也。

用威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伯一作敗。常任。準人。準一

作辟。綴衣。虎賁

**疏**威者。釋詁云。皆也。史說言周公就羣臣之位。故與羣臣皆告戒於王。常伯者。文選籍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則常伯於漢為侍中。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無員多

至數十人。得入禁中。注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古文苑載胡廣侍中。箴云。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為政首。據此則常任亦為侍中之職。準人。江氏聲云。即下文文武時之準夫。所謂宅乃準也。準者。說文云。平也。从水。又云。法。平也。平之如水。莊子內篇人間

世云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準字熹平石經作辟辟亦法也下文言勿誤于庶獄又稱司寇蘇公則準人即主治獄之官也綴衣不見於周官顧命云狄設黼展綴衣則綴衣是主衣服之官楊雉雍州牧箴班固西都賦崔瑗北軍中候箴皆作贊衣疑以綴衣名官是侍帷幄之臣後漢百官志內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布張諸衣物疑即此官皆近臣也虎賁者周禮夏官之屬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亦近臣歸傳以常伯常任為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非也伯說文作故云述也引周書曰常厥常任此孔壁古文述之訓蓋字詁非經義也王氏鳴盛以述為迫近之義或然準熹平石經作辟下闕蓋作辟人謂法官也

恤憂也鮮罕也言美此近臣知憂者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

行疏 迪者釋詁云道也有室猶云有家謂卿大夫也競者釋言云疆也詩烈文云無競惟人傳云競疆箋云人君為政無疆于得賢人者籲者說文云呼也俊者釋言云髦也忱者詩傳云誠也恂者釋詁云信也九德奉陶謨云亦行有九德言古之人有

道者惟夏王時其巨室多賢其君招呼賢俊以尊事上帝以道知人誠信於九德之行畢氏以田云二 迪字當訓為通迪即由字由通也亦語詞釋詁通由皆訓自迪惟有夏猶云通惟有夏也下迪知同 乃敢告厥后曰拜

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疏 鄭康成曰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宅乃準茲

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疏 謀面一作亂謀面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疏 宅者釋言云居

也亦與度通事謂三事大夫詩十月之交擇三有事傳云有事國之三卿謀面者周書官人解有考音觀色訓與順通丕大也義民王氏念孫云邪民說文俄行頃也廣雅釋詁云俄衰也學記蛾子時術之即蠟子也古字俄義同聲言既誠信所知之人有九德之行乃敢拜手稽首以告其君曰居乃職事之人居乃作牧之人居乃平法之人茲乃在我后矣察其言觀其色用大順德之人乃以官居人此乃職事作牧平法之人皆無邪民矣鄭注見書疏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者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

方伯八州八伯。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州伯何謂也。伯長也。唐虞謂之牧者曰尙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是也。謀面。烹平石。經作亂。謀面。言臣治其謀。猷君面用大訓德也。

**德罔後**

任者。章昭注周語云。職也。暴者。說文云。疾也。罔無也。桀之爲德。惟乃弗爲。往昔先王任人之道。是惟暴虐爲德。不願其後。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

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不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

協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越同粵。釋詁云。于也。丕。語詞。陟。同勅。皋陶謨。勅天之命。史記作陟。釐者。詩箋云。理也。耿者。說文引杜林說。光也。三宅。江氏聲云。事牧準也。

卽者。詩傳云。就也。三俊卽三英。詩燕裘云。三英粲兮。傳云。三英之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式者。釋言云。用也。協者。釋詁云。和也。言亦于成湯能勅理天之光命。乃用事牧準三宅之官。能就其所居之位。言稱職。舉三德之俊。能就其俊德。言不失實。惟嚴以用人。能用三宅三俊。其在京邑。以和於其邑。其在四方。以能用人。見其德。

嗚呼。其在受德。駭。馬融曰。受德。受所爲德也。譬。一作恣。

受德者。周書克殷解。

云。殷末孫受德。孔晁注云。紂字受德。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駭者。釋詁云。強也。馬注見釋文。以受德爲受所爲德者。西伯戲黎序云。奔告於受。是紂亦單稱受。上文言桀德。則此受德。亦可言受之德也。駭。說文作恣。云覆也。周書曰。在受德恣。讀者旻。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羞者。釋詁云。進也。暴者。說文云。疾也。庶者。釋詁云。衆也。習者。釋詁云。狎習也。習亦爲狎。逸者。漢書章賢傳注。臣瓚曰。放也。言惟進用刑殺暴虐爲德之人。與之治國。乃惟衆狎習放蕩之人。與之謀政也。

帝欽罰之。乃侔我

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

欽與厥通。釋詁云。與也。侔與桴同。釋詁云。使也。夏者。說文云。中國之人也。式者。釋言云。用也。奄者。說文云。大有餘也。旬者。詩傳云。治也。言天與罰紂罪。乃使我有中

國之人用受商之大命。大治萬民。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灼一作焯。俊一作會。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灼者廣雅釋訓云灼灼明也。伯者釋詁云長也。言亦至於文王武王能知事收準人之心。明見三德俊士之心以敬事上天。立明長上灼。說文作焯。云明也。引周書焯見三有

俊心。俊。蘇平石經作會。今文與古文異也。釋詁云會合也。言明見三宅之合於心者始用之。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

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

空亞旅。○

立政任人言文武立政以任人也。準夫牧作三事。卽上文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倒文。三事見詩十月之交云三事大夫。懿云三公此似總下衆官大小言之也。虎賁綴衣見前疏。孟子盡心篇趙注引書云虎賁綴衣。趣馬小尹。趣

馬見詩雲漢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江氏聲云虎賁趣馬于周禮爲校人屬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小尹卽圍師之類。趣馬卽下士馬一匹有圍師一人也。左右攜僕蓋若周禮太僕射人也。鄭注周禮射人云射人與僕人俱掌王之朝位也。檀弓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注云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然則此文左右攜僕正當彼二官之職也。王氏鳴盛云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江氏云若曲禮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是也。周禮則官名言司者尤多。府則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之屬。言百言庶皆凡括諸官之詞也。王氏云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江氏又云百司兩見者蓋內外臣之別與表臣百司表之言外是外百司也。大都小伯者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故云藝人。太史者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所掌事重故特言其官名。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皆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庶常吉士。王氏云衆掌常事之善士。蓋士爲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爲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司徒司馬司空則周禮六卿之三也。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注以爲殷制。然則殷紂時天子五官文武時爲諸侯降于天子故三官亞旅者亞次也。

謂其副貳官名。異於周禮者。蓋稱名之異。非設官之名。如月令之有太尉。大曾。緯書之舜為太尉。不必虞周有此官名也。

夷微盧烝三毫阪尹。鄭康成曰。三毫者。湯

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也。

烝者。釋詁云。君也。微。見牧誓書疏云。此

舉夷微盧。以見彭濮等諸夷也。鄭注見書疏。三毫者。見詩元鳥疏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者。毫為湯都。以其時商紂暴虐。而服于文王。以言三毫。故知分為三邑也。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者。阪是山陂之名。尹是正長之稱。既分毫為三邑。自必各為立長。其長稱阪尹。以居峻險處也。云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者。地理志云。成皋故虎牢。或曰制。春秋左氏。隱元年傳云。制。嚴邑也。則成皋險矣。國策張儀曰。塞轅轅。緱氏之口。轅轅。亦險。水經穀水注云。草澗水出新安縣東南流。經母邱與盛墓東。又南經函谷關西。關高險。陝路出虜郭。漢元鼎三年。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馳居關外。請以家童七百人築塞。徒關於新安。即此處也。然則新安之函谷亦險。函降聲相近。鄭氏所言降谷。必是此也。江氏聲云。鄭氏以毫邑北臨大河。故於其東西南三面推求。而以成皋轅轅降谷當三毫阪險之處。蓋者。以無明文左證故也。皇甫謐說。三毫。以蒙為北毫。穀熟為南毫。偃師為西毫。不可信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一無克字。宅作度。乃克立茲常事。

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常事司牧人。最括上文之官。任人以下至亞族也。以者。說文云。用也。言文王惟能內度其心。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

以能得俊有德者。文王無所兼聽。衆言。言謂毀譽之言也。漢書季布傳。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是庶言之不可兼聽也。惟克厥宅心。熹平石經作維厥度心。宅與度經通用。詩皇矣云。帝度其心。傳云。心能制義曰度。

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訓與順通。庶獄。庶慎。言諸獄事。

衆當慎之。惟貴成於有司。及牧民之人。是順是違。凡諸獄事。由衆慎之。文王無敢與知于此法者。天下之平。君欲知之。必有承望意旨。以為輕重者。康誥云。勿庸以即汝封。又云。未其有若汝封之心。亦文王不敢與知之義也。庶獄庶慎。偽傳以為衆刑獄衆所當慎之事。

非也。下文稱蘇公式敬爾由獄。又云。茲式有愼。故知愼即愼獄也。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

受此不丕基。比一作茲。基一作其。

率與吹通。語詞。毛詩作聿。救者。鄭注周禮云。安也。功者。詩傳云。事也。從者。鄭注禮記云。順也。容者。廣雅釋詁云。寬也。言亦于武王。聿惟安其事。不敢

廢其義德。聿惟謀順文王寬容之德。以並受此大業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

若者。釋詁云。善也。丕。語詞。亂者。釋詁云。治也。言孺子今為王矣。繼自

今。我其立政。當效法文武。於立事。準人。牧夫之三宅。我其能明知其善。乃使之治政。以助我受民。以和我諸獄。衆愼之事。嗚呼。熹平石經作於戲。

時則勿有間之。勿一作物。自一話

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問者。說文云。隙也。末者。孔晁注周書云。終。彥者。釋訓云。美士為彥。話者。釋詁云。言也。說文云。會合善言也。又與艾通。釋詁

云。相也。言是既明知厥善。則勿有間之者。自一話一言。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相助我受民也。論衡用零篇。勿作物。云。周公為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賤不至。故敕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幾旱。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贖。損鄩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段氏玉裁云。此今文尚書也。詳仲任意。於末字絕句。末無也。謂無非也。不賤不至。當作不賤不去。謂去非常之災異也。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一作旦以前人之微言。咸告孺子。

王矣。

微者。詩傳云。美也。受人之微言。熹平石經作前人之微言者。漢書藝文志云。孔子沒而微言絕。文選注引論語崇爵識曰。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微與熾聲義相近。熾言亦美言也。

繼自今。文子

文孫其勿誤於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正治獄之官周書營麥解云王命大正刑書言繼自今守文之子孫其勿誤於諸獄衆慎之事惟大正是治之獄者萬

民之命故周公以立政告王獨於庶獄庶慎之事反復致戒篇中又呼司寇蘇公而告之仁厚之至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

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國

由者釋詁云用也釋與數通說文云終也言自古商王亦于我周文王其立政也於立政牧夫準人之官則能居得其人能用終其事此乃使

之治國也僞孔以國字屬下句非

則罔有立政用儉人罔馬融曰儉利佞人也不訓于德罔一無于字是罔

顯在厥世罔在一作哉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罔儉一作儉一作懋其惟吉士用

勤相我國家罔國一作邦罔

儉者說文云諛也又有懋字云疾利也訓與順通顯者釋詁云光也勳者說文云勉力也引周書曰用勳相我邦家言商周前人無有立政用諛佞之人者彼不順於德是無

能光顯於世繼自今立政其勿用諛佞之人其惟善士用勉助我國家馬注見釋文云儉利佞人者即說文懋字疾利口之借義也勿以儉人釋文云儉又作懋說文又作諛云間也引周書曰勿以儉人問者字義非經詁也蓋壁書假借之文訓於德是罔顯在厥世熹平石經作訓德是罔顯哉厥世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罔言今守文之子孫乃惟孺子王矣其

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人慎擇而專任之

其克詰爾戎兵罔馬融曰詰實也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

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罔耿一作鮮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立政

其惟克用常人

**疏**

詰者鄭注周禮云謹也。陸者釋詁云陸也。方與旁通。說文云溥也。齊語云以方行於天下。注云方當作橫。覲者釋詁云見也。耿者王逸注楚詞云明也。烈者釋詁云業也。常人。奉陶謨曰彰厥有常。吉哉言能

隨汝戎兵以陞禹之迹。溥行天下。至於海外無有不服。以見文王之明光。以揚武王之業。繼自今立政。其惟能用有常之人。有常猶有恆也。此言得人之效。周之九服。即禹弼成之五服。分爲九者。故云禹迹。馬注見釋文。云詰實者。實當爲賈。形相近。字之誤也。廣雅釋

詰云詰實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

**罰**

式者釋詁云用也。列者服閱云等比也。注云上附下附列也。中者晉語云平也。周公呼太史者以其記言記勳。嘉蘇公之愼獄平法。欲使書之。故先呼之也。司寇蘇公者春秋左氏成十一年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

爲武王司寇也。言司寇蘇公之法用敬汝用獄以長我王國之祚。此用有慎以其等比用平罰也。江氏聲說以周公刑平國用中典。

### 卷二十五

#### 顧命第二十五上 周書十六

**注**

史遷說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

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

作顧命馬融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鄭康成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將

去之意也迴首曰顧

史公說見周本紀云二公者召公畢公也云見於先王廟者經文有云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南門廟門又云諸侯出廟門俟也云毋多欲者即經文所云冒貢非幾也馬注見釋文鄭注見史記集解及

書疏云臨終出命者緇衣云葉公之顧命曰注云臨死遺書曰顧命云迴首曰顧者詩匪風箋同義

惟四月哉生魄鄭康成曰此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為年端魄一作霸

漢書律歷志云三統成王元年正月乙巳

朔此命伯禽俾侯於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云云是謂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也案成王在位年數史記無文劉歆說以哉生霸為十五日亦不可信鄭注見書疏及詩烈文疏云此成王二十八年者竹書紀年云成王三十七年陟是以武王崩之明年為成王元年統周公居東二年攝政七年凡九年故三十七年除此九年則為二十八年與鄭合也竹書後出或即用鄭義云居攝六年為年端者王氏鳴盛云詩疏引此注不全當讀其下云至此三十年文義乃備也知者鄭於康王之譜注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樂至此三十年居攝終於七年加二十八年故三十年也鄭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大戴禮武王崩成王年十歲二年喪畢年十三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二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年十五即居攝元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七年致政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即政二十八年崩年四十五也案賈誼新書修政篇云周成王年二十歲即位享國親以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與此推為年二十二又不同

王不懼馬融作不釋曰疾

不解也一作不豫釋俗字詩傳云釋說詩靜女云說釋女美箋云說釋當作說釋是釋亦當从采也馬注見釋文云疾不解者說文云釋解也歷律志引顧命曰王有疾不豫是今文作豫不豫見金縢疏甲子王

乃洸頹水馬融曰洸洸髮也頹頹面也鄭康成讀洸為濯說澣衣成事頹一作沫一作頹

頹洸

歷律志引作洗沫。案類俗字當為頽。或沫見說文。漢書禮樂志注晉灼曰。沫古頽字。司馬遷傳集注云。頽古沫字。實則頽頽皆頽別字也。馬注見釋文云。洗洗髮者一切經音義七引通俗文。漸米謂之洗汰。爾雅釋文引釋訓注。洗猶漸也。玉藻云。日五盥。沐稷而頽梁。洗是漸米。或當為沐稷。故以洗髮為說也。類頽面者。說文云。沫洒面也。又作頽。云古文沫从頁。鄭注見吳志虞翻傳注。以洗為濯者。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為濯。是兆與濯可通用也。云澣衣成事者。王既病困。欲顧命羣臣。恐有不繫。又不便更衣澣濯其汗。方被冕服以成事耳。虞翻駁之既非。或疑鄭以濯釋洗頽二字。尤失之矣。段氏玉裁疑說文古文作頽。以今本作頽為誤字。

**相被冕服憑玉几**

鄭康成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為

**太僕冕元冕憑一作凭**

**疏**

相謂大保芮伯畢公等也。周禮司几筮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馮玉几。是先鄭以相為大保等也。此或今文說。與後鄭異。憑當作馮。俗又加心。即凭假借字。

說文云。凭。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凭玉几。讀若馮。鄭注見書疏。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大僕者。周禮夏官太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又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注云。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擊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故以此相為相導之相。為太僕也。云冕元冕者。周禮司服職。冕服有六。元冕為下。皆祭服也。觀禮云。天子袞冕者。以受諸侯朝覲於廟中。故服冕服之尊者。比尋常視朝。當加一等。則是元冕矣。中論法象篇云。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是說此經之義也。乃

**同大保爽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鄭康成曰。公兼官。以六

**卿為正次。芮伯入為宗伯。畢公入為司馬。**

**疏**

同謂同召羣臣受顧命也。大保爽。即召公。論衡氣壽篇云。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

者。出入百歲矣。召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芮伯者。詩桑柔序云。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當即此芮伯子孫。彤伯未有見。路史國名紀五云。彤伯。成王子。唐韻作彤。云成王支庶。書疏引玉藻云。嬖姓之國。蕭蓋據夏本紀。禹後有彤城氏。實之。未必是此彤伯也。畢公。衛侯。毛公者。鄭注周禮大宰職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則畢毛皆畿內諸侯也。春秋左氏傳廿四年傳云。管蔡。鄭霍。魯衛。毛聃。都雍。曹滕。畢原。鄭郟。文之昭也。則畢毛衛皆文王子也。師氏。見

周禮地官有師氏中大夫一人其職云掌以獻詔王是也虎臣卽虎賁氏周禮夏官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職云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百尹御事者釋言云尹正也謂衆正之官主事者古今人表第三等有芮伯師伯毛公師氏龍臣師古曰師伯尙書作彤伯龍臣尙書作武臣師伯龍臣當是今文尙書也唐人諱虎爲武然則班氏以師氏龍臣爲人名非官名也鄭注見詩淇澳序疏及桑柔疏云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者六卿分職法天地四時自虞夏至周皆同此將傳願命所召六人自是六卿也召公稱太保畢毛稱公自是三公太傅天子三公司徒公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鄭注君爽序答趙商問皆謂三公兼師保則得師保之稱今此經六人中有一人謂三公自是以三公兼六卿者故云公兼官而又云以六卿爲正次者三公之次首太師次太傅次太保今乃以太保居首自是依周禮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之次不依三公之次且康叔爲司寇卽此衛侯適居第五司寇之次故云以六卿爲正次也蓋三公官不備有其人則設無則闕惟六卿爲實職故坐而論道之時則首太師次太傅次太保及作而行之時不妨太保居首太師太傅反居其後然則召公以冢宰兼太保畢毛二人未知誰爲師誰爲傅也太保既是冢宰以次則芮伯是司徒當若僞傳所說卽鄭亦自言以六卿爲次今乃以芮伯入爲宗伯鄭必別有據也云入者蓋衛是畿外諸侯召芮彤畢毛亦俱是畿內諸侯而皆爲王朝公卿故言入淇澳詩序衛武公入相於周國語鄭桓公爲周司徒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自古有此制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

審訓命汝

漸者列子力命篇云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殷敬願釋文云漸劇也案劇卽劇字釋詁云幾危也臻至也病者說文云疾加也綱者釋言云終也說文正作彌賢者釋言云謹也審者說文云詳審議也審亦爲詳王自歎疾大

劇惟危病至日加既命當終而淹留之際恐不得謹告於後嗣此予詳訓教令汝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馬融曰重光日月星也大極上元

十一月朔日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

宣者詩淇澳釋文引韓詩云顯也重光者易離卦彖詞云日月麗乎天又曰重明以麗乎中正乃化成天下言

文武化成之德。比于日月也。又文王武王時。有此瑞應也。周禮大宗伯疏。引元命包云。文王之時。五星以聚房也。御覽三百三十九引桓譚新論云。二年甲子。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味爽。武王至於商郊。牧野。是其事也。馬注見釋文。云日月星者。是謂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也。云大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云云者。律歷志云。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注孟康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聯珠也。案大極即太初。此所謂歷元也。劉昭注續漢律歷志引韓子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一元。周髀算經云。陰陽之數。日月之法。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節。節七十六歲。二十節為一遂。遂千五百二十歲。三遂為一首。首四千五百六十歲。七首為一極。極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生數皆終。萬物復始。天以更元作紀歷。馬注殆謂此也。

**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達**一作通。集一作就。奠麗者。奠定見禹貢疏。麗者。詩

傳云。數也。說文作毳。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又云。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又云。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是以日月星。定七律之數也。故云奠麗。陳教則肄者。言布陳教民習兵。即所謂布戎厲六師也。顏氏家訓書證篇引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靈鳥之陳。是陳為戰陳也。肄者。說文云。習也。正作肄。漢書義維傳注李奇曰。閱也。霍光傳云。光出都肄。耶注孟康曰。肄。習也。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達者。鄭注考工記云。猶至也。言文武既有日月重光之瑞。定律歷之數。列陳以教民習武伐商。習之者不違教令。前歌後舞。用能至商以就大命也。熹平石經作通殷就大命。達作通者。說文云。達。通也。集作就者。詩傳文。

**在後之侗**

**融作調曰共也後一作夏后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融**說文云。調共也。周書曰。在夏后之調。則此經文脫夏字。後

當作后也。夏者。說文云。中國之人也。后者。說文云。繼體君也。言在中夏。皆後君之共職也。徐鉉本說文及玉海藝文志考。引俱作夏后。徐鉉本及韻會舉要。引在后之調。誤也。迓。當為訝。釋詁云。迎也。昏與混通。逾者。說文云。越進也。引此文是為越也。言敬迎天之威命。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混奔逾越者。馬注見釋文。云。綱共者。祭統云。設同。凡注云。同之音。謂是詞。即同。與說文訓共義通也。今本作侗。假借字。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

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於艱難

殆者釋詁云危也與者釋言云起也悟與寤通詩傳云覺也覺猶知方言云知愈也尚者釋言云庶幾尚也明與孟聲相近釋詁云勉也去大艱難

皆釋詁文濟者釋言云成也言今天下危矣弗起弗愈汝庶幾勉我所言以敬安長子釗大成於艱難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柔遠能邇能而通而如也勸者廣雅釋詁云教也夫者鄭注曲禮云丈夫亂者釋詁

云治也威者廣雅釋詁云則也冒者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云冒於貨賄注冒亦貪也貢者廣雅釋言云獻也幾與機通淮南主術訓云治亂之機高誘注云機理言當安遠如邇安教小大衆國思丈夫人當自治于儀則汝衆國無以釗爲食而進奉以非法之財賄僞傳以冒貢於非幾爲冒進於非危之事江氏王氏俱無駁今不從之者史記云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此篇惟冒貢非幾爲多欲之義釋文冒一音墨是古說亦有以爲貪墨之義者知史公即解此文蓋孔安國古文說也馬注見釋文云冒馬鄭作助貢馬注作贛王氏鳴盛云即借助爲冒也贛爲陷者贛从贛省聲贛讀若坎坎之義爲陷凡人爲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陷故兼言助贛也江氏聲云說文陷或作壘則贛各同聲故云贛陷也

茲既受命

還還既既一作卽出綴衣于庭鄭康成曰連綴小斂大斂之衣於庭中

茲既受命還謂羣臣既受願命而還退也鄭注見周

禮幕人疏云連綴大斂小斂之衣者喪大記小斂衣十九稱大斂君陳衣於庭百稱故鄭以出綴衣爲陳衣也江氏聲以爲鄭君所云豫凶事王氏鳴盛辨之云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時制九十時制惟統紛衾冒死而後制疏云歲制謂棺也不易成故歲制時制一時可辨是衣物難得者月制一月可辨衣物易得者日修棺衣皆畢但日修理之此皆謂大夫以下人君卽位爲牌不待六十成王崩年四十九喪具固宜早辦况疾已危殆斂衣尤不可緩故鄭爲此說也

越翼日乙丑

翼翼一作翌王崩馬融本作成王崩曰安民立政曰成

翼與翌通說文翌明日也律歷志引此作翌亦假音字王崩釋文云馬本作成王崩自虎通崩

堯篇云。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周禮司几筵。及天府注。鄭司農皆引此作成王崩。是今文古文本有成字。作偽傳者刪之也。成王蓋生有是稱。死而因以爲謚也。馬云。安民立政曰成者。周書謚法解文。

### 太保命仲桓

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太保。卽上保爽。仲桓南宮毛。古

今人表第三等。有中桓南宮。當是今文。春秋左氏昭廿三年傳。有南宮極。注云。周彌士。廿四年傳。有南宮醫。注云。極之子。疑卽毛後。則世爲彌士也。俾者。釋詁云。使也。爰者。釋文云。引也。呂伋者。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呂伋立。說文云。齊太公子伋。證曰。玆公春秋左氏昭十二年傳。楚釐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鬻父。禽父。並事康王。釋文云。級本亦作伋。虎賁氏。周禮夏官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注云。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又夏官有族賁氏。中士二人。其職云。喪紀則執戈盾。則此言二千戈。蓋桓與毛所執。卽族賁氏之官也。虎賁百人。蓋呂伋從八百人中。選用百人也。周禮虎賁氏之職。大喪守王門。虎賁氏秩。僅下大夫。而齊侯伋爲之者。蓋以列侯兼領此職。備非常也。逆者。說文云。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南門者。廟門。史記所云。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是也。僞傳云。南門。路寢門。又云。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門外。更就逆門外。所以殊之。江氏聲駁之。以爲子釗以王未疾時。奉使而出。王之寢疾。不過旬日。不及召太子。以南門爲外朝之舉門。似不如史公廟門之說爲長也。玉藻疏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延入翼室。恤宅宗。翼一作翌。宅一作度。延者。釋詁云。進也。翼者。詩箋云。在旁也。翼室者。左路寢也。說苑修文篇云。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君之寢也。又云。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則翼室卽左路寢也。恤者。釋詁云。憂也。宅宗者。後漢書班固傳典引云。正位宗度。注云。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江氏聲云。宗者。白虎通宗族篇云。宗。尊也。爲先祖主也。是宗猶主也。憂居爲喪主。翼一作翌。後漢書袁紹傳注。引此文。宅一作度。見後漢書班固傳注。此本蔡邕典引注。李賢疏。命作册者。以書成王命詞也。下文太史乘書。由賓階。躋之。今文宅爲度也。丁卯。命作册度。御王册命。卽此册也。度者。說文云。法制也。蓋謂喪儀。

顧命第二十五下

周書十六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𠄎鄭康成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狄設黼辰綴衣。𠄎辰

一作衣。牖間南嚮。敷重篋席。𠄎敷一作布。蔑一作莫。黼純華玉仍几。𠄎鄭康成曰華玉五

色玉也。馬融曰篋織籜。鄭康成曰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也。篋析竹之次青者。𠄎

越七日癸酉者鄭注見書疏云癸酉蓋大

斂之明日者。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注云與猶敷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  
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計王以乙丑崩辛未為七日壬申為八日癸酉為大斂之明日然則成王  
以壬申大斂矣。伯相者召公以酉伯入相。初時與周公為二伯。周公既歿畢公代之。下文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也。須  
者易歸妹虞注云需也。材者梓材也。檀弓云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梓者斬之。疏云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檀弓  
又云既殯旬而布材。此則殯之明日。即命士須材者。天子七日而殯與諸侯以下不同。久之欲其乾腊也。狄者祭統云翟者樂吏之賤  
者也。喪大記云狄人設階。狄與翟通。黼辰者釋器云斧謂之黼。郭注云黼文畫斧形。因名云。周禮司几筵職云王位設黼依。考工記云  
白與黑謂之黼。辰者說文云戶牖之間謂之辰。謂一月兩牖之間也。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注云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  
之間。辰依通字。綴衣蓋即中庸所云設其裳衣。史公何氏休俱以此為在宗廟也。傳云幄帳無文以證之。屬者說文云穿壁以木為交

窗也。大戴盛德篇。說明堂之制。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則是每室皆有二牖夾戶。故云設黼屨。牖間謂二牖之間。正當北戶以屏風也。諸家說戶牖之間。以爲一戶一牖之間。失之。嚮當爲鄉俗加向。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引此作鄉。數者。說文引作布。是義爲布也。蔑俗从竹。當爲蔑。卽爲假音字。說文云。祭也。祭。析竹篋也。篋。竹膚也。篋與蔑聲亦相近。馬注見釋文。云。織籜者。籜當爲蕝。說文。蕝。蒲本。可以爲平席。織蕝其細者。鄭注見禮器疏。及書疏。云。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者。周禮司几筵職云。王位設黼屨。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是王生存時。牖間之位。設三重席。席有異物異純。不用蔑席。今則重席。惟用蔑席。黼純。上下不異。是不用生時席也。舉一反三。則下文三席。皆非生時席可知。此鄭義也。云。蔑析竹之次青者。竹之外皮爲青。故竹簡有殺青之說。青之內爲竹膚。卽次青也。說文以篋爲竹膚。篋。蔑聲之緩急。義則一也。黼屨。烹平石經作黼。依。蔑。說文作蕝。引周書曰。布重蕝席。云。蕝。席織蕝席也。讀與蔑同。黼純者。釋器云。綠謂之純。其色白與黑也。華玉。鄭注見書疏。玉五色。玉者。說文云。璽玉。英華相帶。如瑟弦。璫玉。英華羅列。秩秩。是所謂華玉也。仍者。釋詁云。因也。仍几者。周禮司几筵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注。鄭司農云。變几。變更其實。謂有飾。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引此文。

**敷重底席**。馬融曰。底。青蒲也。鄭康成曰。底。政也。篋。織致席也。綴純。文具仍几。西序東嚮。鄭康成曰。此旦夕聽事之坐。

序。西序東嚮。鄭注見書疏。云。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爲然。知是鄭注。諸家脫之。疏云。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于周禮。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四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坐。底席。馬注見釋文。云。青蒲者。玉篇有底。引此文云。孔安國曰。籜平也。本作底。書疏云。禮注謂蒲席爲蕝。平。考同傳。鄭注云。芟。今之蒲平也。釋名云。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今本釋名。萃誤草。說文云。蕝。蒲子。可以爲平席也。御覽引說文。下有云。世謂蒲平。卽馬氏所云青蒲席也。說文。底。同砥。馬氏以其名底。義爲平。故以爲蒲平也。鄭注見書疏。云。底。致者。釋詁文。致。同綴。說文云。密也。云。蔑。織致席者。與馬以爲蒲席義異。蓋以上文篋席析竹次青。此底席當亦以竹爲之。名曰底者。加細致也。綴純者。江氏聲云。以此上下文與周禮參之。則綴純者。其績純。周禮司几筵。有莞纆次蒲熊五席。又有葦席。葦席。凡七席而純。則惟紛畫黼績四者。此經上下文有黼純畫純紛純。與綴純而四。則綴純當司几筵之績純矣。案大戴盛德篇云。赤綴戶也。盧氏注云。綴。飾也。以爲畫飾。則與績同。

序者。釋宮云。東西嚮謂之

江氏說是也。文具者，釋魚，說貝之種類有十，有云餘，蟻黃白文，餘泉白黃文，又陸機疏，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貝之文者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鄭康成曰：豐

席刮漑，竹席畫純，以雲氣畫之爲緣。彫玉仍几。

東序西嚮者，文王世子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焉。特牲云：祝命徹胙俎豆，饗設于東序。下注

云：胙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將私燕也。是東序爲養國老燕羣臣之坐也。豐席畫純，鄭注見書疏云：刮漑，竹席者，漑，今本誤作凍，說文：刷，刮也。漑，簡也。廣雅釋詁云：漑，洒也。蓋以竹爲席，加之洒刷也。易豐卦六二云：豐其蔀，鄭注云：蔀，小席。馬融曰：蔀，小也。疑蔀當爲筓。字，隸書艸竹通用。故鄭知竹席也。云畫純以雲氣者，鄭注三禮，凡言畫者，輒以雲氣爲說。鄉射記：凡畫者，丹質，喪大記：畫荒注云：皆爲畫雲氣。彫玉者，釋器云：玉謂之彫。又曰：彫謂之琢。

西夾南嚮，敷重筓席。

馬融曰：筓，筓，鄭康成曰：筓，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元紛純。鄭康成曰：以元組爲

之緣。漆仍几。

西夾者，卽九室之右个。西南西北皆有个。此蓋在西南。筓，馬注見釋文云：筓，筓也。筓，楚謂竹皮曰筓。是馬以爲竹皮也。鄭注見禮器疏云：筓，析竹青皮者。筓，俗作筠字。今禮器亦作筠。鄭所見本當

借筓字爲之。筓者，說文云：竹胎也。元紛純，鄭注見書疏云：元組者，鄭注司几筵云：紛如綬。說文云：組，綬屬，則綬亦可言組也。漆，說文作漆，云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漆如水滴而下。此借用木名漆字也。

越玉五重。馬融曰：

越玉，越地所獻玉也。

越玉，馬注見釋文云：越地所獻玉，未詳，僞傳讀越爲于。

陳寶。鄭康成曰：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寶一

作案，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

鄭康成曰：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

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虞書典謨是也。宏大也。琬琰，皆度尺二寸者。

陳寶，鄭注見書疏云：大事者，謂將有朝諸侯之事。周禮天府職云：凡國之玉鎮

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寶，說文作窠。引周書曰：陳案赤刀，赤刀已下。鄭注見周禮天府疏。及書疏云：誅紂時，刀者，周書克殷解云：商辛既自燔於火，武王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史記周本紀云：以輕劍擊之，則武王誅紂以劍，非刀也。鄭或別有所本。檀弓云：周人尙赤，是赤為周正色也。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虞書典謨是者。說文云：典，五帝之書也。从册在刀上，尊閣之也。云宏，大釋詁文云：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考工記玉人職云：大琮尺有二寸，宗后守之。則王所世守之大璧，自必亦尺二寸。琬圭琰圭，玉人職皆九寸，彼是王使之瑞節，此是宗器，或較大也。

大玉夷玉

大玉夷玉

一作顙頊

天球

馬融曰

夷玉，東夷之美玉。球，玉

磬。鄭康成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

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鄭康成曰：河圖圖出于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一有雒書二字，在東序。

河圖

一作杼

大玉

鄭注見書疏云：大玉，華山之球者。禹貢雍州貢球琳琅玕，不云出於華山。釋地云：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不云出玉。鄭說未詳也。夷玉，天球。馬注見釋文云：夷玉，東夷之美玉者。說與鄭同。云球玉，球者，說文球

玉聲也。或作璆聲。字疑當為磬。皋陶謨云：鳴球也。鄭注見書疏云：華山之珣玕琪者。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鄭言東北者。周禮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是可以云東北也。說文云：珣，珣無閭之珣玕琪。周書所謂夷玉也。是許鄭馬同義。云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蓋即蒼璧，亦未詳。云皆璞未見琢治者，老子云：璞散則為器。王注云：璞者，真也。案璞字俗从玉，爾雅釋文云：璞字又作樸。云故不以禮器名之者，上文言璧言琬琰，此無器名，故知未琢治也。云河圖圖出于河，帝王聖者之所受者，漢書五行志云：劉歆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鄭不以河圖為八卦，云帝王聖者之所受者，禮運疏引中候握河紀云：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廣博物志十四引尸子曰：禹理鴻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中，是不獨伏羲受之也。江氏聲說以墨子非攻篇云：天命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寶，河出錄圖。宋書符瑞志云：周公旦攝政七年，與成王觀于河，沈璧禮畢，榮光出河，青龍臨壇，元甲之圖，坐之而去。周公援筆寫之，則周家世授河圖，宜為秘寶也。班固典引云：御東序之

祕寶以流其占。蔡邕注曰：東序牆也。尚書曰：顓頊河圖。雜書：在東序流演也。河圖雜書：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案蔡氏所引，蓋今文尚書也。序作杼者，文選王儉褚淵碑文：餐東杼之祕寶。李奇注云：雜書：天准聽曰：天球河圖在東杼。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然野當爲杼。古序字也。案尚書大傳：天子賁庸，諸侯疏杼。注云：杼亦牆也。是今文尚書序作杼，假借字也。是大玉夷玉一作顓頊河圖，一作河圖。雜書：蔡邕今文也。

允之舞衣大

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鄭康成曰：允也。兌也。和也。垂也。

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鼗鼓，大鼓也。此鼗非

考工記鼗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鼗鼓同名耳。

疏

允者，疑卽允征之允。鄭注書序云：允，臣名。

垂，疑卽舜共工大貝者。殷傳云：西伯既伐，紂囚之羶里，散宜生途之，犬戎氏取美馬，駭身朱鬣，雞目者，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之於陸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尾倍其身，名曰虞，之有參氏，取美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車渠，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遂遣西伯，伐崇，是其事也。貝，大如車渠者，考工記注鄭司農云：渠謂車輪也。大貝既入于紂，又爲周祕寶者，武王克殷，仍得之，是文王所以免難，使子孫守之，無忘憂患也。房者，說文云：室在偏也。夾室，蓋左右个，則房卽東西室之在明堂大室兩偏者。玉藻疏云：太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還豐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案鄭氏此說亦未然。古者明堂靈臺辟雍同處。靈臺，則明堂臺門，辟雍，則明堂宮垣，外四周之水。文王既作靈臺辟雍，卽有明堂矣。鄭注見周禮天府疏云：鼗鼓長八尺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鼗。考工記云：鞀人爲鞀，陶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周禮大司馬云：諸侯執鞀鼓，則或作也。賁，大輅在賓階面。鄭康成曰：大輅，玉輅，輅一作路。賁輅在阼階面。鄭康成曰：賁，次也。

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輅在左塾之前。鄭康成曰。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

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次輅在右塾之前。馬融曰。不陳戎路者。兵車非常。故不陳之。

鄭康成曰。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不陳金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

塾者。禮運疏引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也。明臣下當見於君。必先熟思其事也。大路等。鄭注。見周禮典路疏云。大路。玉路者。大戴禮朝事篇云。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周禮巾車職云。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合證二文。大路即玉路也。鄭又以釐爲次。謂是玉路之貳者。巾車于玉路貳車無文。大戴禮朝事篇云。天子乘大路。貳車十有二乘。是大路有貳也。云先路象路者。周禮巾車職。王之五路。無先路之名。其名惟見於此。及郊特性。鄭於郊特性無解。而以此爲象路者。巾車職云。象路以朝。此經將有受朝之事。當陳象路。茲凡四路。大路既是玉路。釐次。又皆是副貳之名。故推先路以爲象路。但巾車職言象路朱樊纓七就。而郊特性言先路三就。不同者。蓋郊特性言大路。繁纓一就。亦與巾車職玉路十有再就不同。彼文所言。殷制尙質故也。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釋宮文。考工記。匠人有門堂。注云。門堂。門側之堂。引釋宮文。以證即此塾矣。塾。俗字。當爲塾。隸字。譌羊爲土。或以埽字當之。恐未是。鄭又以次路爲象路之貳者。次者。說文云。不前也。對先而言。則爲副貳之名。云不陳金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者。見書疏。金字。今本誤作象。巾車職。王之五路。玉路以祀。金路以賓。象路以朝。革路以卽戎。木路以田。茲大路是玉路。釐路爲其貳。先路是象路。次路爲其貳。則此四路。止五路之二。未有金輅革輅木輅。蓋此時將祭。奠於廟。而傳顧命。故陳玉路。又將受諸侯朝。故陳象路。是以鄭云。主于朝祀而已。周禮大宗伯職。朝於五禮。屬賓禮。時諸侯受朝。則金路以賓。亦宜陳之。蓋此時喪中受朝。不迎賓。無所用金路也。書疏引鄭注云。纓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纓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二金輅。疑是象輅之誤。輅作者路。見周禮巾車明堂位禮器郊特性注所引。一人雀弁執惠。鄭康成曰。赤黑曰雀。言如爵頭色也。雀弁制如冕。

黑色。但無藻耳。惠狀蓋斜刃。宜芟刈。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馬融曰。騏青黑色。鄭康成

曰。青黑曰騏。詩曰。我馬維騏。綦一作騏。執戈上刃。鄭康成曰。戈卽今之鉤子戟。夾兩階。卮

雀弁者。白虎通。紉冕篇云。士冠經曰。周弁。殷皞。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爲周尙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元者。不失其實。鄭注見書疏云。赤黑曰雀。言如爵頭色者。鄭注士冠禮云。雀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是也。云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者。周禮弁師。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藻。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注云。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紉。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又云。諸公之藻。纓九就。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云。侯伯藻七就。子。男藻五就。孤藻四就。三命之卿藻三就。再命之大夫藻再就。是冕皆有藻也。雀弁之制。延紐笄紘。皆與冕同。惟無藻爲異耳。然則冕而。無藻。卽與雀弁無異。而鄭注弁師。又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雀弁。則似無藻之冕。仍與雀弁不同者。賈氏士冠禮疏云。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雀弁。則無前低後高之制。故不得冕名。說文云。弁。冕也。冕。大夫以上冠也。云惠狀云云。未詳。畢門者。鄭司農注周禮。閹人及朝士。皆云路門。一曰畢門。是也。綦當作紉。說文帛蒼艾色。新修增綦字。卽紉別體也。綦弁。馬注見釋文。鄭注見。詩出其東門疏。及書疏云。青黑曰騏。且引詩者。說文云。騏。馬青驪文。如博綦也。驪是黑色。故鄭云謂騏弁色。如馬騏文也。所引詩。皇皇。者。華文。詩。鴈。鳩。云。其弁伊騏。傳云。騏。騏文。與鄭義同。而詩箋乃云。騏當作縻。以玉爲之。於此。又不破騏爲縻者。鄭注周禮弁師云。韋弁。皮弁。侯伯縻飾七。子男縻飾五。孤則縻飾四。三命之卿縻飾三。再命之大夫縻飾二。又云。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然。則鄭氏之意。以大夫以上之弁。皆有縻飾。士弁則無。有彼詩所稱淑人君子。是謂諸侯。此四人是士。其弁不得爲縻飾。故以騏爲青黑。色也。知此四人是士者。蓋士無位於堂下。又弁皆冕而立於堂廉之上。自是大夫。此四人立于堂下。又弁而不冕。與上文二人爵弁立。於畢門內者。皆士也。云戈卽今之鉤子戟者。漢時名戈爲鉤子戟。鄭舉當時之名。以況便於曉人也。鄭注周禮序官司戈盾亦云。戈。今。時。句。子。戟。者。廣雅釋室云。卮。砌也。說文。云。卮。古文。卮。从戶。蓋堂砌如人之兩頤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鄭康

成曰劉蓋今錢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

**疏**劉字說文所無而劉劉以為聲或鉤重文脫之鄭注見書疏云劉今錢斧者說文云錢鉞也斧之尖銳者其形未詳云鉞大斧者說文戊字解

也詩公劉疏引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大戊則戊大于斧也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者釋宮云堂東西牆謂之序然則序內皆為堂云半已前者對半以後為房室也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

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疏**鄭康成曰戣瞿蓋今三鋒矛

戣者說文云周制侍臣執戣兵也垂者釋詁云疆界邊衛圍垂也則垂是邊蓋堂下之邊也鄭注見

書疏云戣瞿蓋今三鋒矛者詩小戎云九矛鑿錄傳云九三隅矛也鋒即隅謂三稜也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疏**鄭康成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

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側階東下階也銳一作鈹

**疏**銳諷字也當從說文作鈹云侍臣所執兵也周書曰一人

冕執鈹讀若允鄭注見書疏云鈹矛屬者案說文編字以類相从金部鉞下鈹鈹下鈹鈹下鈹云縱小矛也鈹短矛也鈹矛也鈹長矛也則鈹列其間亦必矛屬矣云凡此七兵者最括惠戈劉鈹戣瞿鈹也云或施矜或施柄者說文云矜矛柄鄭注考工記廬人云凡矜八觚然則擔圍者柄其手握處圍而握不及處為八觚者矜也云側階東下階者鄭注雜記云側階亦旁階也案考工記匠人職說明堂九階注云南面三三面各二此云側階蓋在中階之側鄭云東下階者即中階之東也

裳**疏**鄭康成曰麻冕三十升布也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

**疏**此稱王者白虎通爵篇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士不可一日無君也故曰尙書王麻冕黼裳此

大斂之後也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尙書言迎子劍不言迎王麻冕者白虎通緇冕篇云統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亦不忘本也尙書曰王麻冕冕以前後遠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見邪纒塞耳示不聽讒也故禮玉藻曰十有二旒前後遠延禮器曰天子麻冕朱綠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時十二月也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鄭注見書疏云麻冕三十升布者孔安國注論語子罕云麻冕緇布冠也古者積麻三十升布以為之故云麻冕三十升麻之布以為冕也布言升者所以辨精麤也鄭注

喪服傳云布八十縷爲升則三十升凡二千四百縷布之至細者矣凡冠衣之布冠之升數輒倍於衣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云  
黼裳者冕服有文者周之冕服九章黼當其第八其等衰則自九章以至一章凡五等天子備有焉據鄭注周禮司服云毳畫虎雉宗  
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則此黼裳者是毳冕之裳刺黼駮  
二章者是有文者也此言有文對下蟻裳形裳皆以色言無文也  
不由阼階不忍卽父位也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踐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注云代成王履阼階王位治天下是嗣  
王乃當踐阼階今升自西階者不忍卽父位也隋俗字當爲躋釋詁云陞也詩朝躋於西傳云躋升是躋卽躋字

### 由賓階躋

賓階者西階坊記云子云升自賓階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注云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

麻冕蟻裳入卽位鄭康成曰蟻謂色元也卽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

蟻說文所無當爲蟻檀弓蟻卽於四隅釋文云蟻一

作蛾釋蟲云蚘蟬大蠹小者蠹獨士邦君入畢門以聽傳顧命也鄭注見書疏云蟻謂色元者夏小正云十有二月元駒賁元駒也者  
蟻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方言云蚘蟬西南梁益之間謂之元駒案元者色也云癩西面者謂在中廷之東諸侯北面者在中廷之  
南經言入卽位不言升階知皆陪位於中廷也

###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

形者廣雅釋器云赤也詩彤弓傳云彤弓朱弓也丹赤俱與纁色相近形裳卽纁裳周禮樂人注鄭司農云纁

也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躋今文同一作銅說爲天子副璽大傳說古者圭

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爲瑞也馬融曰同者大

同天下鄭康成曰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

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杯

承者詩箋云猶奉也介圭者鎮圭考工記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釋器云圭大尺二寸謂之玠詩崇高云錫爾介圭郭氏注爾雅引作玠同者白虎通爵爲作銅

吳志注虞翻別傳云。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云今經者。今文也。翻又云。雖皆不得。猶愈於元。是謂今文之說。勝於鄭氏也。今文以銅爲副璽者。說文璽。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籍文从玉。大傳云。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是殷周已來。天子有璽也。大傳說古者圭必有冒。云云者。白虎通文質篇云。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璽以朝諸侯。諸侯執珪以觀天子。珪之爲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也。尚書大傳曰。天子執璽以朝諸侯。又曰。諸侯執所受珪與璧朝於天子。無過者。復得其珪以歸。其邦有過者。留其珪。考工記玉人職云。天子執璽四寸以朝諸侯。說文云。珪。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犖冠。是說此經之義也。馬注見吳志。注虞翻別傳云。大同天下。蓋以同珪爲一物。珪者。義取覆冒天下。故爲大同也。鄭注見書疏及吳志。注虞翻傳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者。周禮序官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又云。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是宗伯爲春官之長也。此則使小宗伯之一人。與大宗伯同事。是使其三人之上二人也。小宗伯二人。爵位同。而得差其上下者。蓋同等之中。自有長次也。必知上宗是二人者。奉是兩字共奉之。以兩手奉一物。則同。珪二物。必二人奉之矣。且下文王三咥。上宗曰饗。太保授宗人同。明是贊王者。大宗伯贊。太保者。小宗伯也。云同酒杯者。虞翻別傳云。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四。以顧命康王執珪。古曰字。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玉人職。天子執珪以朝諸侯。謂之酒杯。誤莫大焉。虞意欲以同爲同。解經云。受曰。珪謂曰圭者。珪以爲一物。妄詆鄭氏。實非也。下文王受同。三宿三祭三咥。太保受同。是同爲酒器。俱不可謂之曰。始知鄭說不可易也。江氏聲說。同爲圭瓚。云以挹鬯。祿祭者。周禮謂之祿圭。王氏鳴盛亦云。下文太保以異同乘璋以酢。則彼同是璋瓚矣。案同。今文作銅。銅卽金也。白虎通考黜篇云。圭瓚。瓚。宗廟之盛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芳之至也。君子有玉瓚。瓚者。以配通德也。其至矣。是銅卽因玉瓚之飾金爲名也。江王說是。

太史秉書由

賓階躋御王册命

鄭康成曰。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西南而讀

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

乘者。釋詁云。執也。書。謂所書顧命之策也。鄭注見書疏。云御猶嚮者。御與訝通。訝之言迎。迎則向也。云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者。以太史隨而升階。將由其西讀策。王少東避之。曾子問云。君薨

而世子生三日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此云太史東面於殯西南隅者少儀云詔詞自右曾子問所云是北面而告於殯當在世子之右故立於殯東南隅此則以成王命詔嗣王當立於殯之右故東面于殯西南隅也

曰皇后馮玉几馮一作凭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

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皇者釋詁云君也后者說文云繼體君也謂康王也末者方言云緒也馮者一切經音義十七引三蒼云依也說文作凭云依几也周書凭玉几讀若馮

卞卽弁省文鄭注士冠禮云卞名出於榮榮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案榮與般通廣雅釋詁云般任也燮者釋詁云和也此太史傳述成王之命命康王馮玉几以聽道揚緒餘之命卽白虎通爵篇云卽繼體之位也言命汝嗣守此訓以臨君周國率循大任以和天下以對揚文武光顯之訓偽傳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與者釋言云起也眇眇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微也亂者釋詁云治也四方者傳云中國也言我微末小子其何能而治中國以敬畏天命乎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馮

融咤作罷鄭康成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宿肅也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

位

白虎通爵篇云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尙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也明爲繼體君也宿與肅通鄭注少牢饋食禮前宿一日宿戒尸云宿讀爲肅釋詁云肅進也馬氏作罷見釋文

咤俗字說文作罷云奠爵酒也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咤是奠酒也玉篇云咤本或作吒則卽吒字鄭注見書疏云徐行前曰肅者亦以宿爲肅進也却行曰咤未詳

上宗曰饗

饗者江氏聲云勸彊王嘒酒也士虞禮云哀薦裕事

適爾皇祖某甫饗注云勸彊之也鄭又注特牲饋食禮云饗勸彊之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乘璋以酢

盥說文云澡手也璋者璋瑱祭統云君執圭瑱祿尸大宗伯執璋瑱

亞祿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知灌地之璋瓚。得單名璋也。鄭箋詩。棫樸云。祭祀之禮。王祿以圭瓚。諸臣助之。祿以璋瓚。以圭瓚為柄杓。繼  
嚶曰。祿璋瓚。亞祿。既是此太保秉璋。則上文王所用以祭之同。或即圭瓚。二瓚皆同名。殆猶弁冕皆名冠與。以酢者。謂既獻則自酢也。  
周禮司尊彝職。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以及追享朝享。於六彝六尊。各用其二。而其下。輒云皆有疊。諸臣之所酢也。注云。酢讀為醉。字之  
誤也。諸臣獻者。酌疊以自酢。異同者。臣不敢擊君器。王以上宗勸而嗜酒。既嗜則以同授太保。太保受之以降。置於篚。盥手而取。異同  
升酌。執其柄以獻。則自醉也。  
醉說文本字作醕。此假借字。

###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濟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疏** 宗人。小宗伯也。江氏聲云。上文上宗奉同瑁。鄭注以為春官之長。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一人奉同。一人  
奉瑁。然則此時堂上有小宗伯一人。與大宗伯同在焉。自當大宗伯贊王。小宗伯贊太保。且上言上宗。此變文言宗人。則自是小

宗伯矣。為將拜。故授宗人同也。王答拜者。燕義云。君舉旅于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  
君上之禮也。是其義。太保受同。受于宗人也。嗜者。說文云。嘗也。引此文。鄭注雜記云。嗜。嘗也。嗜至口。辟至齒。宅疑即託說文。奠爵酒也。  
鄭氏以為却行曰咤。則是太保受同祭。嘗酒而却退也。太  
保授宗人同。以傳顧命畢。王受顧命亦畢。又答拜之也。

### 太保降收

太保降。江氏聲云。降而出應門。不言出者。于下言  
入見之。省文也。收者。蓋太保收策書。宗人收同與。

### 諸侯出廟門俟

**疏** 諸侯即上文所云。鄉士邦君入即位者。邦君謂畿內諸侯。兼有畿外之齊侯。鄉士中有衛侯。是外土諸  
侯。餘皆風采畿內。皆畿內諸侯矣。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是食采畿內者。亦諸侯也。廟門者。周

本紀云。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之廟。上文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則此廟門即南門也。俟者。俟  
王出視朝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何可分。馬鄭本自王若曰。已下。乃為康王之誥。蓋本孔氏古文。

**疏** 應門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禮記疏引李巡云。宮中南嚮。大門應門也。詩  
傳云。王之正朝曰應門。明堂位云。雉門。天子應門。言魯之雉門。比於應門也。

### 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召公為西伯。畢公為東  
伯。是時周公已歿矣。

皆布乘黃朱。布乘。一作黼黻。布  
者。

廣雅釋詁云。列也。乘四馬也。詩叔于田云。乘乘黃。傳云。四馬皆黃。案古者車一乘駕四馬。故四馬爲乘。黃朱者。詩于旌疏。引鄭駁異義云。尙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然則鄭注此文亦云然。布乘一作黼黻者。白虎通。辨冕篇云。天子朱紕。諸侯赤紕。詩云。朱紕斯皇。室家君王。謂天子也。又云。赤紕金鳥。會同有繹。又曰。赤紕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紕。亦謂諸侯也。別於天子。謂之黃朱。黃朱亦赤矣。是今文布乘作黼黻。解之者以爲衣也。布與黼聲相近。乘與紕形相近。解黃朱以紕者。詩傳云。朱紕黃朱。紕也。於斯干。又曰。紕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漢書韋孟諷諫詩云。黼衣朱紕。正用今文說也。

**賓稱奉圭兼幣** 鄭康成曰。此幣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

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

**疏**

賓者。周禮大宗伯職云。以賓禮親邦國。謂朝覲宗遇會同。天子以賓禮賓諸侯也。大行人職云。掌大賓之禮。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武氏儀云。賓古文通作擯。賓稱是擯者

之辭。圭者。考工記玉人云。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注云。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也。幣者。周禮小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注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是說圭幣之事。鄭注見書疏。云。此幣王者之後以言者。二王之後。謂杞宋位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此經言布乘黃朱。又稱奉圭兼幣。故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爾。云。諸侯當璧。亦有庭實者。覲禮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秋官大行人說朝事云。廟中將幣之享。彼注既用覲禮篇文。又引大戴朝事篇云。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則庭實又在圭馬等物之外。故詩韓奕疏。備引諸文而申之。云。三享者。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爲二。以備三享。今此經文不具。故鄭補言之。僞傳以圭馬卽庭實。非也。

曰。一一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

嗣德答拜。鄭康成曰。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

**疏**

臣

謂蕃衛。壤。謂壤地所生之物。禮器云。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覲禮云。庭實惟國所有。則此諸侯所執以奠者。自是其國土所生之物。陳之以爲庭實也。奠者。鄭注禮記云。猶獻也。堯典云。舜讓於德。弗嗣。白虎通性情篇云。義者宜也。義嗣。言宜嗣德也。春秋文八年

秋八月庚戌，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也。是時成王崩，未踰年，康王實未嗣位。若真言王答拜，無以異於正即位者。言其宜嗣，則未嗣位之意自明。鄭注見書疏云：釋辭者一人者，此時諸侯雖衆，但其長一人釋辭，不必人人皆釋。下文皆再拜稽首，拜言皆，則釋辭不皆可知也。云此朝兼享禮者，覲禮，侯氏既朝而出，乃後云四享皆束帛加璧，以鄭注曲禮云：諸侯春見曰朝，受贊於朝，受享於廟，是常禮皆朝而後享，不同時並行二事。今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則入門而朝，奉圭兼幣，庭實俱設，是於常禮不同也。

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馬融曰：姜，道也。克恤西土。

姜者，說文云：進善也。姜或作誘，或作誦。古文作姜者，釋言云：順也。言天改殷之命，惟文武大受而善順之，能撫恤西土也。馬注見釋文云：姜，道者，詩傳文。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

用敷遺後人休陟者，釋詁云：假陟登陞也。曲禮云：告喪曰：天王登假，是赴告之詞。稱天子崩，為登假也。釋詁云：協，服也。戡，克也。敷者，說文云：故也。引上文言惟新登假之成，王盡服其賞罰，克定其功用，施于後人以休也。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皇者，詩傳云：大也。六師，六軍也。詩常武云：整我六師。周禮夏官序官云：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高祖謂文王。

寡命，如康誥乃寡兄勛，謂寡有之命。言今王敬之哉，張大其六軍，無毀敗我文王寡有之命。魯語展禽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稱文王為高祖。書疏云：馬鄭本此篇自高祖寡命以上，內於顧命。王若曰以下，始為康王之誥。釋文云：庶邦侯甸男衛，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序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史遷說：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徧

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鄭康成曰：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

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

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

**疏**

史公說見周本紀云作康誥與上文云作顧命非一篇同書序是古文本與顧命異篇也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者見書釋文以此合於顧命乃符二十九篇之數馬鄭雖分之今用執文

志之目為注疏并取今古文故不分也依熹平石經殷庚三篇為一之式空格以別之鄭注見詩周頌譜疏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頒度量者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是鄭氏所本也云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者鄭于顧命篇首注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則自制禮以來至此積三十年矣周禮大行人職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然則二十四年王再巡守三十年則再巡守而餘六年矣云侯甸男要服正朝者據大行人職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然則侯服年年朝甸服二歲見者至此六年當三朝要服三歲見者六年則再朝要服六歲見者適當其正朝之期也此時朝者當是侯甸男要四服之諸侯經乃言侯甸男衛不見要服鄭氏推求其故以為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江氏聲謂當周之四月正歲為春仲要服國遠蓋未至也衛服諸侯應以往年來朝容有往年國中多故不得以時至而於是來與或詳合注音疏

惟予一人釗報告

**疏**

禮曲

不務咎底至齊

**疏**

馬融讀絕句

**疏**

釋詁云丕大也平成也富者鄭注禮記云備也務與稽聲相近大傳云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稽鄭注作羈云冒也則此云冒咎者干冒災咎也底者釋詁

云止也齊者釋言云中也言文武之道大成備故不干災咎止于至中也

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

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疏**

保安乂治俱見上疏端者說文云直也直即正也言周家以信顯明于天下有如熊羆之勇士純一其心之臣安治王室用正命於天也

皇天用訓厥

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訓與順道。畀者釋詁云予也。屏者釋言云蔽也。在者王氏念孫云謂相顧在。春秋左氏襄廿六年傳云衛獻公使讓

太叔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吳語云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即此在字之義也。下文云今予一二伯父尚須暨顧亦謂相顧在也。言天用順其道付與中國乃命立侯樹藩顧在我後人。

今予一二伯父

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罔乃一作

迺罔一作無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稱伯父者。觀禮云天子呼諸侯之禮。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邦曰叔父。異姓曰叔舅。尚者釋言云庶幾尚也。胥者釋

詁云相也。綏字說文本作綏。周官夏采以乘車建綏。注云綏當爲綏。釋詁云綏繼也。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當爲一句。言繼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也。僞傳讀綏爾先公之臣絕句。失之。恤者說文云收也。若者釋言云善也。鞠者釋言云稗也。言今予一二同姓庶幾相與顧在我繼爾前人之臣服於先王。即爾身在外。爾心無不在王家。以奉收其善。無遺我稗子羞愧也。漢書谷永傳永災異對引此經。乃作迺罔作無。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

冕反喪服

鄭康成曰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

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反喪服一作喪服

白虎通爵篇云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

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何休注公羊桓元年傳云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鄭注見書疏云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者三公稱公諸侯亦得通稱公是時王朝之臣皆在。故又云諸臣亦在焉也。云朝臣諸侯亦反喪服者經止言王反喪服故鄭補言之。又引喪服證之者喪服篇云斬衰裳直經杖絞帶冠繩纓管屨者其自首列父其次諸侯爲天子其次君是也。

卷二十六

費誓第二十六 周書十七

**釋** 史遷說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與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作盼誓遂

平徐戎，定魯費。一作盼，一作鮮，一作獮，一作棗。

**疏**

史公說見魯世家云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與反者，是以淮夷徐戎為在與管蔡同時。魯世家前文亦云

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周本紀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又云：既緇殷命，襲淮夷。在豐作周官。是伯禽先伐淮夷，在管蔡以殷畔之時。周公伐淮夷，在歸政殘奄之後也。但伯禽封魯，據洛誥經文，命公後及惟告周公其後，則在七年歸政之時。此云即位之後，有管蔡淮夷等反，殊不可解。史公從安國問故，又用伏生所傳今文，故說有岐異。後漢書東夷傳云：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戎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征之。此疑今文說。則魯公征徐戎，在穆王時，故編篇於顧命後。呂刑前也。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注云：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疏云：伯禽所遭是母喪，則在周公未歿之時。云伐之於盼者，盼與費聲相近。即今山東費縣地也。春秋左氏隱元年傳云：費伯率師城郕，後為季氏邑。僖元年傳：公賜季氏汶陽之回及費是也。亦即南武城。孟子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蓋費地。在曲阜東南。又通沂州府，與淮沂連界。故淮徐之國，時為魯難。魯公率師至此作誓也。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索隱云：尚書大傳作鮮誓。說文：棗，云惡米也。周書有棗誓，惡米之訓，與此無涉。鄭注周禮雍氏及曾子問，皆引作棗。今曾子問注作費。

案釋文可證為後人改也。許氏蓋存孔壁古文耳。書彙典疏云：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今從鄭本。

公曰：嗟！人無譁。鄭康成曰：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聽命徂茲。嗟者，釋詁云：咨，變也。嗟，卽說文：警字，譁者一切經音義四。

引三蒼云：言語譁譁也。釋詁云：徂，往也。茲，此也。魯公告軍民以無譁，聽我敕命，往此費地。鄭注見書疏。淮夷徐戎並興。淮夷者，詩傳云：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徐者，說文作郟，云：邾下邑也。魯東有郟城，魯世家：頃公

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集解引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郡國志云：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案淮夷毛氏以為東國之有夷行者，則此徐戎亦徐人之好與戎者，故名之，非必戎夷也。後漢書東夷傳則云：徐戎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段氏玉裁云：魯東近郟，故

曰東郟。善敕乃甲冑。史遷敕作陳，敵乃干，無敢不弔。史遷弔作善。鄭康成曰：敕謂穿徹之敵，猶繫也。弔，至猶善也。敕者，說文云：擇也。引周書曰：敕乃甲冑。甲者，書疏引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冑者，說文云：兜鍪也。兜鍪，首鎧也。敵者，說文云：繫連也。引周書曰：敵乃干。讀若矯。弔者，說文作迺，不關。

云至也。史公敕作陳者，說文訓敕為擇。夏小正云：陳筋革者，省兵甲也。省亦擇也。弔作善者，與鄭同。鄭注見書疏云：敕謂穿徹之者，考工記：函人職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云：屬謂上旅下札續之數。又鞞人職云：察其線，欲其臧也。注杜子春云：線謂縫革之線。說文：司馬法：羣從革，是甲冑之革，必以線縷縫綴之。鄭云：穿徹卽謂是也。云敵猶繫者，與說文繫連之訓同。云弔至，釋詁文云：猶善者，以下文無敢不善知之。案經云：弔，亦可訓至。下云善，不必同訓作善。說文以簡為擇，言簡擇其甲冑，繫連其干盾，無敢不至軍所。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備與菑同。說文云：具也。鍛者，廣雅釋詁云：椎也。礪，俗字。當為厲。詩公劉云：取厲取鍛。傳云：鍛，石也。鑿云：鍛石所以鍛

質也。取厲，鍛斤斧之石，可以利器用鋒者。鑿，省字。說文：鑿，兵耑也。春秋左氏昭十二年傳云：磨厲以須。

今惟淫舍牯牛馬。鄭康成曰：牯為桎，牯之牯，施牯于

文。牯，兵耑也。春秋左氏昭十二年傳云：磨厲以須。

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杜乃獲。鄭康成曰：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窋，或設獲其中以遮獸，位柞

鄂也。杜一作數。斂乃窋，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淫者釋詁云：大也。舍者，郭注釋詁云：放置也。牯者，說文云：牯，牛馬牢也。引周書曰：今

惟牯牛馬無淫舍二字。杜說文作斂，云閉也。讀若杜獲。一曰布獲也。窋，說文為阱，重文云：阱，陷也。斂，說文云：塞也。引此文。周禮冥氏掌為阱，獲以攻猛獸。檻以捕虎豹，窋以捕小獸。言今大放舍牢中牛馬，宜杜塞窋獲以放牧之，亦無久牯以傷其牲畜。傷之則有常法。鄭注見書疏云：牯為極牯之牯。斂，格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者。易大畜六四：童牛之牯。鄭注云：巽為木，互體震，震為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為手，持木以就足，是施牯。又鄭志：冷剛問大畜六四注云：蒙初六注云：不審極牯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牛既如此，馬亦可知。故云：施牯于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失與佚通也。案軍行以牛載輜重，馬駕兵車，常駕不舍，力不能任，故放置之，而以橫木閑之。說文云：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又云：衡，牛觸橫大木，其角。詩曰：設其福衡。據此，則牯謂閑之橫木。鄭云：牯其脚，亦此意也。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窋，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獲柞鄂者。周禮雁氏云：春令為阱，獲溝澗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獲注云：阱，穿地為壑，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柞鄂也。堅地阱澗，則設柞鄂於其中。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書棗誓曰：斂乃獲，斂乃阱。時秋也。魯語云：鳥獸成設，窋鄂。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是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鄭康成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

屬也。風者，春秋左氏傳四年傳云：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服注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臣妾者，古軍中有丁女。墨子備城門篇云：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周禮太宰九職八曰：臣妾聚斂，疏材。書疏云：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是也。逋者，說文云：亡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風走逸者，春秋左氏傳廿八年傳：晉中軍風於澤。杜注云：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是也。云臣妾廝役之屬者，公羊宣十二年傳云：楚伐鄭，廝役廝養死者數百人。何氏注云：艾草為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

役。養馬者曰廝。炊煮者曰養。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十五人，即廝役也。勿敢越逐，祇復之。史遷祇作敬，一作振。我商賚汝。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說文云**越逾也逐道也祇者釋詁云敬也商釋文云徐音章鄭注士冠禮云章明也

**其主**我明賜汝汝逾次追逐及得之不返者皆有罪罰史公祇作敬者釋詁

文集解引徐廣曰敬一作振祇振聲之輕重皋陶謨祇敬六德史記作振敬

**無敢寇攘**鄭康成曰寇劫取也因其

亡失曰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寇者**鄭注舜典云強取為寇攘者論語其父攘羊周氏注云有因而盜曰攘釋詁云攘因也儻俗字誘者

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

**史遷**乃作爾糗糧一作餼糧無敢不

逮汝則有大刑馬融曰大刑死刑

**時**从止俗誤从山釋詁云時其也糗者說文云熬米麥也逮者釋詁云逮

疑當為糧以糗為餼者說文云養餼也陳楚之間相謁食麥飯曰養是糗為熬米雜麥乾而食之義得通

史遷遂作隧大傳說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

**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

**三郊三遂**王肅謂東郊留守故不言四江氏聲用其說非也郊者釋地云邑外謂

大司馬云凡制軍大國三軍魯是大國宜為三軍小司徒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

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徧境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春

秋左氏成元年疏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

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今此淮夷徐戎兩寇並發其勢甚急

故悉起鄉遂之兵應之。然猶不至總徵境內也。史公遂作隧者。隧即闕音文。大傳說見王制疏引尚書傳云。多士傳周禮典疏云。母逸傳皆誤引也。魯國百里。則郊當在二十里之外。遂又在其次也。峙乃楨榦。馬融曰。

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峙者釋詁云。榦也。舍人注云。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說文云。榦。築

牆耑木也。築。擡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楨在前。榦在兩旁者。凡築牆及城。必立木。兩旁以繩束板。又置木於其兩首。乃取土實築之。是楨為兩首之木。榦則兩旁之木也。說文云。築。牆耑木。義亦同。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鄭康成曰。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于罪隸。春稟。不殺

之。鄭注見書疏云。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者。以無餘刑。故言盡奴。不遺也。云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于罪隸。春稟者。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稟。注鄭司農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春人稟人之官也。周禮又云。凡七十

者。與未配者。不為奴。則此無餘刑。亦有不為奴之人。言其大略耳。云不殺之者。不供楨榦。法無死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芟。無敢不多。史遷多作及。

鄭康成曰。芟。乾芻也。汝則有大刑。芻芟者。說文云。芻。刈艸也。芟。乾芻也。史公作峙。乃芻芟。稂糧。楨榦。無敢不逮。我甲

不得食。不可以戰。故有大刑。若及而不多。不應云大刑也。當從史記。多字與及相似而誤。鄭注見書疏。戊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則此不及。蓋不多之異文也。芻芟不至。牛馬

# 卷二十七

### 呂刑第二十七上 周書十八

**史遷說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又說命曰甫刑鄭康成曰周穆王以甫侯為相**  
史公呂作甫者禮記引此經俱作甫刑孝

經引同也詩崧高云生甫及申傳云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獻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俱以呂為甫惟墨子引呂刑章昭注周語云謂周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呂刑也則自漢魏已前書文俱作呂刑書疏云揚之水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穆王時未有甫名稱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猶叔虞初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其呂之所在則齊太公世家集解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郊云言於王者見下呂命王疏鄭注見史記集解書疏云引書說謂書緯刑德放篇有此言也

**惟呂命王史遷作甫侯言于王鄭康成曰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  
史公以命王為言于王者鄭注緇衣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同此語

意讀王字上屬也鄭注見書疏云呂侯入為三公者史記集解又引鄭注云為相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空公鄭注云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為稱是呂侯于六卿為司寇於三公為司空公也以諸侯而為王朝之卿故言入為三公是輔相之臣故引書說呂侯為相也  
**享國百年耄荒**  
享國百年者論衡氣壽篇云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此今文說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穆王立五十五

年崩是百年兼數未即位之年古文說也列子周穆王篇云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俱從生年數之不知王充說何據耄者曲禮曰九十曰耄注云耄憊忘也似非也耄是九十之名猶百年日期頤不必引春秋傳謂老將知耄又及之荒者詩傳云治也言耄而治事此古文以為告王之詞耄釋文云本亦作耄耄即說文耄之譌字漢書刑法志作眊荒鄭注周禮大司寇職引書曰王旒荒周禮釋文作旒孔氏正義本作耄羣經音辨引書王秬荒云鄭康成讀秬即旒字  
**度作刑以**

詰四方。大傳度作鮮度。馬融曰：度，法度也。刑一作詳刑。詰一作詰。

大傳度作鮮度者，釋詁云：鮮，善也。漢書刑法志云：度，時作刑。詩傳云：

時善也。則今文鮮度，度時俱言度善也。或以度時為相度時宜，非也。史記以命王為言於王，則享國二語是告王之詞。呂侯告王言王享國日久，老而治事，當度善作刑，以謹四方也。刑作詳刑者，周禮大司寇引有詳字。疏云：謂周穆王年老，壽亂荒忽，猶能用賢量度，詳審之刑，以詰謹四方。案以荒為荒忽，亦似非也。詰作詰，今文尚書也。馬注見釋文云：度，法度者，說文云：度，法制也。詰者，周禮太宰職云：刑典以詰邦國。注以詰為禁。大司寇云：佐王刑邦國。詰四方。注以詰為謹。俱引此經以證。又布憲職云：憲邦國之刑禁，以詰四方。注云：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則此詰四方，鄭義與之同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馬融

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鄭康成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

代也。蚩尤者，周書嘗參解云：昔天之初，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臨四方。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饑，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用名之曰絕響之野。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

暴，莫能伐。又云：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途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大戴禮用兵篇：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案孔子三朝記：以蚩尤為庶人者，蓋上古或諸侯相侵伐，惟蚩尤以庶人作亂犯上。史記正義引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類，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欽命云云。夫云兄弟八十一人，必非天子諸侯，是庶人之作亂者。始於蚩尤，民效之以為寇盜，故云延及平民。延者，釋詁云：引也。平者，詩箋云：齊等也。則平民謂齊民也。然則史記集解引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傳記，或言諸侯，或言霸天下，皆由庶人僭位言之。孔子說不誤也。馬注見釋文云：蚩尤，九黎君名者，高誘注國策同。章昭注楚語云：九黎黎氏九人。書疏引章注：下云蚩尤之徒也。是後民之效蚩尤為亂者。鄭注見書疏云：霸天下，蓋言其竊霸號也。云學蚩尤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據楚語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而言也。然則九黎九人，亦黎民之作亂者。寇鈔賊害，見前疏。

鴟義姦宄。馬融曰：鴟，輕

也。鄭康成曰：盜賊狀如鷓鴣，鈔掠良善，劫奪人。鷓鴣一作消，兪一作軌。鷓鴣義，舊解均失之。王氏念孫曰：馬注云：鷓鴣輕也。鷓者，冒沒輕儇義者，傾覆反側

也。說文云：俄，行頃也。詩箋云：俄，頃貌。廣雅釋詁云：俄，蒙也。古者俄義同聲。或訓義為仁義字，非也。姦究，見堯典疏。馬注見釋文。云：鷓鴣者，廣雅釋詁云：蚩，輕也。鷓與蚩聲相近。鄭注見書疏。云：狀如鷓鴣者，御覽引馬融周禮注云：鷓鴣，惡聲之鳥也。王逸注楚詞云：鷓鴣，惡鳥。廣雅釋鳥云：鷓鴣，怪鳥也。云：鈔掠良善者，鄭以善訓義也。潛夫論述救篇云：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後，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為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究，奪攘是說此經之義。或今文鷓鴣為消義。廣雅釋詁云：消，滅也。則消義姦究，或為滅義善而干軌法也。

究，周禮司刑疏引作軌。或鄭本如此。既訓鷓鴣義為鈔掠良善，則鄭於姦軌亦為干犯軌法也。 奪攘矯虔。鄭康成曰：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擾。春秋傳

虔劉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奪一作斂，矯一作橋。奪攘見前疏。矯虔者，漢書注孟康曰：虔，固也。橋，稱上命以貨賄為固。引此文作斂作橋。韋昭曰：

詐稱為矯，強取為虔。一切經音義十二云：橋，擅也。假詐也。案擅也。出說文方言云：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為虔。杜注左傳云：虔劉皆殺也。鄭注見周禮司刑疏云：有因而盜曰攘者，釋詁云：攘，因也。云：矯虔謂撓擾者，矯與撓聲相近。引春秋傳者，成十二年傳文。奪說文作斂，云：擄取也。引周書此文，矯周禮司刑注作橋。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鄭康

成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

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于西裔者，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

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寂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

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弗一作匪。一作否。靈一作命。一作練。虐一作殺。

**疏** 緇衣引甫刑。弗作匪。靈作命。注云。匪非也。

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為法。案詩箋云。靈善也。與令通義。弗用靈。當是弗用善以治姦民。卽下文云。報虐以威也。墨子尙同中篇云。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遠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以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五殺。靈字緇衣作命。墨子作練。聲俱相近。制折匪否不亦聲相近。虐殺義相同也。鄭義具緇衣注。不復釋之。鄭注見書疏。云苗民謂九黎之君者。謂當顓頊之時。三苗之先世。九黎之君也。云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者。楚語云。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是也。云有苗九黎之後者。楚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注云。三苗九黎之後者。高辛氏衰。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云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者。楚語云。顓頊受之。是代少昊也。下云。過絕苗民。無世在下。是分流其子孫也。云高辛氏衰。又復九黎之君。堯興又誅之者。楚語注亦云。堯興而誅之。云堯末又在朝。舜承堯又殺之者。堯典云。竄三苗於三危是也。云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者。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注云。舜征三苗而死。因留葬焉。墨子兼愛篇。引禹誓曰。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此禹誅有苗之證也。云民者冥也者。孝經援神契文。賈誼新書大政篇云。民之言冥也。萌之言盲也。云故著其惡。緇衣疏引鄭注。作後王作。故著其氏。爰始淫為劓。劓。椽。黥。夏侯等書。劓。劓。劓。劓。為贖宮。劓。割。頭。庶。黥。鄭康成作

劓。劓。曰。劓。斷耳。劓。截鼻。椽。謂椽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于臯陶之為。

**疏** 劓。劓。椽。夏侯等書為贖宮。劓。割。頭。庶。黥。見書堯典疏。劓。劓。者。說文云。劓。劓。鼻也。重文作劓。劓。斷耳也。椽。者。詩召旻云。昏椽靡共。箋云。椽。椽。椽。毀陰也。黥。者。說文云。墨刑在面也。重文作劓。四者并大辟為五刑也。椽。即劓。假借字。說文云。劓。去陰之刑也。引周書劓

劓。斂。斂。案五刑本有劓。無劓。則劓。則字之誤也。夏侯等書是。今文以贖當劓。宮當椽。割。頭。即大辟。庶。黥。之庶。未詳。案庶。煮也。鄭注周禮敘官庶氏云。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云。墨。斂。先刻其面。以墨。斂。之。墨。須煮。故云庶。劓。也。鄭注見詩正月疏。以劓。則為劓。劓。者。疑說文

之則劓云大爲此四刑者釋詁云淫大也云其特刻深異於皋陶之爲者唐虞象刑皋陶明之如周禮所云加明刑非必刑之也苗民深文苛刻實用之是異於古制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鄭康成曰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于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

越與粵同釋詁云于也茲此也麗者王制云郵罰麗於事周禮小司寇云以八辟麗邦法又鄉士云

各隨其法以議獄訟鄭注皆云麗附也辭者說文云訟也言於此附於刑并制作五虐之法無有差減亦無罪狀獻其可輕可緩刻深之至鄭注見詩正月疏云麗施者鄭注士喪禮同文亦見廣雅釋詁

民興胥漸

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

胥者釋詁云相也漸猶詐也荀子不苟篇云小人知則擷盜而漸正論篇云上幽險則下漸詐矣王氏引之云揚氏注漸爲進

又爲浸皆非也盤庚中云暫遇姦宄暫讀曰漸漸詐欺也莊子胥篋篇云知詐漸毒此云民興胥漸言小民方興相爲詐漸故下文罔中於信以覆詛盟也大傳說見唐傳云犯漸者亦言興詐以犯上也

泯泯焚焚罔中于

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泯泯一作洒洒戮一作僂方一作劓

泯或作灑周禮小宗伯注杜子春讀灑爲泯周書祭公解云汝無泯泯芬芬孔晁云泯芬亂也紛與芬通王充論衡寒溫篇云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

民洒洒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作洒洒蓋今文尚書也王氏多用今文覆者詩傳云反也鄭注王制云敗也方與劓通說文云溥也監者釋詁云視也德者說文云升也腥當爲腥說文云腥犬齊臭也論衡變動篇云甫刑曰庶僂劓告無辜於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劓告無罪於上天也案言蚩尤時民多昏亂以敗詛視盟誓用其虐威使衆被踐之民溥告無罪於上天天帝視民無有馨香升聞惟刑之發聞腥穢爾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

威

皇者釋詁云君也此皇帝鄭以爲顛頊也論衡謫告篇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

焉。蓋言民罔不寇賊。民興胥漸。既已惡矣。苗民用威報之也。戮作僇。以作用。蓋今文。過者。一切經音義一引。蒼頡篇云。述也。言顓頊哀憐衆民被戮之無罪。疾苗民之以暴易暴。因述絕竄逐之。無令嗣世在下土也。

乃命重黎絕

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鰥寡無蓋。墨翟書引羣后之逮在下

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之下。德威維威之上。逮作肆。棗作不。無蓋作不蓋。重黎。顓頊時司天地官名。楚語。昭王

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平。對曰。非此之謂也。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墮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威嚴。神狎民則不弇。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怠舊者。使復興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土也。釋詁云。降下也。格。陞也。逮者。釋言云。過也。謂過訟。周禮禁殺。踐掌過訟者。以告而誅之。注鄭司農云。過訟者。過止獄訟者也。明明者。釋訓云。察也。棗者。釋詁云。備也。蓋者。高誘注淮南子云。蔽也。言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使神民不同位。上下分絕。以禮烝享而通之。祭則受福。無有升降。雜糅于羣后之過訟。在下者能明揚明哲之人。以輔天常。使鰥寡無壅蔽之情也。墨子說見尙賢中篇。文具後疏。逮作肆者。說文云。肆。極陳也。棗。常作不常者。言非常明察。無蓋作不蓋。義同。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馬融曰。清問。清訊也。鄭康成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

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下民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過絕苗民。云有辭于

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皇帝一作帝。于一作有。皇帝。今文以爲堯。則皇者。釋詁云。君也。魏志鍾繇傳。繇上疏引此。經說之。云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

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清者。鄭注玉藻云。明察於事也。荀子楊倞注云。明審也。鄭說見書疏。與鍾繇說同。者。今文義也。趙岐注孟子引甫刑。皇帝作帝。云謂帝為天。云天不能問民。此今文。歐陽夏侯異說也。于苗。墨子作有苗。古文也。

德

威惟畏。德明惟明。惟一作維畏一作威。

表記引甫刑曰。德威惟威。德刑惟明。非虞帝其孰能知此乎。注云。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之。言得人也。案

得人謂下文三后。惟作維。畏作威。俱見墨子。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大傳說伯夷降典禮。折民

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馬融曰。折。智也。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

后成功。惟殷于民。命一作名。折一作哲。一一作制。惟一作維。殷一作假。

墨子尙賢中篇云。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

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鯀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故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後漢書楊賜傳。殷曰。三后成功。維殷於民。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注云。吝。盛也。引此云云。言皋陶不預其數者。蓋恥之。釋詁云。后。君也。恤。憂也。功者。詩傳云。事也。折。與制聲相近。陶潛四八目。引折。亦作制。農者。廣雅釋詁云。勉也。殖者。文選藉田賦注。引倉頡篇云。種也。嘉穀者。謂稷。今之小米也。漢書本紀云。嘉穀元稷。言樂之得人。乃命三君。憂民之事。伯夷先降下典禮。使民明習。而止其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釋水云。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稷。下布種。勉民種禾。大戴五帝德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管子大匡云。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皆以農為勉也。三后成功。惟享民其盛矣。舉伯夷不舉皋陶者。漢書刑法志云。書云。伯夷降典。懲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大傳說引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云云。與刑法志義同。馬注見釋文。云。馬鄭皆音懲。智也者。見釋文。刑法志。亦作懲。注師古曰。懲。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墨子殷作假者。正也。言三后正民以成功也。命。作名。

者。史記張耳傳亡命。索隱引晉灼漢書注云。命者名也。是名亦命也。折制聲相近。墨子所用。蓋古文。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士一作爰。中一作衷。士者。堯典云。臯陶作

士。言三后成功。而後士師制止百姓于刑之中也。後漢書梁統傳。統曰。經又曰。爰制百姓於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措手。足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王氏鳴盛云。此經無臯陶。下文命諸侯監伯夷播刑。亦專舉伯夷不及臯陶。傷孔以此篇言刑事。而臯陶不見。遂妄改爰為士以就其說也。案士但舉刑官。亦不必指舉陶也。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

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彛。祇者。釋詁云。敬也。穆穆者。釋訓云。美也。灼者。廣雅釋訓云。灼。灼。明也。率與吹同。語詞也。釋詁云。乂。治也。棐。備也。彛。常也。言刑得中。則

民服教而敬德。堯有穆穆之美在上。三后明明之察在下。灼見於四方。無不思德之勤。故乃明於刑之中。正。律治於民。以輔彛常也。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

言在躬。罔有上一有而字。典即敷省。說文云。主也。訖者。釋詁云。迄。止也。富者。詩瞻仰云。何神不富。傳云。富。福也。郊

也。表記云。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多而字。注云。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案擇為禪假借字。說文云。禪。敗也。孝經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法言。晉子篇云。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是擇與淫對。下文云。邪。眇。是也。則此言敬忌。而無有敗言出於身也。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鄭康成曰。大命謂延期長久也。配享在下。克者。說文云。肩

也。天德。謂五常之德。元者。易文言云。善之長也。命者。白虎通壽命篇云。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配。謂配天。享。謂享其祿。言惟能肩任天德。自作善命。則配天命而享天祿于下矣。鄭注見書疏。以元為大者。易曰。大哉乾元。九家易曰。陽稱大是也。云。大命謂延期長久者。洪範。建其有極。敷時五福。一曰壽。五曰考終命也。

呂刑第二十七下

周書十八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迪一

作不迪。隨

司政典獄。謂諸侯也。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言惟汝非為天牧民乎。今汝何所視法。非是伯夷施刑之道乎。縞衣引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其今

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

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鄭康成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下禍誅

之。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隨

懲者。鄭注表記云。謂創艾。蠲者。詩傳云。潔也。周語云。明神不蠲。注同。皆者。鄭注大傳云。極也。極。卽誅也。言汝今何所懲戒。惟是苗民不審察於獄之施。不擇善人察

於五刑之適中。惟是衆恃威奪貨之人。任之使斷制五刑。亂罰無罪。天帝不潔之。下誅有苗。苗民無辭以解於天罰。乃絕其世嗣也。鄭注見書疏。云下禍誅之者。降下釋詁文。極與極通。釋言云。誅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隨

鄭康成曰。格。登也。登。命謂壽

考者。○王呼親戚長幼使聽我言者深戒之穆王壽考孫行甚多故下文亦呼嗣孫此云幼子童孫也格者方言云正也正命謂不夭折鄭注見書疏云格登者釋詁格登陞也格登轉相注

今爾罔不由慰

曰勤爾罔或戒不勤。○日一作日

詩傳云由用也慰安也勤者釋詁云勞也或者詩箋云或之言有也言今汝無不用安以謂勞汝無有戒其不勞者言貪逸以失時故下文曰俾我一日也曰

字釋文人實反音日或說慰者說文云恚怒也今汝治獄無不用恚怒為勤無哀敬折獄之心也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馬融俾作矜曰齊中也矜哀也

于一作乎俾一作假。○

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目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目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

注云我君也天意欲整齊乎人必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者義亦通案楊賜通尚書桓君章句即歐陽尚書則今文于作乎俾作假也馬注見釋文云齊中者釋言文俾作矜訓為哀者謂人受天地之中天必矜哀其一日之命

非終惟

終在人。○

終謂考終命也言天同此視人其使有一日之命非考終與惟考終與實在乎人言敬刑成德則邀天之眷而永年也上文云庶有格命此終其說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

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逆者釋言云迎也奉者說文云承也三德者洪範之正直剛克柔克也言汝庶幾敬逆天命以

承我一人之戒雖可畏勿畏之雖可休勿休之惟敬慎四刑之中以成此三德之美漢書宣帝詔曰雖休勿休祇事不怠以不怠訓勿休也外戚傳引書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或以祇事不怠為經文非也偽傳以休為美亦非王氏引之以休為喜云與畏正相反引周語云為晉

休感章注云休喜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一人天子也慶者詩傳云善也兆者鄭注內則云萬億曰兆春秋左氏閔元年傳云天子曰兆民賴者漢

書高帝紀注晉灼曰利也寧者釋詁云靜也言天子有善兆民享其利寧靜可致久長也

王曰吁。○馬融作于曰於也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鄭康成作詳曰審察之也邦一作國詳一作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

非及國史遷度作居及作宜馬融曰度造謀也爾一作而非一作不何擇非人上一有女字國有國者畿

外諸侯有土者畿內有采地之臣呼而告之墨子尚賢下篇云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于作於者於說文同烏歎詞爾作而者鄭注聘禮云而猶女也而與爾通何擇言人言當為吉字何度非及言及前王此墨子用古文書說也潛夫論本政篇引此經而說之云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先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史公作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乎古宅通度義又為居見上疏及作宜者言何所處之非其義乎亦與墨子法前王之說相近馬注見釋文以吁作于說為於者與墨子同云度造謀者釋詁云度謀也言何謀不可及人鄭注見後漢書劉愷傳以詳為詳云審察之者說文云詳審議也周禮太宰注大司寇注皆引度作詳刑疏俱云詳審後漢書孝明帝紀詔曰詳刑慎罰明察單辭俱同鄭作詳也墨子作訟者或詳之誤段氏玉裁云訟公古通用謂公刑也

兩造具備國造一作

遭師聽五辭國兩造者周禮大司寇職云以兩造禁民訟注云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具者詩傳云俱師士師周禮刑官之屬

職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注云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觀其聽聆不直則惑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

五辭簡孚國史遷孚作

信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國簡者王制云無簡不聽注云簡誠也孚者釋詁云信也正者鄭注周禮云

治也服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從也不簡謂所犯非方其誠無惡意也罰者罰緩罰之不從則是聽獄者之過也故下文究其疵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國

史遷惟官已下十字作惟官惟內馬融來作求曰求有求請賕也其罪惟鈞

罪惟鈞其過馬融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

疵者釋詁云病也官謂挾威勢反者孟子云惡聲至必反之謂報恩怨內謂從中制貨謂行賄賂來謂謁請惠

氏棟云漢律有受賕之條即此經惟貨也有聽請即此經惟求也案作惟來亦通史公作官獄內獄者舉其重也官獄謂貴官之獄內獄謂中貴之獄或畏高明或投鼠忌器也閱實其罪惟鈞其過者罪實則過與犯者等虛則赦之馬注見釋文云請賕者說文云以財物枉法相謝也案上文有貨此又云求蓋貨為勒索貨賄賕則以財干請也馬注又見史記集解云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者謂枉法故出入之云罪與犯法者等者鄭注投壺云鈞等也

赦五罰之疑有赦鄭康成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曰凡執禁以齊衆者不

赦過

審者釋詁云察審也轉相訓克與核聲相近漢書刑法志元帝詔曰書不云乎其審核之即用此文或今文克作核也核又通覈說文云覈實也考事而笞邀遮其辭得實曰覈王制云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鄭注見書疏引禮記者王制

文執禁齊衆謂有司所以禁民為非五過之疵枉法亂政不可赦之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史遷孚作信貌作訊貌一作緝

簡孚有衆者即王制所云疑獄汜與衆共也言必衆誠信之貌者廣雅釋詁云治也故史記作訊周禮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蓋欲其誠信有衆必用三訊之法與官民共治之也稽者鄭注周禮云考合也史

公貌作訊者詩傳云訊問也貌為治與訊義通說文作緝云旌絲也周書云惟緝有稽說文緝字以類相從緝次緝字緝字後則為細微必加考察之義蓋孔壁古文是經文之貌或貌省文也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史遷聽作疑具作共無簡不聽與王制文同鄭注云簡誠也有其意而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具嚴天威言俱當嚴敬天威也史公聽作疑者言無誠則非疑獄也亦不可輕出人罪當具嚴敬天威也具作共者釋詁

云共具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史遷墨作黥鍰作率大傳說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

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而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古尙書說百鍰鍰者

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馬融曰鍰銖也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也賈逵說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銖俗儒近是鄭康成曰鍰六兩也

史公墨作黥者鄭注周禮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

鍰作率者鍰當為銖率假借字也見下疏閱實者簡閱當其實也其罰古用銅周禮職金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古以銅為兵器今所傳戈劍皆銅也大傳說見周禮注及華嚴音義五五刑注引大傳同不更載出典云非事而事之云云者鄭注云非所事而事之令所不當為也案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然則今之浮屠當古之墨罪也夏侯歐陽說及古尙書說見周禮職金疏夏侯歐陽說古以六兩為率者百率則六百兩也率即銖同音假借字古尙書說鍰亦為率者說文云鍰銖也書曰罰百鍰又云鍰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案說文有脫字同古尙書說銖者淮南天文訓云秋分而粟定葉定而禾熟律之以數十二故十二粟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其以為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是銖之重也云百鍰為三斤者銅三斤也馬注見釋文云鍰銖也云云者與古尙書說及說文同云俗儒以銖重六兩者馬以說今文者為俗儒云近是者以六兩當云六兩太半兩也引周書為證者考工記桃氏為劍重九銖謂之上制重七銖謂之中制重五銖謂之下制注云上制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重二斤十四兩下制重二斤一兩案三分兩之二五銖為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為一斤則鄭意以一銖為六兩大半兩馬氏據此而以俗儒言一銖六兩為近是是與鄭合也考工記又有治氏戈戟重三銖注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銖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為鈞十鈞為環環重六兩太半兩鍰銖似同矣則三銖為一斤四兩疏云大半兩為鈞者凡數言太者皆三分之二為太三分之一為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為太半兩也云十鈞為環者環則百六十銖用百四

十四銖爲六兩，餘十六銖爲大半兩，是銀有六兩大半兩也。鄭注見釋文，云鄭及爾雅同。鄭注大傳云：死罪出錢三百七十五斤，亦卽六兩之說。釋文云：爾雅謂小爾雅也。案銀今文作率，或作選，或作饌。史記周本紀作率。集解引徐廣曰：率音刷。索隱曰：舊本率亦作選。漢書蕭望之傳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有金。選之品書大傳云：一饌六兩，今大傳作饌，誤也。

傳說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

**疏** 惟倍據下文馬注云：倍二百爲四百，則此倍百爲二百兩也。史公作倍灑者，灑與差聲相近，謂倍之有差也。

集解引徐廣曰：灑一作蕞，五倍曰蕞。蓋引趙注孟子之文，實非也。大傳說同上。

荆辟疑赦，其罪倍差，閱實其罪。

**疏** 史遷荆作臙，大傳說決關

梁躐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臙。馬融曰：倍二百爲四百，銀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二十三

分之一也。荆一作腓。

**疏** 荆者，釋詁云：荆也。荆當作腓。說文云：腓也。明斷足也。差者，廣雅釋詁云：次也。史公荆作臙，與漢刑法志及大傳同。蓋今文公羊襄二十九年傳疏引鄭駁異義云：皋陶改臙爲荆，呂刑有荆，周改荆爲臙。

司刑注亦云：臙，斷足也。周改臙作臙。疏云：臙本苗民虐刑，咎繇改臙作腓。至周改荆爲臙，警傳云：臙者，舉本名。案臙者，說文云：鄰也。云：臙當鑽傷其鄰，鄰之骨，荆及臙，蓋斷足趾。漢書刑法志注孟康曰：臙左右趾是也。同使不能行，而荆輕於臙。戰國時用刑深刻，左傳晏子云：踊貴屨賤，是傷足趾也。史記孫子傳云：以法刑斷其兩足，太史公自序云：孫子臙脚，又復用苗民之刑也。則今文稱臙，實卽古文之荆也。王氏鳴盛云：荆既起皋陶，則肉刑處已有非也。刑起於三王時，唐虞有臙名，以非履象之而已。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亦準令贖罪，至殷時始實用之。故漢董仲舒對策云：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玉篇釋引書曰：腓，罰疑赦，則唐已前本作腓。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倍差，倍二百爲四百，銀又加云云者。史記正義云：倍中之差二百，去三分一，合三百三十，銀二兩也。案於倍之外，又加大半倍也。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閱實其罪。

**疏** 大傳說男女不以義處者，其刑宮。六一作五。

宮者周禮司刑注云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于宮中漢書龜錯傳錯對策云除去陰刑注張晏曰宮刑也。大傳說見上云男女不以義處後世謂之爲姦也。史記正義本一作五百鍰。集解引徐廣云一作六。大辟疑赦其罰千

鍰閱實其罪。大傳說降畔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又說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二千鍰。

大辟者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是即大傳之死刑也。大傳說見上又云夏后不殺不刑死罪二千鍰者。下云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饌六兩鄭注云所出金鐵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爾此鄭從今文說也。墨

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

刑之屬三千。刑一作型。周禮司刑職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五二十五合爲一千五百也。穆王去周公時已百餘年又有增損條目。孝

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蓋據周律言之。江氏聲云墨則倍於其初宮與大辟皆減焉以是差之輕於周禮矣。此穆王詳刑之意也。案罪之條目必有定數者恐後世妄加之故律所無輒比附以定罪。今例猶云比照某律也。律則古今不易例則繁輒刪除之。今令甲猶然刑作型者見隸釋引二體石經。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上下者即下文之適輕適重也。比者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周禮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

成比之。注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疏云邦成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僭者詩傳云差也。辭者說文云訟也。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曰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鍊而周內之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差亂囚辭及決獄之辭也。言上下之罪律有成事及條目所無比附而行之勿增其條於三千之外囚之訟辭及決獄之辭勿有差亂以失其實也。

勿用不行。不行者謂蠲除之法。晉書刑法志引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已蠲罰又行之則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惟察惟法謂惟以明察惟用今時之法也。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

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適俱作挾。

**疏** 適者詩傳云過也。過謂罪過。服與良通。說文云治也。權者公羊桓十一年傳云。

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言當服上刑者。其過輕當以下刑治之。下刑過重。以上刑治之。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輕重諸罰有權宜也。後漢書劉般傳。劉愷引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說之云。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注云。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與今尚書不同耳。書疏云。劉君以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重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為輕并數也。

**刑罰世輕世重**。世一作時。世輕謂平世。世重謂亂世。鄭注周禮大司寇職云。掌建邦之三典。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注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謂其民未習於教。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又注司刑云。夏刑大辟二百。膺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鄭意以周公制禮時。殷民化紂凶德。故變夏刑從重。穆王改就夏刑。鄭意必以為輕。周本紀云。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是平國宜用中典也。荀子正論篇云。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楊倞注云。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又云。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罪固當重。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案荀子所說。就犯法者言之。非此經義。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惟一作維。惟。倫者。鄭注學記云。理也。要者。鄭司農注周禮云。簿書也。又注小宰要會云。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江氏聲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輕重有權。隨世制宜。齊非齊也。齊其非齊有倫理。有要會。荀子王制篇云。先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是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惟作維者。今文凡惟皆从糸。與思惟有別。後人亂之以貧富貴賤為非齊者。斷章取義。非說此經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懲者。鄭注表記云。謂創久。極與劇聲相近。文選北征賦注。引說

文訓一曰甚也。言罰者謂五刑之四。及罰緩也。罰所以懲創之。非欲其死。而人已苦于病矣。言當深慎斷者。不可以復續也。王應麟藝文志考云。漢世諸儒所引尙書異字。曰罰懲非死。佞極於病。或今文尙書。今未檢得所出書。故不以爲注。

非佞折

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大傳說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

聽者。皇于獄訟乎。必盡其辭矣。聞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

佞者。孔安國注論語云。口才也。良者。詩傳云善也。差者。杜預注左傳云。差池不齊。一言折獄者。口才

辯給之人。能使囚窮於辭。容有辭屈而枉入刑者。故非口才可以折獄。惟善人折訟。公正不偏。無不得中也。折獄者。又當察囚辭之有參差不齊者。以求其情。既得其情。非從其辭。惟從其辭。不失其情。故謂之發書。發者。易也。易其文。不易其辭。大傳云。皇於獄訟。皇與況通。今文皇多作況。見無逸疏。云。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即釋非從惟從也。徐幹中論賞罰篇云。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先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

哀敬折獄。大傳

說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寬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壘。老弱不受

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恃弱。而受刑。謂之尅。不赦有過。謂之賊逆。率過以小。謂之枳。故與其

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又說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

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

敬與矜聲相近。今文作矜。哲即折假音字。漢書于定國傳贊曰。于定國父子。哀矜哲獄。是亦今文。注應劭曰。哲。知也。哀矜者。傷上之失教。使囚罹于罪罰也。大傳說。哀矜

爲察貧窮。哀孤獨。矜寬宥。老幼不肖無告。洪範無虐。罔獨之指也。彙者。鄭注云。延罪無辜曰彙。剋即劾字。說文云。劾也。勛者。甚也。大傳又說。雖得其指。必哀矜之。即論語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雖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明啓刑書

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啓與啟通。說文云省視也。胥者釋詁云相也。占者史記平準書索隱引郭璞云自隱度也。即釋言隱占注今脫自字。克當爲覈。假借

字言當明視刑書相與占度比附之皆庶幾合於中正其刑其罰其詳覈之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輸者廣雅釋言云寫也。秦策云常以國情

輪楚輪猶達也。上而猶能也。下而猶汝也。備同蓄。說文云具也。獄成而信乃輸寫汝信于上。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獻於公。注云獄之言白也。則成獄當奏白於上也。其刑上備者具列爰書上之。勿增減其罪狀也。有并兩刑者鄭注大傳云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言犯二罪以上止科一罪也。鄭注此條雖佚亦必云然大傳注見御覽刑法部一云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當作犯數罪以上猶以一罪刑之待決於王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

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官伯謂司政典獄也。族姓謂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也。言我言詳刑多畏懼之辭者我甚敬於刑不敢妄用也。有德者當思

此詳刑今天相民注馬融曰相助也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

辭

相者釋詁云相助勸也。單辭者後漢書光武本紀永平三年詔曰明察單辭注云單辭猶偏聽也。又朱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注云單辭謂無證據也。亂者釋詁云治也。言今天助民立之君使能配在下地則承天以治民聽獄可不中乎。能明察

一偏之辭片言折獄其聽於獄之兩造之訟更無不中矣。馬注見釋文。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注

大傳說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

上者也親下以矯其上者未有能其功者也

私者說文云自營謂之。家讀如檀弓君子不家于喪之家。府者春秋左氏昭十二年傳云吾不爲怨府注云怨禍之聚釋詁云率罪也。功者

詩傳云。事也。庶衆也。尤與就同。說文云。罪也。引周書此文。言無或自營而成家於獄也。以獄聚貨。不足寶也。惟衆罪事天。將報以衆罪也。大傳云。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今文讀府爲誣。聲相近也。字亦或作誣。周語云。其刑矯誣。注云。以詐用法曰矯。加謀無罪曰誣。受人之財。則親下以矯誣其上也。以辜功爲未有能其功者。漢書律歷志注。孟康曰。辜。必也。一切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辜。固也。謂規固販鬻以求利也。則辜功。謂取必規固以求功也。

永畏惟罰。大傳說是故

聽民之術。怒必畏。畏思意。小罪勿兼。大傳說。怒必畏。鄭注云。怒。責也。責囚之罪。必思意。兼謂思其辭。思其主。思重大罪。求可以出之罪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言非天之降罰不中正也。惟人受天命以生。違天則自取其咎耳。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天罰者。猶皋陶謨云天討。王者代天行罰。故云天罰。

極者。詩傳云。中也。令者。釋詁云。善也。洪範云。王建其有極。謂王者承天建中。又云。庶民于汝極。馬氏注云。衆民于汝取中正以歸心也。王罰不中。則衆民無有善政在天下矣。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

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言嗣孫者。詔諸侯永戒其後。嗣。言自今以往。何所監視。非當立德於民之中乎。庶幾免聽之哉。哲人惟刑。吳志步隴傳。隴曰。明德慎罰。哲人維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顧雅。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言當擇哲人。任之以刑也。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疆者。詩傳云。竟也。屬者。鄭注周禮云。猶合也。辭者。說文云。訟也。五極。謂五刑之中。慶者。詩傳云。善也。言惟此哲人。于無竟之訟。能審詳反復。使合于五刑之中。皆中則有善慶矣。受王嘉師。監于茲詳刑。善也。師。衆也。言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此哲人之詳刑也。

也。言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此哲人之詳刑也。

卷二十八

文侯之命第二十八 周書十九

**文** 史遷說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

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因作晉文侯命。**疏** 史公說見晉世家。節載此經文。孔安國故

也。案十二諸侯年表。晉文公五年。周襄王之二十年也。歲在乙丑。又周本紀云。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本紀因晉文公納王而終述二十年錫命之事也。新序善謀篇云。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鄭。晉侯以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伯。其後三年。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為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案書序。平王錫晉文侯命。釋文云。馬無平字。則書序不以文侯為仇。王或是襄王也。劉向所引書多今文。則今文說亦以為文公重耳也。馬氏不以義為文侯名亦同。古說據釋文云。義本亦作誼。故馬氏不以為文侯仇字也。

王若曰。父義和。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鄭康成曰。義讀為儀。儀仇皆匹也。故名

仇。字儀。義一作誼。**疏** 馬注見史記集解。以若為順者。釋言文。稱父者。說文云。父家長率教者也。諸侯之長。故以父稱之。義和者。釋詁云。和會也。言以義會合諸侯。馬氏不同鄭說。亦以文侯為晉文公重耳也。鄭注見書疏。云義讀為儀

者。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云。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儀是也。云儀仇皆訓匹者。俱釋詁文。釋詁。仇作述。云名仇字儀者。晉世家。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

曰仇。仇者難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三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四年。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鄭。以文侯為文侯。仇王為平王。故以義為仇之字。但文侯名仇。見春秋左氏桓二年傳。及晉世家。其字儀。則未見所出也。春秋左氏僖廿八年傳。敘晉文公城濮之捷。獻俘錫命之事。曰用平禮也。杜注云。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則鄭說杜注所本也。此蓋衛賈之義。馬不從之。義釋文云。本亦作誼。

**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史遷克作能。升作登。昭一作卻。敷聞在下。

**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 不與不通。語詞。詩文王云。有周不顯。傳云。不顯。顯也。顯。光也。克者。釋言云。能也。慎者。釋言云。誠也。明與孟通。釋言云。孟勉也。昭升于上者。詩文王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傳云。在上。在民上也。昭見也。箋云。其德著見於天。敷者。詩傳云。布也。聞者。詩文王云。令聞不已。箋云。聲聞。言光顯之文武。能誠勉其德。著見于上。布聞于下也。史公克作能者。釋言文。升作登者。典引云。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宏。蔡邕注云。尚書曰。昭登于上。是今文尚書。升為登。與史記同。敷又作鋪也。班氏訓上為堯。下為漢。則今文以文武為上。今時為下。如微子云。底遂陳於上。敗厥德于下。今文書說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昭明者。說文昭。日明也。云上為天下為人者。詩文王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云。言文王升接于天。下接人也。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史遷惟作維。王作武。時者。釋言云。是也。集者。詩傳云。就也。詩文王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傳云。乃新在文王也。史公惟作維者。今文惟皆作維。文王作文武者。詩大明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亦惟先正**。鄭康成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

**克左右昭事厥辟**。正者。釋言云。長也。釋言云。尹。正也。左右者。釋言云。導也。勸也。詩傳云。助也。昭與劍聲相近。釋言云。劍。勉也。厥者。釋言云。其也。辟者。釋言云。君也。言亦惟先世之臣。能導助勉事其君也。漢書谷永傳。亦引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說之。云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注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案永時未有偽古文。常用此經。顏氏誤也。鄭注見魏志武帝紀注。云先正先臣者。緇衣云。昔吾有先正。注云。先正。先君長也。君長兼公卿大夫而言。故鄭云然。

**越**

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越一作粵

云肆故也懷安止也懷安同意相受詩箋亦云懷安也言於小大謀道無不循順故先祖安在位也 越三體石經作粵於也猷者鄭注緇衣云道也率者釋詁云循也從者鄭注樂記云順也釋詁

鳴呼閔予小子嗣閔一作愍嗣一作弼造天不愆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閔者詩箋云悼傷之言也嗣者釋詁云繼也造同遭周本紀兩造集解引徐廣曰造一作遭愆說文同魯釋言云過也殄者釋詁云絕也資者詩傳云財

也澤者趙岐注孟子云祿也侵者廣雅釋言云凌也戎者說文云兵也侵戎猶戎侵純者釋詁云大也歎言傷悼予小子嗣位遭天大過咎絕財祿於下民寇兵大侵犯我國家謂王子帶以翟人入周也閔作愍嗣作弼俱見三體石經愍即戇字从毋从民心閔字古文也見說文云閔弼者在門亦悲閔之義也嗣作弼者說文享古文嗣字純爲大不嗣古屯純通字蓋言兵侵者爲我國家屯難也 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或一作

克俊下一有咎字服一作躬即者詩傳云就也或有通字御事主事之官俱見上疏俊者釋言云鬣俊也服者釋詁云事也言就今我主事之臣無有老成俊鬣任其事者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

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注文穎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耆壽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師古曰咎在厥躬平王自謂故帝引之以自責耳是今文或一作克俊在厥服作咎在厥躬也文穎又云賢者蓋釋俊字則今文耆壽俊下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克者釋詁云勝也惟祖惟父江氏聲以爲祖行父行之諸侯或即謂祖禰在天之靈也伊者釋詁云

維也恤者說文云憂也收也言老成賢俊既少我則不能勝任謂我祖禰有靈當收恤我身也 鳴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史遷續作繼

也永者詩傳云久也綏者釋詁云安也歎言予遭叔帶出奔失位有繼令予一人久安在位者文公之功也史公訓續爲繼釋詁文綏俗字當從說文爲綏 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紹一作

昭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昭** 紹者釋詁云繼也顯祖謂文侯仇受平王

錫命釋詁云肇敏也刑法也敏者亟也會謂會合諸侯文人者詩傳云文德之人也言汝能繼乃光顯之祖文侯仇汝能亟法文武以合諸侯安王室繼乃君之王業是能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作女紹作昭見三體石經

汝多修扞我

于艱

**扞**

一作戢若汝予嘉 **嘉** 多者司馬法云上多前廢鄭注周禮云戰功曰多修者詩傳云長也捍者杜預注左

今作杆同艱者詩傳云亦難也嘉者釋詁云美也言汝戰功甚長衛我於艱難如汝者予嘉美之扞說文作戢一切經音義引說文捍止也又引說文扞止也今說文扞戢也莊子釋文引說文扞抵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

視爾師 **爾** 一作尔視 一作眡 寧爾邦用賚爾秬鬯 一鹵彤弓 一彤矢百 盧弓一

盧矢百 馬四匹

**盧**

一作旅 **盧** 釋詁云師衆也賚賜也說文賚引周書此文爾作尔秬鬯者說文云鬯黑黍也一糗

云彤弓朱弓也盧者鬯省文說文云齊謂黑爲鬯何休注公羊傳云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釋文云出司馬法荀子大略篇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則賜用彤弓諸侯之制兼以大夫士盧弓備用也馬四匹者一乘也周禮夏官敘官云圍師乘一人圍人良馬匹一人注云四馬爲乘曲禮疏引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則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長于教誨內懷至仁賜之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之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議堅厲賜之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之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頃賜之弓矢使得專征慈孝父母賜之秬鬯以歸祭祀是其文也王制疏云尙書大傳云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賜弓矢則尙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於周禮則當盧弓大弓合七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使者勞者注云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是盧弓一又作盧弓十案九賜有車馬春秋左傳

廿八年襄王賜晉文公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卽此。云馬四匹是也。三體石經視作眠。盧作旅。說文云。眠。眠貌。盧作旅者。假音字。春秋左氏傳廿八年傳云。旅弓矢千。注云。旅。黑弓。釋文云。旅本或作旅。陸氏誤也。旅字俗。从元。周禮司儀職。旅。僨注云。旅。讀爲鴻。盧之。盧。是旅。卽盧之假借字也。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鄭康成曰。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簡一作束。用成爾顯德。

能與而而與如。古字俱通。柔遠能邇者。卽安遠如邇也。釋詁云。柔。安也。惠。愛也。康。靜也。寧。安也。簡。大也。荒者。周書諡法云。好樂怠政曰荒。恤者。說文云。憂也。收也。言父其往哉。安遠如近。愛靜小民。無荒怠貪寧。大收恤汝國都。以成汝顯著之德也。鄭注見書疏。云。都。國都。鄙。邊邑者。說文云。都有先君之舊家。廟曰都。詩箋云。城都之域曰都。鄙者。杜注左傳云。邊邑也。釋名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簡。三體石經作束。

### 卷二十九

#### 秦誓第二十九 周書二十

**圖** 史遷說。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鄙。以報殺之。

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中曰。**圖**

史記說見

案本紀封者杜氏注左傳云埋藏也案左傳作誓在晉襄公釋歸三帥之時書序則云還歸之後史公以為在敗晉人報怨之後者白虎通號篇以邦之榮懷知秦穆公之霸是今文說也

公曰嗟我士圖史遷士作士卒鄭康成曰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聽無譁

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圖秦伯稱公者白虎通號篇云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公何以為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為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

父故皆會臣子得稱其君為公也何以知諸侯稱公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嗟字當為誓隸省文譁者說文謹譁轉注首者釋詁云始也鄭注曾子問云本也史公士作士卒者以此時誓於軍中也鄭注見書疏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者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敗殺即

是國危故當為告羣臣及萬民也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

流是惟艱哉圖民者詩靈靈疏引孝經授神契云冥也鄭注呂刑亦同訖者釋詁云止也若者釋言云順也盤者釋詁云樂也俾者釋詁云使也此述古訓言民冥無知止以自順是為多樂耳然責人此無難惟受責于人如流

之順是惟艱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圖云一作員圖逾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益也邁者釋言云行也云者江氏聲引詩傳云旋也又引詩釋文云

云本又作員言我心之所憂日月益行如弗旋來言悔過如不及也云一作員者書疏云員即云也則今經作云後人所改困學記聞云周益公曰唐賦多用員來讀秦誓正義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益公名必大

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圖古者詩傳云故也廣雅釋詁云始也忌者說文云憎惡也姑者詩傳云且也言惟始之謀人則以未肯就予而憎惡

之惟近之謀人且將以為親附悔不聽故舊之言也說文有蒸云毒也周書曰來就蒸蒸蓋即此文未就予忌未來形相近忌蒸聲相近春秋左氏定四年傳云蒸間王室注云蒸毒也釋文蒸音忌詳其義或謂來就予而反毒之廣雅釋詁云誅毒也義與忌相近蒸蒸

惟古之謀人

術一重字。或脫予字。古之謀人。謂蹇叔等。今之謀人。謂杞子也。据春秋左氏僖三十二年傳。諫穆公襲鄭。以爲勞師襲遠者爲蹇叔。公羊穀梁。則蹇叔與百里奚同諫。秦本紀同左傳。言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公穀史記。皆云蹇叔百里奚同送其子而哭之。左傳載三帥之名。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史記以孟明視爲百里傒子。西乞術白乙丙。蹇叔子。左傳疏引世族譜云。姓百里。名視。字孟明。百里奚之子。譜又云。或以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則此經古之謀人。下文詢茲黃髮。番番良士。一個臣。皆兼指蹇叔百里奚二人言也。又左傳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史遷說爲古之人

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云一作員。愆一作僇。尙者。釋詁云。庶幾也。詢俗字當爲恂。釋詁云。謀也。黃髮者。詩南山有臺云。遐不黃者。傳云。黃黃髮也。疏引舍人注。釋詁云。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愆同僇。釋詁云。過也。言雖則言親今之謀人。庶幾猶謀諸黃者。則無所過也。史公詢作謀。罔作無。愆作過。皆釋詁文。漢書章賢傳李尋傳注師古引秦誓。俱作雖則員然。李尋傳注。愆作僇。从籀文新序雜事篇引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北堂書抄諫諍部。引作愆。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番音近幡。說文云。幡。老人髮白貌也。江氏聲云。秦本紀說此文云。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番番屬於黃髮。則番番爲老人狀貌。僇傳以番番爲勇武。非也。史記正義云。番音婆。字當作幡。幡。白頭貌。良者。詩傳云。善也。旅。卽替省文。說文云。呂脊骨也。或作替。廣雅釋詁云。替力也。王氏念孫云。替力一聲之轉。尙者。詩箋云。猶也。下尙不欲同義。與上文尙猷詢茲黃髮。下文亦尙一人之慶。三尙字。不同詁也。言番番然白頭之善士。旅力既過。我猶有之。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仡。馬融作訖。曰訖訖。無所省錄之貌。仡者。說文云。勇壯也。引周書此文。漢書李尋傳云。秦穆公任仡仡之勇。公羊宣六年傳云。祁彌明力士也。仡然從趙盾而入。何氏注云。仡然壯勇貌。俱與此經義同。言壯勇之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其如是。江氏聲云。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云。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此誓追悔成鄭之事。則勇夫卽謂超乘者。違者。後漢書注云。失也。廣雅釋詁云。離也。馬注見釋文云。無所省錄者。漢書董仲舒傳集注云。錄。謂存

視也。蓋言其恃勇無知。不能有所省察存視也。

惟截截善諷言。馮馬融諷作偏。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偏要也。辭約指明。

大辨佞之人。截一作諛。諛一作諛。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馮辭一作怠。皇一作況。

**馮** 截截者。說文有諛云。善言也。又云諛。巧言也。引周書曰。截截善諷言。論語曰。諷佞。今論語諷作便。鄭注云。便。辨也。謂佞而辨。是截截善諷言。為便巧辯佞之言也。說文又有諛云。諛。賊也。引周書曰。諛。諛。巧言。蓋說文用孔氏古文。亦兼取今文。故兩引之也。公羊

文十二年傳作諛。諛。注云。諛。諛。淺薄之貌。越語范蠡曰。又安知是諛。諛者乎。注云。諛。諛。巧辯之言。李尋傳亦云。穆公說諛。諛之言。截與諛。諛。俱聲相近。廣雅釋訓云。諛。諛。善言也。公羊傳。諛。作諛。注云。諛。猶撰也。楚辭劉向九歌云。諛。人諛。諛。注云。諛。諛。諛。言貌。引尚書諛。靖言。偏。釋文云。又作諛。聲與諛。諛。亦相近。靖善。亦巧也。易辭。公羊作易。忘皇。公羊作況。云。俾君子易忘。而況乎我多有之。注云。俾。使也。易忘。猶輕情也。易者。廣雅釋言云。輕也。說文辭。从台。繒。文與忘聲相近。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義之不圖。俾君子忘。與公羊同。無逸云。無皇曰。又云。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皆作兄。詩桑柔。倉兄。瓊兮。義作況。則此言淺薄巧言之人。使君子輕忽情廢。我況多有之。況。益也。馬注見釋文。云。截。截。辭語。截。削。省要。偏要也。辭約指明者。就偏字望文生義。然則馬所據古文。又作偏也。云。大辯佞之人。亦與諸儒義同。此多有之。及上尙有之。王氏念孫云。有之。謂親之也。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云。是不有寡君也。杜注云。有。相親有也。自悔其親佞人也。

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如一作若。斷斷猗。馮斷一作韶。猗一作兮。無他技。馮他一作它。其心休

休焉。馮鄭康成曰。休休。寬容也。其如有容。馮味味者。廣雅釋訓云。暗也。思者。公羊傳云。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釋詁云。惟。思也。能而通字。而即如也。江氏聲云。

秦本紀云。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則味味我思者。自謂思此一介臣。僞孔以此文屬上讀。云。我前多有之。以我味味。思之不明故也。詳玩經文實不然。大學引此經。如作若者。釋言云。若。如也。介。釋文云。字又作介。大學引此經。釋文作介。正義本作介。介。

即介字別體也。說文云：斷，古文作。引周書云：斷斷猗，無它技。又曰：劓亦古文。廣雅釋訓云：斷斷，誠也。猗，作兮。見大學。他作它。見後漢書謝弼傳。注引此文。大學釋文亦作它。何氏注公羊云：一介猶一概。斷斷，猶專也。他技，奇巧異端也。休休，美大貌。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則此言如有一概，其心專一，無他技巧。其心休美寬大，如有所容納也。馬注見釋文云：一介，耿介者。楚辭離騷云：彼堯舜之耿介。注云：耿，光也。介，大也。是耿介為光大也。云：端慤者，端直慤慤，俱見前疏。鄭注見大學釋文，以休休為寬容貌者。何氏注公羊云：休休，美大貌。大即寬容之義。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彥一作盤。其心好之。彥者，釋訓云：美士為彥。詩疏引舍人注云：國有美士為人

所言道也。大學注云：彥一作盤。盤，大也。聖者，洪範云：睿作聖。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彥一作寔。以保我子孫。不啻，不也。見

前無逸疏。鄭注大學云：若已有不啻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是大學作寔。釋詁云：寔，是也。保者，釋詁云：安也。言人之有技藝，如已有之。人之有美譽通明者，其心好之。語時不但如自其口出，言語不盡好之之意也。寔能容納之，以能安我子孫。黎民

亦職有利哉。職一作尙。黎者，鄭注大學云：衆也。釋詁文：職者，釋詁云：主也。大學引作尙。高誘注淮南云：尙，主也。論衡刺孟篇云：尙書曰：黎民亦尙有利哉。此文尙書讀也。僞傳以子孫黎民連讀。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冒一作媚。達一作通。冒者，鄭注大學云：媚。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殆者，鄭注大學云：危也。釋詁文：邦之既隍，既一作既。曰由一人。

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既俗字。說文作既。引見隍。下云：隍，危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既隍。讀若虹蜺之蜺。又云：既石山戴土也。榮者，章昭注晉語云：樂也。懷者，釋詁云：安也。慶者，詩傳云。

尚書今古文注疏 四 卷二十九 秦誓第二十九 周書二十 七十一

善也。尚者，高誘注淮南及廣雅釋詁，皆云主也。言邦之不安，爰自一人為之，邦之樂安，亦主一人之善，俱自責也。白虎通號篇云：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度。知秦穆公之霸也。班氏據此經文，知秦穆公之霸，是謂榮懷之言，當在敗晉報怨之後，則是今文說與史記同義也。

### 卷三十

#### 書序第三十上

**注** 史遷說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

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又說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馬融鄭康成皆

曰：書序孔子所作。**疏** 史公說見三代世表，又說見孔子世家，以序為孔子作者。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

是敘書，則斷堯典。劉歆移博士書說亦同，是兩漢諸儒皆以書序為孔子所作也。史公云：序尚書則畧無年月者，虞夏書無年月，云或頗有者，商書有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周書有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二條，是有年月也。云然多闕者，謂其餘皆闕文不可錄也。漢書歷律志引三統或有年月，與史記不同。至竹書紀年及皇甫謐帝王世紀，所載甚詳，不知何據。故史記三代世表，自共和以來，始有甲子也。云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者，即今書起堯典訖秦誓也。云編次其事者，今書序之次，今古文或不同。馬鄭又異。鄭子成王征序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此未聞，則書序非孔子舊編之次也。史記所載書序有大戊篇目，今本脫之，而偽傳以女鳩女方為二篇，以就百篇之數，非也。當并二篇為一，增大戊。馬鄭說見書疏，知孔子所作者，疏以為依緯文而知之，釋文云。

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書序云。作序者不敢副于正經。故謙而聚于下。今僞孔傳以此序散入經中。各冠諸篇。非舊式也。

### 虞夏書

昔在帝堯。鄭康成曰。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鄭康成曰。堯尊如故。舜攝其事。作堯典。鄭康成曰。舜之美事。在于

堯時。

鄭注俱見書疏。云書以堯為始者。史記五帝本紀云。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史公意與鄭合也。云使若無先之典然者。楚語申叔時曰。教之訓典。注云。訓典。五帝之書。是堯已前書有名典者。此始自堯。故云無先也。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者。嫌堯得舜即避位。不為天子。故釋之。孟子萬章篇云。堯老而舜攝也。又云。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是則堯在時。舜未即真。則堯為天子如故也。故云堯尊如故。堯典文自曰若稽古。至陸方乃死。今古文同。今正義本。以慎微已下為舜典。始自僞孔傳也。

堯舜側微。鄭康成曰。微。賤也。微。即說文微字。公羊定八年傳云。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是微為賤也。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

鄭康成曰。入麓伐木。

歷者。釋詁云。數也。鄭注見書大題疏。作舜典。

趙氏雖有此言。而孟子所載諸舜事。不稱舜典。未敢據增。今以各書所引佚文有篇名者。附于序後。

趙岐注孟子萬章篇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案

尚書今古文注疏 四 卷三十 書序第三十上 虞夏書

七十三

帝釐下土方。馬融曰：釐，賜也。理也。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馬融曰：

共法也。鄭康成曰：汨，作九共已逸。稟，飫。帝釐下土，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今書亡，難以定之。馮注俱

云：理者，理與釐聲相近。云共法者，詩傳文。鄭注見書疏云：其汨作典，寶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案逸者不立學官，逸在祕府也。亡者，竟亡其文。故漢人所云逸十六篇，亡于晉永嘉之時也。書疏云：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云云。不數稟，飫以其亡也。汨，依偽傳訓治，當作汨从日，粟依偽傳訓勞，當作粟从木，飫即餓省文。

繇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大傳虞夏傳引詩曰：路史後紀十一引作民以無敖，辯者，說文云：治也。詩采菽云：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傳云：平平，辯治也。敖者，說文云：出游也。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鄭康成曰：大禹謨已逸。

釋文云：矢本作弄，謨字又作謨。鄭注見書疏，即上所云一十三篇已逸也。下同。不更出，益稷疏云：馬鄭所據書序，此篇名為棄稷，又合此篇于皋陶謨，皆由不見古文。案偽傳割分皋陶謨來禹已下，為益稷，因暨益暨稷之文，易棄為益也。見皋陶謨疏。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鄭康成曰：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釋文云：貢字或作贛。鄭注見書疏云：任土

謂定其肥磽之所生者，鄭以經厥田，上上等為地形高下，下即肥，高即磽也。肥磽者，孟子告子篇云：則地有肥磽。趙注云：磽，薄也。鄭注周禮載師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段氏玉裁云：疑當有作禹貢三字。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史遷說夏后帝啓崩。子帝太康立。帝太

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馬融曰。須止也。鄭康成曰。避亂于洛汭。五子之歌已逸。邦一

作國。疏

楚語。士登曰。幾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注云。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曰。夏有觀扈。案春秋左氏昭元年傳云。夏有觀扈。商有姚瑛。周有徐奄。周書嘗參解云。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

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案殷字當作夏。楚辭離騷云。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願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注云。言太康不遵禹啓之樂。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願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墨子非樂篇云。于武觀曰云云。竹書紀年云。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五觀也。國在今頓丘縣。潛夫論五德志篇云。夏后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段氏玉裁云。墨子作武觀。楚語作五觀。武即五也。以左傳斟灌。夏本紀作斟氏。戈氏。若干或言若柯。桓表讀如和表。例之。歌即觀也。五子之歌。即五觀也。之。歌。蓋謂往觀也。觀地。即維汭。章注最明。然則觀地不在西河。漢東郡睢縣。非洛汭觀地也。觀之爲歌。猶甫之爲呂。費之爲盼。作偽者泥于歌字。造爲五章。尙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固不待辨而自明者。案段氏說。誠有識之言。蓋啓子五人。兄弟五人更立。必是兄終弟及。安得同時作歌。據竹書紀年云。王季子。則五觀者。其第五子也。馬注見釋文。云須止。釋詁文。鄭注見書疏。

罔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

章聞于天。天用弗式。疏

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曰云云。惠氏棟云。乃當作子是也。淫。溢。與佚通。言淫蕩也。野。于當作于。野。于。往也。將將。上疑有脫文。作樂聲也。莧。當作筭。形相近。字之譌。卽管磬也。湛。與熾通。渝。

與輸通言啓子淫泆安樂往野飲食樂聲鎗鎗銘力于馨管嬉樂昏濁于酒委輸其食于野萬舞之盛顯聞于天天弗用之

義和酒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鄭康成曰允臣名允征已逸

義氏和氏世爲日官春秋左氏桓十

七年傳云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服虔注云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夏本紀云帝中康時義和酒淫是義和歷世爲日官至中康時酒淫廢職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允臣名者願命云允之舞衣鄭注云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僞傳以爲國名非也

綱篚厥元黃昭我周王

堯典疏云鄭注禹貢引允征云郭氏注爾雅釋詁引書云劍我周王卽允征也昭者釋詁云詔導勸也劍者釋詁云勉也義與昭相近周王者鄭注禮記云忠信爲周非殷周

也之周

商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鄭康成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

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成湯所都

契至湯凡十四世周語單穆公曰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注云元王契也自契至湯十四世殷本紀云契生昭明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

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亳者濂假借字大傳云夏人歌曰盍歸于薄薄亦大矣俱作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史記秦本紀寧公三年與亳王戰亳王奔戎正義引括地志云其國在三原始平之界案在今陝西非湯薄都也

作帝告史遷告作誥一作借釐沃史遷無此二字鄭康成曰帝告釐沃亡

皆與疊通。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寧陰野中。地理志：東郡濮陽，故帝丘頓項墟。案在今河南濟縣西北。湯遷偃師，云從先王居者。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又云：盤庚所從都之案，偃師今河南縣，與濟縣相近。史公告作誥者，鄭注緇衣云：告，古文誥。一作倍者，索隱云：古今人表亦作倍。史公無釐沃者，疑帝告釐沃本一篇。釐來聲相近，言帝嚳來沃土耳其。偽傳既云告來居治沃土，又云二篇，未可據也。

### 商施章乃服明上下

困學紀聞二云：尚書大傳帝告曰：殷傳帝告，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案王氏應麟說非也。伏生以秦時藏百篇于山中，親見其文，故記其剩語。若孔壁逸書，無

也。帝告

###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鄭康成曰：湯征亡。

考孟子滕文公篇云：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曰：

何為不祀？曰：無以共犧牲也。湯使遠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餽，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餽，此之謂也。趙注云：葛，夏諸侯，嬴姓之國。又注葛伯仇餽云：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餽也。孟子又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又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注云：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案此疑亦湯征文，但趙氏止云逸篇，故存其文于疏。段氏玉裁云：書曰：葛伯仇餽，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此湯征文，作偽者誤系之。仲虺之誥，趙氏不云亡書，而云逸書者，趙不見中古文，于亡與逸不能如鄭之區分也。

商湯曰：予有言，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

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

史記殷本紀云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云云。作湯征，王氏鳴盛曰：此乃殘章零句，不能成篇。馬遷受諸安國而載之。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大傳：亳作薄。釋詁云：適，往也。伊尹適夏者，趙注孟子云：伊尹為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案射義：古者

諸侯有貢士于天子之制。蓋伊尹為湯貢士而適夏也。鄭注大傳云：是時伊尹仕桀，醜者，說文云：可惡也。春秋左氏昭廿八年傳云：惡直醜正，是醜亦惡也。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

遷無乃字，汝俱作女，方作房。

史公無乃字，江氏聲以乃為衍文也。遇者，穀梁隱八年傳云：不期而會曰遇。方，房古通字。詩大田云：既方既阜。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伊尹既入亳之北門，遇汝鳩

汝方，則知是湯之二臣名矣。

作汝鳩、汝方。

鄭康成曰：女鳩、女方亡。大傳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

更曰：覺兮覺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見路史疏，仇紐。夏后紀新序刺奢篇云：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壯躡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為相，此亦用大傳文也。大傳今多缺佚。韓詩外傳二亦于此有脫文。故載新序于疏。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為商書。書疏云：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元為商書。案汝鳩，汝方，僞傳云二篇亡，似非也。伊尹同時遇汝鳩，汝方，安得作書二篇，蓋一篇耳。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史遷此序在湯誓典寶後。鄭康成曰。犧牲既成。粢盛

既潔。祭祀以其時。然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

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疑至臣扈。馬融曰。疑至臣扈。二臣名。

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鄭康成曰。疑至臣扈亡。遷漢書郊祀志作卷。云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迺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注應劭曰。連

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案說文。遂遷徙也。輿或作遷。鄭注見周禮大宗伯疏。又書疏引明法以薦。作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云犧牲既成。至變置社稷。孟子盡心篇文也。云湯當伐桀之時。旱致災者。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據言五年不收。鄭氏云。七年者。大傳云。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漢書鼂錯傳云。湯有七年之旱。然則五年者。據不收而言。七年中有禱而得雨之年也。云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者。春秋左氏昭廿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考國語。則厲山氏之子曰農者。卽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也。書疏云。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稷。是配食者。僞傳云。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以稷代而後世莫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王氏鳴盛駁之云。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蓋王者革命。必別建大社。而亡國之社。則掩其上。棧其下。使無所通。周于殷之亳社。然也。其所建社。必別立壇。易其所樹之木。而不易其神。故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此序所云遷社。則非此之謂。故鄭引孟子以爲大旱。而欲變置。稷則有代而遷。社則無代。故不可遷。然則此事。固與革命無涉。僞孔必欲立異。然則殷之亳社。其卽仍夏之亳社乎。必不然矣。史公無疑至臣扈。未知是一篇名。或二篇。卽是二臣名。因

遷夏社而作亦未必二篇也。馬注見書疏云疑至臣扈  
二人名者君奭篇言大戊時有臣扈不審卽是其人否。

###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圖**鄭康成曰鳴條南夷地名。**疏** 爾字說文所無

未知何字之誤亦未詳其地所在也。史記殷本紀云桀敗于有娥之墟桀奔於鳴條正義曰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坡口卽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書疏云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後漢書隱逸傳云昔湯卽桀于鳴條而大城于亳注或言陳留平邱今有鳴條亭也。案括地志以鳴條爲在安邑本皇甫謐之言亦見書疏殊不可信。鄭注見書疏及夏本紀集解云鳴條南夷地名者呂氏春秋簡選篇云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奔走淮南主術訓云湯因桀鳴條擒之巢門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以其過放之歷山觀下文伐三艘三艘在今山東定陶南巢在今安徽巢縣則桀所奔地皆在東南故鄭以鳴條爲南夷。周書殷祝解云湯將放桀于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下又再徙方至南巢又舜征三苗而崩葬于蒼梧之野是南夷地。孟子言舜卒于鳴條亦鳴條爲南夷之證也。**作湯誓****疏** 書疏云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案湯誓今條亦鳴條爲南夷之證也。**文古文俱有非亡篇而論語堯曰篇云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周語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注云湯誓尙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墨子兼愛篇引湯說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以萬夫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案諸書所引合證其文知此是桑林禱雨之辭非伐桀誓師之文也方與夫聲相近當爲萬夫蓋爲民請命之詞趙岐謂是今湯誓散亡者非也或此篇卽是夏社佚文所謂既致其禱祀明德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告天以遷社也周語既引作湯誓姑附爲疏于此**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艘。史遷艘作曼。鄭康成曰。伊訓曰。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艘。

**疏** 敗績者。春秋左氏莊十一年傳云。大崩曰敗績。郡國志。濟陰定陶有三麗亭。定陶。今山東縣。屬曹州府。鄭注見樂典疏。引伊訓者。孔壁古文有伊訓。今則亡之。鄭氏猶及見也。征。即伐也。孚。與符通。俘厥寶玉。**疏** 俘者。釋詁云。取也。

也。誼伯仲伯作典寶。史遷誼作義。仲一作中。鄭康成云。典寶已逸。**疏** 史公誼作義者。古今人表亦作義。伯中伯。是仲亦作中也。釋文

云。誼本或作義。案書疏舉鄭注書序云。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據此則典寶在咸有一德之後。伊訓之前。而疏說百篇次第。孔鄭不同。但舉湯誓。咸有一德。蔡仲之命。周官。棗誓五篇。不舉典寶。用此知疏所舉次第不同者。尙未備也。但據二十四篇次第。知典寶在咸有一德後。伊訓前。而百篇次第。伊訓之後。尙有明居。未知鄭本典寶在明居後。抑或在。前。姑從孔本。

湯歸自夏。至於大坳。史遷大坳作秦卷。陶一無陶字。卷一作餉。又作洄。**疏** 史公大作秦。坳作卷。陶者。俱聲相近。集解引徐

廣曰。一無此陶字。索隱曰。鄭誕生卷作餉。又作洄。又云。其下陶字是衍耳。舊本或傍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也。中虺作誥。史遷虺作罍。一作籛。鄭康成曰。仲虺

之誥亡。**疏** 史公虺作罍者。罍當爲籛。省文。見說文。荀子。堯問篇。云。其在中籛之言也。又作籛。春秋左氏定元年傳云。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孟子。盡心篇云。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注云。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是仲虺即萊朱也。

經亂者取之。亡者侮之。**疏** 春秋左氏襄三十年。鄭子皮曰。仲虺之志云。又哀十四年傳。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同。又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我聞于夏。

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疏** 墨子非命篇上云。仲虺之告曰。中篇云。于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

下篇云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江氏聲云式用也爽當為毀案用為翼聲相近式為伐厥為闕形相近

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自為

謀而莫若己者亡

荀子堯問篇吳起引楚莊王之言曰其在申齷之言也曰云云呂氏春秋驕恣篇李悝曰楚莊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史遷黜作紕鄭康成云湯誥已逸

黜者說文云貶下也史公作紕通

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

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

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

有立立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

勉曰不道毋之之一作政在國女毋我怨

殷本紀云湯既紕夏命還亳作湯誥曰云云以令諸侯此篇似是全文即從孔安國問故得之者馬鄭諸儒不

據以編入廿九篇中以爲逸文漢人家法如此案殷本紀載此文至於東郊有功於民皆作於久勞于外下文有功于民又作于蓋傳寫誤作於也尚書皆作于立一作土之一作政皆集解引徐廣曰

伊尹作咸有一德鄭康成曰伊陟臣扈日下闕咸有一德已逸

堯典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

二案殷本紀亦在湯誥後，偽傳系之太甲時誤也。鄭注見堯典疏。

罔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繙衣引尹吉曰：注云：吉當爲告，古文諳字之誤也。尹告，尹尹之諳也。書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

尹躬天

見于四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繙衣引尹吉曰：注云：尹吉，亦尹諳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

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案鄭注繙衣云：今亡。錢氏大昕云：或今逸之。譌。段氏玉裁云：是篇本逸而亡，今亡者逸篇十六。至康成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然則馬鄭亦未全見十六篇也。

咎單作明居。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人之法也。鄭康成曰：咎單亡。

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咎單，湯司空者。

王制：鄭氏以爲殷制，其文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則居民是司空之事。此以明居名篇，是明居民之法。王制又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此居民之法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史遷說：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

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

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

后。鄭康成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伊訓，逸。肆命，逸。徂后亡。

史公說：太子太丁云云。史記正

義云太史公探世本有外丙仲壬鄭注見史記集解以肆為陳者周禮注同云言湯之法度者徂往也后君也已往之君即湯之法度也

邇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孟子萬章篇引伊訓曰注云伊訓尙書逸篇名牧宮築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

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從諫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

荀子臣道篇引書曰注云書伊訓也案揚倅時伊訓

已亡此注或據舊說

惟太甲元年十有一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誕賚有牧方明

漢書律歷志引伊訓篇曰說云

商十二月乙丑朔冬至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目冬至越蕭紀先王子方明目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注如淳曰觀禮諸侯觀天子為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目木為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黃案誕者釋詁云大也賚為吝假借字賚有牧即堯典吝十有二牧也太平御覽四百八十引三禮圖曰方盟木方四尺設六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黃殷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琕北方璜東方圭方明者上下四方之神明天之司盟

載孚在

亳征自三朶

堯典疏云鄭注典寶引伊訓云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史遷說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

尹放之於桐宮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

桐宮者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戶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按戶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也案偃師今河

南縣屬河南府鄭注見史記集解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史遷說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

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鄭康成曰：太甲三篇亡。

釋詁云：思念也。庸常也。謂思五

當之德。

罔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表記篇引太甲曰：注云：太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

毋越厥

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緇衣篇引太甲曰：注云：越之，音蹙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顧覆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

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為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

顧諟天之明命。

大學篇引太甲曰：注云：顧，念也。諟，猶正也。諟，或為題。

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孟子公孫丑篇引太甲曰：注云：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若高宗雖維，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故若此之

謂也。緇衣篇引太甲：猶可違，作可違也。不可活，作不可以道。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

史記集解云：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堯近己氏，正義引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又云：宋州楚丘縣西北十五里有伊尹墓，恐非也。

咎單

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鄭康成曰：沃丁亡。

伊陟相大戊。[圖]馬融曰：大戊，太甲子，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圖]史遷說：帝大戊立，伊陟為

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

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鄭康成曰：兩手揜之曰拱。[圖]馬注見釋文云：大戊，太甲子者，史記述商世系，殷本

紀與三代世表不同，本紀大戊為小甲弟，大庚子，世

表則以大戊為沃丁之弟，是亦大甲子也。馬氏據世表，史公說大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者，呂氏春秋制樂篇云：成湯之時，有穀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其吏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韓詩外傳三云：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為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奈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為善，即禍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大傳云：湯之後，武丁之時，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祖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于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說苑君道篇云：殷大戊時，有桑穀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大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見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亡。漢五行志引劉向說亦同，以為高宗武丁時事，蓋大戊卜于湯廟，故譌為湯時事。大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今古文以三宗傳聞異辭，故各從其師說。然則孔安國古文說為大戊時，伏生今文說為武丁時，呂氏春秋以為湯時者，誤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兩手揜之曰拱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滿兩手曰拱。

伊陟贊于巫咸。[圖]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鄭康成曰：巫咸，巫官。[圖]贊者，漢郊祀志注孟康曰說也，案巫咸為巫官。

伊陟爲說桑穀之祥。使禳除之。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俱以爲巫官者。楚語云。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蕭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期。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是古之巫。必有智聖聰明者爲之。馬氏以經稱巫爲在女之名。故特云男巫也。周禮春官有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其屬有男巫女巫。

作咸又四篇。史遷又作治。說爲巫

咸。治王家有成。作咸又。作大戊。馬融曰。又治也。鄭康成曰。咸又四篇亡。

父與雙同。說文云。治也。史公又作治。與說文同。云作大戊。今書序作

咸又四篇。下無此三字。江氏聲云。據史記則此當有大戊篇目也。書序下云大戊贊于伊陟。承此序之下。大戊下當有二畫作重文。俗儒疏忽。誤作單文。遂闕大戊篇目矣。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史遷說。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馬融曰。

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鄭康成曰。伊陟亡。原命已逸。

史公說爲贊伊陟于廟者。君册命其臣必于廟中。云伊陟讓作原命。則伊陟非

篇名也。江氏聲云。釋言云。原。再也。命伊陟而伊陟讓。乃作原命。以是知原命爲再命也。又云。俗儒誤闕太戊一篇。因而增伊陟之目。以足百篇之數耳。段氏玉裁云。史記伊陟讓作原命。脫作伊陟三字。不得緣誤立說。堯典疏云。鄭注書序。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山井鼎考文曰。宋板作伊陟二十。馬注見史記集解。以原爲臣名者。說命。畢命。罔命等。皆以臣名命篇。故依以爲說也。

仲丁遷于囿。作仲丁。史遷。囿作傲。說爲仲丁書闕不具。鄭康成曰。仲丁亡。

仲丁。據殷本紀爲大戊子。史公囿作

囿者。二聲相近。詩車攻傳云。敷地名。箋云。敷。鄭地。今近滎陽。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又東經敷山北。詩所謂搏狩于敷者也。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滎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敷地也。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鄭康成曰河亶甲亡

河亶甲殷本紀云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河亶甲為仲丁之弟也相者地理志相縣屬沛郡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三十里即河亶甲所築都之所名殷城也

祖乙圮于耿史遷圮作遷耿作邢馬融曰圮毀也鄭康成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

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鄭康成云祖乙亡

祖乙殷本紀云河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圮者釋言云毀也耿者地理志云宏農郡皮氏耿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一里耿城故耿國也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案在今山西河津縣西一里段氏玉裁云說文荆鄭地有荆亭也祖乙所遷當是此地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鄭康成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徙此而改號曰殷亳治一作始亳一

作宅五遷見盤庚疏治作始亳作宅者書疏云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二十里束皙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同也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

有殷史記項羽本紀集解云駟案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贊曰此殷墟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汲冢曰殷墟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案書疏與古文同今本注疏誤衍作不同自奄遷於殷今本紀年作自奄遷於蒙北曰殷鄭注見史記集解說見盤庚疏民咨胥怨鄭康成曰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作盤庚三篇

鄭注見書疏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田史遷說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

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

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馬融曰高宗始命為

傅氏鄭康成曰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得一作導說一作兌說文兌營求也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得之傅巖巖穴也一切

經音義一引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得二字同體云說文導取也尚書高宗夢得說是也史公說使百工營求之野者百工百官也云得說於傅險中者索隱曰舊本作險亦作巖也墨子尚賢下篇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園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史記正義引地理志云傅巖即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國繞國之界又有傅說祠注水經云沙澗水北虞山南經傅巖傳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案所引地理志當為括地志字誤也云胥靡者漢書注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也馬鄭注俱見書疏說與史記同也說釋文云本又作兌音悅作說命三篇田鄭康成曰說命三篇亡王逸注楚詞云說命是佚篇也

禮大傳說命引書曰注云聞讀如鶴謂廬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經高宗梁闇三年不言田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

類茲故不言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

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必交修余無余棄也田

楚語曰。公曰。昔武丁能變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鄉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云云。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為三公。而使朝夕規諫曰云云。注云。類善也。茲此也。又云使靡疆已也。又云喻遭津水。又云天旱。自比苗稼也。三日以上為霖。啓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又云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督攻已急也。繆。愈也。又云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必傷也。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注云。書逸篇也。說文。罔讀若周書若藥不眇眩。案周字誤。潛夫論五德志。引此文與楚語略同。若津水作若濟巨川。舟作舟楫。天旱作時旱。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作爾交修余無棄。

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傳說之所作。學記篇引同。注云。兌當為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傳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尙書今亡。學學半。學記篇引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

乃來。學記篇引兌命曰。注云。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修之業。乃來。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

戈省厥躬。緇衣篇引兌命曰。注云。兌當為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尙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羞。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為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怒

己。不尙害人也。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緇衣篇引

兌命曰。注云。惡德。無恆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為正言。放傲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作煩。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史遷祭成湯下。有明日雊作响。鄭康成曰。鼎。三公象

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飛。一作蜚。升。一作登。史公云明

日者以經文云高宗彤日知之。雖作响者。响俗字。漢書五行志引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雉。疑今文作蜚作登也。鄭注見書疏。云鼎三公象者。易鼎象曰。鼎象也。李鼎祚引九家易曰。卦是鼎鑊烹飪之象。亦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則撫育百姓。鼎能熟物養人。故云象也。又九四鼎折足。九家易曰。鼎者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是也。云又用耳行者。九三鼎耳革。虞翻曰。鼎以耳行是也。又六五鼎黃耳金鉉。虞翻曰。鉉謂三貫鼎兩耳。鄭注士昏禮云。屬所以扛鼎。今文屬作鉉。然則屬鉉同物。所以貫鼎耳舉行者。是鼎用耳行也。云視不明。故有羽蟲之尙。與劉歆合。

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鄭康成曰。高宗之訓亡。

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

坊記引高宗云。注云。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尙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謹當爲歎聲之誤也。其旣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疏云。尙書序有高宗之訓。此

經有高宗云。謂是高宗之訓。篇有此語。故云名篇在尙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史遷說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醢九侯。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

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美里。西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又說西伯。決虞芮之獄。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大傳說。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五年四友獻寶。乃得免虎口。出而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馬融曰。咎周者。爲周所咎。鄭康成曰。咎惡。

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又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所獻寶而

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

**疏**

史公說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云云。見殷本紀。紂囚西伯羑里，以其爲九侯

敗耆國爲受命四年事，非出則克黎，亦古文說也。戰國趙策魯仲連云：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賈誼新書君道篇云：紂作梏數千，視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極梏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此皆古文說。亦見春秋左氏襄卅年傳。夫云喟然而歎，拘之羑里，與殷本紀同。云七年而後得免，則非四年伐吠夷，紂乃囚之，五年出而伐耆也。大傳說伐于，伐密須，伐吠夷，在囚羑里及伐耆之前，與周本紀伐犬戎密須，在敗耆之前，伐邠在後，不合。此今文說。異于古文者，馬注見釋文云：咎周者，爲周所咎，謂紂爲周所惡也。鄭注俱見詩文王疏云：咎惡者，韓非子難二云：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豐三事，舉而紂惡之，卽此序咎周之謂。故云咎惡也。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者，大傳略說云：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爲間田。見文選西征賦注云：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周者，據韓非子，則三伐謂侵孟克莒舉豐也。韓子所言伐孟，則與邠聲相近。云伐密須，考詩皇矣說：文王伐密之事云：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孟子梁惠王篇引作以遏徂莒，則伐密須卽克莒也。惟舉豐則在伐黎之後。又案周本紀：惟伐犬戎密須，在敗耆之前，伐邠伐崇作豐，皆在伐耆之後。鄭云三伐皆勝，蓋用大傳及韓非說也。子傳參差，今古文各異，不能盡一也。云拘于羑里者，地理志云：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也。史記正義曰：羑一作羑。音酉。羑城在相州湯陰縣北九里。紂囚西伯城也。案羑里在今河南湯陰縣北七里。云乘勝者，高誘注呂氏春秋義同。云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者，亦見大傳云云。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皆大傳文也。

祖伊恐，奔告于受。

**疏**

馬融曰：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

曰受也。鄭康成曰：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

本故曰受疏

馬注見釋文云受讀曰紂者聲相近云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者未詳所據鄭注見書疏云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者周書克殷解云殷末孫受德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

其次曰受德受德即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尚為妾既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是紂號曰受德也鄭云帝乙愛而欲立焉者或因終立之遂謂帝乙愛之也云時人傳聲轉作紂者受紂聲相近稱受德者或單言受殷本紀云天下謂之紂也云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者世子生既命名必書其生年月日與名而藏之則受德之號史必知之孔子作序時猶作春秋本魯之舊史不改其文也案馬鄭本百篇之序別為一篇則受字始見于泰誓偽孔散序冠之篇首則受字始見于此序故疏所引鄭注云云在此此是大誓之注今姑仍之

作西伯戡黎

殷既錯天命灋馬融曰錯廢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灋鄭康成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

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為后生受德疏

馬注見釋文云錯廢者論語為政篇云舉直錯諸枉包咸云廢置邪枉是錯為廢也鄭注見詩大明疏說本呂氏春秋見上奔告于

受疏此注亦應在微子篇中復存于此

### 書序第三十下

###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史遷說九年東觀兵至于孟津，乃還師歸，居二年，乃遵文王以東

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武王乃作大誓，鄭康成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

入戊午部四十歲矣。

史公說九年東觀兵，居二年伐紂，十一年渡孟津，作大誓，與今文十三年伐紂不合，蓋問故孔安國者，與書序亦無不合，此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一月者，即史記之十二月據

終其事而言，不遑觀兵還師也。呂氏春秋首時篇云：武王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十一年云十二年者，以一月戊午為明年正月數之也。是書序史記呂氏春秋說皆不異，蓋古文說也。鄭注見詩文王疏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者。江氏聲云：受命謂受天命。康誥云：天乃大命文王。詩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箋云：受天命是也。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鄭注云：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然則武王自即位至伐紂時，才匝五年爾。則此言十一年，自是本文王受命之年數也。云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者，易緯乾鑿度云：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年，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命汝正昌。鄭注云：火戊，戊午部也。午為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為之將相，戊土也。又當為火子，又火使其子為己塞水，是明倉精絕殷之象。此說文王受命在戊午部之意也。案二十九歲受命至四十歲，則十二年矣。序云十一年，而鄭云入戊午部四十歲者，蓋據中候我應文王受命在季秋三月，踰年為元年，故十一年當戊午部四十歲也。鄭必知然者，以武王伐紂在十三年，周語冷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鶉火，午次也。當周初之時，歲星在午，則太歲在未，然則十三年太歲在未也，却而推之，此十一年太歲在巳矣。詩文王疏引三統歷云：七十六歲為一紀，二十部為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為初部，名甲子部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即以癸卯為部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為部三也，辛酉部四也，庚子部五也，己卯部六也，戊午部七也，丁酉部八也，丙子部九也，乙卯部十也，甲午部十一也，癸酉部十二也，壬子部十三也，辛卯部十四也，庚午部十五也，己酉部十六也，戊子部十七也，丁卯部十八也，丙午部十九也，乙酉部二十也。是一紀之數，終而復始，後紀還然，準此以推，則戊午部之前凡六部，為歲四百五十六，以六十歲除之，凡七終而餘三十六，初歲甲寅，則三十六歲己丑，然則戊午部之初年，庚寅歲也。

其二十九年。歲在戊午。文王受命。以三十年己未歲爲一年。則十三年武王伐殷。歲在辛未。當戊午部之四十歲也。依鄭氏說。此十一年爲戊午部之四十歲。則己巳歲。案三統歷云。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計之一部七十六歲。爲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以六十除之。凡匝四百六十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六。以六十除之。凡匝四百六十二甲子。爲二萬七千七百二十日。更從甲子數至壬寅。又得三十九日。乃滿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適符一部七十六歲之日數。故後年初日得癸卯。爲癸卯部。推此法以數之。以後壬午辛酉等各部之初日。皆如三統歷之所推。至其末乙酉部之終日。正直癸亥。故後紀之初日。仍得甲子。是紀首年必甲子。信不爽矣。惟言皆歲甲寅則未然。該推之一紀之歲。千五百二十。以六甲除之。凡二十五匝。而餘二十歲。更從甲寅數至癸酉。乃終一紀。則初紀之首歲甲寅。次紀當皆甲戌。又次紀首甲午。又次紀乃首甲寅。凡歷三紀。乃復甲寅也。惟是文王受命之戊午部。若以甲戌紀甲子紀推之。則十三年武王伐紂。皆不與周語歲在鶉火之言相應。則此序十有一年。固是甲寅紀之戊午部四十歲也。

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二篇。史遷作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史公說此爲十一年十二月戊午者。商之

十二月。卽周之一月。一月卽系十一年。書序本無脫誤。不必信劉歆鄭氏之說。而疑古文也。漢書律歷志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選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志又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按志以伐殷觀兵爲十一年事。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爲十三年事。似書序一月上。當有十三年三字也。江氏聲云。諸家以爲十三年之一月者。國語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此謂十三年誅紂時也。律歷志引三統云。戊午度于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龍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龍。周書武城篇。惟一月壬辰。翳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是以此序與國語武城所言。皆一時事。則是十三年事矣。章昭注云。星辰星也。天龍次名。一曰元枴。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龍。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拒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與須女。伏天龍之首也。是說本諸劉歆。亦以爲十三年事。又云。經文三篇。上篇是十一年事。中下二篇。則十三年事。序兼總兩時。于十一年不月者。以經言四月。文自明矣。不言十三年者。以一月戊午。既別異于四月。明非一年內事可知。故省也。且經文殘缺。安知中篇不具有年月。而序因此略其年乎。王氏鳴盛云。詩大明疏。歷引國語律歷志。而又云。歲月日辰

星五位所在星宿度數。非用算無以推之。鄭注尚書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歷。劉向五紀論載殷歷之法。惟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則無術焉。孔穎達唐人所言已如此。今殷歷久失。據漢志考伐紂月日。已具。至其甲子。雖就乾鑿度推為辛未。但史記年表斷自共和庚申始。以前皆不詳。伐紂月日可考。而年之甲子。究當闕疑也。

周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太子發拜手稽首。周禮太祝疏引太誓曰。案上文稱太子發當在

白魚入舟。未稱王之前。以無所據。未知連屬之處。故不附本篇。疏有以下二字。疏約之詞。故改為旁注字。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不天之律。漢書郊祀

志引泰誓曰。注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稽考也。永長也。丕奉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長年享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又刑法志引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說之云。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此或鄭注顏所本也。傳

于亡窮。漢書平當傳。當引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亡窮。注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言能正考古道。目立功立事。則可長生享國。案此文或以為即周公所陳古先哲王之格言。亦無明文可據。不知連屬何文。故不附本篇。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

能進賢者逐。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

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非我武功者。文者。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

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穆叔引泰誓曰。注云。今尚書泰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昭元年。子羽引太誓同。注云。逸書周語。單襄

說苑臣術篇引泰誓。又見潛夫論書績篇。及漢書武帝紀。有司議曰。用其文。既不云泰誓。文字有異。同不具辨。

細衣篇引太誓曰。注云。太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者。文者。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穆叔引泰誓曰。注云。今尚書泰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昭元年。子羽引太誓同。注云。逸書周語。單襄

公引太誓同。注云：今周書太誓無此言。其散亡乎？鄭語：史伯引太誓同。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

春秋左氏

昭二十四年傳：襄宏引太誓注云：紂衆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今太誓無此語，成二年傳：君子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又管子法禁篇引太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泰誓，故曰：注云：泰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

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上。

墨子兼愛下引泰誓曰：乍古與作通。

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禋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無廖排扇，天亦縱之，棄而弗

葆。

墨子非命篇上引泰誓，又非命篇中引泰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冒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廖其務。天亦棄縱而不葆。天志篇中引泰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官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傳務。天

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

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

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墨子非命篇下云：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案去發未詳，或太子發三字之誤。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

鈞。

墨子尚同篇引泰誓之言，然曰：案此蓋言紂苛政也。即漢書見知之法，先王所無。

我武維揚，侵予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

有光

**疏** 孟子滕文公篇引秦誓曰注云秦誓古尙書百二十篇之時秦誓也我武王用事之時惟鷹揚也侵討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于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尙書秦誓篇後得以

充學不與古秦誓同諸傳記引秦誓皆古秦誓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疏** 孟子萬章篇引秦誓曰注云秦誓尙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天聰

明自我民聰明

**疏** 詩烝民箋引書曰疏云大誓文也

獨夫紂

**疏** 荀子議兵篇引秦誓曰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

**疏** 孟子盡心篇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周本紀云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則此三百人當是三千人之

誤也司馬法云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則虎賁即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官樂記言虎賁之士者周公制禮用二人爲虎賁之官爵爲下大夫屬之司馬其次中士十有二人當文武時則是守衛之士非必下大夫也樂記所言是武王伐紂時事虎賁故是士也墨子明鬼篇下云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與殷人戰乎牧之野風俗通三王篇引尙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禽紂於牧之野後漢書順帝紀注引漢官儀曰書稱虎賁三百人言其猛如虎之奔赴也則三百人亦作四百八百人未詳與受戰于牧野鄭康成曰牧野紂南郊地名受一作紂牧一作母**疏** 牧說文作母云朝歌南七十里地引周書武王與紂戰于母野卽此文鄭注見詩大明疏

作牧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

**疏** 史遷說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者詩車攻云搏獸于敖後

漢書安帝紀注引作薄狩於敖又漢張遷碑云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以狩爲獸古字通用識作記者廣雅釋詁云記識也文選魏都賦云武人歸獸而去戰張載注云尙書曰往伐歸獸樂記云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呂氏

春秋傳大覽云。然後游於河西。歸報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桂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擊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皆武成逸文。正此序所云歸獸也。作武成。鄭康成曰。著武道至此而

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鄭注見書疏。云武成逸書者。孔壁所得古文。本有武成。以其不列學官。藏在祕府。故謂之逸書。云建武之際亡者。建武是光武紀年。武成至此。又亡其殘文。僅存八十二字。見漢書律歷志。古

文尙書本五十一篇。爲四十六卷。藝文志載之。而注云五十七篇者。班氏當武成亡後記。見存實數也。

幽惟一月壬辰。芻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曰。說云

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

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同上志。又說云。是歲也。閏數餘十人。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朔。明日閏月庚申朔。三月二

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己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惟四月既芻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

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己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馘馘于廟而告祀也。截耳曰馘。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殷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作洪範。周本紀。武王九年。東觀兵。十一

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則洪範編篇。宜在作分器後。但左傳三引洪範。說文五引洪範。皆曰商書。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且以洪範先于微子。或古本次第與今不同。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史遷作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鄭康成

曰：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班一作般，分器亡。史公班作封者，古借邦爲封。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稱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

服，即周語之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康誥序云：邦，康叔疏云：古字邦封同。封諸侯者，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舉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舉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周本紀云：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蓟，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尙父爲首封，封尙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于管，弟叔度於蔡。其餘各以次受封。案呂氏春秋云：鑄，卽祝黎，卽蓟，聲相近也。彝者，周禮司尊彝職，掌六彝六尊之位，謂鷄彝、鳥彝、彝、虎彝、蜚彝、釋器云：彝，卽罍器也。說文云：彝，宗廟常器也。史公云：分殷之器物，蓋克殷所得器物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以宗彝爲宗廟尊者。鄭注周禮鬯人云：卣，中尊，尊者彝爲上，罍爲下。又注周禮序官云：彝亦尊也。鬯，鬯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也。班釋文云：一作般。

西旅獻獒。馬融作豪，曰：酋豪也。鄭康成曰：獒讀若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

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旅獒已逸。旅者，廣雅釋詁云：客也。晉語云：禮賓旅遠國，以客禮待之，故稱曰旅獒。當爲敖，或爲勢。經文必不從犬。說文云：獒，犬知人心，可使者。春秋傳曰：公曠夫獒。若尙書有

此字，許氏必不引後出之書。馬鄭亦必不以爲酋豪矣。此僞孔所改字。馬注見釋文云：獒作豪者，馬氏見孔壁書如此也。云：酋豪者，漢書宣帝紀：神爵二年，羌盧降服，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酋非首。注文類曰：羌胡名大帥爲酋，如中國言魁。趙充國傳：先零豪。注孟康曰：帥長也。鄭注見書疏云：西戎無君云云者，呂氏春秋恃君覽云：氏羌呼唐離水之西，隗人野人徧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注云：西方之戎無君者，後漢書西羌傳云：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彊，則分種爲酋長。太保作旅獒。

**疏** 太保，僞傳以爲召公，非也。周書史記並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自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爲太保，始見賈誼新書，作僞者以此太保爲召公，疏謬甚矣。

巢伯來朝。鄭康成曰：巢伯，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之國，世一見者，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

**疏** 巢伯者，魯語云：桀奔南巢。注云：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也。今廬江居巢縣是也。案巢，卽今安徽巢縣。鄭注見周禮象胥疏及王制疏。書仲虺之誥疏云：巢伯，殷之諸侯，伯爵者。鄭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云世一見者，周禮大行人職：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

芮伯作旅。巢命。鄭康成曰：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

**疏** 旅，巢命之旅，亦與西旅同訓。廣雅釋詁云：客也。鄭注見詩桑柔疏。云芮伯，周同姓者。書疏引世本云：芮，姬姓。地理志：左馮翊臨晉縣芮。故芮國在今陝西朝邑縣南。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有疾下，馬融有不豫。

**疏** 有疾，釋文云：馬本作有疾不豫。書序云：周公作金縢者，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書明堂解云：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則經文有云：王既喪之事，在五年之後，既非周公所作。又有秋大熟，天動威之文，今文以爲周公死後之事，可見孔子序書時，必非一篇，故以爲周公作金縢也。說詳金縢疏。尙書大傳：大誥在金縢之前，今文如是。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鄭康成曰：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

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

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

**疏** 序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是在周公攝政元年也。周本紀云：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霍叔，疑周

公與武庚作亂。畔周。是三監之叛。即在武王崩後。孔安國古文說也。白虎通崩薨篇云。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為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是今文亦以武王既喪。即是武王崩也。鄭氏則以金縢既喪為終喪。故此注亦言居攝二年之時。蓋衛賈孔壁古文之說。既之義得為終。亦為卒也。此則與今古文不同者。鄭以周公避居。亦與史記說異。未可定其是非。鄭注見詩東山疏。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云云者。周書作維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是管蔡霍為三監之明文。偽傳不及霍叔。非也。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鄭康成曰。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黜。貶退也。

**疏**

周本紀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又云。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則古文不以周公為有避居之事也。鄭注見詩東山疏。書疏云。

自迎周公而來者。詩九罭云。我覯之子。充衣繡裳。傳云。所以見周公也。充衣。充龍也。箋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是毛氏亦以周公為有避居之事也。云蔽已解者。詩鷓鴣序云。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伐柯序云。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九罭序。同是謂蔽也。啟金縢。迎歸周公而始解矣。云黜貶退者。說文云。黜。貶下也。

作大誥

**疏**

誥一作靠

**疏**

釋文。誥本亦作靠。案汗簡集韻。皆有靠字。據汗簡四聲韻。其字下从丁。說文所無。未詳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鄭康成曰。黜殷命。謂殺武

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承湯祀。微子之命。亡

**疏**

周本紀云。初管叔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宋微子世家云。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鄭注見詩有客疏。云微采地名。

微子紂同母庶兄者。見微子篇疏。云武王投之于宋云云者。樂記云。武王克殷。下車而投殷之後于宋。注云。投。舉徙之辭。時武王封紂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疏引發墨守云。六年。制禮樂。封殷之後。稱公子宋是也。

唐叔得禾。史遷禾作嘉穀。異畝同穎。史遷畝作母。鄭康成曰：二苗同爲一穗。

史公禾作嘉穀見周

本紀說文云：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詩生民云：種之黃茂，傳云：黃，嘉穀也。疏云：穀之黃色者，爲黍稷耳。則禾即今之小米也。畝，作母者，母與拇通，易咸其拇，虞翻注云：拇，是大指也。王逸注招魂云：拇，手拇指也。是手足指皆爲母，異母如枝指也。其上合穎，經文作畝，假借字，僞傳以畝爲壘，非也。穎者，詩傳云：垂穎也。少儀疏云：禾之秀穗，亦謂之爲穎。案說文：穎，本禾末，并粟言之，亦爲穗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以畝爲苗，亦知畝即母也。以穎爲穗者，說文：禾成秀也，或作穗。獻諸天子。

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史遷東作兵所。

史記周本紀云：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古文以周公居東爲東征管蔡，故云兵所也。

作

歸禾。史遷歸作餽。鄭康成曰：歸禾亡。

史公歸俱作餽，見魯世家。歸作餽者，檀弓云：餽，祥肉。鄭注上虞禮作歸，祥肉論語先進云：詠而歸。鄭注云：魯讀餽爲歸。今從古。一切經音義七：饋，古文餽同，是歸饋俱與餽通也。

文餽同，是歸饋俱與餽通也。

周公既得命禾。鄭康成曰：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旅天子之命。史遷旅作魯。一作

嘉作嘉禾。鄭康成曰：嘉禾亡。

旅者，釋詁云：陳也。鄭注見書疏。史公旅作魯者，見周本紀。說文：旅，古文作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是魯與旅通也。旅一作嘉。見魯世家集解引徐廣曰：上嘉字一作魯。大

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抑天下其和爲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韓詩外傳五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攸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子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

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抑天下其和爲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韓詩外傳五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攸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子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

殆有聖人。盡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又見說苑辨物篇。敬求作敬受。此或經之佚文。姑附于後。

周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

漢書王莽傳。羣臣上奏引書逸嘉禾篇曰。說之云。此周公攝政贊者。

所稱案嘉禾不在逸十六篇之內。是亡書之殘語。僅存者。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鄭康成曰。言伐管蔡者。為因其國也。不言霍叔

者。蓋赦之也。康為號諡。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邯鄲也。封一作邦。

鄭注見詩邯鄲衛譜疏及書疏。云言伐管蔡為因其國者。居前人之故國曰。因王制

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云康為號諡者。周書諡法解云。安樂撫民曰康是也。云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邯鄲者。鄭詩譜云。邯鄲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而北謂之鄆。南謂之鄆。東謂之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是也。作康誥酒誥梓材。段氏玉裁云。楊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謂書序存而酒誥則無序。非謂商書闕酒誥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鄭康成曰。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

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

周本紀以作召誥洛誥。在反政成王後。見本籍疏。書疏云。周公攝政。至此已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恐王惰于政事。故因相宅以

作誥周公洛誥爲反政成王召公陳戒爲即政後事也鄭注見詩王風譜疏云相視者釋詁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一鄭康成曰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

鄭注見公羊宣十六年傳疏云天下太平者詩周頌譜云周頌者周室致太平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是也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鄭成康曰此皆士也周謂之民無知之稱

訓庶衆訓頑是也此頑不當以頑歸之義爲訓周書作維解云獻民遷于九畢孔鼂注云賢民士大夫也周本紀云成王既遷殷遺民亦不云頑民鄭注見詩王風譜疏云此皆士者以篇名多士春秋左氏桓二年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即此民也云民無知之稱者鄭注周禮遂人云變民言毗毗無知貌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史公作告見周本紀魯世家無逸在多士前

周公作無逸史遷逸作佚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馬融曰師氏保氏皆大夫官鄭成康曰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聖賢兼此

官相成王爲左右馬融曰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召公不說馬融曰召公以周公

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鄭成康曰周公既攝王政不

宜復列于臣職。故不說。

**疏**

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俱以師氏保氏為大夫者。周禮地官序官云。師氏。中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是也。周公居三公之位。非中下大夫之爵。故鄭又云。聖賢兼此官。周公為聖。召公為賢。

也。馬注見釋文。云分陝為二伯。見公羊隱五年傳。又注見史記燕世家集解。云不宜復列臣位。以為苟貪寵者。不說周公之歸政。而不去位之咎也。鄭注見書疏。意同。馬氏中論智行篇云。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為之作君奭。然後說。知當作去。

周公作君奭。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疏**

史遷踐作殘。鄭成康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

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踐讀曰翦。翦滅也。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

事畢則歸。

**疏**

史公踐作殘。見周本紀。云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作召諸洛諸多士無佚。下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則以此東伐淮夷。在七年。反政後。蓋古文說也。書疏云。案洛諸成王即政。始封伯禽。

伯禽既為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者。漢書王莽傳云。成王之與周公也。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是奄在魯南淮北也。詩破斧疏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者。魯世家云。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又與周本紀不同。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鄭用今文說也。據此則編篇當在康誥之前。且多方篇云。昔朕來自奄。今列于多士無佚之後。故鄭云。編篇于此。未聞。謂未聞孔子編次之意也。云踐讀為翦。翦滅者。玉藻云。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云。當為翦。翦殺也。案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注云。踐往。則漢人亦說踐為往。不必如大傳也。呂氏春秋下文云。簡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似伐奄直至于楚。未詳其事。

作成王征。

**疏**

馬融曰。征。正也。鄭成康曰。成

王征亡。馬注見釋文云征正者說文云征正行也。大傳書序有揜誥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案今文說踐爲籍之謂殺其身云云書序云遷其君薄姑說與大傳異也揜同奄揜誥疑卽成王征故附其說于此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史遷蒲作薄。馬融曰齊地名鄭成康曰奄既滅矣其君佞

人不可復故欲徙之于齊地使報于大國。史公蒲作薄者蒲薄聲之緩急字形又相近釋文云馬本作薄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見詩破斧疏皆以蒲姑爲齊地者春秋左氏昭九年傳云王

使詹伯辭于晉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昭二十年傳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漢書地理志云齊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尙父蒲姑之地蓋以蒲姑氏居之而得名故服虔注昭九年左傳亦謂蒲姑齊也云其君佞人者大傳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者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反是也不可復故言不可使復國江氏聲云據大傳蒲姑爲奄君名此序當言將遷其君蒲姑于乃衍字也成王遷奄君其地遂爲齊有故左傳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卽奄君也。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鄭康成曰將蒲姑亡。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史遷作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史公說見周本紀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史遷黜作紕滅作襲還歸在豐作周官。鄭康成曰周官亡。

義典疏云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案周本紀作多士後卽作周官魯世家云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是古文周官亦或在立政後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史遷肅作息。馬融曰。息慎。北夷也。鄭康成曰。息慎。或謂之肅慎。

東北夷。慎一作脊。史公肅作息者。釋文云。馬本作息。慎息肅聲相近。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慎。稷聲亦近肅也。馬注見釋文。鄭注見五帝本紀集解。云北夷者。春秋左氏昭九年傳。王使詹伯辭于晉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魯語武王

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慎氏來貢楛矢磐石。晉灼注漢書云。東夷傳。今搗婁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顏師古注漢書帝紀。引周書序云。肅脊來賀。字作脊。王俾榮伯。史遷俾作賜。馬融

作辨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史公俾作賜者。俾疑當作昇。釋詁云。昇。賜也。馬注見釋文。云本作辨。鄭注士虞禮云。古文班或為辨。鄭司農注周禮匪頒云。頒。讀為班布之班。

謂班賜也。則辨亦賜也。王以肅慎分賜榮伯也。魯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云榮伯周同姓云云者。周語有榮夷公。注云。榮。榮伯。當是其祖。故知是諸侯。論語亂十人。鄭注有榮公榮伯。故知世為卿大夫也。夫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史遷說。周公在豐病將

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

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

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

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大傳說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又說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成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鄭康成曰。亳姑亡。疏

史公說見魯世家。秋未穫已下。至歲則大熟。今以爲金縢文也。據史記當是亳姑之篇。後人以其辭有云開金縢書。故連屬于金縢耳。傳之既久。不敢改易。故附注于此。大傳三年之後。至示天下臣于

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至所以禮周公也。見吳中本。三年之後。據路史高辛紀下。有周公致政封魯。是當作致政封魯三年之後也。周公死已下。至予幼人弗及知。見梅福傳注。師古注引尙書大傳云。周公薨。成王欲葬之于成周。云云。與史記云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殊異。蓋古文說。此序成王葬于畢後。因天變而改葬以王禮。今文以爲將葬于成周。因天變而葬于畢也。云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云云者。是今文古文俱有。秋大熟未穫已下之辭。蓋宋人因其見于金縢而刪。尙書大傳。顏師古唐人猶及見完本也。云魯郊成

王者與史記郊文王殊異。或成當作文字之誤也。案序稱成王葬于畢告周公。蓋以天變告之。而以王禮葬于畢也。云作焉姑者。焉姑二字。未詳其義。偽傳云。斥及奄君。已定焉姑。言所遷之功成。非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康成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

去則然。東郊周之近郊也。半遠郊。鄭注見周禮載師疏。及王制郊特牲疏。作君陳。鄭康成曰。君陳亡。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

乎。是維良顯哉。坊記引君陳曰。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籍在。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

聖。亦不克由聖。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釋文云。馬本康王上更有成王崩三字。尸者。釋

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馬融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

畢公。率諸侯輔相之。馬注見釋文。

康王既尸。天子。馬融康王上有成王崩。遂誥諸侯。

釋文云。馬本康王上更有成王崩三字。尸者。釋詁云。主也。云主天子者。主其事而未即位也。

作康王之誥。史遷作康誥。史公作康誥。見周本紀。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史遷畢作畢公。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

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畢命亡。史公畢作畢公者。周本紀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則此序畢下

脫公字。鄭注見書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者。漢書律歷志引三統。有畢命。豐刑之文。蓋漢世則有畢命篇。鄭氏猶及見之。故據以為言也。云不同與此序相應者。江氏聲云。當云不與此序相應。疏引誤多同字。抑或不同。承冊命。言謂冊命事不同。下別言。與此序不相應。引少一不字。爾。逸篇是冊命霍侯。此序言作冊畢公。是不相應也。云非也。者。既不相應。則逸篇非此篇書文。投氏玉裁云。畢命亡。當作畢命逸。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書疏引策下有書字。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云云。注孟康曰。

逸書篇名。惠氏棟曰。逸書二十四篇。有罔命。罔當為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歷引畢命豐刑十六字。鄭康成書漢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篇為說。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大司徒者。周禮序官云。乃立地官司徒。又云大司徒。卿一人。則是地官卿也。作君牙。牙一作雅。鄭康成云。

君牙亡。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緇衣篇引君雅曰。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為

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恆多怨。為其君難。

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史遷說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誠太僕之

政。作駉命。復寧冏。一作駉。鄭康成曰。冏命逸。史公云。文武之道缺云云者。冏命亡篇。蓋冏之孔安國得其說也。史記正義引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考周禮

夏官序官。太僕下大夫二人。注云。僕侍御于君之名。太僕其長也。說文駉。引周書曰。伯駉。古文駉。古文冏字。古今人表作駉。駉蓋今文。冏古文也。今漢書作駉。尙書釋文作駉。皆別字。申誠集解引徐廣曰。誠一作部。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鄭康成曰。蔡仲之命亡。蔡仲之命。次君

輿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又云。鄭於賈氏所奏別錄為次。

邇王曰。胡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春秋左氏定四年傳。祝鮀曰。管蔡啓商。燕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

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注云。胡蔡仲名。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馬融開作關。作費誓。開作關者。釋文云。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關。關蓋開字。

故與開形相近。顏氏匡謬正俗云。費誓序。東郊不開。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關古闢字。堯典疏云。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尙書大傳。鮮誓亦在甫刑前。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史遷說。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告也。案鄭注周禮太卜云。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是命爲告。段氏

玉裁云。詩崧高箋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則此序八字。當作一句讀。告王得爲命王者。鄭注緇衣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鄭釋呂命。以爲呂侯受王命者。見呂刑經注。洛誥云。佗來。慈殷。乃命寧。亦是受命于寧王也。訓夏贖刑者。申訓夏時贖刑之法。漢書刑法志。引經文而說之曰。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書疏云。周禮五刑皆五百。此則墨劓皆千。荆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重刑少。是改從輕也。案刑法志所說。疑今文。史公說爲甫侯言於王。是亦以命爲言也。

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馬融。平王作王。錫作賜。作文侯之命。平王。釋文云。馬本無平字。是也。若是平王。史公劉向

等必不以爲晉文侯事。是今文古文俱無平字也。僞孔因鄭注加此字。桓鬯圭瓚者。白虎通考黜篇云。圭瓚。桓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桓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注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裸。漢禮瓚。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寸。詩旱麓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桓鬯圭瓚。箋云。黃流。桓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峭。史遷穆作繆。峭作殺。秦本紀。秦繆公伐鄭。在三十二年。晉襄公追秦兵於峭。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

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在三十三年。史公穆作繆者。史記蒙恬傳云。秦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史記漢書多作繆。繆穆聲之緩急。穆爲假借字。峭俗字。當從左傳作殺。還歸。作秦誓。春秋

傳三十三年夏四月。晉襄公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以歸。晉文公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饗師而哭。于是悔過。作秦誓。則秦誓作于三帥歸時也。秦本紀三十六年。繆公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郤。乃自茅津濟渡河。封殺

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曰云云。則是三十六年。敗晉渡河。始作此誓。與左傳不合。或孔氏古文說也。序云。還歸作秦誓。與左傳同。

年四十二  
 商務印書館  
 新約預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一〇三六六)

國學基  
 本叢書  
 尙書今古文注疏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注疏者 孫 星 衍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者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

四〇二八上自

案

127

